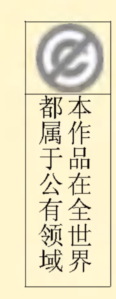
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

東觀閣刊本 文畬堂藏板

曹雪芹 著





嘉慶辛未重鐫

東觀閣梓行

新增批評繡像紅樓夢

文畬堂藏板

予聞紅樓夢膾炙人口者幾廿餘年然無全璧無定本向曾從友人借觀竊以染指嘗鼎爲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過予以其所購全書見示且曰此僕數年銖積寸累之苦心將付剞劂公同好子閒且憊矣盍分任之予以是書雖稗官野史之流然尚不謬於名教欣然拜諾正以波斯奴見寶爲幸遂勷其工役既竣并識端末以告閱者

鐵嶺高鶚叙并書時

乾隆辛亥冬至後五日

敘

紅樓夢小說本名石頭記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

走者矣然原目百廿卷今所傳祇八十卷殊非全本卽間稱有全部者及檢閱仍祇八十卷讀者頗以為憾不佞以是書既有百廿卷之目豈無全本爰為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

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廿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繙閱見其前後起伏尚屬接筍然漶漫殆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復為鐫板以公同好紅樓夢全書始至是告成矣書成因並誌其緣起以告海內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覩為快者歟

小泉程偉元識



石頭

石耶玉耶頑耶靈耶乾坤小兒鑄爾形耶癡海情天鍊爾神耶來無始去無終耶渺渺茫茫吾安歸耶

琳琅品彙來賈王庭李多
情多自闢續洞慮纏童而
情緣業結真如會而名相
俱空從此歸來許實地不
妨還稱有爲天

娟紅小字

寶玉



江左皇皇族祠堂氣象
新衣冠三代列俎豆四
時陳鶴立金萱藹鶵行
玉樹春莫言神歎息終
看叶振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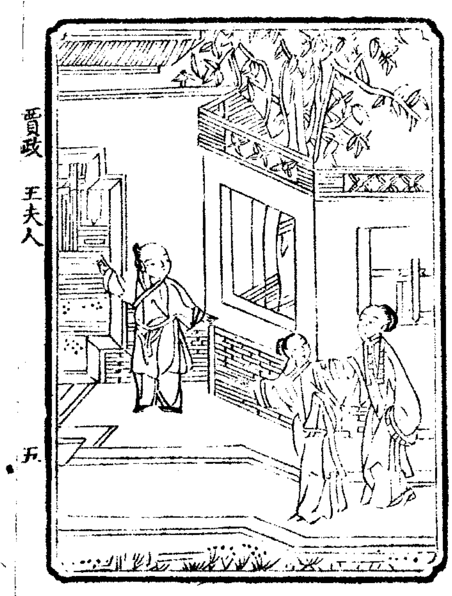
賈氏宗祠



太君

安重深閨質
慈祥大母儀
盛衰同一瞬
白首苦低垂

雖云萱艸解忘憂帝
芳嚴繇畫未沐恩澤
人間佳子弟可能兮
無所生用



窈窕淑女宜君宜
王婦學父母鸞聲
鏘二終允兄弟不
可弭辰永言配命
曷憂卧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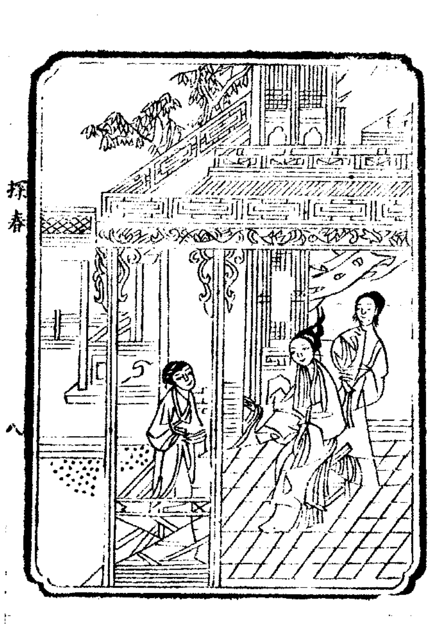
菱洲亭畔水縈洄
淚濕闌干有自哀底
事關愁揮不去又牽
幾應却將情

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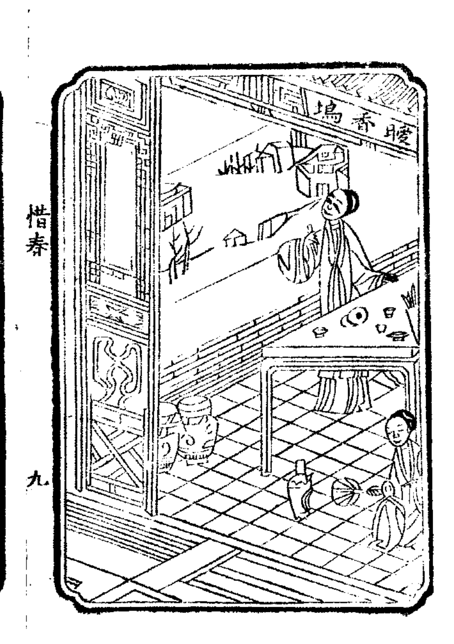


了如弓如嫻淑且昭
家政代理執細[illegible]可先
除[illegible]弊出入量力而勤
回像稱偏稱私眉之像
範為如若師

探春



漫道綠眉斑象休
論傳粉形關解識
名園是畫居然拾
漫齋人



李紈　賈蘭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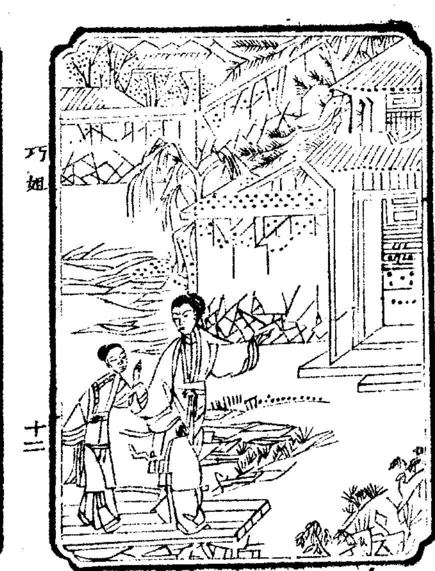
抱得松筠操青青耐早霜鸞飛孤月影桂發一枝香愛雪邀開社追涼玩插秧教兒知稼穡婦德自流芳

才調風流迥出塵宮
花分得一枝新儂家
作醒陽臺夢斜掠
烟鬟半未勻

王熙鳳



巧姐



維七夕生是以巧名
金閨舊夢空村紡
聲誰假十萬嫁織
星

香案當前使瑤臺月下逢卿〻
本是許飛瓊爭被芳名喚起夢
魂中　露冷珠猶落人還是孤
低枝長奈五更風一點幽情還逐
曉雲空　調寄南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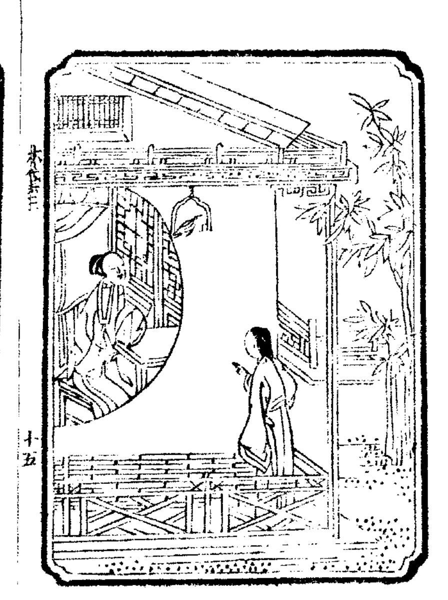
秦氏



宜爾室家多藉閨中弱
息緜肆夫子何殊林下
高風庭閒鶴夢知未睡
生砌庥棣並賀含風霜
賦也念錄



人間天上總情癡湘
館啼痕空染枝鸚鵡
不知儂意緒喃喃猶
誦葬花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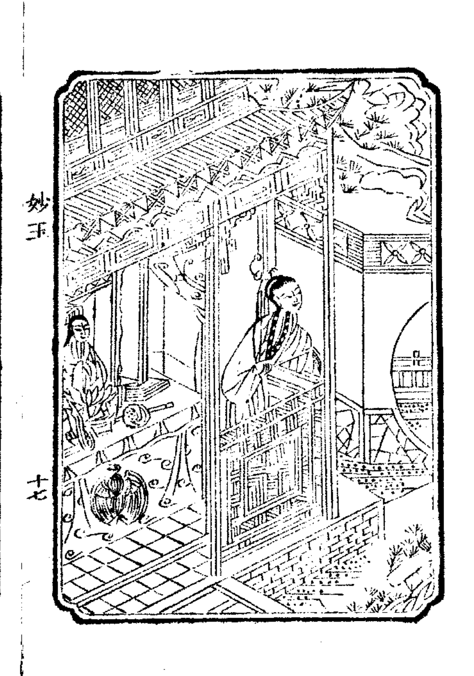
拾得麒麟去訛
閨風月蝶芳裀
沈醉落花向夕
陽閑

史湘雲



檻外

妙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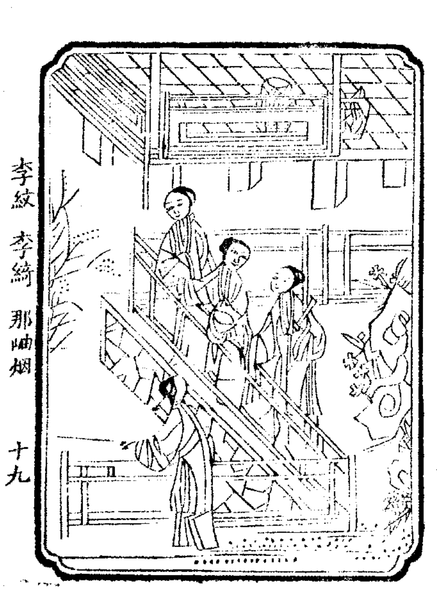


十七

鶴氅翩々紅靺鞨綴
金裘灑珍珠屑出来
自合是梅粧清々色嬌
雖別天花鬪裡胭脂雪
調寄天仙子



擘碧沿曲欄杆
一般閒情寄釣竿
魚自忘機人自戲
鴛鴦相睡不相關



君有情無無情胭脂零亂
子鴛鴦只情君無情氤氳
使歸花城說分說緣都是
幻如子無媒羞自獻君不
見桃花血濺鴛鴦劍



南園草色綠盈〻朱欄外有
人聲〻穠桃豔李讓渠贏怎
解道夫妻蕙台佳名　小娃忌
譴太憨生帬帶染繡茵青
郎君阿姊兩多情悄解換
偷眼看怕卿〻

調寄繫
裙腰

香菱　襲人



蕙質何因犯主我拔
裘人自泣斜暉不憐
向背添新塚夢兮
荒烟蝶亂飛

晴雯



艷舞嬌歌紛紅袖朱生
鬟崇菱湖迷鶯鷲沙鴻
陣　絃筦無情竟作晨鐘
何休重問梵聲禪韻千里
江莉帖

調寄菩薩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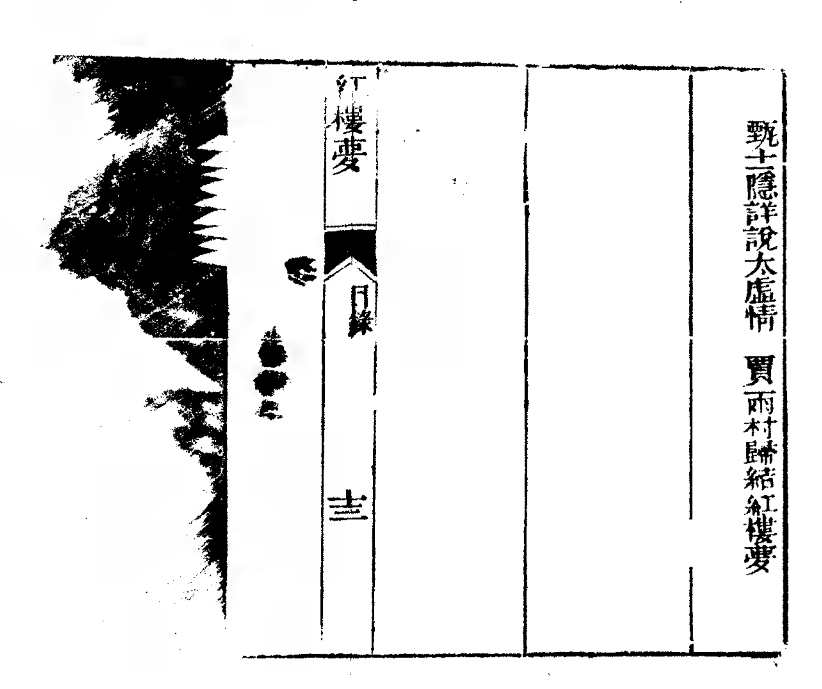
家各一隻牛你偷一隻狗
我要牛狗大家撥手我了
牛狗大家一口到底是恁
麼算了藥湯至萬象來
金霞長安先生理定題跋

僧道



紅樓夢目錄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菓品小郎驚叵測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現身說法是開卷之宗旨）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

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也故當此蓬牖茅椽繩床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着晨風夕月堦柳庭花更覺潤人筆墨雖我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真事）村言敷演出來（大旨而用假語村言敷衍之故先假此兩人）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間用夢幻等字却是此書本旨兼寓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玩深有趣味却說那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四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媧皇只用了

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峯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靈性已通，自去自來，可大可小。（石頭根柢大有來歷來路俱有妙諦）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僧道是此書樞紐）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來到這青埂峯下，席地坐談。見着這塊鮮瑩明潔的石頭，且又縮成扇墜一般，甚屬可愛。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靈物了，只是沒有實在的好處，須得再鐫上幾個字，使人人見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那裡去走一遭。石頭聽了大喜，因問不知可鐫何字，攜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說畢便袖了，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峯下經過，忽見一塊大石，上面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引登彼岸的一塊頑石，上面敘着墮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閣閒情，詩詞謎語，倒還全備，（可以）（起此一段）（惟余書大旨揭明非他小說）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後面又有一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曉得這石頭有些來歷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來有些趣味故鐫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總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種奇書石頭果然答道我師何必太痴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倒新鮮別致況且那野史中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

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於幾首歪詩亦可以噴飯供酒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只願世人當那醉餘睡醒之時或避事消愁之際

把此一玩、不但洗了舊套、換新眼目、都也省了些壽命筋力、不比那謀虛逐妄、我師意爲何如、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大旨不過談情、亦只是實錄其事、絶無傷時淫穢之病、方從頭至尾抄寫回來、問世傳奇、(微詞妙諦、)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絶、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詩云。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石頭記緣起既明、正不知那石頭上面記着何人何事、看官請聽、(設譬、有根有據、)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有個姑蘇城、城中閶闔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闔外有個十里街、(胡謅、)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皆、糊話、)廟傍住着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也推他爲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爲念、每日只以觀花種竹、酌酒吟詩爲樂、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

英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閒坐手倦拋書伏几盹睡不覺朦朧中走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家又將造劫歷世但不知起於何處落於何方那僧道此事說來好笑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非凡地必不可生凡草）珠草一株那時這個石頭因媧皇未用却也落得逍遙自（微點）在各處去遊玩一日來到警幻仙子處那仙子知他自些

紅樓夢　卷一　第一回　五

來歷因留他在赤霞宮居住就名他為赤霞宮神瑛侍者他却常在靈河岸上行走看見這株仙草可愛遂日以甘（[illegible]無甘露豈能生乎）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甘露滋養遂脫了草木之胎得換人形僅僅修成女體（[illegible]）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饑餐秘情果渴飲灌愁水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illegible]）常說自已受了他雨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若下世（是以怨甚纏綿固結之情而卷中林黛玉自見之[illegible]）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illegible]黛玉尚在淚既乎枯黛玉亦物化矣）還得過有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都要下凡造歷幻緣那絳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這石復還原處你我

何不將他仍帶到警幻仙子案前給他掛了號同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那道人道果是好笑從來不聞有還淚之說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卻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位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一聞弟子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

苦二仙笑道此乃元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元機固不可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得見否那僧說若問此物倒有一面之緣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面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若山崩

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看時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又見奶母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裝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鬭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癩頭跣足那道跛足蓬頭瘋瘋顛顛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中作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轉身欲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

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痴　菱花空對雪澌澌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來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蹤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很該問他一問如今後悔却已晚了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的走了來這賈雨村原係湖州

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麼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的狠賈兄來得正好請入小齋彼此俱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攜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的忙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且請略坐弟即來奉陪雨

村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裡雨村且翻弄詩籍解悶忽聽得牕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丫鬟在那裡掐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秀雖無十分姿色却也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牕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方腮這丫鬟忙轉身迴避心下自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却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每有意幫助周濟他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

一定就是此人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來
免又回頭一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以為這女子心中
有意於他便狂喜不禁自謂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
塵中之知己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
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士隱待客既散知雨村
已去便也不去再邀一日到了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
又另具一席於書房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
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謂是個知己
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
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頭。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
長歎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櫝中求善價　釵於奩內待時飛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凡也雨村忙
笑道不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期過譽如此因問老先
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

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盃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獻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笙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雨村之詩□□家必有）酒到盃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占此氣）清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極。弟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於雲霓之上了。（有自知之，明然）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明雨村志。是時尚之學今矣）為賀。雨村飲乾，忽歎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挂名。只是如今行囊路費一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那能到得。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時，並未談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捷，方不負兄之所學。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

太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畧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寫薦書兩封與雨村帶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身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雨村此時其僞此則亡也速）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士隱命家人霍啟抱了英蓮去看社火

花燈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和尚之言已驗）那有英蓮的踪影急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好再使幾人去找尋回來皆云影響全無夫婦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煩惱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顧性命看看一月士隱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搆疾日日請醫問卦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此方人家俱用竹籬（所尚之言又驗）木壁也是劫數應當如此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

係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了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燒了多少人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成了一堆瓦礫塲了只有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歎而已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官兵勦捕田庄上又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地都折變了攜了妻子與兩個丫嬛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田産的銀子在身邊拿出來託他隨便置買些房地以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人心難測翁婿之間亦如是乎）半用半賺的略與他些薄田破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封肅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做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扎挣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拓麻鞋鶉衣口內念幾句言詞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語淺意深）
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甚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呢可（警醒語。卻以禪機出之。令人悟。）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夙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注解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就請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今宵紅綃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熱鬧）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

來都是爲他人作嫁衣裳。（○日○謂○過○何○好○）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褳搶了過來背上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士○隱○寀○決○一○絕○不削○可○以入道○）當下哄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知此信哭個死去活来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日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了嬛伏侍主僕三人日夜做些針線帮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每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甄家的大了嬛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了嬛隱在門内看時只

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過去俄而大轎内抬着一個烏帽（紅○鸞○天○喜）猩袍的官府過去了（照○命）嬛倒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裡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响許多人亂嚷說本縣太爺的差人来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回終

紅樓夢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却說封肅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既是你的女婿。便帶了你去面禀太爺便了。大家把封肅推擁而去。封家各各驚慌。不知何事至二更時分村肅方回來。衆人忙問端的原來新任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婿舊交因在我家門首看見嬌杏丫頭買線。只說女婿移住此間。所以來

傳我將緣故回明那太爺感傷歎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丟了太爺說不妨。待我差人去務必找尋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又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覺感傷一夜無話。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得眉開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爺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當夜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衙內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言又封百金贈與封肅又送甄家娘子許多禮物令其且自過活以待訪尋女兒下落却說嬌杏那丫鬟便是當年回顧雨村的因偶然

一顧。便弄出這段奇緣。也是意想不到之事。誰知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一子。又半載。雨村嫡配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正是

偶因一回顧。便為人上人。（言外微旨）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縣太爺。雖才幹優長。未免貪酷。且恃才侮上。那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參了一本。說他性情狡猾。擅改禮儀。外沽清正之名。暗結虎狼之勢。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部文一到。本府各官無不

喜悅。那雨村雖十分慚恨。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所積的宦囊。並家屬人等。送至原籍。安頓妥當了。卻自己擔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蹟。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方。聞得今年鹽政。點得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蘭臺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為巡鹽御史。到任未久。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只襲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甲出身。雖係世祿之家。却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雖有幾門。却與如海

但是宗族沒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又于去歲亡了。雖有幾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只嫡妻賈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愛之如掌上明珠。見他生得聰明俊秀。也欲使他識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歎。且說雨村在旅店偶感風寒。愈後又因盤費不繼。正欲得一居停之所。以為息肩之地。偶遇兩個舊友。認得新鹽政。知他正要請一西席教訓女兒。遂將雨村薦進衙門去。這女學生年紀幼小。身體又弱。工課不限多寡。其餘不過兩個伴讀丫鬟。故雨村十分省力。正好養病。看看又是一載有餘。

（林黛玉才貌為本書中第一。故先敍出。且可起姊。敍出賈府來歷。此頭緒清楚。）（此又雨村復官之根。）

不料女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學生奉侍湯藥。守喪盡禮。過于哀痛。素本怯弱。因此舊症復發。有好些時不曾上學。雨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信步至一山環水漩。茂林修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頹。墻垣朽敗。有額題曰智通寺。門傍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文雖甚淺。其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剎。倒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一訪。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龍

鍾老僧在那裡煮粥雨村見了却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又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仍退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盃以助野趣於是款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姓冷號子興的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

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遂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倒沒有什麼新聞倒是老先生的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笑道榮國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老先生的門楣雨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却是同譜

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認他，故越發生疎了。子興歎（冷子興矣。）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榮寧兩府，也都蕭索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人口也極多，如何便蕭索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因欲遊覽六朝遺蹟，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未寫榮府，先寫寧府，是大從）前經過（賈化口中敘出）。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外雖冷落無人，隔着圍牆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裡，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蓊蔚洇潤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之家？」子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這也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聽說，也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禮？別門不知，只說這（可也敘述極盡，入見者如身具賈府中人）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歎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國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

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敷八九歲上死了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槩不在他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羼這位珍爺也倒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是一槩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高樂不了把那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再說榮府你聽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裡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

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了官為人平靜中和也不管理家事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為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又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裡便啣下一塊五彩

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寶玉是此書主腦敘來陡然有致）你道是新聞異事不是雨村
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
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愛如珍宝那週歲時政老爺便要
試他將來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
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那
政老爺便不喜歡說他將來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
愛惜獨那太君還是命根一般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
歲雖然淘氣異常但聰明乖覺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
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非夙根人不能為此語矣已駭）
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

（人所聞矣）
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
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
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
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
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若
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
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皆應運而
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
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
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

惡者之所秉也。今當祚永運隆之日，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氣，不能洋溢於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中。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偶而逸出者，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妬正，兩不相下，如風水雷電，地中相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

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雨村任興[illegible]中亦寓春秋透理數段言之娓娓可聽。畢竟是逆[illegible]出耳。）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偶生於薄祚寒門，亦斷不至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如前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幡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又暗筆帶全書中之人。）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

樣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也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就是賈府老親他們兩家來往極親熱的弟在下也和他家往來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榮貴却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倒是個難得之館但是這個學生雖是啟蒙却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還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我心裡自己糊塗又常對着跟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罕（惟情種）尊貴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妙能作此語）要緊要緊但凡要說的時節必用淨水香茶漱了口方可說若失錯便要鑿牙穿眼的其暴虐頑劣種種異常只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變了一個樣子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的亂叫起來後來聽得裡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什麼莫不叫姐妹們去討情討饒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痛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

可知因叫了一聲果覺疼得好些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姐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爲他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我所以辭了館出來的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父祖基業從師友規勸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也不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是赦老爺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爺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多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

取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排的却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手笑道是極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他讀書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寫字遇着敏字亦減一二筆我心中每每疑惑今聽你說是爲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生此女今知爲榮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日其母竟

亡故了子興歎道老姊妹三個這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的東床何如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說政公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子又有長子所遺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又生了一個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何如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次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賈璉王熙鳳夫婦倒叙在此）親上做親娶的是政爺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筆聯絡有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的于世路上○機變言談去得所以目今現在乃叔政老爺家住幫着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了

令夫人之後倒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了一舍之地模樣又極標緻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一個男人萬不及一的（是寫熙鳳小傳）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的這幾個人（包括金陵人物）只怕都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正也罷邪也罷只顧算別人家的賬你也吃一杯酒纔好雨村道只顧說話就多吃了幾杯子興笑道說着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即多吃一杯酒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算還酒錢方欲走時忽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個

起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要知是誰且聽下囘分解

托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卻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張如圭他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他便四下裡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知雨村雨村歡喜忙忙敘了兩句（雨村與冷子興合在前）各自別去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而別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荊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

無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送女進京因向蒙教訓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弟已預籌之修下薦書一封托內兄務為周全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弟于內兄信中註明不勞吾兄多慮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進謁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一家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之流故弟致書煩托否則不但有污尊兄

清操即弟亦不屑爲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又說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原不忍離親而去無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已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黛玉聽了方灑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帶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一日到了京都雨

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了宗侄的名帖至榮府門上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會見雨村像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的是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極力帮助題奏之日謀了一個復職不上二月便選了金陵應天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車輛伺候這林黛玉常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後必不絕。）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illegible]）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何況今至其家。必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

要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自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茂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不開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的長房了又往西不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却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轎子抬着走了一箭之遠將轉彎時便歇了轎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好排場）另換了四個衣帽周全的十七八歲的小厮上來抬着轎子衆婆子步

下跟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厮又退了出去衆婆子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下了轎林黛玉扶着婆子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正中是穿堂當地放着一箇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風轉過屏風小小三間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以上敘賈。府房屋處處如畫的是）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雀鳥台階上坐着幾個穿紅（大世家）着綠的丫頭一見他們來了都笑迎上來說道剛纔老太（角。聲。尖）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于是三四人爭着打簾子一面聽得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方進房只見兩個人扶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

早被外祖母抱住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
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淚黛玉也哭個不休衆人慢慢解勸
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道
是你大舅母這是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
嫂黛玉一一拜見了賈母又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初來
可以不必上學去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一時
只見三個奶媽並五六個丫嬛擁着三位姑娘來了第一
個肌膚微豐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
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兒俊眼修眉
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

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粧束（敘評語如見其人。）黛玉忙起身迎上
來見禮互相厮認歸了坐位丫嬛送上茶來不過敘些黛
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
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女兒所疼者獨有你母今一
旦先我而逝不待見一面教我怎不傷心說着携了黛玉
的手又哭起來家人忙相勸慰方略略止住衆人見黛玉
年貌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体面龐雖弱不勝衣却有
一段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
不治好了黛玉道我自來如此從會吃飯時便吃藥到如
今了經過多少名醫總未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記得來

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illegible]親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這和尚瘋瘋癲癲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裏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休(如聞其聲[illegible])只聽後院中有笑語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思忖道這些人個個皆是斂聲屏氣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丫嬛擁着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不同彩

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綰着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着赤金盤螭纓絡圈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雲緞窄褃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illegible]兩灣柳葉掉梢眉[illegible]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啓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裏有名的一個潑辣貨[illegible]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衆姊妹都忙告訴黛玉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曾識面聽見他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

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叫做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物我今日纔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刻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倒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休再題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歡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

宗該打該打又忙攜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吃什麼藥在這裡不要想家要什麼吃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歇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為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纔帶了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半日也沒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再叫人去

拿罷、熙鳳道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這兩日到的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嬤嬤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舅去。維時賈赦之妻邢氏忙起身回笑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到底便宜些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了。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門前早有衆小厮拉過一輛翠幄青紬車來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衆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厮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入一黑油大門內。至儀門前方下車來邢

夫人挽了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處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緻不似那邊的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好。及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丫嬛迎着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令人到外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來回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懷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裡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才是。黛玉忙站起身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

吃過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遲了不恭。異日再領。望舅母容諒。邢夫人道。這也罷了。遂命兩個嬤嬤用方纔坐來的車子送了過去。于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衆人幾句。眼看着車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衆嬤嬤引着。便往東轉彎。走過一座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内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門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内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抬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着斗

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彝。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椅子。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着鏨銀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煙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蒔拜手（瑣碎敘來極形其。為大世家也）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東邊的三間耳房内。于是老嬤嬤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鋪着猩紅洋毯。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引枕。秋香色

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筯香盒右边几上汝窰美人觚內插着時鮮花卉並茗碗茶具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着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兩邊又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不必細說老嬷嬷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就東邊椅上坐了本房的丫嬛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吃了茶打量這些丫嬛們粧飾衣裙舉止行動果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一個丫嬛走來笑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边坐罷老嬷嬷聽了

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桌上面堆著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著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着半舊的彈花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讓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乃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三個姊妹倒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偶一頑笑都有個盡讓的但我最不放心的却有一件我那有個孽根禍胎是家裡的混世

魔王今日因廟裡還願去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道了你以後只不要採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素聞母親說過有個內姪乃啣玉而生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所說便知是這位表兄一面陪笑道舅母所說的可是啣玉而生的（情癡之非）這位表兄在家時記得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玉性雖憨頑（小如何謂留心記之）說待姊妹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和姊妹同一處兄弟們自另院別室豈有得沾惹之理（詰之是易）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的若姊妹們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若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了一句話（此言也是謂情種）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許多事來所以囑咐你莫採他他嘴裡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瘋瘋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忽見一個丫嬛來說老太太那裡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攜了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甬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廈廳北邊立着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補此數句極精細模形）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容形攷知之作意遠真之作）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向這裡找他去少什麼東西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幾個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

人遂攜黛玉穿過一箇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於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忙拉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不在這裡吃飯。你是客原該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就坐了賈母命王夫人也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方上來迎春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丫嬛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旁勸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丫嬛雖多卻連一聲咳嗽不聞（敘得極詳細寫着真規矩）飯畢各

各有丫嬛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家教女以惜福養身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吃茶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裡許多規矩不似家中亦只得隨和着些（極閒事却敘得有）接了茶又有人捧過漱盂來黛玉也漱了口又盥手畢然後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什麼書不過認幾個字罷了（點出）一語未了只聽外面一陣腳步響丫嬛進來報道寶玉來了黛玉心中想道這個寶玉不知是怎生個憊懶人物及至進來原

是一個輕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縧。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illegible]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膽。睛若秋波。雖怒時而似笑。[illegible]即瞋視而有情。[illegible]項上金螭纓絡。又有一根五色絲縧。繫着一塊美玉。[illegible]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裡見過的。何等眼熟。[illegible]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即轉身去了。一回再來時。已換了冠服。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

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稍。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腳。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illegible]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腿。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illegible]越顯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段風韻。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illegible]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作西江月二詞。批寶玉極確。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富貴

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于國于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却說賈母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妹。寶玉早已看見了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娘之女忙來作揖相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衆不同兩灣似蹙非蹙籠烟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似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玉看罷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何曾見過

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看着面善心裡倒像是舊相認識恍若遠別重逢的一般賈母笑道好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諒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書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道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道何處出典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甚美探春笑道只恐又是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杜撰的太多偏是我是杜撰不成又問黛

玉可有（問得奇）玉沒有衆人都不解。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無。因答道我沒有。那玉亦是件罕物豈能人人皆有（若意甚佳）。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狂病來摘下那玉就很命摔去（情痴情痴）罵道什麼罕物人的高下不識還說靈不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嚇的地下衆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摟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宝玉滿面淚痕泣道家裡姐姐妹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這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情至之語會歎詠會）可知這不是個好（然）東西。賈母忙哄他道這妹妹原有玉來的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一則全殯葬之禮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你妹妹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玉也是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向丫嬛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宝玉聽如此說想一想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奶娘來問黛玉房舍賈母便說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煖閣裡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厨裡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厨外的床上很妥當又何必出來鬧你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並一個丫頭照管餘

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並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巳的奶娘王嬤嬤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嬤嬤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將自巳身边一個二等丫頭名喚鸚哥的與了黛玉亦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嬤嬤除（世宦之家方有此等排場）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丫頭外另有四五個洒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當下王嬤嬤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在內在外有上下床之別矣）紗廚內宝玉之乳母李嬤嬤並大丫頭名喚襲人者陪侍（襲人出著意者亦此書線索也）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

因溺愛宝玉生恐宝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襲人心地純良遂與寶玉宝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有些癡處（襲人隨後情孩總其身為情）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跟了宝玉心中（所謂作者已微露其旨矣）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宝玉不聽心中着實憂鬱是晚宝玉李嬤嬤巳睡了他見裡面黛玉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卸了妝悄悄的進來笑問姑娘（此林黛玉第一次流眼淚也）怎麼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偏是今日才來就惹出哥兒的病來特寫）了鸚哥笑道林姑娘在這裡傷心自已淌眼抹淚的說今兒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病倘或摔壞了那玉豈不

是因我之過所以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狀你多心傷感只怕你還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又敘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早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來的兩個媳婦兒來說話的黛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却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畢竟怎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却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姊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爲國子祭酒族中男女無不讀詩書者至李守中繼續以來便謂女子無才便爲德故女子便不十分認真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讀讀認得幾個字罷了記

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罷了却以紡績女紅爲要因取名爲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于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槩不問不聞（李紈亦必[illegible]）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敘其編備者正反襯玉[illegible]）今黛玉雖客居于此已有這幾個姑嫂相伴除老父之外餘者也就無用慮及了如今且說賈雨村授了應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拘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丫頭不想係拐子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主原說第三日

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兇身主僕已皆逃走無蹤跡了只剩了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求太老爺拘拿兇犯以扶善良存殁感激不盡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等事打死了人竟白白走了拿不來的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兇犯家屬拿來拷問只見案傍立着一個門子使眼色不令他發籤雨村心下狐疑只得停了手退堂至密室令從人退去只留此門子一人伏侍門子忙上前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

進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一時想不起來門子笑道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得當年葫蘆廟裡之事麼雨村大驚方憶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裡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耐不得寺院凄凉景况遂趁年紀尚輕蓄了髮充當門子雨村那裡料得是他便忙攜手笑道原來是故人因令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也此係私室但坐何妨這門子方告了坐斜簽着坐了雨村道方纔何故不令發籤這門子道老爺榮任到此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雨

村忙問何爲護官符門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单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從前的官府都因礙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門子亦是有心人）抄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云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雨

村尚未看完忽聞傳點報王老爺來拜雨村忙具衣冠出去接迎有頓飯工夫方回來問這門子門子道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之薛就是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单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門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却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兇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兇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並這拐賣的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死的乃是一個小鄉紳之子名喚馮淵父母俱亡又無

兄弟守着些薄產度日年紀十八九歲酷愛男風不甚好女色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丫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丫頭立意買來作妾設誓不近男色也不再取第二個了所以鄭重其事必待三日後方進門誰知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而逃誰知又走不脫兩家拿住打了個半死都不肯收銀各要領人那薛公子豈肯讓人的便喝令下人動手將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擡回去三日竟死了這薛公子原早擇下日子要上京去的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丫頭他便如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並非為此而逃這人命些些不

〔竟 至 法〕事自有他弟兄奴僕在此料理這且別說老爺可知這被賣之丫頭為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連至此方二句有着落〕兒小名英蓮的雨村駭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他自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纔賣呢門子道這種拐子单拐的是幼女養至十二三歲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極相熟的所以隔了七八年雖模樣出脫得齊整然大段未改所以認得他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點胭脂痣從胎裡帶來的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說是被拐子打

拐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親爹因無錢還債故賣
的我哄他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
無可疑了那日馮公子相見了兌了銀子因拐子醉了英
蓮自歎說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三日後
纔令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等拐子出去又
叫內人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
以了鬟相看況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裏頗過得素性又
最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
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畧解些自謂從此得所誰料
天下竟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了與薛家若賣與

第二家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他獃霸王最是天下
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個落花流
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
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歎雨村聽
了亦歎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
淵如何偏只看上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
磨纔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多情的若果聚合了倒是件
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為
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于一人這
正為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

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個沒主意的人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做個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賈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正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枉法是實不忍為的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言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這說不但不能報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妥雨村低了頭半日方說依你怎麽樣好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声勢動文書發籤拿人兇犯自然是拿不来的原告固是不依自然將薛家族人及奴僕人等拿幾個来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来看老爺只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係夙孽今狹路相遇原因了結今薛蟠巳得了無名之病被馮淵追索而死其禍皆由拐子而起除將拐子按法處治外餘不累及等語小人暗中囑拐子令其實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自然不疑了薛家

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了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爲的是錢有了銀子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厭服口声也罷了二人計議已定至次日坐堂勾取那有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少不過賴此欲得些燒埋之銀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决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便疾忙修書二封與賈政并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之言寄去此事皆由葫蘆廟內沙彌新門子所爲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意後來到底尋了他一個不是遠遠的充發了纔罷當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起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畧識幾個字終日惟有鬪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上舊日情分戶部掛個虛名支領錢粮其

餘事休自有縣計老爺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骨瑩潤（八字寫盡寶釵淑女可愛）舉止嫻雅當時他父親在日極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他便不以書字為念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代勞近因今上崇尚詩禮徵採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報名達部以備選擇為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幾處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來送妹待選二來望親三來親自入部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只為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檢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起身不想偏遇了那拐子賣了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囑托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等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他却視為兒戲自謂花

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母舅管轄不能任意揮霍如今陞出去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偺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年來沒人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須得先着人去打掃收拾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偺們這進京去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你舅々處或是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寬敞的偺們且住下再慢々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々正陞了外省去家裡自然忙乱起身偺們這回子反

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々雖陞了去還有你姨爹家況這幾年來你舅々姨娘兩處每每帶信稍書接偺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々雖忙着起身你賈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偺們且忙々的收拾房子豈不是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々姨母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各住好任意施爲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這幾年却要廝守幾日我帶了你妹妹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是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而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

村就中維持了結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边缺正愁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略加寂寞過了幾日忽家人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門外下車了喜的王夫人忙帶了人接出大廳來將薛姨媽等接了進去姊妹們暮年相見悲喜交集自不必說敘了一番契闊又引着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廝見過又治席接風薛蟠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庶務在外住着恐怕又要生事咱們東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餘間白空閒着叫人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

住了甚好王夫人原要留住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裏住下大家親密些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在外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却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于此遂亦從其愿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

敘宅敘目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到也十分樂意只是薛蟠起初原不欲在賈府中居住生恐姨父管束不得自在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誰知自此間住了不上一月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都是那些紈袴氣習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二則現在房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都是他掌管

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洒不以俗事爲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着棋而已況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這些子弟們可以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日後何如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回終

賈宝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畧已表明。此回則暫不能寫矣。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而迎春惜春探春三個孫女倒且靠後。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較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順。似漆如膠。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宝釵。年紀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麗。人謂黛玉所不及。而宝釵行為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深得

下人之心。（林小姐只好還要[illegible]非[illegible]家之心[illegible]妙可敬）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與宝釵頑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之意。宝玉卻渾然不覺。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間。況自天性所禀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兄弟皆出一意。並無親疏遠近之別。如今與黛玉同處賈母房中坐臥。故畧比別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在房中獨自垂淚。宝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漸回轉來。因東邊寧府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具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帶了賈蓉夫妻二人來面請

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是寧榮二府眷屬家宴。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一時宝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道。我們這裏有給宝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又向宝玉的奶娘丫嬛等道。嬤嬤姐姐們。請宝叔隨我這裏來。賈母素知秦氏是極妥當的人。生得嫋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宝玉抬頭看見是一幅畫貼在上面。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心中便

有些不快。又有一付對聯。寫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及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裏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聽了笑道。這裏還不好。往那裏去呢。不然往我屋裏去罷。宝玉點頭微笑。有一個嬤嬤說道。那裏有個叔叔往姪兒媳婦房裏睡覺的禮。秦氏笑道。噯喲。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個。上月你沒有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雖然和宝叔同年。兩個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些呢。宝玉道。我怎麼沒有見過他。你帶他來我瞧瞧。眾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裏帶

去見的日子有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中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宝玉便覺得眼餳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對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　芳氣襲人是酒香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宝鏡一邊擺着趙飛燕立着舞的金盤盤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宝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宝玉含笑道這裡好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的說着親自展開

了西施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於是衆奶姆伏侍宝玉臥好了欵欵散去只留下襲人秋紋晴雯麝月四個了嬛爲伴秦氏便分付小了嬛們好生在簷下看着猫兒打架那宝玉纔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玉砌綠樹清溪眞是人跡不逢飛塵罕到宝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雖然失了家也原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先生打去忽聽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衆兒女。何必覓閑愁。

寳玉聽了是女兒的声氣。歌音未息。早見那边走出一個人来。蹁躚嫋娜。與凡人不同。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唇綻櫻顆兮。榴齒含香。盼纖腰之楚楚兮。風迴雪舞。耀珠翠之輝煌兮。鴨綠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閃爍

文章。愛彼之容貌兮。香培玉篆。美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菊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嬙。奇矣哉。生于孰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

寳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来作揖笑問道。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裡来。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這裡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

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痴因近來風流寃孽纏綿於此是
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相思今日與尔相逢亦非偶然此
離吾境不遠别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
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仙曲十二支可試隨
我一遊否宝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竟隨
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横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大字兩
邊一幅對聯乃是

假作眞時眞作假　無爲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宫門上横書四個大字道是孽海情
天又有一幅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宝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爲古今之情
又何爲風月之債從今倒要領略領略宝玉只顧如此一
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
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
惟見幾處寫着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
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
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此中各司貯的是普天之
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册尔凡眼塵軀未便先知

的宝玉聽了那裡肯依。復央之再四。警幻便看這司的匾。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略隨喜隨喜罷。宝玉喜不能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边寫着對聯道。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誰妍

宝玉看了便知感歎。進入門中只見有十數個大櫥。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有各省字樣。宝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的封條看。只見那边櫥上封條大書金陵十二釵正冊。宝玉因問何為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宝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大。怎麽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单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

幾百個女孩兒。警幻微笑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兩边二櫥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宝玉再看下首一櫥。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櫥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宝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冊櫥門開了。拿出一本冊来。揭開看時。只見這首頁上畫的既非人物。亦非山水。不過是水墨滃染。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幾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靈巧招人怨　壽夭皆因誹謗生　多情公子
空牽念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着一簇鮮花一床破蓆也有幾句言詞道是

枉自溫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個去開了副册櫥門拿起一本册來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枝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又不解又去取正册看只見頭一頁上便畫着

兩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詩道。

可歎停機德。 誰憐詠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裡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知他必不肯洩漏天機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往後看時只見畫着一張弓弓上掛着一香櫞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辯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怎及初春景。 虎兕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有一

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清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边望。　千里東風一夢遙。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著一塊美玉落在泥污之中其斷語曰。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係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黃粱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云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妒　枉與他人作笑談

詩後又畫一座高樓上有一美人懸梁自盡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釁開端實在寧

宝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慧恐洩漏

天機便掩了卷冊笑向宝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打這悶葫蘆宝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朱簾繡幙畫棟雕簷說不盡的光搖朱戶金舖地雪照瓊窓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個好所在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言未了只見房中走出幾個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嬌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宝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出來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個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久待何故引了這濁物來汚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宝玉聽如此說便嚇得欲退不能果

覺自形污穢不堪警幻忙攜住宝玉的手向衆姊妹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經過偶遇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者惟嫡孫宝玉一人禀性乖張性情怪譎雖聰明靈慧畧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可望先以情慾声色等事警其痴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册籍令彼熟玩尚未覺悟故引彼再到此處令其歷飲饌声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未可知也說畢攜了宝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不知所聞何物宝玉遂不住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所無爾何能知此係諸名山勝境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宝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羣芳髓（三字新奇）宝玉聽了自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坐小嬛捧上茶來宝玉自覺香清味美迥非常品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四字更奇）宝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宝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絨奩閒時漬粉污壁上亦有一副對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　無可奈何天

宝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刻有小嬛來調桌安椅擺設酒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此饌之盛宝玉因此酒香冽異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蕤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麯釀成因名為萬艷同杯宝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調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欵按銀箏聽他歌道是

開闢鴻濛

方歌了一句警幻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別又有南北九宮之調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尔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曲反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嬛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宝玉宝玉接過來一面目視其文耳聆其歌曰

紅樓夢引子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

終身悞　都道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枉凝眉　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話？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是個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上尸淚衣下）

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未見得好處；但其声韻淒婉，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問其原委，也不究其來歷，就

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面道：

恨無常　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万事全拋；蕩悠悠，芳魂銷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　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拋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樂中悲　襁褓中，父母嘆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廝配得才貌仙郎，博

得個地久天長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世難容 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羶視綺羅俗厭卻不知好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孤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喜冤家 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奢淫蕩貪歡媾覷著那侯門艷質同蒲柳作踐的公

府千金似下流嘆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

虛花悟 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滅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天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村裡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著連天衰草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著長生果

聰明累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

喇喇似大厦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
辛嘆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娘親積得
陰功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
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鏡裏恩情更那堪夢裏功名那美韶華去之
何迅再休提繡帳鴛衾只這戴珠冠披鳳襖也抵不
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
積兒孫氣昂昂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
爵祿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

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
的根本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
因情

〔飛鳥各投林〕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
恩的死裏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还欠
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
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
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歌畢還又歌副歌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歎痴兒竟尚未悟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臥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繡閣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鮮艷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嫋娜則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繡閣烟霞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解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

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寶玉聽了唬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於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况且年紀尚幼不知淫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

所見乘于世道故引子前來醉以美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許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畧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而今後万万解釋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罷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宝玉入房中將門掩上自去那宝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携手出去遊玩之時忽然至一個所在但見荆榛遍地狼虎同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

後追來說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宝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萬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只有一個木筏乃木居士掌柁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設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話猶未了只聽迷津內响如雷聲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宝玉拖將下去嚇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嚇得襲人輩衆丫鬟忙上來摟住叫宝玉不怕我們在這裡却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着猫兒狗兒打架忽聞宝玉在夢中叫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裡從無人

知道他如何知得在夢中叫出來正在不解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回終

紅樓夢第六回

賈宝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却說秦氏因聽見宝玉在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宝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喝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剛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冷一片粘濕嚇的忙伸出手來問是怎麽了宝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又比宝玉大兩歲近來也漸省人事今見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羞得紅漲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了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

乱吃過晚飯過這边來襲人趂衆奶娘丫鬟不在旁時另取出一件中衣與宝玉換上宝玉含羞央道好姐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襲人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麽故事了是那裡流出來的那些髒東西宝玉道一言難盡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知了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嬌俏遂與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自知係賈母將他與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遂和宝玉偷試了一番幸無人撞見自此宝玉視襲人更與別個不同襲人待宝玉越發盡職暫且別無話說按榮府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

多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事雖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有個頭緒可作綱領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件人寫起方妙那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畧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到還是個頭緒原來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曾做過一個小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知也目今其祖早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了王成亦相繼身故有子小名狗兒娶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管着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一處過（劉老老亦是此書眼目為後來救巧姐張本故叙之詳）活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壻接了養活豈不愿意遂一心一計幫着女兒女壻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閒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老老看不過乃勸道姑爺你別嗔着我多嘴偺們村庄人家那一個不

是老老誠誠守着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時托着那老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定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咱們雖離城住着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皆是錢只可惜沒人會去拿罷了在家跳蹋也沒用狗兒聽了道你老只會在坑頭上坐着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去不成劉老老說道誰叫你打劫去呢也到底大家想個方法兒纔好不然那銀子錢會自已跑到咱們家裡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做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

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老老道這倒也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疎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他們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陞了边任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咱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還念舊有些好處亦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

一根寒毛比偺們的腰還壯呢劉氏一旁接口道你老說得是你我這樣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只怕他那門上人也不肯去通報没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重聽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老老既如此說况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試試風頭看劉老老道噯喲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道不妨我教你個法兒你竟帶了外孫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

本極好的劉老老道我也知道只是許多時不走動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說不得的了你又是個男人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也難賣頭賣脚去倒還是捨了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也大家有益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城逛去便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至寧榮街來至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只見簇簇的轎馬劉老老便不敢過去且撣撣衣服又教板兒幾句話然後蹲在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叠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門

上說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捱上前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量了他一會便問是那裡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採他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墻腳下等着一會子他們家裡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悞了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老老道那周大爺往南边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從這边遶到後街門上我就是了劉老老謝了遂携着板兒遶至後門上只見門上歇着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要物件的鬧吵吵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裡厮鬧劉老老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位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劉老老道他是太太的陪房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我來引着劉老老進了後院至一院墻边指道這就是他家忙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我你呢周瑞家的在內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老老迎上來問了個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老老你好呀你說這幾年不見我就忘了請家裡坐劉老老一面走一面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了那裡還記得我們說着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僱的小丫頭倒上茶

來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倒長了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閒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老老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劉老老口中其會說話）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着幾分來意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難却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便笑說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教你見個正佛去的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却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裡都是各占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時帶着小爺們出

（閒中言語帶寫賈府用人之多總是氣象之盛）

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老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與你通個信去但只一件老老有所不知我們這裡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大理事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了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內的女兒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老老聽了罕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的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了他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有客來都是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寧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一面纔不枉走這一遭兒劉老老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

說老老說那裡話來俗語說的自巳方便與人方便不過用我一句話兒那裡費了我什麼事說着便喚小丫頭到倒廳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裡擺了飯沒有小丫頭去了這裡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劉老老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咕我的老老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却比是人都大呢如今出跳得美人一般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他呢回來你見了就知道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嚴了些說着小丫頭回來說老太

太屋裡巳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裡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老老快走這一下來他吃飯是空兒偺們先等着去了若遲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整頓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隨着周瑞家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至倒廳周瑞家的將劉老老安插在那裡畧等一等自已先過影壁走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先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來請安當日太太是常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等奶奶下

來我細細回明諒奶奶也不責我莽撞的平兒聽了便作了個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裡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方出去領了他們進來上了正房台階小了頭打起了猩紅撒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辯是何氣味身子便似在雲端裡一般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爭光（以上畧寫只是劉老、）（目所未睹、身所未到、是寫□人、才是識面、細示二出的本心）使人頭暈目眩劉老老此時點頭咂嘴念佛而已於是引他到東邊這間屋裡乃是賈璉的大女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老老兩眼只得問個好讓了坐劉老老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戴銀花容月貌的便當是鳳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只見周瑞家的說他是平姑娘又

見平兒趕着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体面的了頭於是讓劉老老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了頭們倒了茶來吃了劉老老只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羅櫃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底下又墜着一個秤鉈般一物却不住的亂晃（極其形容）劉老老心中說着這是什麼東西有煞用呢正獃時陡聽得噹的一声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倒唬了一跳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形容）下（妙）於欲問時只見小了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兒與周瑞家的忙起身說劉老老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

們來請孫說着迎出去了劉老老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個婦人衣裙悉索漸入堂屋往那边屋內去了又見三兩個婦人都捧着大紅漆捧盒進這边來等候聽得那边說道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边炕上桌上碗盤羅列仍是滿滿的魚（御在劉老老耳中聽得目中看見）肉在內不過略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着要肉吃劉老老一把掌打了開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老老會意於是帶着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唧了一會方蹭到這边屋內只見門外

銅鈎上懸着大紅灑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條氊靠東边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着金心線閃緞大坐褥傍边有銀唾盒那鳳姐家常帶着紫貂昭君套圍着那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洒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端正正坐在那裡手內拿着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個小蓋鍾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內的灰慢慢的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寫鳳姐）兩個人立在面前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春風

如畫恰是有才有身分的要緊

的問好又喚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老老已是在地下拜了數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姐攙着不拜罷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甚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少意言）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老老了鳳姐點頭劉老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便躲在他背後百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踈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你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裡沒有人似的劉老老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教人惡心

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個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可大奇畏了）何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閒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去了這裡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了幾句閒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兒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裡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要緊的你就帶進現辦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問了沒什麼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

日不得閒二奶奶陪着便一樣的多謝費心想着白來逛
逛便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老
老道也沒甚的說不過是來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
戚們情分周瑞家的說道沒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
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老
老劉老老會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
何來只得忍恥道論理今日初次見姑奶奶却不該說的
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裡來少不得說了剛說到這裡
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囘說東府裡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
止道劉老老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裡呢只

聽一路靴子脚響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
秀身材夭嬌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老老此時坐不是立
不是藏沒處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這是我姪兒劉老
老方扭扭揑揑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
來求嬸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嬸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
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去略擺一擺就送過來的鳳姐道
遲了一日昨兒已給了人了賈蓉聽說便嘻嘻的笑着在
炕沿子上下個半跪道嬸子若不借我父親又說我不會
說話了又挨了一頓好打呢嬸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
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你們那裡也放

着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東西纔罷一見了就要想拿去賈蓉笑道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碰壞一點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上鑰匙傳幾個妥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乱碰說着便起身出去了這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轉回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神情[illegible]大畢見是佛事）反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賈蓉方慢慢退去這劉老老身心方安便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不為別

的只因他爹娘在家裡連吃的（非推敲兒也有多大羞濇兒情此以見共推予立言耳作者極休厭人情）也没有天氣又冷了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你爹在家裡怎麼教你的打發偺們來作煞事的只顧吃菓子呢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老老不知可用了早飯没有呢劉老老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趕咧那裡還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東边屋裡過來帶了劉老老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於是過東边房裡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道方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

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原不是一家是當年他們的祖與老大爺在一處做官因連了宗的這幾年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了却也從沒空過的今來瞧瞧我們也是他的好意不可簡慢了他便有什麽話說叫二奶奶裁度着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間劉老老已吃完了飯拉了板兒過來舔唇咂嘴（形容得妙）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中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是有的況我接着管事都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一則外面看着雖是烈烈轟轟不知大有大的難處說與人也未必信呢今你既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兒向我張口怎好教你空手回去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还沒動呢你不嫌少且先拿了去用罷那劉老老先聽見告艱苦只當是沒想頭了又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得眉開眼笑道我們也知艱難的但俗語道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些憑他怎樣你老拔一根寒毛（鄉知說話豈能傳照）比他們的腰還壯哩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笑而不採叫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一串錢來都送至劉老老眼前鳳姐道

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無事、只管來逛逛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該問好的都問個好兒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了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走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怎麼見了他到不會說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纔是他的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樣姪兒來了劉老老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愛還不愛過來那裡還說上話兒來二人說着又至周瑞家坐了片刻劉老老把留下一塊銀與周家的孩子們買

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裡。執意不肯劉老老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未知劉老老去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回終

紅樓夢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寧國府寶玉會秦鍾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老老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丫鬟們方知往薛姨媽那边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出東角門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丫鬟金釧兒和那一個纔留了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磯上頑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來回因向內努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話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只見薛宝釵家常打扮頭上只挽着鬢兒坐在炕裡边伏在小炕几上同丫鬟鶯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裡來宝釵便放下筆轉身來滿面推笑讓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賠笑問道姑娘好一面炕沿边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边逛逛去只怕是你宝玉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宝釵笑道那裡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兩天所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請個大夫認真醫治小小的年紀倒作下個病根也不是頑的宝釵聽說笑道再不要提起為這病根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藥花了多少錢總不見一點效驗後來還虧了那

個禿頭和尚專治無名之病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
胎裡帶來的一般熱毒幸而我先天結壯還不相干若吃
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
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
這倒效驗些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什麽海上方姑娘
說了我們也好記著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
行好的事宝釵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這方真真把
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槩都有限易得的只難得可巧
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
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梅花蕊十

二兩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末藥一
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天落水十二錢周瑞家的
忙笑道噯喲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
日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宝釵笑道所以了那裡有這樣可
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罷了還要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
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
水調勻和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內埋在花根底
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水二分黃柏煎湯送下
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都未
必這樣巧呢宝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

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埋在梨花樹下周瑞家的又道這藥本有名字沒有呢宝釵道有這也是那癩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麼樣宝釵道也不覺什麼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罷了周瑞家的還要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道誰在裡頭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便回了劉老老之事略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語方欲退出去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種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簾櫳响處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丫頭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麼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花

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边捧了個小錦匣兒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花樣兒堆紗花十二支昨兒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得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位二支下剩六支送林姑娘二支那四支給鳳姐兒罷王夫人道留着給宝丫頭戴也罷了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媽不知宝丫頭古怪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裡晒日陽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丫頭子可就是時常說的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

個小丫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他正說著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這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偺們的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金釧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裡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裡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為歎息感傷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太多一處擠著倒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卻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抱廈內

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裡來只見幾個小丫頭兒都在抱廈內聽呼喚默坐迎春丫環司棋與探春的丫環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著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著也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鬟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因說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丫鬟們道在那屋裡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邊屋裡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兩個一處頑笑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

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可巧兒又送了花來若剃了頭却把這花戴在那裡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了鬟入畫來收了周瑞家的因問智能你是什麽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禿歪剌那裡去了。智能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裡去了叫我在這裡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道不知道惜春聽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着。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赶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就是爲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嘮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窗下越過西花墻。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了頭豐兒坐在鳳姐的房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叫他往東屋裡去。周瑞家的會意忙的躡手躡脚的往東边房裡來。只見奶子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悄問奶子。姐兒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摇頭兒正問着。只聽那边一陣笑聲。却有賈璉的聲音接着房門响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豐兒舀水進去。平兒便進這边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來作什麽。周

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送花來不見聽了便打開
匣子。拿了四支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裡拿出兩支來。先
叫彩明來吩附他送到那边府裡。給小蓉大奶奶戴次後
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边來。
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的女兒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
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說媽一向身
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
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巳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
了。這會子請太太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裡是
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噯今兒偏生來了個劉老老、我

自巳多事。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被姨太太看見了。叫送
這幾支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完呢。你這會
子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的。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
着實對你老人家講你女婿因前兒多吃了幾杯酒。和人
分爭起來。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
告到衙門裡。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
議這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
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你且家去等我。我送這林姑娘
的花兒去了就回家來。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你
周瑞家的小另有勢分的人家
回去等我這有什麼忙的他女兒聽說便回去了還說媽

好友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麼事的就急得這樣的說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巳房裡却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來與姑娘戴寶玉聽說便說什麼花拿來與我看一面便伸手接過來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兩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的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支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不言語寶玉問道周姐姐你作什

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裡我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的寶玉道寶姐姐在家裡作什麼呢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丫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娘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麼病吃什麼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裡回來也着了些涼改日再親來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周瑞家的女壻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與近日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叫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求鳳姐兒便完了主掌

麼時鳳姐已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咱們送他的趂着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交給他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閒着叫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問我鳳姐又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去逛逛明日到沒有什麼事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着什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倒該過去走走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紈迎探等姊妹們亦各定省畢各歸房無話次日

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逛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等換了衣裳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侍妾丫嬛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攜了寶玉同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便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麼拿什麼東西來孝敬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應幾個媳婦們先笑道二奶奶今日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你了二奶奶正說着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問大哥哥今日不在家麼尤氏道今日出城請老爺安去了又道

可是你怪悶的坐在這裡何不出去逛逛秦氏笑道今日可巧上回寶叔要見我兄弟今兒也在這裡想在書房裡寶叔何不去瞧一瞧寶玉即下炕要走尤氏便吩咐人小心跟着別委曲着他倒比不得跟着老太太過來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着何不請進這小爺來我也見見難道我是見不得他的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偺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跌慣了的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不像你這潑辣貨形像倒要被你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我不笑話就罷竟叫快領去賈蓉道他生得腼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了沒得生氣鳳姐啐道他

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道我不敢強就帶他來一會兒果然帶了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脣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腼腆含糊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攜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下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叫秦（秦鍾者情鍾也書中人名多寓意）鍾早有鳳姐跟的丫嬛媳婦們看見鳳姐初見秦鍾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边去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與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

小金錁子。交付來人送過去鳳姐還說太簡薄些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了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鍾二人隨便起坐說話那寶玉自一見秦鍾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已心中又起了獃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豬癩狗了可恨我爲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曾遭我荼毒了秦鍾自見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繡服艷

婢嬌童果然怨不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那能與他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界上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寶玉又問他讀什麼書秦鍾見問便依實而答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覺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裡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坐去省得鬧你們於是二人進裡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菓酒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年小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着我不要採他他雖腼腆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

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吃什麽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間只問秦鍾近日家務等事秦鍾因言業師於去歲辭館家父年紀老了有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及延師目下不過在家温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知已爲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道正是呢我們家却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親戚子弟可以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温習着舊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家

學裏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躭擱着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禀明就在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鍾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裏的義學倒好原要來和這裏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裏又有事忙不便爲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寶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美事寶玉道放心放心偺們回來先告訴你姊夫姐姐和璉二嫂嫂今日你回家就禀明令尊我

回去禀明了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分。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算賬時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吃了晚飯。因天黑了。尤氏說派兩個小子送了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問派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那個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鳳姐道。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得家裡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出

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却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沒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吃。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他。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体面。一味的好酒。喝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以後不要派他差使。只當他是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底是你們沒主意。何不遠遠的打發他到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衆媳婦們說伺候齊了。鳳姐也起身告辭。和宝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口。見燈火輝煌。衆小厮都

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因趁着酒興，先罵
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別人，
這樣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
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些。
二十年頭裡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
的雜種們。正罵得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來，衆人喝
他不住。賈蓉忍不得，便罵了幾句，叫人綑起來，等明日酒
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那焦大那裡有賈蓉在眼裡，反
大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
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

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
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
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再說別的，偺們
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還不早
些打發了。沒王法的東西，留在家裡，豈不是害？親友知道，
豈不笑話偺們這樣的人家，連個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
是了。衆人見他太撒野，只得上來了幾個，掀翻綑倒，拖往
馬圈裡去。焦大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要往
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
日偷鷄戲狗，爬灰的爬灰，養小叔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

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眾小厮見他說出來的話有天沒日的唬得魂飛魄喪便把他綑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遙遙的聽得都裝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聽見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的爬灰是什麼鳳姐連忙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裡胡唚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倒細問等我回了太太仔細捶你不捶你唬得寶玉連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說這些話了鳳姐哄他道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咱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人家學裡說明了請了秦鐘家學裡念書去要緊說着回榮府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回終

紅樓夢第八回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話說寶玉和鳳姐回家見過衆人寶玉便回明賈母要秦鍾上家塾之事自已也有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憤又着實稱贊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旁帮着說改日秦鍾還來拜老祖宗哩說得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尤氏來請遂携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

而罷却說寶玉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意欲還去看戲又恐擾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寶釵近日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又恐遇他父親更爲不安寧可遶遠路而去當下衆嬤嬤丫嬛伺候他換衣服見不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嬤嬤丫嬛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邊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向北遶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赶上來笑着一個抱住腰一個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做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問

好勞明了半日纔走開老嬤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往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與倉房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七個人從賬房裡出來一見寶玉走來都一齊垂手站立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赶來打千兒請寶玉的安寶玉忙含笑拉他起來衆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處看見了衆人道好幾

處都有都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値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閒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娘屋中來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鬟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住了他抱入懷中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爲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倒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歎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裡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來瞧他他在裡間不是你去瞧他那裡比這裡暖和你

那裡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宝玉聽了。忙下炕來至裡間門前。只見吊着半舊的紅綢軟簾。宝玉掀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宝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黑漆油光的𩯭兒。蜜合色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黃綾棉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装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宝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宝釵擡頭只見宝玉進來。忙連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多謝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即命鶯兒到茶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又問別的姊妹們好。一面看

宝玉頭上戴着纍絲嵌宝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捧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鸞縧。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宝玉。宝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兒倒要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宝玉亦湊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來。遞在宝釵手內。宝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看官你們須知道。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頑石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新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歎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妝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眞體最小方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過于微細使觀者大廢眼光亦非暢事故按其形式無非畧展放些使觀者便于燈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不至以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犺蠢大之物為誚

通靈寶玉正面

通靈寶玉

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

通靈寶玉反面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寶釵看畢又從先翻過正面來細看口裏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這裏發獃作甚麼鶯兒嘻嘻的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倒

像和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忙笑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央道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他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鏨上了所以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裏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掏將出來寶玉忙托着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字兩面八個字共成兩句吉讖亦曾按式畫下形相

金鎖正面

不離不棄

金鎖反面

芳齡永繼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字倒與我的是一對兒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寶釵不待他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裏來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一陣陣香氣不知是何氣味遂問姐姐熏的是何香我

竟從未聞過這氣味兒寶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好的衣服燻的烟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是什麽香寶釵想了一想說是了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麽冷香丸這様好聞姐姐給我一丸嚐嚐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丸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的來了一見寶玉（黛玉出時樹之本秀稿）便笑道噯喲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因（補）笑道這話怎麽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齊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明兒我來如此間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

來了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如何不解這意（此數句尚擬論得過以下則迦迦合酸矣）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麽地下婆子們說下了這半日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寶玉道我何曾說要去不過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奶母李嬤嬤因說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早晚的就在這裡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姨媽那裡擺茶菓呢我叫了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應了李嬤嬤出去命小厮們都散了這裡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留他們吃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边府裡珍大嫂子的好鵝掌鴨信薛姨

媽連忙把自巳槽的取來與他嘗寶玉笑道這個須配酒方好薛姨媽便命人灌了上等的酒來李嬤嬤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倒罷了寶玉笑央道媽媽我只吃一杯李媽媽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得我挨了兩日的罵姨太太不知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又儘着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賠在裡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管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頭來讓你奶奶去也吃杯

搪搪雪氣那李嬤嬤聽如此說只得且和衆人吃酒去這裡寶玉又說不必燙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改了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的命人燙來方飲黛玉磕着瓜子兒只管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丫鬟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爲他費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鵑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

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些。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覆之詞。只嘻嘻的笑一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採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單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裡。倘或在別人家豈不惱的難道看得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爬爬兒的從家裡送個來。不說了頭們太小心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有這些心。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嬤嬤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個心甜意洽之時又兼姊妹們說說笑笑的。那裡肯不吃。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吃兩杯就不吃了。李嬤嬤道你可仔細今兒老爺在家隄防着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悅。慢慢的放了酒垂了頭黛玉忙說別掃了大家的興舅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呢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推寶玉使他賭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噥說別理那老貨咱們只管樂咱們的那李媽也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倒勸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他。我也不犯着勸他。你

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裡多吃了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裡是外人不當在這裡的也未可知李嬷嬷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利害我這話算什麽宝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擰說道真真這個顰丫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裡没好的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裡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燙些酒來我倍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宝玉聽了方又鼓

起興來李嬷嬷因吩咐小丫頭你們在這裡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由他的性見多吃了說着便家去了這裡雖還有兩三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嬷嬷走了也都悄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兩個小丫頭樂得討宝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笋鷄皮湯宝玉痛喝了几碗又吃了半碗多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釅釅的吃了幾碗茶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雁等三四人也吃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宝玉道你走不走宝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偺

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說着二人便告辭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宝玉便把頭低一低叫他戴上那丫頭就便將這大紅猩毡斗笠一抖纔往宝玉頭上一合宝玉便說罷了罷了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別人戴過讓我自己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過來我與你戴罷宝玉忙近前來黛玉用手輕輕攏住束髮冠兒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顫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一會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宝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略等等宝玉道我們倒去等他們有丫頭們跟

着也彀了薛姨媽不放心吩咐兩個婦女跟着送了他兄妹們去他二人道了擾一徑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宝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中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宝玉的人來遂問衆人李奶子怎麽不見衆人不敢直說他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有事又出去了宝玉踉蹌回顧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麽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卧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道好好叫我研了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下筆就走了哄我等了這一天快來給

我寫完了這些墨纔罷寶玉方纔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里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裡過那府裡去囑咐我貼在門斗兒上的我生怕別人貼壞了親自爬高上梯貼了半日這會兒還凍得手僵呢寶玉笑道我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着便伸手携着晴雯的手同看門斗上新寫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見是絳芸軒三字笑道個個都好怎麽寫得這樣好法明兒也替我寫個匾寶玉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努嘴寶玉看時只見襲人和

衣睡着寶玉笑道好太睡早了些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邊吃早飯有一碟兒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吃和珍大嫂子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過來的你可曾見麽晴雯道快別提了一送來我便知道是我的偏纔吃了飯就擱在那裡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拿去給我孫子吃罷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說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還讓林妹妹吃茶衆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盞茶忽又想起早晨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斟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出色的這會子怎麽又斟上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是留

着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吃了去寶玉聽了將手中杯子
順手往地下一擲豁瑯一聲打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
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
樣孝敬他不過是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慣
的比祖宗還大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立刻便要去回
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是故意粧睡引
寶玉來慪他頑耍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也還可以不必
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
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麽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來被雪滑
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勸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

好我們都願意出去不如趂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
好你也不愁没有好的來伏侍你寶玉聽了方無言語被
襲人等挾至炕上脫了衣裳不知寶玉口内還說些什麽
只覺口齒纏綿眉眼愈加餳澁忙伏侍他睡下襲人摘下
那通靈寶玉來用手帕包好塞在褥子下次日帶時便氷
不着脖子那寶玉到枕就睡着了彼時李嬤嬤等已進來
了聽見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只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
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鍾來拜
寶玉忙接出來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標緻舉
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

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愛秦氏見了秦鍾是這樣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不便只管住在我這裡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着那不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家禀知他父親他父親秦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見長大時生得（此處又寫秦可卿之出處點明令觀者自會）形容嬝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秦邦業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回南在家溫習

舊課正要與賈親家商議附往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見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賈代儒現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可望學業進益從此成名因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澁那邊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少了拿不出來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帶了秦鍾到代儒家來拜見然後聽寶玉揀的好日子一同入塾至塾中之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回終

紅樓夢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烟鬧書房

話說秦鍾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寶玉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裡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

終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强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時時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脚爐手炉也交出去的了你可逼着你們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我出外頭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裡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耍纔好說着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來見

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早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裡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髒了我這地靠髒了我這門衆清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便有兩個年老的携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所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

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姆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賬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鬨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撐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說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

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撣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受駡的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别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鍾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未辭黛玉又忙而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粧聽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

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勞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你寶姐姐來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鍾上學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的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帮助銀兩以爲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兼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自已重孫一般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

兩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裡便慣熟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向秦鍾悄說偺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況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侄只論兄弟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也只得混着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々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朶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靦腆溫柔未語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

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謠諑佈滿書房內外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々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曬網白送些束修禮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吃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姓名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兩個外號一叫香憐一叫玉愛雖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于孺子之心

只是都惧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繾綣羨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遙以心照却外面自爲避人眼目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要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學應卯了因此秦鍾趁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

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顧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的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咱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

去秦鍾香憐二人。又氣又忿。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去開一边。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與帮襯之人。不怨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也正醋妒他兩個。今見秦香二

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鍾。却拿着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實搶白了幾句。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閑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裡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兒論長道短。之言只顧得志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流

後們他兄弟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們專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詬誶謠諑之辭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己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敏雖然應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鬬雞走狗賞花閱柳為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他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

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欲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口聲又不傷臉面想畢也推出小恭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烟叫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薔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他的爺寶玉都干連在內不給他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來找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什麼東西賈薔遂跺一跺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

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裡茗烟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朘屁股不朘管你㞗巴相干橫竪沒朘你爹就罷了你是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唬的滿屋中子弟都怔怔的痴望賈瑞忙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尚未去時從腦後颼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却打了賈藍賈菌的座上這賈藍賈菌亦係榮府近派的重孫這賈菌少孤其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誰知賈菌年紀雖小

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攮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着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賈藍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偺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見按住硯他便兩手抱書匣子來照這邊掄了來終是身小力薄却掄不到反掄到寶玉秦鍾案上就落下來了只聽嘩啷啷一响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那賈菌即便跳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

入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裡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廝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閂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鬧眾頑童也有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藏過一边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亂笑喝着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边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裡边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眾聲不一這一個如此

說那一個又如彼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等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見喝住了眾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着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們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裡念書麼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為這點子事去聒燥他老人家到顯的咱們沒禮似的依我的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何必驚那

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裡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眾人看你行事眾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大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必要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在這裡我是要回去的了寶玉道這是為什麼難道別人家來得偺們倒來不得的我必回明白眾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友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兄弟們和氣茗烟在窗外道他是東衚衕裡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硬挣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媽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眼裡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喝道偏這小狗養的知道有這些蛆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戚原來是璜嫂子的侄兒我就去向他說去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烟進來包書又得意洋洋的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他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子拉進去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

我好不好先揭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玉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倒還往火裡奔茗烟方不敢做聲此時賈瑞也生恐鬧不清自己也不干淨只得委曲著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個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得只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云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未知金榮從也不從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回終



紅樓夢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賈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已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多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裡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你

又要管什麼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裡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偺們家裡還有力量請得起先生麼況且人家學裡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裡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因你在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帮了偺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若再要找這樣一個地方我先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回子睡你的覺去好多着的呢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

也自睡覺了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來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着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裡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裡走走瞧瞧寡嫂并姪兒閑說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學房裡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聽了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鍾小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

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多別要勢利了況且多做的是什麼有臉的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着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和秦鍾的姐姐說說叫他評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聽了急的了不得忙說這都是我的快嘴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罷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出來怎麼在這裡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說道那裡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坐了望寧府裡來到了寧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

的妻子尤氏未敢氣高殷殷勤勤敘過了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麼着經期有兩個多月沒有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下半日就懶怠動話也懶怠說眼神發眩我叫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就有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掯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好生靜養靜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這裡來取倘或他有個好歹你再要娶這一個媳婦兒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兒只怕打着燈籠兒也沒處

去找呢他這爲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心煩偏偏今兒早起他兄弟來瞧他誰知他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他就受了萬分委曲也不該向着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裡打架不知是那裡附學的學生倒欺負了他裡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嬸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心又多不拘聽見什麼話兒多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從這用心太過上得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他的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搬是弄非

調三惑四氣的是爲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裡吵閙。他爲了這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吃。我纔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又勸解了他兄弟幾句。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兒去了。我又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的。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裡如同針扎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爪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也沒聽見人說什麼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別教人混治。倘若治錯了。可了不得。尤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讓這大奶奶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便向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他兄弟的事。聽見秦氏有病。連提也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甚好。因轉怒爲喜的。又說了一會子閒話。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尤氏答道。倒沒說什麼。一進來臉上到像有些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的病。他到

漸漸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留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樣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幾句閒話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那裡尋一個好大夫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躭悞了現今僧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裡要得一個個都是聽着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個人一日輪流着倒有四五遍來看脉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兒吃了也不見效倒弄得一日三五次換衣服坐起來見大夫其實于病人無益賈珍說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又脫脫換換的倘或又着了凉更添一層病還了得任凭什麼好衣

裳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体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是世宦子弟）（不知艱難的口氣）也不值什麼我正要告訴你方經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告訴他媳婦身子大不爽快因爲不得個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心裡實在着急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極精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樣看來或者媳婦的病該在他手裡除灾也未可定我巳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請了今日天晚或未必來明日想一定來的且馮紫英又回家親替我求他務必

請他來瞧瞧的等待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說心中
甚喜因說後日又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辦法賈珍說
道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
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願意往
你們那是非場中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
受些衆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隲文給我好好
的叫人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
呢倘或明日後日這兩天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
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
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

或後日你又跟許多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
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陞來吩咐他預備兩日
的筵席尤氏因叫了賈蓉來吩咐來陞照例預備兩日的
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請老太太大太
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嬸子來逛逛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
個好大夫已打發人請去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
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答應着出去了正
遇着方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
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名帖請那先生去
那先生說道方纔這裡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上

一天的客繇回到家此時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須得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和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陞吩咐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陞聽罷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門人人回道請的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日承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敬

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脉何如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竟先看脉再請教病源為是我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

用那時太爺再定奪就是了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得以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靠着一面拉着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了至數凝神細診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了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邊屋裡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脉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脉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

乃肝家氣滞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滞者應脇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尅制者必定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脉當有這些症候纔對或以這個的為喜脉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得如神倒不用我們說的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着呢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有的說道是喜有的說

道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這位又說怕冬至前後總沒有個真着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衆位躭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時候就用藥治起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躭悞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灾依我看起來病到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的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脉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强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

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長過的先生聽道是了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以養心調氣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火旺的症候來待我用藥看看于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白朮　雲苓　熟地

歸身　白芍　川芎　黃芪

香附米　醋柴胡　懷山藥　真阿膠

延胡索　炙甘草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大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病候了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脉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不錯的賈珍道他原來不是混飯吃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

求了他來的既有了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觔好的罷賈蓉聽

句句是世家子弟口氣

說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回終

紅樓夢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的菓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送與賈敬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起來說父親遵太爺的話不敢前來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聽罷即率領家人去了這裡漸漸的就有人來先是賈璉賈薔來看了各處的座位并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算計本來請太爺今日來家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不來了現

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臺上預備着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遞了茶因笑道老太太原是個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年紀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來但是這時候天氣又凉爽滿園的菊花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看看衆兒孫熱熱鬧鬧的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呢因爲晚上看見寶兄弟吃桃兒他老人家又嘴饞了吃了有大半個五更

天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
叫我回太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好吃的要幾樣還要
很爛的呢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
不來必定有個緣故這就是了王夫人說前日聽見你大
妹妹說蓉哥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麼樣尤氏
道他這個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着老太太太太頑
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已後一日比一日覺
懶了又懶得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經期又有兩個
月沒來邢夫人接着說道別是喜罷正說着外頭人回道
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

忙出去了這裡尤氏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
馮紫英荐了他幼時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很好瞧了
說不是喜是一個大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
日頭眩的略好些別的仍不見大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
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日子再也不肯不掙扎着上
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裡見他的他強扎掙了半天
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還戀戀的捨不得去鳳
姐聽了眼圈兒紅了一會子方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
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倘或因這病上有個長短人生在世
有甚麼趣兒正說着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

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方纔我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不敢來太爺聽了甚歡喜說這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嬸子并哥哥們還說那陰隲文叫他們急急的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還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着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着賈蓉皺皺眉兒說道不好麼嬸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于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裡吃飯還是在園子裡吃去有小戲兒現在園子裡預備着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這裡很好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擺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為給大老爺拜壽這豈不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麼鳳姐兒說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麼一說就叫做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屋裡都笑起來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了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裡去賈蓉進來向尤氏道老爺們

並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被璉二叔並薔大爺都讓過去聽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静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国公牛府等六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礼來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賬房裡礼单都上了檔子了領謝名帖都交給各家的來人了來人也各照例賞過都讓吃了飯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嬸子都過園子裡去坐着罷尤氏道也是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媳婦去我再過去罷王夫人道

狠是我們都要去瞧瞧倒怕他嫌我們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裡來宝玉也要跟着鳳姐兒去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罷那是(夲筆)姪兒媳婦呢于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邢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宝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悄悄的走到裡間房內秦氏見了要站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來看頭暈于是鳳姐兒緊行了兩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的這樣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宝玉也問了好在對面椅子上坐了賈

蓉叫快倒茶來嬸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吃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家的女兒似的待嬸娘你姪兒雖說年輕却也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子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從無不和我好的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沒有了公婆面前未得孝順一天兒就是嬸娘這樣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着未必熬得過年去寶玉正把眼瞅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

覺想起在這裡睡晌覺時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在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覺流下來了鳳姐兒見了心中十分難過但恐病人見了這個樣子反添心酸倒不是來開導勸解他的意思了說寶玉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樣說那裡就到這田地况且年紀又不大略病病就好又回向秦氏道你別胡思亂想豈不是自家添病了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吃得下些飯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快些過去呢你倒別在這裡只管這麼着倒招得媳婦也心裡不好過太太那裡又惦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

先同寶叔過去我還略坐坐呢賈蓉聽說即同寶玉過會芳園去了這裡鳳姐兒又勸解了一番又低低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來了兩三遍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我再來看你罷合該你這病要好了所以前日遇着這個好大夫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了命嬸子我知道這病不過是挨日子的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麼想這那裡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好況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咱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也難說了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斤也吃得起好

生養着罷我就過園子裡去了秦氏又道嬸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閒了的時候還求過來瞧瞧我呢咱們娘兒們坐坐多說幾句閒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眼圈兒又紅了說道我得了閒兒必常來看你于是帶着跟來的婆子媳婦們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滴滴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疎林如畫西風乍緊猶聽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蛩語遙望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近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

笙簧盈座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

鳳姐兒正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來正讚賞時猛然從假山石後走出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說道請嫂子安鳳姐兒猛一驚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想不到是大爺在這裡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裡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這不是有緣麼一面說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着鳳姐鳳姐兒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

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邊去呢不得合你說話等閑了再會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去請安又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又假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那情景越發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看他們拿住了罰你的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边慢慢的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脚放遲了見他去遠了心裡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裡有這樣禽獸的人他果如此幾時叫他

死在我手裡他纔知道我的手段了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了一重山坡兒見兩三個婆子忙忙張張的走來見鳳姐兒笑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你們奶奶就是這樣急脚鬼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着問戲文唱了幾齣了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了天香樓後門見寶玉和一羣了頭小子們那裡頑呢鳳姐兒說寶兄弟别忒淘氣了一個了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边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尤氏已在樓梯口等着尤氏笑道你們娘兒兩個忒好了見

了面揔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和他同住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于是鳳姐兒至邢夫人王夫人前告坐尤氏拿戲单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太太們在上如何敢點邢夫人王夫人說道我們和親家太太點了好幾齣了你點幾齣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接過戲单來從頭一看點了一齣還魂一齣談詞遞過戲单來說現在唱的這雙官誥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心裡又不靜尤氏說道太太們又不是常來的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纔有趣天氣還早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

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傍边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十番那裡吃酒去了鳳姐兒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地裡又不知幹什麼去了尤氏笑道那裡都像你這麼正經人呢于是說說笑笑點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擺上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纔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人媳婦們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姪在車傍侍立都等候着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嬸子明日還過來逛逛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兒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要歇歇于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猶不住拿眼看着鳳姐兒

賈珍進去後李貴纔拉過馬來寳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裡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姪吃過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不時親自來看秦氏秦氏也有幾日好些也有幾日歹些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値鳳姐兒往寧府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個孩子若有個長短豈不叫人疼死說着一

陣心酸向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塲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再看々他去你細々的瞧々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那孩子素日愛吃什麼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鳳姐兒一々答應了到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裡看見秦氏光景雖未添甚病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于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又沒怎麼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到吃了兩塊倒像尅化的動的是的鳳姐兒

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々那裡瞧々就要趕着回去回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嬸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個就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給他料理料理冲一冲也好尤氏道(預伏下文薛蟠所賣木板)我也暗々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慢々的辦着呢于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彀々的說別唬着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了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

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給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沉吟了半日因向鳳姐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家中沒有什麼事麼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哼了一声說道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

回道這瑞大爺是爲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樣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命請進來罷、賈瑞見請、心中暗喜、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ヒ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坐讓茶、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越發酥倒、因餳了眼問道、二哥ヒ怎麼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麼緣故、賈瑞笑道、別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脚、（借合勾引）捨不得回來了、鳳姐道、可知（故意挑動、反說更妙）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嫂子這話錯了、我就不是這樣人、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來、

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天天也悶的很、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故意挑動）解ヒ悶兒、賈瑞笑道、我倒天天閒着、若天天過來替嫂子解ヒ悶兒可好麼、鳳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裡肯往我這裡來、賈瑞道、（誰叫你、發此大咒）我在嫂子面前若有一句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嫂子是個有說有笑極疼人的、（人論何在）我怎麼不來、死了也情願、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人、比賈蓉兒弟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裡明白、誰知竟是兩個糊（鳳姐全是挪）塗蟲、一點不知人心、（說兩賈蓉、令賈瑞云是迷）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

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覷着眼看鳳姐的荷包又問戴着什麼戒指鳳姐悄悄的道放尊重些别叫丫頭們看見了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入之倫喪凡）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兒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裡也不方便你且去等到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边穿堂兒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别哄我但是那裡人過的多怎麼好躲呢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厮們都放了假兩边門一關再没有别人了賈瑞聽了喜之不盡忙忙的告辭而去心内以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裡摸

入榮府趁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來往賈母那边去的門已倒鎖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着半日不見人來忽聽咯噔一聲東边的門也關上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關得鐵桶一般此時要出去亦不能了南北俱是大墻要跳也無攀援這屋內又是過門風空落落的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凛凛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晨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來去叫西門賈瑞瞅他背着臉一溜煙抱了肩跑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徑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

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悞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裡想到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的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禀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也該打何况是撒謊因此發狠按倒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令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工課來方罷賈瑞先凍一夜又遭了打且餓着肚子跪在風地裡讀文章其苦萬狀此時賈瑞邪心未改再想不到鳳姐捉弄他過了

兩日得了空仍來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急的賭咒發誓鳳姐因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裡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裡那間空屋裡等我可別冒撞了賈瑞道果真鳳姐道誰來哄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來來死也要來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安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裡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裡親戚又來了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又等他祖父安歇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裡來等着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左等不見人

影若聞也沒聲响心中害怕不住猜疑道别是又不來了又凍一夜不成正自胡猜只見黑魆魆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等那人剛至面前便如餓虎撲食貓兒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裡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裡親爹親娘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做聲賈瑞扯了自巳的褲子硬帮帮就想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薔舉着個蠟台照道誰在屋裡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肏我呢賈瑞一見却是賈蓉直臊得無地可入不知怎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脫被賈薔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璉二嬸已經告到太太眼前

說你調戲他他暫用了脫身計哄你在那邊等着太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拿你快跟我去見太太去賈瑞聽了魂不附体只說好姪兒你只說沒有我我明日重重的謝你賈薔道放你不值什麼只不知你謝我多少况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薔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賬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賈薔翻身出來紙筆現成拿來命賈瑞寫他兩個做好做歹只寫了五十兩銀子畫了押賈薔收起來然後撕擄賈蓉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評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薔做好做歹的也

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薔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着不是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來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不好等我先去探探再來領你這屋裡你還藏不住少時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燈出至院外摸着大台階底下說道這窩兒裡好只蹲着別哼一聲等我來再走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已只得蹲在那臺堦下正要盤算只聽頭頂上一聲響嗗喇喇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下來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忍不住噯喲一聲忙又

掩住口不敢聲張滿頭滿臉皆是尿屎渾身氷冷打戰只見賈薔跑來叫快走快走賈瑞方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中天已三更只得叫開了門家人見他這般光景問是怎麼了少不得撒謊說天黑了失脚掉在茅厠裡了一面到了自巳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鳳姐頑他因此發一回恨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標緻又恨不得一時摟在懷裡胡思亂想一夜不曾合眼自此雖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等兩個常常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禁况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來歲人尚未娶親邇來想着鳳姐不得到手未

色之迷人至死不悟

免有些指頭兒告了消乏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因此三五下裡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內無滋味脚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日常倦下溺遺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頭跌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說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條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因後來吃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裡來尋王夫人命鳳姐秤二兩給他鳳姐回說前兒新近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

的太太又說留着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生昨兒我已着人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偺們這邊沒了你打發個人往那邊你婆婆處問問或是你珍大哥哥那裡有尋些來湊着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們的好處鳳姐（鳳姐當時何以不正辭厲色拒絕賈瑞而必欲以奇置之死地何也）應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將些渣末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來的再也沒有了然後向王夫人只說都尋了來共湊了有二兩送去那賈瑞此時要命心急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化齋口稱專治冤業之症（真正冤業）賈瑞偏生在內聽了直着聲叫喊說快去請進那位菩薩來救命一面在枕頭上叩首衆人只得

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宝貝與你ㄟ天天看此時命可保矣說畢從搭連中取出正反面皆可照人的鏡背上面鏨着風月宝鑑四字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元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來单與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孫等看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三月後吾來收取管叫他好了話畢徜徉而去衆人苦留不住賈瑞接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倒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拿起風月宝鑑來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

髏立在裡面唬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賬如何唬我我倒再照ㄟ正面是什麼想着便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裡面點手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ㄟ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床上嗳喲了一声一睁眼鏡子又掉過來仍是反面立着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ㄟ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拿鉄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只說這句就再不能說話了旁边伏侍的人只見他先還

拿着鏡子照、落下來、仍睜開眼、拾在手内、末後鏡子掉下
來、便不動了、衆人上來看〻已嚥了氣、身子底下冰涼精
濕一大灘精、這纔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
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毁此鏡遺害于世不小、遂命
架火來燒、只聽空中叫道誰教你們瞧正面了的、你們自
已以假爲眞、爲何燒我此鏡、忽見那鏡從空中飛出、代儒
出門看時、只見還是那個跛足道人、喊道誰毁風月寶鑑、
說着搶了鏡子、眼看着他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
各處去報、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鐵檻寺、日後帶回原
籍、一時賈家衆人齊來弔問、榮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

也是二十兩、寧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其餘族中人貧富不
一、或一二兩三四兩不等、外又有各同窗家中分資、也湊
了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得此幫助、倒也豐〻富
富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因爲身染重疾、寫書
來特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〻
的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
攔阻、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
盤費、不消絮〻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
黛玉辭別了同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
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璉一出門便了心中無趣然則鳳姐平日不過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主鑒中第一人也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睡眼微矇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進來含笑說道嬸嬸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嬸嬸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嬸嬸別人未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

願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粉隊裡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樂極生悲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了一世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中不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嬸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所能保常的但如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以常永保全了即如今日諸事俱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

一行則日後可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六款論）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也沒有典賣諸弊便是有罪他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秦氏所云方合之謀其如鳳姐之不何）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

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若不早為後慮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與嬸嬸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着因念道

三春去後諸芳盡　各自須尋各自門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

知無不納閤都有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的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愛老慈幼之恩莫不悲號痛哭閑言少敘却說宝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落单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覺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宝玉此血從太虛幻境得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上來挽着問是怎麽樣的又要回賈母去請大夫宝玉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归經說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

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阻只得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嚥氣的人那裡不乾淨二則夜裡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宝玉那裡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大開兩边燈火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裡面哭声摇山振岳宝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灵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疼舊症睡在床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儒代修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㻞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賈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衡賈芬賈芳賈藍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

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親近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衆人忙勸道。人也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言。家公子語氣。）賈珍拍手道。（不近情理。是）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鐘并尤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零八僧衆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後化鬼魂。另設一壇于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

打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于會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衆高僧五十位高道。（逗人。）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自爲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故此并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且說賈珍。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來弔。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我們本店裏有一付板。叫作什麽檣木。出在潢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的。（詩外微詞。）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用。現在還封在店裏。也沒有人買得起。你若是要就來看看。賈珍聽說甚喜。即命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幫

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聲如玉石。大家稱奇。賈珍笑問道：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着一千兩銀子，只怕沒買處，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幾兩銀子作工錢便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造成。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殮以上等杉木也罷了。賈珍如何肯聽。忽又聽見秦氏之丫鬟名喚瑞珠的，見秦氏死了，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殯殮之，一並停靈于會芳園之登仙閣。又有小丫鬟名寶珠的，因秦氏無出，乃願為義女，請任摔喪駕靈之任。賈珍甚喜，即時傳命：從此皆呼寶珠為小姐。那寶珠按未嫁女之禮在靈前哀哀欲絕。於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得錯亂。賈珍因想道：賈蓉不過是個黌門監，靈旛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監戴權，先備了祭禮遣人來，次後坐了大轎，打道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着，讓至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早打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為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缺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

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偺們都是老相好不拘怎麼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與節度使馮胖子要求與他孩子捐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偺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歷來賈珍忙命人寫了一張紅紙履歷來戴權看了上寫着江南應天府江南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丙辰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道回去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日我來兌銀子送過

去小廝答應了戴權告辭賈珍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去兌還是送入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兌你又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千兩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因說待服滿後親帶大小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別接着又聽喝道之声原來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來了史湘雲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正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也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珍接上大廳（來往死非侯伯極寫幽熱）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計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人往花簇簇官來官去賈珍令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

亮即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誥授賈門秦氏宜人之神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門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一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鉞更有兩面朱紅銷金大牌豎在門外上面大書道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大書特書、一千兩用得着）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家孫婦防護內廷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宜人之喪（重疊、何以見出賈珍種種令人驚訝）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承運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正一教門道紀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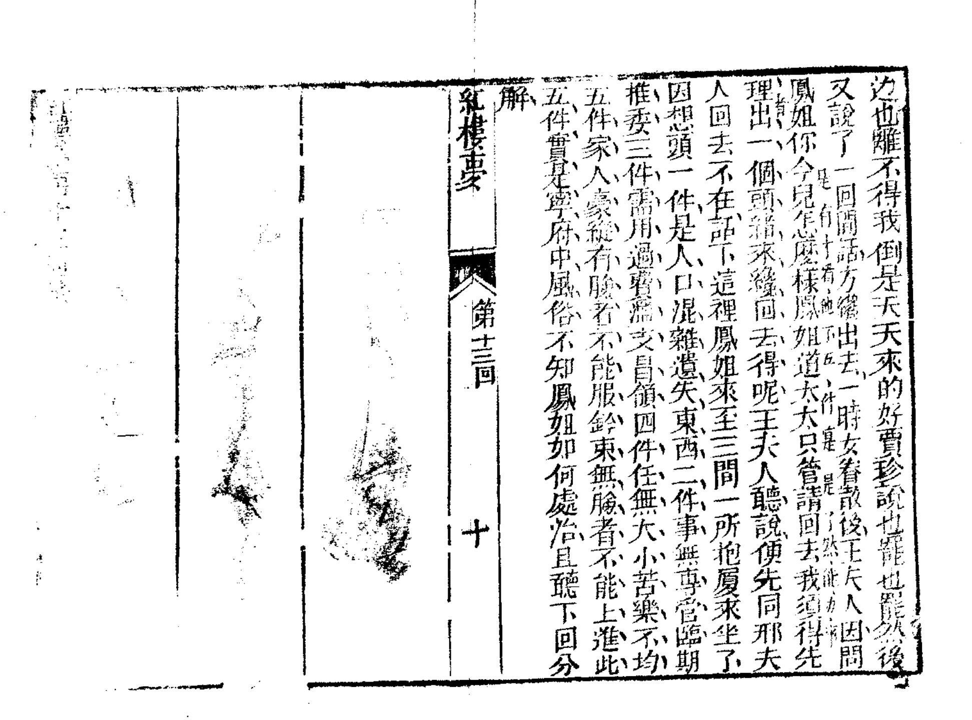
四十九日銷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及繁記只是賈珍雖然心意滿足（薰心、勢利人再疾、肯在時）但裡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便問道事事都算安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便將裡面無人的話告訴了他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荐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保妥當賈珍忙問是誰寶玉見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向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勝笑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寶玉辭了眾人便往上房裡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裡

而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唬的衆婆娘唿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形容賈珍正是裝架子揶揄）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于悲痛了因拄個拐（杖也）蹴了進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拐扎掙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寳玉攙住命人挪椅子與他坐賈珍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嬸并大妹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忙道嬸嬸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又病倒我看裡頭着實不成體

統要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裡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爲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嬸家只和你二嬸嬸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倒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嬸嬸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從小兒大妹妹頑笑時就有殺伐決斷如今出了閣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可來了嬸嬸不看姪兒與姪兒（媳死而翁說着下淚禮乎）媳婦面上只看死的分上罷說着流下淚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起被人見笑今見

賈珍苦苦的說心中已活了幾分却又眼看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好賣弄能幹（鳳姐總是好賣弄）今見賈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又見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說得如此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問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哥料理清了不過是裡面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的問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得有理便不出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大妹妹行禮等完了事我再到那府裡去謝說着便作揖下去鳳姐連忙還禮不迭賈珍便命人

取了寧国府對牌來命宝玉送與鳳姐說道妹妹愛怎麼就怎麼樣辦（珍哥[illegible]）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要好看爲上二則也同那府裡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珍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一聲兒要緊宝玉早向賈珍手裡接過對牌來强遞與鳳姐了又問妹妹還是住在這裡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我這裡好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倒安穩鳳姐笑說不用亦



边也離不得我倒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說也罷也罷然後又說了一回閒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道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回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厦來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無專管臨期推委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陞聞知裡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須要小心伺候，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息，不要把老臉（來陞、評。鳳姐二字。不差。）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眾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該得他來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呈文經榜紙劄，票上開着數目，眾人連忙讓坐

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旺抱着同來旺媳婦一路來至儀門，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冊簿，即時傳了來陞媳婦兼要家口花名冊查看，又限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府聽差，大概點了一點數目（能幹）單冊，問了來陞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至次日卯正二（自有時候）刻便過來了，那寧國府中婆子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與來陞媳婦分派，眾人執事不敢擅入，在窗外打聽，聽見鳳姐和來陞媳婦道，既託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裡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

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清白處治說罷便分付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叫進來看視一時看完又分付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內單管人客來往倒茶別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也不管別事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挂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也不管別事這四個人專在內茶房收管杯碟茶器若少了一件四人分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分賠這八個人單管收祭禮這八個單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人然後按我的

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桌椅古玩起至于痰盒撣帚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問這看守之人賠補來陞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打架拌嘴的立刻來回我你要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鐘表不論大小事皆有一定時刻橫竪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巳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二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

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偺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大爺自然賞你們的說罷又分付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雞毛撢子笤箒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物件開得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趂乱迷失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紊乱無頭緒一切偷安竊取等弊一槩都蠲了鳳姐自已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也過于悲哀

（連鋪叙不漏幾項來二句以見鳳姐之好處不能）

不大進飲食自已每日從那府中熬了各樣細粥精美小菜令人送來劝食賈珍也另外分付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內单與鳳姐鳳姐不畏勤勞天天按時刻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厦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羣便有客來往也不迎送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灯照亡参閻君拘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焰口拜水讖又有十二衆青年尼僧搭繡衣靸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知道今日人客不少寅正二便（慶夯點明卯正二刺是祭）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兩口奶子湯漱口已

畢正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衆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一對明角燈上寫榮國府三個大字來至寧府大門首門燈朗掛兩邊一色戳灯照如白晝白汪汪穿孝家人兩行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厮退去衆（鳳姐連日從寧府出其排塲光景此回補所見）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作者用意処）婦執着手把燈照着擁擁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着請安鳳姐緩步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院中多少小厮垂手侍立伺候燒紙鳳姐分付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大

哭于是裡外上下男女都接聲嚎哭一時賈珍尤氏令人劝止鳳姐方止住來旺媳婦倒茶嗽口畢鳳姐方起身別了族中諸人自入抱厦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俱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卽令傳來那人惶恐鳳姐冷笑道原來是你悞了你比他們有体面所以不聽我的話那人回道小的天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初次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在前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問王興媳婦來作什麽王興媳婦近前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着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令彩明念道大轎兩項小轎四項車四輛其

用大小絡子若干根、每根用珠兒線若干觔、鳳姐聽了、敎自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国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的、鳳姐命他們要了帖念過、聽了一共四件、(挖、不發、安遠人、極、其、你、成裝、腔之、態、令人)因指兩件道、這個開銷錯了、再算清了來領、說着將帖子擲下、(生厭)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因問你有什麼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子回道、就是方纔車轎圍做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一件、是爲宝玉外書房完竣支領

買紙料糊裱、(百忙中又有此等閒事參雜在內、竟其寔寔有、才也)鳳姐聽了、即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材家的繳清再發、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來遲了、後兒我也來遲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就難管別人了、不如開發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命帶出去打二十板子、衆人見鳳姐動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數打了、進來回覆、鳳姐又擲下寧府對牌、說與來陞、革他一月(辣、背)銀米、吩咐散了罷、衆人方各自辦事去了、那時被打之人(又捺、東一筆、風、姐、遲、才、拍、怨)亦含羞飲泣而去、彼時榮寧兩處領牌交牌人、往來不絕(極、安、些、等、女子、我、不、我見)鳳姐又一一開發了、於是寧府中人纔知鳳姐利害、自此各兢兢業業、不敢偷安、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宝玉因見人

衆恐秦鍾受了委曲、遂同他往鳳姐處坐坐、鳳姐正吃飯、見他們來了、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宝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边外頭吃的、還是那边吃的、宝玉道、同那些渾人吃什麽、原是那边我還同老太太吃了來的、說着一面歸坐、鳳姐飯畢、就有寧府一個媳婦來領牌、爲支取香燈、鳳姐笑道、我算着你今兒該來支取、想是忘了、要終久忘了、自然是你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去、一會兒又支牌、秦鍾因笑道、你們兩府裡都是這牌、倘別人私造一個、支了銀子去、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

王法了、宝玉因道、怎麽咱們家沒人來領牌子支東西、鳳姐道、他們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你們多早晚纔念夜書呢、宝玉道、巴不得今日就念纔好、只是他們不快給收拾出書房來、也是沒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宝玉道、你也不中用、他們該做到那裡的時候、自然有了、鳳姐道、就是他們做也得要東西、擱不住我不給对牌是难的、宝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說好姐姐、給他們牌好支東西去收拾、鳳姐道、我乏的身上生痛、還擱的住你這樣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裱紙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宝玉不信、鳳

那便叫彩明查冊子與寶玉看了、正鬧着人來回蘇州去的昭兒來了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麼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赶年底就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裡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着人不及細問賈璉

心中自是記掛待要回去奈事未了畢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令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包裹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裹交付昭兒又細細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時劝他少吃酒別勾引他認得混賬女人回來打折你的腿赶亂完了天已四更睡下不覺早又天明忙梳洗過寧府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又一一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備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及進城竟

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一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接靈人口鳳姐見日期在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已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稟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啓帖症源藥案各事冗雜亦難盡述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得鳳姐茶飯無心坐卧不寧剛到了寧府榮府

的人跟着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又跟着鳳姐雖然如此之忙只因素性好勝惟恐落人褒貶故費盡精神籌畫得十分整齊於是合族中上下無不稱歎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等伴宿尤氏猶卧於內室一切張羅款待獨是鳳姐一人周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也有羞口羞腳的也有不慣見人的也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大雅言語典則因此也不把眾人放在眼裡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至天明吉時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誥封一

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宜人之靈柩（又特書龍禁尉）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新做出來的一色光彩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摔喪駕靈十分哀苦（引一事也）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得來、這六家與榮寧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鯤、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也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上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棚是東平王府的祭、第二棚是南安郡王的祭、第三棚是西寧郡王的祭、第四棚便是北靜郡王的祭、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最高、及今子孫猶襲

王爵現今北靜王世榮年未弱冠生得美秀異常情性謙和近今寧國府冢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有相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一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旁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喧譁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等報與賈珍賈珍急命前面札駐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世榮在轎內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并不自大賈珍道大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蔭生輩何以克當世榮笑道世交至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旁還禮復親身來謝恩世榮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玉而誕者久欲得一見爲快今日一定在此何不請來賈政忙退下命寶玉更衣領他前來謁見那寶玉素聞得世榮是個賢王且才貌俱全風流跌宕不爲官俗國体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不克如願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瞥見那世榮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不知近前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極易盛時光影)

紅樓夢第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世榮頭上戴着淨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如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參見世榮忙從轎內伸手挽住見寶玉戴着束髮銀冠勒着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北榮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問啣的那寶貝在那裏寶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出遞與世榮世榮細細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世榮一面極口稱奇一面理順綵絲親自與寶玉帶上又携手問寶玉幾歲現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世榮見他語言清朗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清于老鳳聲未可量也賈政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禎果如所言亦蔭生輩之幸矣世榮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此資質想老太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溺愛溺愛則未免荒失了學業昔小王曾蹈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多蒙海內衆名士凡至都

者未有不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〻會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道是世榮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卒無敬賀之物此係聖上所賜蕶苓香念珠一串權為賀敬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了于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輿世榮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人也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輀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人掩樂停音將殯過完方讓世榮過去不在話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又有賈赦賈

政賈珍等諸同寅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因記掛著寶玉之他在郊外縱性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惟恐有閃失因此命小厮來喚他寶玉只得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同女孩兒一般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咱們姐兒兩個同車豈不好麼寶玉聽說便下了馬爬上鳳姐車內二人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那邊兩騎馬直奔鳳姐車下馬扶車回道這裡有下處奶奶請歇歇更衣鳳姐命

請王那二夫人示下那二人回說太太們說不歇了叫奶奶自便鳳姐便命歇歇再走小厮帶着轅馬岔人人羣往北而來宝玉在車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着馬隨他父親的轎忽見宝玉的小厮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鍾遠看着宝玉所騎的馬搭着鞍籠隨着鳳姐的車往北而去便知宝玉同鳳姐一車自己也帶馬赶上來同入一庄門內那庄農人家無多房舍婦女無處廻避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宝玉秦鍾的人品衣服幾疑天人下降鳳姐進入茅屋先命宝玉等出去頑頑宝玉會意因同秦鍾帶了小厮們各處遊玩凡庄家動用之物俱不會見過的宝玉

見了都以為奇不知何名何用小厮中有知道的一一告訴了名目並其用處宝玉聽了因點頭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鄉人見宝玉事事驚奇天人宝玉見庄家動用物物多奇富貴貧賤易地皆然）一面說一面又到一間房內見炕上有個紡車越發以為稀奇小厮們又告以紡紗織布之用宝玉便上炕搖轉作耍只見一個村妝丫頭約有十七八歲走來說道別弄壞了衆小厮忙喝住了宝玉也住了手說道我因不會見過所以試一試頑兒那丫頭道你們不會我轉給你瞧秦鍾暗拉宝玉道此卿大有意趣宝玉推他道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那丫頭紡起紗來果然好看忽聽那边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

過來那丫頭去了繞車一徑去了寶玉悵然無趣只見鳳
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了衣服問他
換不換寶玉道不換也就罷了僕婦們端上茶食菓品來
又倒上香茶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
上車外面旺兒預備賞封賞了那庄戶人家那庄婦人等
來謝賞寶玉留心看時並不見紡紗之女走不多遠却見
這二丫頭懷裡抱了個小孩子想是他的兄弟同着幾個
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寶玉情不自禁然身在車上只得以（寶玉戀〻多情）
目相送一時電捲風馳回頭已無蹤跡了說笑間忽已趕
上大殯早又前面法鼓金鐃幢幡寶蓋鐵檻寺中僧衆已

列路旁少時到了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內殿
偏室之中寶珠安在寢室爲伴外面賈珍欵待一應親方
也有擾飯的也有就告辭的一一謝過了從公侯伯子男
一起一起的散至未末方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是鳳姐
陪伴接待先從誥命散起也到晌午方散完了只有幾個
近親本族等做過三日道場方去呢那時邢王二夫人知
鳳姐必不能回家便要進城王夫人要帶了寶玉同去寶
玉乍到郊外那裡肯同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只得
交與鳳姐而去原來這鐵檻寺是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的
現今還有香火地畝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停靈其中

內外兩宅俱是預備妥貼的好為送殯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後人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情性參商有那家裡雖妥分的便住在這裡了有那有錢勢尚排場的只說這裡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菴尋個下處為事畢宴退之所即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榻獨鳳姐嫌不方便因遣人來和饅頭菴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做下處原來這饅頭菴就是水月寺因他廟裡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渾號離鐵檻寺不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着女親自己便辭了衆人帶了宝玉秦

鍾往水月菴來原來秦業年邁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鍾等待安靈罷那秦鍾只跟着鳳姐宝玉一時到了水月菴淨虛帶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至淨室更衣洗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裡去淨虛道可是這幾日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裡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裡叫請幾個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請奶奶的安不言老尼陪着鳳姐且說宝玉秦鍾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宝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鍾說理那東西作什麼宝

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房裡一個人沒有你摟着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秦鍾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寶玉道有沒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住他倒碗茶來我吃就丟開手秦鍾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必要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倒的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秦鍾只得說道能見倒碗茶來那能見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常與寶玉秦鍾頑笑如今長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智能走去倒了茶來秦鍾笑說給我寶玉又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爭難道我手上有蜜寶玉先搶得了喝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菓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菓他兩個那裡吃這些東西略坐一坐仍出來頑耍鳳姐也略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小婢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有一事要到府裡求太太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問何事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善才庵內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廟裡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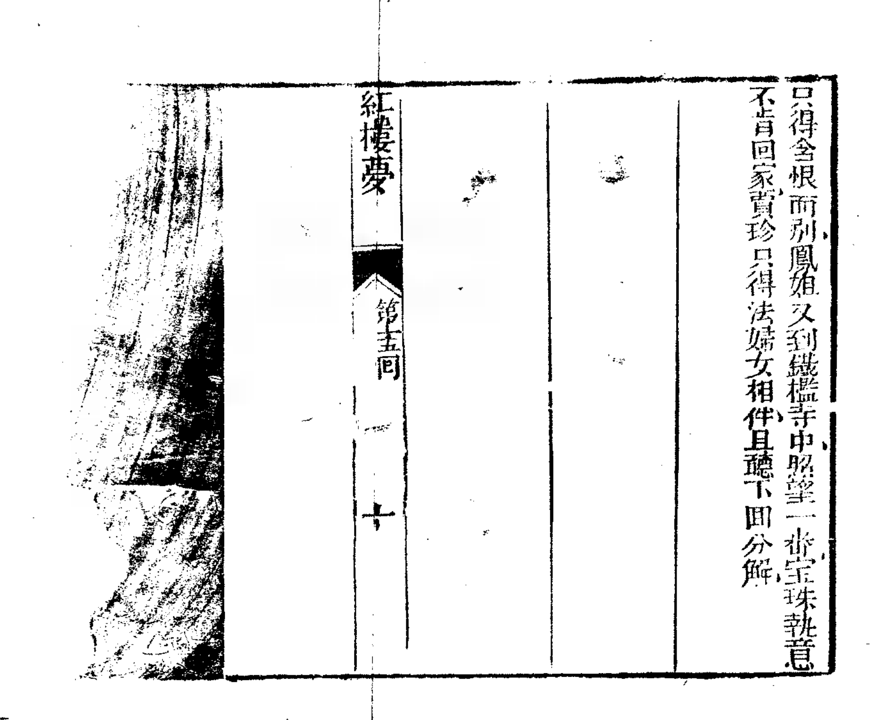
李衙內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難不料守備家一知此信也不問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幾家人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官司告狀起來那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來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相契可以求太太與老爺說聲發一封書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声不怕他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順也都情願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張了鳳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說只是張家也知我來求府裡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禮倒像府裡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兩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之不勝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縴的圖銀子這三千兩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的小厮

們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便是三
萬兩我此刻還拿的出來、老尼忙答應道、既如此奶奶明
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得那一處少了我、
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跟
前就忙的不知怎麼樣、若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勾
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見奶奶大
小事都妥貼、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誰想秦
鐘趂黑晚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
那裡洗茶碗、秦鐘便摟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脚說做什麼、
就要叫喚、秦鐘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日再不依我、我

就死在這裡、智能道、你想怎麼樣、除非等我出這牢坑離
了這些人、纔好呢、秦鐘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
火、說着、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
起來、那智能百般掙揣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
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出聲、他二人
唬得魂飛魄喪、倒是那人嗤的一聲笑了、方知是宝玉、秦
鐘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算什麼、宝玉道、你倒不依、咱們就
叫喊起來、羞得智能趂暗中跑了、宝玉拉了秦鐘出來道、
你可還和我强、秦鐘笑道、好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你
要怎樣、我都依你、宝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

下。再。細。細。的。領。服。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裡間，秦鍾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命人拿來塞在自己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鍾算何賬目，未見真切，此係疑案，不敢纂創。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裡肯回去，又有秦鍾戀着智能，挑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些小事未安排，可以措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了淨虛的那件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因有此三益，便

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裡逛，少不得越發辛苦了，明日是一定要走的了。寶玉听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日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之遙，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見賈府之情，這些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不在話下。說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裡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



只得含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執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法婦女相伴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且說秦鐘寶玉二人跟着鳳姐自鐵檻寺照應一番坐車進城到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到自已房中一夜無話至次日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了與秦鐘讀夜書偏生那秦鐘秉賦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綣綣未免失于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只在家中調養不能上學寶玉便掃了興然亦無法（以[illegible]文）只得候他病痊再議了那鳳姐却已得了雲（鳳姐貪而有才）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

聲受了前聘之物誰知愛勢貪財之父母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退了前夫另許李門他便一條汗巾悄悄的尋了個自盡那守備之子聞知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情種遂投河而死可憐張李二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却安享了三千兩（[illegible]亦貴門之不幸也）王夫人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膽識愈壯以後所作所為諸如此類不可勝數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報道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特來降旨唬的賈赦賈政一干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啟中門接跪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又有

許多跟從的內監那夏太監也不曾負詔捧敕直至正廳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奉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吃茶便乘馬去了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兆頭只得即忙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心俱懍懍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率領太太等進宮謝恩等語那時賈母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竚候邢王二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聚在一處打聽信息賈母又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

○叙詞有次第

臨莊門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槩不知後來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偺們家的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驚喜非凶而確有此七字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安一時皆喜見于面于是都按品大粧起來賈母率領邢王二夫人并尤氏一共四乘大轎魚貫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前往于是寧榮兩處上下內外人等莫不欣喜獨有寳玉置若罔聞你道什麽緣故原來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入城來找秦鍾不意被秦業知覺將智能逐去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已氣的老病發了三

五日光景嗚呼哀哉了秦鍾本自怯弱又帶病未痊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又添了許多病症因此宝玉心中悵悵不樂雖有元春晉封之事那解得他愁悶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府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獃了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了宝玉聽了方略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引見皆由王子騰累上荐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諸事

停妥賈璉此番進京若按站而走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宝玉只問了黛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好容易盼到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集未免大哭一場又致慰慶之詞宝玉心中忖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着打掃臥室安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與宝釵迎春宝玉等宝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鶺鴒香串珍重取出來轉送黛玉黛玉說什麽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這東西遂擲而不取宝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且說賈璉自回家見過衆人回至房

件正值鳳姐事繁無片刻閒空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的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撣塵不知可賜光謬領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衆丫鬟參見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辛苦鳳姐道我那裡管得這些事來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作針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裡就慈悲了況且又沒經過大事膽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連覺也睡不着了我苦辭過幾

回太太又不許倒說我圖受用不肯學習除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偺們家所有的這些官家奶奶那一個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抱怨坐山看虎鬭借刀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況且我年紀輕不壓人怨不得不放我在眼裡更可笑那府裡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請我幫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做情允了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抱怨後悔呢你明兒

見了他好反摘補摘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
（斥言詞俱是白描有力）
叫大爺錯愛了他說着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
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了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
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我方纔
見姨媽去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得好
齊整模樣我疑惑咱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問姨媽方知是
上京買來的那小丫頭名叫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作了
房裡人開了臉越發出跳的標緻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
了他鳳姐道噯往蘇杭走了一躺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
還是這樣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值什麼我拿平兒去

（開口便妬）
換了他來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裡瞧着鍋裡的這
一年來的光景他為香菱兒不能到手和姨媽打了多少
饑荒那姨娘看着香菱模樣兒好還是小事其為人行事
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
還跟不上他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與他做了
妾過了沒半月也看的沒事人一大堆了我倒心裡可惜
他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
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
有什麼事巴巴兒的打發香菱來平兒道那裡來的香菱
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兒奶奶你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成

舅也沒了、說着又走至鳳姐身邊、悄々說道、奶々的、那利銀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偏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裡撞見、不然他走了來回奶々二爺少不得要知道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裡的、還要撈出來花呢、知道奶々有了体己、他還不大着膽子花麽、所以我趕着接過來、說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々偏聽見了、我故此當着二爺面前只說香菱兒來了、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姨娘知道你二爺來了、忽刺巴的反打發個房裡人來了、原來你這蹄子鬧鬼、說着賈璉已進來了、鳳姐命擺上酒饌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興、只陪侍着賈璉

的乳母趙嬤々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嬤々執意不肯、平兒等早于炕沿設一杌、又有小脚踏、趙嬤々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上自吃、鳳姐又道、媽々很嚼不動那個、沒的到咯了他的牙、因問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很爛、正好給媽々吃、你怎麽不拿了去、趕着叫他們熱來、又道、媽々你嚐一嚐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趙嬤々道、我喝呢、奶々也喝一鍾、怕什麽、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來倒也不為酒飯、倒有一件正經事、奶々好歹記在心裡、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裡說的好、到了跟前就

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跐牙兒的我還再三的求了你幾遍你答應的倒好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裡用不着人所以倒是來和奶奶說是正經靠着我們爺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的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還有什麼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強你疼顧照着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是外人你

却看着是內人一樣呢說着滿屋裡人都笑了趙嬤々也笑的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裡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賬緣故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纔慈軟呢他在偺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嬤々道奶奶說的太有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赸笑道你們別胡說了快盛飯來吃還要往珍大爺那边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悞了正事纔剛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為省親的事鳳姐忙問道省親的事竟准了

賈璉笑道雖不十分准也有八九分了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呢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趙嬤嬤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麽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麽個緣故賈璉道如今當今体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在貴賤上分的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豈有不思想之理且父母在家思想女兒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啟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省視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体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諭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關國体儀制母女尚未能愜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者不妨啟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盡骨肉私情共享天倫之樂事此旨下了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妃的父親已在家裡動了工修蓋省親的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非有八九分了趙嬤嬤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起咱們家也要

預備接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以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趙嬤嬤道嗳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都來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

是我們家的趙嬤嬤道（追述從前之鬧熱作之往襯正好反呼下半部之冷落也）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嗳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們大爺說也是這樣的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樣富貴呢趙嬤嬤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與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正說着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完了

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吃了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厮們回東府裡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着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說什麽話鳳姐因亦止步只聽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借着東府裡花園起至西北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明日就得叔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說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主意纔省事蓋造也容易若採置別的地方去那更費事且

倒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話賈蓉忙應幾個是賈薔又近前回說下姑蘇請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來管家兩個兒子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薔打諒了打諒笑道你能彀在行麽這個事雖不甚大裡頭却有藏掖的賈薔笑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蓉在身傍燈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大爺比偺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

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吃過猪肉也看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難道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呢依我說很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要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道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薔道剛纔也議到這裡賴爺爺說竟不用從京裡帶銀子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兩剩二萬兩存着等置辦彩燈花燭並各色簾櫳帳幔的使用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薔道既這樣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個便宜了你呢賈薔

忙陪笑道正要和嬸娘討兩個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嬤嬤彼時趙嬤嬤已聽呆了平兒忙笑推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梁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跟出來悄悄的向鳳姐道嬸娘要什麼東西吩咐了開個賬兒給我兄弟帶去按賬置辦了來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撂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着一徑去了這里賈薔也是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學着辦事倒先學會了這把戲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裡說畢

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賈璉乏了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待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來合同老管事人等并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參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全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寧府會芳園墻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已盡拆去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聯絡會芳園本是從北墻角

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樹木石雖不敷用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許多財力縱有不敷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胡老名公號山子野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于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堆山鑿池起樓豎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又有山子野制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臥有芥豆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畧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

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自是暢快無奈秦鍾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實懸心不能快樂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了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烟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做什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還明明白白怎麼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剛纔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轉身回明賈母

賈母吩咐派妥當人跟去到那里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耽擱了寶玉忙出來更衣到外边車猶未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隨來至秦家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至內室唬的秦鍾的兩個遠房嬸母並幾個弟兄都藏之不迭此時秦鍾已發過兩三次昏了已易簀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声李貴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鍾面如白蠟合目呼吸轉展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哥寶玉來了連叫了兩三

声秦鍾不採宝玉又叫道宝玉來了那秦鍾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鍾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掛着智能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鍾道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關碍處正鬧着那秦鍾魂魄忽聽見宝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畧慈悲讓我回去和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了衆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

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国公孫子小名宝玉的都判官聽了先就唬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等的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衆鬼見都判如此也皆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火炮原來見不得宝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亦無益于我們畢竟秦鍾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話說秦鍾既死寶玉痛哭不止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還帶餘哀賈母帮了幾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弔祭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别無記述只有寶玉日日感悼思念不已然亦無可如何了又不知過了幾時纔罷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的（如此）賈政聽了沉思一會（世家子弟不能執筆者）說道這匾對倒是一件難事論禮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覩其景

亦難懸擬若直待貴妃遊幸時再請題若大景致若干亭榭無字標題任是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主意各處匾對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來暫且做出燈匾聯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聽了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便用若不妥再將雨村請來令他再擬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于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踈

了縱擬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使花柳園亭因而減色轉沒意思眾清客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舉所長優則存之劣則删之未為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說着起身引眾人前往賈珍先去園中知會眾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鐘憂傷不已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中來戲耍此時一繞進去忽見賈珍來了向他笑道你還不快出去一會子老爺來了寶玉聽了帶着奶娘小廝們一溜烟就出園來方轉過灣頂頭撞見賈政引着衆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傍站了賈政近因聞得塾師稱讚他能對對雖不喜讀書偏有

些歪才所以此時使命他跟入園中意欲試他一試寶玉未知何意只得隨往剛至園門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旁邊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閉了我們先瞧外面再進去賈珍命人將門關上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銅瓦泥鰍脊那門欄窗槅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羣墻下面白石臺階鑿成西番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墻下面虎皮石隨意亂砌自成紋理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一帶翠嶂擋在面前衆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

大存却繫焉能想到這裡說罷往前一望見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似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斑駁或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逕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逕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走進山口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眾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的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來眾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故此只將些俗套來敷演寶玉亦知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

擬來寶玉道嘗聞古人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况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莫如直書古人曲逕通幽這舊句在上到也大方眾人聽了讚道是極妙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當過獎他他年小的人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說着進人石洞來只見佳木蘢葱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寫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拗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青溪寫玉石磴穿雲白石為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啣吐橋上有亭賈

政與諸人到亭內坐了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罷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為稱依我拙裁歐陽公句瀉于兩峯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髯尋思因叫寶玉也擬一個來寶玉回道老爺方纔所說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也用瀉字似乎不妥況此處既為省親別墅亦當依應制之體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求再擬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何如方才眾人編新你說不如述古如

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寶玉道用瀉玉二字則不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髯點頭不語眾人都忙迎合稱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付七言對來寶玉四顧一望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一脈香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眾人又稱讚個不已于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觀覽忽抬頭見前面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眾人都道好個所在于是大家進入只見進門便是曲折遊廊堦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裏面都是合着地步

打的床几椅案從裡間房裡又有一小門出去却是後園有大株梨花並芭蕉又有兩門小小退步後院墻下忽開一隙得泉一派開溝僅尺許灌入墻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好只是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也不枉虛生一世說着便看着寶玉唬的寶玉忙垂了頭衆人忙用閒話解說又二客說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一個道是睢園遺跡賈政道也俗賈珍在旁說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可見就是個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

忙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爲亂道先說出議論來方許你做方纔衆人說的可有使得的否寶玉見問便答道都似不妥賈政冷笑道怎麽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所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做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衆人都閧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閒烟尚綠　幽窗棋罷指猶涼

賈政搖頭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方欲走時忽想起

一事來問賈珍道這些院落屋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麼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準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叫人去喚賈璉一時來了賈政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幾種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桶內取出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摺略節來看了一看回道妝蟒繡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紬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

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俱得了外有猩猩毡簾二百掛湘妃竹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二百掛黑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桌圍床裙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說一面走着忽見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墻墻上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枝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裏面數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賈政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雖

係人力穿鑿而入目動心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去忽見籬門外路傍有一石亦為留題之所衆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許多生色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云方纔世兄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以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為妙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好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做一個來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不必華麗用竹竿挑在樹梢頭賈珍應了又回道此處竟不必養別的雀鳥只養些鵝鴨雞之類纔相稱

賈政與衆人都說妙極賈政又向衆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村名直待請名方可衆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却見何字樣好大家想想寶玉却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且題以杏帘在望四字衆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思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唐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用稻香村的妙衆人聽了越發同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舊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說也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

認真了，說着引衆人步入茆堂，裏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却瞅寶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為佳，那裏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嘗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獃痴不改，忽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天然反不明白，天然者，天之自成，而非人力之所為也，寶玉道却又來，此處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遠無隣村

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脉，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寶玉自是可人）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其地，非其山而強為其山，即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扠出去，纔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浣葛處，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道，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

園入薔薇院傍到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於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眾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眾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眾人笑道不然（此非清客）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有見非飾疏者）寶玉道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漵四字賈政聽了道更是胡說於是賈政進了港洞又問賈珍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座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罷在前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

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蔽日真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度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子無味的很因而走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裏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腳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堦或如翠帶飄颻或如金繩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氣馥非凡花之可比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

衆人認識有的說是薛荔藤蘿、賈政道薛荔藤蘿那得有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衆草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金葛、那一種是金䔲草、這一種是玉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青芷、想來那離騷文選所有的那些異草、有叫作什麼藿蒳薑蕁的、也有叫做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什麼石帆水松扶留等樣的、見於左太沖吳都賦、又有叫做什麼綠荑的、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連、見於蜀都賦、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唬的寶玉倒退、不敢再

政老古板而無趣全無父子天性

說、賈政因見兩邊俱是抄手游廊、便順着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賈政歎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香矣、此造却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莫若蘭風蕙露則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云何、一人道我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詩蘼蕪滿手泣斜陽句、衆人云頹喪頹喪、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鬚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宝玉在傍不敢作聲因喝道怎麽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宝玉聽了回道此處並没有什麽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這樣着迹說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宝玉道如此說則匾上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豆蔻詩猶艷　睡足荼蘼夢也香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爲奇衆人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黃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

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尤覺幽雅活動賈政笑道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走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峩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尚節儉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爲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在那裡見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賈政又命他

題呀宝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逼難逼進着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道罷了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題不來定不饒你這是第一要緊處所要好生作來說着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兩村處還人回話賈政笑道此数處不能遊了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也可畧觀大槩說着引客行來至一大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河便是通外河

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宝玉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即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於（政老不乃而無天好）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為垣或編花為門或山下得優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厦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因半日未嘗歇息腿酸脚軟忽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賈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說着一徑引入繞着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週垂賈政與衆人進了門兩邊盡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那一邊是一株西府海棠其势若傘絲垂金縷葩吐丹砂衆

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從沒見過這樣好的賈政道這叫做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出女兒國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經之說耳衆人道畢竟此花不同女國之說想亦有之寶玉云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紅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閨閣風度故以女兒命名世人以訛傳訛都未免認真了衆人都說領教妙解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賈政因道想幾個什麽新鮮字來題一客道蕉鶴二字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又說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畜紅綠二字在內若

說一樣遺漏一樣便不足取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美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說着引人進入房內只見其中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玉的一槅一槅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槅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璧眞是花團錦簇玲瓏剔透倏爾五色紗糊竟係小窗倏爾彩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墻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

的槽子如琴劔懸瓶之類俱懸於壁却都是与壁相平的衆人都讚好精緻難爲怎麽做的原來賈政走了進來未到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也有窗暫隔及到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又有窗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起人與自己形相一樣却是一架玻璃鏡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此門出去便是後院出了後院到比先近了引着賈政及衆人轉了兩層紗厨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轉過花障則見青溪前阻衆人咤異這水又從何而來賈珍遥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

山坳裡引到那村庄裡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裡仍舊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迷了路賈珍笑道隨我來乃在前導引衆人隨着由山脚下一轉便是平坦大路豁然大門現于面前衆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奪巧至于此極於是大家出來那寶玉一心只記掛着裡邊姊妹們又不見賈政吩咐只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來道你還不去恐老太太記念你難道還逛不足麽寶玉方退下出來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小厮上來抱住說道今日虧了老爺喜歡方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幾次我們

回說老爺喜歡若不然老太太叫你進去了就不得成才了人人都說你纔那些詩比衆人都強今兒得了彩頭該賞我們了寶玉笑道每人一吊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着一個個都上來解荷包解扇袋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個個圍繞着送至賈母門前那時賈母正等着他見他來了知道不曾難為他心中自是歡喜少時襲人倒了茶來見身邊佩物一件不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林黛玉聽說走過來一瞧果然一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黛玉不呆亦知）不能彀了說畢生氣回房將前日寶玉囑付他做而未完之香袋拿起剪子來就鉸寶玉見他生氣便忙趕過來早已剪破了寶玉曾見過這香袋雖未完工却也十分精巧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領解了從裡面衣襟上將所繫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道你瞧瞧這是什麽東西我可曾把你的東西給人林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裡面可知是怕人那去之意（对痴男然是可人）自此又自悔莽撞剪了香袋低着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你又懶怠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如何說着擲向他懷中而去黛玉越發氣得哭了拿起荷包又剪寶玉

林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伯罷黛玉將剪子一摔拭（女孩兒）
淚說道你不用合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撂開手說（嬌痴情景）
着賭氣上床面向裡倒下拭淚禁不住宝玉上來妹妹長
妹妹短賠不是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宝玉衆人回說在林
姑娘房裡賈母聽說道好好讓他姊妹們一處頑頑罷（世家子弟嬌養慣了作如此）
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罷只別叫他
們拌嘴衆人答應着黛玉被宝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你
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宝玉笑
道你到那裡我跟到那裡一面仍拿荷包來帶上着黛玉
伸手搶道你說不要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說

看嗤的一聲笑了宝玉道好妹妹明兒另替我做個香袋
兒罷黛玉道那也瞧我的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
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宝釵亦在那裡此時王夫
人那邊熱鬧非常原來賈薔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
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
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另行修理了就
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舊曾學過歌唱的衆
女人們如今皆是皤然老嫗着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薔
總理其日用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
賬目又有林之孝來回採訪聘買得十二個小尼姑小道

姑都到了連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又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自幼多病買了許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這姑娘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十八歲取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嬤嬤一個小丫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典也極熟模樣又極好因聽說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年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着他師父精演先天神數於去冬圓寂了遺文說他不宜回鄉在此靜候自有結果所以未曾扶靈回去王夫人便道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之孝家的回道

若請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道他既是宦家小姐自然要傲些就下個請帖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出去叫書啟相公寫個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話說彼時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庫收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王夫人並上房丫鬟等皆不得空閒寶釵說咱們別在這裡礙手礙腳說着同寶玉等往迎春房中來王夫人日日忙亂直到十月裡纔全備了監督都交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俱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自仙鶴鹿兔以及雞鵝等俱買全交於園中各處飼養賈薔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來一班小尼姑道姑也都學會念經佛咒於是賈政方畧心

安意暢又請賈母等到園中色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些微不當之處賈政纔敢題本本上之日奉旨於明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貴妃省親賈府奉了此旨一發日夜不閒連年亦不曾好生過的轉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帶了許多小太監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出入何處進膳何處啟事種種儀注外面又有工部官員并五城兵馬司打掃街道攆逐閒人賈赦等監督匠人扎花燈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

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大裝大觀園內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生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靜悄無人咳嗽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用圍幙擋嚴正等的不奈煩忽然一個太監騎匹馬來了賈政接着問其消息太監云早多着哩未初用晚膳未正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樣老太太與太太且請回房等候了時候再來也不為晚於是賈母等且自便去了園中憑鳳姐照料命執事人等帶領太監們去吃酒飯一面傳人挑進蠟燭各

處點起燈來忽聽外面馬炮之聲不一有十來個太監喘吁吁跑來拍手見（寂來甚有光景）這些太監都會意知道是來了各按方向站立賈赦領族子弟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兩個太監騎馬緩緩而行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幙之外便面西站立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翣雉羽宮扇又有銷金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着香巾繡帕漱盂拂塵等物（[illegible]有情景非[illegible]設擬者）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頂金黃繡鳳版輿緩

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跪下早有太監過來扶起賈母等那鑾輿抬入大門儀門往東一所院落門前有太監跪請下輿更衣於是抬入門太監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元春下輿只見苑內各色花燈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燈寫着體仁沐德四個字元春入室更衣出復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影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声喧說不盡這太平景象富貴風流却說賈妃在轎內看了此園內外光景因點頭歎道太奢華過費了忽又見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下輿登舟只見清流一帶勢若游龍兩边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如

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却用各色細綾紙絹及通草為花粘於枝上每一株懸燈萬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亦皆係螺蚌羽毛做就的諸燈上下爭輝真是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船上又有各種盆景燈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燈明現着蓼汀花溆四字看官聽說這蓼汀花溆四字及有鳳來儀等字皆係上回賈政偶試宝玉之才何至便認真用了想賈府世代詩書自有一二名手題詠豈似暴發之家竟以小兒語搪塞了事呢只緣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宝玉賈妃乃長姊宝玉為幼弟賈

妃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獨愛憐之且同侍賈母刻未相離那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口傳授教了幾本書識了數千字在腹中雖爲姊弟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兄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眷念之心刻刻不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讚他儘有才情故于遊園時聊一試之雖非名公大筆却是本家風味且使賈妃見之知愛弟所爲亦不負其平日切望之意因此故將寶玉所題用了那日未題完之處後來又補題了許多且說賈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舟

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即刻換了彼時舟臨內岸去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峨石牌坊上天仙寶境四大字賈妃命換了省親別墅四字于是進入行宮只見庭燎繞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賈妃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啓道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不語禮儀太監請升坐受禮兩階樂起二太監引賈赦賈政等於月臺下排班上殿昭容（儀注。昭容、彩嬪、有情景）傳諭曰免乃退出又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升月臺上排班昭容再諭曰免於是亦退茶

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室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之賈妃垂淚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皆有許多話俱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俱在旁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不笑反倒哭個不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能一見呢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邢夫人忙上來勸解賈母等讓賈妃歸坐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

府執事人等在外廳行禮其媳婦丫鬟行禮畢賈妃歎道許多親眷可惜都不能見面王夫人啟道現有外親薛王氏及寶釵黛玉在外候旨外眷無職不敢擅入賈妃即請來相見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命免過上前各叙闊別又有賈妃原帶進宮的丫鬟抱琴等叩見賈母連忙扶起命人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寧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人款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叙些久別情景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于內行叅等事又向其父說道田舍之家虀鹽布帛得遂天倫之樂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

賈政亦含淚啟道臣草莽寒門鳩羣鴉屬之中豈意得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体天地生生之大德晉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豈能報效於萬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伏願我君萬歲千秋乃天下蒼生之福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爲念更祈自加珍愛惟勤慎肅恭以侍上庶不負上眷顧隆恩也賈妃亦囑以國事宜勤暇時保養切勿記念賈政又啟園中所有亭臺軒館皆係宝玉所題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請即賜名爲幸元妃聽了宝玉能題便含笑說道果進益了賈政退出賈妃因問宝玉因何不見賈母乃啟道無職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引進來小太監引宝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命他近前携手攬于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長了好些一話未終淚如雨下尤氏鳳姐等上來啟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起身命宝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之中諸般羅列進園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不一一樁樁點綴新奇賈妃極加奬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了此皆過分既而來至正殿諭免禮歸坐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捧羮把

素元妃乃命筆硯伺候親拂羅箋擇其喜者賜名題其園之總名曰大觀園（元妃遁徵）

正殿匾額云

顧恩思義

對聯云

天地啟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又改題

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

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賜名怡紅院

蘅芷清芬賜名蘅蕪院

杏帘在望賜名浣葛山莊（賜名[illegible][illegible]）

正樓曰大觀樓

東面飛樓曰綴錦閣

西面斜樓曰含芳閣

更有蓼風軒　藕香榭　紫菱洲　荇葉渚等名又有四字匾額如梨花春雨　桐剪秋風　荻蘆夜雪等名不可勝紀

文命舊有匾聯不可摘去于是先題一絕句云

啣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姊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妹等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才發揮不可為我微才所縛且知寶玉竟能題咏一發可喜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浣葛山莊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下來自去構思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難與薛林爭衡只得勉強隨衆塞責而已李紈也勉強湊成一律賈妃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　匾額　　迎春

園成景物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境游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　匾額　　探春

名園築就勢巍巍奉命多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盡果然萬物有光輝

文章造化　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

裡景奪文章造化功

文采風流匾額　　李紈

秀水明山抱復回風流文采勝蓬萊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瑤臺名園一自邀遊賞未許凡人到此來

凝暉鍾瑞匾額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應隆歸省時睿藻仙才瞻仰處自慚何敢再為辭

世外仙源匾額　　林黛玉

宸遊增悅豫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氣象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姊妹所及原來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不想賈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違諭多做只胡亂做一首五言律應命罷了彼時寶玉尚未做完纔做了瀟湘館與蘅蕪苑兩首正做怡紅院一首起稿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便趁衆人不理論推他道貴人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纔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又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分馳了況且蕉葉之典

改顔多再想一個改了罷宝玉見宝釵如此說便拭汗說道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麽典故出處來宝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宝玉道綠蠟可有出處宝釵悄悄的咂嘴點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朝韓翃詠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蠟乾都忘了麽宝玉聽了不覺洞開心意笑道該死眼前現成之句一時竟想不到姐姐真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只叫你師傅再不叫姐姐了宝釵亦悄悄的笑道還不快做上去只姐姐妹妹的誰是你姐姐那上頭穿黃袍的纔是你姐姐呢一面說笑因怕他躭延

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宝玉續成了此首共有三首此時黛玉未得展才心上不快因見宝玉搆思太苦走至案旁知宝玉只少杏帘在望一首因叫他抄錄前三首却自已吟成一律寫在紙条上搓成個團子擲向宝玉跟前宝玉打開一看覺比自已做的三首高得十倍遂忙恭楷謄完呈上賈妃看是

有鳳來儀　宝玉

秀玉初成寔堪宜待鳳凰竿竿青欲滴個個綠生凉
迸砌防階水穿簾碍鼎香莫摇分碎影好夢正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靜苑、蘿薜助芬芳、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輕烟迷曲徑、冷翠濕衣裳、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綠蠟春猶捲、紅粧夜未眠、憑欄垂絳袖、倚石護青烟、對立東風裡、主人應解憐、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莊、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四首之冠、遂將浣葛山莊改為稻香村、又命探春將方纔十數首詩另以錦箋謄出、令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酪金膾等物賜與宝玉並賈蘭、此時賈蘭尚幼、未諳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而已、那時賈薔帶領一班女戲子在樓下正等得不耐煩、只見一個太監飛跑下來說、做完了詩了、快拿戲目來、賈薔忙將戲目呈上、並十二個人的花名冊子、少時點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 第二齣乞巧、

第三齣仙緣、 第四齣離魂、

賈薔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有裂石之音、舞有天魔

之態雖是粧演的形容却做盡悲歡情狀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點之屬進來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連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做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做遊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為此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從定要做相約相罵二齣賈薔扭他不過只得依他做了賈妃甚喜命莫難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疋宮緞兩個荷包并金銀錁子食物之類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遊玩忽見山環佛寺忙盥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又額外加恩與一

班優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啟賜物俱齊請驗按例行賞乃呈上略節賈妃從頭看了無話即命照此而行太監下來一一發放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紬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十錠吉慶有餘銀錁十錠邢夫人等二分只減了如意拐珠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宝墨二匣金銀盞各二隻表礼按前宝釵黛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宝硯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錁二對宝玉亦同賈蘭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錁二對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錁四錠表礼四端另有表礼二十四端清

錢一千串是賞與賈母王夫人及各姊妹房中奶娘衆丫鬟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一端金銀錁一對其餘彩緞百疋白銀千兩御酒數瓶是賜東西兩府及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又有清錢五百串月賜厨役優伶百戲雜行人等的衆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啟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淚來却又勉强笑着拉了賈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再四叮嚀不須記掛好生保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見面儘容易的何必過悲倘明歲天恩仍許歸省不可如此奢華糜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

言了賈妃雖不忍別奈皇家規矩違錯不得的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裡諸人好容易將賈母勸住及王夫人攙扶出園去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八回終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閒躲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掙著與無事的人一樣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最閒暇的偏這一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

間纔得回來因此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骰子趕圍棋作戲正在房內頑得沒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裡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已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內中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上個個都讚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

一坐便走往各處閒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并丫頭姬妾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謎行令百般作樂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裡边去了也不理論至于跟宝玉的小厮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宝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偷空也有會賭錢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或賭或飲都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都鑽進戲房裡瞧熱鬧去了宝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素日這裡有個小書房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裡自然無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

去望慰他一回想着便往那廂來剛到窓前聞得房內呻吟之声宝玉倒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膽子舔破窓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進門去將那兩個唬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宝玉忙跪下哀求宝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標緻倒白淨些微亦有動人心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宝玉跺脚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的去了宝玉又趕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得茗烟在後叫

祖宗道是分明告訴人了宝玉因問那了頭十幾歲了茗烟道大約不過十六七歲了宝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別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宝玉只是[illegible]）又問名字叫什麽茗烟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正新鮮奇文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個夢夢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的卍字花樣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萬兒宝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說着沉思一會茗烟因問二爺為何不看這樣的好戲宝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逛逛就遇見你們了這會子做什麽呢茗烟微微笑道這會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逛去一會兒再往這裡來他們就不知道了宝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了去且是他們知道了必鬧大了不如往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烟道就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却難了宝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偺們竟找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做什麽呢茗烟笑道好好倒忘了他家又道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宝玉道有我呢茗烟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轉眼已到門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此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幾個姪女兒來家正吃菓茶聽見外面有人

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的驚
疑不定連忙抱下寶玉來至院內嚷道寶二爺來了別人
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來迎着寶玉一
把拉着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做
什麼呢襲人聽了纔把心放下來說道你也胡鬧了可做
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來茗烟笑道別人都
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復又驚慌說道這還了得
倘或碰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馬碰有個閃
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膽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挑唆的
回去我定告訴嬤嬤們打你茗烟撅了嘴道二爺罵着打

着叫我引了來的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來罷不
然我們還去罷花自芳忙勸道罷了已是來了也不用多
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不乾淨爺怎麼坐呢襲人之
母也早迎了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
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臉通紅花自芳母子兩
個恐怕寶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果桌又忙倒好
茶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
了不敢亂給東西吃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
在一個杌子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腳爐墊了腳向荷包
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

你益好放與宝玉懷內然後將自已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宝玉彼時他母兄已是忙着齊齊整整的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因笑道既來没有空去的理好歹嚐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輛說着便拈了几個松子穰吹去細皮用手帕托着送與宝玉宝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襲人道好好的哭什麼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因見宝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說道你特為往這裡來又換新衣服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裡去的宝玉笑道原是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

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宝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着好東西呢襲人笑道悄悄的叫他們聽着什麼意思一面又伸手從宝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稀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儘力瞧了再瞧什麼稀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宝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或雇一乘小轎或雇一輛小車送宝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碰見人花向芳忙去雇了一頂小轎來眾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宝玉出去襲人又抓些菓子與茗烟

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
是一面說着一面送寶玉至門前看着上轎放下轎簾茗
烟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
須得我同二爺還到東府裏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
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
馬去寶玉笑說倒難爲你了于是仍進後門來俱不在話
下却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鬟們都越性恣意
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
子皮偏奶母李嬤々拄拐進來請安瞧々寶玉見寶玉不
在家丫鬟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因嘆道只從我出去

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別的嬤々越不敢說
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巳
的只知嫌人家腌臢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塌越不
成体統了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嬤
々巳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着他們因此只顧
頑笑並不理他那李嬤々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吃多
少飯什麼時候睡覺丫頭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個討
厭的老貨李嬤々又問道這蓋碗裏是酥酪怎不送與我
吃說罷拿起就吃一個丫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
留着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巳承認別帶累我們

受氣李嬤嬤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
腸子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
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
了我的血變的奶吃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
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他怎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
那是我手裏調理出來的毛丫頭什麼阿物兒一面說一
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丫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
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送東西孝敬你老人家去豈有
為這個不自在的李嬤嬤道你們也不必粧狐媚子哄我
打量上次為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兒有了不是

我再來領說着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
只見晴雯躺在床上不動寶玉因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
了秋紋道他倒是贏的誰知李老太太來了混輸了他氣
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們別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
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飯多
早晚回來又代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一時換衣卸粧寶
玉命取酥酪來丫鬟們回說李奶奶吃了寶玉纔要說話
襲人便忙笑說道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心前日我吃
的時候好吃吃過了好肚子疼鬧的吐了纔好了他吃了
倒好擱在這裏白遭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剝

栗子我且鋪床宝玉聽了信以爲真方把酥酪丟開取栗子來自向燈前檢剝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什麽人襲人道那是我的兩姨妹子宝玉聽了讚嘆了兩聲襲人道嘆什麽我知道你心裡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裡配穿紅的宝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爲見他實在好得很怎麽也得他在偺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纔往你家來宝玉聽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偺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

得襲人道那也攀配不上宝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麽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宝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麽叫人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裡沒的我們這種濁物倒生在這裡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倒也是嬌生慣養的我姨爹姨娘的宝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宝玉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嗐兩聲正不自在又聽襲人嘆道只從我來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宝玉聽這話內有文章不覺吃一驚忙丟下栗子

問道怎麽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的呢寶玉聽了這話越發忙了因問爲什麽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裏的家生子兒一家都挪在别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裏怎麽是個了局寶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難襲人道從來没有這理便是朝廷宮裏也有定例或幾年一選幾年一入没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别説你了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襲人道爲什麽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太太必不放我出去了設或多給我家幾兩銀子留下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强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跟着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如今又伏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説爲伏侍得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没有的事那伏侍的得好分内應當的不是什麽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了不是没了我就成不得的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裏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説我的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説多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强且慢説

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爲他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illegible]）件事老太太太太斷不肯行的宝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來說去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宝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呢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該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兒說着便賠氣上床睡了（宝玉寢）（見多情）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

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況如今爺雖沒了你們卻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上來再多掏摸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必了這會子又贖我做什麼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況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着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

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個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况、他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一塊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弛蕩、任情恣性、最不喜務正、每欲勸時、諒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

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見寶玉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已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爲酥酪生事、又像那茜雪之茶、是以假要栗子爲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丫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已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淚痕滿面、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麽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寶玉見這話有因、便說道、你倒說說、我還要怎樣留你、我自已也難說、襲人笑道偺們素日好處、自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寶玉忙笑道、你說

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illegible]我也憑你們愛那裡去就去了急得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的我正為勸你這些更說的狠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說你就擰嘴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只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

樣子來也叫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裡想着我家世代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但不喜讀書已經他心裡又氣又愧了而且背前面後亂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做祿蠹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這些話怎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時打你叫別人怎麼想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是我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什麼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調脂弄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可称胭脂成癖）與那愛紅的死病兒寶玉道都

改都改、再有什麼快說襲人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然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在這裏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縱坐了也沒甚趣、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天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嬤嬤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辰襲人起來便覺身体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扎掙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

醫診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他蓋上被窩渥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彼時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丫鬟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繡線軟簾、進入裏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裏忙走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纔吃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是寶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裏去

見了別人就怪膩的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裡那边去老老實實的坐着偺們說話兒宝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宝玉道没有枕頭偺們在一個枕頭上黛玉道放屁外面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着宝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個腌臢老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請枕這一個說着將自己枕的推與宝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拿了一個來自己枕了二人對面方倒下黛玉回看見宝玉左边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

指甲刮破了宝玉倒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纔剛替他們淘澄胭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說着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吹到舅舅耳朵裡又大家不乾淨惹氣宝玉總不聽見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宝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衣袖拉住要瞧籠着何物黛玉笑道這等時候誰帶什麼香呢宝玉笑道既如此這香是那裡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

櫃子裡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的也未可知黛玉搖頭道未必道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illegible］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illegible］說着翻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內兩脇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裡說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

說了黛玉笑道［illegible］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問什麼暖香黛玉點頭笑嘆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寶玉方聽出來寶玉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狠了說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要去不能偺們斯斯文文的躺着說話兒說着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蓋上臉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只不理寶玉問他幾歲上京

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黛玉不答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便哄他道噯喲你們揚州衙門裡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見他說的鄭重又且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麼事寶玉見問便忍著笑順口謅道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黛玉笑道這就扯謊自來也沒有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裡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謅道林子洞裡原來有一羣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說明日乃是臘八日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菓品短少須得趁此打

劫些來方妙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小耗前去打聽一時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裡菓米最多老耗問米有幾樣菓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菓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老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香芋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芋老耗並衆耗見他這樣恐不諳練又恐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却是法術無邊

口齒伶俐機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偷得還巧呢衆耗忙問如何得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芋滚在香芋堆裡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衆耗聽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麼個變法你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聽了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個最標緻美貌的一位小姐衆耗忙笑說變錯了變錯了原說變菓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菓子是香芋却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真正的

香玉呢黛玉聽了翻身爬起來按着寶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着便擰寶玉連忙央告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爲聞見你的香氣忽然想起這個故典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故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了還說是故典寶釵道原來是寶兄弟怪不得他他肚子裡的故典原本多只是可惜一件凡該用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裡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倒想不起來見別人冷的那樣他急的只出汗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黛

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倒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手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到這裡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吵嚷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已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喚呢那襲人待他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塲他可見老背晦了寶玉忙欲赶過去寶釵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纔是

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為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嬤嬤拄着拐杖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擡舉你起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大樣的躺在炕上見我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粧狐媚子哄寶玉哄得寶玉不理我只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幾兩銀子買來的耗丫頭這屋裡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哄人不哄人襲人先只道嬤嬤不過為他躺着生氣少不得分辯說病了纔出汗蒙着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後來聽見他說哄寶玉又說配小子由不得又羞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了寶玉雖聽了這些

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他分辯病了吃藥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丫頭們李嬤嬤聽了這話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裡還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帮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講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的了把我丟在一旁逞着丫頭們要我的強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道媽媽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些就完了李嬤嬤見他二人來了便訴委曲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叨叨說個不了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算了輸贏賬聽得後

面一片聲嚷動便知是李嬤嬤老病發了排揎寶玉的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于人便連忙赶過來拉了李嬤嬤笑道嬤嬤別生氣大節下老太太剛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別人吵嚷還要你管他們纔是難道你反不知規矩在這裡嚷起來老太太生氣不成據你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烧的滾熱的野鷄快跟我來喝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嬤嬤拿着拐棍子擦眼淚的手帕子那李嬤嬤脚不沾地跟了鳳姐兒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今兒沒了規矩鬧一場子討個沒臉強似受那娼婦的氣後面寶釵黛玉見鳳姐

（鳳姐妙子簡絕）

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他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寶玉點頭歎道、這又不知是那裏的賬、只揀軟的欺負、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賬上了、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說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做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着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着寶玉道、為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殼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着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着病、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為這些事

生氣、這屋裏一刻還住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如此吵鬧、可叫人怎麼樣過呢、你只顧一時為我們得罪了人、他們都記在心裏、遇着坎兒、說得好說不好聽、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強忍着、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端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叫他起來、便自己端着與他就枕上吃了、即令小丫頭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寶玉聽說、只得依他去了、看着他躺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飯、飯畢、賈母猶欲同那幾個老管家

的嬷嬷們牌宝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朦睡去自已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我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見麝月一人在外間房裡燈下抹骨牌宝玉笑道你怎麽不同他們去麝月道沒有錢宝玉道床底下堆着那些還不彀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子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裡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天拔地服侍了一天也該叫他們歇歇小了頭們也服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我在這裡看着宝玉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因笑道我在這裡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

這裡越發不用去了偺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宝玉道偺們兩個做什麽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麽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了便道就是這樣說着將文具鏡匣搬將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梳篦只篦了三五下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杯盞還沒吃倒上了頭了宝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這麽樣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摔了簾子出去了宝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宝玉便自鏡內笑道滿屋裡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向鏡中擺手宝玉會意

忽聽唿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麽磨牙了偺們倒得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何苦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着一徑出去了這裡宝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次日清晨起來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宝玉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边來閒逛彼時正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黹都是閒時因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宝釵香菱鶯兒三個赶圍棋作要賈環見了也要頑宝釵素昔看他也如宝玉並沒他意今

兒聽他要頑讓他上來坐了一處頑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已贏了心中十分歡喜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着急赶着這盤正該自已擲骰子若擲個七點便贏若擲個六點亦該贏鶯兒擲三點就輸了因那起骰子來狠命一擲一個坐定了五那一個亂轉鶯兒拍着手只叫么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點鶯兒便說分明是個么宝釵見賈環急了便瞅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鶯兒滿心委曲見宝釵說不敢出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嘟囔說一個

做爺們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不放在眼裡前兒和
宝二爺頑他輸了那些也沒有着急剩的錢還是幾個小
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宝釵不等說完連忙喝住
了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宝玉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
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哭宝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别說
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宝玉走來見了這般形
况問是怎麽了賈環不敢則声宝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
兄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
兄弟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多事反生疎了况且
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看待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

得轄治了他更有個獃意思存在心裡你道是何獃意因
他自幼姐妹叢中長大親姐妹有元春叔伯的有迎春惜
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薛宝釵等人他便料定天
地靈淑之氣只鍾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
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
叔兄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只得聽他幾句所
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槩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巳
是男子須要爲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却怕
賈母纔讓他三分現今宝釵生怕宝玉教訓他倒沒意思
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宝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麼這裡不好

到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譬如這件東西不好橫竪那一件好就捨了這件取那件難道你守着這件東西哭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來是取樂頑的倒招的自巳煩惱不如快去罷賈環聽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是那裡墊了踹窩來了賈環便說同寶姐姐頑來着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台盤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裡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這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在耳內便隔窗說道大正月裡怎麼了兄弟們小孩子家一半點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樣話做什麼憑他怎麼

去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橫竪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的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出聲鳳姐向賈環說道你也是個沒性氣的東西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你愛同那一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同那個頑你總不聽我的話反教這些人教你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自巳又不尊重要往下流裡走安着壞心還只怨人家偏你呢輸了幾個錢就這麼樣兒因問賈環你輸了多少錢賈環見問只得諾諾的說道輸了一二百錢鳳姐道虧你還是爺們

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錢來姑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樣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訴學裡皮不揭了你的爲你這不尊重你哥哥恨得牙癢癢不是我攔着窩心脚把你的腸子踢出來呢喝令去罷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兒得了錢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宝玉正和宝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宝玉聽了抬身就走宝釵笑道等着俗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宝玉來至賈母這边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了他兩個忙問好厮見正值林黛玉在旁因問宝玉在那裡來宝玉便

說在宝姐姐家來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裡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宝玉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裡一道就說這話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麽事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宝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了話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裡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自己來納悶黛玉道你管我呢宝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黛玉道我作踐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宝玉道何苦來大正月裡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

你白死你長命百歲的何如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的鬧我還怕死呢、倒不如死了干淨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干淨、寶玉道我說自家死了干淨別錯聽了話賴人、正說着、寶釵（寶玉安得、長命）走來說史大妹妹等你呢、說着便推寶玉走了、這裡黛玉越發生氣悶向窗前流淚、沒兩盞茶時、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已未張口只聽黛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死活憑我去罷了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要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會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來作伐麼（林黛玉之姑、一我不、顛兒、甚、且、口、）寶玉聽了、忙上前悄悄的說道你這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間疏、後不僭先也不知道（上戶恨、怪之空、叙何也）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咱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姐妹、論親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來咱們兩個一桌吃一床睡自小兒一處長大的他是纔來的、豈有個為他疏你的、黛玉啐道我難道叫你疏他我成了什麼人了呢我為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為的是我的心、你的心難道就知道你的心絕不知道我的心不成黛玉聽了低頭不語、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你了你再不知道你自已慪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些怎麼你倒脫

了青肷披風呢寶玉笑道何嘗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暴燥就脫了黛玉歎道回來傷了風又該餓着吵喫的了二人正說着只見湘雲走來笑道愛哥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趕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是你自已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個打趣一個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麽我就服你黛玉便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個好

湘雲口快偏又独林小姐無所忌

的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裡敢挑他呢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阿彌陀佛那時纔現在我眼裡呢說的衆人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跑得妙

紅樓夢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宝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宝玉在後忙說絆倒了那裡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宝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兒罷林黛玉拉着手說道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宝玉攔着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何是）饒我這遭兒罷却值宝釵來在湘雲身背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宝兄弟面上都丟開手罷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宝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々不打趣他々焉敢說你四人正難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边來那天已掌灯時分王夫人李紈鳳姐迎春探春惜春姊妹々等都往賈母這边來大家閑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宝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來睡次早天方明時便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來却不見紫鵑翠縷二人只有他姊妹兩個向卧在衾內那黛玉嚴々容々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絳紗一幅美人春睡圖）却一把青絲拖于枕畔被只齊胸一彎雪白的膀子撂於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鐲子宝玉見了欢道睡覺还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

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着定是宝玉因翻身一看果不出所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作什麼宝玉說這早晚还早呢你起來瞧瞧黛玉道你先出去讓我們起來宝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裳宝玉復又進來坐在鏡臺旁边只見紫鵑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宝玉道站着我趂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着便走過來灣腰洗了兩把紫鵑遞過香皂去宝玉道這盆裡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还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呢宝玉也不理他忙忙的要青鹽

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宝玉道横竪我不出門又不戴冠子勒子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一一梳篦在家不戴冠并不總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縧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脚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宝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

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不防被人揀了去倒便宜他黛玉傍边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去了宝玉不荅因鏡臺兩边都是粧奩等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不覺順手拈了胭脂意欲往口边送又怕湘雲說正猶豫間湘雲在身後伸過手來拍的一下將胭脂從他手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纔改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見這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忽見宝釵走來因問宝兄弟那裏去了襲人冷笑道宝兄弟那裡还有在家的工夫宝釵听說心中明白又听襲人歎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 也沒個黑家白日鬧

的憑人怎麼劝都是耳旁風宝釵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別看錯了這個丫頭听他說話倒有些識見宝釵便在炕上坐了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深可敬爱一時宝玉來了宝釵方出去宝玉便問襲人道怎麼宝姐姐和你說的這麼熱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声不荅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麼我那裡知道你們的原故宝玉听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又動了真氣了襲人冷笑道我那裡敢動氣只是你從今別進這屋子了橫竪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我仍舊还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

上合眼倒下宝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為駭異禁不住起來
勸慰那襲人只管合着眼不理宝玉無了主意因見麝月
了頭之制伏人、皆無之若襲人賈
氏規之、鄭久已無矣、
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麼了麝月道我知道麼問你自已
便明白了宝玉听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嘆道不
理我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已床上睡下襲
人听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來拿一
領斗蓬來替他蓋上只听忽的一声宝玉便掀過去仍合
自眼睡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
此後日也只當啞了再不說你一声何如宝玉禁不住起
身問道我又怎麼了你又劝我你劝也罷了剛纔又沒功

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着什麼這會
十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听見你劝我的是什麼話兒襲
人道你心裡還不明白還等我說呢正鬧着賈母遣人來
叫他吃飯方往前边來胡乱吃了半碗飯仍回至自已房
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宝玉素知
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裡
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宝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
們麝月只得笑着出來喚兩個小丫頭進來宝玉拿一本
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只見兩個小丫頭在地下
站着一個大些的生得十分清秀宝玉便問你叫什麼名

字那丫頭答道叫蕙香寶玉又問是誰起的這個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姐改的寶玉道正經該叫晦氣罷咧什麼蕙香呢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個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日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一面說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半日抿嘴兒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門自己悶悶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眾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乖巧不過的丫頭見寶玉用他他便變盡方法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

眼餳耳熱之餘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趣待要趕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越來勸了若拿出作上人的模樣鎮唬他們似乎無情太甚說不得橫了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燭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

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儷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續畢擲筆就寢頭剛着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便推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着看凍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

厮鬧若直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己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今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採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到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边房裡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了寶玉道我過那裡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嗎你愛過那裡去就過那裡去從今咱們兩個丟開手省得鷄生鵝鬪叫別人笑橫竪那边膩了過來這边又

有個什麼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宝玉笑道你今兒還記着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裡說了早起就忘了宝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簪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個樣子宝玉道你那裡知道我心裡急襲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麼可知我心裡怎麼樣快起來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起來梳洗宝玉往上房去後誰知黛玉走來見宝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見宝玉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

不禁也題筆續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勦襲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却將醜語詆他人

題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正亂着請大夫胗脉大夫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症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回道病雖險却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蟲猪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

見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
了丫頭親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掃淨室款留兩位醫生
輪流斟酌胗脈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
書房來安歇鳳姐與平兒都隨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
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
暫將小廝內有清俊的選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
不成材破爛酒頭廚子名喚多官人見他懦弱無能都喚
他作多渾蟲因他父母給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
歲也有幾分人材又兼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蟲
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寧榮

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媳婦妖嬈異常輕浮無比衆人
都呼他作多姑娘兒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見過這
媳婦垂涎久了只是內懼嬌妻外懼孌寵不曾下得手那
多姑娘兒也有意于賈璉只恨沒空今聞賈璉挪在外書
房來他便沒事也要走三四趟去招惹賈璉似饑鼠一般
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多以金帛相許焉有不允
之理況都和這媳婦是舊友一說便成是夜多渾蟲醉倒
在炕二鼓人定賈璉便溜進來相會一見面早已神魂失
據也不及情談款敘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
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體筋骨癱軟使男子如

酥綿、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賈璉此時恨不得渾身
化在他身上、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
兒供着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爲我腌臢了身子快離了
我這裏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
那裏還管什麼娘娘、那媳婦越浪起來賈璉不禁醜態畢
露、一時事畢兩個又盟山誓海難捨難分自此後遂成相
契、一日大姐毒盡瘢回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
祖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
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
細說次日早起鳳姐往上屋裏去後平兒收拾外邊拿進

來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綹青絲來平兒會
意、忙藏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內拿出頭髮來向賈璉笑
道這是什麼、賈璉一見連忙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
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從手中來奪、平兒笑道你是沒良
心的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你到賭狠等他回來我告訴
了看你怎麼樣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你賞我罷
我再不敢賭狠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
見鬆了不是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別叫他知道平兒纔起
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
忙答應了找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

日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沒有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麼奇問奇妙沒有平兒道細細查了並沒少一件兒鳳姐又道可多什麼沒有平兒笑道不少就罷了怎麼還有得多出來鳳姐又笑道這個半月難保干淨或者有相厚的丟下的東西戒指汗巾等物亦未可定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在鳳姐身背後只望着平兒殺雞抹脖使眼色求他遮蓋平兒只作看不見因笑道怎麼我的心就和奶奶一樣我就怕有這樣的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奶不信親自搜一搜鳳姐笑道傻丫頭他便有這些東西那裡就叫偺們搜着說着拿了樣子去了平兒指

着鼻子搖着頭兒笑道這件事你該怎麼謝我呢喜的賈璉眉開眼笑跑過來摟着心肝腸兒肉兒亂叫平兒手裡拿着頭髮笑道這是一輩子的把柄兒好就好不好偺們就科出這個來賈璉笑着央告道你好生收着罷千万可別叫他知道口裡說着瞅他不隄防一把便搶過來笑道你拿着終是禍胎不如我燒了就完了事了一面說一面掖在靴掖子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過了河兒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呢賈璉見他嬌俏動情便摟着求歡被平兒奪手跑了出來急的賈璉灣着腰恨道死促狹小娼婦兒一定浪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平兒在窗外笑道

我混我的誰叫你動火難道圖你受用叫他知道了又不
代兒我呼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罐
子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的只許他
同男子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說話略近些
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侄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不
怕我吃醋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醋你使得
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壞心連
我也不放心別說他呼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
們行得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纔叫你們都死在
我手裏呢一句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就

問道要說話怎麼不在屋裡跑出來隔着窗子是什麼意
思賈璉在內接嘴道你可問他倒像屋裡有老虎吃他呢
平兒道屋裡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麼鳳姐笑道
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听說便道這話是說我麼鳳姐便
笑道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着也
不打簾子一徑往那边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
兒丫頭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起我來了仔細你的
皮要緊賈璉听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
麼利害從此倒服了他了鳳姐道都是你興的他我只和
你算賬就完了賈璉听了啐道你兩個不晓又拿我來墊

咄兒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裡去賈璉道我有處去說着就走鳳姐道你別走我有話和你說呢不知何事且听下囘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機　製灯謎賈政悲讖語

話說賈璉听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々的生日你到底怎麽様賈璉道我知道怎麽様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倒没有主意了鳳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則例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賈璉听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竟糊塗了現有凡例那林妹々就是例往年怎麽給林妹々做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々做就是了鳳姐聽了冷笑道我难道連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麽想定了

但昨日聽見老太々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听見薛大妹々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老太々說要替他做生日自然與往年給林妹々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就比林妹々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麽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笑道罷々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彀了我还怪你說着一徑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等過了你宝姐々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听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件針線活計取來為宝釵生辰

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己蠲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與他備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做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席，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花費幾兩老庫裡的体己，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做東，意思還叫我們賠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掯我們。舉眼看看，誰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了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那些東西只留與他，我們如今雖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個夠酒的，夠戲的？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了，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就和我啊啊的。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去訴冤，倒說我強嘴。說着，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到晚上眾人都在賈母前定省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者說了一遍。賈母更加喜歡。次日先送過衣服玩物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的，不須細說。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內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定了一班

新出小戲崑弋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幾席家宴酒席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已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林黛玉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黛玉至在炕上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听那一齣我好點黛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就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給我听這會子犯不上借着光兒問我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着咱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携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只得點了一折西遊記賈母自是歡喜然後便命鳳姐點

鳳姐雖有王夫人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諢便先點了一齣却是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喜歡然後便命黛玉點黛玉又讓王夫人等先點賈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樂咱們只管咱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為他們不成他們在這裡白听白吃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點戲呢說着大家都笑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春探春惜春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魯智深醉鬧五台山寶玉道你只好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听了這幾年戲那裡知道這齣戲

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寶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
戲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还算你不知戲呢你過來
我告訴你這一齣戲是一套北點絳唇鏗鏘頓挫那音律
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隻寄生草填得極妙
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湊近來央告好姐姐
念與我听听寶釵便念道

漫揾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
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裡討烟蓑（[illegible]又已[illegible]宝玉之做和尚矣）
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寶玉听了喜的拍膝擺頭稱賞不已又讚寶釵無書不知

林黛玉道安靜看戲罷还沒唱山門你就粧瘋了說的湘
雲也笑了於是大家看戲到晚方散賈母深爱那做小旦
的與一個做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一發可怜見
因問年紀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歎息了一
回賈母令人另拿些肉菓與他兩個又另賞錢兩吊鳳姐
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寶釵心
內也知道只點點頭不說寶玉也點了點頭亦不敢說史
湘雲便接口道（湘雲口快）到像林姐姐的模樣寶玉听了忙把湘雲
瞅了一眼使個眼色衆人听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
了說果然像得狠（鳳姐[illegible]寶玉提起）一時散了晚間湘雲便命翠縷把衣包

（是非是非要調人偏又是非是非湘雲又招怪）收拾了。翠縷道：忙什麼，等去的那日包也不遲。湘雲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裡做什麼，看人家的嘴臉。寶玉聽了這話，忙趕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辜負了我。若是別人，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哄我。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別人拿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主子小姐，我是奴才丫頭，得罪了他。寶玉急的說道：我倒是為你，為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踐踹。湘雲道：大正月裡，少信口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話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說著，往賈母裡間屋裡忿忿的躺著去了。寶玉沒趣，只得又來尋黛玉。誰知纔進門，便被黛玉推出來，將門關上了。寶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聲叫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不語。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再不能勸。那寶玉只果果的站著。黛玉只當他回去了，却開了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裡。黛玉不好再閉門，寶玉因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緣故，說出來人也不委屈。好好的

就惱了到底是爲什麽起黛玉笑道問的我倒好我也不知爲什麽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拿着我比戲子給衆人取笑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也並沒有笑你爲什麽惱我呢（語尖可畏）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辯黛玉又道（妙）這一節還可恕再者你爲什麽又和雲兒使眼色（緊逼）這安的是什麽心莫不是他和我頑他就自輕自賤了也是公侯的小姐我們原是貧民家的丫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豈不是他自惹輕賤你是這個主意不是你却也是好心只是（刺人句句不能答一語今語）那一個不領你的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

小性見行動肯惱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舌有蓮花）寶玉聽了方知纔與湘雲私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爲怕他二人生隙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經內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目叫伸請看）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盜等句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個人尚不能應酬妥協將來猶欲何爲想到其間也無庸分辯自己轉身回房林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己越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了也別說話

那寶玉不理竟回來躺在床上只是悶悶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只得以他事來解說因笑道今兒看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呢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口吻因又笑道這是怎麼說好好的大正月裡娘兒們姊妹們都喜喜歡歡的你又怎麼這個行景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兩个無干是閒採時）姊妹們歡喜不歡喜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他們隨和你也隨和些豈不大家喜歡寶玉道什麼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條條無牽掛的（已有飄然之意）言及此句不覺淚下襲人見此景况不敢再說寶玉細想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來翻身站起來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悟補）

寫畢自已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又填一隻寄生草寫在偈後又念一過自覺心中無有掛得便上床睡了誰知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作用絲不斷[illegible]已兆）假以尋襲人為由來視動靜襲人回道已經睡了黛玉聽了就欲回去襲人笑道姑娘請站着有一個字帖兒瞧瞧是什麼話便將寶玉方纔所寫的與黛玉看黛玉看了知寶玉為一時感忿而作不（又[illegible]事）覺可笑可歎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兒無甚關係說畢

便拿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次日又與宝釵看宝釵念其詞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踈密從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

看畢又看那偈語又笑道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來的這些道書機鋒最能移性明兒認真起來說些瘋話存了這個念頭豈不是從我這一支曲子起我成了個罪魁了說着便撕了個粉碎遞與了頭們叫快燒了黛玉笑道不該撕了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痴心邪說三人果往宝玉屋裡來黛玉先笑道宝玉我問你至貴者宝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黛玉處處是貴賤聰明原非偏相〕宝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這樣愚鈍還參禅呢湘雲也拍手笑道宝哥哥可輸了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來還未盡善〔都是聰明然黛玉〕〔玉難了他之人畢竟不勝至後已〕我還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宝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宏忍在黄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米听了這偈

說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鉢傳他今兒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這句機鋒尚未完全了結這便去開手不成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爲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参禪呢宝玉自已以爲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宝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已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笑道誰又参禪不過是一時的頑話兒罷了說罷

四人仍復如舊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灯謎來命他們大家去猜猜後每人也作一個送進去四人听說忙出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灯專爲灯謎而製上面已有了一個衆人都争看乱猜小太監又傳諭道衆小姐猜着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暗的寫了一齊封送進去候娘娘自驗是否宝釵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絶句並無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难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早猜着了宝玉黛玉湘雲探春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一並將賈環賈蘭等傳來一齊各揣心机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

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于灯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道前日娘〻所製俱已猜着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着也將寫的拿出來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着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筒一柄茶筅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以為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環便覺得没趣且又听太監說三爺所作這個不通娘〻也没猜着叫我帶回問三爺是個什麽衆人听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麽寫道

大哥有角只八個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爱在房上蹲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是一個枕頭一個獸頭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已一發喜樂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灯來設于堂屋命他姊妹們各自暗〻的做了寫出來粘在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菓以及各色玩物爲猜着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況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宝玉一席王夫人宝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婆子丫鬟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裡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麽不

見蘭哥兒地下女人們忙進裡間問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去叫他々不肯來婆子回覆了賈政衆人都笑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賈環與兩個婆子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边坐了抓菓子與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宝玉長談闊論今日賈政在這裡便唯々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質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拑口禁語黛玉本性嬌懶不肯多話宝釵原不妄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酒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

他去好讓他姊妹兄弟們取樂因陪笑道今日原聽見老太太這裡大設春灯雅謎故也偹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略賜與兒子半點賈母笑道你在這裡他們都不敢說笑没的倒教我悶的慌你要猜謎我便說一個你猜々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受罰若猜着了也要領賞呢賈母道這個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稍　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故意乱猜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着了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燈謎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　骵自堅硬、
雖不能言、　有言必應、
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々的說與寶玉寶玉會意又悄々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一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獻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声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灯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心中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々那屏上都是他姐兒們做的再猜一猜我听賈政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

一箇是元妃的寫着道
能使妖魔胆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声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巳化灰、
打一物

賈政道這是爆竹呢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迎春的道
天運人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难逢、
因何鎮日紛々乱、　只爲陰陽数不同、
打一用物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粧點最堪宜、

遊絲一斷渾無力、莫向東風怨別離、

打一物

賈政道好像風箏探春道是賈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朝罷誰携兩袖烟　琴边衾裡兩無緣
曉籌不用雞人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〻還暮〻　煎心日〻復年〻
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变遷

打一物

賈政道這個莫非更香宝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打一物

賈政道好好我猜鏡子、妙極宝玉笑回道是賈政道這一個却無名字是誰做的賈母道這個大約是宝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再看宝釵的道是

有眼無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葉落分離別、恩愛夫妻不到冬、

打一物

賈政看完心内自忖道此物還倒有限只是小小年紀作此等言語更覺不祥看來皆非福寿之輩想到此處愈覺煩悶、（政老人、有是解）大有悲戚之狀只是垂頭沉思賈母見賈政如此光

是想到他身体劳乏又恐拘束了他衆姊妹不得高興頑耍節对賈政道你竟不必在這裡了安歇去罷讓我們再坐一會子也就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個是又勉强劝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出去了囬至房中只是思索翻來覆去甚覺悽惋這裡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你們樂一樂罷一語未了只見宝玉跑至圍屏灯前指手晝脚信口批評這個這一句不好那個破的不恰當如同開了鎻的猴子一般黛玉便道还像方纔大家坐着説説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姐自裡間屋裡出來揷口説道你這個人就該老爺每日合你寸步不離方好剛纔我忘了爲什

麽不當着老爺撺掇叫你作詩謎兒這會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説的宝玉急了扯着鳳姐兒厮纏了一會賈母又與李宮裁並衆姊妹等説笑了一會子也覺有些困倦听了听已交四鼓了因命將食物撤去賞與衆人隨起身道我們安歇罷明日还是節呢該當早起明日晚上再頑罷于是衆人散去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观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叙其優劣又命在大观園勒石爲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精拔精工名匠大观園磨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薔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個女戲子並行頭等事不得空閒因此又將賈菖賈菱喚來監工一日湯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個玉皇廟並達摩菴兩處一班的十二個小沙彌並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挪出

大观園來賈政正想發到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打算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件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听見這邊有事便坐車來求鳳姐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拿班做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應承的倘或散了若再用時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都送到家廟鐵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是了說声用走去叫一声就來一點兒不費事王夫人听了頭商之於賈政賈政听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這

樣卽時喚賈璉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二聞呼喚放下飯便
走鳳姐一把抗住笑道你且站住听我說話若是別的事
我不管若是爲小和尚小道士們的那事好歹依我這麽
着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
你說去鳳姐听說把頭一梗把快子一放腮上帶笑不笑
將眼着賈璉道你當真還是頑話兒賈璉笑道西廊下五
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要件事管管我應了
叫他等着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兒笑道
你放心園子東北角上娘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松柏樹
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這件事出來我包管叫芸兒管

這工程賈璉道果然這樣也倒罷了但只一件昨兒晚上
我不過是安改個樣兒你就扭手扭腳的鳳姐听了嗤的
一声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一徑笑
着去了走到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爲小和尚的事賈璉
便依了鳳姐的主意說道看來芹兒到大大的出息了這
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橫竪照在裡頭的規例每日叫芹
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小事听賈璉如此
說便依允了賈璉回至房中告訴鳳姐鳳姐卽命人去告
訴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感謝不盡鳳姐又做情先
支三個月的費用叫他寫了領字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

領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個月的供給來白花
花三百兩賈芹隨手拈了一塊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
茶罷于是命小廝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僱個腳驢
自己騎了僱幾輛車子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個
人來坐上車子一徑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如今
且說賈元春自宮中編大觀園題詠之後忽想起那園中
的景致自從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叫人進去
豈不辜負此園況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們何
不命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
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命他進
去又怕冷落了他恐賈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須得也命他（有此一段下閒方有文章）
進去居住方妥命太監夏忠到榮府下一道諭命寶釵等
在園中居住不可封錮命寶玉也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
人接了諭命夏忠去後便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
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聽了還猶自可惟寶玉喜之不
勝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要那個忽見丫鬟來說老爺叫
寶玉寶玉呆了半晌登時掃了興臉上轉了色便拉着賈
母扭的扭股兒糖似的死也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
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況你做了這
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進園去住他吩咐你幾句話不

這是怕你在裡頭淘氣他說什麽你只好生答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嬷嬷來吩咐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唬着他老嬷〻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這边來可巧賈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鳳繡鸞繡鳳等衆丫鬟都廊簷下站着呢一見寶玉來都抿着嘴兒笑他金釧一把拉着寶玉悄〻的說道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漬的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illegible]令人讀者有味非別小說可比）彩雲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心裡正不自在你還要奚落他趁這會子喜欢快進去罷寶玉只得挨門進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裏間呢趙姨娘打

起簾子寶玉挨身而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人都坐在那裡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站了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又看見賈環人物委瑣舉止粗糙忽又想起賈珠來再看〻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已的鬍鬚將已蒼白因這幾件上把平日嫌惡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分半晌說道娘〻吩咐你說日〻在外遊嬉漸次疏懶如今叫禁管你同姐妹們在園裡讀書寫字你可好生用心學習再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寶玉連〻答應了幾個是王夫人便

拉他在身边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挲着
宝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沒有宝玉答應
道还有一丸王夫人說明早再取十丸来天天臨睡時候
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宝玉道自從太太吩咐了襲人
天天臨睡打發我吃的賈政便問道誰叫襲人王夫人道
是個丫頭賈政道丫頭不拘叫個什麼罷了是誰起這樣
刁鑽的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宝玉掩飾道
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一定
是宝玉宝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
古人有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丫頭姓花便隨意

起的王夫人忙向宝玉說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
爲這小事生氣賈政道其實也無妨碍不用改只可見宝
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艷詩上做工夫說畢斷喝了一
声作孽的畜生还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只怕老
太太等吃飯呢宝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釧兒笑
着伸伸舌頭帶着兩個老嬤嬤一溜烟去了剛至穿堂門
前只見襲人倚門而立見宝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道
叫你做什麼宝玉告訴没有什麼不過怕我進園淘氣吩
咐吩咐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黛
玉正在那裡宝玉便問他你住那一處好黛玉正盤算着

進事忽見寶玉一問便笑道我心裡想着瀟湘館好我愛那幾竿竹子隱着一道曲欄比別處幽靜寶玉聽了拍手笑道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那裡去住我就住怡紅院咱們兩個又近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議就有賈政遣人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二日是好日子哥兒姐兒們好搬進去的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寶釵住了蘅蕪苑林黛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爽齋惜春住了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住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嬤嬤四個丫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丫頭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

內花招繡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閒言少敘且說寶玉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此亦人生至境）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他曾有幾首四時即事詩雖不算好却是真情真景

春夜即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　隔巷蟆更聽未真

枕上輕寒窗外雨　眼前春色夢中人

盈盈燭淚因誰泣　點點花愁為我嗔

自是小鬟嬌懶慣、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即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
牕明麝月開宮鏡。室靄檀雲品御香、
琥珀杯傾荷露滑、玻璃檻納柳風涼。
水亭處處齊紈動、簾捲朱樓罷晚粧。

秋夜即事云

絳芸軒裡絕喧嘩、桂魄流光浸茜紗。
苔鎖石紋容睡鶴、井飄桐露濕棲鴉。
抱衾婢至舒金鳳、倚檻人歸落翠花、

靜夜不眠因酒渴。沉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罽鸘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
女奴翠袖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
却喜侍兒知試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不說寶玉閒吟、且說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做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一等輕薄子弟愛上那風流妖艷之句也寫着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讚因此上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

玉一發得意每日家做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動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眞爛熳之時坐卧不避嬉笑無心那裡知宝玉此時的心事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懶在園内只在外頭鬼混却又痴痴的茗烟見他這様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頑煩了的只有這件宝玉不曾看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内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來引宝玉宝玉一看如得珍宝茗烟又囑咐道不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兠着走呢宝玉

那裡肯不拿進去踟蹰再四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幾套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方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於外面書房内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宝玉攜了一套會眞記走到沁芳閘橋那边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眞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宝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兠了那花瓣來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來只見地下还有許多花瓣宝玉正踟蹰間只听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做什麼宝玉一回頭却是

林黛玉來了肩上担着花鋤花鋤上掛着紗囊手內拿着
花帚宝玉笑道好〻來把這個花掃起來撂在那水裡去
罷我纔撂了好些在那裡呢林黛玉道撂在水裡不好你
看這裡的水干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麽沒有
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
了（解頤事）裝在這絹袋裡埋在那裡日久隨土化了豈不干淨宝
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幫你來收拾黛玉道
什麽書宝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
學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瞧〻好多着
呢宝玉道妹妹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

別人真正這是好文章你若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
說一面遞了過去黛玉把花俱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
越看越愛不頓飯時將十六齣俱已看完但覺詞句警人
餘香滿口雖看完了却只管出神心內還默〻記誦宝玉
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宝玉笑道
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引曲妙）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林黛
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
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怒薄面含嗔指着宝
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〻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說
這些混賬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〻舅母去說到欺負二

字就把眼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着了忙向前攔住道好妹妹千万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裡叫個癩頭黿吃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馱一輩子碑去說的林黛玉撲嗤的一聲笑了一面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呸原來也是個銀樣鑞鎗頭寶玉听了笑道你說你說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林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寶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了罷別提那個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裡沒找到摸在這裡來那边大老爺身

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服罷寶玉听了忙拿了書別了黛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這裡林黛玉見寶玉去了听見衆姐妹也不在房中自己悶悶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墻角外只听見墻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個女子演習戲文雖未留心去听偶然兩句吹到耳內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听了這

兩句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畧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躭悞了聽曲子再聽時恰唱到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詞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愁万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正沒

個開交忽覺背後有人擊他一下及回頭看時原來是個女子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女兒家知書識字原非美事

紅樓夢第二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林黛玉正在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下說道你做什麼一個人在這裡林黛玉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香菱林黛玉道你這個傻丫頭唬我一跳你這會子打那裡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姑娘的總找不着他你們紫鵑也找你呢說璉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回家去坐着罷一面說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林黛玉和香菱坐了談講些這一個綉的

好那一個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何書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只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鍼線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裡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安去還不快去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着水紅綾子襖兒青緞子背心束着白縐綢汗巾兒臉向那邊低着頭看鍼線脖子上戴着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上聞那香氣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膩不在襲人以下便猴上身去涎臉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

一面說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妙在不說盡反叫襲人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他還是這麼着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宝玉道左勸也不改右勸也不改你倒是怎麼樣你再這麼着這個地方可也就难住了一边說一边催他穿衣服同鴛鴦往前面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旁边轉出一個人來請宝叔安宝玉看時只見這人生的容長臉長挑身材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生得着實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獃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芸兒宝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我二叔說句話宝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跳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給你做兒子了宝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賈芸道十八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的听宝玉說像他的兒子便笑道俗語說的好搖車裡的爺爺拄拐棍兒的孫子雖然年紀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死了這幾年也沒人照管若宝叔不嫌姪兒蠢笨認做兒子就是姪兒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听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

開交的說着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閒了只管來找我莫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閒兒明日你到書房裡來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裡頑去說着扳鞍上馬衆小廝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問的話便喚人來帶進哥兒去太太屋裡坐着寶玉退出來至後面到上房邢夫人見了先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又命人倒茶茶未吃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邢夫人道那裡找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弄得你黑眉烏嘴的那裡還像個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侄兩個也來請安邢夫人叫他兩個在椅子上坐着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索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向賈蘭使個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起身也就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各人母親好罷你們姑娘姐妹們都在這裡呢鬧的我頭昏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等答應着便出去了寶玉笑道可是姐妹們都過來

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裡去了宝玉說大娘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笑道那裡什麼話不過叫你等着同姐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兒娘兒兩個說着不覺又晚飯時候請過衆位姑娘們來調開桌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宝玉辭別賈赦同衆姐妹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話下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听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說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嬸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我說明兒園裡还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

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那賈芸听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着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娘跟前提我今兒來打听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做什麼我那裡有這工夫說閒話呢明日还要到興邑去走一走必須當日趕回來方好你先去等着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早了我不得閒說着便向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便一逕往他母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舖方纔從舖子裡回來一見賈芸便問爲什麼事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幫襯要用冰片麝香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

節按數送了、銀子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
日也是、我們鋪子裡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
子的貨、至今總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
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賒了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
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小鋪子
裡來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倒扁兒去、這是一件、二則你
那裡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舅舅見你
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家很不知好歹、也要
立個主意賺幾個錢弄弄穿的吃的、我看着也喜歡、賈芸
笑道、舅舅說的有理、但我父親沒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

知事、體後來聽見我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出
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地
兩間房子、在我手裡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
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個死皮賴臉的三
日兩頭兒來纏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沒
有法兒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
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個算計、你但凡立得起來、到你
大房裡、就是他們爺們見不着、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
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兒我
出城去撞見你三房裡的老四、騎着大叫驢、帶着四五輛

萬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廟裡去了他那不斷能幹就有這樣的事到他了賈芸听了勃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急的這樣吃了飯去罷一句話尚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米這裡買了半觔麵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裝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觔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二三十個明日就送來汪的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蹤了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了舅舅家門一徑回來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走低着頭不想

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一把拉住罵道你瞎了眼碰起我來了賈芸听声音像是熟人仔細一看原來是緊鄰倪二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飯專愛喝酒打架此時正從欠錢人家索債歸來已在醉鄉不料賈芸碰了他就要動手賈芸叫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倪二一听他的語音將醉眼睜開一看見是賈芸忙鬆了手趔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這會子那裡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個沒趣兒倪二道不妨有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憑他是誰若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坊叫他人離家

散賈芸道老二你別生氣听我告訴你這緣故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听了大怒道要不是二爺的親戚我便罵出來真正氣死我也罷你也不必愁我這裡現有幾兩銀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我們好街坊這銀子是不要利錢的一頭說一頭從搭包內掏出一包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倪二素日雖然是潑皮却也因人而施頗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倒恐不美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倍还他就是了因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既蒙高情怎敢不領回家照例寫了文約送過來便了倪二大笑道這不過是十五兩三錢銀子有若要寫文契我就不借了賈芸听了一面接銀子一面笑道我便遵命罷了何必着急倪二笑道這纔是了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还有點事情到那边去你竟請回我还求你帶個信兒與我們家叫他們閉門睡罷我不回家去倘或有事叫我們女孩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找我一面說一面趔趄着腳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碰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稀罕想那倪二到果然有些意思只是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要來便怎麼處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还他因走到一個錢舖內將那銀子稱一稱分兩不錯心上越發歡

處到家先將倪二的話捎與他娘子方回家來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裡去了一天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提卜世仁的事來只說在西府裡等璉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說吃了還留飯在那裡叫小丫頭拿過來與他吃那天已是掌燈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安歇一宿無話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街在香鋪買了香麝便往榮府來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厮拿着大高的笤帚在那裡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出來叫小厮們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去笑道二嬸娘那裡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着只見一羣人簇擁着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排場好）奉承愛排場的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搶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只問他母親好怎麼不來我們家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好倒時常記罣着嬸娘要瞧瞧總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你會撒謊不是我提起他就不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打就敢在長輩跟前撒謊昨日晚上還提起嬸娘來說嬸娘身子生得單弱事情又多虧嬸娘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點兒的早累的不知怎麼樣了鳳姐兒聽了滿臉是笑不由的

正了。忙問道。怎麽好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裡說起。我來。賈芸道。有個緣故。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友。家裡有幾個錢。現開香舖。因他身上捐了個通判。前日選了雲南不知那一府。連家眷一齊去。他這香舖也不開了。便把貨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像這貴重的都送與親友。所以我得了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賤賣了可惜。若送人也沒有人家配使這些香料。因想嬸娘往年間還拿大包的銀子買這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個端陽節所用。也一定比往常要加上十幾倍。故此孝敬嬸娘。（芸兒善于迎合。）一邊將一個錦匣遞過去。鳳姐正是

辦端節的禮。須用香料。便命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看你這樣知道好。怪道你（鳳姐貪利。得了香料。自有好語。）叔叔常提起你來。說你好說話明白。心裡有見識。賈芸聽這話入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忠常提我的。鳳姐見問。便要告訴給他事情管的話。一想又恐被他看輕了。只說得了這點兒香料。便混許他管事了。因又止住。且把派他種花木工程的事都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幾句淡話。便往賈母房裡去了。賈芸也不好提的。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着。故此吃了飯便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散齋書房裡來。只見茗烟改

名焙茗的弁鋤藥兩個小厮下象棋爲奪車正拌嘴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四五個在房簷下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脚一跺說道猴兒們淘氣我來了衆小厮看見了他都纔散去賈芸進書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寶二爺下來沒有焙茗道今日總沒下來二爺說什麽我替你哨探哨探去說着便出去了這裡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看別的小子都頑去了正在煩悶只听門前嬌音嫩語的叫了一声哥ㄝ賈芸往外瞧時只見是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生的倒也十分精細干淨那丫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了恰值焙茗走來見那

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ㄝ正抓不着個信兒賈芸見了焙茗也就赶出來問怎麽樣焙茗道等了這一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就是寶二爺房裡的因說道好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二爺來了那丫頭听見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從前那等廻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听那賈芸說道什麽廊上廊下的你只說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丫頭冷笑道依我說二爺且請回去罷明日再來今日晚上得空兒我回一声焙茗道這是怎麽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來難道只是要二爺在這裡等着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

正經就便明來有人帶信不過口裡答應着他肯給帶到嗎賈芸听這了頭的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名字因是寶玉房裡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日再來說着便往外去了焙茗道我倒茶去二爺吃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还有事呢口裡說話眼睛瞧那丫頭还站在那裡呢那賈芸一徑回來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边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唤住隔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日你叔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嬸娘休提我這

裡正後悔呢早知道這樣我一起頭就求嬸娘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裡沒成兒昨日又來尋我賈芸道嬸娘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意昨兒还不求嬸娘如今嬸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丟下少不得求嬸娘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难早告訴我一声兒什麽不成了多大點兒事就悮到這會子那園子裡还要種樹種花我只想不出個人來早說不早完了賈芸笑道這樣明日嬸娘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的烟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

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嬸娘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件辦的好（又放這一句）再派我那件鳳姐笑道你到會拉長線兒罷了若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錯時候來領銀子後日就進去種花說着命人駕起香車徑去了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散齋打听宝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听鳳姐回來便寫個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了出來單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数年月一並連對牌交與賈芸賈芸接看那批上批着二百兩銀子心中喜悅番身走到銀庫上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母親

自是母子俱喜次日五更賈芸先找了倪二还了銀子又掌了五十兩銀子出西門我到花兒匠方椿家裡去買樹不在話下且說宝玉自這日見了賈芸曾說過明日着他進來說話這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裡还記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郑從北靜王府裡回來見过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宝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病了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病着还有幾個做粗活听使喚的丫頭料是叫他不着都出去尋影覓伴的去了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宝玉在房内偏生的宝玉

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声方見兩三個老婆子走進來、宝
玉見了連忙摇手說罷〻不用了、老婆子們只得退出、宝
玉見沒了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
听背後有人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等我來倒、一面說一
面走上來接了碗去、宝玉倒嚇了一跳、問你在那裡的、忽
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笑着回道我在
後院裡、纔從裡間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听見脚步响、
宝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丫頭穿着幾件半新不
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鬒〻的好頭髮、挽着髮兒、容長臉
面、細巧身材、卻十分俏麗甜淨、宝玉便笑問道你也是我

這屋裡的人麼、那丫頭道是的、宝玉道既是這屋裡的、我
怎麼不認得、那丫頭听說便冷笑一声道不認得的也多
呢、豈止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眼前的
事一件也做不着、那裡認得呢、宝玉道你為什麼不做那
眼前的事、那丫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一句話回二
爺、昨日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
叫焙茗回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裡去了、剛
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嘻〻哈〻的笑着進來、兩個
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衣裳、趔〻趄〻潑〻撒〻的、那
丫頭便忙迎出去接、那秋紋碧痕正对抱怨你濕了我的

衣裳那個又說你蹅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紅二人便都詫異將水放下忙進房看時並沒別人只有寶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只得且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边房內找着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裡做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裡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去不想二爺要茶吃叫姐姐們一個也沒有是我進去倒了碗茶姐姐們便來了秋紋兜臉啐了一口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倒叫我們去你可做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难道我們倒跟不上你麼你也拿那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拿東西的事偺們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這麼說还不如我們散了單讓了他在這屋裡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嬤嬤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曬混晾的那土山一帶都攔着圍幙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日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老婆子道什麼後廊上的芸哥兒秋紋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心內明白知是昨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

因玉字犯了宝玉黛玉的名便單與他做小紅原來是府中世僕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田房事務這紅玉年十六進府當差把他派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姊妹及宝玉等進大觀園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宝玉點了這小紅雖然是個不諳事體的丫頭因他原有三分容貌心內妄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宝玉面前現弄現弄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利爪的那裡插得下手去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塲惡話心內早灰了一半正悶悶的忽然所見老嬷嬷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回房睡在床上暗暗思量番來掉去

正沒個抓尋忽所聽外低低的叫道小紅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裡呢小紅听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小紅不覺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裡拾着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那小紅轉身一跑却被門檻絆倒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四回終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話說小紅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跤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個丫頭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面水這小紅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手腰中束一條汗巾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日見了他也就留心若要指名喚他來使用（寶玉要丫頭。有詩多思量句。見賈府另是一種排場。具眼人不）一則怕襲人等多心二則又不知他是何性情因而納悶早晨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

了窗子隔着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幾個丫頭打掃院子都擦胭抹粉插花帶柳的獨不見昨日那一個寶玉便靸了鞋走出了房門只裝做看花東瞧西望一抬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下欄干旁有一個人倚在那裡却為一株海棠花所遮（各有心事）看不真切前進一步仔細一看正是昨日那個丫頭在那裡出神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着忽見碧痕來請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小紅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我們的噴壺壞了你到林姑娘那邊借來一用小紅便走向瀟湘館去到翠烟橋抬頭一望只見山坡高處都攔着帷

幔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種樹原來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裡擱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監工小紅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悄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而回無精打彩自向房內倒着衆人只說他是身子不快也不理論過了一日原來次日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裡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去也便不去了倒是薛姨媽同着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王夫人正過薛姨媽房裡坐着見賈環下了學命他去抄金剛經咒唪誦那賈環便來到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點了蠟燭拿腔做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雲

倒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剪蠟花又說金釧擋了燈亮兒衆丫鬟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他只有彩霞還和他合得來倒了茶與他因向他悄悄的道你安分些罷何苦討人厭賈環把眼一睞道我也知道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不大理我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着牙向他頭上戳了一指頭道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歹兩人正說只見鳳姐同着王夫人都過來了王夫人便一長一短問他今日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時寶玉也來了見了王夫人也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除去了抹額脫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裡

王夫人便用手摩挲撫弄他宝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王夫人道我的兒又吃多了酒臉上滚热的你还只是揉搓一會子閙上酒來还不在那裡静々的躺一會子去呢說着便叫人拿枕頭宝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柏着宝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々的不大答理兩眼只向着賈环宝玉便拉他的手說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閙就嚷了二人正閙着原來賈环听見了素日原恨宝玉今見他和彩霞頑要心上越發按不下這口氣因一沉思計上心來故作失手將那一盞油汪汪

的臘燭向宝玉臉上只一推只听宝玉嗳喲的一声滿屋裡人都唬一跳連忙將地下的戳燈移過來一照只見宝玉滿臉是油王夫人又氣又急一面命人替宝玉擦洗一面罵賈環鳳姐三步兩步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一面說道老三还是這樣毛脚雞似的我說你上不得臺盤趙姨娘平時也該教導教導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遂叫过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黑心種子來也不教訓教訓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一發得了意了一發上來了那趙姨娘只得忍氣吞声也上去帮着他們替宝玉收拾只見宝玉左边臉上起了一溜燎炮幸而没傷眼睛王夫人

看了又心疼又怕賈母問時難以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罵一頭又安慰了寶玉一面取了敗毒散來敷上寶玉說（寶玉好）有些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只說我自已燙的就是了鳳姐道便說自已燙的也要罵人不小心橫豎有一場氣的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的門便悶悶的晚（黛玉相思病已深矣）間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知道燙了便親自趕過來只瞧見寶玉自已拿鏡子照呢左边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藥林黛玉只當十分燙得利害忙近前瞧瞧寶玉却把臉遮了搖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潔故不要他瞧黛玉也就

罷了但問他疼得怎樣寶玉道也不狠疼養一兩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會回去了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自已承認自已燙的賈母免不得又把跟從的人罵了一頓過了一日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到府裡來見了寶玉唬了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燙的便點頭歎息一面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畫口內嘟嘟囔囔的又咒誦了一回說道包管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老祖宗老菩薩那裡知道那佛經上說的利害大凡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裡便有許多促俠鬼跟着他得空便擰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

碗來或走着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
長不大的（奇談）賈母听如此說便問這有什么佛法解釋没有
呢馬道婆便說道這個容易只是多替他做些因果善事
也就罷了再那經上还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
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保
兒孫康寧再無撞客邪祟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么供奉
這位菩薩馬道婆說也不値什么不過除香燭供奉以外
一天多添几觔香油點了個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現
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
也做個好事馬道婆說這也不拘多少隨施主愿心像我

家裡就有好几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裡太
妃他許的愿心大一天是四十八觔油一觔燈草那海燈
也只比缸略小些錦鄉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
斤油再有幾家或十觔八觔三觔五觔的不等也少不得
要替他點賈母點頭思忖馬道婆道还有一件若是为父
母尊長的多捨些不妨若老祖宗为宝玉若捨多了怕哥
兒擔不起反折了福要捨大則七斤小則五觔也就是了
賈母道既是這樣說便一日五斤每月打總兒來関了去
馬道婆道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叫人來吩咐以
後宝玉出門拿幾串錢交給他小子們一路施捨與僧道

貧苦之人、說畢、那道婆便往各房問安閑逛去了、一時來
到趙姨娘房裡、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丫頭倒茶給他吃、
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見炕上堆着些零星綢緞、因說
我正沒有鞋面子、奶奶給我些零碎綢子緞子、不拘顏色
做雙鞋穿罷、趙姨娘歎口氣道、你瞧那裡頭還有塊成樣
的麼、就有好東西也到不了我這裡、你不嫌不好、挑兩塊
去就是了、馬道婆便挑了几塊掖在懷裡、趙姨娘又問前
日我打發人送了五百錢去、你可在藥王面前上了供沒
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歎氣道、阿彌陀
佛、我手裡但凡從容些、也時常來上供、只是心有餘而力

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環哥大了、得了一官
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功德還怕不能麼、趙姨娘听了笑
道、罷、罷、再別提起、如今就是榜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
這屋裡那一個兒、寶玉兒還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兒、
大人偏疼他些兒也還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
一面伸了兩個指頭、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
趙姨娘唬的忙搖手、起身掀簾子一看、見無人、方回身向
道婆說、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
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婆見說、便探他
的口氣道、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虧你們心裡

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倒也好、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
难道誰还敢把他怎么樣、呢馬道婆道、不是我說句造孼
的話、你們没本事也难怪、明裡不敢怎樣、暗裡也算計了（三姑六婆所以不可入門）
还等到如今、趙姨娘聞听這話裡有話、心內暗暗的欢喜
便說道、怎么暗裡算計我、倒有個心、只是没這樣的能幹
人、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太太的謝你、馬道婆听了這話
打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喚醒人編要推闕）、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我那
裡知道這些事、罪匕過匕的、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
肯濟困扶危的人、难道就眼睜匕的看人家來擺佈死了
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难道还怕我不謝你么、馬道婆聽如

此便笑道、若說我不忍你們娘兒兩個受别人委曲、还猶
可、若說謝我、还想你們什么東西么、趙姨娘听這話鬆動
了些、便說你這么個明白人、怎么糊塗了、果然法子靈驗
把他兩人絶了、這家私还怕不是我們的、那時侯你要什
么不得、呢馬道婆听了、低頭半日說、那時節事情妥當了
又無凭據、你还理我呢、趙姨娘說、這有何难、我攢了几兩
体巳、还有些衣服首飾、你先拿幾樣去、我再寫個欠銀文
契給你、到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使得、趙姨娘將一
個小丫頭也支開、連忙開了箱櫃、將衣服首飾拿了些出
來、並体巳散碎銀子、又寫了五十兩一張欠約、遞與馬道

婆道你先拿去作個供養、馬道婆見了這些東西又有欠字遂不顧青紅皂白滿口應承、伸手先將銀子拿了然後收了欠契、向趙姨娘要了張紙拿剪子鉸了兩個紙人兒遞與趙姨娘教把他二人的年庚寫在上面又找了一張藍紙鉸了五個青面鬼叫他併在一處拿針釘了我在家中作法自有效驗的說完、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道奶奶可在這裡太太等你呢二人散了不在話下却說林黛玉因寶玉燙了臉不大出門倒時常在一處說閒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又同紫鵑等作了一會針線總悶毛不舒、一同信步出來看庭前纔迸出的新笋不覺出了院

門來到園中四望無人惟見花光鳥語信步便往怡紅院來只見几個丫頭舀水都在迴廊上看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笑聲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釵都在這裡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兩個、黛玉笑道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的鳳姐道我前日打發人送兩瓶茶葉與姑娘可还好麼黛玉道我正忘了多謝想着宝玉道我嘗了不好不知別人嘗了怎麼樣宝釵道味倒好只是沒甚顏色鳳姐道那是暹羅国貢的我嘗了也不覺甚好还不如我們常吃的呢黛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的宝玉道你說好把我的都拿了去吃罷鳳姐道我那裡还多

着的呢黛玉道我叫丫頭取去鳳姐道不用我打發人送
來我明日还有一事求你一同叫人送來林黛玉听了笑
道你們听听這是吃了他家一点子茶葉就使喚起人來
了鳳姐笑道〔落得取笑〕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庅还不給我們家作
媳婦兒衆人都大笑不止黛玉紅了臉回過頭去一声兒
不言語玉釵笑道我們二嫂子的詼諧是好的黛玉道什
麽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的討人厭罷了說着又啐了一
口凤姐兒道你替我家做了媳婦少些什庅指着宝玉道
你瞧瞧人物兒配不上門弟兒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
那一声兒玷辱了你黛玉起身便走宝釵叫道顰兒急了

还不回來呢走了倒沒意思說着站起來拉住纔至房門
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都來瞧宝玉宝玉與衆人
都起身讓坐獨鳳姐不理宝釵正欲說話只見王夫人房
裡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們出去呢李宮
裁連忙同着凤姐兒走了趙周兩人也辞了出去宝玉道
我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說林妹妹你略
站一站與你說句話凤姐听了回頭句林黛玉道有人叫
你說話呢〔餘波妙〕便把林黛玉往後一推和李紈一同去了這裡
宝玉拉了黛玉的手只是笑又來說話黛玉不覓又紅了
臉睁着要走宝玉道噯喲好頭疼黛玉道該阿弥陀佛宝

王夫人叫一聲將身一跳離地有三四尺高口內亂嚷盡是胡話黛玉並衆丫鬟都唬慌了忙報知王夫人與賈母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裏都一齊來看時寶玉一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鬧的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一見唬的抖衣亂戰兒一聲肉一聲放聲大哭于是驚動了衆人連賈赦邢夫人賈珍賈政並璉蓉芸萍薛姨媽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下人等並丫鬟媳婦等都來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沒個主意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犬殺犬見了人瞪著眼就要殺人衆人一發慌了周瑞媳婦帶著几個力大的女人上前抱住奪了刀抬回房中平兒豐兒等哭的哀天叫地賈政也心中着忙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說送祟的有說跳神的有荐玉皇閣張道士捉怪的整鬧了半日祈求禱告百般醫治並不見好日落後王子騰夫人告辭去了次日王子騰也來問候接着小史候家邢夫人弟兄並各親戚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也有荐醫的他叔嫂三人一發糊塗不省人事身熱如火在床上亂說到夜裡更甚因此那些婆子丫鬟不敢上前故將他叔嫂二人都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着人輪班守視賈母王夫人邢夫人並薛姨媽寸步不離只圍着哭此時賈赦賈政又

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上下不安賈赦还各處去尋覓僧道賈政見不效驗因阻賈赦道兒女之數總由天命非人力可強他二人之病百般醫治不效想是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去罷賈赦不理仍是百般忙亂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寶玉躺在床上連氣息都微了合家都說沒了指望了忙的將他二人的後事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等更哭的死去活來只有趙姨娘外面假作憂愁（馬婆神通）心中稱願至第四日早寶玉忽睜開眼向賈母說道從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發我走罷賈母聽見這話如同摘了心肝一般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

太也不必過於悲痛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他受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里也受罪不安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賬老婆怎么見得不中用了你願意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別作夢他死了我只合你們要命都是你們素日調唆着逼他念書寫字把胆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就像個避貓鼠兒一樣都不是你們這起小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他你們就隨了心了我饒那一個一面哭一面罵賈政在旁聽見這些話心裡越發着急忙喝退了趙姨娘委婉劝解了一番

忽有人來回兩口棺木都做齊了賈母聞之如刀刺心一發哭着大罵問是誰叫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拿來打死鬧了個天翻地覆忽聽見空中隱隱有木魚聲念了一句南無解冤解結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祟逢凶險的我們善醫治賈母王夫人便命人向街上找尋去原來是一個癩和尚同一個跛道士那和尚是怎的模樣、

鼻如懸膽兩眉長　目似明星有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腌臢更有一頭瘡

那道人是如何模樣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卻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因命人請了進來問他二人在何山修道那僧笑道長官不消多話因知府上人口欠安特來醫治的賈政道有兩個人中了邪不知有何方可治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之寶可治此病何須問方賈政心中便動了因道小兒生時雖帶了一塊玉來上面刻着能除凶邪然亦未見靈效那僧道長官有所不知那寶玉原是靈的只因為聲色貨利所迷故此不靈了你今將此寶取出來待我持誦持誦就依舊靈了賈政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塊玉來

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長欢一声道青埂峯下别來十三載矣人世光陰迅速塵緣未斷奈何奈何可羨你（微詰）當日那段好處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只因煅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惹是非

可惜今日這番經歷呵

粉漬脂痕污寶光　房櫳日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　寃債償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了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於卧室檻上除自已親人外不可合陰人冲

犯三十三日之後包管好了賈政忙命人讓茶那二人已經走了只得依言而行鳳姐宝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漸漸醒來知道餓了賈母王夫人纔放了心衆姊妹都在外間听消息黛玉先念一声佛宝釵笑而不言惜春道宝姐姐笑什麽宝釵道我笑如來佛比人还忙又要度化衆生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說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笑得有道理帶笑點黛玉婚姻更妙）一時林黛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都不是好人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着凤丫頭學的貧嘴一面說一面摔簾子出去了欲知端的下面分解

終



紅樓夢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强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仍回大觀園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小紅同衆丫鬟也在這裡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々混熟了小紅見賈芸手裡拿着手帕子倒像是自已從前掉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着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放下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决神魂不定

之際忽听窗外問道姐々在屋裡沒有小紅聞听在窗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裡呢你進來罷佳蕙听了跑進來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在院子裡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葉花大姐々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小紅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晌子心裡到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々吃兩劑藥就好了小紅兒說那裡

的話好好的家去做什麼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小紅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麼樣小紅道怕什麼还不如早些死了到乾淨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小紅道你那裡知道我心中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你這個地方本也難站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宝玉病了這些日子說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还香了願教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

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句良心話誰还能比他呢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拚不得只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几個都算在上等裡去仗着老子娘的臉面衆人倒捧着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小紅道也不犯着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不过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还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由不得眼圈兒紅了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只得勉強笑道你這話說的是昨兒宝玉还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倒像有几百年的熬煎小紅听了冷笑

兩声方要說話只見一個丟留頭的小丫頭走進來手裡
拿着些花様子并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様子叫你描出
來呢說着向小紅擲下回轉身就跑了小紅向外問道倒
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
了不成（趣說）那小丫頭在窓外只說得一声是綺大姐々的抬
起脚來咕咚咕咚又跑了小紅便賭氣把那様子擲在一
边向抽屜内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
枝新筆放在那裡了怎庅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想
了一回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便向佳蕙
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还等着我替他拿箱

子你自取去罷小紅道他等着你你还坐着閑打牙兒我
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已
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寶釵院内來剛至沁芳亭
畔只見宝玉的奶娘李嬷嬷從那边來小紅立住笑問道
李奶々你老人家那裡去了怎庅打這裡來李嬷々站住
將手一拍道你說好好的又看上了那個什庅雲哥兒雨
哥兒的這會子逼着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裡听見可
又是不好小紅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着他去叫庅
李嬷々道可怎庅樣呢小紅笑道那一個要是知好歹就
回不進來纔是李嬷々道他又不傻為什麼不進來小紅

道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別同他一齊兒來回來叫他一個人乱硼可是不好么李嬷々道我有那們大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着拄着拐一逕去了小紅聽說便站着出們且不去取筆不多時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見小紅站在那裡便問道紅姐々你在這裡作什么呢小紅擡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小紅道那裡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着一逕跑了這裡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边墜兒引着賈芸來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紅一溜那小紅只粧着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

芸四目恰好相對小紅不覺把臉一紅一扭身往蘅蕪院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賈芸隨着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方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边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廻廊上吊著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厦一色雕鏤新鮮花樣槅扇上面懸著一個匾四個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這四個字正想着只听裡面隔着紗牕子笑說道快進來罷我怎么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听見是宝玉的声音連忙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

文章閃爍、那看不見宝玉在那裡、一回頭、只見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對兒十五六歲的丫頭來說、請二爺裡頭屋裡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廚、只見小小一張塡漆床上、懸着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宝玉穿着家常衣服、靸着鞋、倚在床上拿着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堆笑立起身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宝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宝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裡來、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偏々又遇着叔々欠安、叔々如今可大安了、宝玉道、大好

了、我倒听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々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着、只見有個丫鬟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口裡和宝玉說話、眼睛却瞅那丫鬟細挑身子、容長臉兒、穿着銀紅襖兒、青緞子背心、白綾細摺兒裙子、那賈芸只從宝玉病了、他在裡頭混了兩天、都把有名人口記了一半、他看見這丫鬟、知道是襲人、他在宝玉房中比別人不同、如今端了茶來、宝玉又在傍边坐着、便忙站起來笑道、姐々怎麽替我倒起茶來、我來到叔々這裡、又不是客、讓我自已倒罷了、宝玉道、你只管坐着罷、丫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

叔房裡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好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內只得順着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閒了只管來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出去了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把步慢慢的停着些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几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寶叔房內几年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几個女孩子那墜兒

見問便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纔剛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就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倒揀了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几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的我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知是這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小紅問墜兒道是他的心內不勝喜幸又見墜兒追

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我的墜兒滿口裡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找小紅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宝玉打發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庅又要睡覺你悶的很出去逛逛不好宝玉見說攜着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宝玉起來宝玉道可往那裡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庅葳蕤越發心裡膩煩了宝玉無精打彩只得依他晃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順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边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宝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兒追了下來一見宝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宝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做什庅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閒着做什庅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宝玉道把牙磕了那時候纔不演呢說着順着腳一逕來至一個院門前鳳尾森森龍吟細細都是瀟湘館宝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宝玉便將臉貼

在紗窗上往裡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歎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々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寶玉在窗外笑道為什庅每日家情思睡昏々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有[illegible]怯怯春[illegible]之態）翻身向裡裝睡着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搬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却跟了進來說妹々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剛說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鵑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

紅樓夢　第二十六回　一向耐人將思　八

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庅寶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什庅黛玉道我沒說什庅寶玉笑道給你個榧子吃就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鵑進來寶玉笑道紫鵑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鵑道那裡有好的呢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鵑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舀水去說着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鋪床（竟是鶯々小姐聲口）林黛玉登時撂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庅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你庅黛

他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听了村話來也說給我听看了混賬書也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一面（嬌嬝可愛）哭一面下床來往外就走宝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赶上來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又說這樣話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呌你呢宝玉听了不覺好了個焦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着宝玉問道你可知道呌我是爲什広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横竪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宝玉轉過大廳宝玉心裡还自狐疑只听墻

角边一陣呵呵大笑回頭見薛蟠拍着手跳了出來笑道要不說姨父呌你你々那裡肯出來的這広快焙茗也笑着跪下了宝玉怔了半天之解过來是薛蟠哄他出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爲了小子都是我央他去的宝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罢了怎広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広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爲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要哄我也說我父親就完了宝玉道嗳喲越發的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肏的还跪着做什広焙茗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

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尋了來的這庅粗這庅長粉脆的鮮藕這庅大的西瓜這庅長這庅大一個暹羅国進貢的靈栢香熏的暹羅猪魚你說這四樣禮物可難得不難得那魚猪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庅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赶着給你們老太太姨娘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你还配吃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裡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并唱曲兒的都在這裡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

都彼此見过了吃了茶薛蟠即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厮七手八脚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宝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寿禮还未送來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你明兒來拜寿打算送什庅新鮮禮物宝玉道我没有什庅送的若論銀錢吃穿等類的東西究竟还不是我的惟有寫一張字或畫一張畫這纔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來了昨兒我看人家一本春宮兒畫的着實好上面还有許多的字我也没細看只看落的欵原來是什庅庚黄的真好的了不得宝玉听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过些那裡有個庚黄想了半天不覺笑將

起來命人取过筆來在手心裡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么薛蟠道怎広看不真宝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可是這兩個字罷其實與庚黃相去不遠眾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是糖銀是菓銀的正說着小厮來回馮大爺來了宝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眾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罷宝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

父倒也托庇康健近來家母偶着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來掛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記了再不慪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鉄網山教兔鶻稍了一翅膀宝玉道几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來了宝玉道怪道前見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么忘了单你去了还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法兒　兒去罷了難道我閑瘋了咱們几個人吃酒听唱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却有

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听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几杯纔是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裡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不必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太不能遵命若必要叫我領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听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個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爲這個還要特治一個東兒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二則還有奉懇

之處說着撒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剌剌的丟不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豫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着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的回來因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着你且高樂去也倒底打發個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着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哥倒

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我叫他留着送與別人罷、我知道
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說着、丫環倒了茶來吃茶說
閑話兒、不在話下、却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
了、一日不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
了、心裡要找他問問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
寶玉的園內去了、自已也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只
見各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
個個又彩熌灼、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
院來、門已關了、黛玉卽便叫門、誰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
拌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

身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我們三
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
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
知丫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的丫頭
沒聽見是他的声音、只當別的丫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
而又高声說道、是我、還不開門麼、晴雯偏生還沒聽見、便
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槪不許放人進來
呢、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声問他、逗起氣
來、自已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已家一樣、到
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栖、如今

認真惱氣也覺沒趣（林小姐一生眼淚是生命）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裡面一陣笑語之声細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釵二人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宝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墻角边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稀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宿鳥栖鴉一聞此声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听正是花魂

默默無情緒鳥夢痴痴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稀　獨抱幽芳出繡閨
嗚咽一声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听吱嘍一声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尚望着門洒了幾點淚自覺無味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鵑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麼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先時還有人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委曲用話來寬慰解勸誰

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了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着床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

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裏繡帶飄颻花枝招展更兼這些
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一時也道不盡且說寶釵
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大姐兒香菱與衆丫鬟們
都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麽
不見好個懶丫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着
等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丟了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
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
了一回閒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找他
們去我找林姑娘去就來說着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抬
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林

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
（亦是。賈府教法。）
嘲笑不忌喜怒無常況且黛玉素昔猜忌好弄小性兒的
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
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
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
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
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將欲過河
去了倒引的寶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池邊滴翠亭上
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那
亭裡邊嘁嘁喳喳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

曲欄盡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鏤槅子糊着紙寶釵在亭外
聽見說話便煞住脚往裡細聽只聽說道你瞧瞧這手帕
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
又有一人說話可不是我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道你拿
什麽謝我呢難道白找了來不成又答道我已經許了謝
你自然是不哄你的又聽說道我找了來給你自然謝我
但只是那揀的人你就不謝他麽那一個又說道你别胡
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
什麽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麽回他呢况且他
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没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

聽說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算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别人
呢須說一個誓來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人嘴上就長一個疔
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嗳呀偺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
悄悄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槅子都推開了便是人見
偺們在這裡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若走到跟前偺們
也看的見就别說了寶釵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
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
了見我在這裡他們豈不臊了况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
玉房裡紅兒的言語他素昔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
怪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墻不但

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腳步笑着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裡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內的小紅墜兒剛一推牕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往前趕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着林姑娘在這裡蹲着弄水兒呢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到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又

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誰知小紅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爲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小紅又道這可怎麼樣呢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小紅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倒罷了林姑娘嘴裡又愛尅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小紅連

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喚做什麽事鳳姐打諒了一回見他生的干淨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說我的丫頭今兒沒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小紅笑道奶奶有什麽話只管分付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悞了奶奶的事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姑娘房裡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小紅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听了笑道噯喲你原來是在玉房裡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窯盤子架兒底

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秤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床頭上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小紅听說徹身去了不多時回來了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裡出來站着繫裙子便赶來問道姐〻不知道二奶〻往那裡去了司棋道沒理論小紅听了回身又往四下裡一看只見那边探春宝釵在池边看魚小紅上來陪笑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剛纔那裡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〻院裡找去小紅听了再往稻香村來頂頭只見晴雯綺霞碧痕秋紋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小紅

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子也不弄就在外頭逛小紅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的時候姐々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小紅道今兒不該我的班兒有茶沒茶休問我綺霞道你聽々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罷小紅進你們再問々我逛了沒逛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的說着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裡了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曾就把他興頭的這個樣這一遭兒半遭兒的算不

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賈府丫頭実無[illegible]作全是嘴·[illegible]手）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一面說着去了這裏小紅听說不便分証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小紅上來回道平姐々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纔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秤了給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々叫我來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々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々就把那話按着奶々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小紅道平姐姐說我們奶々問這裡奶々好原是我們二爺不

在家雖然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还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还要和這裡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边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喲喲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小紅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說的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揑揑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別人

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嚼字拏着腔兒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裡知道先是我們平兒也是這麽着我就問着他難道必定粧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纔好些了李宮裁笑道都像你潑辣貨纔好鳳姐道這一個丫頭就好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听那口角就很剪斷說着又向小紅笑道明兒你伏侍我去罷我認你做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小紅听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麽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做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听打听這些人比你大的趕着我叫媽我还不理他呢今兒抬舉了你了小紅

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兒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做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的他他是林之孝的女兒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個天聾一個地啞那裡承望養出這麽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歲了小紅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字小紅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紅兒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狠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嫂子不知道

我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丫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着他饒不挑倒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紈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麽怨的他媽鳳姐說道你這麽着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小紅笑道願意不願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着奶奶我們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兒也得見識見識剛說道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小紅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

起來遲了鬧得衆姊妹都在園中做餞花會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園中只見宝玉進門來了便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了我了不曾我懸了一夜心黛玉便回頭叫紫鵑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屜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了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宝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還打恭作揖的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宝玉心中納悶自已猜疑看起這樣光景來不像是為昨兒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得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冲撞了他的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只見宝釵探春正在那边看鶴舞見黛玉來了三個一同站着說話兒又見宝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宝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宝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宝哥哥你往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宝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可曾叫你宝玉笑道沒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宝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

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逛去城裡城外大廊大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器、沒處擱的古董再就是綢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竹子根挖的香盒兒膠泥垛的風爐兒這就好了、我喜欢的什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宝貝似的搶了去了、宝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幾百錢出去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這些東西你多多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故事來了一回穿着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裡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的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得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頭老婆一屋子怎麼抱怨這些

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閑着沒事作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瞎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裡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麽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麽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他忒昏憒得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要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麽難處我也不理

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來說我攢的錢爲什麽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了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得是哥哥妹妹了丢下別人且說體己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日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歎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

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等他二人去遠把那花兜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面數落着哭的好不傷心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裡的丫頭受了委屈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繡簾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　樑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却不道人去樑空巢亦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階前悶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淚暗洒　洒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爲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脇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　何處有香坵
未若錦囊收豔骨　一抔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於汚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癡倒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在一腔無明未曾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听見先不過點頭感嘆次又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上懷裡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已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如何解釋這段悲傷正是（真正一對癡兒女真正是深於情的故）（轉念前可作收尚）

花影不離身左右　鳥聲只在耳東西

那林黛玉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癡病難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擡頭一看見是寶玉黛玉便道啐我當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短命二字[illegible]）剛說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長嘆一聲自已抽身便走

了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躱開了自已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赶上去說道你且站着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撩開手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嘆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麽樣今日怎麽樣寶玉道噯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聽見姑娘也愛吃連忙收拾的干干淨淨收着等着姑娘到來一桌子吃飯一床兒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丫頭們想到我心裡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底纔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裡倒把外四路的什麽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妹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淚來那時林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

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這般形像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憑着我怎麽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幾句打我幾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麽樣纔是就便死了也是個（[illegible]）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脫還得你申明了緣故我纔得托生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麽說爲什麽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寶玉詫異道這話從那裏說起我要是這樣立刻就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

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麽誓呢寶玉道實在你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來了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丫頭們懶待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寔是怵人如親見其風神）兒寶姑娘來什麽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見丫頭來請吃飯遂都往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医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過

這麼着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宝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踈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八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的有個金剛兩個字的宝玉拍手笑道從來沒聽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寶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真不爲這個捶我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宝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宝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四兒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諸如此類的藥不算爲奇只在群藥裡算那爲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

跑前年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寶丫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倒是真話呢倒說撒謊口裡說着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着嘴笑用手指頭在臉上畫着羞他鳳姐因在裡間房裡看着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的前日薛大哥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做什麼他說配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不記得他又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妹妹尋妹妹就說沒散的花兒那頭上下來的也使得過後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沒法兒把兩支珠花現折了給他還要一塊三尺長上用的大紅紗拿乳鉢乳了隔麵子呢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子裡呢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經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墳裡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粧裹的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那裡為這個

去刨墳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潑皮話妙也。絢心）王夫人聽了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就是墳裡有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翻尸盜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寶玉因向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謊不成、臉望着林黛玉說、却拿眼睛瞟着寶釵。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他只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很會欺負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裡住着、那薛大哥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裡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纔在背後、以為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着、見賈母房裡的丫頭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拉了那丫頭走。那丫頭說等着寶二爺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不同偺們走、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太太吃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吃齋。說着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己跑到棹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蕩、他心裡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掛着、二則也記掛着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

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麽吃飯吃茶也是這麽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瞧林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裡胡鬧些什麽寶玉吃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在門前站着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來個小厮們挪花盆兒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裡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各色上用紗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麽又不是賬又不是禮物怎麽個寫法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橫竪我自已明

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依不依你屋裡有個丫頭叫小紅的我要叫了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幾個可使得麽寶玉道我屋裡的人也多的很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麽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回來罷說着便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完飯了賈母因問他跟着你娘吃了什麽好的寶玉笑道也沒什麽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飯因問林姑娘在那裡賈母道裡頭屋裡呢寶玉進來只見地

下一個丫頭吹熨斗炕上兩個丫頭打粉線黛玉彎着腰拿剪子裁什麼呢寶玉走進來笑道哦這是做什麼呢纔吃了飯這麼控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丫頭說道那塊綢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黛玉便把剪子一撂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聽了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回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做什麼呢因見林黛玉裁剪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纔剛為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心裡不受用了林

黛玉道理他呢過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抹骨牌去罷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為抹骨牌纔來麼說着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倒是去罷這裡有老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丫頭們這是誰教他裁的黛玉見問丫頭們便說道憑他誰教我裁也不管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聽了忙撤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來外面只見焙茗說馮大爺家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

衣裳去就自已往書房裡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了一個老婆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裡等出門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放你娘的屁倒好寶二爺如今在園裡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園裡你又跑了這裡來帶信兒焙茗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裡寶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藥雙瑞壽兒四個小廝去了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

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裡久候了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併唱小旦的蔣玉函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夜懸想今日一聞呼喚卽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倒都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卽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梯已新樣兒的曲子唱個我听我吃一罈如何雲兒听說只得拿起

琵琶來唱道

兩個寃家都難丢下想着你來又記掛着他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荼蘼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拿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唱畢笑道你喝一罈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個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函等都道有理有理寶玉拿起海來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却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

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麽這還虧你天天吃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还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裡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聽寶玉說道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壻覔封侯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衆人聽了都說道好薛蟠獨揚着臉摇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

道他說的我全不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該罰了于是拿琵琶聽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嚥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照不盡菱花鏡裡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寶玉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梨來說道雨打梨花深閉門完了令下該馮紫英

說道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他理細打聽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鳴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雲兒便說道女兒悲將來終身倚靠誰薛蟠笑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麼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还吩咐

他不叫他打你呢眾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裡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說完便唱道

荳蔻花開三月三一個虫兒往裡鑽鑽了半日鑽不進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

唱畢飲了門杯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下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麼快說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便說道女兒

悲又咳嗽了兩聲方說道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眾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做忘八怎麼不傷心呢眾人笑的彎腰忙說道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罷薛蟠瞪了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眾人道怎麼愁薛蟠道繡房鑽出個大馬猴眾人哈哈笑道該罰該罰先还可恕這句便不通說着便要斟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鬧什麼眾人听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好的了听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眾人听了都

咤異道、這句何其太雅、薛蟠道女兒樂、一根𨳒𨳒往裡戳、
眾人聽了、都扭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
一個蚊子哼哼哼、眾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
蟠還唱道兩個蒼蠅嗡嗡嗡、眾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
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叫做哼哼韻兒、你們要懶待聽連
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眾人都道免了罷倒別耽悞了別
人家、于是蔣玉函說道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女兒愁
無錢去打桂花油、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女兒樂夫唱
婦隨真和合、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嬌、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度青

春年正小、配鸞鳳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聽譙樓鼓
敲、剔銀燈同入鴛幃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見了
一副對子、只記得這句可巧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
讖語預為下半部襲人嫁蔣玉函引子
乾了酒、拿起一朵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眾人倒
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
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麼說起寶貝來、蔣玉函
忙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函
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你們
不信、只問他、說畢指着寶玉、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

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着拿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玉函等猶問他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蔣玉函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宝玉出席解手蔣玉函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函又陪不是宝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着他的手叫他閑了往我們那裡去還有一句話問你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兒的他如今名馳天下可惜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宝玉听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麽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

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裡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条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遞與寳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貢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着宝玉听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条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兩

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麽、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麽、薛蟠那裡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於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宝玉回至房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裡去了、宝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裡一条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竟有天緣、把我那条還我罷、宝玉聽說方想起那条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裡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条罷、襲人聽了點頭歎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我的東西給那起混賬人、也難爲你心裡沒個算計兒欲

再說幾句、又恐慪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方纔醒了、只見宝玉笑道夜裡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宝玉繫的那条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裡、呢可知是宝玉夜間換了、忙一頓就解下來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宝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兒着記清此豈是襲人終身、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宝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擲在個空箱子裡、自己又換了一条繫着、宝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麽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小紅去了、他原要等你來的、我想什麽要緊、我就做了主打發他去了、宝玉道狠

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打發
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
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着衆位爺們
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着命小丫頭
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
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簟一領宝玉見了喜不自
勝問別人的也都是這個襲人道老太太多着一個香玉
如意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個香玉

元春却是有深意只有寶釵之說今安也

如意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
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的都沒有大奶奶二奶奶

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兩個錠子藥
宝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倒不同
我的一樣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
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籤子怎麼就錯了
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的我去拿了來了老太太說了明
兒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宝玉道自然要走一趟
說着便叫了紫鵑來拿了這個到你們姑娘那裡去就說
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鵑答應了拿了去不
一時回來說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着罷宝玉听
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裡請安去只

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宝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麽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宝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麽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麽金什麽玉的我們不過是個草木之人罷了宝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麽金什麽玉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麽誓管你什麽金什麽玉的呢宝玉道我心裡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

個人我也起個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起誓我很知道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宝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這樣的林黛玉道昨兒宝丫頭不替你圓謊為什麽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麽樣了正說着只見宝釵從那边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宝釵分明看見只粧看不見低頭過去不到了王夫人那裡坐了一回然後到了賈母這边只見宝玉也在這裡呢宝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語所以總遠着宝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宝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

寺廚宝玉被一個林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記掛着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宝玉笑道宝姐姐我瞧瞧你的那香串子可巧宝釵左腕上籠着一串見宝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宝釵原生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來宝玉在傍邊看着雪白的膀子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姑娘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我沒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看宝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呆了宝釵褪下串子來遞與他也忘了接宝釵見他呆了自己倒

不好意思的丟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林黛玉蹬着門檻子嘴裡咬着手帕子笑呢宝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裡林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裡的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瞧原來是個獃雁宝釵道獃雁在那裡呢我也瞧瞧林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裡說着將手裡帕子一摔向宝玉臉上摔來宝玉不知正打在眼上噯喲了一聲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將手帕子甩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倒唬了一跳問是誰林黛玉搖着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爲寶姐姐要看獃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着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淸虛觀打醮的事來約着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罷怪熱的什麽沒看過的戲我不去的鳳姐道他們那裡涼快兩邊又有樓咱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趕出去把樓上

打掃下掛起簾子來一個閒人不許放進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了你們不去我自家去這些日子也悶的狠了家裡唱動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聽說就笑道旣這麽着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敢是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你在旁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笑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向寶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裡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

二則預備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叫了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笑道還是這麼高興打發人去到園裡告訴有要進去的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逛去這個話一傳開了別人都還可已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聽了這話誰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的攛掇了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喜歡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輛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做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況是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

日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頭紫鵑雪雁春纖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金釧彩雲也跟了鳳姐兒來奶子抱着大姐兒另在一車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又連上各房的老嬤嬤奶

娘並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子黑壓壓的站了一街的車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尚未坐完這個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個說你壓了我們奶奶的包袱那边車上又說碰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砸了我的扇子咭咭呱呱說笑不絕周瑞家的走來過去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人笑話說了兩遍方見好了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口寶玉騎着馬在賈母轎前街上人都站在兩邊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響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旁迎接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內見了本境城隍各位泥塑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

子弟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赶不上賈母自己下了轎忙要上來攙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剪筒照管剪各處蠟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裏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觔斗罵道小野雜種往那裏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滚了出來都喝聲叫拿拿打打賈母聽了忙問是怎麼了賈珍忙出來問鳳姐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說一個小道士兒剪燭花的沒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

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那裡見過這個勢派倘或唬着他倒怪可憐見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一手拿着蠟剪跪在地下亂顫賈母命賈珍拉起來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總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向賈珍道珍哥兒帶他去罷給他些錢買菓子吃叫人別難為了他賈珍答應領他去了這裡賈母帶着衆人一層一層的瞻拜觀玩外面小厮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去給他幾百錢不要難為了他家人聽說

忙上來領了下去賈珍站在臺磯上因問管家在那裡家下站的小厮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來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裡地方大今兒咱們人多你使的人你就帶了在這院裡罷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裡去把小幺兒們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姑娘奶奶們都出來一個閒人也不許到這裡來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裡跑下來賈珍道你瞧瞧他我這裡也沒熱他倒乘涼去了喝

命家人啐他那小厮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便有個小厮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還眼向着他那小厮便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麽先乘涼去了賈蓉垂着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萍賈芹等听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璉賈瑸賈瓊等也都忙了一個一個從墻根下慢慢的溜下來賈珍又向賈蓉道你站着做什麽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裡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們都來了叫他們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叠連聲的要馬一面抱怨這早都不知做什麽的這會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子細着手呢麽馬也拉不來

要打發小厮去又恐怕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趟騎馬去了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傍邊陪笑說道論理我比別人應該裡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裡我只在這裡伺候罷了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爲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爲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爲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裡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偺們自巳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

這會子還揪了你的兒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士呵呵大笑着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說道張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攙他來賈珍忙去攙了過來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衆位奶奶小姐納福一向沒到府裡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太的萬福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倒罷了只記掛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我這裡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很乾淨我說請哥兒來逛逛怎麼說不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

解手去了纔來忙上前問張爺爺好張道士忙抱住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間好裡頭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生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做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着兩眼流下淚來賈母聽了也由不得滿臉淚痕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一個像他爺爺的就只這玉兒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

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赶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又呵呵大笑道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倒也好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太示下纔敢向人去張口呢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裡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如今也隨聽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給他幾兩銀子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

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丫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見奶奶在這裡也沒道謝寄名符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的不指望娘娘來做好事他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着待我取來說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拿了一個花盤擎着大紅蟒緞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笑道你就手裡拿出來罷了又用個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裡不干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笑道你只顧

拿出盤子到唬我一跳、（讓嫌失大家規矩）我不說你是為送符、倒像是和我（攔入戲中鳳姐一味諧）
們化佈施來了、衆人聽說、閧然一笑、連賈珍也掌不住笑
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割舌地獄、鳳姐笑道
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隲、遲了
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却不
為化佈施、倒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
遠來的道友並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麼着
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來、
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歲
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

聞、況是個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中了腌臢氣
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
內、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着、捧了出去、這裡
賈母與衆人各處遊玩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
爺爺送了玉來、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
笑道、衆人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實在稀罕、都没什
麼敬賀、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都願意為敬賀之禮、
哥兒便不稀罕、只留着頑耍賞人罷、賈母听說、向盤內看
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
安、皆是珠穿寶嵌、玉琢金鏤、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

胡問他們出家人是那裡來的何必這樣这斷不能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若不留下豈不叫他們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接下了宝玉笑道老太太張爺爺既這麼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寶玉、全不知孫猶恨帶的說話）捧了這個跟着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話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稀罕到底也是幾件器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們也無益二則反倒遭塌了這些東西要捨給窮人何不就散錢了他們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罷說畢張道士方纔退出這裡賈母與衆人上了樓在正面樓上歸坐鳳姐等上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一時來回道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什麼故事賈珍道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道這倒是第二本也还罷了神佛要這樣（隆〇綸〇金〇書）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何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了下來至外边預備着申表焚錢楮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宝玉在樓上坐在賈母傍边因叫個小丫頭子捧着方纔那一盤子賀物將自巳的玉帶上用手翻弄尋撥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

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拿起來笑道這件東西好像是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一個的寶釵笑道史大妹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原來是雲兒有這個寶玉道他這麼往我們家去住着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寶姐姐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

○右上一節乃其文黛寶玉寶釵步步留心○

頭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寶釵聽說便回頭粧沒聽見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己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裡一面心裡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是史湘雲有了他就留着這件因此手裡揣着却拿眼睛瞟人只見眾人倒都不理論惟有林黛玉瞅着

他點頭兒似有讚嘆之意○○○○○得是歎着○寶玉不覺心裡沒意思起來又掏出來向着黛玉赸笑道這個東西倒好頑我替你留着到家穿上你帶林黛玉將頭一扭道我不稀罕寶玉笑道你既不稀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說着又揣了起來剛要說話只見賈珍之妻尤氏和賈蓉新近續娶的媳婦婆媳兩個來了見過賈母賈母道你們又來做什麼我不過沒事來逛逛一句話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了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裡打醮連忙預備猪羊香燭茶食之類的東西送禮鳳姐聽了忙趕過正樓來拍手笑道噯呀我却不防這個只說咱們娘兒們來閒逛逛人家只

當偺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這又不曾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管家兩個婆子上樓來了馮家兩個未去接着趙侍郎家也有禮來了于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廟裏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禮賈母纔後悔起來說又不是什麼正經齋事我們不過閒逛逛没的驚動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得去鳳姐又說打墻也是動土已經驚動了人今兒樂得還去逛逛賈母因昨日見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嗔着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說從

今已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爲什麼原故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已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病了心裏放不下飯也懶得吃不時來問黛玉又怕他有個好歹因說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裏做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事心中大不受用今听見林黛玉如此說心裏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黛玉說了這話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

道我自認得了你罷了罷了林黛玉听說便冷笑了兩声道自認得了我那裡像人家有什麼配得上呢（急了要緣）寶玉听了便向前來直問到臉上你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兒還為這個賭了幾回咒今兒你到底又重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又有什麼益處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來今日原自己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戰戰兢兢的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攔了你的姻緣你心裡生氣來拿我煞性子原來那寶玉自幼生成（極小如亦何以為）有一種下流痴病况從幼時和黛玉

耳鬢斯磨心情相對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变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既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即如此刻寶玉的心内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裡眼裡只有你你不能為我解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裡一時一刻皆有

你心裏竟沒我了寶玉是這個意思只口裏說不出來那林黛玉心裏想着你心裏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無聞的方見得是待我重無毫髮私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裏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却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那寶玉心中又想着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願。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那纔是你和我近不和我遠。林黛玉心裏又想着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為我把自己失了殊不知你失我也失可見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遠你了如此看來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遠之意此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難以備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裏乾噎口裏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頸上摘下通靈寶玉來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麼撈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寶玉見不破便回身找東西來砸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摔砸那啞吧東西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着紫鵑雪雁等

怕解勸後來見寶玉下死砸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襲人忙趕了來纔奪了下來寶玉冷笑道我是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麼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眼眉都變了從來沒氣得這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合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壞了叫他心裡臉上怎麼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已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裡一煩惱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來紫鵑忙上來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手帕子吐濕雪雁忙上來捶

紫鵑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着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了出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已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一紫鵑又見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湊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已後悔方纔不該同他較証這會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裡想着也由不得滴下淚來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着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寶玉的手冰凉待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麼委屈悶在心裡二則又恐薄了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丟開手了因

此也流下淚來紫鵑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
黛玉輕輕的搧着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
也由不得傷起心來也拿手帕子拭淚四個人都無言對
泣一時襲人勉強笑向寶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看這玉
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拌嘴黛玉聽了也不顧病
赶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要剪襲人紫鵑剛要
奪已經剪了幾段黛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稀罕
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
是我纔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橫
豎不帶他也沒什麼只顧裡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

黛玉大哭大吐寶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倘
或連累了他們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干
連了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做一件正經事
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麼大禍便一齊進園來瞧他兄
妹急的襲人抱怨紫鵑爲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鵑
又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
來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無話問起來又沒爲什麼事
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鵑兩個人身上說爲什麼你們不
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來都不管了因此將二人連罵帶
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着還是賈母帶出宝

玉去了，方纔不服，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裡擺酒唱戲，賈府諸人都去了。寶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的，那裡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裡想：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為昨兒氣着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纔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了氣，只說趁今兒那邊去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

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裡孽障，偏生遇見這麼兩個（是一寸小冤家）不省事的小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眼，斷了這口氣，憑這兩個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不嚥這口氣。自己抱怨着也哭了。這話傳入寶林二人耳內，他二人竟從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這句話的滋味，都不覺潸然泣下。雖不曾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風灑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卻不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麼？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

家裡小廝們和他的姊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了還罵小廝們蠢、不能体貼女孩兒們的心腸、今兒你也這麽着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个再這麽仇人似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氣、陪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麽也好那麽也好、寶玉聽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薔痴及局外

話說林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鵑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那寶玉脾氣難道咱們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倒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麽浮躁了紫鵑笑道好好的為什麽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麽樣林黛玉欲答話只

聽院外叫門紫鵑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寶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黛玉聽了說不許開門紫鵑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麽熱天毒日頭地下晒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裡說着人前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着說道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的門了誰知道這會子又來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好的為什麽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紫鵑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裡氣還不大好寶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麽氣一面說着一面進來只見林黛玉又在床上哭那黛玉本不曾哭聽見寶玉來由不得傷心了

止不住滾下淚來、寶玉笑着走近床來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寶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旁人看見倒像是咱們又拌了嘴的似的若等他們來勸咱們、那時節豈不咱們倒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打要罵憑着你怎麽樣千萬別不理我說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幾千聲黛玉心裡原是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別叫人知道咱們拌了嘴就生分了是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別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便哭道你也不用來哄我、從今已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權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裡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了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一聞此言登時把臉放下來問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麽你家倒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日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去做和尚明日我到把這話告訴去評評寶玉自知這話說的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漲低了頭不敢則一聲幸而屋裡沒人黛玉兩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氣的噯了一聲說不出話來見寶玉憋得臉上紫漲便咬着牙用指頭狠命的在他額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着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

子來擦眼淚寶玉心裡原有無限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來自嘆自泣因此自已也有所感不覺滚下淚來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來便用衫袖去擦黛玉雖然哭着却一眼看見了他穿着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已拭着淚一面回身將枕上搭的一方綃帕拿起來向寶玉懷裡一摔（哭介則曾擲手帕惟真是夫婦方有）（此等情形恍若寫出心做和的）一語不發仍掩面而泣寶玉見他摔了帕子來忙接住拭了淚又挨近前些伸手拉了黛玉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黛玉將手摔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還這

麽涎皮賴臉的連個理也不知道一句話沒說完只聽嚷道好了寶黛兩個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兒跑了進來笑道老太太在那裡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已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說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麽可拌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着手哭的昨兒爲什麽又成了烏眼鷄呢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說着拉了黛玉就走黛玉回頭叫丫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做什麽有我伏侍呢一面說一

面拉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
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
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我及至到那裡要說和誰知兩個
人倒在一處對賠不是對笑對說呢倒像黃鷹抓住鷂子
的腳兩個都扣了環了那裡還要人去說的滿屋裡都笑
起來此時寶釵正在這裡那林黛玉只一言不發挨着賈
母坐下寶玉沒甚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
生的又不好了沒別的禮送連個頭也不磕去大哥哥不
知我病倒像我懶推故不去呢倘或明兒閑了姐姐替我
分辯分辯寶釵笑道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

況身上不好弟兄們終日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寶
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麼不看
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
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寶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
沒意思只得又搭赸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貴妃
原也體胖怯熱寶釵聽說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
怎樣回思了一回臉紅起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倒像
楊貴妃只是沒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
二人正說着可巧小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
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寶釵指他道你

要仔細、我和誰頑過、你來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跑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着許多人更比纔在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別人搭訕去了、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着實得意、纔要搭言也趁勢取個笑、不想靚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說道寶姐姐你聽了兩齣什麽戲、寶釵因見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忽又見問他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寶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麽連這一齣戲

的名兒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麽一串、這叫負荆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荆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荆請罪、我不知什麽是負荆請罪、（子○之不、刺、子情玉下、欽必從人、）一句話未說了、寶玉黛玉二人心裡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這些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也笑問道、這麽大熱天、誰還吃生薑呢、衆人不解其意、便說道、沒有吃生薑的、鳳姐故意用手摸着腮、咤異道、既沒人吃生薑、怎麽這樣辣辣的、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意思了、寶釵再欲說話、見寶玉十分慚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笑收住、別人總未解得他四個人的言語、因此付之

一笑一時寶釵鳳姐去了黛玉笑向寶玉道你也試着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由着人說呢宝玉正因寶釵多心自已沒趣又見黛玉來問着他越發沒好氣起來欲待要說兩句又恐黛玉多心說不得忍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誰知目今盛暑之際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寶玉背着手到一處一處鴉雀無聲從賈母這裡出來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着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幾個丫頭手裡拿着針線却打

盹兒王夫人在裡間涼榻上睡着金釧兒坐在傍邊搥腿也乜斜着眼亂晃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摘金釧兒睜眼見是寶玉寶玉便悄悄的笑道就困的這麼着金釧抿嘴一笑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些戀戀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著眼便自已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一丸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裡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寶玉上來便拉着手悄悄的笑道我和太太討你咱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不然等太太醒來我就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麼金簪兒掉

在井裡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告訴你個巧方兒你往東小院子裡拿環哥兒同彩雲去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去罷我只守着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一個嘴巴子指着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的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烟去了這裡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衆丫頭們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見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罵只管發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來年這會子攆出

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來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自己沒趣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架只聽見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下那邊有人此時正是五月那薔薇花葉茂盛之際寶玉悄悄的隔着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

手裡拿着根綰頭的簪子在地下摳土一面悄悄的流淚呢宝玉心中想道难道这也是個痴丫頭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爲新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倒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內一個却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脚色來宝玉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宝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一面又恨認不得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

只見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嬝嬝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態宝玉早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痴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畫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宝玉用眼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一畫一点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几筆自巳又在手心裡用指頭按着他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一想原來就是個薔薇花的薔字宝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做詩填詞这會子見了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在地下畫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眉麼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还在那裡畫呢畫來

畫去还是個薔字再看还是個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巳痴了畫完一個又畫一個已經畫了有幾十個外面的不覺也看痴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子動心裡却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麽話說不出的大心事这麽個形景外面他既是这個形景心裡不知怎麽熬煎呢看他的模樣兒这般單薄心裡那裡还擱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一陣凉風過了颯颯的落下一陣兩來宝玉看那女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濕了宝玉想道这是下雨了他这個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

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听說倒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不要寫下大雨了一則宝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着半边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丫頭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麽遮雨的（妙妙）一句提醒了宝玉（真正情痴）嗳喲了一聲纔覺得渾身冰凉低頭看看自巳身上也都濕了說不好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裡却还記掛着那女孩子没處避雨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

頭笑、被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內、把些綠頭鴨花鸂鶒彩鴛鴦、捉的捉、趕的趕、縫了翅膀、放在院內頑耍、將院門關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嘻笑、寶玉見關着門、便用手扣門、裡面諸人只顧笑、那裡聽見、叫了半日、拍得門山响、裡面方聽見了、料着寶玉這會子再不回來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叫門、沒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麼來、襲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別叫他淋着回去、說着便順着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得雨打鷄一般、襲人見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門、笑得灣腰

拍手道、那裡知道是爺回來了、你怎麼大雨裡跑了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裡要把開門的踢幾脚、方開了門、並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們、便抬腿踢在肋上、襲人噯喲了一聲、寶玉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担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着我取笑兒了、口裡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笑道、噯喲、是你來了、踢在那裡了、襲人從來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忽見了寶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着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麼樣、料着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着說道、沒有踢着、還不換衣裳

去寶玉一面進房來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麼大今日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偏生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也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反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日順了手也打起別人來寶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開門關門的都是那起小丫頭們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得人牙癢癢他們也沒個怕懼你原打諒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也好剛纔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着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肋上疼得心裡發鬧晚飯也不曾吃至晚間洗澡

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声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噯喲之聲從睡中哼出寶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不安穩忽夜間聽得噯喲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來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声吐出一口痰來噯喲一聲睜眼見了寶玉倒唬一跳道做什麼寶玉道你夢裡噯喲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裡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罷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終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已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會氏廟中叫來井下之人）灰了眼中不覺的滴下泪來宝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得怎麼樣襲人勉强笑道好好的覺怎麼呢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黎峒丸來襲人拉了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大緊鬧起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得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日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宝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宝玉心內也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襲卿云）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宝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宝玉也顧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服怎麼敷宝玉記了回園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各人相見）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

玉見宝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宝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宝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宝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姊妹見眾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

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歡喜時他反以為悲那宝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宝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骨子跌折宝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瞧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又來尋我們

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着了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宝玉听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乱戰因此說道你不用忙将來有（傷心語）散的日子襲人在那边早已听見忙赶过來向宝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illegible]）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过因為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还

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听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宝玉已經氣的黄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听了他說我們两字自然是他和（好多心）宝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声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别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也瞞不过我去那裡就稱起我們來了（[illegible]）明公正道連個姑娘还沒挣上去（[illegible]）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裡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得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說話錯了宝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他

一个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麽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
的比這大的过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麽了晴雯冷笑道我
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我說話我不过奴才罷咧襲人听
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裡
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
這麽吵的万人知道我纔也不过为了事進來勸開了大
家保重姑娘到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
惱二爺夾鎗帶棒終久是个什麽（然之語嘴）主意我就不說讓你說
去說着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
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

不妨晴雯听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為什
麽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彀的寶玉道
我何曾經过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寳也大了發對着晴雯的）不如回太太
打發你去罷（滿口醋意）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
往那裡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
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下
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
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
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
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

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
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干净說着一定要去
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鬟
見吵鬧得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
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
拉起來嘆了一声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
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没人知道說着不覺滴
下淚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自已也就哭了晴雯在傍
哭着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
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难道是爲爭粽子吃争惱了

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林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
我只問你也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笑道
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拌了嘴了告訴妹妹替
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个
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
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着還
有人說閒話還擱得住你來說這話襲人笑道林姑娘你
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
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笑
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

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着。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劝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做什麼，叫人來看見像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為什麼睡着呢。晴雯沒的說，嗤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偺們兩個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

[illegible]

帷廻下的未淹着床腿連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不
麽洗了笑了幾天我也没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言
今日也凉快那會子洗了这會子可以不用我到打一盆
水來你洗洗臉通通頭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
那水晶缸裡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宝玉笑道既这麽着你
也不許洗去只洗洗手拿菓子來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
的很連扇子还跌折了那裡还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
破盤子还更了不得宝玉微笑道你愛打就打这些東西
原不過是供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
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着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

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
那一声响就故意碎了也可以使得只別在生氣時拿他
出氣這就是爱物了晴雯听了笑道既這麽說你就拿了
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欢撕的宝玉听了便笑着遞與他晴
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声撕了兩半接着又听嗤嗤幾声
寳玉在傍笑着說响得好再撕响些正說着只見麝月走
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宝玉赶上來一把將他手裡的扇
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幾半子二人都大
笑麝月道这是怎麽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寳玉笑道打
開扇子匣子你揀了去什麽好東西麝月道既这麽說就

把扇子搬出來讓他儘力撕豈不好宝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这樣孽他沒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日再撕罷（晴雯[illegible]人）宝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丫頭佳蕙过來拾去破扇大家乘凉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宝釵林黛玉衆姐妹正在賈母房內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鬟媳婦走進院（緗妹面宫音作所以必親密也）來宝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

紅樓夢　第三十一回　八

都見过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了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而笑道也沒見穿上这些做什麼史湘雲笑道都是二嬸娘叫穿的誰願意穿这些宝釵一傍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还更愛穿那別人的衣裳（別人的衣裳又愛兄弟巳子八子頭子也）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裡他在这裡住把宝玉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宝兄弟就是多兩個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宝玉你过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过去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說扮体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这算什麼惟有前年[illegible]

月裡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个新新的大紅猩猩毡斗蓬放在那裡、誰知眼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兩个汗巾子攔腰繫上、和丫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倒溝跟前、弄了一身泥、說着、大家想着前情、都笑了、宝釵笑問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裡還是咭咭呱呱、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見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麼着、賈

母因問今日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了、可不住兩天、湘雲問道、宝玉哥哥不在家麼、宝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宝兄弟兩个人好頑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着、只見宝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麼前日打發人接你去、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太纔說這一个、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着你呢、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宝玉笑道、你信他、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笑道、襲人姐姐好、宝玉道、好多謝你想着、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着、拿出

手帕子來挽着一個扢搭宝玉道什麽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这是什麽說着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個人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今日巴巴的自己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麽新奇東西原來还是他真真你是個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總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一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这東西須得我告訴來人这是那一个丫頭的那是那一个丫頭的那使來的人明白还好再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个女人來还罷了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麽說丫頭們的名字呢还是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个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ヒ一個鴛鴦姐ヒ一个金釧兒姐姐一个平兒姐姐一个这倒是四个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这麽清白衆人听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宝玉笑道还是这麽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听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麒麟（黛玉出語含酸。。。）了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听見只有薛

宝釵抿嘴一笑、寶玉所見了、倒自已後悔又說錯了話、忽
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宝釵見宝玉笑了、忙起身走
開、找了黛玉說笑去了、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
瞧瞧你嫂子們去、園裡也涼快、同你姐姐們去逛逛、湘雲
答應了、因將三个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
等去、眾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裡、說笑了一回出來、
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
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朋友
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眾人聽了、自去尋姑覓嫂、
單剩下湘雲翠縷兩个、翠縷道、这荷花怎麽还不開、史湘

雲道、時候还沒到呢、翠縷道、这也和偺們家池子裡的一
樣、也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这个还不如偺們的、翠縷道
他們那边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这
也難為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脉充足、長
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
我怎麽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嘲語有趣）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
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这叫人怎麽好
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
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究竟
道理还是一樣、翠縷道、这麽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鄉愚口禪）闢地

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麽都
是些陰陽、况且陰陽兩个字、还只是一个字、陽盡了就成
陰、陰盡了就成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盡
了、又有个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死我了。什麽是个陰
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这陰陽是怎麽个樣兒、湘雲
道、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器物付了纔成形質。譬如天
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
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日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
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麽太陰星、就是这个
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明白了、翠縷道、这些東西

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虼蚤、蠓蟲兒、花兒、草兒、瓦
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麽沒有呢。比如那
一个樹葉兒还分陰陽呢。那边向上朝陽的、就是陽、这边
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
明白了。只是偺們这手裡的扇子、怎麽是陽、怎麽是陰呢
湘雲道、這边正面就爲陽、那反面就爲陰、翠縷又點頭笑
了、还要拿幾件東西要問。因想不起什麽來、猛低頭看見
湘雲身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这個難道也
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爲陽、雌爲陰、牝爲陰、牡爲陽
怎麽沒有呢、翠縷道、这是公的、还是母的呢。湘雲啐道、什

麽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麽東西都有陰陽偺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沉了臉說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这有什麽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难我湘雲撲哧的笑道你知道什麽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湘雲拿手帕子掩着嘴笑起來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这麽樣湘雲道很是很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你很懂得正說着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湘雲指着問道你看那是什麽翠縷聽了忙赶去拾起來看着笑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

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宝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裡來的好奇怪我從來在这裡沒見人有这个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笑道姑娘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彩輝煌的一个金麒麟身自已偏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宝玉從那边來了笑道你兩个在这日頭底下做什麽呢怎麽不找襲人去呢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道正要去呢偺們一處走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堦下倚檻迎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向別情一面進來歸

些宝玉因問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専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噯呀了一声便問襲人那个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宝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宝玉听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丢了往那裡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听了方知是他遺洛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个麒麟了宝玉道前日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丢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还是這麼慌張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个不是宝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要知歡喜的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那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何時拾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日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聽前日你大喜呀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一聲也不答應襲人笑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還記得十年前偺們在西邊煖閣上住着晚上你同我說的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臊了史湘雲笑道

你還說呢那會子偺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兒來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麼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寃枉寃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赶來先瞧瞧你不信你問縷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猶未了襲人和寶玉都勸道說頑話兒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咽人倒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

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日送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日你親自又送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嘆道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了你我天天在家裡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沒妨得的說着眼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罷罷不用提起這個話了史湘雲道提這個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寶姐姐

了可是爲這個不是襲人在傍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嘴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道好哥哥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好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算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思不做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裡的針線

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宝玉的鞋因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個什麼兒就敢煩你做鞋子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竪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我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日我听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听見了你还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奴才了宝玉忙笑道前日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

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扎的絶出奇的花兒我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那一位鉸了兩段回來他还叫赶着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还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还肯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年半年还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宝玉听了

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裡是老爺，都是他自已要請我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動他的好處，他纔要會你，寶玉道，罷罷，我也不稱雅，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原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作宰的，談談講講那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庶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

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裡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腌臢了你知經濟學問的人，襲人道，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得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裡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得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玉姑娘，那要是（重責寶、釵、來、）林姑娘，不知又鬧得怎麼樣，哭得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能內宗附子依照玉、也、）來，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己過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是有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一個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

賭氣不理他後來不知賠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不曾若他也說過這些混賬話我早（何謂[illegible]○抑也）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賬話原（此非人所得而喻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寶玉又趕來一定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着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絛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illegible]其重）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

說這樣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巳果然是個知巳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之知巳自然我亦可為你知巳既你我為知巳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illegible]）呢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有之又何必來一寶釵（[illegible]）呢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我雖為知巳但恐不能久待（[illegible]）你縱有我知巳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

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裡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着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裡去怎麼又哭了又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做什麼這麼動手動腳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林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好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筋都疊暴起來急得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林黛玉怔了半天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我不明白這話你倒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都體貼不着　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別

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多是不放心的願故纔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听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々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却怔々的望着他此時宝玉心中有萬句言詞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却也怔々的望着黛玉（一對情種描寫全神留）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声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宝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々且略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

麼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了口裡說着却頭也不回走去了宝玉望着只管發起獃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赶來送與他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着一時黛玉走了他还站着不動因而赶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赶了送來宝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々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日我大胆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裡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推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听了嚇得驚疑不止（兩人情懷分於襲人）（出殊此抑鬱甚苦）

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裡的話敢是中了邪還不快去寶玉一時醒過來方知是襲人道屈寶羞得滿面紫漲奪了扇子便抽身的跑了這裡襲人見他走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而起（襲人心中之事有借意故信以好）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入耳他日不歸蔣玉函也）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也不覺怔怔的滴下淚來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正裁疑間忽有寶釵從那裡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麼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兩個雀兒打架倒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去了我便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

經緯我故此沒叫他由他過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寶釵聽了忙說道噯喲這麼黃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他出去教訓一場罷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裡凉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你可說麼寶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閒話你瞧我前日粘的那雙鞋子明日求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体諒人情我近來看着雲姑娘的神情風裡言風裡語的聽起來在家裡一

點上做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爲什麼這几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眼前他就說家裡累得很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口裡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自然從小沒爹娘的苦我看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將就使罷要勻淨的等明日來住着再好生打罷如今听姑娘這話想來我們求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裡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是這樣我也不該求他的寶釵道上次他告訴我說在家裡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概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得過他他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何如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造化了晚上我親自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說

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投井死了（金釧兒一案丑結）襲人聽得唬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还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裡的、前日不知為什麼攆他出去在家裡哭天抹淚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不着他、纔有打水的人說那東南角上井裡打水見一個屍首、赶着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还只管亂着要救活、那裡中用了、宝釵道、這也奇了、襲人听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宝釵听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安慰、這裡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宝釵來至王夫人房裡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內坐着垂泪、宝釵便不

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裡來、宝釵道、從園裡來、王夫人道、你從園裡來、可曾見你宝兄弟、宝釵道、纔倒看見了他、穿着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哭道、你可知道一庄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宝釵見說道、怎麼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一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說氣他几天、还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宝釵嘆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樣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頑、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

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爲可惜王夫人點頭歎道這話雖然如此倒底我心不安宝釵笑道姨娘也不劳關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也几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情了王夫人道纔剛我賞了五十兩銀子與他原要還把你姊妹們新衣服給他粧裹誰知各了頭可巧都没有什麽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素日是個有心的况且他原也三灾八难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粧裹豈不忌諱因爲這麽樣我纔現叫

裁縫趕着做一套給他要是别的了頭賞他几兩銀子也就完了金釧兒雖然是個了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裡說着不容流下泪來宝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日倒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况且他活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难道你不忌諱宝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跟宝姑娘去一時宝釵取了衣服同來只見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泪王夫人正纔說他因見宝釵來了就掩住口不說了宝釵見此景况察言觀色早

知竟了七八分于是將衣服交明王夫人將金釧母親叫
來拿了去再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幾衆僧人念經超度他，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寳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中早已五内摧傷，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說，看見寳釵進來，方得便走出，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着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裏走，可巧撞了一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一聲站住，寳玉唬了一跳，抬頭看時，不是別人，却

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旁站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嗐些什麽，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葳葳蕤蕤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唉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爲何，寳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爲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怔的站着，孫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親府裡有人來

來要寶玉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為什麼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命快請廳上坐急忙進內更衣出來接見卻是忠順府長府官一面彼此見了禮歸坐獻茶未及敘談那長府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我不着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老先生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裏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

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說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斷斷推不得此人求老先生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忙趕來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

不讀書也罷了怎麽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于我寶玉听了嚇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琪官兩個字不知爲何物况更加以引逗二字說着便哭賈政未及開口只見那長府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府官冷笑兩聲道現有証據必定當着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裏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了

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得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听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麽紫檀堡他在那裡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裡也未可知那長府官听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裡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没有还要來請教說着便忙忙的告辭走了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歪一面送那官員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着

幾個小厮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厮給我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嚇得骨軟筋酥趕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麽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叫跟上学的人呢賈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边一过那井裡淹死了一個丫頭我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得實在可怕所以纔趕着跑了过來賈政听了驚疑問道好端端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待下大約我近年于家務踈懶自然執事人操尅奪之權致使弄出這暴殄輕生的禍患若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令叫賈璉賴大來小厮們答應了一声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听見我母親說到這河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丢小厮們明白都往兩边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裡拉着太太的丫頭金釧（清白只是曾賊之而宝玉之罪已難出脫）兒强奸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喝拿宝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與宝玉过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

根煩惱鬢毛剃去尋個干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爲寶玉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連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繩綑上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倒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厮們只得齊聲答應着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兇多吉少那裡知道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听上旋轉怎得個人來往裡頭捎信偏生沒個人來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媽媽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赶上來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耳聾不曾听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听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呢寶玉急得手脚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厮走來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疏學業淫逼母婢只喝命堵起嘴來着實打死小厮們不敢違只得將寶玉按在櫈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寶玉自知不

能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政还嫌打的輕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巳奪过板子來狠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宝玉生來未經過這樣苦楚起先覺得打的疼不过还亂嚷亂哭後來漸漸氣弱声嘶哽咽不出衆門客見打的不祥了赶着上來懇求奪勸賈政那裡肯听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还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弑父弑君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听這話不好听知道氣急了忙亂着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忙扶了一個丫頭趕往書房中來慌得衆門客小厮

等避之不及賈政方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來更如火上燒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兩個小厮忙鬆手走開宝玉早已動弾不得了賈政还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罷王夫人哭道宝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氣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訓他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不如趂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

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他死、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裡也得個此段情依靠、說畢、抱住寶玉、放聲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腿看至臀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兒來、又想起賈珠來、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

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声哭了、賈政聽了、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所丫頭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如聞其聲只听窗外顫巍巍的声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了、賈政見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丫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的自己走來、有話只叫兒子進去吩咐便了、賈母听了、便止步喘息、一面厲声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

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听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为兒的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當得起賈母听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是怎麼教訓你來說着也不覺滚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子的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几声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尺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干净說着便

命人去看轎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几小你疼他他将来長大為官作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哭疼他只怕将来遂少生一口氣呢賈政听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他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干净看有誰來不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轎馬回去賈政直挺挺跪着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說一面來看宝玉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個不了王

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了鬟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這個樣兒如何攙着走得還不快進去把那籐屜子春凳抬出來呢衆人聽了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寶玉抬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來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聲肉一聲兒的哭道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丢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塲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

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出去還在這裡做什麼難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裡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便索性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爲什麼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聽原故却是爲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

會[illegible]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日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擡到他房內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腳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臥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前來經心服侍問他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歎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得很、你瞧瞧打壞了那裡、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略動一動、寶玉便咬着牙叫噯喲、襲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闊的僵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得這步地位、幸兒沒

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着、只聽丫嬛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袷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着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些、便點頭歎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裡也。。。。剛說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太急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

切稱客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嬌羞怯怯竟難以言語形容越覺心中感動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想道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亦無足歎惜究正想着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出來了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

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你雖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為一個秦鐘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

本來的實話、一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人、你何嘗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什麼口裡說什麼的人、况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番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已的疑心、更覺比先心動神移、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日再來看你、好生養着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門去、襲人起着送出院外、說姑娘倒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

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要想什麼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裡去取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朵裡、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着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着實感激寶釵、進來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寶玉默默的躺在床上、無奈臀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熱如火炙、畧展轉時、禁不住噯喲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兩三個丫鬟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

便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會，又見金釧兒進來，哭說為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寶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的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喲一聲，仍舊倒下，歎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來？雖然太陽落下去（你相思為我），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來兩趟，又受了暑。吃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是裝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信真。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歎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一句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林黛玉急得跺腳，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們取笑兒開心了。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

轉過床後倒出了後院、鳳姐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裡取去接著薛姨媽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著周瑞媳婦吳新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常往來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嬸娘們略來遲了一步、二爺睡著了說著、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裡坐了倒茶與他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便告訴晴雯麝月秋紋等人、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逕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著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又丟下他來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陪笑回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倒耽誤了事、王夫人道也沒甚話只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來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都

睡沉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麽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又先觀寶玉欲嚷、聞林姑娘寶玉問襲人、為襲人服心苦打其身相想耶）酸梅是個收斂東西剛纔捱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裏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裏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麽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了小半碗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喲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有人送了幾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時我怕胡糟蹋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裏只用挑上一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就喚彩雲來把前日

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白糟蹋等不彀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都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鵝黃箋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個寫着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麽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別糟蹋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着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麽話你可聽見這個話沒有你要聽

兒告訴我我也不吵出來叫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到沒听見這話爲二爺霸占着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爲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爲這個、还有別的原故、襲人道別的緣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麽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得老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麽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赶着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麽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緣故如今我想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得单弱、况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倒壞了、所以就縱壞了他、我常常掰着口兒說一陣勸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來还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着由不得滾下泪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已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泪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塲、大家落個

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日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掛着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中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面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麼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

襲人道我也沒甚麼別的說我只想着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已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古上有名）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此則林姑娘先機矣）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体統俗語說的好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腦的事多半因爲無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見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

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
好在我們隊裡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
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
菩薩還好、心不順、就編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
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們
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
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
娓娓可聽、句句有識見
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為是、太太事情多、
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
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

惟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
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
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
這裡、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這一番話提醒了
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體面、真真我竟不知道
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
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留心保
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連答應
着去了、回來正值寶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寶玉喜
不自禁、即命調來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掛着黛玉、

滿心裡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看看他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兒的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樣搭赸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撩與晴雯笑道也罷就（從此又添一層公案）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帕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

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搖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手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着送別人罷我這會子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了越發悶住細心搜求一時（悟得妙）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

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私相傳遞，我又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由不得餘意綿纏，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暗灑閒拋却為誰，
尺幅鮫綃勞惠贈，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潸，鎮日無心鎮日閒，
枕上袖邊難拂拭，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湘江舊跡已糢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真合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深，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着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不便空手回來，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挑唆了人來告

宝玉的誰知又听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猜度一半據實竟認準是他說的那薛蟠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却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过母親只見宝釵在這裡說了幾句閑話因問听見宝兄弟吃了虧是為什麼薛姨媽正為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寃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嘗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粧腔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

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的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宝釵忙勸道媽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計較倒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逛你是個不妨頭的人过後没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說是你幹的不用別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見不得這様藏頭露尾的事又是宝釵勸他不要逛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宝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乱跳賭神發誓的

分辯又罵衆人誰這樣編派我我把那囚攮的牙敲了分明是爲打了宝玉没的獻勤兒拿我來做幌子難道宝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父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麽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大家干淨一面嚷一面找起一根門閂來就跑慌得薛姨媽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的眼急得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賴我將來宝玉活一日我就一日的口舌不如大

家死了清淨宝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奈些兒罷媽媽急的這個樣兒你不說來勸你倒反鬧得這樣別說是媽媽便是旁人來勸你也爲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宝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那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麽不怨宝玉外頭招風惹草的呢別說別的只拿前日琪官兒的事比給你們听那琪官兒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麽前日他見了連姓名还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宝釵急的說道还提這個可不是爲這個

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々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為一個宝玉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宝釵道誰鬧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別人鬧薛蟠見宝釵說的話句々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已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々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々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配你（閒中着一伏筆。）留了心見宝玉有那勞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未說了把個宝釵氣怔了拉着薛姨媽哭道媽々你听哥々說的是什麽話薛蟠見妹々哭了

便知自已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已房裡安歇不提宝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一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裡去薛宝釵因說家去口裡說着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此、亦可以讀）便在後面笑道姐々也自已保重（●我○功○林○器○）（○淚○日○也○保○重○何○必○哭○出○兩○釵○惡○斷○也○○）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宝釵如何答對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羮　黄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刻薄他因記掛着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徑去了這裡林黛玉還是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內望着只見李宫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已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

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並丫頭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到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與你什麼相干紫鵑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裡天氣熱到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些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着紫鵑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

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泠泠（聰明之極且見傷懷）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雖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裡，又欲滴下淚來，不防廊上的鸚哥見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搧了我一頭灰，那鸚哥又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鳥亦有情）嗟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黛玉紫鵑聽了都笑起來，紫鵑笑道，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難為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鉤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簟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著紗窗調逗鸚哥做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是梳頭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做什麼，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已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

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歹、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邊聽見、連忙跑了過來、對着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着客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說、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裏多嫌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着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從那裏說起來、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忙又接着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

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已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閒逛如何、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逛、妹妹聽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為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媽為我生氣還猶可恕、若只管叫妹妹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媽、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氣、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了、口裏說着、眼睛裏禁不住也（薛蟠亦快心直口、妹可毒、）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芳他一說、又吊起傷心來、寶

釵勉强笑道、你鬧彀了、這會子又抱着媽〻哭起來了、薛蟠听說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招媽〻哭來、罷罷罷、丟下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〻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黄澄〻的又炸他做什麼、薛蟠又道、妹〻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我还没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着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裡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裡外迴廊上許多丫頭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這

裡、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躺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裡答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媽姐姐、我當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娘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还好些、鳳姐一旁笑道、听〻口味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叠連聲的叫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别急、我想想這模子是誰收着呢、因回頭吩咐個婆子、問管厨房的去要、那婆子去了、

半大來回說管厨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繳上來了鳳姐兒听說又想了一想道我也記得交上來了就不記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还是管金銀器的送來了薛姨媽先接过來瞧時原來是個小匣子裡面裝着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还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不認得這是做什麼用的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裡曉得

這是舊年備膳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麪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着好湯究竟没意思誰家常吃他呢那一面呈樣的做了一回他今兒怎麽想起來了說着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厨房裡立刻拿幾隻鷄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碗湯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做今兒宝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着連我也嘗個新兒賈母听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着官中的錢做人情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

还孝敬得起便囬頭吩咐婦人說給厨房裡只管好生添補着做了在我賬上領銀子婆子答應着去了宝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麽幾年留神看起來二嫂子凴他怎麽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听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裡还巧什麽當日我像鳳哥兒這麽大年紀比他还來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筭好了比你姨娘强遠了你姨娘可怜兒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獻好兒鳳兒嘴乖怎麽怨得人疼他宝玉笑道若這麽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

不說的好宝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的一樣看待若說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裡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不是我當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裡四個女孩兒筭起都不如宝丫頭薛姨媽听說忙笑道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宝丫頭好這到不是假話宝玉勾着賈母原為讚林黛玉的不想反讚起宝釵來到也意出望外便看着宝釵一笑宝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宝玉好生養着

罷把了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着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偺們吃薛姨媽笑道老太太也會慪他的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多鳳姐兒笑道姑媽倒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裡也掌不住笑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着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趂寶姑娘在院子內

你和他說煩他們的鶯兒來打上幾根絡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絡子可得閑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麽不得閑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賈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來替你兄弟打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裡閑的丫頭多着的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做就是了有什麽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閑着淘氣大家說着往前正走忽見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掐鳳仙花兒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

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腳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座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那婆娘丫頭們忙着打簾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娘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宮裁捧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伏侍、你在那裡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裡、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赴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

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飯、林黛玉是不消說、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着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裹了一把牙筯、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着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筯、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地下、看放着菜、鳳姐先忙着要乾淨傢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裡、便命玉釧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拿不去、可巧鶯兒和

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
二爺正叫你去、打絡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答應着
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麽遠、怪熱的怎麽端了去、玉釧
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說着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
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着、他兩個却空着手
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过來、同鶯兒進
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
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來的怎麽碰巧一齊來
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鶯
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脚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

玉見鶯兒來了、却到十分歡喜、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
姐金釧兒來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
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
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鶯兒出來、到那邊房裡去吃茶說
話兒去了、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筯來伺候吃飯、寶玉只
是不吃、問玉釧兒道、你母親身上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
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
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过
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哭喪着脸、便知他是為金
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

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了來我嘗嘗玉釧兒道我從不會喂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躭悞了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怠動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來說着便要下床來扎挣起來禁不住噯喲之声玉釧兒見他這般忍奈不住起身說道躺下去罷那世裡造下了

業這會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面哧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裡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要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說着催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好吃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麼好吃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嘗一嘗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嘗了一嘗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得意無口之間而深情自）玉釧兒所說方解過他的意思來原是寶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

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見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了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傅二爺家的兩個嬤嬤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嬤嬤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原來都靠賈家的名聲得意賈政也着實看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裡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昔最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却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來其中原來有個緣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傅秋芳也是個閨瓊秀玉常聞人傳說才貌俱全雖自未親覩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們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

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着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親不肯輕意許人所以就悞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爭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厮鬧了手裡端着湯却只顧聽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翻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見到不曾燙着唬了一

唬的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已燙了手到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裡了疼不疼（至誠種。）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已燙了只管問我宝玉听了方覺自已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什宝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宝玉是像貌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獃氣他自已燙了手到問別人疼不疼這可不是獃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听見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

萬真的有些獃氣大雨淋的水鷄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兒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他便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咕噥噥的且一點剛性也沒有（此話加是知己）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線頭都是好的遭塌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回去不在話下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携了鶯兒過來問宝玉打什麼絛子宝玉笑向鶯兒道纔只顧說話就忘了你煩你來不為別的你替我打幾根絛子鶯兒道裝什麼

的絡子、宝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麽的、你都每樣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宝玉笑道好姐乜你閑着也没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裡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什麽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宝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麽顏色、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得住顏色、宝玉道、松花色配什麽、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宝玉笑道、這纔姣艶、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艶、鶯兒道、葱綠柳黃、我是最愛的、宝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条桃紅、再打一条葱綠、鶯

兒道、什麽花樣呢、宝玉道、也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凳象眼砌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宝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麽、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宝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宝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裡說起、正經快吃了來罷、襲人等听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丫頭呼喚、宝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說閑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着、一面答話十六歲了、宝玉道、你本姓什麽、鶯兒道、姓黃、宝玉笑道、這

個名姓到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做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如今就叫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就算疼你了、明兒寶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兒兩個呢、（知此寶玉之無意于寶釵、而謂知有福之未見、耶是自己乎）鶯兒笑道、你道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上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寶玉見鶯兒嬌腔婉轉、語笑如痴、早不勝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寶釵來、便問道、他好處在那裡、好姐姐、告訴我听、鶯兒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着、只听見外頭說道、

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纔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倒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個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

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宝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給你們大家吃的（得體貼善懷聽說記得大也）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送來还不叫（襲人伴）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宝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麽猜疑的襲人道從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宝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还有比這個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内有因素知宝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已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再不提將菜與宝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宝釵早被湘雲遣人來請出去了這裡宝玉正看着

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麽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过去散散心著太太着實記掛着呢宝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過來請太太的安去今疼得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纔那菓子拿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听黛玉在院內說話宝玉叫快請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一則打重了得着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嬤嬤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妙）使他放心（愛卿之痴）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

厭峨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槩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玩坐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却每日甘心（可以却病延年。）爲諸丫頭充役竟覺得十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調侃入妙）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爲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有負天地鍾靈秀之德眾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獨有林

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閒言少述如今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兒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丫頭如今太太房裡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來這起人也太不知足錢也賺殼了苦事情又攤不着

弄個丫頭搪塞身子就罷了又要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幾家的錢也不能容易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麽來我就收什麽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耽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西瓜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金釧兒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個人太太或看准了那個丫頭就吩咐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麽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殼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只是原是

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個呢、太太倒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的、王夫人聽了、又想一想道、也罷、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塲、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個雙分子也不爲過、鳳姐答應着、回頭望着玉釧兒笑道、大喜、大喜、玉釧兒過來磕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得奇、忙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恍惚聽見有人抱

怨說短了一串錢、是什麼緣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丫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抱怨不着我、我到樂得給他們呢、他們外頭又扣着。我難道添上不成（平安齒有。）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到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爲是、他們說只有這個數、叫我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illegible]凡應酬他兵是會說）、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饑荒、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聽說就停了半晌、又問、老太太屋裡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

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算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裡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丫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八個小丫頭們每月人各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鳳丫頭的嘴倒像倒了核桃

車子似的、只聽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姑媽失辭也）、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是欲得鳳姐）些說豈不省力、鳳姐纔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兒道明兒挑一個丫頭送去老太太使喚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襲人總之言必行事必得當）、去已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何如、如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

見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帶着剛硬要強這個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彀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一輩子也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他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這不好一則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他了頭總有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如今做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着等再過二三年再說說畢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剛至廊簷下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麼事說了這半天可不要熱着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跐着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裡過堂風倒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倒要幹幾件刻薄事了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陰、如可畏。）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們別做娘的春夢了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抱怨了咱們也不想一想（注射趙姨娘）自已也配使三個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卻說薛姨媽等這

裡吃畢西瓜又說一回閒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欲尋寶玉去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中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寶釵便順着游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豎四都是丫頭們睡覺轉過十錦槅子來至寶玉的房內寶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傍手裡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麈寶釵走近前來悄悄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個屋裡還有蒼蠅蚊子還拏蠅刷子赶什麽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寶釵忙放針

線起身悄悄笑道姑娘來了我倒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裡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叮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子（此虫可謂冷香虫）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說着一面就瞧他手裡的針線原來是個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麼大工夫襲人向床上掀嘴兒寶釵笑道這麽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

如今天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縱蓋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着便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因又見那個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就替他作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裡去找襲人林黛玉卻來至窗外隔着窗紗往裡一看只見寶玉穿

着銀紅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在身傍做針線（從黛玉眼中卻兩）傍邊放着蠅刷子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他這般光景只當有什麽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黛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偺們那裡找他去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如此情與息九其搜不可備）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而此語為宝釵所得）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麽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

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進來笑道這沒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有進來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襲人紅了臉笑道總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爲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頭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教他與王夫人叩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

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裡走了一趟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沒着落終久算什麼說那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唬我從今以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到別這麼說從此以後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就走寶玉笑道就便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沒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強盜賊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一百歲橫

堅愛死這一口氣。（不跟强奇城却跟小）不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罷不用你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聽了只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日喜歡的春風秋月再那談又粉淡脂紅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聽至濃快處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於

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絕大議論）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皆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疏謀少略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地非聖人那天也斷乚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於時的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殼你哭我的

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
幽僻（情種）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說到此方是真正）就是我死的
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
寶玉方合眼睡着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遊
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曲子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
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孩兒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
的好因着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
寶玉來了都笑讓坐寶玉因問齡官在那裡都告訴他說
在他房裡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
見他進來閑風不動寶玉身傍坐下又素昔與別的女孩

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陪笑央
他起來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來
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
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薔薇
花下畫薔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番
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寶官等不
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說了出來寶官便說道只略
等一等薔二爺來了他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
納悶因問薔哥兒那裡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就是
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以為奇特安站片

時只見賈薔從外頭來了、手裡提着個雀兒籠子上面扎着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興頭頭往裡來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麼雀兒、會啣旗串戲、賈薔笑道是個玉頂金頭、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已往齡官房裡來、寶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樣只見賈薔進去笑道你來瞧這個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麼、賈薔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天悶悶的無個開心的我先頑個你看、說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在戲臺上亂串、啣鬼臉旗幟、衆女孩子道有趣、獨齡官冷

笑了兩聲、賭氣仍睡着去了、賈薔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學這個牢什子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幹這個、你分明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薔聽了、不覺忙起來連忙賭神發誓、又道今兒我那裡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罷、放了生、免你的災病、說着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太打發人來找你、叫你請

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兒偏是我這沒人管
的沒人理的又偏病賈薔聽說連忙說道昨兒晚上我問
了大夫他說不相干吃兩劑藥後兒有瞧誰知今兒又吐
賈薔問病齡官若非口頭言[illegible]又埋者故一味呢[illegible]
了這會子就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
語不可方物描此其分毫也
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薔聽
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寶玉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癡了這會
領會過畫薔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薔一心都
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倒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
寶玉一心裁奪盤算癡癡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黛玉
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

我昨兒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
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
從此後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襲人只道昨夜不
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
真真有些瘋了寶玉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
分定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為誰且說林
各人得各人眼淚千古名論此書揭出古之傷心人
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裡着了魔
來也不便多問因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聽見說明兒是
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
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

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槩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裡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來到那裡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尚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着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不解忙問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着了就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着忽見史湘雲穿得齊齊整整走來辭說家裡打發人來接他寶玉黛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黛兩個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得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屈少時寶釵趕來愈覺繾綣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嬸娘待他家去又恐怕受氣因此倒催他走了家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他倒是史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咐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着好等老太太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着他上車去了大家方走進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話說史湘雲回家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遊吟咏不題且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雖非科第出身却是書香世代因特將他點了學差也無非是選拔真才之意這賈政只得奉了旨擇于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別過宗祠及賈母起身而去寶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賈政出差外面諸事不及細述單表寶玉自賈政起身之後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遊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甚覺

無聊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仍舊進園來了剛換了衣服只見翠墨進來手裡拿着一副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凉着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妹探謹啟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未忍就臥漏已三轉猶徘徊桐檻之下竟爲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撫囑已復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眞卿墨蹟見賜抑何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處

點忽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敵之塲。猶置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因一時之偶興。每成千古之佳談。娣雖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間。兼慕薛林雅調。風庭月榭。惜未讌及詩壇。簾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雄才蓮社。獨許鬚眉。不教雅會東山。讓余脂粉耶。若蒙踏雪而來。敢請掃花以俟。謹啟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探春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裏拿着一個字帖兒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等着呢。這是叫我送來的。寶玉打開看時。寫道

不肖男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

天恩認於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

大人洪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

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啟。並叩

台安男芸跪書一笑

宝玉看了笑問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宝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爲他想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宝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裡了衆人見他進來都大笑說又來了一個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宝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道此時還不算遲也沒什麼可惜但是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宝玉道這是一件五經大事

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只管說出來大家評論宝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句話兒宝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狠呀要起詩社我自舉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想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會做詩瞎鬧些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帮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偺們就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確又

累贅這裡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梧桐芭蕉起個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是喜芭蕉的就稱蕉下客罷眾人都道別緻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燉了肉脯子來吃酒眾人不解黛玉笑道莊子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麼快做了鹿脯（雅謔）來眾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別忙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眾人道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那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斑竹的（林黛玉稱瀟湘妃子真不愧此稱）以後都叫他做瀟湘妃子就完了（號）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也不言語

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眾人忙問是什麼李紈道我是封他為蘅蕪君不知你們以為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活畫寶玉）三字恰當（妥）得很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是了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做什麼探春道你的號多得狠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着就是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却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閒散（身分恰當）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閒人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

想着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號、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做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教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做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裡地方大、竟在我那裡作社、我雖不能做詩、這些詩人

竟不厭俗客、我做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于是要推我做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夠、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脚、我們也隨便做一首、你們四個卻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罷了、只是自想好笑、好好的我起了個主意、反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寶玉道、既這樣、咱

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寶釵說道一月只要兩次就殼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願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裡去或附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個主意最好探春道這原係我起的主意我須得先做個東道方不負我這高興李紈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此刻就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鬮公

道李紈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咏起他來迎春道花還未賞先倒做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等見了做如今也沒這些詩了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韻說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書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該做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丫頭道你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丫頭正倚門立着便說了個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三元了這頭一個韻定要門字說着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屜又命那小丫

頭隨手拿四塊那丫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做呢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寫心寫手真是奇矣）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人人隔兩樣寫自高）獨黛玉或撫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環們嘲笑迎春又命丫鬟點了一枝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此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受罰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已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趣見關切）寶玉背着手在廻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

剩了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要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麼黛玉也不理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着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

咏白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攜手甕灌苔盆、胭脂洗出秋堦影、冰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紈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着又看寶玉的道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着提筆一揮而就擲與衆人李紈等看他寫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碾冰為土玉為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彩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蕪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

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後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裡去寶玉道(出口風雅可謂讀書)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或(探春)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叫個海棠詩社罷雖然俗些因眞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

又商議了一回畧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無話且說襲人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那裡來的婆子們便將前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自已走到房內(襲人身分作得慓)稱了六錢銀子封好又(識俗丫頭也)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抬花兒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喝罷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

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叫後門上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裡拿錢、不用叫他們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着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却見槅子上碟槽空着、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裡去了、眾人見問你看我、我看你的、想不起來、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巴巴的拿這個去、晴雯道、我何嘗不是這樣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好看、連碟子放着、就沒帶來、你再瞧那槅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這瓶來、我又想起笑話來了、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那日見園裡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已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已園裡纔開新的鮮花兒、不敢自已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拿着、親自送一瓶進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聊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

無可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弱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是小事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裡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傍边湊趣兒誇寶二爺又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没的說了兩車話當着衆人太太臉上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竪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晴雯笑道呸好没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下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裡的人難道誰又比誰（暗射花襲人）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我寧可不要衝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道給這屋裡誰的我因爲前日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白聽了歡喜

喜歡那怕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不去管別的事衆人聽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化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陪個不是罷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麝月道那瓶也該得空收來了老太太屋裡還罷了太太屋裡人多手雜別人還可已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裡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太太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些收來正經晴雯聽說便擲下針黹道這話倒是等我取去秋

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道我偏取一遭兒去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統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裡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我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裡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着又笑道你們別和我裝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裡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

去宋媽媽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攝絲盒子來先揭開一個裡面裝的是紅菱雞頭兩樣鮮菓又揭那一個是一碟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偺們這裡園裡新結的菓子寶二爺送來與姑娘嚐嚐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裡頭是姑娘上日叫我做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將就着用罷替我們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媽媽道寶二爺不知還有什麼說的姑娘再問問去回來別又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是在三姑娘那裡秋紋道他們都在那裡

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做詩想來沒話你只管去罷宋媽媽聽了便拿東西出去穿戴了襲人又囑咐他們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着呢宋媽媽去了不在話下一時寶玉回來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媽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裡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裡若少了他還有個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裡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若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

愛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着朱嬷嬷已經回來道生受與襲人道乏又說問二爺做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做詩呢史姑娘道他們做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轉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着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了（無事他都是心熱得狠。）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與他韻腳他後來的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拿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願衆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麼忘了他遂忙告訴他詩韻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着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先笑說道我却依韻和了兩首好歹我都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着遞與衆人衆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兩首那裡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的一面說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愛冷非關倩女欲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卻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

其二

蘅芷階通蘿薜門也宜牆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為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裡淚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月色昏

眾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不讚到了都說這個不枉做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月先罰我的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眾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詩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裡你又做不得主一個月統共那幾吊錢你還不彀使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嬸娘聽見了越發抱怨你了況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也不彀難道為這個家去要不成還是和這裡要呢一席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躕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寶釵真例）我們當鋪裡有一個夥計他家田裡出的好螃蟹前兒送

了幾個來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屋裡的人有
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
園裡賞桂花吃螃蟹因為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
社別提起只普通一請等他們散了偺們有多少詩做不
得的我和我哥哥說要他幾簍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
舖子裡取上幾罈好酒來再備四五桌果碟豈不又省事
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想的週到
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別多心想
着我小看了你偺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
叫他們辦去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倒多心待我

了我憑他怎麼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成個人了我若
不把姐姐當親姐姐一樣看待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也
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和
大爺說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幾簍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
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了人
了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詩
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中那裡有那些刁鑽古
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若題目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
不得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然亦不可過
於求生只要頭一件主意清新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

算不得什麽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閑了倒是子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論婦道六字[illegible]）湘雲只答應着因笑道我如今心裡想着昨日做了海棠詩我如今要做个菊花詩（是少個題目）如何寶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寶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爲賓以人爲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很做也不能落套賦景咏物兩關着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却很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纔好你先想一個我聽聽寶釵想了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做過若題目多這個也搭的上我又有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索性擬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着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通又笑道十個還不成幅索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成十二個說道既這樣一發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

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爲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爲畫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如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敘。可人。）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盛這便是三秋的妙景（[illegible]）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爲韻

所縛偺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爲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爲以此難人（進一步語尚以韻難人者恐爲薛姊姊所取笑也）湘雲道這話很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偺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做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能那一個就做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也可不能的作一首也可高才捷足者爲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赶着又罰他便完了湘雲道這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宝釵湘雲計議已定，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道：倒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裡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說：這話很是。說着，引了眾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迴廊，亦是跨水接岸，後面又有曲折竹橋。眾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攙着賈母，口裡說道：老祖宗只管邁步大走，不相干的，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吱的。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着杯箸酒具，一個上頭設着茶筅茶具，各色盞碟。那边有兩三個丫頭煽風爐煮茶，這一边另外幾個丫頭也煽風爐燙酒呢。賈母忙笑問：這茶想的很好，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宝姐姐幫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　菱藕香深瀉竹橋

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姊妹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腳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了上來到底被那木釘碰破了頭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碰破的眾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了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個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

頭上原是一個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倒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眾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鳳姐此番調笑真是聰慧絕倫可愛）只管拿我取笑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裡討老祖宗笑一笑開心一高興多吃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日夜跟著我我倒常笑笑覺得開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為喜歡他纔慣得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日越發無理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况且他又真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了沒的倒叫他們（自序小福人語）神鬼似的做什

西說着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着安放盃箸上面一棹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边一棹史湘雲王夫人迎春探春惜春西边靠門一小棹李紈和鳳姐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棹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裡拿十個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已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得滚熱的拿來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燻的菉豆麵子預俻洗手史湘雲陪着吃了一個便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

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边廊上擺了兩席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裡伺候我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着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個景兒鳳姐仍舊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得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做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丫頭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酒來我喝呢鴛鴦笑着忙斟

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边鳳姐一挺脖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鳳姐唇边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壳黄子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回也吃了笑道你們坐着吃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没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做小老婆呢鴛鴦紅了臉道啐這也是做奶奶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說着赶來就要抹鳳姐兒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笑道鴛丫頭要去了平丫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没有吃了兩個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呢平兒手裡正剩了

個滿黄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傍边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鳳姐兒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防唬了一跳噯喲了一聲衆人撑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來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赶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纔是現報呢賈母那边聽見一叠連聲問見了什麼了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笑鴛鴦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奶來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螃蟹黄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

等聽了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兒的那小腿子臍子給他點子吃也完了鴛鴦等笑着答應了高聲的說道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鳳姐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黛玉弱不敢多吃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也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問賈母說這裡風大纔又吃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房去歇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逛逛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麼說咱們就都去罷回頭囑咐湘雲別讓你宝哥哥林

姐姐多吃了湘雲答應着又囑咐湘雲宝釵二人說兩個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着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宝玉道也不用擺咱們且做詩把那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宝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熱螃蟹來請襲人紫鵑司棋侍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毯命支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墻上衆人看

了都說新奇只怕做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韻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個繡墩倚欄坐着拿着釣杆釣魚寶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掐了桂蕊擲在水面引的游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眾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正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雅落使調者眼中後態不肥）（招惹人情致參差）又獨在花陰下拿着花針兒穿茉莉花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傍边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殼肉給

他吃黛玉放下釣杆走至坐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丫頭看見知他要飲酒忙着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已斟纔有趣兒說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接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另拿了一隻杯來（此酒便可曰合歡酒）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一個蘅字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已有了四句了你讓我做罷寶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

許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第八個問菊勾了，妄着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也贊上了一個瀟字。寶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贊上一個絳字。探春把來看着道：竟沒人作簪菊，讓我作。又指着寶玉笑道：纔宣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近日詩詞喜帶出閨閣者，係余之所惡也。）說着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贊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裡如今雖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寶釵笑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裡也有一個水亭叫做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底是舊主人。（隨手點應。）眾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沒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寫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贊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冷月清霜夢有知。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遲。誰憐我為黃花瘦。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閒趁霜晴試一遊。酒盃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

種檻外籬邊何處秋蠟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挂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携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處處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和井逕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坐香分三逕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欹石自沉音毫端蘊秀臨霜寫口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

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
底香莫認東籬閒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
隱一樣花開爲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鴻歸蛩病可
相思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妝長安公子因花癖
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
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逕中窗隔疎燈描遠
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
也空珍重暗香踏碎處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
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依隨雁斷驚迴故故惱
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纔過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

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月蛩聲切萬里寒雲雁
陣遲明歲秋分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紈笑道等我從公
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
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
推瀟湘妃子爲魁了然後簪菊對菊畫菊憶菊供菊次之
我則以問菊第一供菊第二咏菊第三憶菊第四
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道極是極公道黛玉道我那箇也不
菊第五簪菊第六則与諸姊妹不甚懸遠也
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紈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
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
面傅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

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紈笑道固
如此說你的口角噙香一句也敵得過了探春又道到底
要算蘅蕪君沉着秋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
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鬢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
得一個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偕誰隱爲底遲直直把個
菊花問得無言可對李紈笑道你那科頭坐抱膝吟竟一
時也捨不得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
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
吟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
恨敵不上口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葛巾

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日閑了我一個人做出十二首來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螃蟹(吃熱螃蟹)來(餘波)就在大圓棹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咏螃蟹、作)不可無詩我已吟成誰還敢做說着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擂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竟無腸、臍間積冷饞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做了還褒貶人黛玉聽了並不答言略一仰首微吟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斯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燒了為是。)因笑道我做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個很好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你留着他給人看寶釵笑道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寫出取笑兒罷說着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裡。眾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看底下道。

酒未滌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眾人看畢。都說這是食螃蟹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纔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做些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十九回

利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做什麽呢、怎麽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裡得空兒來、因爲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着又命

嬤嬤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這個盒子裡方纔舅太太那裡送來的菱粉糕和雞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一鍾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麽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蠏、李紈攬着他笑道可惜這麽個好体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裡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做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着、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這樣摸的我怪癢癢的、李氏道、噯喲這硬的是什麽、平兒道是鑰

匙平兒道有什麽要緊的東西怕人偷了去都帶在身上
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來馱著
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來送盔甲有個鳳丫頭就
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
麽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來打趣着取笑兒了寶
釵笑道這倒是真話我們沒事評論起來你們這幾個都
是百個裏頭挑不出一個來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
李紈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裏要沒那個鴛
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
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

的別人記不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着不知叫人詐
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倒常替人土
好話兒還倒不倚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日還說
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裏比
得上他寶玉道太太屋裏的綵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
不是外頭老實心裏有數兒太太是那麽佛爺似的事情
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一應事都是他提着太太行連老
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
後告訴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指着寶玉道這一個小爺
屋裏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麽田地鳳丫頭就是

個楚霸王也得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這丫頭他就得這麽週到了平兒道先時賠了四个丫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鬼兒了李紈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個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個膀臂了說着不覺眼圈兒紅了衆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約着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洗盃盤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平兒到房裡坐坐再吃一鍾茶平兒回說不吃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太太還沒放呢是為什麽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方近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為什麽唬的你這個樣兒平兒悄聲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纔放呢因為是你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沒個足厭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他這幾年只拿着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

的公費月例又使不着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只他這梯己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獃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時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來不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逕出了園門只見鳳姐那边打發人來找平兒說奶奶有事等你平兒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我爲大奶奶

拉扯住說話兒我又不逃了這麼連三接四的叫人來找那丫頭說道你去不去由你犯不上惱我你自己敢與奶奶說去平兒啐了一口急忙走來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裡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老老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边屋裡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劉老老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爲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瓜果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取賣

二篇文章、文[illegible]

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嘗嘗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吃個野菜兒也算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已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丫頭子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臉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着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倒想着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觔只好秤兩個三個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觔呢周瑞家的道

若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彀平兒道那裡都吃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衆也有摸着得也有摸不着的劉老老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觔十觔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到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勾我們庄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劉老老道見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着又往窗外看天氣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去城纔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家

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爲他扛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說着，催劉老老下來前去。劉老老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亦是寔話。）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爲賈母寫傳，收、集、惜、老、憐貧。）比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

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二門口該班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了起來，有兩個又跑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平兒問道，又說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平兒道，你們倒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日住兒去了，（可見是有作病。）二爺偏生叫他，叫不着，我應起來了，還說我做了情，你今日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日一早來，聽着，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曬着屁股再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

奶奶的話問着他那剩的刊錢明日皆不交來奶奶不要
了爽性送他使罷那小厮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來
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
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
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後坐着一
個紗羅裹的美人一般的個丫鬟在那裡搥腿鳳姐兒站
着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着笑福了幾
福口裡請請老壽星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
的端過椅子來坐着那板兒仍是法人不知問候賈母道
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

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硬朗比
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
劉老老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
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庄家活也沒人做了賈母道眼睛
牙齒都還好劉老老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
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
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記不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
人笑我我都不會不過嚼得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
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老老笑道這正
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

過是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菜來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裡現結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裡的好吃劉老老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著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裡頭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嚐嚐帶些家去也算是看親戚一輪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

笑道鳳丫頭別拿他取笑兒他是屯裡人老實那裡擱得（福厚人語。）住你打趣說著又命人去先抓果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福壽人事）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事、閒筆。）外頭頑去劉老老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聽賈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著鳳姐兒便命人請劉老老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已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老老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老老去洗了澡自（賈氏知、見、學、道人家風、其舉動皆可取。）已去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可在賈母榻前又

樓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那劉老老雖是個村野人却生來的有些見識况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件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聽便沒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裡有個坐着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上做歇馬凉亭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得早還沒出房門只聽外頭柴草响我想着必定有人偷柴草來了我爬着牕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老老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個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極標緻的一個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頭穿着大紅襖兒白綾裙兒（憑空結撰）剛說到這裡忽聽（又起一波）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唬着老太太賈母等聽了忙問怎麼了丫鬟回說南院馬棚子裡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胆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唬得口內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

來請安又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足足的看火光息了方領衆人進來寶玉且忙問劉老老那女孩兒大雪地裡做什麼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賈（片刻火光想急得寶玉了今日不知。女孩兒下落）母道都是纔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再說別的罷寶玉聽說心裡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老老便又想了一遍話說道我們庄子東边庄上有個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來托夢說你這樣虔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

哭得什麼似的落後果然又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生得粉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寶玉（我亦不想抽柴的女孩兒不知何如結上案也）心中只記掛着抽柴的故事因悶得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偺們回去商議着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偺們做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偺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偺們等下頭塲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偺們雪下吟詩也更

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咱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綑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說着寶釵等都笑了（筆供柴抽。語亦火一輔。真令寶玉急煞。）寶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寶玉到底拉了劉老老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老老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麼老爺說着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老老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若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寶可惜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聽了跌足歎惜又問後來怎麼樣劉老老道

因爲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若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像也就成了精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庄店道上閒逛我纔說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還商議着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戲語。入妙）劉老老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日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日

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裝塑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老老道若這樣時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寶玉又問他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老老便順口謅了出來寶玉信以爲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焙茗幾百錢按着劉老老說的方向地名着焙茗去先踏看明白回來再作主意那焙茗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焙茗興興頭頭的走進來寶玉忙問可找着了焙茗笑道爺聽得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我找了一日我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寶玉聽說喜得眉開眼笑忙說道劉老老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焙茗道那廟門却倒也朝南開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又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焙茗拍手道那裡是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寶玉聽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來焙茗道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聽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

我去碰頭怎麽說我没用呢宝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閙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没了若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隲我必重重的賞你呢說着只見二門上的小厮來說老太太房裡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不知找他有何言語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寶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緻。（此諸口味各不止一家過一年也）賈母聽了，說很是，即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做了，按着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

園裡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清晨起來，看着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棹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老老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緊。李紈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着要去。劉老老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着人搬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小廝叫幾個來。李氏站在大觀樓下往

上看着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抬、小廝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紈道好生着、別慌慌張張、鬼趕着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老老笑道、老老也上去瞧瞧、劉老老聽說、巴不得一聲兒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裡面只見烏壓壓的堆着些圍屏棹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纔下來、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發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着、眾人答應、又復開了門、色色的搬了下來、命小廝傳駕娘們到船塢裡撑出兩隻船來、正亂着、只

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來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掐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已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裡面養着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了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老老、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兒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眾人笑的不住、劉老老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眾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劉老老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

流（何分高貴賤[illegible]）愛個花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話閒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丫鬟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欄坐下命劉老老也坐在旁边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老老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閑了大家都說怎麼得也到畫兒上逛逛想着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個真地方誰知我今兒進這園裡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强十倍怎麼得有人也照着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老老聽了喜

得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兒還有這個能幹別是個神仙托生的罷賈母少歇一回自巳領着劉老老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边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劉老老讓出路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巳却走土地琥珀拉他道老老你上來走仔細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繡鞋別沾了泥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底下果踹滑了咕咚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時

劉老老已爬了起來自已也笑着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丫頭們搥一搥劉老老道那裡說的我這麼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來還了得呢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蓋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便命丫頭把自已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手請王夫人坐了劉老老因見窗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滿的書劉老老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老老留神打量了林黛玉

一番方笑道這那裡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眾丫頭們答說在池子裡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纔開樓拿的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聽了方欲說話時有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纔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紗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就不翠了這個院子裡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

上反不配〔極寫富貴擺在無意中點染筆墨妙不可言〕我記得偺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裡還有好幾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蝙蝠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這個樣的拿了兩疋出來做兩床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笑道呸人人都說你沒有不經過不見過的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導了他連我們也聽聽鳳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們的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你認做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做蟬翼紗正經名字叫軟煙羅〔名色妙〕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色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煙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青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屜遠遠的看着就似煙霧一樣所以叫做軟煙羅那銀紅的又叫做霞影紗〔名色又佳〕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

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屜後來我們拿這個做被做帳子試試也竟好（高貴人語）明日就找出幾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答應着衆人看了都稱讚不已劉老老也覰着眼看口裡不住的念佛說道我們想做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豈不可惜（言之慨然）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的襟子拉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上用內造的竟比不上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若有時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有兩過天青的我做一個帳子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丫頭們穿白收着霉壞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便笑道這屋裡窄再往別處逛去罷劉老老笑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棹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裡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曬東西預備這梯子做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爲開頂櫃取放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裡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

越捨不得離了這裡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
瞧說着一逕離了瀟湘館遠遠望見池中一羣人在那裡
撑船賈母道他們既預備下船偺們就坐一回說着向紫菱
洲蓼溆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裡都捧着
一色捏絲戧金五色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
在那裡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裡就在那裡罷了賈
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裡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
們從這裡坐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
鴛鴦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抄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
曉翠堂上調開棹案鴛鴦笑道天天偺們說外頭老爺們

吃酒吃飯都有一個湊趣兒的拿他取笑兒偺們今兒也
得一個女清客了李紈是個厚道人聽了不解鳳姐兒却
知說的是劉老老了也笑說道偺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
兒二人便如此這般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
不做又不是個小孩兒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
笑道很不與大奶奶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來
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丫環端過兩盤茶來大家吃畢鳳
姐手裡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按席
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棹子抬過來讓劉親家
挨着我這边坐眾人聽說忙抬了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

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劉老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边吃茶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棹王夫人帶着迎春姐妹三人一棹劉老老挨着賈母一棹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嬛在旁边拿着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偏接過麈尾來拂着丫嬛們知他要撮弄劉老老便躱開讓(［illegible］)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遞(妙絕言外有[?]故心者)眼色劉老老道姑娘放心那劉老老入了坐拿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单拿了一雙

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快子與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叉巴子比我那裡鐵掀還沉那裡拿的動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鬟上來揭去盒蓋裡面盛着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棹上鳳姐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棹上賈母這边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絕妙[?])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猪不抬頭自巳却鼓着腮幫子不語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湘雲掌不住一口茶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着棹子只叫噯喲寶玉滚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摟着寶玉

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鳳姐兒、却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裡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着他的奶母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無一個不湾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來替他姐妹換衣裳的、(形容盡致、文章中龍蛇飛舞、)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還只管讓劉老老。劉老老拿起箸來、只覺不聽使、又道這裡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得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只忍不住、琥珀在後搥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俠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老老

正誇雞蛋小巧、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嚐嚐罷、冷了就不好吃了。劉老老便伸快子要夾、那裡夾的起來、滿碗裡鬧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快子、要親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言外聲音。)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了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快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同鴛鴦拿了來的、聽如此說、忙走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老老道、去了金

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鳳姐兒道菜裡若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出來的劉老老道這個菜裡有毒我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嬤嬤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閒話這裡收拾殘桌又放了一桌劉老老看着李紈與鳳姐兒對坐着吃飯歎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剛不過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老老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

不是劉老老笑道姑娘說那裡話偺們哄着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個笑兒我要心裡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為什麼不倒茶給老老吃劉老老忙道纔剛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道你和我們吃罷省的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筯來三人吃畢劉老老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不少都那裡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裡等着一齊散與他們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

些桃兩碗給二奶奶屋裡平丫頭送去，鳳姐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吃不了喂你的猫，婆子聽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裡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這裡一處吃，又找他做什麼，鴛鴦道這就罷了，鳳姐道襲人不在這裡，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聽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着些兒，婆子答應了，鳳姐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濶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

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着斗大的一個汝窰花囊，插着滿滿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掛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着一幅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霞烟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着一個大官窰的大盤，盤內盛着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着一個白玉比目磬，傍邊掛着小鎚，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鎚子要擊，丫鬟們忙攔住他，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着臥榻拔步

床上懸着葱綠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來看說這是蟈蟈這是螞蚱劉老老忙打了他一巴掌道下作黃子沒干沒淨的亂鬧倒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着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因說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只是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裏臨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裏聽的見這是偺們的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逛一逛偺們可又樂了鳳姐聽說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回吩咐擺下

條桌鋪上紅氈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聽回來偺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校寫責人方[illegible]多[illegible]語）濶又聽的近衆人都說那裏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偺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坐怕臟了屋子偺們別沒眼色正經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說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裏的話求着老太太姨媽太太來坐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却好只有兩個玉兒可惡回來吃醉了偺們偏往他們屋裏鬧去說着衆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撐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

人薛姨媽劉老老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船落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撑船賈母在艙內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裡也有好深的你快給我進來鳳姐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晃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去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隨後跟來其餘老嬤嬤衆丫嬛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閑了一閑天天逛那裡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

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着殘荷了（黛玉直会心口人）寶玉道果然好句已後咱們別叫拔去了說着已到了花溆的灘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興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便問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補眼伏果）只覺異香撲鼻（点出是蘅院非别处）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林果）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無案上止有一個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樸素賈母歎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

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裡沒帶了來、說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嘱咐着鳳姐兒不送些玩器來與你妹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等都笑回說、他自已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道、他在家裡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個親戚、看着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裡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綉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很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麼不擺、若很愛素

淨、少幾樣倒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閑心了、他們姐妹們也還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體已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來、分付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照屏、還有個墨煙凍石鼎、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彀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這些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裡、還得漫漫我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着坐了一回

方出來一逕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熟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裡鳳姐兒已帶着人擺設齊整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着錦裀蓉簟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面放着爐瓶一分攢盒一個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边劉老老劉老老之下便是王夫人西边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李

紈鳳姐二人之几設於三層檻內二層紗櫥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鏨自斟壺一個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咱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個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笑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嫌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咱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吃了一杯鳳姐

兒住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更好衆
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着故聽了這話都說
很是鳳姐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
站着的理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
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鍾
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
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鴛鴦未
開口劉老老便下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
人都笑道這却使不得鴛鴦喝令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
小丫頭子們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劉老老只叫饒了我

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老老方住了鴛鴦道如今
我說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下去至劉老老止比如
我說一副兒將這三張牌折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
說完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
比上一句都要合韻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這個令好
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
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個五合六賈母道六橋
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了一張六合么賈母道一輪紅日
出雲霄鴛鴦道湊成便是個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
馗腿說完大家笑着喝彩賈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又有

一副了左边是個大長五、五薛姨媽道梅花朶朶風前舞、鴛鴦道右边是個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副了左边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边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閑花落地聽無聲鴛鴦道中間還得么四來湘雲道日边紅杏倚雲栽。鴛鴦道湊成一個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啣出說完飲了一杯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边是長三宝釵道雙雙燕子語梁間鴛鴦道在边是三長宝釵道

水荇牽風翠帶長鴛鴦道當中三六九點在宝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鴛鴦道湊成鐵鎖練孤舟宝釵道處處風波處處愁說完飲畢鴛鴦又道左边一個天黛玉道聰、慧女子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釵聽了回頭看着他黛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鴛鴦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鴛鴦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玉座引朝儀鴛鴦道湊成籃子好採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鴛鴦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笑道該罰錯了韻而且又不像迎春笑着飲了一口原是鳳姐和鴛鴦都要聽劉老老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

丫至王夫人鴛鴦代說了一個下便該劉老老劉老老道我們庄家閑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但不如這麽說的好聽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鴛鴦笑道左边大四是個人劉老老聽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庄家人罷衆人閧堂笑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劉老老也笑道我們庄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姑娘姐姐別笑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老老道大火燒了毛毛蟲衆人笑道這是有的還說你的本色鴛鴦笑道右边么四真好看劉老老道一個蘿蔔一頭蒜衆人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老老兩

隻手比着就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又大笑起來要知端詳再有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櫳翠庵　劉老老醉卧怡紅院

話說劉老老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鬨堂大笑起來於是吃過門杯因又湊趣笑道今兒寔說罷我的手腳子粗又喝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的杯取個來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礙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真要木頭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句話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劉老老聽了心下敁敠道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

有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從沒見有木頭杯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不過誆我多喝兩碗別管他橫竪這酒蜜水兒似的多喝點子也無妨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鳳姐乃命豐兒前面裡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盃取來豐兒聽了纔要去取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那十個杯還小況且你纔說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倒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裡的黃楊根子整刓的十個大套盃拿來灌他十下子鳳姐兒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老老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足的似

个小盆子極小的還有手裡的盃子兩個大喜的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以及圖印因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鳳姐兒笑道這個杯没有這大量的所以没人敢使他老老既要好容易我出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劉老老唬的忙道這個不敢好姑奶奶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紀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說是說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劉老老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小杯吃罷把這大杯收着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說的衆人又笑起來鴛鴦無法只得命人滿掛了一大杯劉老老兩手捧着喝賈母薛姨媽

都道慢些不要嗆了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鳳姐笑道老老要吃什麼說出名兒來我夾了喂你劉老老道我知道什麼名兒樣樣都是好的賈母笑道把茄鯗夾些喂他鳳姐兒聽說依言夾些茄鯗送入劉老老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吃茄子也嚐嚐我們這茄子弄的來可口不可口劉老老笑道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老老詫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餵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劉老老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

是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麽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鳳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纔下來的茄子把皮籤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豆腐乾子各色乾果子都切成釘兒拿雞湯煨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裏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瓜子一拌就是了劉老老聽了搖頭吐舌說我的佛祖倒得十來隻雞來配他怪道這個味兒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盃子鳳姐兒笑道還是不足興再吃一盃罷劉老老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爲愛這樣兒好看虧他怎麽做來鴛鴦笑

道酒吃完了到底這盃子是什麽木頭的劉老老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認得你們在這金門綉戶的如何認得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眼睛裏天天見他耳躲裏天天聽他嘴兒裏天天說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一認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着了我掂着這麽體沉斷乎不是楊木一定是黃松做的衆人听了鬨堂大笑起來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說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請示下就演罷還是再等一回子賈母

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們就叫他們演罷那個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自然使人神怡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盃一口飲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换煖酒寶玉連忙將自己的盃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一時煖酒來了寶玉仍歸舊坐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來衆人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站起來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讓你姑媽坐了大家纔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遞與鳳姐兒自己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盃今

日着實有趣說着擎盃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姐妹兩個也吃一盃你林妹妹不大會吃也別饒他說着自己也乾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吃了當下劉老老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劉老老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衆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笑道大家的酒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散於是大家出席都隨着賈母遊玩賈母因要帶着劉老老散悶遂携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與他這是什麽樹這是什麽石這是什麽

花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裡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裡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衆人不解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說話劉老老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裡的黑老鴰子又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衆人聽了又都笑將起來一時只見丫頭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倒也不餓也罷就拿了這裡來大家隨便吃些罷丫頭聽說便去抬了兩張几來又端了兩個小捧盒揭開看時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是兩樣蒸食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樣是松瓤鵝油捲那盒內是

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因問什麼餡子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賈母聽了皺眉說道這會子油膩膩的誰吃這個又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菓也不喜歡因讓姨媽吃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賈母揀了一個捲子只嚐了一嚐剩的半個遞與丫頭了劉老老因見那小麵菓子都玲瓏剔透各式各樣又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笑道我們鄉裡最巧的姐兒們剪子也不能鉸出這麼個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家去我送你一磁罈子你先趁熱吃這個罷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

的揀了一兩樣就算了劉老老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
都做的小巧不顯堆垛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
半盤了剩的鳳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與文官等
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
姐兒因抱著一個大柚子頑忽見板兒抱着一个佛手大
姐便要丫環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衆人忙把
柚子給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那板兒
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着些菓子吃又忽見這
個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毬踢着頑去也就不要
佛手了當下賈母等吃過了茶又帶了劉老老至櫳翠庵

來妙玉忙接了進去衆人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
倒底是他們修行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
面說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裡讓賈母道我們纔
都吃了酒肉你這裡頭有菩薩沖了罪過我們這裡坐坐
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盃就去了寶玉留神看他是
怎么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
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裡面放一個成窰五彩小蓋鍾捧與
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
賈母接了又問是什么水妙玉道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
便吃了半盞笑着遞與劉老老說你嚐嚐這個茶劉老老

便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窰脫胎塡白蓋碗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寶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搧滾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寶玉便走了進來笑道偏你們吃體巳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趕了來撒茶吃這裏並沒你吃的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盞來妙玉忙命（品之謂孤相面賤相也）將那成窰的茶杯別收了擱在外頭去罷寶玉會意知爲劉老老吃了他嫌腌臢不要了又見妙玉

另拿出兩隻盃來一個傍邊有一耳盃上鐫着瓟斝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眞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斝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着點犀䀉妙玉斟了一䀉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裏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寶玉笑道俗語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裏自然把這金珠玉寶（亦是至言）一概貶爲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

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的了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你糟塌、豈不聞一杯爲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盃便是飲驢了、你吃這一海更成什麼、說的寶釵黛玉寶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盃、寶玉細細吃了、果覺輕淳無比、賞讚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托他兩個的福、（語深情。）獨你來了、我是不能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了、妙玉聽了、方說道、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

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嘗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清淳、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着寶釵走了出來、寶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盃雖然腌臢了、白撂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道使得麼、（孤明戚相反不如貧婆之安樂也）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盃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

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他快拿了去罷
寶玉道、自然如此、你那裡和他說話去、越發連你都腌臢
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
了、又道、等我們（形容孤相）出去了、我叫幾個小么兒來河裡打幾桶
水來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
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這是自
然的、說著便袖着那盃、遞與賈母房中的小丫頭子拿著、
說明日劉老老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
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不
在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

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忙
命人將小竹椅抬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抬起、鳳姐李紈
和眾丫頭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薛姨媽也就辭
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與眾丫頭們吃去、
自己便也乘空歇着、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命一
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搥着腿、吩咐他老太太那裡
有信、你就叫我、說着也歪着睡着了、寶玉湘雲等看着丫
頭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
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樹的、也有傍着木的、倒也十分熱鬧、
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帶著劉老老逛、眾人也都跟著取

笑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劉老老道嗳呀這裡還有大廟呢說著便爬下磕頭衆人笑彎了腰劉老老道笑什麽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裡這樣的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麽廟劉老老便抬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衆人笑的拍手打掌還要拿他取笑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衆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裡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與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那劉老老因喝了些酒他脾氣不與黃酒相宜且吃了許

蹇其。

多油膩飲食發渴多喝了幾碗茶不免通瀉起來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厠來酒被風吹且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得眼花頭暈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順着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劉老老心中自忖道這裡也有扁荳架子一面想一面順着花障走了來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一帶水池只有七八尺寬石頭砌岸裡面碧波清水流往那邊去了上面有一塊山石橫架在上面劉老老便蹽過石去順著石子甬路走去轉

了兩個滂子只見有個房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到這裡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赶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點頭嘆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門上掛着葱綠撒花軟簾劉老老掀簾進去抬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貼在墻上錦籠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下踹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

眼花了找門出去那裡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劉老老詫異心中恍惚莫非是他親家母因連忙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你進來的又見他戴着滿頭花劉老老笑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裡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說着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便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裡頭嗎（鏡•衆世界似夢非夢）想畢伸手一抹再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摸這

鏡子原是西洋機栝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了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老老又驚又喜遂走出來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床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的酒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說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已便前仰後合的朦朧着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且說眾人等他不見板兒沒了他老老急的哭了眾人都笑道別是掉在茅厠裡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兩個婆子去找回來說沒有眾人各處搜尋不見襲人敁敠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裡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碰頭還有

小丫頭子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子去再往西南上去若遶出去還好若遶不出去可彀他遶一會子好的我且瞧瞧去一面說着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在房裡的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槅子就聽的鼾齁如雷忙進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襲人這一驚不小慌忙的趕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並沒弄腌臢了床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撣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寶玉知道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將當地大

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曾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老老答應着跟了襲人出至小了頭子們房中，命他坐下，向他道，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劉老老答應是，又與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裡的一樣，襲人微微笑道，這個麽是寶二爺的臥室，那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帶了他來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賈母因覺懶懶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敞

轎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別話且說劉老老帶着板兒先來見鳳姐兒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連各房裡的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照看我我這一回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天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筭我的心了鳳姐兒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為你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睡着不舒服

我們大姐兒也着了凉在那裡發熱呢劉老老聽了忙嘆道老太太有年紀的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道從來沒像昨兒高興往常也進園子逛去不過到一兩處坐坐就來了昨兒因為你在這裡要叫都逛逛一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爲我找你去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裡吃了就發熱起來劉老老道大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兒小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們的孩子會走了那個墳圈子裡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干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祟書本子仔細撞客着一語提醒了鳳姐

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着彩明來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東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鳳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着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崇一個與大姐兒送祟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鳳姐兒笑道倒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的多我這大姐兒時常肯病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劉老老道這也有的富貴人家養的孩子都嬌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再他小人兒家過於尊貴了也禁不起已後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此話可為富貴養兒女。老法。）鳳姐兒

道這也有理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借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庄家人不怕你惱到底貧苦些你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壓的住他劉老老听說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幾時生的鳳姐兒道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老老忙笑道這個正好（七七夕節出自何書）就叫做巧姐兒好這個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依我這名字必然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難成祥逢凶化吉（末矣而老之言驗。）都從這巧字兒來鳳姐兒听了自是欢喜忙謝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說着叫平兒來吩咐道明兒偺們

有事恐怕不得閑兒你這空兒閒着把送老老的東西打點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劉老老道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遭擾了幾日又拿着走越發心裡不安起來鳳姐兒道也沒有什麽不過隨常的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隣舍看着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次說着只見平兒走來說老老過這邊瞧瞧劉老老忙跟了平兒到那边屋裡只見堆着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的拿與他瞧着又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月白紗做裡子這是兩個繭紬做襖兒裙子都好這包袱裡是兩疋紬子年下做件衣裳穿這是一盒各樣

內造點心也有你吃過的也有没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强些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瓜菓子的如今這一個裡頭装了兩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條裡是園子裡的菓子和各樣乾菓子這一包是八兩銀子這都是我們奶奶的這兩包每包五十兩共是一百兩是太太給的叫你拿去或者做個小本買賣或者置幾（家待人[illegible]寫手此可見）畝地已後再別求親靠友的說着又悄悄笑道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可是我送老老的那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没大狠穿你要棄嫌我就不敢（活畫村嫗）說了平兒說一樣劉老老就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幾千佛

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又如此謙遜。忙笑說道。姑娘說那裡話。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便有銀子沒處買這樣的去呢。（劉老老可愛）只是我怪臊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負了（亦是實）姑娘的心。平兒笑道。休說外話。咱們都是自己。我纔這樣。你放心收了罷。我還和你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曬的那個灰條菜乾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蘆條兒各樣乾菜帶些來。我們這裡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就算了。別的一概不要別罔費了心。劉老老千恩萬謝的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當了。就放在這裡明兒一早打發小厮們雇輛車裝上。不用你費一點心的。

劉老老越發感激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安。衆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請大夫。一時婆子回大夫來了。老嬷嬷請賈母進幔子去坐。賈母道。我也老了。那裡養不出那阿物兒來。還怕他不成。不要放幔子。就這樣瞧罷。衆婆子聽了。便拿過一張小棹子來。放下一個小枕頭。便命人請。一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規矩肅然）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傍階。跟着賈珍到了台堦上。早有兩個婆子在兩边打起簾子。兩個婆子在前引導進去。又見宝玉迎了出來。只見賈母穿着青縐紬一斗珠的羊

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鬟都拿着蠅刷漱盂等物又有五六個老嬤嬤雁翅擺在兩傍碧紗厨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着綠戴寶插金的人王太醫便不敢抬頭忙上來請了安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是御醫了含笑問供奉好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笑道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效好脉息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因說那是晚生家叔祖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也算是世交了一面說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嬤嬤端着一張小杌子放在小棹前面略偏些王太醫便屈一膝坐下歪着頭胗了半日

又胗了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說勞動了珍兒讓出去好生看茶賈珍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是復領王太醫到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偶感一點風寒究竟不用吃藥不過略清淡些常煖着一點兒就好了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裡若老人家愛吃便按方煎一劑吃若懶怠吃也就罷了說着吃茶寫了方子剛要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笑說王老爺也瞧瞧我們姐兒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着大姐兒的手右手胗了一胗又摸了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瞧笑道我說着姐兒又罵我了只是要清清淨淨的餓兩頓就

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老藥來臨睡時用薑湯研開吃下去就是了說畢告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賈母原故將藥方放在案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裡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兒寶釵姊妹等見大夫出去方從厨後出來王夫人略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劉老老見無事方上來和賈母告辭賈母說閒了再來又命鴛鴦來好生打發劉老老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劉老老道了謝又作辭方同鴛鴦出來到了下房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這是老太太的幾件衣裳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孝敬的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沒穿過的（富貴可知）

昨日叫我拿出兩套兒送你帶去或送人或自已家裡穿罷别見笑這盒子裡是你要的麵菓子這包兒裡是你前兒說的藥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絡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着總包在裡頭了這是兩個荷包帶着頑罷說着便抽開繫子掏出兩個筆錠如意的錁子來與他瞧又笑道荷包拿去這個留下給我罷劉老老已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幾千佛聽鴛鴦如此說便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了鴛鴦見他信以爲真笑着仍與他裝上說道哄你頑呢我有好些呢留着年下給小孩子們罷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拿了個成窰鍾子來遞

與劉老老這是寶二爺給你的劉老老道這是那裡說起我那一世修來的今兒這樣說着便接了過來鴛鴦道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嫌我還有幾件也送你罷劉老老又忙道謝鴛鴦果然又拿出幾件來與他包好劉老老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衆姊妹王夫人等去鴛鴦道不用去了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回來我替你說罷閒了再來又命了一個老婆子吩咐他二門上叫兩個小厮來帮着老老拿了東西送去婆子答應了又和劉老老到了鳳姐兒那边一併拿了東西在角門上命小厮們搬了出去直送劉老老上車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寶

釵等吃過早飯又往賈母處問安回園至分路之處寶釵便叫黛玉道顰兒跟我來有一句話問你黛玉便同了寶釵來至蘅蕪苑中進了房寶釵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突。如。其。來。妙。）審你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寶丫頭瘋了審問我什麽寶釵冷笑道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滿嘴裡說的是什麽你只實說便罷黛玉不解只管發笑心裡也不免疑惑起來口裡只說我曾說什麽你不過要捏我的錯兒罷了你倒說出來我聽聽寶釵笑道你還裝憨兒昨兒行酒令你說的是什麽我竟不知是那裡來的黛玉一想方想起來昨兒失於檢點那牡丹亭西廂記說

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摟着寶釵笑道好姐姐原是
我不知道隨口說的你教給我再不說了(滑詭妙辭令)寶釵笑道我也
不知道你說的怪生的所以請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
別說與別人我已後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的滿臉飛紅
滿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問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
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兒七八歲
上也彀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裡
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弟兄也在一處都怕看正
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
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背着我們偷看我們也

背着他們偷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
丟開了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
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連做詩寫字等
事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
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只是如今並聽不
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並不是書誤了他可
惜他也把書遭塌了(巾幗絕妙議論卓見眞堪聯笑)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麽大
害處至於你我只該做些針線紡績的事纔是偏又認得
幾個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最怕見
些雜書移了性情(可作兒女箴規)就不可救了一夕話說的黛玉垂頭吃

茶心下暗思只有咨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來說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寶二爺都等着呢寶釵道又是什麼事黛玉道偺們到了那裡就知道了說着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見衆人都在那裡李紈見了他兩個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兒的了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什麼園子圖兒惹得他樂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別怪老太太都是劉老老一句話黛玉忙笑接道可是呢都是他的（輕薄）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老老直叫他是個母蝗蟲就是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寶

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鳳丫頭嘴裡也就盡了幸而鳳丫頭不認得字不大通不過一槩是市俗取笑更有顰兒這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蟲三字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虧他想的到也快衆人聽了都笑道（寶釵原不弱只是尊重耳）你這一註解也就不在他兩個以下了李紈道我請你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個月的假他嫌少你們怎麼說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纔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二年的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著顏色又要剛說到這裡黛玉也

自掌不住笑道又要照着這樣兒慢々的畫可不得二年的工夫衆人听了都拍手笑個不住宝釵笑道有趣最妙落後一句是慢々的畫他可不畫去怎麽就有了呢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沒味的你們細想顰兒這幾句話雖沒什麽回想却有滋味我倒笑的動不得了惜春道都是宝姐姐讃的他越發逞強這會子拿我又取笑兒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問你还是單畫這園子呢还是連我們衆人都畫在上頭呢惜春道原是只畫這園子的昨兒老太太又說單畫園子成個房樣子了叫連人都畫上就像行樂似的纔好我又不會這工細楼台又不

會畫人物又不好駁囬正爲這個爲难呢黛玉道人物还容易你草虫上不能李紈道你又說不通的話了這個上頭那裡又用的着草虫或者翎毛倒要點綴一兩樣黛玉笑道别的草虫不畫罷了昨兒母蝗虫不畫上豈不缺了典衆人听了又都笑起來黛玉一面笑的兩手捧着胸口一面說道你快畫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了名字就叫做携蝗大嚼圖衆人听了越發閧然大笑的前仰後合只听咕咚一声响不知什么倒了急忙看原來是史湘雲伏在椅子背兒上那椅子原不曾放穩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他又不防兩下裡錯了筍向東一歪連人帶椅子都歪

倒了幸有板壁擋住不曾落地衆人一見越發笑個不住
宝玉忙赶上去扶住了起來方漸〻止了笑宝玉和黛玉
使個眼色兒黛玉會意便走至裡間將鏡袱揭起照了照
只見兩鬢畧鬆了些忙開了李紈的粧奩拿出抿子來對
鏡抿了兩抿仍舊收拾好了方出來指着李紈道這是叫
你帶着我們做針線教道理呢你反招了我們來大頑大
笑的李紈笑道你們听他這刁話他領着頭兒鬧引着人
笑了倒賴我的不是真〻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兒得一個
利害婆〻再得我個千刁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〻你
那會子还這麽刁不刁了黛玉早紅了臉拉着宝釵說你

們放他一年的假罷宝釵道我有一句公道話你們听〻
藕丫頭雖會画不過是幾筆冩意如今画這園子非離了
肚子裡頭有些邱壑的如何成畫這園子却是像畫兒一
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踈密也不多也不少恰〻的
是這樣你若照樣兒往紙上一画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
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藏
該減的要藏要減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
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这些樓台房舍是必要界劃的
一點兒不留神欄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窗也倒竪過
來堦砌也離了縫甚至棹子擠到墻裡頭去花盆放在簾

子上來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第三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衣摺裙帶指手足步最是要緊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腫了脚染臉撕髮倒是小事依我看來竟难的恨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給他半年的假再派了宝兄弟帮着他並不是為宝兄弟知道教着他畫那就更悮了事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难安插的宝兄弟好拿出來問他那會畫的相公就容易了宝玉听了先喜的說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樓台就極好程日興的美人是絕技如今就問他們去宝釵道我說你是無事忙說了一声你就問他去也等着商議定了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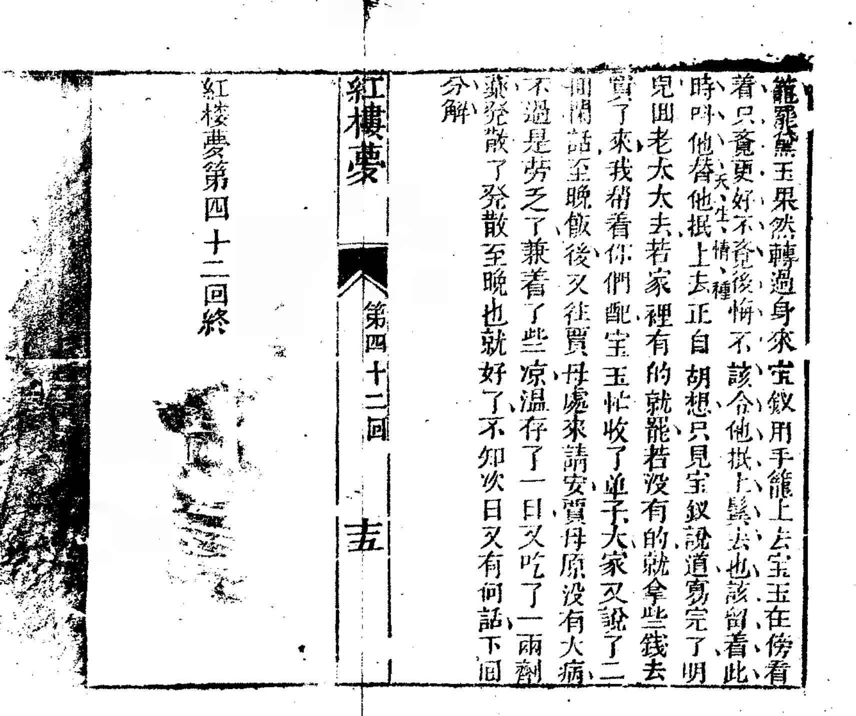
去如今且說拿什麼畫宝玉道家裡有雪浪紙又大又托墨宝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那雪浪紙寫字画寫意画兒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宋山水托墨禁得皴染拿了畫這個又不托色又难烘畫也不好紙也可惜我教給你一個法子原先蓋這園子就有一張細緻圖樣雖是画工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太太要了出來也比著那紙大小和鳳丫頭要一塊重絹交給外边相公們叫他照着這圖樣刪補着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是配這些青綠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另攏上炉子預備化膠出膠洗筆还得一個粉油大案鋪上毡

子。（宝釵豈亦失各畫助何其知之詳也如此）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從新再弄一分兒纔好惜春道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手的筆畫畫罷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廣花藤黃胭脂這四樣再有不過是兩支着色的筆就完了宝釵道你何不早說這些東西我却还有只是你用不着給你也白放着如今我且替你收着等你用着這個的時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著畫扇子若畫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今兒替你開個单子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去你們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說着宝兄弟寫宝玉早已預備下筆硯了原怕記不清白要寫了記着听宝釵如此說喜的提筆起來静听宝釵說道頭號排

筆四支二號排筆四支三號排筆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鬚眉十支大著色二十支小著色二十支開面十支柳条二十支箭頭珠（竟是一个大畫匠）四兩南赭四兩石黃四兩石青四兩石綠四兩管黃四兩廣花八兩鉛粉四匣胭脂十帖大赤飛金二百帖青金二百帖廣匀膠四兩净礬四兩礬絹的膠礬在外别管他們只把絹交出去叫他們礬去這些顏色咱們淘澄飛跌着又頑了又使了包你一輩子都彀使了再要頂細絹籮四個粗籮二個担筆四支大小乳鉢四個大粗碗二十個五寸碟子十個三寸粗白碟子二十個風炉兩個沙鍋大小

四個新碙缸二口新水桶四隻一尺長白布口袋四個浮炭二十觔柳木炭一二觔三屜木箱一個寔地紗一丈生薑二兩醬半觔黛玉忙笑道鐵鍋一口鐵鏟一個（雅。謔。）宝釵道這做什麼黛玉道你要生薑和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鉄鍋來好炒顏色吃啊（妙。語。解。頤。）衆人都笑起來宝釵笑道顰兒你知道什麼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燒不拿薑汁子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一經了火是要炸的衆人听說都道原來如此黛玉又看了一回單子笑着拉探春悄悄的道你瞧瞧畫個畫兒又要起這些水缸箱子來想必糊塗了把他的嫁妝單子也寫上了（妙。語。解。頤。看到此處我忍笑不住。）探春听了笑個不住說道

宝姐姐你还不擰他的嘴你問問他編排你的話宝釵笑道不用問狗嘴裡还有象牙不成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擰他的臉黛玉笑着忙央告道好姐姐饒了我罷顰兒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做姐姐的教導我姐姐不饒我我还求誰去呢（憨。可。憐。）衆人不知話內有因都笑道說的好可憐見的連我們也軟了饒了他罷宝釵原是和他頑的忽听他又拉扯上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鬧了放起他來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饒人的（憨。可。憐。）宝釵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衆人愛你今兒我也怪疼你的了過來我替你把頭髮籠



攏罷黛玉果然轉過身來宝釵用手攏上去宝玉在傍看着只覺更好不覺後悔不該令他抿上鬢去也該留着此時叫他替他抿上去天生情種正自胡想只見宝釵說道寫完了明兒回老太太去若家裡有的就罷若沒有的就拿些錢去買了來我帮着你們配宝玉忙收了单子大家又說了一回閑話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來請安賈母原沒有大病不過是勞乏了兼着了些涼温存了一日又吃了一兩劑藥發散了發散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話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二回終

閑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着了些風寒，不是什麽大病，請醫生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來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正商議着，只見賈母打發人來叫，王夫人忙引着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雞崽子湯，我嘗了一嘗，倒有味兒，又吃了兩塊肉，心裏狠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丫頭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孝心虔，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賈母點頭笑道：難爲他想着，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鹹浸上的吃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只不對稀飯。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廚房傳話。這裏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叫你來，不爲别的，（鳳姐生日，又是一篇文字。）初二日是鳳丫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早想着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又有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着又没事，偺們大家好生樂一日。王夫人笑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太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想我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個也俗了，也覺太生分似的。今兒我出個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取樂。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麽想着好，就是怎麽樣行。賈

母笑道我想著偺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子多少儘著這錢去辦你道好不好王夫人道這個很好但不知怎麼湊法賈母聽說一發高興起來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並寶玉那府裏賈珍的媳婦並賴大家的及有些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衆丫頭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傳的傳沒頓飯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壓擠了一屋子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寶釵姊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寶玉坐在賈母懷前底下滿滿的站了一地賈母忙命拿幾張小杌子來給賴大母親等幾個高年有體面的嬤嬤坐了賈府風俗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補筆）還有體面所以尤氏鳳姐兒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賴大的母親等三四個老媽媽告了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賈母笑着把方纔一夕話說與衆人聽了衆人誰不湊這趣兒再也有和鳳姐兒好有情願這樣的也有畏懼鳳姐兒巴不得奉承的況且都是拿得出來的所以一聞此言都欣然應諾賈母先道我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着老太太也是二十兩邢夫人王夫人笑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李紈也笑道我們

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和李紈道你寡婦失業的那裡還拉你出這個錢我替你出了罷鳳姐忙笑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算一算賬再攬事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十六兩說着高興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過後兒又說都是為鳳了頭花了錢使個巧法子哄着我拿出三四倍子來暗裡補上我還做夢呢說的眾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依你怎麽樣呢鳳姐笑道生口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個錢也不出驚動這些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分我替他出了罷我到那一日多吃些東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听了

都說很是賈母方允了鳳姐兒又笑道我还有一句話呢我想老祖宗自已二十兩又有林妹妹宝兄弟的兩分子姨媽自已二十兩又有宝妹妹的一分子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兩自已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了虧了賈母听了呵呵大笑道倒底是我的鳳了頭向着我這說的很是要不是你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哥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一位占一個罷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這很公道就是這樣賴大的母親忙站起來笑道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太生氣在那边是兒子媳婦在這边是內

姪女兒倒不向著婆婆姑姑倒向著別人這兒媳婦倒成了陌路人內姪女兒竟成了外姪女兒了說的賈母與衆人都大笑起來了賴大之母因又問道少奶奶們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賈母听說道這使不得你們雖該矮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位雖低些錢却比他們多的你們和他們一例纔使得衆媽媽听了連忙答應賈母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每人照一個月的月例就是了又回頭叫鴛鴦來你們也湊幾個人商議湊了來鴛鴦答應著去不多時帶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幾個丫頭來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的賈母因問平兒你

筭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还入在這裡頭平兒笑道我那個私自另外的有了這是公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纔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还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問一声兒儘到他們是理不然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听說忙說可是呢怎麼倒忘了他們只怕他們不得閑兒叫一個丫頭問問去說着早有丫頭去了半日回來說道每位也出二兩賈母喜道拿筆硯來筭明其記多少尤氏因悄罵鳳姐道我把你這沒足殼的小蹄子這麼些婆婆嬸子來湊銀子給你做生日你还不足又拉上兩個苦瓠子做什麼鳳姐也悄笑道你少胡說

一會子離了這裡我纔和你筭賬他們兩個爲什麽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填送別人不如拘了來咱們樂說着早已合筭了共湊了一百五十兩有餘賈母道一天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兩三日的用度都殼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上頭賈母道鳳丫頭說那一班好就傳那一班鳳姐道咱們家的班子都聽熟了到是花幾個錢叫一班來聽聽罷賈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發叫鳳丫頭別操一點心受用一日纔筭尤氏答應着又說了一回話都知賈母乏了纔漸漸的散出來尤氏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他往鳳姐房裡來商議

怎麽辦生日的話鳳姐兒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呵物兒也忒行了大運了我當有什麽事叫我們去原來單爲這個出了錢不算還要我操心你怎麽謝我鳳姐笑道別扯臊我又沒叫你來謝你什麽你怕操心你這會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個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他興的這個樣兒我劝你收着些兒好太滿了就潑出來了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將銀子送到寧國府來尤氏方纔起來梳洗因問是誰送過來的丫頭們回說林媽尤氏便命叫了他來丫頭們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尤氏命他脚踏上坐了一

面忙着梳洗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家的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湊了先送過來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着了頭們回說那府裡太太和姨太太打發人送分子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們專會記得這些沒要緊的話昨兒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的要學那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得到了你們心裡當正經的說還不快接了進來好生待茶再打發他們去了頭們笑着忙接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黛玉的都有了尤氏問還少誰的林之孝家的道還少老太太太太姑娘們的我們底下姑娘們的尤氏道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

林之孝家的道奶奶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奶手裡發一共都有了說着尤氏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時來至榮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問都齊了麼鳳姐笑道都有了快拿去罷丟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信不及倒要當面點一點說着果然按數一點只沒有李紈的一分尤氏笑道我說你鬧鬼呢怎麼你大嫂子的沒有（鳳姐利心太重）鳳姐笑道那麼些還不彀使短一分兒也罷了等不彀了我再給你尤氏道昨兒你在人跟前做人今兒又來和我賴這個到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鳳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

叨的你也別抱怨尤氏笑道你一股兒不給也罷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本來依你麽說着把平兒的一分子拿了出來說道平兒來把你的收了去等不彀了我替你添上平兒會意笑說道奶奶先使着若剩了下來再賞我一樣尤氏笑道只許你主子作㢢就不許我做情兒平兒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看着你主子這麽細緻弄這些錢那裡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裡使去一面說着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話便走到鴛鴦房中和鴛鴦商議只听鴛鴦的主意行事何以討賈母喜欢二人計議妥當尤氏臨走時他把鴛鴦的二兩銀子还他說

這还使不了呢說着一徑出來又至王夫人跟前說了一回話因王夫人進了佛堂把彩雲的一分也还了他鳳姐兒不在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还了他兩個还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憐見的那裡有這些閒錢鳳丫頭便知道了有我應着呢二人听說千恩萬謝的收了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園中人都打听得尤氏辦得十分熱鬧不但有戲連耍百戲並說書的女先兒全有都打點着取樂頑耍李紈又向衆姊妹道今兒是正經社日可別忘了宝玉也不來想必他只圖熱鬧把清雅就丟了說着便命丫頭去瞧做什麽呢快請了來丫頭去了半日回說花大姐姐

說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衆人聽了都咤異說再沒有出門之理這丫頭糊塗不知說話因又命翠墨去一時翠墨回來說可不真出門了說有個朋友死了出去探喪去了探春道斷然沒有的事憑他什麽再沒有今日出門之理（正做生日忽然用此一段祭金釧之事間間文章昧斋之夫）你叫襲人來我問他剛說着只見襲人走來李紈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麽事也不該出門頭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這麽高興兩府上下衆人來湊熱鬧他倒走了第二件又是頭二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人嘆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有要緊的事到北靜王府裡去就趕回來的勸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今

兒一早起來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靜王府裡的要緊姬妾沒了也未可知李紈等道若果如此也該去走走只是也該回來了說着大家又商議偺們只管做詩等他來罰他剛說着只見賈母已打發人來請便都接前頭去了襲人回明宝玉的事賈母不樂便命人接去原來宝玉心裡有件心事于頭一日就吩咐焙茗明日一早出門備兩匹馬在後門口等着不要別一個跟着說給李貴我往北府裡去了倘或要有人我叫他攔住不用找只說北府裡留下了横竪就來的焙茗也摸不着頭腦只得依言說了今兒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園後門等着天亮了只見

宝玉遍䪨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不發跨上馬一彎腰順着街就趂下去了。焙茗也只得跨上馬加鞭趕上在後面忙問往那裡去。宝玉道這條路是往那裡去的。焙茗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沒有可頑的。宝玉听說點頭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好。說着越發加了兩鞭。那馬早已轉了兩個灣子出了城門。焙茗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緊的跟着。一氣跑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烟漸漸稀少。宝玉方勒住馬回頭問焙茗道這裡可有賣香的。焙茗道香倒有。不知是那一樣。寶玉想道別的香不好須得檀芸降三樣。焙茗笑道這三樣可难得。宝玉為难。焙茗見他為难

因問道要香做什麼使。我見二爺時常帶的小荷包有散香何不找一找。一句提醒了寶玉便回手衣襟上掛着個荷包摸了一摸。竟有兩星沉速心内欢喜只是不恭些再想自巳親身帶的倒比買的又好些。于是又問炉炭焙茗道這可罷了。荒郊野外那裡有。既用這些何不早說帶了來。豈不便宜。寶玉道糊塗東西。若可帶了來又不這樣沒命的跑了。焙茗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個主意。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來二爺不止用這個呢。只怕還要用別的。這也不是事。如今我們就往前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菴了。宝玉所了忙問水仙菴就在這裡更好了。我們就去說

着就加鞭前行一面回頭向焙茗道這水仙菴的姑子長往偺們家去這一去到那裡和他借香炉使使他自然是肯的焙茗道別說是偺們家的香火就是平日不認識的廟里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常兒二爺最厭這水仙庵的如何今兒又這樣喜欢了宝玉道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蓋廟（迴此中又着此閒筆）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听見有個神就蓋起廟來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听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比如這水仙庵裡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菴殊不知古來並沒有個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誰知這起愚人就

塑了像供着今兒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說着早巳來至門前那老姑子見宝玉來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個活龍來的一般忙上來問好命老道來接馬宝玉進去也不拜洛神之像却只管賞鑒雖是泥塑的却真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荷出綠波日映朝霞之姿宝玉不（情傳于）竟滴下淚來老姑子獻了茶宝玉因和他借香炉燒香那姑子去了半日連香供紙馬都預備了來宝玉一槩不用說道命焙茗捧着炉出至後園中揀一塊干淨地方兒竟揀不出焙茗道那井台上如何宝玉點頭一齊來至井台上將炉放下焙茗站過一傍宝玉掏出香來焚上含淚施

了不禮用身命收了去焙茗答應且不收忙爬下磕了幾個頭口內祝道我焙茗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焙茗亦小廝中之極伶俐者）只是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的極聰敏極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爺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你若有靈有聖我們二爺這樣想着你你也時常來望候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頑耍豈不兩下裏都有趣了（焙茗亦是可兒）說畢又磕了幾個頭纔爬起來（借焙茗口中寫寶玉心事一点）寶玉聽他沒說完便撐不住笑了因踢他道休胡說看人聽見笑話

焙茗起來收過香爐和寶玉走着因道我已經合姑子說了二爺還沒用飯叫他收拾了些東西二爺免強吃些我知道今兒個裡頭大排筵宴熱鬧非常二爺為此纔躲了來的橫豎在這裡清淨一天也就盡禮了若不吃東西斷使不得寶玉道戲酒既不吃這隨便的吃些何妨焙茗道這纔是還有一說偺們來了必有人不放心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晚些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禮也盡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吃酒也並不是爺有意原不過陪着父母盡孝道若單為了這個不顧老太太太太懸心

就是方纔那受祭的陰魂（對、不、錯、詞、）也不安生、二爺想我這話如何、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着了、你想着只你一個跟了我出來、回來你怕擔不是、所以拿這大題目來勸我、我纔來了、不過爲盡個礼、再去吃酒看戲、並沒說一日不進城、這已完了心愿、赶着進城、大家放心、豈不兩盡其道、焙茗道、這更好、說着二人來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宝玉胡乱吃了些、焙茗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焙茗在後面只囑咐二爺好生騎着、這馬總沒大騎、手提緊着些、一面說着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忙忙來至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中、只有幾個老婆子看屋子

見他來了、都喜的眉開眼笑道、阿彌陀佛、可來了、沒把花姑娘急瘋了、呢上頭正坐席呢、二爺快去罷、寶玉听說忙將素衣脫了、自已找了顏色吉服換上、便問道、都在什麽地方坐席呢、老婆子們回道、在新蓋的大花厛上呢、寶玉听了、一逕往花厛上來、耳內早隱々聞得簫管歌吹之声、剛到穿堂那边、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一見寶玉來了、便長出了一口氣、咂着嘴兒說道、噯、鳳凰來了、快進去罷、（問、得、罪、）再一會子不來、可就都反了、寶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裡去了、玉釧兒把身一扭、也不理他、只管拭淚、宝玉只得怏怏的進去了、到了花厛上、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衆

人真如得了鳳凰一般賈母先問道你往那裡去了這早晚纔來還不給你姐姐行禮去呢因笑着又向鳳姐兒道你兄弟不知好歹就有要緊的事怎麽也不說一聲兒就私自跑了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訴他打你鳳姐兒笑着道行禮倒是小事寳兄弟明兒斷不可不言語一聲兒也不傳人跟着就出去街上車馬多頭一件叫人不放心再也不像咱們這樣人家出門的規矩這裡賈母又罵跟的人為什麽都聽他的話說往那裡去就去了也不回一聲兒一面又問他到底是往那裡去了可吃了些什麽沒有唬着了沒有寳玉只回說北静王的一個愛妾沒了今日給他道惱去我見他哭的那樣不好撇下他就回來所以多等了一會子賈母道已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寳玉連忙答應着賈母又要打跟的人衆人又劝道老太太也不必生氣了他已經答應不敢了況且回來又沒事大家該放心樂一會子了賈母先不放心自然着急發狠今見寳玉回來喜且有餘那裡還恨也就不提了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別處沒吃飯路上着了驚恐反又百般的哄他襲人早已過來伏侍大家仍舊看戲當日演的是荆釵記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落淚也有笑的也有恨的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話說衆人看演荊釵記，寶玉和姊妹一處坐著，林黛玉因看到男祭這齣上，便和寶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狠，不管在那裏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上來做什麽？俗（腊○上文）語說睹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裏的水舀一（祭金釧，往○水，仙○，也○文，筆，又○驚）碗看着哭去，也就盡情了。寶釵不答。寶玉回頭要熱酒敬鳳姐兒。原來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教鳳姐痛樂一日。本自己懶怠坐席，只在裏間屋裏榻上歪着和薛姨媽看戲，隨心愛吃的揀幾樣放在小几上，隨意吃着說話兒，將自已兩桌席面賞那沒有席面的大小丫頭並那應着差所差的婦人等，命他們在窗外廊簷下也只管坐着隨意吃喝，不必拘禮。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着，外面幾席是他們姊妹們坐。賈母不時吩咐尤氏等讓鳳丫頭坐上面，你們好生替我待東，難爲他一年到頭辛苦。尤氏答應了，又笑回道：說他坐不慣首席，坐在上頭，橫不是豎不是的，酒也不肯吃。賈母聽了笑道：你不會，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兒忙也進來笑說：老祖宗別信他們的話，我吃了好幾鍾了。賈母笑着命尤氏：快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們都輪流敬他，他再不吃，我當真的就親自去了。尤氏

聽說忙笑着又拉他出來坐下命人拿了臺盞斟了酒笑
道一年到頭難為你孝順老太太太太和我我今兒沒什
麼疼你的親自斟酒我的乖乖你在我手裡喝一口罷鳳
姐兒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喝尤氏笑道說的
你不知是誰我告訴你說罷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
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的不得了趁着儘力灌兩鍾子
罷鳳姐兒見推不過只得喝了兩鍾接着衆姊妹也來鳳
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一口賴大媽媽見賈母尚且這等高
興也少不得來湊趣兒領着些嬤嬤們也來敬酒鳳姐兒
也難推脫只得喝了兩口鴛鴦等也都來敬鳳姐兒真不

能了忙央告道好姐姐們饒了我罷我明兒再喝罷鴛鴦
笑道真個的我們是沒臉的了就是我們在太太跟前太
太還賞個臉兒呢往常倒有些體面今兒當着這些人倒
做起主子的款兒來了我原不該來不喝我們就走說着
真個回去了鳳姐兒忙忙拉住笑道好姐姐我喝就是了
說着拿過酒來滿滿的斟了一盃喝乾鴛鴦方笑了散去
然後又入席鳳姐兒自覺酒沉了心裡突突的往上撞要
往家去歇歇只見那耍百戲的上來便和尤氏說預備賞
錢我要洗洗臉去尤氏點頭鳳姐兒瞅人不防便出了席
往房門後簷下走來平兒留心也忙跟了來鳳姐便扶着

他總至穿廊下只見他房裡的一個小丫頭子正在那裡站着見他兩個來了回身就跑（鳳姐四步。又生一波瀾。）鳳姐兒便疑心忙叫那丫頭先只裝聽不見無奈後面連声兒叫也只得回來鳳姐兒越發起了疑心忙和平兒進了穿廊叫那小丫頭子也進來把槅扇開了鳳姐坐在小院子的台階上命那丫頭子跪了喝命平兒叫兩個二門上的小廝來拿繩子鞭子把眼睛裡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那小丫頭子已經唬的魂飛魄散哭着只管碰頭求饒鳳姐兒問道我又不是鬼你見了我不識規矩站住怎麽倒往前跑小丫頭子哭道我原沒看見奶奶來我又記掛着房裡無人所以跑了

鳳姐兒道房裡既沒人誰叫你又來的你便沒看見我和平兒在後頭扯着脖子叫了你十來声越叫越跑離的又不遠你聾了不成你還和我强嘴說着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打的那小丫頭子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登時小丫頭子兩腮紫脹起來平兒忙勸奶奶仔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着問他跑什麽他再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那小丫頭子先還强嘴後來聽見鳳姐兒要燒了紅烙鐵來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裡打發我來這裡瞧着奶奶的若見奶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去的（天生奇婦二婢。○頭醋）不承望奶奶這會子就來鳳姐兒見話中有文章便又問道叫你瞧着我做什麽难道

怕我家去不成必有別的原故快告訴我我從此以後疼你你若不細說立刻拿刀子來割你的肉說著回頭向頭（口聲態畢肖）上拔下一根簪子來向那丫頭嘴上亂戳唬的那丫頭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訴奶奶可別說我說的平兒一傍勸一面催他叫他快說丫頭便說道二爺也是纔來了就開箱子拿了兩塊銀子還有兩支簪子兩疋緞子叫我悄悄的送與鮑二的老婆去叫他進來他收了東西就往偺們家裡來了二爺叫我瞧著奶奶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鳳姐聽了已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身來（極寫。婦人）一逕來家剛至院門只見有一個小丫頭在門前探頭兒一見了鳳

姐也縮頭就跑鳳姐兒提著名字喝住那丫頭本來伶俐見躲不過了越發的跑了出來笑道我正要告訴奶奶去呢可巧奶奶來了鳳姐道告訴我什麼那丫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鳳姐啐道你早做什麼了這會子我看見你了你來推干淨兒說著揚手一下打的那丫頭一個趔趄便躡腳兒走了鳳姐來至窗（另）前往裡聽時只聽裡頭說笑道多早晚你那閻王（如有此人）老婆死了就好了賈璉道他死了再娶一個也是這樣又怎麼樣呢那婦人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兒也是一肚

子委屈不敢說，我命裡怎麼就該犯了夜叉星〔妙公子可憐語〕。鳳姐聽了
氣的渾身亂戰，又聽他們都讚平兒，便疑平兒素日背地
裡自然也有怨語了，那酒越發湧上來了，也並不忖奪，回
來把平兒先打兩下，一腳踢開了門進去，也不容分說，抓
着鮑二家的撕打一頓。又怕賈璉走出去，便堵着門站着
罵道，好娼婦，你偷主子漢子，还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兒過
來，你們娼婦們一條籐兒多嫌着我，外面兒你哄我，說着
又把平兒打了幾下，打的平兒有冤無處訴，只氣得個哭
罵道，你們做這些沒臉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麼，說
着也把鮑二家的撕打起來，賈璉也因吃多了酒，進來高

興，未曾做的機密，一見鳳姐來了，已沒了主意，又見平兒
也鬧起來，把酒也氣上來了，鳳姐兒打鮑二家的，他已又
氣又愧，只不好說的，今見平兒也打，便上來踢罵道，好娼
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氣怯，忙住了手，哭道，你們背地裡
說話，為什麼拉我呢，鳳姐見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赶
上來打着平兒，偏叫打鮑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來，找
刀子要尋死，外面眾婆子了頭忙攔住解劝，這裡鳳姐見
平兒尋死去，便一頭〔此回散席其醜方[illegible]〕撞在賈璉懷裡，叫道，你們一條籐兒
害我，被我聽見，倒都唬起我來，你也勒死我罷，賈璉氣的
墻上拔出劍來，說道，不用尋死，我也急了，一齊殺了我，償

了，命大家干淨，正鬧的不開交，只見尤氏等一羣人來了，說這是怎麽說，（痴公子潑辣見）纔好好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風來，故意要殺鳳姐兒，鳳姐兒見人來了，（妹）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丟下衆人，（又妬又惡又好）便哭着往賈母那邊跑，此時戲已散了，鳳姐跑到賈母跟前，爬在賈母懷裡，只說老祖宗救我，璉二爺要殺我呢，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問怎麽了，鳳姐兒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不妨璉二爺在家和人說話，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唬的我不敢進去，在窗戶外頭听了一听，原來是鮑二家的媳婦商議，說我利害，要拿毒藥給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兒扶了正，我原生了

氣，又不敢和他吵，原打了平兒兩下，問他爲什麽害我，他臊了，就要殺我，賈母听了，都信以爲真，說這還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種子來，一語未完，只見賈璉拿着劍赶來，後面許多人跟着，賈璉明仗着賈母素昔疼他們，連母親嬸母也無礙，故逞強鬧了來，邢夫人王夫人見了，氣的忙攔住駡道，這下流東西，你越發反了，老太太在這裡呢，賈璉也斜着眼道，都是老太太慣的他，他纔這樣，連我也駡起來了，邢夫人氣的奪下劍來，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賈璉撒嬌撒痴，（酒画痴公子）涎言涎語的，还只乱說，賈母氣的說道，我知道你不把我們放在眼裡，叫人把他老子叫來，看他去不去，賈璉

听見這話方趔趄着腳兒出去了賭氣也不往家去便往
外書房來這裡那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賈母道什麼要（若龍知老祖宗語）
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饞嘴貓兒似的那裡保的住不這（諺云兩則決乘隙不致出醜矣）
麼着從小兒是人都打這麼過的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
吃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了說的眾人都笑了賈母又道
你放心明兒我叫他來替你賠不是你今兒別過去臊着
他因又罵平兒那蹄子素日我倒看他好怎麼暗地裡這
麼壞尤氏等笑道平兒沒有不是是鳳姐拿着人家出氣（心事揭出）
兩口子不好對打都拿着平兒煞性子平兒委屈的什麼
是的老太太還罵人家賈母道原來這樣我說那孩子倒

不像那狐媚魘倒的既這麼着可憐兒的白受他的氣因
叫琥珀來你去告訴平兒就說我的話我知道他受了委
曲明兒我叫他主子來替他賠不是今兒是他主子的好
日子不許他胡鬧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观園去了
平兒哭的哽噎难言寶釵勸道你是個明白人你們奶奶
素日何等待你今兒不過他多吃了一口酒他可不拿你
出氣难道拿別人出氣不成別人又笑話他是假的了正
說着只見琥珀走來說了賈母的話平兒自覺面上有了
光輝方纔漸漸的好了也不往前頭來寶釵等歇息了一
回方來看賈母鳳姐宝玉便讓了平兒到怡紅院中來襲

人忙接着笑道我先原要讓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都讓你我就不好讓的了平兒也陪笑說多謝因又說道好好兒的從那裡說起無緣無故白受了一塲氣襲人笑道二奶奶素日待你好這不過是一時氣急了平兒道二奶奶倒沒說的只是那娼婦治的我他又偏拿我湊趣兒還有我們那糊塗爺倒打我說着便又委屈禁不住淚流下來寶玉忙劝道好姐姐別傷心我替他兩個賠個不是（調停得）罷（奇）平兒笑道與你什麽相干寶玉笑道我們兄弟姊妹都一樣他們得罪了人我替他賠個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裡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換

了下來拿些燒酒噴了熨一熨把頭也另梳一梳一面說一面吩咐了小了頭子們打洗臉水燒熨斗來平兒素昔只聞人說寶玉專能和女孩們接交寶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鳳姐兒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厮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為恨事（微詣）平兒如今見他這般心中也暗暗的敁敠果然話不虛傳色色想的週到又見襲人特特的開了箱子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服忙來洗了臉宝玉一傍笑劝道姐姐還該擦上些脂粉不然倒像是和鳳姐姐賭氣了似的况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發了（与你）人來安慰你（其庆相干）平兒听了有理便去找粉只不見粉宝玉忙

走至粧台前將一個宣窰磁盒揭開裡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兒拈了一根遞與平兒又笑說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對上料製的平兒倒在掌上看時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美抹在面上也容易勻淨且能潤澤不像別的粉澀滯然後看見臙脂也不是一張却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裡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寶玉笑道那市上賣的臙脂不干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臙脂擰出汁子來淘澄淨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那簪子挑一點兒抹在唇上就彀了用一點水化開抹在手心裡就彀拍臉的了平兒依言裝扮果見鮮艷異常且又

甜香滿頰寶玉又將盆內開的一支並蒂秋蕙用竹剪刀鉸了下來與他簪在鬢上忽見李紈打發了頭來喚他方忙忙的去了寶玉因自來從未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為恨怨今日是金釧兒生日故一日不樂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樂因歪在床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兒還遭荼毒也就薄命的狠了

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復又起身、見方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干。便拿熨斗熨了、〔打卿甚事〕疊好。見他的手帕子忘去上面、猶有淚痕、又擱在盆中洗了、晾上。又喜又悲、悶了一回。也往稻香村來、說一回閒話。掌燈後、方散。平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无端悲喜又来閑話活現宝玉〕鳳姐兒只跟着賈母睡。賈璉晚間歸房、冷清清的、又不好去叫。只得胡乱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沒意思、後悔不來。邢夫人記掛着昨日賈璉醉了、忙一早過來、叫了賈璉過賈母這边來。賈璉只得忍愧前來、在賈母面前跪下。賈母問他怎麽了、賈璉忙賠笑說、昨兒原是吃了酒、驚了老太太的駕。今兒來領罪。賈母啐道、

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分守已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來了。鳳丫頭成日家說嘴霸王似的一個人、昨兒唬的可憐。要不是我、你要傷了他的命、這會子怎麽樣。賈璉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辯、只認不是。〔賈母終身為風姐朦朧溺愛之弊一至于此〕賈母又道、鳳丫頭和平兒还不是個美人胎子、你还不足、成日家偷雞摸狗、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裡去。為這起娼婦、打老婆、又打屋裡的人。你还虧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你若眼睛裡有我、你起來、我饒了你。乖乖的替你媳婦賠個不是兒、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欢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跪。賈璉听如此說、又見鳳姐兒站在那边、也不盛

粧。哭的眼睛腫着也不是脂粉。黄黄臉兒比往常更覺可憐可愛想着不如賠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老太太的喜歡。想畢。便笑道老太太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縱了他了。賈母笑道胡說我知道（皆知有醋）他最有禮的。再不會冲撞人。他日後得罪了你我自然也做主叫你降伏就是了賈璉所說爬起來便與鳳姐兒作了一個揖笑道原是我的不是。二奶奶別生氣了。滿屋裡的人都笑了賈母笑道鳳了頭不許惱了再惱我就惱了說着又命人去叫了平兒來命鳳姐兒和賈璉安慰平兒賈璉見了平兒越發顧不得了所謂妻不如妾聽賈母一說便赶上來說道姑娘昨

日受了屈了都是我的不是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賠了不是不算外還替我奶奶賠個不是說着他作（此揖甘心）了一個揖引的賈母笑了鳳姐兒也笑了賈母又命鳳姐來安慰平兒平兒忙走上來給鳳姐兒磕頭說奶奶的千秋我惹了奶奶生氣是我該死鳳姐兒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來聽了傍人話無故給平兒沒臉今反見他如此又是慚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來落下淚來平兒道我伏侍了奶奶這麼幾年也沒彈我一指甲就是昨兒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娼婦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氣說着也滴下淚來了賈母便命人將他

三人送回房去有一個再提此話。即刻來回我。我不管是誰拿拐棍子給他一頓。三個人從新給賈母那王二位夫人磕了頭。老嬤嬤答應了（老人方說是有許）送他三人回去。至房中鳳姐兒見無人來。說道。我怎麼像個閻王。又像夜义。那娼婦咒我死。你也幫着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個混賬女人也不如了。我还有什麼臉來過這日子。說着又哭了。賈璉道（痴公子可怜兒）你还不足。你細想想。昨兒誰的不是多。今兒當着人还是我跪了一跪。又賠不是。你也爭足了光了。這會子还嘮叨。难道你还叫我替你跪下纔罷。太要足了强也不是好事。說的鳳姐兒無言可對。平兒嗤的一声又笑了。賈璉也笑道。又好了。真真的我也沒法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媳婦來回說。鮑二媳婦吊死了。賈璉鳳姐兒都吃了一驚。鳳姐（有知有胆有吾。畏其人。）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罷了。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一時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悄回鳳姐道。鮑二媳婦吊死了。他娘家的親戚要告呢。鳳姐兒冷笑道。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林之孝家的道。我纔和衆人劝了他們。又威嚇了一陣。又許了他幾個錢。也就依了。鳳姐兒道。我沒一個錢。有錢也不給。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許劝他。也不用鎮嚇他。只管讓他告去。他告不成。我还問他個以（有智有胆有才）尸訛詐呢（畏其人）。林之孝家的正在為难。見賈璉和他使眼色兒

心下明白便出來等着賈璉道我出去瞧瞧看是怎麼樣鳳姐兒道不許給他錢賈璉一逕出來和林之孝來商議着人去做好做歹許了二百兩發送纔罷賈璉生恐有變又命人去和王子騰說了將番役仵作人等叫幾名來幫着辦喪事那些人見了如此縱要復辦亦不敢辦只得忍氣吞聲罷了賈璉（秋眼分明）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年賬上分別添補開消過去又体已給鮑二些銀兩安慰他說另日再挑個好媳婦給你鮑二又有体面又有銀子有何不依便仍然（世情知趣）奉承賈璉不在話下裡面鳳姐（鬼頭鬼腦）心中雖不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房中無人便拉平兒笑道我昨兒多喝了一口酒你別埋怨打了那裡讓我瞧瞧平兒道也沒打重只聽得說奶奶姑娘都進來了要知後來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衆姐妹進來忙讓坐了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今兒來的這些人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還夾着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衆人臉軟所以就亂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做個監社御史鐵面無私纔好再四妹妹爲畫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當

年剩下的我一我若有呢拿出來若沒有叫人買去鳳姐兒笑道我又不會做什麽濕的乾的要我吃東西去不成探春道你雖不會做也不要你做你只監察着我們裡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么樣罰他就是了鳳姐兒笑道你們別哄我我猜着了那裡是請我做監察御史分明是叫我做個進錢的銅商你們弄什麽社必是要輪流做東道的你們的錢不彀花想出這個法子來勾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說的衆人都笑道你都猜着了李紈笑道真真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鳳姐兒笑道虧你是個大嫂子呢姑娘們原叫你帶着念書學規矩針線俱要

教導他們的這會子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罷了原是老封君你一個月十兩銀子的月錢比我們多兩倍子老太太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彀用又有個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兩銀子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給你園子裡的地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兒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有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大官家的通共算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兩來陪他們頑頑能有幾年呢他們明兒出了閣難道還要你賠不成這會子你怕花錢挑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吃一個河涸海乾我還不知道呢李紈笑道你們所所我說了一句他就說了兩車無賴的話眞眞泥腿市俗耑會打細算盤分金掰兩的你這個東西虧了還托生在詩書大在人家做小姐又是這麼出了嫁還是這麼着若生在貧寒小門小戶人家（白頭[illegible]作其定是[illegible]姐）做（身分）了小子了頭還不知怎麼下作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呢虧你伸的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喪了狗肚子裡去了氣的我只要替平兒打抱不平兒忖奪了半日好容易狗長尾巴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裡不受用因此沒來究竟氣還不平你今兒倒招我來了給平兒拾鞋還不要呢你們兩個狠該換一個過兒纔是

說的衆人都笑了鳳姐忙笑道哦我知道了竟不是爲詩爲畫來我我竟是爲平兒報仇來了我竟不知道平兒有你這一位仗腰子的人可知就有鬼拉着我的手我也不敢打他了平姑娘过來我當着你大奶奶姑娘們替你陪笑談中却有滿意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說着衆人都笑了李紈笑問平兒道如此我說必要給你爭爭氣纔罷平兒笑道雖如終日[illegible]笑談辭之角此奶奶們取笑我可禁不起呢李紈道什麽禁的起禁不蘊[illegible]起有我呢快拿鑰匙叫你主子開門我東西去罷凤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囬園子裡去纔要把這米賬合他們弄一弄那边大太太又打發大來叫又不知有什麽

話說須得过去走一走还有你們年下添補的衣服打點給人做去呢李紈笑道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着去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凤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麽今兒爲平兒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劝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全身子檢點着偷空兒歇歇你今兒倒反逼起我的命來了况且悞了別人年下的衣裳无碍他姐兒們的若悞了却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閑事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已落不是也不敢累你呀李紈笑道你們听听說的好不好把他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倒

底管不管鳳姐兒笑道這是什麼話我不入社花幾個錢
我不成了大观園的反叛了麼还想在這裡吃飯不成明
日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
慢慢的做會社東道过後幾天我又不作詩作文只不过
是個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了愁着你
們还不攆出我來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凤姐兒道过會
子我開了樓房凡有這些東西叫人搬出來你們看若使
得留着使若少什麼照你們單子我叫人替你們買去就
是了畫絹我就裁出來那圖樣沒有在太太跟前还在那
边珍大爺那理說給你們省了太太那邊誣釘子去我去

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礬去如何李
紈點頭笑道這難爲你果然這樣还罷了既如此偺們家
去罷等着他不送了去再來鬧他說着便帶了他姐妹們
就走鳳姐兒道這些事再沒別人都是寶玉生出來的李
紈听了忙回身笑道正是爲寶玉來反忘了他頭一社是
他悞了我們臉該你說該怎麼罰他鳳姐兒想了一想說
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叫他把你們各人屋子裡的地罰他
掃一遍纔好衆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着纔要回去只見
一個小了頭扶了賴嬷嬷進來鳳姐兒等忙站起來笑道
大娘坐下又都向他道喜賴嬷嬷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

也喜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這喜從何來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李紈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賴嬤嬤嘆道我那裏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裏給我磕頭我沒好話我說哥兒别說你是官了横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歲雖然是人家奴才一落娘胎胞主子恩典放你出來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寫字也是了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麽大你那裏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麽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容易掙出你這

個東西從小兒三灾八難花的銀子照樣打出你這個銀人兒來了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忍饑挨餓的要多少你一個奴才秧子仔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麽弄神弄鬼求了主子又選了出來縣官雖小事情却大爲那一州的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已盡忠報國孝敬老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紈鳳姐兒都笑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這有好幾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太太磕頭來在老太太那院裏見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倒發

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倒愁起這些來他不好还有他的父母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閒時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鬪鬪牌說說話兒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厦廳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平兒斟上茶來賴嬤嬤忙站起來道姑娘不管叫那孩子倒來罷了又生受你說着一面吃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這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麼嚴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說仗着財勢欺人連主子名聲也不好恨的我沒法兒常把他老子叫了來

駡一頓纔好些因又指寳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老太太就護在頭裡當日老爺小時討你爺爺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呢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扎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打還有東府裡你珍大哥哥的爺爺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裡看着耳朵裡聽着那珍大爺管兒子倒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只是着三不着兩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已這些兄弟姪兒怎麼怨的不怕他你心裡明白喜欢我說不明白嘴裡不好意思心裡不知怎麼罵我

呢說着只見賴大家的來了接着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進來回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婆來了賴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來的倒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臉賴嬤嬤聽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說的話倶不說且說陳穀子爛芝蔴的因為我們小子選了出來衆親友要給他賀喜少不得家裡擺個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個不請那個也不是又想了一想托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這麼榮耀光彩就傾了家我也願意的用此吩咐了他老子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裡擺幾席酒一臺戲請老太太大太太們奶奶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廳上一臺戲幾席酒請老爺們爺們增增光第二日再請親友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裡的伴兒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托着主子的洪福一場光輝光輝李紈鳳姐兒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定不得賴大家的忙道擇的日子是十四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鳳姐兒笑道別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我可沒有賀禮也不知道放賞的吃了十走可別笑話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那裡話奶奶一喜歡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賴嬤嬤笑道我纔去請老太太老太太也說去可筭我這臉還好說畢叮嚀了一回

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攆了他不用鳳姐兒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兒說事情多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裡不許收留他兒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嬤嬤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評鳳姐兒道前兒我的生日裡頭還沒吃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在外頭張羅倒坐着罵人禮也不送進來兩個女人進來了他纔帶領小么兒們往裡抬小么兒們倒好好的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

饅頭人去了我打發彩明去說他他倒罵了彩明一頓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還不攆了做什麼賴嬤嬤道我當什麼事情原來為這個奶奶聽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他使他改過就是了攆了出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偺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顧攆了他太太臉上不好看依我說奶奶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着纔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鳳姐兒聽了便向賴大家的說道既這樣明兒叫了他來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吃酒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纔磕頭起來又要與賴嬤嬤磕頭賴大家的拉着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

李紈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存收的舊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名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開了單與鳳姐兒去照樣置買不得細說一日外面礬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那裡幫忙探春李紈迎春寶釵等也都往那裡來閑坐一則觀畫二則便於會面寶釵因見天氣涼爽夜復漸長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針線來日間至賈母處王夫人處兩次省候不免又承色陪坐閑話時園中姐妹處也要不時閑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閒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必犯舊疾今秋

又遇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己房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姐妹來說些閑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眾人都体諒他病中且素日形体嬌弱禁不得一些委曲所以他接待不週禮数疎忽也都不責他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症來寶釵道這裡走的幾個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間鬧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麼也不是個常法兒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

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時候我是怎麼個形景兒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嘆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強求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見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養胃為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吊子熬出粥來若吃慣了比藥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

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有心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悞到如今細細筭來我母親去世的早又無姐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怪不得雲丫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你說了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悞了若不是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每年犯了這病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

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說那些底下老婆子丫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裏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他們尚虎視眈眈背地裏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況我又不是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着我呢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親又有哥哥這裏又有買賣地土家裏又仍舊有房有地你不過親戚的情分白住在這裏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

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為說話洞達人情）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付嫁粧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那裏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纔拿你當個正經人把心裏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卻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裏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麼委屈煩難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略強些僧們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

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燕窩我們家裡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了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師動衆的黛玉忙笑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麼放在家裡的只愁我在人跟前失於應候罷了這會子只怕你煩了（直是体貼）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寶釵答應着便去了不在話下這裡黛玉喝了兩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脈脈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沉黑兼着那雨（[illegible]）滴竹梢更覺淒涼知寶釵不能來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於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　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　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窗秋不盡　那堪風雨助淒涼
助秋風雨來何速　驚破秋窗秋夢續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挑淚燭
淚燭搖搖爇短檠　牽愁照恨動離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處秋窗無雨聲
羅衾不奈秋風力　殘漏聲催秋雨急
連宵脈脈復颼颼　燈前似伴離人泣

寒煙小院轉蕭條。疎竹虛窗時滴瀝。
不知風雨幾時休。已教淚灑窗紗濕。

吟罷擱筆方欲安寢了鬟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盡只見寶玉頭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簑衣黛玉不覺笑道那裡來的這麽个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些吃藥沒有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摘了笠脫了簑忙一手舉起灯來一手遮着灯兒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覰着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黛玉看他脫了簑衣裡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係着綠汗巾子膝上露出綠紬撒花褲子底下是掐金滿繡的綿紗襪子靸着蝴蝶落花鞋黛

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也倒乾淨寶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的有一雙棠木屐纔穿了來脫在廊簷下了黛玉又看那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什麽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似的寶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閒常下雨時在家裡也是這樣你喜欢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別的都罷了惟有這斗笠有趣上頭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拿下頂子來只剩了這個圈子下雪時男女都帶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戴林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個成个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

的漁婆兒了及說了出來方想起來這話戲與方纔說寶（搖出一个）
玉的話相連了後悔不迭羞的臉飛紅伏在桌上嗽个不
住寶玉却不留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拿起來看了一遍又
不覺叫好黛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灯上燒了寶玉笑
道我已記熟了黛玉道我要歇了你請去罷明日再來寶
玉聽了回手向懷內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來瞧了一
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
又攪的你勞了半日神說着披蓑戴笠出去了又番身進（景如畫）（碍人情）
來問道你想什麼吃你告訴我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
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黛玉笑道等我夜裡想着了明

日一早告訴你你聽雨越下緊了快去罷可有人問沒有
兩个婆子答應有人外面拿着傘點着灯籠呢黛玉笑道
這个天點灯籠寶玉道不相干是羊角的不怕雨黛玉聽
說回手向書架上把个玻璃繡球灯拿了下來命點一枝
小蠟來遞與寶玉道這个又比那个亮正是雨裡點的寶
玉道我也有這麼一个怕他們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
沒點來黛玉道跌了灯値錢呢是跌了人値錢你又穿不
慣木屐子那灯籠命他們前頭點着這个又輕巧又亮原（細心周到）
是雨裡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裡拿着這个豈不好明兒
再送來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麼忽然又变出這剖腹藏

毬的脾氣來，寶玉听了，隨過來接了。前頭兩個婆子打着傘，拿着羊角灯，後頭还有兩個小丫環打着傘。宝玉便將這個灯遞與一個小丫頭捧着，宝玉扶着他的肩，一逕去了。就有蘅蕪苑一個婆子，也打着傘提着灯，送了一大包燕窩來，还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強。我們姑娘說：姑娘先吃着，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还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如今天又涼，夜又長，越發該會個夜局，痛賭兩塲了。婆子笑道：不瞞姑娘說，今年我大沾光兒了。橫豎每夜有幾個上夜的人，悮了更也不好，不如會

個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悶。今兒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關了，就該上塲了。黛玉听了笑道：难爲你，悮了你的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幾百錢，打些酒吃，避々雨氣。那婆子笑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吃。說着磕了一個頭，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鵑收起燕窩，然後移灯下簾，伏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宝釵，一時又羨他有母有兄；一回又想宝玉素昔和睦，終有嫌疑。又听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雨声淅瀝，清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方漸々的睡熟了。暫且無話。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林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內人遣出，悄向鳳姐兒道：（對敘鬼，要鴛鴦又是一篇題，曰曲曲折折，極寫鴛鴦奮）叫你來不為別的，有一件為難的事，老爺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屋裏的鴛鴦，要他在房裏，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是平常有的事，就是怕老太太不給，你可有法子辦這件事麼。鳳姐兒聽了，忙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

不下去的，那裏就捨得了。況且平日說起閒話來，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什麼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裏，就悞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去，成日和小老婆喝酒。太太聽聽，很喜歡咱們老爺麼？這會子迴避還恐迴避不及，反倒拿草棍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了。（此是正論）太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免有點兒背晦，太太勸勸纔是。比不得年輕，做這些事無礙。如今兄弟、姪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還這麼鬧起來，怎麼見人呢？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們

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爱的了頭這公鬍子老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兒子要了做房裡人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上了一篇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說去你倒說我不勸你還是不知道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惱了鳳姐兒知道邢夫人稟性愚弱（爭順賈赦與勝鳳姐）只知承順賈赦以自保（婪取財貨與鳳姐勝）次則婪取財貨為自得（千變已也）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人銀錢事一經他手便剋扣異常以賈赦浪費為名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的如今又聽邢夫人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勸了不中

用（毒）連忙陪笑說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隨口便轉向鳳姐之）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麽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了頭就是那麽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背地裡的話那裡信的我竟是個獃子拿着二爺說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的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罷了依舊拿着老爺太太心爱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爺自然也是那樣了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着老太太等太太過去了（毒心而險）我搭趟着走開把屋子裡的人我也帶開（句句更毒）太太好和老太太說給了更好不給也沒妨碍衆人也不得知道邢夫人見他

這般說便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說不給這事便死了我心裡想着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臊我細細的告訴了他他自然不言語就妥了那時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擱不住他願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這就妥了鳳姐兒笑道倒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受別說是鴛鴦憑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放着半個主子不做倒願意做了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呢邢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下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了頭誰不願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晚飯就過來鳳

姐兒暗想鴛鴦素昔是個極有心胸識見的了頭雖如此說保不得他願意不願意我先過去了太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沒得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風聲使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起氣來倒沒意思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机計所出)想畢因笑道我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鵪鶉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趕太太晚飯上送過來的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縫(裝點周心)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邢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

服鳳姐忙着伏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裡去我若跟了去老太太若問起我過來做什麼的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無非譎詐）來邢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來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便出來假托往王夫人房裡去從後房門出去打鴛鴦的臥房門前過只見鴛鴦正坐在那裡做針線見了邢夫人站起來邢夫人笑道做什麼呢我看看你扎的花兒越發好了一面說一面便進來接他手內的針線（故特來看親）看了一看只管讚好放下針線又渾身打量只見他穿着半新的藕色綾襖青緞掐牙背心下面水綠裙子蜂腰削背鴨蛋

臉烏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边腮上微微的幾點雀瘢鴛鴦見這般看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裡便覺詫異因笑問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來做什麼邢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邢夫人便坐下拉着鴛鴦的手笑道我特來給你道喜（突如其來）來的鴛鴦聽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覺紅了臉低了頭（將欲靠着鴛鴦也）不發一言聽邢夫人道你知道老爺跟前竟沒有個可靠的人心裡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牙子家出來的不乾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家三日兩日又弄鬼掉猴的因滿府裡要挑一個家生兒女又沒個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

了那個好處因此常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裡頭就只你是個尖兒模樣兒行事做人溫柔可靠一概是齊全(大贊特贊)的意思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去收在屋裡你不比外頭新買新討的你這一進去了就開了臉就封你作姨娘又体面又尊貴你又是個要強的人俗語說的金子還是金子換誰知竟被老爺看中了你如今這一來可遂了素日心高志大的願了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妙語不能打動人只形其拙)跟了我回老太太去(問血已)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了臉奪手不行邢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說道這有什麽臊處你又不用說話只跟着我就是了鴛鴦只低頭不動身邢夫人見他

這般便又說道難道你還不願意不成若果然不願意可真是個傻了頭了放着主子奶奶不做倒願意做了頭三年兩年不過配上個小子還是奴才你跟我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個一男半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裡的人你要使喚誰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做去錯過了機會後悔就遲了鴛鴦只管低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你這麽個爽快人怎麽又這樣積粘起來有什麽不稱心之處只管說與我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語邢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說話怕臊你等

他們問你呢這也是理讓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兒房中來鳳姐兒早換了衣服因房內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據我看來未必妥當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來聽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說着看罷了鳳姐兒道太太必來這屋裡商議依了還可若是不依白討個沒趣兒當着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些鵪鶉再有什麼配幾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逛去估量着走了你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與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園子裡來這裡鴛鴦見那夫人去了必到鳳姐房裡商議去了必定

有人來問他的不如躲了這裡因找了琥珀道老太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往園子裡逛逛就來琥珀答應了鴛鴦也往園子裡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來了鴛鴦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見鴛鴦滿臉惱意自悔失言便拉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越發把方纔鳳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告訴於他鴛鴦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只是咱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鵑彩霞玉釧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雲

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什麽話兒不說什麽事兒不做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然我心裡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裡且別和二奶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其志已定）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兒方欲說話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好個沒臉的丫頭虧你不怕牙磣二人聽了不覺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石後找尋不是別個都是襲人笑着走了出來問什麽事情告訴我說着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與襲人襲人聽了說道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

真真太好色了略平頭整臉的他就不能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愿意我教你個法兒鴛鴦道什么法兒平兒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說就說已經給了（此之謂刻薄）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要了鴛鴦啐道什麽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這麽混說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笑道他兩個都不愿意依我說就和老太太說叫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二爺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了鴛鴦又是氣又是臊又是急罵道兩個壞蹄子再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難的事拿着你們當做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饒不管你們倒替換着取笑兒你們自以為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

是作姨娘的據我看來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麼遂心如意的你們且收着些兒罷別忒樂過了頭兒（言之無心然已洋洋射去矣。）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別多心咱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你是老太太房裡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難道你跟老太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裡若是老太太歸西去了他橫豎还有三年的孝呢沒個娘纔死了他先弄小老婆的等過了三年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兒呢（真是見識。）那時再說總到了至急為難我剪了頭髮做姑子去不然还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人又怎麼樣樂得干淨呢（是人之尽頭。）平兒襲人笑道真個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鴛鴦道事到如此臊一回子怎麼樣你們不信慢慢的看着就是了太太纔說了找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尋的着現在还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裡可惜你是這裡的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只單在這裡鴛鴦道家生女兒怎麼樣牛不喝水強按頭我不願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

不成正說着，只見他嫂子從那边走來，襲人道他們當時，我不着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鴛鴦道這個娼婦專管是個六国販騾駝的，听了這話他有個不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裡沒有找到，姑娘跑了這裡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我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裝不知道，笑說什麼這麼忙，我們這裡猜謎兒呢，等猜了這個、再去，鴛鴦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裡告訴你，橫竪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还奈何我，快來，我

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指着罵道，你快夾着你那毯嘴，離了這裡，好多着呢，什麼好話，又是什麼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的女兒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裡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已就封了自已是舅爺，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爽快人、爽快語），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平兒襲人攔着劝他，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愿意不愿意，你也好說，不犯着拉三扯四的，俗語說的好，當着矮人，別說矮話，姑娘罵

我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沒惹着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大家臉上怎麽過的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倒別說這話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倒別拉三扯四的你听見那位太太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況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裡仗着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由他罵去我們犯不着多心鴛鴦道他見我罵了他他臊了沒的盖臉又拿話調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鴛鴦氣的還罵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你在那裡藏着做什麽我們竟沒有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為往四姑娘房裡瞧我們寶二爺去的誰知遲了一步說是家去了我疑惑怎麽沒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見他的人說也沒去我這裡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裡來了我一閃你也沒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石後我却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一語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你們六個眼睛還沒見我呢三人唬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寶玉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在那裡來着寶玉笑道我從四妹妹那裡出來迎頭看見你走來了我就知

道是我我去的我就藏了起來哄你看你揚着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那裡好笑只等你到了跟前赫你一跳的後來見你也藏匕躲匕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兩個所以我就遶到你身後你出去我就躲在你躲的那裡了平兒笑道偺們再往後我我去罷只怕還我出兩個人來也未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有了（是一幅美人圖）鴛鴦已知這話俱被寶玉聽了只伏在石頭上粧睡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偺們回房裡去睡豈不好說着拉起鴛鴦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吃茶和襲人都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

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着實替鴛鴦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那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親鳳姐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來他哥哥文翔現在是老太太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边漿洗上的頭兒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媳婦來細說與他金家媳婦自是喜歡興興頭頭去我鴛鴦指望一說必妥不想被鴛鴦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羞惱回來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罵了我一塲因鳳姐兒在旁不敢提平兒說襲人也幫着搶白我說了我許多

不知好歹的話何不得王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麼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麼大造化邢夫人聽了說道又與襲人什麼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又問还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还有平姑娘鳳姐兒忙道你不該拿嘴巴子打他回來我一出了門子他就逛去了回家來連一個影兒也摸不着他他必定也幫說什麼來着金家的道平姑娘沒在跟前遠遠的看着倒像是他可也不眞切不過是我自忖度鳳姐便命人去快我了他來告訴我家來了太太也在這裡叫他來稱個忙兒豐兒忙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兒請了三四次他纔

去了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奶奶我煩他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煩他有什麼事情邢夫人無話吃了飯回家晚間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还有人看着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來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彩巳經得了痰迷心竅那边連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即便活着人事不知叫來無用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混賬沒天理的囚攮的偏你這麼知道还不離了這裡嚇的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着又不敢家去又不

敢見他父親只得聽着一時金文翔來了小么兒們直帶入二門裡去隔了四五頓飯的工夫纔出來去了賈璉暫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至晚間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且說鴛鴦一夜沒睡至次日他哥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叫他家去鴛鴦意欲不去只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强出來他哥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他又許他怎麼體面又怎麼當家做姨娘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他哥哥無法少不得回去回覆了賈赦賈赦怒起來因說道我說與你叫你女人向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

戀着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賈璉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已後誰敢收他這是一件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了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若不然時叫他趂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聲是賈赦道你別哄我明兒我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你們說了他不依便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他再依了仔細你們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訴他女人轉說竟自已對面說了這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

回想了一想便說道我便願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去（有主意）他哥嫂只當回想過來都喜之不盡他嫂子即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紈鳳姐兒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鴛鴦看見忙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說把邢夫人怎麽來說園子裡嫂子又如何說今兒他哥哥又如何說因爲不依方纔大老爺越發說我戀着寶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憑我到天上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着衆人在這裡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便是寶金

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一味勇言主者衆人之所疑在此也）也不能從命伏侍老太太歸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姑子去若說我不是真心暫且拿話支吾這不是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着嗓子裡頭長疔原來這鴛鴦一進來時便袖內帶了一把剪子一面說着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就鉸衆婆子丫鬟看見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綹來了衆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鉸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賈母聽了氣的渾身打戰口內只說我通共剩了這麽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因見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

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順暗地裡盤算我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也來要剩了這個毛了頭見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氣不過弄開了他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还一言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紈一聽見鴛鴦這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姊妹自然也不好辯寶釵也不便爲姨母辯李紈鳳姐寶玉一發不敢辯這正用着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小因此窗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什麼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嬸子如何知道

話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你這個姐姐他極孝順不像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爺婆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不偏心因又說寶玉我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提我看着你娘受委屈寶玉笑道我偏着母親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母親要不認却推誰去我倒要認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着寶玉罷寶玉聽了忙走過來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他起

來說快起來斷乎使不得難道替老太太給我賠不是不成寶玉聽說忙站起來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鳳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了賈母聽了與衆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倒要聽聽這不是鳳姐兒道誰叫老太太會調理人調理的水葱兒似的怎麽怨得人要我幸虧是孫子媳婦若是孫子我早要了還等到這會子呢賈母笑道這倒是我的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樣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着修了這輩子來生托生男人我再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兒放在屋裡看你那沒臉

的公公還要不要了鳳姐兒道璉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糊了的饃子和他混罷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丫頭回說大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了出去要知端的再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听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了出去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还又來打听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纔知道待要回去裡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声兒不言語自己也覺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廻避了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礙着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說道我听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你倒也三

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过了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还怕他使性子我聞得你还由着你老爺的那性兒鬧邢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劝过幾次不依老太太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兒賈母道他逼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痰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帮着也是天天丟下爬兒弄掃帚凡百事請我如今自已減了他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还心細些我的事情他還想着一點子該要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么他就趁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

樣他娘兒兩個裡頭外頭大的小的那裡不忽畧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已操心去不成還是天天盤筭和他們要東要西去我這屋裡有的沒有的剩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他二則也還投主子的緣法他也並不指着我和那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奶奶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說什么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单我得靠運你小嬸媳婦也都省心我有了這么個人便是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又弄了什么人來我使你

們就弄他那么一個真珠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么人我這裡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要這個丫頭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幾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的一般你來的也巧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太你姑娘們來纔高興說個話兒怎么又都散了丫頭忙答應我去了衆人赶忙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那丫鬟道我纔來了又做什么去你就說我睡了那丫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

笑道小鬼頭兒你怕些什麼不過罵幾句就完了說着只得叫這小子頭子走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咱們鬬牌罷姨太太的牌也生咱們一處坐着別叫鳳姐兒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着些兒就是咱們娘兒四個鬬呢還是添一兩個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人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下手裡坐着姨太太的眼花了咱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看着些兒鳳姐兒笑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仍嬉笑）字的倒不學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神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算算今

（又祖除俞姊之外色可人以之擬老祖宗真是能承色矣者）兒該輸多少我還想贏呢你瞧瞧場兒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鴛鴦來了便坐在賈母下首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氈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鬬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兒與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躕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裡扣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來的（真是能[illegible]色矣）薛姨媽道我手裡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來是要查的薛姨媽道你只管查你且發下來我瞧瞧是張什麼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

太太滿了鳳姐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我（快極俏牛）要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己發的也怨不得人了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己打着你那嘴問着你自已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氣愛贏錢道是個彩頭兒薛姨媽笑道我們可不是這樣想那裡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姐兒正數着錢聽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乖巧撿球）向眾人笑道彀了我的了竟不為贏錢單為贏彩頭兒我到底小器輸了就數錢快收起來罷賈母規矩是鴛鴦代洗牌的因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我洗鴛鴦拿起牌來笑道奶奶不給錢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丫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丫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母旁邊鳳姐兒忙笑道賞我罷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姐兒小器不過頑兒罷了鳳姐兒聽說便站起來拉在薛姨媽回頭指着賈母素日放錢的一個木箱子笑道姨媽瞧瞧那個裡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辰那裡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鬥了老祖宗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眾人笑個不住正說着偏平

兒伯錢不彀又送了一吊來（奏巧送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趣極）一齊叫進去倒省事不用做兩次叫箱子裡的錢費事賈母笑的手裡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他太太在那裡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老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的趣兒纔略好了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的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平兒笑道依我說你

竟別過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塡限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與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太的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着這個拿我出氣罷說着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便跟了過來賈璉到了堂屋裡便把腳步放輕了往裡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在那裡鳳姐兒眼尖先瞧見了便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那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不防便沒躲過賈母便問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的是的鳳姐兒忙起

身說我也恍惚看見有一個人影兒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麼不進來又做鬼做神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頑牌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着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唬我一跳什麼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牌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着眾人都笑了鴛鴦笑道鮑二家的老宗祖又拉上趙二家的去賈母也笑道可

趙鮑抱字錯得有趣

是我那裡記得什麼抱着背着的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做重孫子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個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着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說忙退了出來平兒在窗外站着悄悄笑道我說你不聽倒底碰在網裡了正說着一見邢夫人也出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擱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沒孝心的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怨天抱怨地了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幾日生氣仔細他捶你賈璉道太太快過去罷叫我

來請了好半日了，說着，送他母親出來過那边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略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了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覓，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嫣紅，收在屋裡，不在話下。這裡鬪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日間無話，轉眼到了十四（賴大家歡讌是一篇題目）日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整寬濶，泉石林木樓臺亭軒，也有好幾處動人的外面大廳上，薛蟠賈珍賈璉

賈蓉並幾個近族的都來了，那賴大家內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長並幾個大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個柳湘蓮（柳湘蓮是此曲波瀾），薛蟠自上次會過了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听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旦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誤認他做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日可巧遇見，樂得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東談西，那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以至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

分的人都悞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
昔交好故今日請來做陪不想酒後別人猶可獨薛蟠又
犯了舊病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
榮又說方纔宝二爺又囑咐我纔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
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
你既一定要去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
干說着便命小厮們到裡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
出宝二爺來那小厮去了沒一杯茶時果見宝玉出來了
賴尚榮向宝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
說着已經去了宝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書房中坐下

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鍾的墳上去了（忽又提起秦鍾）湘蓮道怎麼不去前
日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墳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
雨水勤恐怕他的墳站不住我背着衆人走到那裡去瞧
了一瞧略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弄了幾百錢第三
日一早出去僱了兩個人收什好了宝玉說怪道呢上月
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焙茗（宝柳二人不能）
出去到墳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冲壞了沒有（忠情于朋友寻同心也）
他說不但沒冲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着必是這幾個朋
友新收拾了我只恨我天天圄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
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

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柳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頭有我你只心裡有了就是了（義俠語）眼前十月初一日我已經打點下上坟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沒有積聚的縱有幾個錢來隨手就光的不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扎煞手宝玉道我也正為這個要打發焙茗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踪浪跡沒個一定的去處柳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個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还要出門去走走外頭逛逛三年五載再回來宝玉听了忙問這是為何柳湘蓮冷笑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別過了宝玉道好

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还是那樣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倒好（湘蓮特可愛）宝玉想一想說道既是這麼樣倒是迴避他為是只是你要果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声千萬別悄悄的去了說着便滴下淚來柳湘蓮說道自然要辭你去你只別和別人說就是了說着就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裡亂叫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听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碍着賴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宝忙趔趄着走上去一把

拉住笑道、我的兒弟你往那裡去了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了興頭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憑你什麼要緊的事交給哥哥、只別忙、你有這個哥哥、你要做官、（薛蟠醜語）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計、拉他到避靜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還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听見這話、喜得心癢難撓、乜斜着眼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樣話來、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既如此這裡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到我下處、咱們索性喝一夜酒、我那裡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的、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

到了那裡、伏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听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獃子、怎麼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裡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以柔情誘之）城外住一夜去、薛蟠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麼、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咱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神了、薛蟠听了、連忙答應、道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只拿眼看着湘蓮、心內越想越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已便吃了又吃、不覺酒有

八九分了湘蓮便起身出來瞅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廝
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畢已跨馬直出北門橋
上等侯薛蟠一頓飯的工夫只見薛蟠騎著一匹大馬遠
遠的赶了來張著嘴瞪著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
亂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瞧不曾留心近
處湘蓮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
漸漸人烟稀少便又圈馬回來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
如獲奇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快
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著先就撒馬前
去薛蟠也就緊緊跟來湘蓮見前面人烟已稀且有一帶

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下來偺們先
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人去的便應誓薛蟠笑道這
話有禮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
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聽鏜的一聲背
後好似鐵鎚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
由已便倒下了湘蓮走上來瞧瞧知道他是個不慣捱打
的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
子鋪薛蟠先還要扎掙起身又被湘蓮用脚尖點了一點
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來是兩家情愿你不依只管好說
了什麼哄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

這瞎了眼的你認認柳大爺是誰（知鬪湧髮）你不說哀求你还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覺得疼痛难禁不禁有嗳喲之声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葦中濘泥處拉了幾步滚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哼哼湘蓮又擲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擂了幾下薛蟠便乱滚乱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經人（硬漢子之語）因為我錯听了傍人的話了湘蓮道不用拉傍人你只說現在的薛蟠道現在也没什麽說

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还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哼哼的道好兄弟（不許其。稱兄弟哥哥也）湘蓮便又一拳薛蟠嗳了一声道好哥哥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嗳喲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没眼睛的瞎子罷從今已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口薛蟠一面听了一面皺眉道這水實在腌臢怎麼喝的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我喝說着只得俯頭向葦根下喝了一口猶未嚥下去只听哇的一声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発散異寒熱猶滯）湘蓮道好腌臢東西你快吃完了饒你薛蟠听了叩頭不迭說好歹積陰功饒我罷這至死不能吃的湘蓮道這樣氣息倒熏壞了我

說著丟下薛蟠便牽馬認鐙去了這裡薛蟠見他已去方放下心來後悔自已不該誤認了人待要扎挣起來無奈遍體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厮素日是懼他的他吩咐了不許跟去誰敢找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著小厮們尋踪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葦坑傍边薛蟠的馬拴在那裡衆人都道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听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滚的似個泥母猪一般賈蓉心內已猜著八

九了忙下馬命人攙了起來笑道薛大叔天天調情今日調到葦子坑裡坑裡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你招駙馬去你就碰到龍犄角上了薛蟠羞的沒地縫兒鑽進去那裡爬的上馬去賈蓉命人趕到關廂里僱了一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抬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苦告央及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覆賈珍並方纔的形景賈珍也知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臥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各自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的眼睛腫了問起原故

何來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見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柳湘蓮宝釵忙劝道這不是什麽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況且偺們家的無法無天人所共知媽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時候那边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也未必白丟開了自然備個東道叫了那個人來當著衆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媽先當件大事告訴衆人倒顯的媽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

一次虧媽媽就這樣興師動衆倚著親戚之势欺壓常人薛姨媽听了道我的兒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宝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不怕媽媽又不听人劝一天縱似一天吃過兩三個虧他也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厮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喝住小厮們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懼罪逃走了薛蟠听見如此說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終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裝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舖面夥計內有算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內治酒餞行內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舖內攬總家內也有了二三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舖裡照管照管趕端陽前我順路就販些紙劄香扇來賣除去關稅花消外亦可以剩得幾倍利息薛蟠聽了心

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着要躲避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天裝病也不是事況且我長了這麼大文不文武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戥子算盤從沒拿過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點幾個本錢和張德輝逛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薛蟠有自知之明）且躲躲羞去二則逛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內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氣平心與張德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蟠告訴他母親薛姨媽聽了雖是歡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倒是末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說你好歹守着我我還能放心些況且也不用這買賣等不着這幾百銀子使

薛蟠主意已定、那裡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世務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如今我發狠把那些沒要緊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學習買賣又不准我了叫我怎么樣呢我又不是個丫頭把我關在家裡何日是個了手況且那張德輝又是個有年紀的咱們和他是世交我同他怎麼得有錯我就有一時半刻不好的去處他自然說我功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順利倒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裡私自打點了、走明年發了財回來纔知道我呢說畢小孩子氣、賭氣睡覺去了薛姨媽聽他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

經歷正事倒也罷了、只是他在家裡說著好聽到了外頭、舊病復發、難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聽亦只是極是天罷了這麼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務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裡明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媽就打諒著丟了一千八百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横豎有夥計伴著他也未必好意思哄騙他的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了助興的人又沒有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的吃沒了的餓著舉眼無靠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裡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

媽听了思忖半晌道倒是你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乖來也值商議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巳在後廊下隔着窗子千言萬語囑托張德輝照管照管張德輝滿口應承吃过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點行李僱下騾子十四日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訴薛姨媽薛姨媽便和寶釵香菱並兩個年老的嬷嬷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蒼頭一名當年諳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厮二名主僕一共六人僱了三輛大車單拉行李使物又僱了四

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鐵青大走騾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完畢薛姨媽寶釵等連夜劝戒之言自不必備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舅然後过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寶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回來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过四五房並兩三個老嬷嬷小丫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即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帳等物盡行搬了進來收貯命兩個跟去男子之妻一并也進來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裡也收拾嚴

鬟將門鎖了晚間和我去嗻寶釵道媽媽既有這些人作伴不如叫（香菱此時隨着寶釵）菱姐姐和我做件去我們園裡又空夜長了我每夜做活越多一個人豈不越好薛姨媽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該叫他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合你哥哥說文杏又小到三不着兩的鶯兒一個人不彀伏侍的還要買一個了頭來你使寶釵道買的不知底細倘或走了眼花了錢事小沒的淘氣倒是慢慢打听着有知道來歷的買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粧奩命一個老嬤嬤並臻兒送至蘅蕪苑去然後寶釵和香菱纔同回園中來香菱向寶釵道我原要和太太說的等大爺去了我和

姑娘做伴去我又恐怕太太多心說我貪着園裡來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裡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個空兒就每日來一輛慌慌張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趁這機會越發住上一年我也多個做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今欲學詩偏遇此）香菱笑道好姑娘趁着這個功夫你教給我做詩罷寶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勸你且緩一緩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瞧瞧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搬進園來若有提起因由兒的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來做件兒就完了回來進了園再到各姑娘房裡走走香

菱應着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忙的走來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把他帶了來做伴兒正要回你奶奶一声兒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裡的話我竟沒話答言了寶釵道这纔是正理店房有個主人廟裡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告訴一声就是園裡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關門候户（口角宛肖）的了你回去就告訴一声罷我不打發人說去了平兒答應着因又向香菱道你既來了也不拜一拜街房隣舍去寶釵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裡呢香菱答應著去了先從賈母處來不

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便拉寶釵悄說道姑娘可听見我們的新文了寶釵道我沒听見新文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所以你們這裡的事一槩不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了個動不得（賈璉受打從平兒口中說出）難道姑娘就沒听見寶釵道早起恍惚听見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來了又是為了什麼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什麼賈雨村半路途中那裡來的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小人往往如此）多少事出來今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幾把舊扇子回家來看家裡所有收着的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

處搜求誰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冤家混號兒人都叫他做石獃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把二爺請了到他家裡坐着拿出這扇子來略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回來告訴了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獃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子天天罵二爺沒能爲已經許他五百銀子先兌銀子後拿扇子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麼法

子誰知那雨村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法子訛他拖欠（小人徃徃如此）官銀拿了他到衙門裡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做了官價送了來那石獃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問着二爺說人家怎麼弄了來了二爺只說了一句（可嘆）爲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家傾家敗產也不算什麼能爲老爺聽了就生了氣說二爺拿話堵老爺因此這是第一件大的這幾日還有幾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湊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他拿了什麼混打了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這裡有一種藥上棒瘡的姑娘尋一丸給我呢寶

釵聽了忙命鶯兒去我了兩丸來與平兒寶釵道既這樣你去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向寶釵答應着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了衆人之後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自已便往瀟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了見香菱也進園來住自是歡喜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來了你得空兒好歹教給我做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香菱要學做詩可謂有）黛玉笑道既要學做詩你就拜我爲師我雖不通大略也還教的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爲師你可不許膩煩的黛玉道什麼難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付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

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黛玉聰明是上上一等故說得容易）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又有對的極工的又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事的只要詞句新奇爲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眞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香菱道我只愛陸放翁詩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眞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

就愛、（李詩者須領教林。姑二字）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裡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裡先有了這三個人做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瑒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如此人門）不用一年工夫（以為師矣）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裡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鵑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遞與香菱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詩回至蘅蕪苑中諸事不管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也不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領略了些沒有香菱笑道我倒領略了些只不知是不是說與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來我聽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裡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却是必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逼。乎。驗。香。菱。也。）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

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內一聯云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纔形容的盡念在嘴裡倒像有幾千觔重的一個橄欖還有有渡頭餘落日墟裡上孤烟這餘字合上字難為他怎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幾棵樹遠遠的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青

碧連雲誰知我昨兒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正說着寶玉和探春來了都入坐聽他講詩寶玉笑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在遠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好你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一句瞧瞧更比這個淡而現成說着便把陶淵明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烟翻了出來遞與香菱香菱瞧了點頭嘆賞笑道原來上字是從依依兩個字上化出來的寶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若再講倒學離了你就做起來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有一個來請你入社香

竟可邀來入社

菱笑道姑娘何若打趣我我不過是心裡羨慕纔學這個頑罷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做詩呢若說我們眞成了詩出了這園子把人的牙還笑掉了呢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議畫兒他們聽見咱們起詩社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瞧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看誰不是眞心嘆服他們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眞話麼寶玉笑道說謊的是那架上鸚哥黛玉探春聽說都道你眞眞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寶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沒

人知道了說著只見惜春打發了入畫來請寶玉寶玉方去了香菱又逼著換出杜律又央黛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讓我謅去謅了來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謅一首未謅成你就做一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香菱聽了喜的拿著詩回來又苦思一回做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寶釵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算賬去你本來獃頭獃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獃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一面說一面做了一首先與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做法你別怕臊只管

拿了給他瞧去看他是怎麼說香菱聽了便拿了詩找黛玉黛玉看時只見寫道是

月到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皎影團圞
詩人助興常思玩　野客添愁不忍觀
翡翠樓邊懸玉鏡　珍珠簾外掛冰盤
良宵何用燒銀燭　晴彩輝煌映畫欄

正是初學黛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住了把這首詩丟開再做一首只管放開膽子去做香菱聽了默默的回來越發連房也不進去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摳地來往的人都詫（心堅石也穿）

異李紈寶釵探春寶玉等聽得此言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寶釵笑道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嘟嘟噥噥直鬧到五更纔睡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顰兒去一回來了獃了一日做了一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做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我們成日歎說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聽了笑道你能勾像他這苦心就好了學什麼有個不成的寶玉不答只見香菱興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來了探春笑

道咱們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着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玉正拿着詩和他講究衆人因問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算難爲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了還得另做衆人因要詩看時只見做道是

非銀非水映窗寒　試看晴空護玉盤
淡淡梅花香欲染　絲絲柳帶露初乾
只疑殘粉塗金砌　恍若輕霜抹玉欄（此句在月色甚佳）
夢醒西樓人跡絕　餘容猶可隔簾看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倒還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這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來再遲幾

天就好了香菱自爲這首詩妙絕聽如此說自已又掃了興不肯丟開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姊妹們說笑便自已走至堦下竹前挖心搜膽的耳不傍聽目不別視（傳有此種情景）一時探春隔窗笑說道菱姑娘你閒閒罷香菱怔怔答道閒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韻了衆人聽了不覺大笑起來寶釵道可眞詩魔了都是顰兒引的他黛玉笑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我豈有不說的理李紈笑道咱們拉了他往四姑娘房裏去引他瞧瞧畫兒叫他醒一醒纔好說着眞個出來拉他過藕香榭至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在床上歪着睡午覺畫繒立在壁間用紗罩着衆人喚醒了惜

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見畫上有幾個美人因指
香菱道凡會做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罷說着頑笑了
一回各自散去香菱滿心中正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
一回神至三更已後上床躺下兩眼睜睜直到五更方纔
朦朧睡去了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了一聽他安穩睡了
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做成了這會子乏了且別
叫他正想着只見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
首還不好寶釵聽了又是可嘆又是可笑連忙喚醒了他
問他得了什麽你這誠心都通了仙了學不成詩弄出病
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處來原來香

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日間不能做出忽於夢中得了八
句梳洗已畢便忙寫出來到沁芳亭只見李紈與眾姊妹
方從王夫人處回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做詩說
夢話眾人正笑抬頭見他來了便都爭着要詩看要知端
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羶

話說香菱見眾人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首詩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好我就死了這做詩的心了說着把詩遞與黛玉及眾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半輪雞唱五更殘。
綠蓑江上秋聞笛。紅袖樓頭夜倚欄。
博得嫦娥應自問。何緣不使永團圓。

眾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語

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裡一定請你了香菱聽了心下不信料着是他們哄自己的話還只管問黛玉寶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幾個小丫頭並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姑娘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那裡的話你倒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丫頭都笑道奶奶的兩位妹子都來了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子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兄弟我這會子請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着一逕去了寶釵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子來了不成李紈笑道或者我嬸娘又上京來了怎麼他們

都湊在一處這可是奇事大家來至王夫人上房只見黑壓壓的一地又有邢夫人的嫂子帶了女兒岫烟進京來投邢夫人的可巧鳳姐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搭幫來了走至半路泊船時遇見李紈寡嬸帶着兩個女兒長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大家敘起來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後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爲婚正欲進京發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隨後帶了妹子赶來所以今日會齊了來訪投各人親戚于是大家見禮敘過賈母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爆

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到今日一面敘些家常收了帶來的禮物一面命留酒飯鳳姐兒自不必說忙上加忙李紈寶釵自然和嬸母姊妹敘離別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喜後想起衆人皆有親眷獨自己孤單無倚不免又去垂淚寶玉深知其情十分勸慰了一番方罷然後寶玉忙忙來至怡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笑道你們還不快着看去誰知寶姐姐的親哥哥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兄弟形容舉止另是個樣子倒像是寶姐姐同胞的兄弟似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姐是絕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瞧瞧他這妹子還有大嫂子的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

來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說現在的這幾個人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賽似一個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幾個難道還有幾個（寶玉之學問長進在好）不成一面說一面自笑襲人見他又有些魔意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來帶笑向襲人說道你快瞧瞧去大太太的一個姪女兒寶姑娘一個妹妹大奶奶兩個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兒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着進來找寶玉因說咱們詩社可興旺了寶玉笑道正是呢這是一高興起詩社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件

不知他們可學過做詩不會探春道我纔都問一問雖是他們自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的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晴雯笑道他們裡頭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着怎麽樣探春道果然的據我看來連他姐姐並這些人總不及他襲人聽了又是咤異又笑道這也奇了還從那裡再尋好的去呢我倒要瞧瞧去探春道老太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的（極寫鬧熱）已經逼着偺們太太認了乾女孩兒了老太太要養活纔剛已經定了寶玉喜的忙問這話果然麽探春道我幾時說過謊又笑道老太太有了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你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

倒不妨原該多疼女孩兒些是正理明兒十六偺們可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了頭剛起來了二姐姐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姐如今不大做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幾天等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偺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寶姐姐心裡自然沒有詩興的況且湘雲沒來顰兒纔好了人都不合式不如等着雲了頭來了這幾個新的也熟了顰兒也大好了大嫂子和寶姐姐心也閒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此邀一滿社豈不好偺們兩個如今且往老太太那裡去聽聽除寶姐姐的妹妹不算外他一定是在偺們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個要不

在偺們這裡住偺們央告著老太太留下他們也在園子裡住了偺們豈不多添幾個人越發有趣了寶玉聽了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倒是你明白我終久是個糊塗心腸空喜歡了一會子却想不到這上頭說着兄妹兩個一齊往賈母處來果然王夫人已認了薛寶琴作乾女兒賈母歡喜非常不命往園中住晚上跟着賈母一處安寢薛蝌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了賈母和邢夫人說你姪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裡住幾天逛逛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與他們治房舍幫盤纏聽如此說豈不願意邢夫人便將邢岫烟交與鳳姐兒鳳

姐兒算着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那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縱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己無干從此後除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算若在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姐兒亦照迎春分例送一分與岫烟鳳姐兒冷眼敁敠岫烟心性行為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却是個極溫厚可疼的人因此鳳姐兒反憐他家貧命苦比別的姊妹多疼他些邢夫人倒不大理論了賈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紈賢惠且年輕守節令人敬服今見他寡嬸來了便不肯叫他外頭去住那嬸母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意不從只得帶

着李紋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當下安插既定誰知忠靖侯史鼎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兒另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和寶釵一處住因此也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又熱鬧了多少李紈為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紋李綺寶琴邢岫烟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人敘起年庚除李紈年紀最長鳳姐次之餘者皆不過十五六七歲大半同年與月連他們自己也不能記清誰長誰幼併賈母王夫人及家中婆子丫頭也不能細細分清不過是姐妹兄弟

四個字隨便乱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做詩又不敢十分囉唆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雲那史湘雲極愛說話的那裡禁得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了興沒晝沒夜高談濶論起來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拿着詩做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一個香菱沒鬧清又添上你這個話口袋子滿口裡說的是什麼怎麼是杜工部之沈鬱韋蘇州之淡雅又怎麼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癡癡顛顛那裡還像兩個女兒家呢說得香菱湘雲二人都笑起來正說着只見寶琴來了披着一領斗篷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這是那裡的寶琴笑道因下雪珠兒老太太找了這一件給我的香菱上來瞧道怪道這麼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雲笑道那裡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做的可見老太太疼你了這麼樣疼寶玉也沒給他穿寶釵笑道真真俗語說的各人有各人緣法我也再想不到他這會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麼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裡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太屋裡若太太在屋裡只管和太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裡你別進去那屋裡人多心壞都是要偕們的說的寶釵寶琴香菱鶯

見等都笑了寶釵笑道說你沒心却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們這琴兒今見你竟認他做親妹妹罷湘雲又瞅了寶琴笑道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不配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寶姑娘別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麼樣就由他怎麼樣他要什麼東西只管要別多心（十分愛惜）寶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寶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這段福氣你倒去罷仔細我們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女鬪甚虐）說話之間寶玉黛玉進來了寶釵猶自嘲笑湘雲因笑道寶姐姐你這話雖是頑話却有人真心是這樣想琥珀笑道真

心惱的再沒別人就只是他口裏說手指着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倒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說着又指黛玉湘雲便不作聲寶釵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樣他喜歡的比我還疼呢那裏還怕你信雲兒混說他的那嘴有什麼正經寶玉素昔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尚不知近日黛玉和寶釵之事正恐賈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果然與寶釵之說相符心中甚是不解因想他兩個素日不是這樣的如今看來竟更比他人好了十倍一時又見林黛玉赶着寶琴叫妹

妹並不提名道姓直似親姊妹一般那寶琴年輕心熱且本性聰敏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槩人物已知又見衆姊妹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又和姐姐皆和氣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見林黛玉是個出類拔萃的便更與黛玉親敬異常寶玉看着只是暗暗的納罕一時寶釵姊妹往薛姨媽房內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林黛玉回房歇着寶玉便找了黛玉來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幾句說了取笑你還曾惱過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來你講講我聽黛玉聽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來我聽聽寶玉笑道那鬧簡上有一句說的

最好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五個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為他是幾時三個虛字問的有趣是幾時接了你說說。我聽聽。黛玉聽了禁不住也笑起來因笑道這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答有三分今心）寶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沒的說了黛玉笑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素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了酒令寶釵怎樣說他連送燕窩（分何細細細往[illegible]字玉）病中所談之事細細的告訴寶玉寶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納悶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家口沒遮攔上就接了案了黛玉因又說起寶琴來想起自己沒有姊妹不絕又哭了寶玉忙勸道這又自尋煩

惱了你瞧瞧今年比舊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尋煩惱哭（疾深矣）一會子纔算完了這一天的事黛玉拭淚道近來我只覺心酸（眼淚還了一半）眼淚卻像比舊年少了些的心裏只管酸痛眼淚卻不多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裏疑惑的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着只見他屋裏的小丫頭子送了猩猩毡斗篷來又說大奶奶纔打發人來說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人做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頭走來請黛玉寶玉便邀着黛玉同往稻香村來黛玉換上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縐面白狐狸皮的鶴氅繫一條青金閃綠雙環四合如意縧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衆姊妹都在那裏都是一色大紅猩猩毡與羽毛緞斗篷獨李紈穿一件哆囉呢對襟褂子薛寶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羓絲的鶴氅邢岫烟（貧家妝束）仍是家常舊衣並沒避雨之衣一時史湘雲來了穿着賈母與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裏子裏外發燒大褂子頭上帶着一頂挖雲鵝黃片金裏大紅猩猩毡昭君套又圍着大貂鼠風領黛玉先笑道你們瞧瞧孫行者來了他一般的拿着雪褂子故意粧出個小騷達子樣兒來湘雲笑道你們瞧我裏頭打扮的一面說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裏頭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

廂領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繡龍窄褙小袖掩衿銀鼠短襖裡面短短的一件水紅粧緞狐肷褶子腰裡緊緊束着一條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絛脚下也穿着麀皮小靴越顯得蜂腰猿背鶴勢螂形衆人都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麗了些湘雲笑道快商議做詩我聽聽是誰的東家李紈道我的主意想來昨日的正日已自過了再等正日又太遠可巧又下雪不如偺們大家湊個社又給他們接風又可以做詩你們意思怎麼樣寶玉先道這話很是只是今日晚了若到明日晴了又無趣衆人都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彀賞了李紈道我這裡雖然好又不如蘆雪庭好我已經打發人籠地炕去了偺們大家擁爐做詩老太太想來未必高興況且偺們小頑意兒單給鳳丫頭個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彀了送到我這裡來指着香菱寶琴李紋李綺岫烟五個不筭外偺們裡頭二丫頭病不筭四丫頭告了假也不筭你們四分子送了來我包管五六兩銀子也儘彀了寶釵等一齊應諾因又擬題限韻李紈笑道我心裡早已定了等到了明日臨期横豎知道說畢大家又閑話了一回方往賈母處來本日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寶玉因心裡記掛着這事一夜沒好生得睡天亮

了就爬起來掀起帳子一看雖然門窗尚掩只見窗上光輝奪目心內早躊躇起來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揭起窗屜從玻璃窗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雪下的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綿扯絮一般寶玉此時歡喜非常忙喚起人來盥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狸皮襖罩一件海龍小鷹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針蓑帶了金藤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蘆雪庭來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遠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卻似裝在玻璃盆內一般於是走至山坡之下順著山腳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撲鼻回頭一看卻是妙玉

那邊櫳翠庵中有十數枝紅梅如胭脂一般映著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〇此景可）寶玉便立住細細的賞玩了一回方走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著傘走來是李紈打發了請鳳姐兒去的人寶玉來至蘆雪庭只見了頭婆子正在那裡掃雪開徑原來這蘆雪庭蓋在一個傍山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間茅簷土壁槿籬竹牖推窗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葦掩覆一條去徑逶迤穿蘆度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眾了頭婆子見他披蓑帶笠而來都笑道我們纔說正少一個漁翁如今果然全了姑娘們吃了飯纔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了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

見探春正從秋爽齋出來圍著大紅猩猩氈的斗篷帶著觀音兜扶著個小丫頭後面一個婦人打著一把青綢油傘鴛玉知道他往賈母處去遂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裡間房內梳洗更衣一時衆姊妹來齊寶玉只嚷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擺上飯時頭一樣菜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人的藥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子吃不得今兒另外有新鮮鹿肉你們等著吃罷衆人答應了寶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飯就著野鷄瓜子忙忙的爬拉完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顧吃便叫留

著鹿肉與他晚上吃鳳姐忙說還有呢吃殘了的倒罷了史湘雲便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鮮鹿肉不如偺們要一塊自己拿了園裡弄著又吃（。湘雲[illegible]）又頑寶玉聽了真和鳳姐要了一塊命婆子送入園去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蘆雪庭來聽李紈出題限韻獨不見湘雲寶玉二人黛玉道他兩個再到不得一處若到了一處生出多少故事來這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去了正說著只見李嬸娘也走來看熱鬧因問李紈道怎麼那一個帶玉的哥兒和那一個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干淨清秀又不少吃的他兩個在那裡商議著要吃生肉呢說的有來有去的我只不信肉

也生吃得的眾人聽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了他兩個來黛玉笑道這可是雲丫頭鬧的我的卦再不錯李紈即忙出來找着他兩個說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裡吃去那怕一隻生鹿撐病了不與我相干這麼大雪怪冷的快替我做詩去罷寶玉忙笑道沒有的事我們燒着吃呢李紈道這還罷了只見老婆子們拿了鐵爐鐵叉鐵絲蒙來李紈道仔細割了手不許哭說着方進去了那邊鳳姐打發了平兒回復不能來爲發放年例正忙湘雲見了平兒那裡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素日跟著鳳姐兒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頑笑因而退去手

上的鐲子三個人圍着火平兒便要先燒三塊吃那邊寶釵黛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爲異寶琴等及李嬸娘深爲罕事探春與李紈等已議定了題目探春笑道你們聞聞香氣這裡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着也找了他們來李紈也隨來說客已齊了你們還吃不彀湘雲一面吃一面說道我吃這個方愛吃酒吃了酒纔有詩若不是這鹿肉今兒斷不能做詩說着只見寶琴披着鳧靨裘站在那裡吃湘雲笑道傻子你來嚐嚐寶琴笑道怪腌臢的寶釵笑道你嚐嚐去好吃的很呢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寶琴聽了便過去吃了一塊果然好吃便也吃起

來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丫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姑娘拉著我呢你先去罷少丫頭去了一時只見鳳姐兒也披了斗蓬走來笑道吃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著也湊在一處吃起來黛玉笑道那裡找這一羣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蘆雪庭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為蘆雪庭一大哭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來卻是錦心繡口寶釵笑道你回來若做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來就把這雪壓的蘆葦子摁上些以完此劫

吃畢洗了一回手平兒帶鐲子時卻少了一個左右前後

亂我了一番蹤跡全無眾人都吒異鳳姐兒笑道我知道這鐲子的去向你們只管做詩去我們也不用找只管前頭去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說著又問你們今兒做什麼詩老太太說了離年又近了正月裡還該做些燈謎兒大家頑笑眾人聽了都笑道可是呢倒忘了如今趕著做幾個好的預備著正月裡頑說著一齊來至地炕屋內只見杯盤果菜俱已擺齊了牆上已貼出詩題韻腳格式來了寶玉湘雲二人忙看時只見題目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韻後面尚未列次序李紈道我不大會做詩我只起三句罷然後誰先得了誰先聯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回

蘆雪亭爭聯卽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話說薛寶釵道，倒底分個次序，讓我寫出來，說着便令衆人拈鬮爲序，起首恰是李氏，然後按次各各開出。鳳姐兒道，既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衆人都笑起來了，說道，這樣更妙了，寶釵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了一個鳳字，李紈又將題目講與他聽，鳳姐兒想了半日，笑道，你們別笑話我，我只有了一句粗話，可是五個字的，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衆人都笑道，越是粗話越好，你說了就只管幹正事去罷，鳳姐兒笑道，想下雪必刮北風，昨夜聽見一夜的北風

我有一句，這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使得使不得，我就不管了，（如此做詩亦甚容易妙在是我不管也）衆人聽說，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寫不盡的多少地步與後人，就是這句爲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和李嬸娘平兒又吃了兩杯酒，自去了，這裡李紈便寫了

　一夜北風緊

自己聯道

　開門雪尚飄，入泥憐潔白，

香菱道

　匝地惜瓊瑤，有意榮枯草，

探春道
無心飾萎苗，價高村釀熟，
李綺道
年稔府梁饒，葭動灰飛管
李紋道
陽回斗轉杓，寒山已失翠
岫烟道
凍浦不生潮，易掛疎枝柳
湘雲道
難堆破葉蕉，麝煤融寶鼎，
寶琴道
綺袖籠金貂，光奪窗前鏡，
黛玉道
香粘壁上椒，斜風仍故故，
寶玉道
清夢轉聊聊，何處梅花笛，
寶釵道
誰家碧玉簫，鼇愁坤軸陷，
李紈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寶釵命寶琴續聯；只見
湘雲起來道

龍鬪陣雲銷、野岸廻孤棹

寶琴也聯道

吟鞭指灞橋、賜裘憐撫戍

湘雲那裡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眉挺身的說道

加絮念征徭、坳垤審夷險

寶釵連聲讚好、也便聯道

枝柯怕動搖、皚皚輕趁步、

黛玉忙聯道

翦翦舞隨腰、苦茗成新賞、

一面說一面推寶玉、命他聯、寶玉正看寶釵寶琴黛玉三人共戰湘雲、十分有趣、那裡還顧得聯詩、今見黛玉推他方聯道、

孤松訂久要、泥鴻從印跡

寶琴接着聯道

林斧或聞樵、伏象千峰凸

湘雲忙聯道、

盤蛇一逕遙、花緣經冷結

寶釵與衆人又都讚好、探春聯道、

色豈畏霜凋、深院驚寒雀

湘雲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搶着聯道

空山泣老鴞堦墀隨上下

湘雲忙丟了茶杯聯道

池水任浮漂照耀臨清曉

黛玉忙聯道

繽紛入永宵誠忘三尺冷

湘雲忙笑聯道

瑞釋九重焦僵卧誰相問

寶琴也忙笑聯道

狂遊客喜招天機斷縞帶

湘雲又忙道

海市失鮫綃

林黛玉不容他道出接着便道

寂寞封台榭

湘雲忙聯道

清貧懷簞瓢

寶琴也不容情也忙道

烹茶水漸沸

湘雲見這般自為得趣又是笑又忙聯道

煮酒葉難燒

黛玉也笑道
　沒帚山僧掃
宝琴也笑道
　埋琴稚子挑、
湘雲笑湾了腰忙念了一句、衆人問道、到底說的是什麽、
湘雲道
　石樓閒睡鶴、
黛玉笑得握着胸口高声嚷道
　錦罽煖親猫、
宝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銀浪
湘雲忙聯道
　霞城隱赤標、
黛玉忙笑道
　沁梅香可嚼、
宝釵笑獨好句也忙聯道
　淋竹醉堪調、
宝琴也忙道
　或濕鴛鴦帶、
湘雲忙聯道

時凝翡翠翹、

黛玉又忙道

無風仍脈脈、

寶琴又忙笑聯道

不雨亦瀟瀟、

湘雲伏着已笑軟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都不顧作詩、看着也只是笑、黛玉還推他往下聯、又道你也有才盡力窮之時、我聽聽還有什麽舌頭嚼了、湘雲只伏在寶釵懷裡笑個不住、寶釵推他起來道、你有本事把二蕭的韻全用完了、我纔服你、湘雲起身笑道、我也不是做詩竟是搶

命呢、衆人笑道、倒是你自己說罷、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已聯的了、便早寫出來、因說還沒收住呢、李紋聽了、接過來便聯了一句道

欲誌今朝樂、

李綺收了一句道

憑詩祝舜堯、

李紈道、彀了彀了、雖沒作完了韻、騰挪的字若生扭了倒不好了、說着大家來細細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李紈笑道、逐句評去、都還一氣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擔

待我罷李紈笑道也沒有社社擔待的又說韻險了又整
悞了又不會聯句今日必罰你我纔看見櫳翠庵的紅梅
有趣我要折一枝來插瓶可厭妙玉為人我不理他如今
罰你取一枝來插着頑兒衆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有趣
寶玉也樂為答應着就要走湘雲黛玉一齊說道外頭冷
得狠你且吃杯熱酒再去於是湘雲早執起壺來黛玉遞
了一個大杯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這酒要
取不來加倍罰你寶玉忙吃了一杯冒雪而去李紈命人
好好跟着黛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紈點頭
道是一面命丫鬟將一個美女聳肩瓶拿來貯了水準備

插梅因又笑道回來該吟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作一首
寶釵笑道今日斷不容你再作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閒
着了沒趣回來罰寶玉他說不會聯句如今就叫他自己
做去黛玉笑道這話很是我還有主意方纔聯句不彀
若揀那聯得少的人做紅梅詩寶釵笑道這話是極方纔
邢李三位屈才且又是客琴兒和顰兒雲兒他們搶了許
多我們一概都別做只他們三人做纔是李紈因說綺兒
也不大會做還是讓琴妹妹罷寶釵只得依允又道就用
紅梅花三個字做韻每人一首七言律邢大妹妹做紅字
你們李大妹妹做梅字琴兒做花字李紈道饒過寶玉去

我不服、湘雲忙道、有個好題目命他做、衆人問何題目、湘雲道、命他就做訪妙玉乞紅梅、豈不有趣、衆人聽了、都說有趣、一語未了、只見寶玉笑欣欣擎了一枝紅梅進來、衆丫鬟忙已接過插入瓶內、衆人都過來賞玩、寶玉笑道、你們如今賞罷、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呢、說着、探春早又遞過一鍾煖酒來、衆丫鬟走上來接了簑笠撣雪、各人房中丫鬟都添送衣服來、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李紈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硃橘黃橙橄欖等物盛了兩盤、命人帶與襲人去、湘雲且告訴寶玉方纔的詩題、又催寶玉快做、寶玉道、好姐姐妹妹們、讓我自

已用韻罷、別限韻了、衆人都說隨你做去罷、一面說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傍有一枝縱橫而出、約有二三尺長、其間小枝分岐、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真乃花吐胭脂、香欺蘭蕙、各各稱賞、誰知岫烟李紋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了出來、衆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

賦得紅梅花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紅。冲寒先喜笑東風。
魂飛庾嶺春難辨。霞隔羅浮夢未通。
綠萼添粧融寶炬。縞仙扶醉跨殘虹。

看來豈是尋常色、濃淡由他冰雪中、

李紋

又

白梅懶賦賦紅梅、逞艷先迎醉眼開、
凍臉有痕皆是血、酸心無恨亦成灰、
誤吞丹藥移真骨、偷下瑤池脫舊胎、
江北江南春燦爛、寄言蜂蝶漫疑猜、

又　寶琴

疏是枝條艷是花、春妝兒女競奢華、
閒庭曲檻無餘雪、流水空山有落霞、
幽夢冷隨紅袖笛、遊仙香泛絳河槎、
前身定是瑤台種、無復相疑色相差、

衆人看了、都笑着稱賞了一回、又指末一首更好、寶玉見寶琴年紀最小才又敏捷、黛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杯酒齊賀寶琴、寶釵笑道三首各有好處、你們兩個天天捉弄厭了我、如今又捉弄他來了、李紈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忙道我倒有了、纔一看見這三首又嚇忘了、等我再想、湘雲聽說便拿了一支銅火箸擊着手爐笑道、我擊了若鼓絕不成又要罰的、寶玉笑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筆來笑道你念我寫、湘雲便擊了一下笑道一鼓絕、寶玉笑道有了、你寫罷、衆人聽他念道、

酒未開樽句未裁

黛玉寫了搖頭笑道起得平平湘雲又道快着寶玉笑道

尋春問臘到蓬萊

黛玉湘雲都點頭笑道有些意思了寶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　爲乞孀娥檻外梅

黛玉寫了搖頭說小巧而已湘雲將手又敲了一下寶玉笑道

入世冷挑紅雪去　離塵香割紫雲來

槎枒誰惜詩肩瘦　衣上猶沾佛院苔

黛玉寫畢湘雲大家纔評論時又見几個丫鬟跑進來道

老太太來了衆人忙迎出來大家又笑道怎麽這等高興說着遠遠見賈母圍了大斗篷帶着灰鼠煖兜坐着小竹轎打着靑綢油傘鴛鴦琥珀等五六個丫鬟每人都是打着傘擁轎而來李紈等忙往上迎賈母命人止住說只站在那裡就是了來至跟前賈母笑道我瞞着你太太和鳳（話）丫頭來了大雪地下我坐着這個無妨沒的叫（真高興真体）他娘兒們跴雪衆人忙一面上前接斗篷攙扶着一面答應着賈母來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你們也會樂我也不饒你們說着李紈早命人拿了一個大狼皮褥子來鋪在當中賈母坐了因笑道你們只管照舊頑笑吃喝我因爲天短了

不形擁中覺抹了一會牌想起你們來了我也來湊個趣兒李紈早又捧過手爐來探春另拿了一付盃箸來親自斟了煖酒奉與賈母賈母便飲了一口問那個盤子裏是什麼東西眾人忙捧了過來回說是糟鵪鶉賈母道這倒罷了撕一點子腿子來李紈忙答應了要水洗手親自來撕賈母道你們仍舊坐下說笑我聽着纔喜歡又命李紈你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沒來的一樣纔好不然我就走了眾人聽了方纔依次坐下只李紈挪到儘下邊賈母因問你們作什麼頑呢眾人便說做詩呢賈母道有做詩的不如做些燈謎兒大家正月裏好頑眾人答應說笑了一會

賈母便說這裏潮濕你們別久坐仔細着了涼倒是你四妹妹那裏煖和我們倒那裏瞧瞧他的畫兒趕年下能有了不能眾人笑道那裏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纔有呢賈母道這還了得他竟比蓋這園子還費工夫了說着仍坐了竹椅轎大家圍隨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東西兩邊皆是過街門門樓上裏外都嵌着石頭匾如今進的是西門向外的匾上鑿着穿雲二字向裏的鑿着度月兩字來至堂中進了向南的正門賈母下了轎惜春已接了出來從裏面遊廊過去便是惜春臥房門斗上有暖香塢三字早有幾個人打起猩紅氊簾已覺溫香拂臉大

家進入房中賈母並不歸坐只問惜春畫在那裡惜春因笑回天氣寒冷了膠性皆凝澁不潤畫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來了賈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別托懶兒快拿出來給我快畫一語未了忽見鳳姐兒披着紫羯絨褂笑嘻嘻來了口內說道老祖宗今兒也不告訴人私自就來了要我好找賈母見他來了心中喜歡道我怕你們冷着了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們去你真是個鬼靈精兒到底找了我來論禮孝敬也不在這上頭鳳姐兒笑道我那裡是孝敬的心找了來我因為到了老祖宗那裡鴉沒雀靜的問小丫頭子們他又不肯叫我找到園裡來我正疑惑忽然

又來了兩三個姑子我心裡纔明白了那姑子必是來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銀子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債來了我赶忙問了那姑子果然不錯我連忙把年例給了他們去了如今來回老祖宗債主兒已去了（隨口說）不用躲着了（嬰）已預備下稀嫩的野雞請用晚飯去罷再遲一回就老了他一行說眾人一行笑鳳姐兒也不等賈母說話便命人擡過轎來賈母笑着挽了鳳姐兒的手仍上了轎帶着眾人說笑出了夾道東門一看四面粉粧銀砌忽見寶琴（八美人圖）披着鳧靨裘站在山坡背後遙等身後一個丫鬟抱着一瓶紅梅眾人都笑道怪道少了兩個他却在那裡等着

也弄梅花去了賈母喜的忙笑道你們瞧這山坡上配
上他這個人物兒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梅花像個
什麼眾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裡掛的仇十洲畫的艷
雪圖賈母搖頭笑道那畫的那裡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
這樣好一語未了只見寶琴身後又轉出一個穿大紅猩
猩氈的人來賈母道那又是那個女孩兒眾人笑道我們
都在這裡那是寶玉賈母笑道我的眼越發花了說話之
間來至跟前可不是寶玉和寶琴兩個寶玉笑向寶釵黛
玉等道我纔又到了櫳翠庵妙玉竟每人送你們一枝梅
花我已經打發人送去了眾人都笑說多謝你費心說話

之間已出了園門來至賈母房中吃畢飯大家又說笑了
一回忽見薛姨媽也來了說好大雪一日也沒過來望候
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倒不高興正該賞雪纔是賈母笑道
何曾不高興了我找了他們姊妹去頑了一會子薛姨媽
笑道昨日晚上我原想著今日要和我們姨太太借一日
園子擺兩桌粗酒請老太太賞雪的又見老太太安息的
早我聞得寶兒說老太太心上不大爽因此今日也不敢
驚動早知如此我竟該請了纔是呢賈母笑道這纔是十
月是頭場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着呢再破費姨太太不
遲薛姨媽笑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虔了鳳姐兒笑道

姨媽仔細忘了，如今現秤五十兩銀子來交給我收着，一下事我就預備下酒，姨媽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賈母笑道，既這麽說，姨太太給他五十兩銀子收着，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到下年的日子，我好心裏不快混過去了，姨太太更不用操心，我和鳳姐到得實惠，鳳姐將手一拍笑道，妙極了，這和我的主意一様，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呸，沒臉的，就順着竿子爬上來了，你不說姨太太是客，在偺們家受屈，我們該請姨太太纔是，那裏有破費姨太太的理，不這樣說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銀子，眞不害臊，鳳姐笑道，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試一試姨媽，若鬆呢，

拿出五十兩來，就和我分，這會子估量着不中用了，翻過來拿我做法子，說出這些大方話來，如今我也不和姨媽要銀子了，我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祖宗吃了，我另外再封（眞是辦才）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罰我個包攬閑事，這可好不好，話未說完，衆人已笑倒在炕上，賈母因又說及寶琴雪下折梅，比畫兒上還好，又細問他的年庚八字，並家內景況，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是要與他求配，薛姨媽心中固也遂意，只是已許過梅家了，因賈母尚未明說，自己也不好擬定，遂半吐半露告訴賈母道，可惜了這孩子沒福，前年他父親就沒了，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倒多，

跟他父親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親好樂的各處因有買賣帶了家眷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這裡把他許了梅翰林的兒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如今他母親又是痰症鳳姐兒也不等說完便嗐聲跺腳的說偏不巧我正要做個媒呢又已經許了人家賈母笑道你要給誰說媒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管心裡看準了他們兩個是一對如今已許了人說也無益不如不說罷了賈母也知鳳姐兒之意聽見已有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閒話了一會方散一宿無話次日雪晴飯後賈母又囑咐惜春不

管冷暖你只畫去趕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罷了第一要緊把昨日琴兒和了頭梅花照様一筆別錯快快添上惜春聽了雖是為難的事只得應了一時衆人都來看他如何畫惜春只是出神李紈因笑向衆人道讓他自己想去咱們且說話兒昨兒老太太只叫做燈謎兒回到家和綺兒紋兒睡不着我就編了兩個四書的他兩個每人也編了兩個衆人聽了都笑道這倒該做的先說了我們猜猜李紈笑道觀音未有世家傳打四書一句湘雲接着就說道在止于至善寶釵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傳三個字的意思再猜李紈笑道再想黛玉笑道我猜罷可是雖善無徵

眾人都笑道、這句是了、李紈又說、一池青草草何名、湘雲忙道、這一定是蒲蘆也、再不是不成、李紈笑道、這難爲你猜、紋兒的是水向石邊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着問道、可是山濤、李紈道是、李紋又道、綺兒是個螢字、打一個字、眾人猜了半日、寶琴道、這個意思却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綺笑道、恰是了、眾人道、螢與花何干、黛玉笑道、妙的很、螢可不是草化的、眾人會意、都笑了說好、寶釵道、這些雖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些淺近的物兒、大家雅俗共賞纔好、眾人都道、也要做些淺近的俗物纔是、湘雲想了一想、笑道、我編了一支點絳唇、却真是個俗物、你們猜猜、說著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終難繼、眾人都不解、想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寶玉笑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著了、必定是耍的猴兒、湘雲笑道、正是這個了、眾人道、前頭都好、末後一句怎麼樣解、湘雲道、那一個耍的猴兒不是剁了尾巴去的、眾人聽了、都笑起來說、偏他編個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李紈道、昨日姨媽說、琴妹妹見得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該編謎兒、況且你的詩又好、爲什麼不編幾個兒我們猜一猜、寶琴聽了、點頭含笑、自去尋思、寶釵也有了一個、念道、

鏤檀鐫梓一層層　豈係良工堆砌成
雖是半天風雨過　何曾聞得梵鈴声

衆人猜時寶玉也有一個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　琅玕節過謹隄防
鸞音鶴信須凝睇　好把唏玉扣上蒼

黛玉也有了一個念道

騄駬何勞縛紫繩　馳城逐塹勢猙獰
主人指示風雲動　鰲背三山獨立名

探春也有了一個方欲念時寶琴走來笑道從小兒所走的地方的古蹟不少我如今揀了十個地方古蹟做了十

首懷古詩詩雖粗鄙却懷往事又暗隱俗物十件姐姐們請猜一猜衆人听了都說這倒巧何不寫出來大家一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話說眾人聞得寶琴將素昔所經過各省內古蹟為題、做了十首懷古絕句、內隱十物、皆說這自然新巧、都爭著看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

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載空舟。
喧闐一炬悲風冷。無限英魂在內遊。

交趾懷古

銅柱金城振紀綱。聲傳海外播戎羌。

馬援自是功勞大。鐵笛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名利何曾伴女身。無端被詔出凡塵。
牽連大抵難休絕。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壯士須防惡犬欺。三齊位定蓋棺時。
寄言世俗休輕鄙。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蟬噪鴉栖轉眼過。隋堤風景近如何。
只緣占盡風流號。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衰草閒花映淺池。桃枝桃葉總分離。

六朝梁棟多如許。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黑水茫茫咽不流。氷絃撥盡曲中愁。

漢家制度誠堪歎。樗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寂寞脂痕積汗光。溫柔一旦付東洋。

只因遺得風流跡。此日衣衾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小紅骨賤一身輕。私掖偷攜強撮成。

雖被夫人時吊起。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不在梅邊在柳邊。個中誰拾畫嬋娟。

團圓莫憶春香到。一別西風又一年。

眾人看了都稱奇妙寶釵先說道前八首都是史鑑上有據的後二首却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兩首為是黛玉忙攔道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兩首雖於史鑑上無考咱們雖不曾看這些外傳不知底裡难道咱們連兩本戲也沒見過不成那三歲的孩子也知

道何況咱們探春便道這話正是了李紈又道況且他原是到過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蹟來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便是關夫子的墳倒見了三四處關夫子一生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墳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爲人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墳多有古來有名望的人那墳就不少無考的古蹟更多如今這兩首詩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於求的籤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

怕看了邪書了這也無妨只管留著寶釵聽說方罷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的冬日天短覺得又是吃晚飯時候一齊往前頭來吃晚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頭回進來說他母親病重了想他女孩兒他來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王夫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命他酌量辦理鳳姐答應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著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們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丫頭子跟了襲人去分頭派四個有年紀跟車的要一輛大車你們帶著坐一輛小車

給了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纔要去鳳姐又道那襲人
是個首事的、你告訴說我的話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裳
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着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爐也要拿
好的臨走時叫他先到這裡來我瞧瞧周瑞家的答應了
半日果見襲人穿戴了兩個丫頭與周瑞家的拿着手爐
與衣包鳳姐看襲人頭上戴着幾枝金釵珠釧倒也華麗
又看身上穿着桃紅百花刻絲銀鼠襖子葱綠盤金彩繡綿
裙外面穿着青緞灰鼠褂鳳姐笑道這三件衣裳都是老
太太的賞了你倒是好的但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着
也冷你該穿一件大毛的襲人笑道太太就給了這灰鼠

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趕年下再給大毛的呢鳳姐笑道
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兒出不好了正要改去也
罷先給你穿去罷等年下太太給你做的時節我再改罷
只當你還我的一樣眾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這話成年
家大手大腳的替太太不知背地裏賠墊了多少東西真
真賠的是說不出來的那裏又和太太算去偏這會子又
說這小氣話取笑兒來了鳳姐兒笑道太太那裏想的到
這些究竟這又不是正經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體面
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眾人打扮體統了寧可我得個
好名兒也罷了一個一個像燒糊了的饊子似的人先笑話

我說我當家倒把人弄出個花子來了眾人聽了都嘆說誰似奶奶這樣聖明在上體貼太太在下又疼顧下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拿出來與了襲人又看包袱只得一個彈墨花綾水紅綢裏的夾包袱裏面只包著兩件半舊綿襖與皮褂子鳳姐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綢裏的哆囉呢包袱拿出來又命包上（極形容舍得）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拿了出來一件是件舊大紅猩猩毡的一件是半舊大紅羽緞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拿這猩猩毡的把這件順手帶出來叫人給那大姑娘送去昨兒那麼大雪人人

都穿著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緞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著大雪好不齊整只有他穿著那幾件舊衣服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憐見的如今把這件給他罷鳳姐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花不夠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眾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氣的只以（歸功太太承然叫好）東西為事不顧下人的姑娘（趣凡姐旁人方）那裏還敢這樣鳳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說著又囑咐襲人道你媽要好了就罷要不中用了只管住下打發人來回我（總入情理）我再另打發人給你送鋪蓋去可別使他們的鋪蓋和梳頭的傢伙又吩咐

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是知道這裡的規矩的不用我吩咐了周瑞家的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裡叫他（上的人合●均是倚來而見此上而為方部也）們的人迴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內房的說着跟了襲人出去又吩咐小廝預備燈籠遂坐車往花自芳家來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嬤嬤喚了兩個來吩咐道襲人只怕不來家了你們素日知道那個大了頭知好歹派出來在寶玉屋裡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管着別由着寶玉胡鬧兩個嬤嬤答應着去了一時來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裡我們四個人原是輪流着帶管上夜的鳳姐聽了點頭又說道晚上催他早睡早晨催他早起嬤嬤們答應了自回園去一時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說襲人之母業已停床不能回來鳳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粧奩寶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點妥當送去之後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脫換過裙襖晴雯只在薰籠上圍坐麝月笑道你今兒別裝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淨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鋪床你把那穿衣鏡的套子放下來上頭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着便去與寶玉鋪床晴雯嗐了一聲笑道人家纔坐煖和了你就來鬧此時寶玉正坐着

納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聽見晴雯如此說便自巳起身出去放下鏡套划上消息進來笑道你們煖和罷我都弄完了晴雯笑道終久煖和不成我又想起來湯婆子還沒拿來呢麝月道這難爲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湯壺偺們那薰籠上又煖和比不得那屋裡炕冷今兒可以不用寶玉笑道你們兩個都在那上頭睡了我這外邊沒個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這裡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邊睡去說話之間天已二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燈炷香伏侍寶玉臥下二人方睡晴雯自在薰籠上麝月便在煖閣外邊至三更（然則襲人固二夜）已後寶玉睡夢之

（示有離也）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巳醒了方想起襲人不在家自巳也好笑起來晴雯已醒因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傍邊還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頗有醋意否）麝月翻身打個哈哈笑道他叫襲人與我什麼相干因問做什麼寶玉說要吃茶麝月忙起來單穿着紅紬小綿襖兒寶玉道披了我的皮襖再去仔細冷着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寶玉披着起來的一件貂頦滿襟煖襖披上下去向盆內洗洗手先倒了一鍾溫水拿了大漱盂寶玉漱了口然後纔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溫水過了向煖壺中倒了半碗茶遞與寶玉吃了自巳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

好也罷我一口兒呢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聽說只得也伏侍他嗽了口倒了半碗茶與他吃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着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外頭有個鬼等着呢寶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着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房門揭起氈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頑耍仗着素日比別人氣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襖便躡手躡脚的下了薰籠隨後出來寶玉勸道罷呀凍着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後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水忽然一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唬他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晴雯出來了晴雯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裡就唬死了他了偏你慣會這麼蝎蝎蟄蟄老婆樣兒寶玉笑道倒不為唬壞了他頭一件你凍着也不好二則他不防不免一喊倘或驚醒了別人不說偺們是頑意兒倒反說襲人纔去了一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來把我這邊的被掖一掖罷晴雯聽說便上來掖了一掖伸手進去就渥一渥寶玉笑道好冷手我說看凍着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

覺兒有情冷水寶玉道快進被來渥渥罷一語未了只聽咯噔的一聲門响麝月慌慌張張的笑着進來說着笑道唬我一跳好的黑影子裡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蹲着我纔要叫喊原來是那個大錦鷄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來我纔見了若冒冒失失一嚷倒鬧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道說晴雯出去了我怎麼沒見一定是要唬我去了寶玉笑道這不是他在這裡渥着呢我若不嚷得快可是倒唬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唬去這小蹄子已經自驚自怪的了一面說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馬的打扮兒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寶玉笑道可

不就是這麼出去了麝月道你死不揀好日子你出去白站一站見把皮不凍破了你的說着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拿灰鍬重將熟炭埋了一埋拈了兩塊速香放上仍舊罩了至屏後重剔亮了燈方纔睡下晴雯因方纔一冷如今又一煖不覺打了兩個噴嚏寶玉嘆道如何到底傷了風了麝月笑道他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沒吃飯正經他這會子不說保養着些還要捉弄人明兒病了叫他自作自受的寶玉問道頭上可熱晴雯嗽了兩聲說道不相干那裡這麼嬌嫩起來了說着只聽外間房內槅上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外間值宿的老嬤嬤嗽了兩聲的

說道姑娘們睡罷明兒再說笑罷寶玉方悄悄的笑道你們別說話了看又惹他們說話說着方大家睡了至次日起來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懶怠動彈寶玉道快不要聲張太太知道了又叫你搬了家去養息家裏縱好到底冷些不如在這裏你就在裏間屋裏躺着我叫人請了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就是了晴雯道雖如此說你到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來了人問起來怎麼說呢寶玉聽了有理便喚一個老嬤嬤來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白冷着了些不是什麼大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裏更沒有人了傳一個大

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別回太太了老嬤嬤去了半日來回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兩劑藥好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出去的為是如今時氣不好沾染了別人事小姑娘們的身子要緊晴雯睡在煖閣裏只管咳嗽聽了這話氣的喊道我那裏就害瘟病了生怕招了人我離了這裏看你們這一輩子都別頭疼腦熱的說着便真要起來寶玉忙按他笑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昔又愛生氣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後面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婆子帶了一個太醫進來這

裡的丫頭都迴避了有三四個老嬤嬤放下煖閣上的大紅繡幔晴雯從幔中單伸出手去那太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長尚有金鳳仙花染的通紅的痕跡便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嬤嬤忙拿了一塊手帕掩了那太醫方診了一回脉起身到外間向嬤嬤們說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內滯近日時氣不好竟算是個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氣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說着便又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鬟迴避那太醫只見了園中景致並不曾見一個女子一

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老嬤嬤道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囉唆恐怕還有話問那太醫忙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繡房又是放下幔子來瞧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嬤嬤笑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子纔說今兒請了一位新太醫來了真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的那人是屋裡的丫頭倒是個大姐那裡的小姐的繡房小姐病了你那麽容易就進去了說着拿了藥方進去了寶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荊芥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寶玉道該死該死他拿着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的治如何使

得見他有什麽內滯這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罷老嬤嬤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太醫去倒容易只是這個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房請的這馬錢是要給他的寶玉道給他多少婆子道少不好看也得一兩銀子纔是我們這樣門戶的禮寶玉道王太醫來了給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太醫和張太醫每常來了也並沒個給錢的不過每年四節一打躉兒送禮那是一定的年例這個人新來了一次須得給他一兩銀子寶玉聽說便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花大姐姐還不知擱在那裡呢寶玉道我常

見他在那小螺甸櫃子裡拿錢我和你找去說着二人來至襲人堆東西的房內開了螺甸櫃子上一槅都是些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的東西下一槅却有幾串錢於是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簸籮內放着幾塊銀子倒也有一桿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子提起戥子來問寶玉那是一兩的星兒寶玉笑道你問的我有趣兒你倒成了是纔來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寶玉道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做買賣算這些做什麽麝月聽了便放下戥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好別少了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件

們不認得戥子倒說偺們有心小氣似的那婆子站在門
口笑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個這一塊至少還有三
兩呢這會子又沒夾剪姑娘收了這塊揀一塊小些的麝
月早開了櫃子出來笑道誰又找去多些你拿了去完了
寶玉道你只快叫焙茗再請大夫去就是了婆子接了銀
子自去料理一時焙茗果請了王太醫來先胗了脉後說
病症也與前相倣只是方子上果沒有枳實麻黃等藥倒
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那分兩較先也減了些寶玉喜道
這纔是女孩兒們的藥雖疎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
却是傷寒內裡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

膏枳實等狼虎藥我和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進我的那纔
開的白海棠是的我禁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經得起比如
人家墳裡的大楊樹看着枝葉茂盛却是空心子的麝月
笑道野墳裡只有楊樹難道就沒有松柏不成最討人嫌
的是楊樹那麽大樹只一點子葉子沒一點風兒他也是
亂響你偏要比他你也太下流了寶玉笑道松柏不敢比
連孔夫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呢可知這兩件
東西高雅不害臊的纔拿他混比呢說着只見老婆子取
了藥來寶玉命把煎藥的銀銱子找了出來就命在火盆
上煎晴雯因說正經給他們茶房裡煎去弄的這屋裡藥

氣如何使得寳玉道藥氣比一切的花香還香得雅呢神仙採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裡我正想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恰全了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咐麝月打點些東西叫個老嬤嬤去看襲人勸他少哭一一妥當方過前边來賈母王夫人處問安吃飯正値鳳姐兒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後大嫂子帶着姑娘們在園子裡吃飯等天長和了再來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這也是好主意颳風下雪倒便宜吃東西受了冷氣也不好空心走來一肚子冷氣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園子後門裡頭

的五間大房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夜的挑兩個廚子女人在那裡単給他姊妹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總管房裡支了去或要錢要東西那些野雞獐狍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廚房多事些鳳姐道並不多事一樣的分例這裡添了那裡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受了冷氣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寳兄弟也禁不住況兼衆位姑娘都不是結實身子鳳姐說畢未知賈母何言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說話賈母道正是這個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太事多如今又添出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了你既這麽說出來便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嬸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因向王夫人等說道今日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逞了鳳了頭的臉二則衆人不服（賈母鍾愛又鳳姐[illegible]）今日你們都在這裡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还有他這樣想得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嬸娘尤氏齊笑道真個少有別人不過是亂上面子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歎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鳳姐兒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世人都信（科戶可愛）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麽如今這麽福壽雙全的只怕我明兒还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才死呢（笑語中有牢騷）賈母笑道衆人都死了單剩偺們兩個老妖精有什麽意思說的衆人都笑了寶玉因記掛着晴雯等事便先回園裡來到了屋中

蕊香滿室一人不見只有晴雯獨臥于炕上臉上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燙手忙又向爐上將手烘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熱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這樣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吃飯的麝月是方纔平兒來找他出去了兩個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什麽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寶玉道平兒不是那樣人况且他並不知你病特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找麝月來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乖覺取和兒的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與他何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肯爲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

也是只是疑他爲什麽忽然又瞞起我來寶玉笑道等我從後門出去到那窗根下聽聽說些什麽來告訴你說着果從後門出去至窗下潛聽麝月悄問道你怎麽就得了的平兒道那日彼時洗手時不見了二奶奶就不許吵嚷（忽[illegible]出[illegible]瑪偷鐲子事真是少兒女小說中罵人[illegible]）出了園子即刻就傳給園裡各處的媽媽們小心訪查我們只疑惑邢姑娘的丫頭本來又窮只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拿了起來是有的再不料定是你們這裡的幸而二奶奶沒有在屋裡你們這裡的宋媽去了拿着這支鐲子說是小丫頭墜兒偷起來的被他看見來回二奶奶的我赶忙接了鐲子想了一想寶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

爭勝要強的那一年有一個良兒偷玉剛冷了這二年閒
時還常有人提起來趂願這會子又跑出一個偷金子的
來了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偏是他這樣偏是他的人
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嚀宋媽千萬別告訴寶玉只當沒有
這事總別和一個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太太聽了生氣
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說我往
大奶奶那裡去來着誰知鐲子褪了口丟在草根底下雪
深了沒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澄的映着日頭還在那
裡呢我就撿了起來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來告訴你
們你們以後防着他些別使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回來

你們商議着變個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娼
婦也見過些東西怎麼這麼眼淺平兒道究竟這鐲子能
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說這叫做蝦鬚鐲倒是這顆珠子重
了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
(常到晴雯身上來)
時氣上來或打或罵依舊嚷出來所以单告訴你留心就
是了說着便作辭而去寶玉聽了又喜又氣又歎喜的是
平兒竟能體貼自已的心氣的是墜兒小竊歎的是墜兒
那樣伶俐做出這醜事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話一
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說他說你是個要強的如今病了
聽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訴你晴雯聽了果

然氣的蛾眉倒豎鳳眼圓睜即時就叫墜兒宝玉忙勸道這一喊出來豈不辜負了（宝玉真是女孩子）平兒待你我的心呢不如鎮他這個情過後打發他出去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住宝玉道這有什麽氣的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了二和夜間雖有些汗還未見効仍是發燒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胗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來給他聞些痛打幾個噴嚏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遞與宝玉宝玉便揭開盒蓋裡面是個西洋琺瑯的黄髮赤身女子兩肋又

有肉翅裡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晴雯只顧看畫兒宝玉道聞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搐入鼻中不見怎麽便又多多挑了些搐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顖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噴嚏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快拿紙來早有小丫頭子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拿來醒鼻子宝玉笑問如何晴雯笑道果然通快些只是太陽还疼宝玉笑道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說我說了姐姐那裡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做依弗哪我尋一點兒麝月答應

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烤和了用簪挺攤上晴雯自拿着一面靶兒鏡子貼在兩太陽上麝月笑道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倒俏皮了二奶奶貼慣了倒不大顯說畢又向寶玉道二奶奶說了明日是舅老爺的生日太太說了叫你去呢明兒穿什麽衣裳今兒晚上好打點齊備了省的明兒早起費手寶玉道什麽順手就是什麽罷了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說着便起身出房往惜春房中去看畫兒剛到院門外边忽見宝琴小丫頭名小螺的從那边過去宝玉忙赶上問那裡去小螺笑道我們

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裡呢我如今也往那裡去宝玉聽了轉步也便同他往瀟湘舘來不但宝釵姊妹在此且連邢岫烟也在那裡四人團坐在薰籠上叙家常紫鵑倒坐在暖閣裡臨窗作針線一見他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沒了你的坐處了寶玉笑道好一副冬閨集艷圖可惜我遲來了一步横竪這屋子比各屋子煖這椅子坐著並不冷說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搭着灰鼠椅搭的一張椅上因見煖閣之中有一玉石条盆裡面攢三聚五栽着一盆單瓣水仙寶玉便極口讃道好花這屋子越煖這花香的越濃怎麽昨兒沒見黛玉笑道這是你家的大總管賴大

奶奶送薛二姑娘的兩盆水仙兩盆臘梅他送了我一盆水仙送了顰丫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負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轉送你如何寶玉道我屋裡却有兩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轉送人這個斷斷使不得黛玉道我一日藥銚子不離火我竟是藥培着呢那裡還擱的住花香來薰越發弱了况且這屋子裡一股藥香反把這花香攪壞了不如你抬了去這花兒倒清净了沒什麽雜味來攪他寶玉笑道我屋裡今兒也有個病人煎藥呢你怎麽知道的黛玉笑道這話奇了我原是無心話誰知你屋裡的事你不早來聽古記兒這會子來了自

驚自怪的寶玉笑道偺們明兒下一社又有了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黛玉聽了笑道罷罷再不敢做詩了做一回罰一回沒的怪羞的說着便兩手握起臉來寶玉笑道何苦來又打趣我做什麽我還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臉來了（兒女間膚）寶釵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個詩題四個詞題每人四首詩四個詞頭一個詩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韻五言排律要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一個不許剩寶琴笑道這一說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難人若論起來也强扭的出來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生填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的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上買

洋畫誰知有個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着黃頭髮打着聯垂滿頭帶着都是瑪瑙珊瑚猫兒眼祖母綠身上穿着金絲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帶着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也沒他那麼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国的詩書會講五經能做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他做的詩衆人都稱奇道異宝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拿出來我們瞧瞧宝琴笑道在南京收着呢此時那裡去取宝玉聽了大失所望便說沒福得見這世面黛玉笑拉宝琴道你別哄我們我知道你這一來你的這些東

西未必放在家裡自然都是要帶上來的這會子又可謊說沒帶來他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宝琴便紅了臉低頭微笑不答宝釵笑道偏這顰兒慣說這些話你就伶俐的太過餘了黛玉笑道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見識也罷了宝釵笑道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清知道在那個裡頭呢等過日收拾清了我出來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宝琴道你若記得何不念念我們聽聽宝琴答道記得他做的五言律一首若論外国的女子也就難爲他了宝釵道你且別念等我把雲兒叫了來他也聽聽說着便叫小螺來吩吩附道你到我那裡去就說我們這裡有一個外国的美

人來了、做的好詩、請你這詩瘋子來瞧去、再把我們詩獃子也帶來。小螺笑著去了、半日只聽湘雲笑問、那一個外国的美人來了。一頭說、一頭走、和香菱來了。衆人笑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宝琴等讓坐、遂把方纔的話重訴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來聽聽。宝琴因念道

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国吟。
島雲蒸大海、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

衆人聽了、都道難爲他、竟比我們中国人還强。一語未了、

只見麝月走來說、太太打發了人來告訴二爺、明兒一早往舅舅那裡去、就說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親身來。宝玉忙站起來答應道是、因問宝釵宝琴、你們二位可去。宝釵道、我們不去、昨兒單送了礼去了。大家說了一回方散。宝玉因讓諸姊妹先行、自己在後面。黛玉便又叫住他、問道、襲人到底多早晚回來。宝玉道、自然等送了殯才來呢。黛玉還有說話、又不能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說道、你去罷。宝玉也覺心裡有許多話、只是口裡不知要說什麽、想了一想、也笑道、明兒再說罷。（寫兒女面面俱有許多情狀。）一面下台階、低頭正欲邁步、復又忙回身問道、如今夜越發長了、你一夜咳嗽幾次、醒幾遍。

黛玉道非見夜裡好了只嗽了兩遍却只睡了四更一個
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宝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緊的話這
會子才想起來一面說一面便挨近身來悄悄道我想宝
姐姐送你的燕窩一語未了只見趙姨娘走進來瞧黛玉
問姑娘這幾天可好了黛玉便知他從探春處來從門前
過順路的人情忙陪笑讓坐說難得姨娘想著怪冷的親
自走來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與宝玉宝玉會意便
走了出來正值吃晚飯時見了王夫人又囑咐他早去宝
玉回來看晴雯吃了藥此夕宝玉便不命晴雯挪出煖閣
來自已便在晴雯外边又命將薰籠抬至煖閣前麝月便

在薰籠上睡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未明晴雯便叫醒麝月
道你也該醒了只是睡不殼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水
我叫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偺們叫他起來穿
好衣裳擡過這火箱去再叫他們進來老媽媽們已経說
過不叫他在這屋裡怕過了病氣如今他們見偺們擠在
一處又該嘮叨了晴雯道我也是這麼說二人才叫時宝
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來收什妥
了才命秋紋檀雲進來一同伏侍宝玉梳洗畢麝月道天又
陰陰的只怕有雪穿一套氊子的罷宝玉點頭即時換了
衣裳小丫頭便用小茶盤捧了一蓋碗建蓮紅棗湯來宝玉

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宝玉噙了
一塊、又囑咐了晴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母猶未起來
知道宝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命宝玉進去、宝玉見賈母身
後宝琴面向裡睡着未醒、賈母見宝玉身上穿着荔支色
哆囉呢的箭袖、大紅猩猩毡盤金彩繡石青妝緞沿邊的
排穗褂、賈母道下雪呢麼、宝玉道天陰着、还沒下呢、賈母
便命鴛鴦來、把昨兒那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給他罷、鴛鴦
答應走去、果取了一件來、寶玉看時、金翠輝煌、碧彩閃灼、
又不似宝琴所披之鳧靨裘、只聽賈母笑道、這叫做雀金（金泥、又是篇題）
泥、這是俄羅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那件野鴨

子的給了你小妹妹、這件給你罷、宝玉磕了一個頭、便披
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瞧去、再去、宝玉答應了
便出來、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鴛鴦發誓
絕婚之後、他總不合宝玉說話、宝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
見他又要迴避、宝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着
這個好不好、鴛鴦一摔手、便進賈母房中來了、宝玉只得
到了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園中、與晴
雯麝月看過、來回復賈母說、太太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叫
我仔細穿、別遭塌了、賈母道就剩了這一件、你遭塌了也
再沒了、這會子特給你做這個也是沒有的事、說着又囑

咐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宝玉應了幾個是老嬤嬤跟至廳上只見宝玉的乳兒李貴王和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啟周瑞六個人帶著焙茗伴鶴鋤藥掃紅四個小廝背著衣包拿着坐褥籠着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嬤嬤又囑咐他們些話六個人忙應了幾個是忙捧鞍墜蹬宝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王和榮籠着嚼環錢啟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边緊貼宝玉身後宝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咱們打這角門走罷省了到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書大家內房裡天天鎖着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宝玉笑道雖鎖着

批如此謹嚴

也要下來的錢啟李貴都笑道爺說的是便托懶不下來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也要勸兩句所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給爺禮了周瑞錢啟便一直出角門來正說話時頂頭見賴大進來宝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來抱住腿宝玉便在鐙上站起來笑着携手說了幾句話接着又見個小廝帶着二三十人拿着掃箒簸箕進來見了宝玉都順墻垂手立住獨爲首的小廝打了個千兒說請爺安宝玉不知名姓只微笑點點頭兒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於是出了角門外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厮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

匹馬前俟一出角門李貴等各上馬前引一陣烟去了不在話下這裡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會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仙丹那有這樣靈藥你只靜養幾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着手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那裡鑽沙去了瞅我病了都大着胆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個一個的才揭了你們的皮呢唬的小丫頭子定兒忙進來問姑娘做什麼晴雯道別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說着只見墜兒也蹭了進來晴雯道你瞧瞧這小蹄子不問他还不來呢這裡又放月錢了又散菓子了你該跑在頭裡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徃前湊了幾步晴雯便合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边拿起一丈青向他手上亂戳口內罵道要這爪子做什麼拈不得針拿不動線只會偷嘴吃眼皮子又淺爪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喊麝月忙拉開按着晴雯躺下道你才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鬧什麼晴雯便命人叫宋嬤嬤進來說道宝二爺才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墜兒很懶宝二爺當面使他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他也背地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宝二爺

親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嬤嬤聽了心下便知鐲子事發因笑道雖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說寶二爺今兒千叮嚀萬囑咐的什麼花姑娘草姑娘的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早帶了去早清淨一日那媳婦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又見了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麼了你姪女兒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麼攆出去也倒底給我們留個臉兒晴雯道這話只等寶玉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我有胆子問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

他縱依了。姑娘們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才說話雖背地裡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晴雯聽說越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撒野也攆出我去麝月道嫂子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個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擔待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巴巴的寫了他的小名兒各處貼著叫萬人叫去為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花子都叫得何况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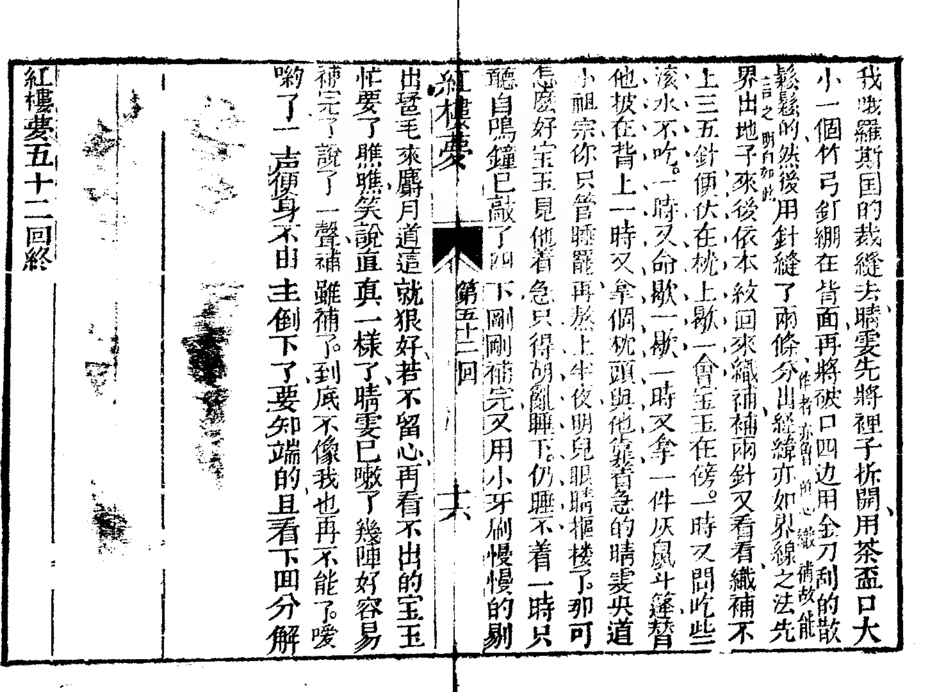
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呢此是一件二
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太太的話去可不叫著名回
話難道也稱爺那一日不把寶玉兩字叫二百遍偏嫂子
又來挑這個了過一日嫂子閑了在老太太太太跟前聽
聽我們當著面兒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
太太太跟前當些体統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怪
不得不知道我們裡頭的規矩這裡不是嫂子久站的再
一會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來問你了有什麼分証的話
且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來找二爺說話家裡上
千的人他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

末兒过于得意

說著便叫小丫頭子拿了擦地的布來擦地那媳婦聽了
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站堵氣帶了墜兒就走宋嬤嬤忙道
怪道你這嫂子不知規矩你女兒在屋裡一場臨去時也
給姑娘們磕個頭沒有別的謝禮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
個頭盡心罷咧怎麼說走就走墜兒聽了只得番身進來
給他兩個磕頭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並不採他那媳婦嗐
聲嘆氣口不敢言抱恨而去晴雯方才又閃了風著了氣
反覺更不好了番騰至掌燈剛安靜了些只見寶玉回來
進門就嗐聲頓足麝月忙問原故寶玉道今兒老太太歡
歡喜喜的給了這件褂子誰知不防後衿子上燒了一塊

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論。一面脫下來，麝月瞧時，果然有指頂一的燒眼，說這必定是手爐裏的火迸上了，這不值什麼，趕着叫人悄悄拿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說着便用包袱包了，一個嬤嬤送出去，說趕天亮就有才好，千萬別給老太太太太知道。婆子去了半日，仍就拿回來，說不但織補匠能幹裁縫繡匠並做女工的，問了都不認的這是什麼，都不敢攬。麝月道這怎麼樣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宝玉道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說了，還叫穿這個去呢，偏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晴雯聽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丫大之瑞徵未有賈府、諸婢者、）拿來我瞧瞧罷，沒那福

氣穿就罷了。說着便遞與晴雯，又移過燈來細瞧了一瞧。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的，如今咱們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還可混的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裏除你，還有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的我挣命罷了。宝玉忙道這如何使得，才好了些，如何做得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如此若可定不負宝玉平日相好諸情、）實實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使命麝月只帮着拈線。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這雖不狠像，若補上也不狠顯。宝玉道這就狠好，那裏又



我哦羅斯国的裁縫去晴雯先將裡子拆開用茶盃口大小一個竹弓釘綳在背面再將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用針縫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作者亦曾留心織補故能言之明白如此）界出地子來後依本紋回來織補補兩針又看看織補不上三五針便伏在枕上歇一會宝玉在傍一時又問吃些滚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拿個枕頭與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眼睛摳摟了那可怎麼好宝玉見他着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剛補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絨毛來麝月道這就狠好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了瞧瞧笑說真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幾陣好容易補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噯喲了一声便身不由主倒下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五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五十三回

寧国府除夕祭宗祠　榮国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宝玉見晴雯將雀裘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搥着，彼此搥打了一會歇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請大夫。一時王太醫來了，診了脉，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却倒輕了。這汗後失了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宝玉看時，已將疎散驅邪諸藥減去了，倒添了茯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宝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嘆說：這怎麼處，倘或有個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嗐道：好二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裡就得了癆病了呢。宝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天，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症雖重，幸虧他素昔是個使力不使心的；再者素昔飲食清淡，飢飽無傷。這賈宅中（此是[illegible]）的秘法，無論上下，只一略有些傷風咳嗽，總以淨餓為主，次則服藥調養。故於前一日病時就餓了兩三日，又謹慎服藥調養，如今雖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幾日，便漸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吃飯，炊爨飲食甚便。宝玉自能要湯要羹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墜兒一

再並晴雯攆逐出去也曾回過宝玉等語一一的告訴襲人襲人也沒說別的只說太性急了只因李紈亦因時氣感冒邢夫人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藥李紈之病又接了李嬸娘李紋李綺家去住幾日宝玉又見襲人常常思母含悲晴雯又未大愈因此詩社一事皆未有人作興便空了幾社當下已是臘月離年日近王夫人與鳳姐兒治辦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點賈雨村補授了大司馬協理軍機參贊朝政（閒中帶出敘、隱見氣宥尚此）不題且說賈珍那边開了宗祠着人打掃收什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遺真影像此時榮寧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這日

寧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蓉之妻打點送賈母這边的針線禮物正值丫頭捧了一茶盤押歲錁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裡頭成色不等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錁子說着遞上去尤氏看一看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筆定如意的也有八宝聯春的尤氏命收拾起來就叫興兒將銀錁子快快交了進來丫環答應去了一時賈珍進來吃飯賈蓉之妻迴避了賈珍因問尤氏咱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賈珍道咱們家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關了來

給那边老太太送過去置辦祖宗的供上領皇上的恩不則是托祖宗的福咱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個（得意）有体面又是沾恩錫福除咱們這樣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家若不仗着這銀子拿什麼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大想得週到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着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麼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禮部關領了又在光祿寺庫上因又到了光祿寺才領下來了光祿寺官兒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着實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那裡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得意語）。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封條就是皇恩永錫四個大字那一边又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記一行小字道是寧国公賈演榮国公賈源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浄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個硃筆花押賈珍看了吃過飯盥漱畢換了靴帽命賈蓉捧着銀子跟了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边回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炉內焚了又命賈蓉道你去問問你璉二嬸娘正月裡請吃年酒的日子擬了没有若擬定了叫書房裡明

白開了单子來、偺們再請時就不能重複了舊年不留神、重了幾家人家不說偺們不留心倒像兩宅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寫富貴人心滿意足）賈蓉忙答應去了一時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单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與賴昇去看了請人別重了這上頭的日子因在廳上看着小厮們擡圍屏擦抹几案金銀供器只見小厮手裡拿着一個禀帖並一篇賬目回說黑山村烏庄頭來了賈珍道這個老砍頭的今兒才來賈蓉接過禀帖和賬目忙展開捧着賈珍倒背着兩手向賈蓉手內看去那紅禀上寫着門下庄頭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並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

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珍笑道庄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道別看文法只取個吉利兒罷一面忙（極力鋪張以見盛極之必衰也）展開单子看時只見上面寫着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麅子五十隻暹猪二十個湯猪二十個龍猪二十個野猪二十個家臘猪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鱘鰉魚二百個各色雜魚二百觔活鷄鴨鵝各二百隻風鷄鴨鵝二百隻野鷄野猫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觔海參五十觔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蟶乾二十觔榛松榧杏瓤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乾蝦五百觔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觔甲等二千觔

柴炭三萬斤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杭五十斛雜色粱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担各色乾菜一車外賣粱穀牲口各項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頑意兒活鹿兩對白兎四對黑兎四對活錦鷄兩對西洋鴨兩對賈珍看完說帶進他來一時只見烏進孝進來只在院內磕頭請安賈珍命人拉起他來笑說你還硬朗烏進孝笑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來也悶的慌他們可不是都願意來見見天子脚下世面他們到底年輕怕路上有閃失再過幾年就可以放心了賈珍道你走了幾日烏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得很躭擱了幾日雖走了一個月零兩日日子有限怕爺心焦可不趕着來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麽今兒才來我才看那單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擂台來了烏進孝忙進前兩步回道回爺說今年年成實在不好從三月下雨接連着直到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六日九月一場碗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才這樣小的並不敢說謊賈珍皺眉道我筭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彀做什麽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個庄子今年倒有兩處報了旱原你們又

打擂臺真真是叫別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还等好呢我兄弟離我那裡只一百多地竟又大差了他現管着那府八處庄地比爺這边多着幾倍今年也是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賈珍道正是呢我這边倒可已沒什麼外頭大事（得是得息）不過是一年的費用我受用些就費些我受些委曲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裡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銀子産業這一二年裡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我誰去烏進孝笑道那府裡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

賞呢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聽他說的可笑不可笑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裡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他心裡總有這心他不能作主豈有不賞之亂按時按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兒就是賞也不過一百兩金子才值一千多兩銀子殺什麼這二年那二年不賠出幾千兩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精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庄家老实人外明不知裡暗的事黄柏木作了磬槌子外頭体面裡頭苦賈蓉又說又笑的賈珍道果真那府裡

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嬸娘和鴛鴦悄悄的商議要偷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賈珍笑道那又是鳳姑娘的鬼那裡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太了實在賠得很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設出這法子來使人知道說窮到如此了我心裡都有個算盤還不至此田地說着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這裡賈珍吩咐將方才各物留出供祖宗的來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裡去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第一分一分的堆在月台底下命人將族中子姪喚來分與他們接着榮國府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及與賈珍之物賈

珍看着收拾完備供器靸着鞋披着一件猞猁猻大皮襖命人在廳柱下（是大家公子排場而西畫寫意先景）石堦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負暄閑看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做什麼也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聽見大爺這裡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閑着無事沒進益的叔叔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閑着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裡管事家廟裡管和尚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這些和尚的分例銀錢都從你手裡過你還來取這個來太也貪了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可像個手裡使錢辦事的

先前你說沒進益、如今又怎麽了、比先倒不像了、賈芹道我家裡原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笑道、你又支吾我、你在家廟裡幹的事、打諒我不知呢、你到了那裡自然是爺了、沒人敢抗違你、你手裡又有了錢、離着我們又遠、你就爲王稱覇起來、夜夜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這會子花得這個形像、你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駄水棍去才罷、等過了年、我必和你二叔說、回你來、賈芹紅了臉、不敢答言、人回北府王爺送了對聯荷包來了、賈珍聽說、忙命賈蓉出去欵待、只說我不在家、賈蓉去了、這裡賈珍攆走賈芹、看着領完東西、回房與尤氏吃畢晚飯、一宿

無話、至次日更忙不必細說、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聯對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煖閣、內廳、內三門、內儀門並內塞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堦下一色硃紅大高燭、點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有封誥者、皆按品級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轎、帶領衆人進宮朝賀行禮、領宴畢回來、便到寧府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且說寶琴是初次進賈祠觀看、一面細細留神打諒這宗祠、原來寧府西边另一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面懸一匾、寫着是

賈氏宗祠四個字傍書特晉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
獻書兩边有一副長聯寫道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也是王太傅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边皆是蒼松翠
柏月台上設着古銅鼎彝等器抱厦前面懸一塊九龍金
匾寫道

星輝輔弼

乃先皇御筆兩边一副對聯寫道是

勳業有光昭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也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塊鬧龍塡青匾寫道是

愼終追遠

傍边一副對聯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榮寧

俱是御筆裡边燈燭輝煌錦幛繡幙雖列着些神主却看
不真只見賈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
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宝玉捧香賈菖賈菱展拜墊
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與拜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

出衆人圍隨賈母至正堂上影前錦幔高掛彩屏張護香燭輝煌上面正居中懸着寧榮二祖遺像皆是披蟒腰玉兩邊還有幾軸列祖遺像賈荇賈芷等從內儀門挨次列站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內是各女眷衆家人小厮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至儀門賈荇賈芷等便接了按次傳至階下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獨他隨女眷在檻裡每賈敬捧菜至傳於賈蓉賈蓉便傳於他媳婦又傳於鳳姐尤氏諸人直傳至供桌前方傳與王夫人王夫人傳與賈母賈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將菜飯湯點酒茶傳

完賈蓉方退出去歸入賈芹階位之首當時凡從文旁之名者賈敬爲首下則從玉者賈珍爲首再下從草頭者賈蓉爲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衆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大廳三間抱厦內外廊簷階上階下兩丹墀內花團錦簇塞的無一些空地鴉雀無聞只聽鏗鏘叮噹金鈴玉珮微微搖曳之聲並起跪靴履颯沓之響一時禮畢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專候與賈母行禮尤氏上房地下鋪滿紅氈當地放着象鼻三足泥鰍流金琺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着新猩紅氈設着大紅彩繡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坐褥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

面大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边又鋪皮褥讓賈母一輩的兩三個妯娌坐了這边橫頭排插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邢夫人等坐了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腳爐讓寶琴等姐妹坐尤氏用茶盤親捧茶與賈母賈蓉媳婦捧與衆老祖母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賈蓉媳婦又捧與衆姐妹鳳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茶畢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吃茶賈母與年老妯娌們閒話了兩三句便命看轎鳳姐兒忙上去才起來尤氏笑回說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体面用過

晚飯再過去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丫頭不成鳳姐兒才着賈母笑道老祖宗走罷咱們家去吃去別理他賈母笑道你這裡供着祖宗忙得什麼似的那裡还擱得住我鬧況且我每年不吃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还送了來我吃不了留着明兒再吃豈不多吃些說得衆人都笑了又吩咐他好生派妥當人夜裡坐着看香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應了一回走出來至㬉閣前尤氏等閃過屏風小厮們才領轎夫請了轎出大門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回至榮府這裡轎出大門這一條街上東一边設立着寧国公的儀仗執事樂器西一边設立着榮国公的儀仗樂器把一條

街都圍滿了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時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門一直開到裡頭如今便不在暖閣下轎了過了大廳轉灣向西至賈母這边正廳上下轎衆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室之中亦是錦裀繡屏煥然一新當地火盆內焚着松柏香百合草賈母歸了坐老嬤嬤來回老太太們來行禮賈母忙起身要迎只見兩三個老妯娌已進來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讓了一回吃茶去後賈母只送至內儀門便回來歸了正坐賈敬賈赦等領了諸子弟進來賈母笑道一年家難爲你們不行禮罷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過了禮左右設下交椅然後又按長幼

挨次歸坐受禮兩府男女小廝丫嬛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禮畢然後散了押歲錢並荷包金銀錁等物擺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菓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間更衣衆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着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園正門上挑着角燈兩旁高照各處皆有路燈上下人等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人声雜沓語笑喧填爆竹起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賈母等人按品大粧擺全副執事進宮朝賀兼祝元春千秋領宴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方回來受禮畢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槩不會

只和薛姨媽李嬸娘二人說話取便或同寶玉寶釵等姊
妹趕圍棋抹牌作戲王夫人與鳳姐天天忙着請人吃年
緊接元宵寫
酒那边廳上與院內皆是戲酒親友絡繹不絕一連忙了
七八日才完了早又元宵將近寧榮二府皆張燈結彩十
一日是賈赦請賈母等次日賈珍又請賈母王夫人和鳳
姐見也連日被人請去吃年酒不能勝記至十五這一晚
上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幾席酒定一班小戲滿掛各
色花燈帶領榮寧二府各子侄孫媳等家宴賈敬素不飲
酒茹葷因此不去請他十七日祀祖已完他便出城修養
就是這幾日在家也只靜室默處一概無聞不在話下賈

赦領了賈母之賞告辭而去賈母知他在此不便也隨他
去了賈赦到家中與衆門客賞燈吃酒笙歌聒耳錦繡盈
眸其取樂與這裡不同這裡賈母花廳之上擺了十來席
極寫盛時富貴
每席傍边設一几几上設炉瓶三事焚着御賜百合宮香
又有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點綴着山石的小盆
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放着舊窑十錦小茶
盃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紗透綉花草詩字的瓔珞各色舊
窑小瓶中都點綴着歲寒三友玉堂富貴等鮮花上面兩
席是李嬸娘薛姨媽坐東边單設一席乃是雕漆龍護屏
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上設一個輕巧洋漆描

金小几上放着茶碗漱盂洋巾之類又有一個眼鏡匣子賈母歪在榻上與眾人說笑一回又取眼鏡向戲台上照一回又說婆子我老了骨頭疼容我放肆些歪着相陪罷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着美人拳捶腿榻下並不擺席面只一張高几設着高架纓絡花瓶香炉等物外另設一小高桌擺着杯箸傍边一席命宝琴湘雲黛玉宝玉四人坐着每饌菓菜來先捧與賈母看喜則留在小桌上嘗一嘗仍撤了放在席上只算他四人跟着賈母坐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下边便是尤氏李紈鳳姐賈蓉之妻西边便是宝釵李紋李綺岫烟迎春姊妹等兩边大梁上掛

着聯三聚五玻璃彩穗燈每席前竪着到垂荷葉一柄柄上有彩燭插着這荷葉乃是洋鏨琺瑯活信可以扭轉向外將燈影逼住照着看戲分外真切窗槅門戶一齊摘下全掛彩穗各種宮燈廊簷內外及兩边遊廊罩棚將羊角玻瓈戳紗料絲或繡或畫或絹或紙諸燈掛滿廊上幾席便是賈珍賈璉賈環賈琮賈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等賈母也曾差人去請眾族中男女奈他們有年老的懶于熱鬧有家內沒有人又有疾病淹留欲來竟不能來有一等妒富愧貧不肯來的更有憎畏鳳姐之為人賭氣不來的更有羞手羞脚不慣見人不敢來的因此族中雖多女眷

來者不過賈菖之母婁氏帶了賈菖來男人只有賈芹賈芸賈昌賈菱四個現在鳳姐麾下辦事的來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庭小宴也算熱鬧的了當下又有林之孝之妻帶了六個媳婦抬了三張炕桌每一張上搭着一條紅氈放着選淨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用大紅綵繩串着每二人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叫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嬸娘的席下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賈母便說放在當地罷這媳婦們素知規矩放下桌子一並將錢都打開將紅繩抽去堆在桌上此時正唱西樓樓會這齣將終于叔夜賭氣去了那文豹便發科諢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

月十五榮國府中老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打諢且妙）些果子吃是要緊的說畢引得賈母等都笑了薛姨媽等都說好個鬼頭孩子可憐見的鳳姐便說這孩子才九歲了賈母笑說難為他說得巧說了一個賞字早有三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小笸籮聽見一個賞字走上去將桌上散堆錢每人撮了一笸籮走出來向戲臺說老祖宗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果子吃的說畢向臺上一撒只聽豁啷啷滿臺的錢響賈珍賈璉已命小廝們抬大笸籮的錢預備未知怎生賞去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三回終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却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笸籮的錢聽見賈母說賞忙命小厮們快撒錢只聽滿臺錢响賈母大悅二人遂起身小厮們忙將一把新煖銀壺捧來遞與賈璉手內隨了賈珍趨至裏面賈珍先到李嬸娘席上躬身取下杯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后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笑說二位爺請坐着罷了何必多禮於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也俱垂手傍侍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前捧杯賈璉在後捧

壺雖只二人捧酒那賈琮弟兄等都也是排班按序一溜隨着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帮着跪下做什麼有這樣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等一會再斟去說着等他二人斟完起來又與邢王夫人斟過了賈珍笑說妹妹們怎麼樣呢賈母等都說道你們去罷他們倒便宜些說了賈珍等方退出當下天未二鼓戲演的是八義觀燈八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問往那裡去外頭炮張利害仔細天上吊下火紙來燒洞寶玉笑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

跟着於是寳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幾個小丫頭隨着賈母因說襲人怎麽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單支使小女孩兒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他媽前日沒了因有熱孝不便前頭來賈母聽了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却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裡這些竟成了例了鳳姐兒忙過來笑回道今晚便沒孝那園子裡頭也須得看着燈燭花爆最是擔險的這裡一唱戲園子裡的誰不來偷瞧瞧他還細心各處照着況且這一散後寳兄弟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衆人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全便各

色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來老祖宗要叫他來我就叫他就是了賈母聽了這話忙說你這話很是比我想得週到快別叫他了但只他媽幾時沒了我怎麽不知道鳳姐兒笑道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太太的怎麽倒忘了賈母想了想笑道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衆人都笑說老太太那裡記得這些事賈母因又嘆道我想着他從小兒伏侍我一塲又伏侍了雲兒末後給了個魔王他魔了這好幾年他又不是偺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偺們什麽大恩典他娘沒了我想着要給他幾兩銀子發送他娘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十兩

銀子就是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前兒鴛鴦的娘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家去守孝如今他兩個都有孝何不叫他二人一處作伴去又命婆子拿些菓子菜饌點心之類與他二人吃去琥珀笑道還等這會子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宝玉一逕來至園中衆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裡茶房內烤火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鬭牌宝玉至院中雖是燈光燦爛却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咱們悄悄進去嚇他們一跳于是大家躡足潛踪進了鏡壁一看只見襲人和一個人對歪在地炕上那一頭有

三兩個老嬷嬷打盹宝玉只當他兩個睡着了纔要進去忽聽鴛鴦嘆了一聲說道天下事可知難定論理你单身在這裡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個定準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裡你倒出去送了終襲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彀看着父母殯殮回了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倒也算養我一場我也不敢妄想了宝玉聽了忙轉身悄向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咱們回去罷讓他兩個清清淨淨的說一回襲人正一個悶着幸他來得好說着仍悄悄出來宝玉便走過山石之後去站着撩衣麝月

秋紋皆站住背過臉去口內笑說蹲下再解小戶仔細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丫頭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內預備水去了這裡宝玉剛過來只見兩個媳婦迎面來了又問是誰秋紋道宝玉在這裡呢大呼小叫仔細嚇着罷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大節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着已到跟前麝月等問手裡拿着什麽媳婦道是送給金花二姑娘的麝月又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宝玉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婦忙蹲下身子宝玉看了兩個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

菓品茶點點了一點頭就走麝月等忙胡亂擲了盒蓋跟上來宝玉笑道這兩個女人倒和氣會說話他們天天乏了倒說你們連日辛苦倒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道這兩個就好那不知理的是太不知理宝玉道你們是明白人擔待他們是粗夯可憐的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就走出了園門那幾個婆子雖吃酒鬬牌却不住出來打探見宝玉出來也都跟上到了花廳後廊上只見那兩個小丫頭一個捧着個小盆又一個搭着手巾又拿着漚子小壺見在那裡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試說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裡弄得這冷水小丫頭笑道姑娘瞧瞧這

偺天我怕水冷到底是滾水這還冷了。正說着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着一壺滾水走來小丫頭便說好奶奶過來給我到上些那婆子道姐姐這是老太太泡茶的勸你走去舀來罷那裡就走大了腳呢秋紋道憑你是誰的你不給我管把老太太的茶吊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了秋紋忙提起壺來倒了些秋紋道彀了你這麼大年紀也沒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的要不着的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沒認出這姑娘來宝玉洗了手那小丫頭子拿小壺兒倒了漚子在他手內寶玉嗽了口秋紋麝月也趂熱水洗了一回跟進寶玉來寶玉便要了一壺煖酒也

從李嬸娘斟起他二人也笑讓坐賈母便說他小人兒讓他斟去大家到要乾過這盃說着便自已乾了邢王二夫人也忙乾了薛姨媽李嬸娘也只得乾了賈母又命寶玉道你連姐姐妹妹的一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乾了宝玉聽說答應着一一按次斟上了至黛玉前偏他不飲拿起盃來放在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乾黛玉笑說多謝宝玉替他斟上一盃鳳姐兒便笑道宝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的字拉不的弓寶玉道沒有吃冷酒鳳姐兒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然後宝玉將裡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命丫鬟們斟的復出至廊下又與賈

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湯之後又接着獻元宵賈母便命將戲暫歇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滚湯熱菓的吃了再唱又命將各樣菓子元宵等物拿些與他們吃去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進來放了兩張杌子在那一邊賈母命他們坐了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李薛二人聽什麽書他二人都回說不拘什麽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又添些什麽新書兩個女先回說倒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兒回說這叫做鳳求鸞賈母道這個名字倒好不知因什麽起的你先說大概若好

再說女先兒道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有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做兩朝宰輔如今告老還家膝(天然癸合)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衆人聽了笑將起來賈母笑道這不重了我們鳳丫頭了媳婦忙上去推他說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說賈母道你只管說罷女先兒忙笑着站起來說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諱鳳姐兒笑道怕什麽你說罷重名重姓的多着呢女先兒又說道那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赶考那日遇了大雨到了一個庄子上避雨誰知這庄上也有個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裡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

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芳名叫作雛鸞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賈母忙道怪道叫做鳳求鸞不用說了我已經猜着了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爲妻了女先兒笑道老祖宗原來聽過這回書衆人都道老太太什麼沒聽見過就是沒聽見也猜着了賈母笑道這些書就是一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這麼壞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開口都是鄉紳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佳人只見了一個淸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

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兒像個佳人就是滿腹文章做出這樣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一個男人家滿腹的文章去做賊難道那王法就看他是個才子不入賊情（可笑小說批評太盡其紅樓夢所以高不可及）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堵自己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就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大家人口多奶媽子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你們自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麼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不是衆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謊都批出來了賈母笑道

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人有一等妒人家富貴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遭塌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已看了這些書看邪了想着得一個佳人纔好所以編出來取樂兒何嘗知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別說那書上那些世宦書禮大家如今眼下拿着偺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反那樣的事別叫他謅掉了下巴頦子罷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連丫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幾年我老了他們姊妹們住的遠我偶然悶了說幾句聽聽他們一來就忙着止住了李薛二人都笑說這正是大家子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沒有這些雜話叫孩子們聽見鳳姐兒走上

來斟酒笑道罷罷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潤潤嗓子再辯謊這一回就叫做辯謊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謊且不表再整觀灯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吃一盃酒看兩齣戲着再從逐朝話言掰起如何一面說一面斟酒一面笑未說完眾人俱已笑倒了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都說奶奶好剛口奶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都沒了薛姨媽笑道你少興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笑道外頭只有一位珍大哥哥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從小兒一處淘氣淘了這麼大這

幾年因做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
兄妹只論大伯子小嬸兒那一十四孝上斑衣戲彩他們
不能來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這裡好容易引得老祖
宗笑了一笑多吃了一點兒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纔是難
道反笑我不成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痛的
笑一場倒是虧他纔一路說笑的我這裡痛快了些我再
吃鍾酒吃着酒又命寶玉來敬你姐姐一杯鳳姐兒笑道
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壽罷說着便將賈母的盃拿起
來將半盃剩酒吃了將盃遞與丫鬟將溫水浸的盃換
一個上來於是各席上的都撤去另將溫水浸着的代換

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女先兒回說老祖宗不聽這書
或者彈一套曲子聽聽罷賈母道你們兩個對一套將軍
令罷二人聽說忙合絃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問天有幾
更了衆婆子忙回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的起來早有
衆人丫鬟拿了添換的衣裳送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
老太太不如挪進暖閣裡地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戚
也不是外人我們陪着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
不如大家都挪進去豈不暖和王夫人道恐裡頭坐不下
賈母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併
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着又親熱又暖和衆人都道這纔

有趣兒說着便起了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裡面直順了三張大桌又添換了菓饌擺好賈母便說都別拘禮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着便讓薛李正面上坐自巳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你挨着你太太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寶釵等姊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婁氏帶着賈菌尤氏李紈夾着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賈母便說珍哥帶着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等忙答應又都進來聽吩咐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纔坐好了又都起來你快歇着罷明日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道留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應了一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家去便約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這裏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人取樂必得重孫一对雙全的在席上纔好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和你媳婦坐在一處倒也團圓了因有家人媳婦呈上戲單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得興頭又要叫起來况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且叫他們歇歇把咱們的女孩子們叫他來就在這台上唱兩齣罷也給他們瞧瞧媳婦子們聽了答應出來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

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大人一槩帶出只留下小孩子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人從遊廊角門出來婆子們抱着幾個軟包因不及抬箱料着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着賈母笑道大正月裡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逛你們如今唱什麼纔剛八齣八義鬧的我頭疼咱們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們都比咱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的人家的班子雖是

小孩子却比大班還強咱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齣尋夢只用簫和笙笛餘者一槩不用文官笑道這老祖宗說的是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個發脫口齒再聽一個喉嚨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了李嬸娘薛姨媽喜的笑道好個靈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出去做買賣所以竟不大合時說着又叫葵官唱一齣惠明下書也不用樣臉只用這兩齣叫他們二位太太聽個助意兒罷了若省了一點兒力我可不依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

听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衆丫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于是戲完樂罷賈母將些湯細點菓子賞文官等吃去便命响鼓那女先兒們都是慣熟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急或如驚馬之馳或如疾電之光忽然暫住鼓声那梅方遞至賈母手中鼓声恰住大家哈哈大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杯衆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纔托賴些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兒倒有些難說衆人都說老太太的比鳳姑娘說得还好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兒賈母笑道並沒有新鮮招笑兒的少不得老臉厚皮的說一個罷因說道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

婦兒惟有第十房媳婦兒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兒委屈便商議說咱們九個心裡孝順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兒嘴巧所以公公婆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有主意的說道偺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們托生爲人怎麼單單給那小蹄子兒一張乖嘴我們都入了夯嘴裡頭那八個听了都喜欢說這個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往閻王廟裡來燒香九個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個魂專等閻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見孫行者駕着觔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拿金箍棒

打來嚇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起原故來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聽了把脚一跺嘆了一口氣道這原故幸虧遇見我等着閻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九個人听了就求說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知也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十個托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裡去因爲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那個小嬸兒便吃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好的呀幸而我們都是夯嘴夯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氏婁氏都笑向李紈道偺們這裡頭誰是吃過猴兒尿的別裝沒事人

兒薛姨媽笑道笑話兒在對景就發笑說着又擊起鼓來小丫頭子們只要听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以咳嗽爲記須臾傳至兩遍剛到了鳳姐兒手裡小丫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衆人齊笑道這可拿住他了快吃了酒說一個好的罷別太鬨人笑得腸子疼鳳姐兒想一想笑道（聽只說來人合話倒絕世聰明能爲老背[illegible]）一家子也是過正月節合家賞燈吃酒眞眞的熱鬧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媳婦孫子媳婦重孫子媳婦親孫子媳婦侄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里搭拉的孫子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嗳喲喲眞好熱鬧衆人听他說着已經笑了都說听這數貧嘴的

又不知要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不要招我可撕你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家這裡費力你們緊着混（收頑語）我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的底下怎麼樣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團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眾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也都再無別話怔怔的還等往下說只覺他冰冷無味的就住了（妙極人人方寸中有口頭中無）史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節的幾個人拿着房子大的炮張往城外放去引了上萬的人跟着瞧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着拿香點着只聽見噗哧的一声眾人鬨然一笑都散了這抬炮張的人抱怨賣炮張的

捍的不結實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本人沒听見響鳳姐兒道本人原來是個聾子眾人听說想一回不覺失声大笑起來又想着先前那一個沒完的問他道先那一個到底怎麼樣也該說完了鳳姐兒將桌子一拍道好囉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節也完了我看人忙着收東西還鬧不清那裡還知道底下事了（妙不可言）眾人听說復又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多了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咱們也該聾子放炮張散了罷尤氏等用手帕握着嘴笑得前仰後合指他說道這個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笑道真真這鳳丫頭越發貧嘴了一面說一面吩咐道

他提起炮張來僭們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賈蓉聽了忙出去帶着小厮們就在院子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吊齊備這烟火俱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却極精緻各色故事俱全夾着各色花炮林黛玉禀氣虛弱不禁劈拍之聲賈母便摟他在懷內薛姨媽便摟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寶釵笑道他專愛自巳放大炮張還怕這個呢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入懷內鳳姐笑道我們是沒人疼的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着你你這會子又撒嬌兒了聽見放炮張就像吃了蜜蜂兒屎的今兒又輕狂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偺們園子裡放去我比小厮們還放得好呢說話之間

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聲雷飛天十响之類的零星小炮張放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得滿臺的錢那些孩子們滿臺的搶錢取樂上湯時賈母說夜長不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忙回說有預備的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吃些清淡的罷鳳姐忙道也有棗兒熬的粳米粥預備太太們吃齋的賈母說倒是這個還罷了說着巳命撤去殘席內外另設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意吃了些用過漱口茶方散十七日一早又過寧府行禮伺候掩了祠門收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薛姨媽家請吃年酒賈母連日覺得身上乏了

坐了半日回來了自十八日以後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賈母一槩不會有王夫人邢夫人鳳姐三人料理連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餘者亦皆不去只說是賈母留下解悶閑言不提當下元宵已過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且說榮府中剛將年事忙過、鳳姐兒因年內年外操勞太過、一時不及檢點、便小月了、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太醫用藥、鳳姐兒自恃強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什麼事來、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人能有多少精神、凡有了大事、便自已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本是個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將息好了、仍交與他、誰

知鳳姐禀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年幼不知保養、妙）平生爭強鬬智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着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又添了下紅之症、他雖不肯說出來、衆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於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藥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已也怕成了大症、遺笑于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誰知服藥調養直到三月間、纔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止了、此是後話、如今且說目今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與李紈暫難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於照管、特請了寶釵來、託他各處小心、因囑咐他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吃酒鬬牌、白日裏睡覺、夜裏鬬牌、我都知道

的鳳了頭在外頭他們還有個怕懼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人、你兄弟妹妹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別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說他們不听你來回我別弄出大事來纔好宝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屆季春黛玉又犯了咳嗽湘雲亦因時氣所感亦臥病於蘅蕪苑一天医藥不斷探春同李紈相住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來往回話人等亦甚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边的三間小花厅上去會齊辦事吃過早飯于午錯方回這三間厅原係

預備省親之時衆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已後也用不着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如今天已和煖不用十分修飾只不過略略的陳設了、便可他二人起坐這厅上也有一處匾題着補仁諭德四字家下俗呼皆只叫議事厅兒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應執事的媳婦等來往回話者絡繹不絕衆人先聽見李紈獨辦各各心中暗喜以為李紈素日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自然比鳳姐兒好搪塞便添了一個探春也都想着不過是個未出閨閣的年輕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鳳姐兒前便懈怠了許多只三四日後幾件事過

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可巧連日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十幾處、皆係榮寧非親即世交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昏喪紅白等事、王夫人賀弔迎送、應酬不暇、前邊更無人照管、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廳上起坐、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於夜間針線暇時、臨寢之先、坐了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昔[illegible]人概）比鳳姐兒當權時倒更謹慎了些、因而裡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剛的倒了一箇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鎭山太歲、越發連夜裡偷着吃酒頑的工夫都沒了、這日王夫人

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紈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廳上坐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日出了事、已回過老太太太太說知道了、叫回姑娘來、說畢、便垂手傍侍、再不言語、彼時來回話者不少、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若辦得妥當、大家則安個畏懼之心、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但（描寫下人常情）不畏服、一出二門、還說出許多笑話來取笑、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前、他便早已獻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舊例來、任鳳姐兒揀擇施行、如今他藐視李紈老實、探春是年輕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

試他三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李紈李紈想了一想便道前日襲人的媽死了聽見說賞銀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趙新登的媳婦聽了忙答應了個是接了對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來（回字精細）趙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几年老太太屋裡的幾位老姨奶奶也有家裡的也有外頭的有兩個分別。家裡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個我們聽聽一問趙新登家的便都忘了忙陪笑回說道這也不（補二姐探春精細過人）是什麼大事賞多賞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倒好若不按理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

難見你二奶奶趙新登家的笑道既這麼說我查舊賬去此時卻不記得探春笑道你辦事辦老了的還不記得到來难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去若有這道理鳳姐已還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寬厚了還不快找了來我瞧（好毛病那）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倒像我們沒主意了趙新登家的滿面通紅忙轉身出來衆媳婦們都伸舌頭這裡又回別的事一時趙家的取了舊賬來探春看時兩個家裡的賞過皆二十四兩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有兩個外頭的一個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六十兩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一個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個

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兩、探春便遞與李紈看了、探春便說給他二十兩銀子、把這賬留下我們細看、央新登家的去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李紈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裡的人、都踹下我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纔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懂、誰踹姨娘的頭、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踹我、我告訴誰去、探春聽說、忙站起來、說道、我並不敢、李紈也忙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聽我說、我這屋裡熬油似的熬了這麼大年紀、又有你兄弟、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還有

什麼臉、連你也沒臉面、別說是我、探春笑道、原來爲這個、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禮、一面便坐了、拿賬翻與趙姨娘瞧、又念與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裡舊規矩、人人都依著、偏我改了不成、這也不但襲人、將來環兒收了外頭的、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著舊規矩辦、說辦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辦的不均、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凭他抱怨去、太太連房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沒臉之處、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了、何苦

只要操心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我
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
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我
亂說的太太滿心裏都知道如今因看我重纔叫我照管
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來作賤我倘或太太
知道了怕我為難不叫我管那纔正經沒臉呢連姨娘真
也沒臉了一面說一面不禁滾下淚來趙姨娘沒了別話
答對便說道太太疼你你越發拉扯拉扯我們你只顧討
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叫我怎麼
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

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的李紈在傍只管勸說姨娘別生
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裏要拉扯口裏怎麼說的出來
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誰家姑娘們拉
扯奴才了他們的好歹你們該知道與我什麼相干趙姨
娘氣得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家我也不來
問你你如今現在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
你多給了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
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無處使姑
娘放心這也使不著你的銀子明日等出了閣我還想你
額外照看趙家呢如今沒有長翎毛兒就忘了根本只揀

檎枝兒飛去了探春沒聽完已氣得臉白氣噎抽抽咽咽的一面哭一面問道誰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纔陞了九省檢點那裡又跑出一個舅舅來我到素昔按理尊敬越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麽說（氣不過素性一並遍）每日環兒出去為什麽（眞糊塗人應自有說通）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為什麼不拿出舅舅的款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徹底來翻騰一陣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糊塗不知理的早急了李紈急得只管勸趙姨娘只管還嘮叨忽听有人說二奶奶打發平姑娘說話來了趙姨娘听說方把

嘴止住只見平兒走來（趙姨娘是小花臉兒）趙姨娘忙陪笑讓坐又只問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沒得空兒李紈見平兒進來因問他來作什麽平兒笑道奶奶說趙姨奶奶的兄弟沒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如今請姑娘裁度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好的添什麽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的不然也是出兵放馬背着主人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主子真個倒巧（直罵鳳姐之心何等快暢）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錢樂得做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來愛怎麽添怎麽添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

對半今聽這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見
喜樂之時相待只一边垂手默侍時值宝釵也從上房中
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個媳婦進來回
事因探春纔哭了便有三四個小丫鬟捧了臉盆巾帕靶
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丫鬟
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臉盆那兩個丫鬟也都在旁
是位手个小姐模樣
屈膝捧着巾帕并靶鏡脂粉之飾平兒見侍書不在這裡
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条大手巾來將探
春面前衣衿掩了探春方伸手向臉盆中盥沐媳婦便回
道奶奶姑娘家學裡支環爺和蘭哥兒一年的公費平兒

先道你忙什麼你睜著眼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出去伺候
著倒先說話來二奶奶跟前你也這樣没眼色來著姑娘
雖恩寬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說你們眼裡都没姑娘你們
都吃了虧可別怨我唬得那個媳婦忙陪笑說我粗心了
一面說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勻臉一面向平兒冷笑
道你遲了一步沒見還有可笑的連吳姐姐這麼個辦老
了事的也不查清楚了就來泥我們幸虧我們問他他竟
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二奶奶事也忘了再我去我料着
你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他去我平兒笑道他有這麼一
次包管腿上的筋早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們那是他們

仗着大奶奶是個菩薩、姑娘又是腼腆小姐、固然是托懶來混、說着又向門外說道、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偺們再說、門外的衆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個最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敢欺蔽主子、如今主子是嬌客、若認眞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來事多、那裏照看得這些、保不住不忽畧、俗語說、傍觀者清、這幾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二奶奶沒行到、姑娘竟一添減、頭一件與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話未說完、宝釵李紈皆笑

道好丫頭、眞怨不得鳳丫頭偏疼他、本來無可添減之事、如今聽你一說、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辜負你這話、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正要拿他奶奶出氣去、偏他碰了來、說了這些話、叫我也沒了主意了、一面說一面叫進方纔那媳婦來問、環爺和蘭哥家學裏這一年的銀子、是做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說、一年學裏吃點心或者買紙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裏支月錢的、環哥的是姨娘領二兩、宝玉的是老太太屋裏襲人領二兩、蘭哥兒是大奶奶屋裏領、怎麽學裏每人多這八兩、原來上學去的是爲這八兩銀子、從今日

起把這一項蠲了平兒回去告訴你奶奶說我的話把這一條務必免了平兒笑道早就該免舊年奶奶原說要免的因年下忙就忘了那個媳婦只得答應著去了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子來侍書素雲早已抬過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着上菜探春笑道你說完了話幹你的去罷在這裡又忙什麼平兒笑道我原沒事的二奶奶打發了我來一則說話二則恐這裡人不方便原是叫我幫着妹妹們伏侍奶奶姑娘的探春因問寶姑娘的怎麼下端來一處吃丫鬟們聽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們去說寶姑娘如今在廳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了這裡來探春

聽說便高声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箇高低都不知道平兒這裡站着叫他叫去平兒忙答應了一声出來那些媳婦們都悄悄的拉住笑道那裡用姑娘去叫我們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說一面用手帕撣石磯上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地裡且歇歇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裡的兩個婆子拿了箇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乾淨的姑娘將就坐一坐兒罷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一個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來也悄悄笑說這不是我們常用的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忙欠身接了因指

衆媳婦悄悄說道、你們太鬧的不像了他是個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他撒個嬌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樣你們就這麼大膽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衆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膽了、都是趙姨娘鬧的平兒也悄悄的道罷了好奶奶們牆倒衆人推那趙姨奶奶原有些顛倒著三不著兩有了事都就賴他你們素日那眼裡沒人、心術利害我這幾年難道還不知道二奶奶若是略差一點兒的早被你們這些奶奶們治倒了饒這麼著得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幾次沒落了你們的口聲衆人都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裡也就不算不怕你們的前日我們還議論到這裡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你們都橫看了他二奶奶在這些大姑子小姑子裡頭也就只怕他五分你們這會子倒不把他放在眼裡了正說著只見秋紋走來衆媳婦忙趕著問好又說姑娘也且歇一歇裡頭擺飯呢等撒下飯桌子來再回話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裡等得說著便直要上廳去平兒忙叫快回來失利語在物凡處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這裡充什麼外圍子的防護

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問回什麽、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錢、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這什麽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憑有什麽事、今日、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听了、便問這是爲什麽、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幾處利害事與有體面的人來開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你這一去說了、他們若拿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礙着老太太太太、若不拿着你們做一二件、人家又說偏一個、向一個、仗着老太太太太威勢的、就怕、不敢惹、只拿着軟

的做鼻子頭、你聽聽罷、二奶奶的事、他還要駁兩件、纔壓得衆人口声呢、秋紋聽了、伸了伸舌頭笑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裡、沒得臊一鼻子灰、趁早知會他們去、說着便起身走了、接着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靜候、裡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丫鬟伺候、別人一槩不敢擅入、這些媳婦們都悄悄的議論說、大家省事罷、別安着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纔都討了沒意思、咱們又是什麽有膽的、他們一邊悄議、等飯完回事、只覺裡面鴉雀無聞、並不聞碗箸之响、一時只見一個丫

頭將簾櫳高揭、又有兩個將桌抬出茶房內有三個丫鬟捧着三個沐盆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來方有侍書素雲鶯兒三個每人用茶盤捧了三蓋碗茶進去一時等他三人出來侍書命小丫頭子好生伺候着我們吃飯來換你們可又別偷坐着去衆媳婦們方慢慢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疏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來你吃了飯快來寶姑娘也在這裡咱們四個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為何去這半日平兒便笑着將方纔的原故細細說與他聽了鳳姐兒笑道好好好好個三姑娘我說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托生在太太肚裡平兒笑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與別的一樣看待麼鳳姐嘆道你那裡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却比不得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丫頭比人家的小姐還強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為挑庶正悞了事呢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不挑（偏有許多瞎扯也）庶正的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笑道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

約也沒個背地裡不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裡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百大小事兒仍是照着老祖宗手裡的規矩、卻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笑話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也抱怨剋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竟落平案]就都賠盡了、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個小爺們一位老太太這幾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這裡倒也彀了寶玉之林妹妹、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錢老太太自有梯己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算剩了三

四兩個滿破著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有限花上三千兩銀子若不彀那裡省一抿子也就彀了老太太的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若只伊後來更有]便費也滿破三五千兩、[一件大大事○乃非意料所及○乎]如今再儉省些陸續就彀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咱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聽他商議什麼這正碰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膀臂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裡頭的貨縱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裡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更小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貓子、只等有熱灶火坑讓他鑽去罷、真真

一個娘肚子裡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那裡越發不服再者林丫頭和寶姑娘他兩個人倒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咱們家務事況且一個是美人燈兒風吹吹就壞了一個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難十分去問他倒只剩了三姑娘一個心裡嘴裡都也來得又是咱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雖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裡却是和寶玉一樣呢比不得環兒實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做個膀臂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禮天理良心上論咱們有他這一個人幫着咱們也省些心與太太的事也有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回退步回頭看看再要窮追苦尅人恨極了他們笑裡藏刀咱們兩個纔四個眼睛兩個心一時不防倒弄壞了趁着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眾人就把往日咱們的恨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裡挽不過來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心裡却事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說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千萬

別想着怕我沒臉和他一强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說完便（[illegible]）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了（須後為妙）這會子纔囑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裡眼裡只有了我一槩沒有他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這不是你又急了滿嘴裡你呀我的起來了平兒道偏說你你不依這不是嘴把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反映巳文擬打舌上角）嘗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兒要掂多少過兒纔罷你看我病的這個樣兒還來嘔我呢過來坐下橫竪沒人來偺們一處吃飯是正經說着豐兒等三四個小丫頭子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

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家常、知此，香後更矣，少不分，兩菜已減去實，氏之）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所以必跪也）猶立於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漱口畢吩咐了豐兒些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五回終

那裡都有的宝釵道朱子都有了虛比浮詞了那句句都是有的你纔辦了兩天事就利欲薰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連孔子也都看虛了（是市井小世故上）呢探春笑道你這樣一個通人竟沒看見姬子書當日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竊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寶釵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斷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已罵我自已不成宝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為你是個聰明人這大節目正事竟沒經歷李紈笑道叫人家來了又不說正事你們且對講學問寶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學問

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可以見而下細玄乎）三人取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探春又接說道咱們這個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倍算起來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咱們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踐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裡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幾個本分老成能知園圃的派他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一事兩利）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致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

可借此小補不枉年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聽如此說便點頭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飢饉矣李紈道好主意果然這麼行太太必喜省錢事小園子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雖有此心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裡住着不能多弄些頑意兒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

頭是什麼做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不說你們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說一套話出來你就有一套話回奉總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們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辦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們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想這話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掐一個菓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是不敢講究天天和小姑娘們就吵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們奶奶便不是和偺們好聽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

况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氣了誰知他來了避猫鼠兒是的站了半日怪可憐的接着又說了那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利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々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話不但沒了氣我到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已還鬧得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裡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內說到這裡不免又流下淚來李紈等見他說得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淚來都忙勸他趁今日清淨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情也不枉太太委托一

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說誰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須得回你奶々一声我們這裡搜剔小利已經不當皆因你奶々是個明白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多歪多妬的我也不肯而像抓他的乖一般了豈可不商議了行的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声兒說着去了半日方回來笑道我說是白走一趟這樣好事奶々豈有不依的探春听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參度大概定了幾個人又將他們一齊傳來李紈大概告訴與他們衆人听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片竹子单交給我一

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裡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
钱粮這一箇說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
隹鳥的粮食不必動官中钱粮我还可以交钱粮探春纔
要說話人回大夫來了進園瞧史姑娘去衆婆子只得去
領大夫平兒忙說單你們有一百個也不成個体統难道
没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來回事的那人說有吳
大娘和單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着呢平兒
听說方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宝釵如何宝釵笑答道
幸於始者怠於終善其辞（可作詞）者嗜其利探春听了點頭稱讚
便向册上指出幾個來與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來

他三人說道道一個老頑媽是個妥當的况他老頭了和
他竟子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
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
菜蔬稗稗之類雖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耕也須得
他去再細細按時加些植養豈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
蘅蕪苑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没有出息之物李紈
忙笑道蘅蕪苑裡更利害如今香料舖並大市大廟賣的
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算起來比別的利息
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天二季玫瑰花共下
多少花朵还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宝相金銀花藤花

道幾色的草花乾了賣到茶葉舖藥舖去也值好些錢探春笑道原來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寶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曬乾了編成花籃葫蘆給我頑呢姑娘倒忘了不成寶釵笑道我纔讚你你倒來捉弄我了三人都詫異問道這是爲何寶釵道我是使不得你們這裏多少得用的人一個個閒着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個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來怡紅院有個老葉媽他就是焙茗的娘那是個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兒媽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的不必

偺們說給他就我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竟交與那一個這是他們私情兒有人說閒話也就怨不到偺們身上如此一行你們辦得又至公於事又甚妥李紈平兒都道是極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呢平兒笑道不相干前日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得很呢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共斟酌出幾人來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外边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春與李紈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

們採取了去利錢年終算賬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算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还在他們手心裡又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興出這事來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裡有氣只說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賬他还不捉弄你們等什麽再者這一年間管什麽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每常的舊規人所共知的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們的手每年歸賬竟歸到裡頭來纔好寶釵笑道依我說裡頭也不用歸賬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倒多了事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裡

的人動用我替你們算出來了有限的幾宗事不過是頭油胭脂香紙每一位姑娘幾個丫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笤箒簸箕撢子並大小禽鳥鹿兎吃的粮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賬房去領錢你算算就省不多少來平兒笑道這幾宗雖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得下四百兩銀子寶釵笑道却又來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兩打租的房子也能多買幾間薄沙地也可以添幾畝了雖然还有敷餘但他們既辛辛苦苦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粘補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亦不可太嗇縱再省上二三百銀子失了大体統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

裡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得狠艱嗇了他們裡頭却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營生的媽媽們也寬裕了園子裡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繁盛如此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幾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時那裡不搜尋出幾個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槩入了官中那時裡外怨声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体如今這園裡幾十個老媽媽們若只給了這個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纔說的他們只供給這個幾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這個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吊錢來大家凑齊單散與這些園中的媽媽們他們雖不料理這些那

日夜也自在園中照看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擡轎子撐船拉冰牀一應粗重活計都是他們的差使一年在園裡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發說破了你們只管了自己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裡却都（件件周到寶釵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菓子多掐幾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沒處訴呢他們也沾帶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的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衆婆子聽了這個議論又去了賬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算賬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吊錢來各各歡喜異常都齊声說

原意強如出去被他們揉搓着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管他的、聽了每年終無故得錢也都喜歡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粘補的、我們怎麽好穩吃三注呢、宝釵笑道媽〻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也知道我姨娘親口囑托我三五回說大奶〻如今又不得閑、別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太太又多病、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閑人、便是街坊、隣居也要個帮忙的、何況是姨娘、托我講不起眾人嫌我、倘或我只顧沽名釣譽

的那時酒醉賭輸了生出事來我怎麽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昔的老臉也都丟了、這些姑娘小姐們這麽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照管皆因看得你們是三四代的老媽〻最是循規蹈矩原該大家齊心顧些体統、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娘聽見了、教訓一場猶可倘若被那幾個管家娘子聽見了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一場、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小的教訓、雖是他們是管家、管得着你們、何如自己存些体統、他們如何得來作踐呢、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的進益來也爲的是大家齊心把這園裡週全得謹謹愼愼

慎的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裡豈不敬服也不枉替他們籌畫些進益了你們去細細想想這話（入情物理）衆人都歡喜說姑娘說得很是從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這樣疼顧我們我們再要不體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剛說着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說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說着便將禮單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粧緞蟒緞十二疋上用雜色緞十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宮綢十二疋宮用各色緞紗紬綾二十四疋李紈探春看過說用上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去

回了賈母賈母命人叫李紈探春寶釵等都過來將禮物看了李紈收過一邊吩咐內庫上人說等太太回來看了再收賈母因說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等封兒賞男人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預備下尺頭一語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個女人來請安賈母聽了忙命人帶進來那四個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大差別請安問好畢賈母便命拿了四個腳踏來他四人謝了坐等着寶釵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兒進的京今兒太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所以叫女人們來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

問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就來四人也都笑回道正
是今年是奉旨喚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
說老太太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來就只太
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人家沒有四人道還沒有
呢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家
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來說全虧府上
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
你們二姑娘更好不自尊大所以我們纔走的親密四人
笑道這是老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這哥兒也跟着你
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跟着老太太呢賈母道幾歲了又

問上學不曾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因長得齊整老太太
很疼自幼淘氣異常天天逃學老爺太太也不便十分管（三樣脾氣）
教賈母笑道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你這哥兒叫什麼名
字四人道因老太太當作寶貝一樣他又生得白老太太
便叫作寶玉（又一寶玉）賈母笑向李紈道偏也叫個寶玉李紈等忙
欠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
起了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
也倒是曾有一個的只是這十來年沒進京來都記不真
了賈母笑道那就是我的孫子人來衆媳婦了頭答應了
一聲走近幾步賈母笑道園裡把偺們的寶玉叫了來給

這四個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寶玉如何衆媳婦聽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寶玉進來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唬了我們一跳若是我們不進府來倘若别處遇見還只當我們的寶玉後趕着也進了京呢（六生六对）一面說一面都上來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寶玉也笑問個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得如何李紈等笑道四位媽媽纔一說可知是模樣兒相彷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得姣嫩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醜的大槩看去都是一樣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

們的好些賈母忙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纔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道了若是我們那一個只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畧動一動也不依所使喚的人都（更是同病）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紈姊妹等禁不住都失聲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免強忍奈着不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憑他們有什麼刁鑽古怪的毛病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若他不還正經禮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也因爲他一則生的得人意兒二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更不錯使人見

了可愛可憐背地裡所以總縱得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裡沒外不由大人爭光憑他生得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客規矩禮數比大人還有趣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爲什麼還打他除不知他在家裡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偏會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任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亂花費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還治得過來第一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來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

四人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歇去罷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去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來說了一會子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裡賈母喜得逢人便告訴也有一個寶玉也都一般行景衆人都想着天下的世宦大家同名的這也很多祖母溺愛孫子也是常事不是什麼罕事皆不介意獨寶玉是個迂濶獃公子的心性自爲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至園中去看湘雲病去史湘雲因說他你放心鬧罷先還單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如今有了個對子鬧急了再打狠了你好逃走到南京找那一個去寶玉道那裡的謊話你也信了偏

又有宝玉了湘雲道怎麽列國有個藺相如漢朝又有個司馬相如呢宝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是沒有的事湘雲道怎麽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貨呢宝玉笑道孔子陽貨雖同貌却不同名藺與司馬雖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對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沒也罷與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宝玉（入夢之根）心中便又疑惑起來若說必無也似必有了說必有又並無目睹心中悶悶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盤算不覺昏昏睡去竟到一座花園之內宝玉詫異道除了我們大觀園竟又有這一個園子正疑惑

間忽從那邊來了幾個女孩兒都是丫鬟宝玉又詫異道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二十人只見那些丫鬟笑道宝玉怎麽跑到這裡來宝玉只當是說他忙來陪笑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姐姐們帶我逛逛衆丫鬟都笑道原來不是偺們家的宝玉他生得也還（[illegible]）干淨嘴兒也倒乖覺宝玉聽了忙道姐姐們這裡也竟還有個寶玉丫鬟們忙道宝玉二字我們家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爲保佑他延年消災我們叫他他聽見喜歡你是那裡遠方來的小厮也乱叫起來仔細你的臭肉不打爛了你的又一個丫環笑道偺們快走罷別叫宝

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子說了話把偺們薰臭了說着一逕去了宝玉納悶道從來沒有人如此塗毒我他們如何竟這樣的莫不真也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內宝玉詫異道除了怡紅院也竟還有這麼一個院落忽上了台階進入屋內只見榻上有一個人臥着那邊有幾個女兒做針線或有嬉笑頑耍的只見榻上那個少年嘆了一声一個丫鬟笑問道宝玉你不睡又嘆什麼想必為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乱恨呢（嘆并又為林妹妹）宝玉聽說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宝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纔做了一個夢見竟夢中（夢中又作夢）到了都中一個花園子裡頭遇見幾個姐姐都叫我臭小厮不理我好容易我到他房裡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往那裡去了（特筆提醒）宝玉聽說忙說道我因找宝玉來到這裡原來你就是宝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笑道原來你就是宝玉（本處幻筆奇）這可不是夢裡了宝玉道這如何是夢真而又真的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爺叫宝玉唬得二人皆慌了一個宝玉就走一個宝玉便忙叫宝玉快回來宝玉快回來襲人在傍聽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宝玉在那裡此時宝玉雖醒神意尚恍惚因向門外指說纔去了不遠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

細瞧是鏡子裡照的你的影兒寶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自己也笑了（莊子之文）早有了環捧過漱盂茶滷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說小人兒屋裡不可多有鏡子人小魂不全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做胡夢如今倒在大鏡子那裡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那裡想得到放他比如方纔就忘了自然先躺下照著影兒頑來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的不然如何叫起自己的名字來呢不如明日挪進床來是正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寶玉不知有何話說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痴顰

話說宝玉聽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宝玉自是欢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裡、見其家形景自與榮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宝玉、甄夫人留席竟一日、方回、宝玉不信、因晚間回家來、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席面、定名班大戲、請过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宝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纔歇午覺、宝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迴廊上手裡做

針線、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裡咳嗽的可好了、紫鵑道、好些了、宝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宝○哥○好○上品○足○字○下○得○好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宝玉笑道、所謂病急乱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彈墨綾薄綿襖、外面只穿着青緞夾背心、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道、穿這樣单薄、还在風口裡坐着、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难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咱們只可說話、别動手動腳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賬行子們背地裡說你、你總不留心、还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还恐遠不

及呢說着便起身攜了針線進別的房裡去了寶玉見了他這般景况心中像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發了一回獃因祝媽正在那裡刨土種竹掃竹葉子頓覺一時魂魄失守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獃了一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可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頭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正出神呢不是別人却是寶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人在這裡做什麼春天凡有殘疾的人肯犯病敢是他也犯了獃病了一邊想一邊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裡做什麼呢寶玉忽見了

雪鴈便說道你又做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雁聽了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鵑紫鵑因問他太太做什麼呢雪雁道也歇中覺呢所以等了這半日姐姐你聽笑話兒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釧兒姐姐坐在下房裡說話兒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作伴坐夜明日送殯去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綾子襖兒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往

這會方去愛惜弄壞了自巳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
借我的弄壞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麽好處
到偺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
鵑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費多少
事別悞了你老人家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鵑笑道你這
個小東西兒倒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
叫人怨不着你他這會子就去呀還是等明日一早纔去
呢雪雁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鵑點頭雪
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裡哭呢
紫鵑聽了忙問在那裡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

呢紫鵑聽說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雁好生聽叫若問我
答應我就來說着便出了瀟湘館一竟來尋寶玉走至寶
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
你就一氣跑了這風地裡來哭弄出病來還了得寶玉忙
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為聽你說得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
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來理我了我所
以想到這裡自巳傷起心來了（所慮者多）紫鵑也便挨他坐着寶玉
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
着紫鵑道你都忘了幾日前你們姊妹兩個正說話趙姨
娘一頭走了進來我纔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

是前日你和他總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着問你寶玉道也沒什麼要緊不過我想着寶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行寔雖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畧露了個風声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我告訴他的竟沒告訴完如今我聽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鵑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麽忽然想起來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鵑道在這裡吃慣了明年家去那裡有這閒錢吃這個寶玉聽

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家去紫鵑道妹妹回蘇州去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母無人照看纔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你扯謊紫鵑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個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幾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香人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與親戚奚落耻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裡總不送去林家亦必

有人來接的前日夜裡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他也將你送他的打點在那裡呢寶玉聽了便如頭項上响了一個焦雷一般紫鵑看他怎麼回答等了半天見他只不作声纔要再問只見晴雯找來說老太太叫你呢誰知在這裡紫鵑笑道他這裡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罷說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獃獃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了只說時氣所感熱身被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

直的起來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着倒了茶來他便吃茶衆人見了這樣一時忙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便差人去請李嬷嬷來一時李嬷嬷來了看了半日問他幾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脉上摸了摸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兩下掐得指那如許來深竟也不覺疼李嬷嬷只說了一声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便摟頭放声大哭起來急得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李嬷嬷搥床倒枕說這

李嬷慌張之狀如画

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襲人因他年老多知

所以請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爲寔也哭起來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這般襲人聽了便忙到瀟湘館來見紫鵑正伏侍黛玉吃藥也顧不得什麼便走上來問紫鵑道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話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着了忙因問怎麼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鵑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那個獃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媽媽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多心症，知此鵑來怕人）連媽媽都說不中用了那裡放声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黛玉听此

言李媽媽乃久經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声將所服之藥一口嘔出抖腸搜肺炙胃扇脾的啞声（一寸情種子）大嗽了几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來紫鵑忙上來搥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鵑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指責語）紫鵑哭道我並沒說什麼不過是說了几句頑話他就認眞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眞黛玉道你說了什麼話（自是知己）趁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醒過來了紫鵑听說忙下床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裡了賈母一見了紫鵑便眼内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

什麼紫鵑忙道並沒敢說什麼不過說几句頑話誰知寶玉見了紫鵑方噯呀了一聲哭出來了衆人一見都放下心來賈母便拉住紫鵑只當他得罪了寶玉所以拉紫鵑命他陪罪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鵑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帶了去（要緊是此句病根）衆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鵑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鵑道你這孩子素日是個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有個獃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麼薛姨媽勸道寶玉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得這麼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

子熱刺刺的說一個去別說他是個實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爲他們想着叫他們來瞧瞧寶玉聽了一個林字便滿床鬧起來說（寫一痴人如畫）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沒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說來可笑。然笑後又從中至情流出）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一面吩咐衆人以後別叫林之孝家

的進園來你們也别說林字孩子們你們聽了我這一句話罷衆人忙答應又不敢笑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槅子上陳設的一雙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裡呢賈母忙命拿下人襲人忙拿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去寶玉便掖在被中笑道這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鵑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入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胗了一回那紫鵑少不得低了頭王太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

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别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是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若耽悞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躬身陪笑說不敢不敢他原聽了說另具上等謝禮命寶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

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與衆人反到笑了、一時庚方煎藥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鵑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鵑守着他另將琥珀去侍黛玉、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消息這晚問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去了、一夜還遣人來問信幾次、李奶媽帶宋媽等幾個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鵑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便是說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鵑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

王大醫藥漸次好了、起來寶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鵑回去倒故意作出佯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着實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鵑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獃子、聽了風就（注○後來和尚）是雨往後怎麼好、暫且按下、且說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天過來瞧着、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與他瞧、引得寶玉自已伏枕而笑、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聽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爲什麼唬我、紫鵑道不過是哄你頑的、你就認真寶玉道、你說得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呢紫鵑笑

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實沒了人口、纔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來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鵑笑道果真的不依、只怕是口裡的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裡還有誰了、寶玉聽了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笑道年裡我就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了琴姑娘呢、不然那麼疼他、寶玉笑道人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了、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勞什子、你都沒勸過嗎、我病的剛剛的這幾日纔好了、你又來漚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再化成一股煙、一陣大風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說一面又滾下淚來、紫鵑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釋道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裡着急、故來試你、寶玉聽了更又咤異問道你又着什麼急、紫鵑笑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裡卻愁他倘

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裡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長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說出這謊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寶玉笑道原來是你愁這個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告訴你一句打趸兒的話活着偺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偺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紫鵑聽了心下暗暗籌畫忽有人回環爺蘭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難為他們我纔睡了不必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鵑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夜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鵑聽說方打

疊鋪蓋粧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兩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傍邊睡着好照明日出門帶着也輕巧（是亦忘悲情語）紫鵑聽說只得與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衆人自回瀟湘館（昭滑又應々）來林黛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幾場今見紫鵑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夜間人靜後紫鵑已寬衣卧下之時悄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倒寔聽見偺們去就那樣起來黛玉不答紫鵑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裡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

(小兒頭春心動也)
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啐道你這幾天還不乏趣這會子不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鵑笑道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幾年了無父母無兄弟(妙任自言自語以動小他也)誰是知冷知熱的人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躭悞了時光還不得趁心如意呢(慮得周到甚知自老太太在時亦不能出此言來)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日朝東明日朝西娶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夜也就丟在脖子後頭了甚至於怜新棄舊反自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些若姑娘這樣的人有老太太

一日還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憑人去欺負罷了(南不依是知有人主子丫頭說太道理)所以說拿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黛玉聽了便說道這丫頭今日可瘋了怎麼去了幾日忽然變了一個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鵑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裡留神並沒叫你去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虧又有什麼好處(亦復可憐)說着竟自已睡了黛玉聽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哭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次日勉強盥漱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咐

了許多話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黛玉亦早備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戲請賈母與王夫人等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曾去得至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纔完結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個釵荊裙布的女兒便欲說與薛蟠爲妻因薛蟠素昔行止浮奢又恐遭塌了人家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兒笑道姑媽素知我們太太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慢謀因賈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說道姨媽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啓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啓齒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婆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了邢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又作保山將計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來此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笑

道我最愛管閒事今日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㧾拾了十萬銀子來只怕不稀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作媒還得一位主親纔好賈母笑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個說着便命人去叫過尤氏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我們家裡規矩你是盡知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禮爭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料理不可太嗇也不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性情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自囑咐只

得應了惟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爲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個大姑子一個小姑子又何妨況且都是女孩兒正好親近些呢邢夫人方罷邢薛岫烟二人前次途中曾有一面之（我亦說先加意）遇大約二人心中皆如意只是邢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姊妹共處閒談又兼湘雲是個愛取笑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雖是女兒還不是那種佯羞詐鬼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那日見他起想他家業貧寒二則別人的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

獨他的父母偏是酒糟透了的人，于女兒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愛，且岫烟為人雅重，迎春是個老實人，連他自已尚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與人張口，寶釵倒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與邢夫人知道，也恐怕是多心閒話之故，如今却是衆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門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有時仍與寶釵閒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寶釵因來瞧黛玉，恰值岫烟也來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笑問道，天還冷的很，你怎麽到全換了夾的了，岫烟見問，低頭不答，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鳳丫頭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岫烟道，他倒想着不錯日子給的，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道，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什麽，橫竪有二姐姐的東西，能着些搭着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是個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麽，他那些媽媽丫頭，那一個是省事的，那一個是嘴裡不尖的，我雖在那屋裡，却不敢很使喚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倒得拿些錢出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纔好，因此一月

二兩銀子還不彀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日我悄悄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寶釵聽了愁嘆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纔進來若是在這裡琴兒過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這裡就完了如今不完了他妹妹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倒是一件難事再遲兩年我又怕你熬出病來等我和媽媽再商議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璧玉珮問道這是誰給你的岫烟道這是三姐姐給的寶釵點頭道他見人人皆有獨你一個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一個這是他聰明細緻之處岫烟又問姐姐此時那裡去寶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子

叫了頭送來我那裡悄悄的取出來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閃着還了得（寶釵可謂善于体貼入情）但不知當在那裡了岫烟道叫做什麼恒舒是鼓樓西大街的寶釵笑道這鬧在一家去了夥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到了岫烟聽說便知是他家的本錢也不答紅了臉一笑二人走開寶釵就往瀟湘館來恰正值他母親也來瞧黛玉正說閒話呢寶釵笑道媽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幾日忙總沒來瞧瞧寶玉和他所以今日瞧他兩人都也好了黛玉忙讓寶釵坐了因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今若姨媽和大舅母說起怎麼

又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兒家那裡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裡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腳絆住憑你兩家那怕隔着海呢若有姻緣的終久有機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處以爲是定了的親事（暗隱寶玉寶釵黛玉）若是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婚姻緣分作一轉）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寶釵道惟有媽媽說動話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在母親懷裡笑說咱們走罷黛玉就笑道你瞧這麼大了離了姨媽他就是

個最老到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嬌兒薛姨媽將手摩弄着寶釵向黛玉歎道你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經事就有話和他商量沒有了事幸虧他開我的心我見了他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聽說流淚歎道他偏在這裡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形容我寶釵笑道媽媽你瞧他輕狂樣兒倒說我撒嬌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個親人又摩挲黛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姐你傷心你知我心裡更疼你呢你姐姐雖沒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哥這就比你強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說心裡很疼你只

是外頭不好帶出來的你這裡人多嘴雜說好話的人少說反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靠爲人做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太太疼你我們也伏上水去了黛玉笑道姨媽既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便是假意疼我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寶釵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麼認不得寶釵笑道我且問你我哥哥還沒定親事爲什麼反將邢妹妹先說與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說與兄弟了寶釵笑道不是這樣我哥哥已經相準了只等來家就放定也不必提出人來我說你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說着便

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黛玉聽了便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摟着他笑道你別信你姐姐的話他是和你頑呢寶釵笑道眞個媽媽明日和老太太求了轉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黛玉便攏上來要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又向寶釵道連邢姑娘我還怕你哥哥遭塌了他所以給你兄弟別說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日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門子好親事前日我說定了邢姑娘老太太還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倒被他說了我們一個

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倒也有些意思我想寶玉孽障有了人家我雖無人可給難道一句話也不說我想你寶兄弟老太太那樣疼他他又生得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太斷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

果由見老嫗所言此是情不自有情的偏成了合情婦此日所以

薛姨媽先還怔怔的聽後來見說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寶釵笑道我只打你為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寶釵笑道這可奇了媽媽說你為什麼打我紫鵑忙跑來笑道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為什麼不和太太說去薛姨媽笑道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着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婿子去了紫鵑也紅了臉

紫鵑心事是不道一時一刻我而今是不可能離開

笑道姨太太真個倚老賣老的說着便轉身去了黛玉先罵又與你這蹄子什麼相干後來見了這樣也笑道阿彌陀佛該該該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婆子丫鬟都笑起來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裡拿着一張當票口內笑道這是什麼賬篇子黛玉瞧了不認得地下婆子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好東西這個乖不是白教的寶釵忙一把接了看時正是岫烟說的當票子忙摺了起來薛姨媽忙說那必是那個媽媽的當票子失落了回來急得他們找那裡得的湘雲道什麼是當票子眾人都笑道真真是個獃子連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道怨不

得他真真是侯門千金而且又小那裡知道這個那裡去
有這個便是家下人有這個他如何得見別笑他是獃子
若給你們家的姑娘看了也都成了獃子衆婆子笑道林
姑娘方纔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就如宝玉倒是外頭常
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講明湘
雲黛玉二人所了方笑道這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當
鋪也有這個不成衆人笑道這又獃了天下老鴰一般黑
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裡拾的湘雲方欲說時
宝釵忙說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是那年勾了賬的香
菱拿着哄他們頑的薛姨媽所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

一時人來回那府裡之奶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語呎薛姨
媽起身去了這裡屋內無人時宝釵方問湘雲何處拾的
湘雲笑道我見你的丫頭篆兒悄悄的遞與鶯兒
鶯兒便隨手夾在書裡只當我沒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
我偷着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裡所以拿來大家
認認黛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
你宝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個便將方纔之事都告訴了
他二人黛玉便說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也要感嘆起
來了史湘雲所了便動了氣說等我問着二姐姐去我罵
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出

去寶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個男人出去打一個抱不平兒你又充什麼荆軻聶政真真好笑湘雲道既不叫問他去明日也可把他接到咱們院裡一處住去（湘雲可人）豈不是好寶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聽說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詳且听下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痴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題、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賈母婆媳祖孫等俱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巳後方回在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孝慈縣、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

是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無主、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件、因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鬟、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嬸母雖去、然有日亦來住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性也最憐愛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黛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戴不盡、巳後使亦如寶釵之稱呼、連寶釵前

亦且以姐姐呼之宝琴前直以妹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的丫環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卯亦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他一人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甚操勞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踩踏下處的也都各各忙亂因此兩處下人無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與權暫執事者竊弄（主人不在家中恰有此等情弊）

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並幾個管家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幾個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概蠲免遣發尤我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着使喚只合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因無能賣了做這事粧醜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裡都

是有這例的咱們如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
幾個老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
留下使喚大了配了我們家裡小廝們了尤氏道如今我
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他父
母來親自領回去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方妥倘若不叫
上他的親人來只怕有混賬人冒名領出去又轉賣了豈
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
道這話妥當尤氏等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總理
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
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來當面細問

倒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也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
們姊妹為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
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
所願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可去者四五
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願去
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
指與寶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黛
玉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荳官送了寶琴將
老外艾官送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
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們不能

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去開便學些針黹紡績女工（可謂有志）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歇息用過早飯客歇片刻復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乃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王妃每日晏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

各丫嬛婆子皆有閑空多在園內遊玩更又將梨香院內伏侍的衆婆子一槩撤回併散在園內聽使更覺園內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大槪不安分守已者多因此衆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爭如今散了學大家趂了願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厮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柩燒紙寧府賈蓉也同族中人各處祭祀前往因寶玉病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

金丹丁進便有交代

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逛逛肯得去下粥碗就睡、存在心裡、寳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支杖、靸着鞋、走出院來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剝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的池中間又有駕娘們行着船夾泥的種藕的、湘雲香菱寳琴與些丫嬛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寳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衆人都笑起來寳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兒湘雲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笑兒、反說起人來、說着寳玉便也坐下、看着衆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這裡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坐去罷寳玉也正要去瞧黛玉、起身拄拐辭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綫、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寳玉因想道纔病了幾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邢岫烟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過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幾年、岫烟也不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嘆息正想嘆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

（打了佳人有声矣）

落於枝上亂啼、宝玉又發了獃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了葉、故也亂啼、這声韻必是啼哭之声、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也、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記得飛到這裡來與杏花一會不能、正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宝玉吃了一驚、又聽外邊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麼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奶奶們去、仔細你的肉、宝玉聽了、亦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裡、手內還拿着火、守着些紙錢灰作悲宝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裡燒、你或是為

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宝玉、只不做一声、宝玉數問不答、忽見一個婆子惡狠狠的走來拉藕官、口內說道、我已經回了奶奶們、奶奶們氣得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氣、怕辱沒了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則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得你們在外頭亂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着宝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呢、你是什麼個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宝玉忙道、他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妹叫他燒那爛字紙的、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宝玉、也正添了畏懼、忽聽他反

替遮掩，心內轉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你看真是紙錢子麼？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的字紙。那婆子便灣腰向紙灰中揀出不曾化盡的遺紙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證又有憑，只和你廳上講去。說着，拉了袖子，拽着要走。寶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做了一夢，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另叫生人替燒，我的病就好得快。所以我請了白錢，巴巴的煩他來替我燒了。我今日纔能起來，偏你又看見了。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沖了。你還要告他去？藕官，你只管見他們去，就依着這話說。藕官

聽了，越得主意，反拉着要走。那婆子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寶玉說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我這人豈不完了？寶玉道：你也不許再回，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原叫我帶他，只好說他被林姑娘叫去了。寶玉點頭應允，婆子自去。這裡寶玉細問藕官為誰燒紙，必非父母兄弟，定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心中感激，知他是自已一流人物，況再難隱瞞，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裡的芳官合寶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瞧見，這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一人言講。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

問芳官就知道了說罷快快而去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黛玉越發瘦得可憐問起來比往日大好了些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瘦得可憐下忽接大瘦了三字其病可想）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一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寶玉只得回來因記掛着要問芳官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一處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奈着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插叙又起波瀾）他乾娘偏又先叫他親女兒洗過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洗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拿着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給我剩東剩西的他乾娘羞愧變成惱便罵

他不識擡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一個好纏的憑你什麼好的人了這一行（寶玉所不願聞）都學壞了這一點子小崽子也挑幺挑六鹹嘴淡舌咬羣的騾子似的娘見兩個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瞅着老太太不在家一個個連句安靜話也都不說了晴雯因說這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也不過是會兩齣戲倒像殺了賊王擒過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個巴掌拍不響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長者之言○）寶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失親少眷的在這裡沒人照看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何怪得又向襲人說他到底一月多少錢已後不如

你收了過來照管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裡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幾個錢纔照看他沒的討人駡去了說着便起身至那屋裡取了一瓶花露油雞蛋香皂頭繩之類叫了一個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鬧了他乾娘越發羞愧便說芳官沒良心只說我剋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幾下芳官便哭起來寶玉便走出來襲人忙勸做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乾娘說道你這麼大年紀太不懂事你不給他好好的洗我們纔給他東西你自己不臊還有臉打他他要是還在學裡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

是母他排揎我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聽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嚷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裡誰在主子屋裡教道過女兒的就是你的親女兒既經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罵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們也可以打得罵得誰許你老子娘又半中間管起閑事來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着我們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日墜兒的媽來吵你如今也來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再老太太又不得閑所以我也沒有去回等兩日偺們去痛回一回大家似這威風

煞一煞兒纔好呢况且宝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也不敢說話你反打得人狼號鬼哭的上頭出了幾日門你們就無法無天的眼珠子裡就沒了人了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也不要你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宝玉恨得拿拄杖打着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鐵心石腸是（入字）的眞是大奇事不能照看反倒折挫他們地久天長如何（[illegible]）是好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紅的小綿襖底下綠紬灑花夾褲敞着褲腿一頭烏油（知其服色裝束何忍言去乎如此）似的頭髮披在腦後哭得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個鶯鶯

小姐反弄成纔拷打完的紅娘了這會子又不粧扮了還是這麼着晴雯因走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擰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粧髻命他穿了衣服過這邊來接着司內厨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沒留心聽得幾下鐘了晴雯道這勞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麝月帶笑說者誰不惜芳官而深知宝玉之憐惜芳官也）拾說着拿過表來瞧了一瞧說道再略等半鍾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來芳官也該打兩下兒昨日是他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點現成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來站住

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這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這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鮮筍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說道好燙衆人都笑道菩薩能幾日沒見葷腥兒饞得這樣起來一面說一面端起來輕輕用口吹着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官說道你也學些服侍別一味傻頑傻睡口兒輕着些別吹上唾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幾口甚妥他乾娘也端飯在門外伺候向裡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面（有砸了碗而亦可吹之者有不砸了碗而必不可吹者人生自知句句皆耳）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讓他砸

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麽空兒跑到裡槅兒來了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們也該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不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兒那一半兒你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堦下幾箇等空盒傢伙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嫂子也沒有用鏡子照一照（用鏡子照便知向背矣）就進去了羞得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幾口寶玉笑道你嘗嘗好了沒有芳官當是頑話只是笑着看襲人等襲人道（如

○已○便你就嚐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嚐說着便喝一口芳官見如此他便嚐了一口說好了遞與宝玉喝了半碗吃了幾片笋又吃了半碗粥就罷了衆人便收出去小丫頭捧沐盆漱盥畢襲人等去吃飯宝玉使個眼色與芳官芳官本來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粧肚子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在屋裡做伴兒把粥留下你餓了再吃說着去了宝玉將方纔見藕官如何謊言護庇如何藕官叫我問你細細的告訴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聽了眼圈兒一紅又嘆一口氣道這事說來藕官兒也是胡鬧宝玉忙問何如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藥官

兒宝玉道他們兩個此等朋友也是應當的芳官道那裡（更有親熱朋友在也）又是什麼朋友那都是傻想頭他是小生藥官是小旦往常時他們扮作兩口兒每日唱戲的時侯都粧着那麼親熱一來二去兩個人就粧糊塗了倒像真的一樣兒後來兩個竟是你疼我我愛你藥官兒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來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也是那樣就問他爲什麼得了新的就把舊的忘了他說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呆子情傻方見呆爲呆句○）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你說他是傻不是呢宝玉聽了這獃話獨合了他的獃性不覺又喜又悲又

稱奇道絕拉着芳官囑咐道既如此說我有一句話囑咐你須得你告訴他已後斷不可燒紙逢時按節只備一爐香一心虔誠就能感應了我那家上也只設着一個爐我有心事不論日期時常焚香隨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盞或有鮮花鮮菓甚至葷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虛名已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芳官聽了便答應着一時吃過粥便有人回老太太回來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叱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寶玉聞得賈母等回來隨多添了一件衣服拄了杖前邊來都見過了賈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皷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鬟十個老婆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與玉釧皃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補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

子領了出來坐了幾輛車遶道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着賈蓉媳婦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圍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丫鬟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他父母起身赶上了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已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命關了儀門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

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裡院不必關鎖裡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將上房關了自領了丫鬟婆子下房去歇每日林之孝家的帶領十來個老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厮打更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寳釵春困已醒搴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啟戶視之見苑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于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問寳釵要些薔薇硝擦寳釵道前日剩的都給了妹子了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要他些來因今年竟沒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纔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

瞧藕官說着一逕同鶯兒出了蘅蕪院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柳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柳葉纔點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小波瀾）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着這葉子編一個花籃採了各色花兒放在裡頭纔是好頑呢說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採了許多嫩條命蕊官拿着他卻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卻也別致有趣喜得蕊官笑說好姐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咱們送林姑娘回

來咱們再多採些編幾個大家頑說着來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粧見了這籃子便笑說道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說我編了送與姑娘頑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兒却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叫紫鵑掛在那裡鶯兒又問候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硝黛玉忙命紫鵑去包了一包遞與鶯兒黛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與姐姐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勞他過來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裡去吃飯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鵑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知與藕官二人正說得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說姑

娘也去呢藕官先同去等着豈不是好紫鵑聽見如此說便也說道這話倒是他這裡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筯用了一塊洋巾包了交與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算一輪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一徑順着柳堤走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着他編那裡捨得去鶯兒只管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人方去了這裡鶯兒正編只見何媽的女兒春燕走來笑問姐姐編什麼呢正說着蕊官藕官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月你到底

燒了什麽紙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好些不是氣得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二三年了積了些什麽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麽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不知賺了我們多少東西你說說可有的沒的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珠（絕論尚評）出了嫁不知怎麽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麽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賬話想起來真不錯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姐兒兩

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得真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個差使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裡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算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彀後來老姐兒兩個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幾年着實寬綽了如今挪進來也算撂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好笑不好笑接着我媽和芳官又吵了一場又要給寶玉吹湯討個沒趣兒幸虧園裡的人多沒人記得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我們一家子叫人家看看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過了來弄這個這一帶

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着他一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巳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着我們來照看生怕有人遭塌我又怕悞了我的差使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謹愼愼一根草也不許人亂動你還掐這些好花兒又折他的嫩樹枝子他們即刻就來你仔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折掐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裡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算單算花草頑意兒誰管什麼每日誰就把各房裡姑娘丫頭帶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麼再和你要究竟總沒要過一次我今便掐

些（亦是指現之讓）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言未了他姑媽果然拄了拐杖走來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採了許多鮮花心裡便不受用看着鶯兒編弄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着你就貪着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作隱身草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人家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兒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煩我給他編我攆他他不去（是非只因多開口）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他老人家就認眞的那婆子本是愚頑之輩兼之年邁昏眊惟利是命一概情面

不覺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便倚老賣老
拿起柱杖向春燕身上擊了幾下罵道小蹄子我說着你
你還和我強嘴兒呢你媽恨得牙癢癢要撕你的肉吃呢
你還和我梆子是的打得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鶯兒姐
姐頑話你就認眞打我我媽為什麼恨我又沒燒糊了洗
臉水有什麼不是鶯兒本是頑話忽見婆子認眞動了氣
忙上前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這不是臊
我了嗎那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爲姑娘這
裡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鶯兒聽這般蠢話便賭氣紅了
臉撒了手冷笑道你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

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說着便坐下仍編柳籃子偏
又春燕的娘出來找他喊道你不來舀水在那裡做什麼
這婆子便接聲兒道你來瞧瞧你女孩兒連我也不服了
在這裡排揎我呢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奶又怎麼
了我們丫頭眼裡沒娘罷了連姑媽也沒了不成鶯兒見
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娘那裡容人說話便將石
上的花柳與他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孩兒這麼大孩子頑
的他領着人遭塌我我怎麼說人他娘也正爲芳官之氣
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來打了個耳刮子罵
道小娼婦你能上了幾年臺盤你也跟着那起輕薄浪小

婦學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我管不得你是我自己
生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
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裡伺候又跑出來浪
漢了一面又抓起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這叫做
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麼鶯兒忙道那是我們編的你
別指桑罵槐的那婆子深妒襲人晴雯一干人早知道凡
房中大些的了嬛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凡見了這一
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于衆復又
看見藕官了又是他姐姐的寃家四處湊成一股怨氣那
春燕啼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為何哭怕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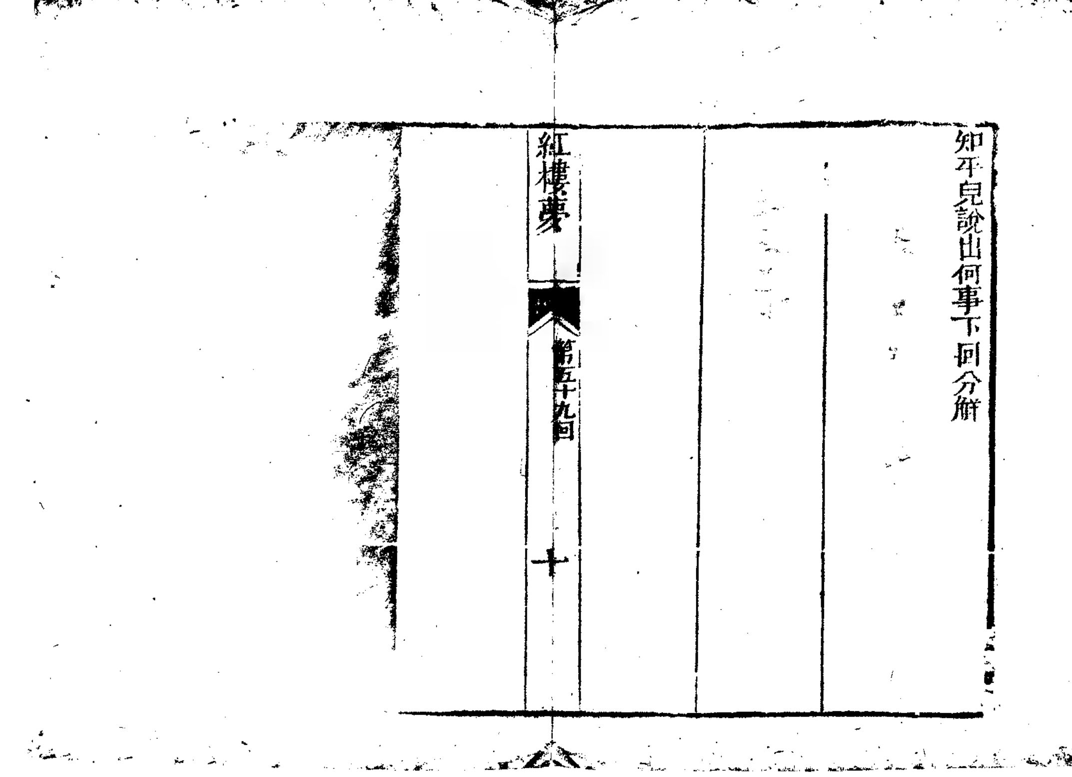
又說出來又要受晴雯等的氣不免赶着來喊道你回來
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裡肯回來急得他娘跑了去要拉
他春燕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跑他娘只顧赶他不防脚
下被青苔滑倒引得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賭氣將
花柳皆擲於河中自回房去這裡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
佛又罵促狹小蹄子遭塌了花兒雷也是要劈的自己且
掐花與各房送去却說春燕一把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
人往黛玉處問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
我媽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
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這是賣弄你女孩兒多還是認

負不知王法這婆子來了幾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兒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們閒事都是你們縱的還管什麽說看便又赶着打襲人氣得轉身進來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得如此喊閙便說姐姐別管看他怎樣一面使眼色與春燕春燕便會意直奔了宝玉去衆人都笑說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今兒都閙出來了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煞一煞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出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宝玉身邊去又見宝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別怕有我呢春燕一行哭一行將方纔鶯兒等事都說出來宝玉越發急

起來道你只在這裡閙也罷了怎麽連親戚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道怨不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着他們的事我們雖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着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規矩了便回頭命小丫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叫來平兒不得閑就把林大娘叫了來那小丫頭子應了便走衆媳婦上來笑說姑娘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來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建那個姑娘來也要評個理沒有見個了（不知事人口角如使）娘管女孩兒大家管着娘的衆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二奶奶屋裡頭的平兒姑娘他有情說你兩句他一

翻腸娘子你吃不了兜着走說着只見那個小丫頭回來說平姑娘正有事呢問我做什麽我告訴了他他說既這樣且攆他出去告訴林大娘在角門打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聽見如此說了嚇得涕淚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來了况且我是寡婦家没有壞心一心在裡頭伏侍姑娘們我這一去不知苦到什麽地步襲人見他如此說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在這裡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話又亂打人那裡弄你這個不曉事的人來天天鬭口齒也叫人笑話講庅道理他呢打發他去了正經那裡那麽大工夫和他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衆人道我雖錯了

姑娘們吩咐了以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一面又央告春燕原是爲打你起的饒没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好孩子你好歹替我求求寳玉見如此可憐便命留下不許再鬧再鬧一定打了攆出去那婆子一一謝過下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將就的就省些事罷但只聽見各屋大小人等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裡反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麽事這三四月的工天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比這裡的還大可氣可笑不



知平兒說出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乱、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等過幾日告訴你、如今没頭緒呢、且也不得閒兒、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鬟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裡、奶奶等你、你怎麽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來了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餑餑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這裡宝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媽去到宝姑娘房裡、給鶯兒句好話兒听、也不可自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宝玉又隔

窻說道不可當着宝姑娘說、你細反叫鶯兒受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边走着、一面說閒話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劝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没趣來纔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來支問着我了、春燕笑道、媽你若好生安分守己、在這屋裡長久了、自有許多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宝玉常說這屋裡的人、無論家裡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听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謊做什麽、婆子听了、便念佛不絕、當下來至

蘅蕪苑中正值宝玉釵黛薛姨媽等吃飯鶯兒自去泡茶春燕便和他媽一逕到鶯兒前陪笑說方纔言語冒撞姑娘莫嗔莫怪特來陪罪鶯兒也笑了讓他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赶出叫媽媽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遞了一個紙包兒與他們說是薔薇（回的又是一篇波瀾）硝帶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氣了還怕那裡沒這個給他巴巴兒的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萬帶回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纔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人家不用去他

娘听了自此百依百隨的不敢掘强（本人、父、母、自、便）了春燕進來宝玉知道回復了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略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與芳官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的說與他蕊官之事並與了他硝宝玉並無與琮环可談之語因笑問芳官手裡是什麽芳官便忙遞與宝玉瞧又說是擦春癬的薔薇硝宝玉笑道难爲他想得到賈环听了便伸着頭瞧了一瞧（又來多事）又聞得一股清香便湾腰向靴桶内掏出一張紙來托着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宝玉只得要給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給別人連忙攔住（溺愛、生出是非）笑說道别動這個我另拿些來宝玉會意忙笑道且包了

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
的啟奩看時盒內已空心中疑惑早上還剩了些如何就
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着問這
個不過是這屋裡人一時短了你不管拿些什麼給
他們那裡看得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咱們好吃飯芳官
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來賈環見了就伸
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只得向炕上
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
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粧病逃學如今得了硝興匕
頭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閑談賈環笑嘻匕向

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
癬比外頭買的銀硝強你看看是這個不是彩雲打開一
看嗤的一笑說道你是和誰要來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
說了一遍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兒呢這不是
硝這是茉莉粉賈環看了一看果見比先的帶些紅色聞
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是好的硝粉一樣留着擦罷橫豎
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便說有好的
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麼怨他們耍你依我拿了去照臉
摔給他去趁着這會子撞屍的撞屍去了挺床的挺床吵
一出子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仇莫不是兩個月之後

還我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你不成就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
是哥哥不敢沖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裏的猫兒狗兒也不
敢去問問賈環聽了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是何苦來
不管怎樣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也別管（滿肚怨氣）橫豎與你無
干趁着抓住了理罵那些浪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
賈環道呸你這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丫頭的
氣平白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
你倒會扭頭暴筋瞪着眼蹾摔娘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
耍弄倒就罷了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裏人怕你呢你沒有
什麼本事我也替你恨賈環聽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

去只摔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不敢去支使了我去鬧
他們倘或往那裏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的遭遭調
唆（有其母必有其子）我去鬧出事來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這會子
又調唆我和毛丫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
服你一句話戳了他娘的肺便喊道我腸子裏爬出來的
我再怕了這屋裏越發有得活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包
子便飛也似的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不住只得躲入別
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
一頭火頂頭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瞧見趙姨娘
氣得眼紅面青的走來因問姨奶奶那裏去趙姨娘說着

手道你瞧瞧這屋裏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的分量放小菜兒了若是别一個我還不惱若叫這些小娼婦捉弄了還成了什麽了夏婆子聽了正中已懷忙問因什麽事趙姨娘遂將以粉作硝輕侮貴環之事說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纔知道這算什麽事連昨日這個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寶玉還攔在頭裡人家還沒拿進個什麽兒來就說使不得不乾不淨的東西忌諱這燒紙倒不忌諱你想一想這屋裡除了太太誰還大似你你自已掌不起但凡掌的起來誰還（夏婆挑唆）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趁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

經貨就得罪他們也有限的快把這兩件事抓着理扎個筏子我帮着你作証見你老人家把威風也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别的就是奶奶姑娘們也不好爲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人家的不是趙姨娘聽了這話越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我不知道你細細的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鬧起來還有我們帮着你呢趙姨娘聽了越發得了意仗着胆子便一逕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寶玉往黛玉那裡去了芳官正與襲人等吃飯見趙姨娘來了忙都起身讓坐問姨奶奶有什麽事這等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着芳官臉上摔來手

指着芳官罵道小娼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裏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裏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裏有你小看他的芳官那裏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硝我纔把這個給他的若說沒了又恐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粉頭麵頭的姨奶奶犯不着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這是何苦來呢襲人忙拉

他說休胡說趙姨娘氣的發怔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襲人等忙上來拉勸說姨奶奶不要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兩下打那裏肯依便打滾撒潑的哭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着我麼你照照你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我也不用活着了撞在他懷內叫他打眾人一面勸一面拉晴雯悄拉襲人說不要管他們讓他們鬧去看怎麼開交如今亂為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娘來的一干人聽見如此心中各各稱願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稱願當下藕官

蕊官等正在一處頑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官兩個聽見此信忙找着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負咱們也沒趣兒須得大家破着大鬧一塲方爭的過氣來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荳官先就照着趙姨娘撞了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跤那三個也便走上來放声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得襲人拉起這个又跑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說這樣沒道理還了得了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乱罵（息不中用）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

荳官前後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四個就罷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得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着平兒與衆媳婦走將來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來趙姨娘氣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喝住他四人探春便嘆氣說道這是什麼大事姨娘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丫頭們說不知在那裡原來在這裡生氣呢姨娘快同我來尤氏李紈都笑說請姨娘到廳上來咱們商量趙姨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來口內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

頭意兒喜歡呢和他說々笑々不喜歡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猫兒狗兒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時也只該叫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体統你瞧周姨娘怎麽沒人欺他々也不尋人去我劝姨娘且回房去煞々性兒別听那說瞎話的混賬人挑唆惹人笑話自已獃白給人家做活心裡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等太々回來自然料理一席話說得趙姨娘閉口無言只得回房去了（沒趣）這裡探春氣得和李紈尤氏說這麽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服這是什麽意思也值得吵一吵並不留体統耳聰又軟心裡又沒有算計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挑唆的（說出病根）作弄出個獃人替他們出氣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挑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着出來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裡那裡撈針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人喚來盤詰都說不知道衆人也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々的訪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來回了責罰探春氣漸々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々的回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這夥官不對每々的造出些事來前日賴藕官燒紙幸虧是寶二爺自已應了他纔沒話今日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他和姨奶奶在一處說了半天嘁嘁喳々的見了我來纔

走開了，探春聽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本皆淘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為證，誰知夏婆的外孫女兒小蟬兒便是探春處當差的，時常與房中丫鬟們買東西、眾女孩兒皆待他好，這日飯後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蟬出去叫小么兒買糕去，小蟬便笑說，我纔掃了個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別的人去罷，翠墨笑說，我又叫誰去，你趁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兒，說着便將艾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他，小蟬聽說，忙接了錢道，這個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着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

見厨房內此刻手閑之時，都坐在臺階上說閑話呢，夏婆亦在其內，小蟬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纔的話告訴了夏婆子，夏婆子聽了，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官問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訴冤，蟬姐忙攔住說，你老人家去怎麼說呢，這話怎麼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說給你老人家防着就是了，那裡忙在一時兒，正說着忽見芳官走來，扒着院門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嫂子，寶二爺說了，晚飯的素菜要一樣涼涼的酸酸的東西，只不要擱上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兒怎麼又打發你來告訴這麼句要緊的話呢，你不嫌醃臢進

來逛逛芳官纔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裡托了一碟子糕
來芳官戲說誰買的熱糕我先嚐一塊兒小蟬一手接了
道這是人家買的你們還希罕這個柳家的見了忙笑道
芳姑娘你愛吃這個我這裡有纔買下給你姐姐吃的他
沒有吃還收在那裡乾乾淨淨沒動的說着便拿了一碟
子出來遞與芳官又說你等我替你燉口好茶來一面進
去現通開火燉茶芳官便拿着那糕舉到小蟬臉上說誰
希罕吃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成我不過說着頑罷了你
給我磕頭我還不吃呢說着便把手內的糕掰了一塊擲
着逗雀兒頑口內笑說道柳嬸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

斤給你小蟬氣得怔怔的瞅着說道雷公老爺也有眼睛
怎麼不打這作孽的人眾人都說道姑娘們罷喲天天見
了就咕唧有幾個伶透的見了他們拌起嘴來又怕生事
都拿起腳來各自走開當下小蟬也不敢十分說話一面
咕噥着去了這裡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
日那話說了沒有芳官道說了等一兩天再提這事偏那
趙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塲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吃了沒
有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得什麼似
的又不好合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來給
他就是了原來這柳家的有個女兒今年纔十六歲雖是

厨役之女都生得人物與平襲紫鴛相類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兒因素有弱疾故沒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見寶玉房中丫鬟差輕人多且又聞得寶玉將來都要放他們故如今要送到那裡去應名正無路頭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伏侍得芳官一干人比別的乾娘還好芳官等待他們也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芳官去與寶玉說寶玉雖是依了只是近日病着又有事尚未得說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這裡寶玉正爲趙姨娘吵鬧心中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等吵完了打聽着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又

勸了芳官一陣因使他到厨房說話去今見他回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與柳五兒吃去寶玉忙道有着呢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吃去罷說着命襲人取了出來見瓶中也不多遂連瓶與了芳官芳官便自攜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犄角子一帶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厨房內正吃茶歇脚兒見芳官拿了一個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着裡面有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還當是寶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快拿璇子燙滾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給你罷五兒聽說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謝芳官因

說道今日好些進來逛逛這後邊一帶也沒什麼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牆正經好景致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為什麼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沒叫他往前去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託你攜帶他有了房頭兒怕沒人帶着逛呢只怕逛膩了的日子還有呢芳官聽了笑道怕什麼有我呢柳家的忙道愛喲々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着又倒了茶來芳官那裡吃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說我這裡占着手呢五了頭送々五兒便送出來因見無人又拉着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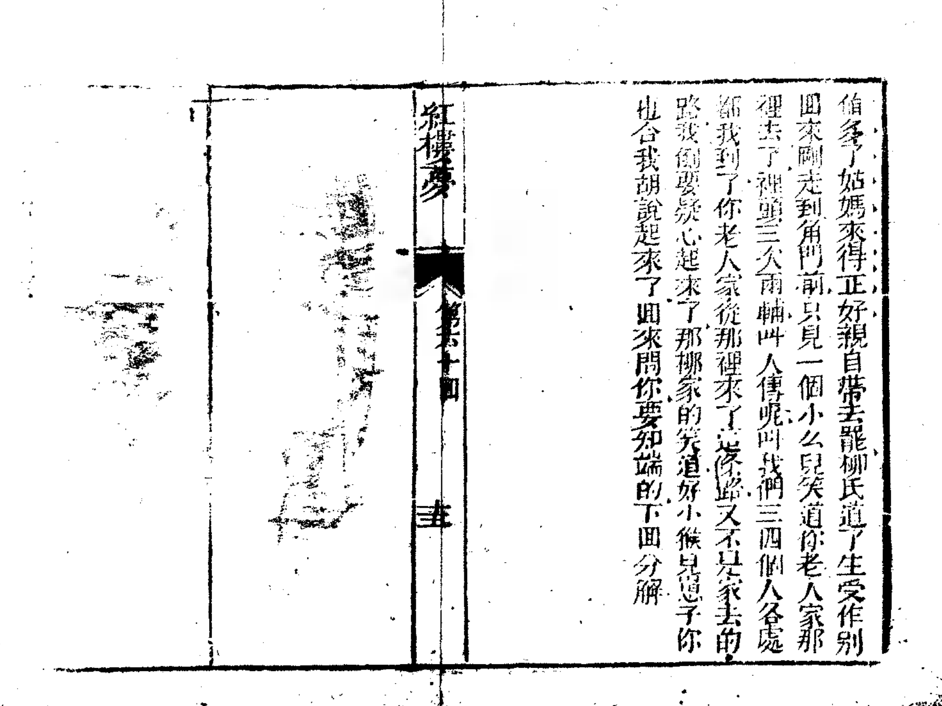
芳官笑道難道哄你不成我聽見屋裡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並沒補上一個是小紅的璉二奶々要了去還沒給人來一個是墜兒的也沒補如今要你一個也不算過分皆因平兒每々和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連他屋裡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裡的事沒尋着何苦來往網裡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時候老了倒難可回轉且等冷々兒老太々太々心閒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兒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雖如此說我性兒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頭宗給我媽爭口氣也不枉養

我一場二宗我添了月錢家裡又從容些三宗我開開心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請大夫吃藥也省了家裡的錢芳官說你的話我都知道了你只管放心說罷芳官自去了且表五兒回來與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西雖然是個尊貴物兒卻是多吃了也動熱竟把這個倒些送個人去也是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娘道送你姑舅兄弟一點兒他那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吃我（是非從此又生）倒半盞給他去五兒聽了半日沒言語隨他媽倒了半盞去將剩的連瓶便放在傢伙廚內五兒冷笑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卻是一語見五兒聰明之正經下一筆）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倒又是一場是非他

娘道那裡怕起這些來還了得我們辛辛苦苦的裡頭賺些東西也是應當的難道是作賊偷的不成說着（正照不說）不聽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哥家中他侄兒正躺着一見這個他哥哥嫂子侄兒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涼水吃了一碗心中爽快頭目清涼剩的半盞用紙蓋着放在桌上可巧又有家中幾個小廝同他侄兒素日相好的伴兒走來（錢槐又生是非出來）看他的病內中有一個叫做錢槐是趙姨娘之內姪他父母現在庫上管賬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因他手頭寬裕尚未娶親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兒標緻一心和父母說了要他為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卻也

情願爭奈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卻已中止他父母未敢應允近日又想往園內去越發將此事丟開只等三五年後放出時自向外邊擇婿了錢槐家中人見如此也就罷了爭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願今日也同人來看望柳氏的侄兒不期柳家的在內柳家的見一羣人來了內中有錢槐便推說不得閒起身走了他哥哥嫂子忙說姑媽怎麼不吃茶就走倒難爲姑媽記罣着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裡面傳飯再閒了出來瞧侄兒罷他嫂子因向抽屜內取了一個紙包兒出來拿在手內送了柳家的出來至牆角邊遞與柳家的

又笑道這是你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這五日的班兒一個外財沒發只有昨日有廣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茯苓糕軟帶甜藕霜膩）餘外給了門上人一簍作門禮你哥哥分了這些昨兒晚上我打開看了看怪俊雪白的說（下等人偏而補）拿人乳和了每日早起吃一鍾最補人的沒人乳就用牛乳再不得就是滾白水也好我們想着正是外甥女兒吃得的上半天原打發小丫頭子送了家去他說鎖着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瞧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着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沒什麼差使跑什麼況且這兩日風聞得裡頭家反作亂的倘或沾帶了倒



倘多了姑媽來得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回來剛走到角門前只見一個小么兒笑道你老人家那裡去了裡頭三次兩輛叫人傳呢叫我們三四個人各處都找到了你老人家從那裡來了這條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來了那柳家的笑道好小猴兒崽子你也合我胡說起來了回來問你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判冤决獄平兒行權

話說那柳家的聽了這小么兒一夕話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嬸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個叔叔有什麼疑的不要討我把你頭上的楂子蓋揪下來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小廝且不推門且拉着笑道好嬸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幾個杏兒出來賞我吃我這裡老等你若忘了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應你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眾媽媽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

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烏雞是的還動他的菓子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怎不和他們要去倒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問老鴰去借糧守着的沒有飛着的倒有小廝笑道噯喲喲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閒話我看你老人家從今已後就用不著我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將來呼喚我們的日子多着呢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聽了笑道你這個小猴兒精又搗鬼了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了那小廝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你們有內纔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纔不成我雖在這裡聽差裡頭却也有兩個姐姐成個體統的

什麼事瞞了我們正說着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快傳你柳嬸子去罷再不來可就悞了柳家的聽了不顧和小厮們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廚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單等他來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丫頭那裡去了衆人都說纔往茶房裡找他們姊妹去了柳家的聽了便將茯苓霜擱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裡小丫頭蓮兒走來說司棋姐姐說要碗雞蛋頓得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這一樣兒尊貴不知怎麼今年雞蛋短的很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

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了二千個來我那裡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日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日要雞蛋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不要叫我翻出來一面說一面真個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裡面果有十來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麼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你爲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丟了手裡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裡混唚你媽纔下蛋呢通共留下這幾個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先要還不肯做上去呢預備遇急兒的你們吃了倘或一声要起來

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裡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個有一年連草棍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微詞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腸子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雞蛋豆腐又是什麼面觔醬蘿蔔炸兒敢自倒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不要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听了便紅了臉喊道誰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爲便宜却爲什麼前日春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麼忙

得還問肉炒雞炒春燕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個麵觔兒少擱油纔好你忙得倒說自已發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顛屁股兒似的親捧了去今日反倒拿我作伐子說我給眾人听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不要說前日一次就從舊年以來凡各房裡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有的沒的名声好聽筭着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雞兩隻鴨子十來斤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筭筭彀做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撑持不住還擱得住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要別的去既

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裡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着吃到一個月現算倒好連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個油鹽炒荳芽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拿着五百錢給我我倒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這二三十個錢的事還備得起赶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厨房在裡頭保不住屋裡的人不去叨登一鹽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沒得賠你拿着這個錢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竅兒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

我們心裡只替他念佛沒得趙姨奶奶聽了又氣不忿反說太便宜了我不隔了十天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我那裡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裡怎麽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帶了小丫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得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丟出去餵狗大家賺不成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搶上去

一頓乱翻乱擲慌得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不要悞听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個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真他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巳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語方將氣勸得漸平了小丫頭子們也沒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有一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丟盤自已咕噥了一回蒸出一碗雞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听罷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又要分贈芳官答報其玫瑰露）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趂黄昏人稀之時自已花遮柳隱的來我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首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著有一盞茶時便可巧春燕出來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個到跟前方看真切因問做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春燕悄笑道姐姐大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時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了園門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春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

得了些送他的轉頭你還與他就是了說畢便走出來正
走蓼溆一帶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着幾個婆子走來五
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家的問道我聽見你病了
怎麼跑到這裡來五兒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
進來散散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
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
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裡呢竟出去
讓我關門是何主意可是你撒謊五兒聽了沒話回答只
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纔想
起來了只怕我媽錯認我先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林

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
內失落了東西幾個丫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
巧小蟬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來見了這事便說道林
奶奶倒要審審他這兩日他往這裡頭跑得不像鬼鬼祟
祟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是昨日玉釧姐姐說
太太耳房裡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璉二奶奶
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罐子
若不是尋露還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話我沒聽見今日
我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沒主兒每日
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那裡蓮花兒便

說在他們廚房裡呢林之孝家的聽了忙命打了燈籠帶着衆人來尋五兒急得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裡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芳官圓官現有贓証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帶着取出露瓶恐還偷有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環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着

平兒進去回了鳳姐方纔睡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板子立刻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聽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得哭哭啼啼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的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為這點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

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守自己便去了這裏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也有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守倘或眼不見尋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干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趁願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衾枕嗚嗚咽咽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就攆他出門去生恐次

日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清晨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送些子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處平兒一一的都應着打發他們去了却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眞芳官給他玫瑰露了襲人便說露却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問芳官芳官聽了唬了一跳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是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偺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

姐你只叫他說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邊所丟之霜正沒主兒如今有贓證的白放了又去找誰誰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道這個原故但今玉釧兒急的哭悄悄問着他他若應了玉釧兒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難道我們好意兜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裡炮先吵得合府皆知我們如何裝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

除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贓証怎麼說他寶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嚇他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倒是一件陰騭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裡頭起了贓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別人都不要管只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爲打老鼠傷了玉瓶說着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裡應了起來的爲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

釧兒兩個嘐嘐叫了來問住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意不說爲這個倒像我没有本事問不出來就是這裏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個地步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裡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裡呢問他什麽應什麽我心裡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這裡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姐妹窩主却是平常裡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體面因此爲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存體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不要冤屈了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不要冤屈好人我說了罷傷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環哥兒是情真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有的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一槩應了完事衆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詫異他竟這樣有肝膽寶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

嚇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該承認我只求姐姐們已後省此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爲什麽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聽了豈不又生氣竟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這樣何等的干净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麽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連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没干係了彩雲聽了低頭想了一想方依允於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官所贈五兒感

謝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已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彀多時林之孝家的來向平兒說今日一早押了他來恐園裡没人伺候姑娘們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裡南角子上夜的白日裡没什麽事所以姑娘不大認識高高兒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净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麽忘了他是跟三姑娘的司棋的嬸子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边的人他這叔叔却是咱們这边的平兒听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明白了

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裡水落石出了連前日太太屋裡丟的也有了主見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不知道要什麼的偏這兩個孽障嘔他頑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寶玉便賊他兩個不隄防時節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這兩個孽障不知道就嚇慌了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一流的人他們私情各自來往也是常事前日那兩簍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

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畢回身進了回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別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擱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簍子帶上什麼事他不應承偺們若信了將來有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裡的丫頭都拿來雖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不要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雖

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罣誤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麼大不了的事樂得施恩呢依我說總在這屋裏操上一百分心終久咱們那邊屋裏去的沒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恨抱怨況且自己又三灾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其言是平和道理[illegible]見）一夕話說得鳳姐兒倒笑了道隨你們罷沒的慪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話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即時敗壞）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遣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就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都說知道了寧可無事很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鑽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厨房內正亂接收家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擔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欠着額數一面又打點（打點送禮第一要緊事）送林之孝的禮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一擔粳米在外边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又打點送賬房兒的禮又備幾樣菜（滿心得意）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你們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正乱着忽有人來說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兒原無事如今還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聽了轟去了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許多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個

直眉瞪眼無計挽回只得罷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問出來每日捏着一把汗偷偷的打聽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環聽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照着彩雲臉上摔了來說你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希罕你不和寶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擔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兒彩雲見如此急得發咒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

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罷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這是怎麽說氣得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横竪看得真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捲包起來趁人不見來至園中都撒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氣得夜間在被內暗哭了一夜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熱鬧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疏頭並本命星

宮值年太歲、過歲、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日來上
寿玉子臍珊边仍是一套衣服一雙鞋襪一百寿桃一百
束上用銀絲掛麺薛姨娘處減一半其餘家中尤氏仍是
一雙鞋襪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扣合荷包裡面裝一
個金寿星一件波斯国的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
又另有宝琴之禮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
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爲應景兒而巳
這日宝玉清晨起來梳洗巳畢冠帶起來至前廳院中巳
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裡設下天地香燭宝玉炷了香行
了禮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了

禮出至月臺上又朝上遥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
到尤氏上房過行禮坐了一囬方囬榮府先至薛姨媽處
再三拉著然後又見過薛蝌讓一囬方進園來晴雯麝月
二人跟隨小了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巳
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門至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囬方進
來雖衆人要行禮也不曾受囘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
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寿
故此皆不磕頭一時賈環賈蘭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
一坐便去了宝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
茶只聽外頭嘰嘰呱呱一羣了頭笑了進來原來是翠墨

小螺翠縷入畫邢岫烟的丫頭篆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彩鸞綉鸞八九個人都抱着紅毡子笑着過來說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拿麵來我們吃剛進來說探春湘雲宝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才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說我方才到鳳姐姐門上回進去說不能見我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姐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我那裡禁當得起所以特給二爺來磕頭宝玉笑道我也禁當不起襲人

早在外間安了坐讓他坐平兒便拜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宝玉也忙還跪下襲人連忙攙起來又拜了一拜宝玉又還了一揖襲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又、生、[illegible]）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宝玉喜得忙作揖笑道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兒赶着也還了礼湘雲拉宝琴岫烟說你們四個人對拜壽直拜一天才是探春忙問原來邢妹妹也是今日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丫（岫、四、八、同。生、日、參考有改。）頭去告待二奶奶赶着補了一分礼與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裡去了丫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

出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便這等巧也有三個一日的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冥壽過了燈節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來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是璉二哥哥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麼沒人只不是咱家的人探春笑道你看我這個記性兒寶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所以記得探春笑道原來你兩個倒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才知道的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禮的職分可吵嚷什麼可不悄悄兒的就過去了嗎今日他又偏吵出來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禮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日倒要替你過個生日我心裡才過得去寶玉湘雲等一齊都說很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奶說我們大家說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丫頭笑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奶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只別忘了二奶奶就不來絮聒他了眾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

日裡頭厨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偺們就凑了錢叫柳家的來領了去只在偺們裡頭收拾倒好眾人都說狠好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紈寶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內厨房中快收拾兩棹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厨房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爲平姑娘預備兩棹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賬我那裡領錢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們竟不（繫竟不兩必不求壽夭、）知道說着便向平兒磕頭慌得平兒拉起他來柳家的忙

去預備酒席這裡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吃麵等到李紈寶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與黛玉因天氣和暖黛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團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禮與寶玉寶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麵兩家皆辦了壽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寶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寶釵帶了寶琴過來與薛蝌行禮把盞畢寶釵因吩咐薛蝌家裡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虛套竟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寶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寶玉忙又告過

罷方同他姊妹囬来一進角門寶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已拿着寶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没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裡頭倘或要家去取什麽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没過逾的你們那边這幾日七事八事竟没有我們那边的人可知是這門關得有功効了若是開着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脚走近路從這裡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媽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純了了事就賴不着這边的人了寶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边近日丢了東西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若不是裡頭有人你是連這兩件还不知道呢殊不知还有幾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若以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了不知裡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才告訴你平兒是個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来大家落得丢開手若犯出来他心裡已有了稿兒自有頭緒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聽我說已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二個人說着來到沁芳亭边只見襲人香菱侍書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十來個人都在那裡看魚頑呢見他們来了都說芍藥欄裡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

問了他們同至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廠廳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裡、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着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鳳姐兒、不過留下幾樣、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即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鳳姐兒吃過麵、方換了衣裳往園裡來、剛進了園、就有幾個丫環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說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不合你們的羣兒、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到廳上

隨便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麽去、又不大吃酒、這裡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倒是讓媽媽在廳上歪着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倒自在了、且前頭沒人在那裡、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既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到議事廳上、眼看着命小丫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太太搥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拉四的、回來送了東西來、姨太太吃了、賞你們吃、只別離了這裡、小丫頭子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坐向不倫不)寶玉面東坐、(極有趣)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边

一樣寶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橫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鵑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寶琴等四人都說這一鬧一日也坐不成了方才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眾人都說我們沒人要聽那些野話你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與薛姨媽去寶玉便說雅坐無趣須要行令才好眾人中有的說行這個令好又有那個說行那個令才好黛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將各色令都寫了拈成鬮兒偺們抓出那個來就是那個眾人都

道妙極即命拿了一副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天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巴不得連忙起來說我寫眾人想了一回共得十來個念着香菱一一寫了搓成鬮兒擲在一個瓶中探春便命平兒拈平兒向內攪了一攪用筯夾了一個出來打開一看上寫着射覆二字寶釵笑道把個令祖宗拈出來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裡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再毀如今再拈一個若是雅俗共賞的便叫他們行去偺們行這一個說着又叫襲人拈了一個卻是拇戰史湘雲笑

着說這個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射覆沒

云实在豪爽閨閣中另是一流

的垂頭喪氣悶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姐快罰他一鍾宝釵不容分說便灌了湘雲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聽我分派取了令骰令盃來從琴妹妹擲起挨着擲下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擲是個三岫烟宝玉等皆擲的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宝琴想了一想說了個老字香菱原生於這令一時想不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與老字相連的成話湘雲先聽了便也乱看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圃三個字便知宝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衆人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黛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裡傳遞呢鬧得衆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黛玉的手於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宝釵和探春對了點子探春便覆了一個人字宝釵笑道這個人字泛得狠探春笑道添一個字兩覆一射也不泛了說着便又說了一個窗字宝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便射着他是用雞窗雞人二典了因覆了一個塒字探春知他射着用了雞栖於塒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

得早和宝玉三五亂叫猜起拳來那边尤氏和鴛鴦隔着席也七八亂叫掐起拳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叮叮噹噹只聽得腕上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宝玉襲人贏了平兒二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總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菓菜名衆人聽了都說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宝玉快說宝玉笑道誰說過這個也等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宝玉真個喝了酒聽黛玉說道

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枝折脚雁叫得人九廻腸這是鴻雁來賓 絶世聰明

說得大家笑了衆人說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個榛瓤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 何來萬戶搗衣聲

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個寿字不須多贅大家輪流亂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宝琴对了手李紈和岫烟對了點子李紈便射了一個瓢字岫烟便覆了一個才字二人會意各飲了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酒面酒底宝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來說這個典用得當湘雲便說道

奔騰澎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索纜孤舟。旣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

說的衆人都笑了。說好個謅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個令。故意惹人笑。又催他快說酒底兒。湘雲吃了酒。夾了一塊鴨肉。呷口酒。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遂夾了出來吃腦子。衆人催他別只顧吃。你到底快說了。湘雲便用筯子舉着說道。

此謂請作平上声丫了頭諧音。

這鴨頭不是那丫頭。頭上那有桂花油。

衆人越發笑起來。引得晴雯小螺等一干人都走過來說。雲姑娘會開心兒。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才罷。怎麼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倒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亦有可卜）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挨誤着打竊盜官司。（發火利）衆人不理論。寶玉卻明白。忙低了頭。彩雲心裡有病。不覺的紅了臉。寶釵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打趣寶玉的。就忘了趣了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的行令猜拳岔開了。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寶釵便覆了一個寶字。寶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寶釵作戲。指着自己的通靈玉說的。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謔。我卻射着了。說出來姐姐別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寶玉道。他說寶底下自然是玉字了。

我射釵字，寶釵覆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却使不得，兩個人都該罰，香菱道，不止時事，這也是有出處的，湘雲道，寶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寶玉，怎麼你倒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寶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衆人笑說這可問住了，快罰一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點的對點，搳拳的搳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却忽然不見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沒了影兒，使人各處去找，那裡找得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幾個老婆子來，一則恐有正事呼喚，二則恐丫鬟們年輕，趁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體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並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引子，媽媽們別耽心，李紈尤氏都也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讓姑娘們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

呢何况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事來打听
打听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还該點補些小食兒
素日又不大吃雜項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
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媽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
頭命取點心來兩傍丫環們齊声答應了忙去傳點心探
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或是姨媽那裡說話兒去我們即
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
了又比了一回方退了出來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
熱了也不好意思的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别惹他們
再來倒没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橫竪僧們不認真喝

酒就罷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說姑
娘們快瞧雲姑娘吃醉了圖凉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石
板磴上睡着了衆人听說都笑道快别吵嚷說着都走來
看時果見湘雲卧于山石僻處一個石磴子上業經香夢
沈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
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羣蜂蝴蝶
鬧嚷嚷的圍着他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衆人
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攙扶湘雲口内猶作睡
語說酒令嘟嘟嚷嚷說泉香酒冽醉扶歸宜會親友衆人
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磴上还睡出病來呢

湘雲便啟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納涼避靜的不覺因多罰了兩杯酒嬌嫋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愧早有小丫頭端了一盆洗臉水一個捧着鏡奩衆人等着他便在石凳上重新勻了臉攏了鬢連忙起身同着來至紅香圃中又吃了兩盞濃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吃了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几樣菜與鳳姐兒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几樣來宝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倚着看魚的各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宝琴下棊宝釵岫烟觀局林

黛玉和宝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羣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淚眼也不敢進廳來到堦下便朝上跪下磕頭探春因一塊棊受敵算來算去總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着兒兩眼只瞅着棊盤一隻手伸在盒內只管抓棊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裡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內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着他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纔是探春道怎麼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往廳上姨太太

處去、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既這麼着、就攆他出去、等太太回來再回、請姑娘定奪、探春點頭、仍又下棋、這裡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盼望、黛玉便說道、你家三丫頭倒是個乖人、雖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時、他幹了几件事、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根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單拿我和鳳姐姐做筏子禁別人、最是心裡有算計的人、豈止乖呢、黛玉道、要這樣纔好、

咱們也太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閒了、替他們一算、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不、人來矣、人、多、此不漏也。）宝玉笑道、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不短了咱們兩個人的、黛玉聽了、轉身就走所上尋宝釵說笑去了、宝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裡面可式放着兩連新茶、因問他往那裡去了、（你、他二字、妙、如聞經奇。）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吃茶、巴巴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和宝釵在一處、（○偏、與不、襯面）只得一鍾茶、便說那位喝時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宝來、他者、不必指其名、而知其人、为你、六他、也。）宝釵笑道、我倒不喝、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說着先拿起

來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黛玉手內襲人笑說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殼了難為你想得到說畢飲乾將杯放下襲人又來接寶玉的寶玉因問這半日不見芳官他在那裡呢襲人四顧一瞧說纔在這裡幾個人鬬草頑這會子不見了寶玉聽說便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裡睡在床上寶玉推他說道快別睡覺偺們外頭頑去一會子好吃飯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叫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罷了寶玉拉了他起來笑道偺們晚上家裡再吃回來我叫襲人姐姐帶了你桌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單我在那裡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個麵條子早起也沒好生吃纔剛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嬸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裡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叫人管着我我要儘力吃殼了纔罷我先在家裡吃二三觔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幾年也沒聞見趁今日我可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個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個盒子來春燕接着揭開看時裡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瓤捲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粳米飯春燕放在案

上走來安小菜碗筯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膩膩的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寶玉聞着倒覺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遂吃了一個捲酥又命春燕也撥了半碗飯湯泡一吃十分香甜可口春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春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寶玉道你吃了罷若不殼再要些來春燕道不用要送就殼了方纔麝月姐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個儘殼了不用再吃了說着便站在棹傍一頓吃了又留下兩個捲酥說這個留着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個吃酒就是了寶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着偺們

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趁今日大家開齋还有一件事想着囑咐你竟忘了此刻纔想起來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處你提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春燕道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但只五兒的事怎麽樣寶玉道你和柳家的說去明日直叫他進來罷等我告訴他們一声就完了芳官聽了笑道這倒是正經事春燕又叫兩個小丫頭進來伏侍洗手倒茶自已收了家伙交與婆子也洗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寶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圃尋眾姊妹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

要二人攜手回來寶玉問你做什麼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寶玉便笑着將方纔吃飯的一節告訴了他兩個襲人笑道我說你是猫兒食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個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孤媚子（此回晴嘴奇極）什麼空兒跑了去吃飯兩個怎麼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襲人笑道不過是恢打恢撞的遇見說約下可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這麼着要我們無用明日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彀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個要去又懶又夯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

襟再燒了窟窿（各人有各人的醋意）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倒別和我拿三撇四的我煩你做個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竪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竪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麼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原故你到底說話別怎麼粧憨兒和我笑那也當不了什麼晴雯笑着啐了一口大家說着來至所上薛姨媽也來了依序坐下吃飯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閒話又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個人滿園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着坐在花草堆中

關望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有羅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有美人蕉這個又說我有星星翠那個又說我有月月紅這個又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個又說我有琵琶記裡的枇杷菓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沒聽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個剪兒一個花兒叫做蘭一個剪兒几個花兒叫做蕙上下結花的為兄弟蕙並頭結花的為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夫妻蕙荳官沒得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了便扯拉着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羞香菱聽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口裡放屁胡說荳官見他要站起來怎肯容他便連忙伏身將他壓住回頭笑着央告蕊官等來幫着我擰他這張嘴兩個人滚在地下衆人拍手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弄了他的新裙子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条裙子都汚濕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奪手跑了衆人笑個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笑着一哄而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見那裙上猶滴滴點點流下綠水來正恨

嚷不絕、可巧宝玉見他們鬬草、也尋了些草花來湊戲、忽見眾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個、低頭弄裙、因問怎麽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謅、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遭塌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裡倒有一枝並蒂菱、（並蒂菱名色佳、又於香菱字巧合）口內說着、手裡真個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麽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三何話接、若不接細想之可以一笑）你瞧瞧這裙子、宝玉便低頭一瞧、噯呀了一声、說怎麽就拉在泥裡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禁染、香菱道、這是前日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日纔上身、宝玉跌脚嘆道、若你們家一口遭

塌、這麽一件也不値什麽、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宝姐姐每人纔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弄壞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麽樣、我还听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呢、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個不清、香菱聽了這話、却碰在心坎兒上、反倒喜歡起來、因笑道、就是這話、我雖有几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若有一樣的、赶着換了、也就好了、過後再說、宝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着方好、不然連小衣膝褲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十分具情）我有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這個一模一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這

個來如何、香菱笑著搖頭說不好、倘或他們听見了倒不好、宝玉道這怕什麼、等他孝滿了、他愛什麼、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樣不是你素日為人了、况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宝姐〻也可、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宝）生氣罢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罢了、（○二句鈴戰聲○又）別辜負了你的心、等著你、千萬叫他親自送來纔好、宝玉（○極得意則自款次喜）听了喜歡非常、答應了忙忙的回來、一壁低頭心下暗想、可惜這麼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也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這個霸王、因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可知久在意中。）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面胡思乱想來

至房中、拉了襲人細〻告訴了他緣故、香菱之為人、無人不憐愛的、襲人又本是個手中撒漫的、况與香菱相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摺好、隨了宝玉來尋香菱、見他还站在那裡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總要淘出個故事來纔罢、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〻了、誰知那起促狹鬼使的黑心、說着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合自（○情能○可思）己的一樣、又命宝玉背過臉去、自己向内解下來、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腌臢了的交與我、拿回去、收拾了、給你送來、你若拿回去、看見了、又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〻、你拿去、不拘給那個妹〻罢、我有了這個、不要他了、襲人道、

你倒大方得很香菱怔又拜了兩拜道謝襲人一面襲人拿了那條泥污了的裙子就走香菱見宝玉蹲在地下將方纔夫妻蕙與並蒂菱用樹枝兒挖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菱蕙安放上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伏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又叫做什麽怪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你瞧瞧你這手弄得泥污苔滑的还不快洗去宝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宝玉宝玉不知有何話扎煞着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問作什麽香菱紅了臉只管笑嘴裡却要說什麽又說不出口來因那邊他的小丫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臉又一紅方向宝玉道裙子的事可別和你哥哥上說就完了說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裡探頭兒去呢說着也回去了不知端詳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春燕四兒四個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菓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边了我們八個人單替你做生日宝玉聽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裡的錢不該叫他們出錢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的情就是了宝玉听了笑說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這個人一天不捱他兩句硬話村你也再過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專會調三窩四說着大家都笑了宝玉說閉了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閉了門人倒疑惑起來索性可等一等宝玉點頭因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去春燕一個跟我來罷說着走至外边因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春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子他倒喜欢得狠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去又氣病了那裡來得只等好了罷宝玉听了未

免後悔長嘆因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春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曾寳玉道我却沒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燈時分聽得院門前有一羣人進來大家隔窓悄覷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着大燈籠晴雯悄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偺們就好關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又吩咐別耍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聽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說那裡有這麼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寳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

道襲人忙推寳玉寳玉靸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睡呢媽媽進來歇歇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還沒睡呢如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日起遲了人家笑話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脚漢了說畢又笑寳玉忙笑道媽媽說得是我每日都睡得早媽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日因吃了麵怕停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該沏些普洱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說沏了一茶缸子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嘗一碗都是現成的說着晴雯便到了來林家的站起接了又笑道這些時我聽

見二爺嘴裡都換了字，雖然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屋裡，倒底是老太太的人，還該嘴裡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若只管順口叫起來，怕已後兄弟姪兒照樣，便惹人笑話這家子的人眼裡沒有長輩。寶玉笑道：媽媽說得是，我不過是一時半刻的偶然叫一句是有的。襲人晴雯都笑說：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沒離了嘴，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半声名字，若當着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纔好呢，這纔是讀書知禮的，越自己謙遜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太太屋裡撥過來的，便

是老太太太太屋裡的貓兒狗兒，輕易也傷不得他，這纔是受過條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寶玉還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別處去了。這裡晴雯等忙命關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奶那裡吃了一杯來了，嘮三叨四的，又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兒，也隄防着，怕走了大褶兒的意思。說着，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高桌，咱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益。說着，大家果然抬來。麝月和四兒那邊去搬菓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個老

婆子蹾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寶玉說天熱咱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寶玉笑道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慪我就不好了衆人聽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粧寬衣一時將正粧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髩兒身上皆是長裙短襖寶玉只穿着大紅綿紗小襖兒下面綠綾彈墨夾褲散着褲腳繫着一条汗巾靠着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紗新枕頭和芳官兩個先搳拳當時芳官滿口嚷熱只穿着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緞子鬥的水田小夾

襖束着一条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灑花夾褲也散着褲腿頭上齊額編着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粗辮拖在腦後右耳根內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左耳上單一個白果大小的硬紅鑲金大墜子越顯得面如滿月猶白眼似秋水還清引得衆人笑說他兩個倒像一（特寫芳官）對雙生的弟兄（[illegible]）襲人等一一斟上酒來說且等一等再搳拳雖不安席在我們每人手裏吃一口罷了于是襲人為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其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團圓坐了春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彩定窰的不過只有

小茶碟大裡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乾鮮水陸的酒饌菓菜
宝玉因說偺們也該行個令纔好襲人道斯文些纔好別
大呼小叫、々人听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
麝月笑道拿骰子偺們搶紅罷宝玉道沒趣不好偺們占
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
這個頑意雖好人少了沒趣春燕笑道依我說偺們竟悄
々的把宝姑娘雲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
（有[illegible]你趣）
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闔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
問宝玉道怕什麽偺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声終好
还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々屋裡叨

登的大發了宝玉道怕什麽你們就快請去春燕四兒都
巴不得一声二人忙命開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
人又說他兩个去請只怕宝林兩個不肯來須得我們請
去死活拉他來于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
二人又去果然宝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不好他二人
再三央求好歹給我們一點体面略坐々再來衆人听了
却也欢喜因想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便命
翠墨同了春燕也再三的請了李紈和宝琴二人會齊先
後都到了怡紅院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併
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宝玉忙說林妹々怕冷過這边靠

板壁坐了又拿了個靠背墊着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着黛玉卻離桌遠遠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寶釵李紈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說人家夜飲聚賭今日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麽說人李紈笑道有何妨碍一年之中不过生日節間如此並沒夜夜如此這倒也不怕說着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簽筒來裡面裝着象牙花名簽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过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裡面是六點數至寶釵寶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個什麽來說着將筒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簽大家一看只見簽上畫着一枝牡丹題着艷冠羣芳四字下面又

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每句各有深意預為他日之兆）

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爲羣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或新曲一支爲賀衆人都笑說巧得很你也原配牡丹花說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寶釵吃过便笑說芳官唱一隻我們听罷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了門杯好听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去這會子狠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隻賞花時翠鳳翎毛紫霞扎閑踏天門掃落花纔罷寶玉卻只管拿着那簽口內顛來倒去念任是

個清也動人听了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手
奪了擲與宝釵宝釵又擲了一個十六點數到探春探春
笑道还不知得個什麼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己一瞧便
擲在棹上紅了臉笑道這東西不該行這令這原是外頭
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
了起來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瑤池仙品
四字詩云

日边紅杏倚雲栽 預兆好

註云得此簽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
人笑說道我們說是什麼呢這簽原是閨閣中取笑的除

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雜話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
了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着大家來敬
探春那裡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個人强死
强活灌了一鍾纔罷探春只命蠲了這個再行別的衆人
斷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强擲了個十九點出來便該
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
瞧瞧這行字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簽上畫着一枝老梅
是寫着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舊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恰切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

我只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與說著便吃酒將骰過與
黛玉黛玉一擲是十八点便該湘雲掣湘雲笑着揎拳擄
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畫着一枝海棠
題著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夜深二字改石涼兩個字衆人便知他打趣白
日間湘雲醉眠的事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與黛玉
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說了衆人都笑了因看
注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兩家
各飲一盃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真好籤恰好黛玉

是上家寶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盃只得要飲寶玉先飲
了半杯瞅人不見遞與芳官芳官即便端起來一仰脖喝
了黛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湘雲便綽
起骰子來一擲個九点數去該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
來大家看時這面是一枝荼蘼花題著韶華勝極四字那
边寫着一句舊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盃送春。麝月問怎麼講寶玉皺眉忙將
籤藏了說咱們且喝酒說著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盃之（又映上文並暗襲）
數麝月一擲個十点該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

著瞞春繞瑞那面寫著一句舊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盃大家陪飲一盃香菱便又擲了個六點該黛玉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着一枝芙蓉花題着風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舊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只好顧影自怜耳）

註云自飲一盃牡丹陪飲一盃衆人笑說这個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做芙蓉黛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個二十點該着襲人襲人便伸手取了一枝出來却是一

枝桃花題着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寫着舊詩道是

桃紅又見一年春（合著下文）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算來香菱晴雯宝釵三人皆與他同庚黛玉與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該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探春笑道這是什么話大嫂子順手給他一巴掌李紈笑道人家不得貴婿反挨打我也不忍得衆人都笑了襲人纔要擲只聽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發

人來了接黛玉的眾人因問幾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鐘都過十一下了宝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二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說我可撑不住了回去還要吃藥哩眾人說也都該散了襲人宝玉等还要留着眾人李紈探春等都說夜太深了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着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點燈襲人等都送过沁芳亭河那边方回來関了門大家復又行起令來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幾鍾用盤子攢了各樣果菜與底下的老媽媽們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搳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媽媽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紅已罄眾人聽了方收拾盥漱。睡覺方官吃得兩腮胭脂一般眉稍眼角添了許多丰韻。身子動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說姐姐我心跳得很襲人笑道誰叫你儘力灌呢春燕四兒也圖不得早睡了晴雯还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偺們且胡乱歇一歇自已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就睡着了襲人見芳官醉得很恐鬧他唾酒只得輕輕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宝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已却在對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覺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對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猶未

醒連忙起來叫他寶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么也不揀地方兒乱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一瞧方知是和寶玉同榻忙笑的下地來說我怎么吃得不知道了寶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黑墨說着丫頭進來伺候梳洗寶玉笑道昨日有擾今日晚上我还席襲人笑道罷罷罷今日可別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寶玉道怕什么不过纔兩次罷了偺們也算會吃酒的了那一罈子酒怎么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沒了襲人笑道原要這樣纔有趣必致盡了反無後

味昨日都好上來了晴雯連臊也忘了我記得也还唱了一個曲兒四兒笑道姐姐忘了連姐姐还唱了一個呢在席的誰沒唱过衆人听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握着笑個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來說我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日我还東短一個也使不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們夜裡做什么來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日夜裡熱鬧非常連往日老太太太太帶着衆人頑也不及昨日這一頑一罈酒我們都鼓搗完了一個個喝得把臊都丟了又都唱起來四更多天纔橫三豎四的打了一个肫兒平兒笑道好白和我要了酒

來也不請我還說着給我听氣我晴雯道今日他還席必（批：此是寫還也）自來請你的等着罷平兒笑問道他是誰〻是他（批：亦必客氣妙絕）晴雯听了把臉飛紅了趕着打笑說道偏你這耳朶尖听得真平兒笑道這不害臊的了頭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去了回來再打發人來請一個不到我是打上門來的寶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這裡寶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說道你們這麽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怎么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寶玉指道硯台下是什么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却是一張字帖兒遞與寶

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紅箋紙上面寫着檻外人（批：新樣何不名）妙玉恭肅遥叩（批：你仮的人心）芳辰寶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忙問是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來的帖子忙一齊問昨日誰接下了一個帖子四兒忙跑進來笑說昨日妙玉並沒親來只打發個媽〻送來我就擱在這裡誰知一頓酒喝的就忘了衆人听了道我當是誰大驚小怪這也不值得寶玉忙命快拿紙來當下拿了紙研了墨看他下着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個什么字樣纔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問寶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黛玉去想

罷袖了帖兒逕來尋黛玉剛過了紀芳亭、忽見岫烟顫々
巍々的、迎面走來、寶玉忙問姐々那裡去、岫烟笑道我找
妙玉說話、寶玉听了詫異說道他爲人孤僻不合時宜萬
人不入他的目、原來他推重姐々竟知姐々不是我們一
流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
年的鄰居只一墻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
房居住、就賃了他的廟裡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
去作伴、我所認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
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
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裡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

舊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寶玉听了恍如听了
焦雷一般喜得笑道怪道姐々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
雲原來有本而來、正因他的一件事爲難、要請教別人去、
如今遇見姐々真是天緣湊合求姐々指教、說着便將拜
帖取與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
這等放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
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么理數、寶
玉听說忙笑道姐々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人中算、他原
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了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
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

聞林妹々可巧遇見了姐々岫烟听了寶玉這話且只管
用眼上下細細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
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
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
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
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所以他自
稱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
若帖子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
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人擾々之人他便喜了如
今只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

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寶玉聽了如醍醐灌頂噯
喲了一声方笑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鉄檻寺呢原來有
這一說姐々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听了便自往櫳翠
菴來宝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宝玉薰沐謹
拜幾字親自拿了到櫳翠菴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
了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
幾席新酒佳餚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鴛二妾过來遊
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过來的今既入了這
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干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裡

只憑了鬟們去服役且同衆人一一的遊玩閑言少述且說當下衆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爲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爲令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裏衆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鴛兩個去打鞦韆頑耍寳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送(不敢動勞)慌得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闖禍子忽見東府中幾個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賓天了衆人聽了唬了一大跳忙都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麽就沒了家人說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成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

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個着已的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元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干老家人媳婦出城又請大醫看視到底係何病症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胗脈來素知賈敬道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虛爲過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如今雖死腹堅硬似鐵而皮嘴唇燒的紫絳皺裂便向媳婦回說係道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沒衆道士慌的回道原是秘製的丹砂吃壞了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夫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

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去了，這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了尤氏也不便聽，只命鎖着，等賈珍來發放，且命人飛馬報信，一面看視，這裏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抬至鐵檻寺來停放，掐指算來，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早年已經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破孝開弔，一面且做起道場來，因那邊榮府中鳳姐兒出不來，李紈又照顧姊妹，寶玉不識事体，只得將外頭事務暫托了幾個家中二等管事人，賈㻞、賈珩、賈瓔、賈菖、賈菱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寧府看家，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女孩兒帶來一並住着（並住着自在，不放心），纔放心，且說賈珍聞了此信，急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人員，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專，具本請旨，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蔭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靜於都城之外元真觀，今因疾歿于觀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聽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無功于國，念彼祖父之忠，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

由此下門入都恩賜私第殯殮任子孫盡孝禮畢扶柩回
籍外著茂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弔
欽此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
嵩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蝙賈
珖二人領家丁飛騎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馬請安
賈珍忙問做什么賈蝙回說嫂子恐哥々和姪兒來了老
太々路上無人叫我們兩個來護送老太々的賈珍听了
贊聲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賈蝙等便將如何拿了道
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個姨奶
々在上房住着賈蓉當下也下了馬聽見兩個姨娘來了（老眼在身）

（上：笑、容、滿、面、何、也）
喜的笑容滿面賈珍忙說了幾声妥當加鞭便走店也不
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鐵檻寺那天已
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衆人來賈珍下了馬和
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
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哭啞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
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在棺前俯伏無奈自要理事竟
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声少不得減了些悲戚好指揮衆
人因將恩旨備述給衆親友听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
來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巴不得一声兒便先騎馬跑來到
家忙命前厅收桌椅下隔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棚牌

樓等事又忙着進來看外祖母兩個姨娘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常歪着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了頭們做活計見他來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來了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姐紅了臉罵道好蓉小子我過兩日不罵你幾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個体統都沒了还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禮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的也跟不上說着順手拿起一個熨斗來兜頭就打嚇得賈蓉抱着頭滾到懷裡告饒尤三姐便轉过臉去說道等姐姐來家再告訴他賈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因又和他二姨娘搶砂仁吃那二姐兒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傳神）賈蓉用舌頭都舔着吃了衆了頭看不过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了覺他兩個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裡沒有奶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兜着走賈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那了頭親嘴說我的心肝你說得是偺們饞他們兩個了頭們忙推他恨得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了頭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樣髒心爛肺的爱多管閑事嚼舌頭的人吵嚷到那府裡背地嚼舌說偺們這边混賬（咱們不混賬）賈蓉笑道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都殼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还說髒唐臭漢何况偺們這宗人家誰家

沒風流事別叫我說出來連那边大老爺這麽利害璉二叔還和那小姨娘不干淨呢鳳嬸子那樣剛强瑞大叔還想他的賬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亂道三姐兒沉了臉早下炕進裡間屋裡叫醒尤老娘這裡賈蓉見他老娘醒了忙去請安問好又說老祖宗勞心又難爲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激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門磕頭去尤老安人點頭道我的兒倒是你會說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幾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剛纔趕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着又和他二姨

娘擠眼兒尤二姐便悄悄咬牙罵道很會嚼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做媽不成賈蓉又與尤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每日爲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個有根基又富貴又年輕又俏皮的兩位姨父好聘嫁這二位姨娘這幾年總沒揀着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個尤老娘只當是眞話忙問是誰家的尤二姐丟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趕着打說媽媽別信這混賬孩子的話三姐兒道蓉兒你說是說別只管嘴裡這麽不清不混的說着人來回話說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呢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出來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赶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焜耀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羡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子們廝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掙過來相幫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了頭們在廻廊下取便乘涼也有睡臥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

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笑站着說道你怎麼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嘻溜嘩喇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竟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芳官早已藏在宝玉身後寶玉

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攜了芳官進入屋內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瓜子兒呢却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趕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宝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麼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麼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参悟了也未可定宝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窓床上手中拿

着一根灰色絛子（之筆寫服於處處見其服孝耳）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立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麼呢、我因要趕着打完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趁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麼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做的。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天有喪事方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

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趕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若叫老太太（意在〃老太太看見〃冥念也結）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過於趕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托了一杯涼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嬌生嬌養）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涼意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若珍大哥那邊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即刻送信。若無要緊的事我就不

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笑道如有事往
林姑娘處來找我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
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
菓之類寳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涼東
西的拿這些瓜菓何用不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雪雁
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寳玉點頭應允雪
雁便命兩個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鵑姐姐他要問
我你就說我做什麼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
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
娘來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爲着些甚
麼來自己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
傳瓜菓去時又聽叫紫鵑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棹上的陳
設搬下來將棹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鼒放在
棹上等瓜菓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個
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
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
卧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拿香燻燻不
成寃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罷便連忙去了寳玉這裡不
由的低頭心內細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
一位姊妹們閒坐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爹姑媽

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
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日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為
瓜菓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墳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
私室自己奠祭取禮記春秋薦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
我此刻走去見他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
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
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妹
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
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
事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出鳳姐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

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纔吩咐了林之孝家
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沒什麼事趂便請你回
來歇息歇息再者那裡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
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
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
否所以回來看視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
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嗳那一個是安
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連賭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
來了兩三件了雖說有三姑娘幫着辦理他又是個沒出
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望他說不得的事也

只好強扎掙着罷了總不得心靜一會兒別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寶玉道姐々雖如此說姐々還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別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裊殘煙奠餘玉醴紫鵑正看着人往裡收桌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懨々大有不勝之態紫鵑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々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々這兩天可大好些了氣色倒覺靜些只是為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々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笑道妹々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使我言之可泣使住請觀者想之）只是我想妹々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說到這裡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只因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況兼黛玉心多每々說話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為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為好因而轉念為悲早已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一片情痴見乎便多傷感）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昔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鵑端了茶來打諒

二人又爲何事角口因說道姑娘身上纔好些寶二爺又來慪氣了到底是怎么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慪妹妹了一面搭訕著起來閒步只見硯台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什么來了就混翻一話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么寶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說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嘆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乱湊幾句

詩以寄感慨可巧探春回來會我瞧鳳姐姐去我也心上懶懶的沒同他去纔將做了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撂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到沒有什么但只是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來的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爱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已用小楷寫了不過爲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了反

爲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爲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不過是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偺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着寶玉笑道。他早已抄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內取出。湊至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頭白溪邊尚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絕豔驚人出漢宮。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予奪權何畀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生造。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劍雄談態自殊。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幕。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聽了讚不絕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荊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

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着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我來回家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說罷，眾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況。因賈璉是遠

路殘涉。遂大家別过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接見已畢略坐了一坐。吃了一盃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过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都是賈赦賈璉送賈母到家即过這边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族中人哭着迎了出來。他父子一边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賈母懷中痛哭〔外面規矩甚好〕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璉在傍苦劝方略略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痛一塲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

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着未免要傷心遂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胗脉下藥足足的忙乱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會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脉靜身凉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覌者記清〕等过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

兒照管。却說賈璉（此[illegible]紈賈璉[illegible]一細[illegible]）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兒却只是淡淡相對（特為三姐沉潛）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手遂托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領去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問我俞祿道昨日已曾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這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

了。旋看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还可巴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家裡再找找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边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府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瞧瞧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

進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趂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兒。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还沒有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必得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还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大哥那边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裡倒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边給老太太老爺太太

們說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还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厮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姪閒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與此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嬸子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么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做二房何如賈璉笑道你這是頑話还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了賈

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听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粮庄頭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姨兒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过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么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偺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嬸子那裡却难賈璉說

到這裡心花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保無妨不過多花幾個錢賈璉忙道好孩子（好叔叔好侄兒）你有什麼主意只管說給我聽听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咱們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再撥兩窩子家人过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过去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裡面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道了叔叔兩下裡住着过個一年半載即或鬧出來不过換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為子嗣

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教字）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欲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為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妒妻（凡如此事用此瞞語後人做伙子）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卻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好孩子）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你果然（好姪兒真是好姪兒了）能殼說成了我買兩個絕色的丫頭謝你說着已至寧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與

爺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日要遇見二姨兒可別性急了鬧出事來往後倒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边炕上只有

尤二姐帶着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边排插坐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妹妹那裡去了怎麼不見尤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瞟着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兒手中拿着一條拴着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着往腰裡摸了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了帶了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檳

揶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着欲近身來拿二姐兒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嬛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佩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丫嬛回頭時仍撂了過去二姐兒亦不去拿只粧看不見坐着吃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丫頭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兒何意甚是着急只得迎上來

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着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後敘了些閒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々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々家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々請々安瞧々二位妹々親家太々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々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咱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着在這裡也是住着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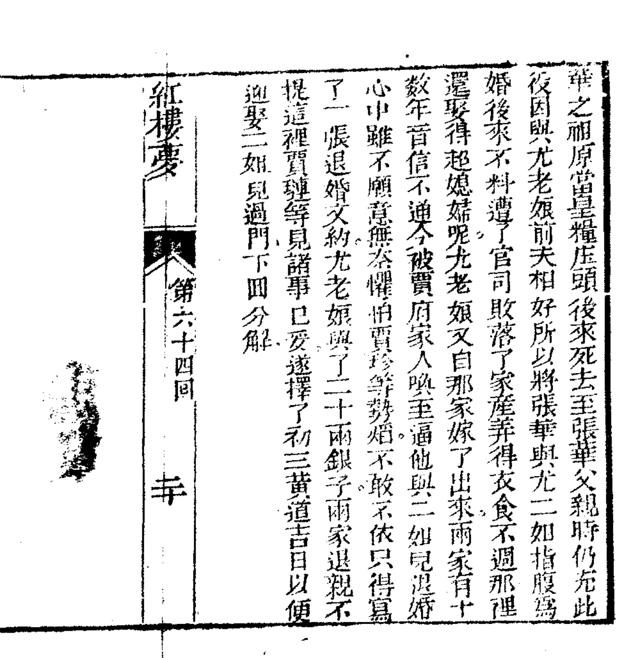
世家計也著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著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尤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剛老爺還問叔々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々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著叔々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々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著又悄々的用手指著賈璉和他二姨兒努嘴二姐兒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了多早晚我纔撕他那嘴呢賈蓉早笑著跑了出去賈璉也笑著辭了出來走至所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吃酒等話。又悄々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拿去。一面給賈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卻說賈蓉見俞祿跟了

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經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爲的是（好色大題目）子嗣艱難起見爲的是二姨娘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倒（其實倒也）也罷了（罷了正合尤氏意）只不知你二姨娘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

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知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著（好從容呢）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兒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

況且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妝奩不用自已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子比張華勝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在先已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著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姐兒置買妝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過幾日早將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遠

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鬟只是府裡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吊死了賈璉給了一百銀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向來卻就合廚子多渾虫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後來多渾虫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裡從容了便嫁了鮑二況且這多姑娘兒原也合賈璉好的此時都搬出外頭住著賈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裡來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



華之祖原當皇糧庄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爲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燄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三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娘和三姐兒送入新房。尤老娘看了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倒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稱了心願。鮑二兩口子見了。如一盆火兒管着尤老娘一口一聲叫老娘。又或是老太太。管着三姐兒叫三姨兒。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素轎將素服只得書也）將二姐兒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蓉素服坐了小轎來了。拜過了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娘見了二姐兒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麼奉承這二姐兒纔過得去。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姐二姐。以奶奶稱之。（稱呼二三世奇）自己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只望在東府有事。鳳姐因知他和賈珍好。有事相商。也不疑心。家丁人雖多。都也不管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閑專打聽小事的人。（好閑小事也）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瓜。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彼此俱瞞）賈璉一月出十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他夫妻二人一

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體己，一併搬來與二姐兒收著。又將鳳姐兒素日之爲人行事，枕邊衾裏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兒聽了，自然是願意的了。當下十來個人，倒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眼見已是兩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做完佛事，晚間回家時，與他姨妹久別，竟要去探望探望。先命小厮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厮回來說不在。賈珍歡喜，將家人一槩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子裏，已是掌燈時候，悄悄進去。兩個小厮將馬拴在圈內，自往下房去聽候。賈珍進來，屋裏纔點燈，先看過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兒出來相見。賈珍見了二姐，滿面的笑容，一面吃茶，一面笑說：我做的保山如何？若錯過了，打着燈籠還沒處尋。過日你姐姐還備禮來瞧瞧你們呢。說話之間，二姐兒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關起門來，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那鮑二來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所以二爺叫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裏短了什麼，你二爺事多，那裏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笑著點頭道：要你知道就好。當下四人一處

吃酒二姐兒此時恐怕賈璉一時（誰知愈見不雅）走來彼此不雅吃了兩鍾酒便推故往那边去了賈珍此時也無可奈何只得看着二姐兒自去剩下尤老娘同三姐兒相陪那三姐兒雖向來和賈珍偶有戲言但不似他姐〻那樣隨和兒所以賈珍雖有垂涎之意却也不肯造次了致討沒趣況且尤老娘在傍边陪着賈珍也不好意思太露輕薄却說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厨下和鮑二飲酒那鮑二的女人多姑娘兒上灶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來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着來了一時叫起來没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糊塗渾嗆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黄湯罷撞

喪醉了夾着你那腦袋挺你的尸去叫不叫與你什麽相干一應有我承當呢風裡雨的横竪淋不到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之力在賈璉前十分有臉近日他女人越發和二姐兒跟前殷勤服侍他便自己除賭錢吃酒之外一槩不管一聽他女人吩咐百依百隨且吃彀了便去睡覺這裡鮑二女人陪着這些丫嬛小廝吃酒又和那幾個小廝們打牙撂嘴兒的頑笑討他們的好准備在賈珍前討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聽見扣門的聲兒鮑二的女人忙出來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〻的告訴他說大爺在這裡西院裡呢賈璉聽了

便至臥房見尤二姐和兩個小丫頭在房中見他來了臉
上却有些赸赸的（赸赸不好意思不作阿字）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咱們吃
兩盃好睡覺我今日乏了二姐兒忙忙陪笑接衣捧茶問
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的女人端上酒來
二人對飲兩個小丫頭在地下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
兒拴馬去瞧見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
會意也來廚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裡坐着吃酒
見他來了也都會意笑道你這會子來得巧我們因趕不
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裡來借個地方兒睡一夜隆兒
便笑道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奶我也不回

去了鮑二的女人便道偺們這裡有的是炕爲什麼不大
家朝呢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隆兒纔坐下
端起酒來忽聽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二馬同槽一作鬧語）不能相
容正蹶踢起來隆兒等慌得忙放下酒盃出來喝馬好容
易喝住另拴好了進來鮑二的女人笑說你三人就在這
裡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着帶門出去這裡喜兒喝
了幾盃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關了門抬頭見喜兒直
挺挺的仰臥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
顧你一個人舒服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偺們今兒
可要公公道道貼一爐子烧餅了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

不便多說只得吹了燈將就卧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心下着實不安只管用言語混乱賈璉那賈璉吃了幾杯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尤二姐只穿着大紅小襖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摟着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齊整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二姐兒道我雖標緻却無品行（八字自己斷定）看來倒底是不標緻的好賈璉忙說如何說這話我却不懂尤二姐滴淚說道你們拿我作糊塗人待什麼事我不知道我如今和你作了兩個月夫妻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糊塗人我生（二姐口中云云便明說皆皆哀怜）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終身我靠你豈

敢瞞藏一字我算是有倚有靠了將來我妹子却如何結菓據我看來這個形景恐非常策要作長久之計方可賈璉聽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illegible]）你前頭的事我都知道了（賈璉意中明說了）你不必驚慌如今你跟了我來大哥跟前自然倒要拘起形跡來了依我的主意不如叫三姨兒（[illegible]）也合大哥成了好事彼此兩無拘束索性大家作個通家之好你的意思怎麼樣尤二姐一面拭淚一面說道雖然你有這個好意頭一件三妹妹脾氣不好第二件也怕大（明知[illegible]明知）爺臉上下不來（真心）賈璉道這個無妨我這會子就過去索性破了例說着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窗內燈燭輝煌賈

璉便推門進去說大爺在這裡呢兄弟來請安賈珍聽是
賈璉的聲音倒唬了一跳見賈璉進來不覺羞慚滿面尤
老娘也覺不好意思賈璉笑道何必做如此景像咱們弟
兄從前是如何樣來大哥爲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
激不盡大哥若多心我倒不安了從此以後還求大哥照
常方好不然兄弟寧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
要跪下慌得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弟怎麽說我無不領
命賈璉忙命人看酒來我和大哥吃兩盃因又笑嘻嘻向
二姐兒道三妹七爲什麽不合大哥吃個雙鍾兒我也敬
一盃給大哥合三妹七道喜三姐兒聽了這話就跳起來

站在炕上指着賈璉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的咱
們清水下雜麪你吃我看提着影戲人子上場兒好歹別
戳破這層紙兒你別糊塗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
府上的事呢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兩個拿着
我們姊妹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算盤
了我也知道了那老婆天難纏如今把我姊七拐下來做
了二房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我也要會七那鳳奶七去
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兒便罷倘或有
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
出來再和那潑婦拼了這條命喝酒怕什麽咱們就喝說

着自巳拿起壺來斟了一盃自巳先喝了半盞揪過賈璉[illegible]來就灌說我倒不曾和你哥哥吃過今日倒要和你吃一吃咱們也親近親近（躁者偏休清凉）唬得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這等拉的下臉來弟兄兩個本是風流場中耍慣的不想今日反被這個閨女一席話說得不能搭言尤三姐看了這樣越發一叠聲又叫將姐上請來要樂咱們四個人家一處樂俗語說的便宜不過當家你們是哥哥兄弟我們是姐姐妹妹又不是外人[illegible]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溜尤三姐那裡肯放賈珍此時反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人與賈璉反不好輕薄起來

這尤三姐索性卸了粧飾脫了大衣服鬆鬆的挽個䯼兒身上只穿着大紅襖兒半掩半開故意露出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鮮艷奪目忽起忽坐忽喜忽嗔沒半刻斯文兩個墜子就和打鞦韆一般燈光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翠檀口含丹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幾杯酒越發橫波入鬢轉盼流光真把那珍璉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遠不捨[illegible]迷離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纔一席話直將二人禁住弟兄兩個竟前然無一點兒能爲別說調情鬭口竟連一句響亮話都沒了尤三姐自巳高談闊論任意揮霍村俗流言洒落一陣由着性兒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

樂一時他的酒足興盡便攆了他兄弟出去自去關門睡了自後或略有不如意便將賈珍等痛罵說他爺兒三個誆騙他寡婦孤女賈珍自後也不敢輕易再來那三姐兒有時高興又命小廝來找及至到了這裏只是陪瞅着罷了且說這尤三姐天生脾氣和人異樣詭僻只因他的模樣兒風流標緻他又偏愛打扮的出色另式另樣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風情體態來那些男子們別說賈珍賈璉這樣風流公子便是一班老到人鐵石心腸看見了這般（極寫尤身分為下節自刎張本）光景也要動心的及至到他跟前他那一種輕狂豪爽目中無人的光景早又把人的一團高興逼住了不敢動手

動腳所以賈珍向來和二姐兒無所不至漸漸的厭了卻一心注定尤三姐身上便把二姐兒樂得讓給賈璉自已卻想和三姐兒捏合偏那三姐一般合他頑笑別有一種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他母親和二姐兒也曾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咱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寶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現放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寫得如繪已作後意許一筆）休勢必有一場大鬧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這如何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他母女聽他這話料着難勸他也只得罷了那尤三姐天天挑揀穿吃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

珠子又要寶石吃着肥鵝又宰肥鴨或不趂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条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反多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內心中也漸漸的悔上來了（[illegible]恨有這悔之晚矣）無奈二姐兒倒是個多情人以爲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倒還知疼着熱若論溫柔和順却較着鳳姐還有些體度就論起那標緻來以及言談行事也不減於鳳姐但已經失了脚有了一個淫字憑他什麼好處也不算了偏這賈璉又（[illegible]回水）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似漆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裡還有鳳平二

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珍大爺商議商議揀個相熟的把三丫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事故賈璉道前日我也曾回大哥的他只是捨不的我還說就是塊肥羊肉無奈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剌多扎手偺們未必降得住正經揀個人聘了罷他只意上思思的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什麼法兒二姐兒道你放心偺們明日先勸三丫頭他肯了讓他自己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兒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他妹妹過來與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剛斟上酒也不用他姐

姐開口便先滴淚說道姐姐今日請我自然有一番大道理要說但只我也不是糊塗人也不用絮絮叨叨的從前的事情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是正禮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向來人家看着偺們娘兒們微弱都安着不知什麼心我所以破着沒臉人家纔不敢欺負這如今要辦正事不是我女孩兒家沒羞恥必得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若憑你們揀擇雖是有錢有勢的我心裡進不去[illegible]白過了這一世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彩禮都有我們

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三姐兒道姐姐橫豎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兒是誰二姐兒一時想不起來賈璉料定必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這人了果然好眼力二姐兒笑道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寶玉二姐兒與尤老娘聽了也以為必然是寶玉了三姐兒便啐了一口說我們有姐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快人快心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有好男人了不成眾人聽了都詫異除了他還有那一個三姐兒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走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

答應往房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裡問我來着麼興兒說小的回奶奶說爺在家廟裡同珍大爺商議做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尤二姐便要了兩碟菜來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站着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道家裡奶奶多大年紀怎麼個利害的樣子老太太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話興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都敢惹提起來我們奶奶的事告訴不得奶奶他心裡歹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的那裡見得他倒是跟前平姑娘爲人很好雖然和奶奶一氣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小的們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個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得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了下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說他會過日子除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或

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旁邊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經婆婆大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雞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頭裏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這等說他將來你又不知怎麼樣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得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劈嗎但凡小的要有造化起先娶奶奶時若得了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爺的幾個人誰不是背前背後稱揚奶奶

盛德憐下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情愿來伺候奶奶呢尤二姐笑道你這小猾賊兒還不起來說句頑話兒就嚇得這個兒你們做什麼往這裏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別見他纔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着脚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兒的這張嘴還說不過他呢奶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裏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麼樣我興兒道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的說奶奶便用着禮讓他看見奶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兒他就肯善罷干休了

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着爺打個爛羊頭似的雖然平姑娘在屋裡大約一年間兩個有一次在一處他還要嘴裡掂十來個過兒呢氣的平姑娘性子上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已尋來的你逼着我〻原不愿意又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倒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撒謊這樣一個夜叉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就是俗語說的三人抬不過一個理字去了這平姑娘原是他自幼兒的丫頭陪了過來一共四個死的嫁的只剩下這個心腹收了屋裡一則顯他的賢良二則又拴爺的心那

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會挑三窩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胆伏侍他所以纔容下了尤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只我聽見你們還有一位寡婦奶〻和幾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如何依他興兒拍手笑道原來奶〻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〻第一個善德人不管事的只叫姑娘們看書寫字針線道理這是他的事情前日因爲他病了這大奶〻暫管了幾日事總是按着老例兒行不像他那麽多事逞才的我們大姑娘不用說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兒叫二木頭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又香無人不愛只是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〻養的老鴰窩內

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經是珍大爺的親妹子太々抱過來的養了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々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們不算外、还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們姑太々的女孩兒姓林一位是姨太々的女孩兒姓薛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兒一樣又都知書識字的或出門上車或園子裡遇見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尤二姐笑道你們家規矩大小孩子進得去遇見姑娘們原該遠々的藏躲着敢出什麼氣兒呢興兒搖手道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緩了又吹化了薛姑娘說得滿屋裡都笑了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

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興兒說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那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裡越發沒了譜兒了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話倒像是寶玉的人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興兒笑道三姨兒別問他說起來三姨兒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學裡的師老爺成日的管着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是老太太的寶貝

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顛顛的說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裡自然是聰明的誰知裡頭更糊塗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為他認得幾個字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了頭羣兒裡鬧再者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尺了又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

這樣可惜了兒的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
咱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
兒氣的自然是天天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
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咱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
進來遶棺咱們都在那裡站着他只站在頭裡擋着人人
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咱們說姐
姐們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的那樣腌臢只
恐怕氣味熏了姐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
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趕忙說我吃髒了的另洗
了再斟來這兩件上我洽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
不管什麼都過的去只不大合衆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
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
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
磕瓜子兒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爲倒是一對兒好人
只是他已經有了人了只是沒有露形兒將來准是林姑
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所以還沒辦呢再
過三二年老太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
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
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得十五六天
的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兒定了那件

事明日爺來好做定奪說着帶了興兒也回去了這裡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下了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爲我悞事賈璉道也沒什麼事只是偏乜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兒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裡一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妹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管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裡不知多早晚纔來也難爲他的眼力他自已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願剃了頭當姑子去吃長齋念佛再不嫁人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兒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做生日媽媽和我們到那裡與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頑戲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裡頭有個粧小生的叫做柳湘蓮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聞得這人惹了禍逃走了不知回來了不曾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那柳老二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獃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裡去了一向沒來聽見有人

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廝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時，他是萍蹤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耽擱了。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也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今日合你說罷，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頭上一根玉簪拔下來磕作兩段，說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樣。說着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

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焙茗，焙茗說竟不知道，大約沒來，若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說沒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先往二姐兒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裏再悄悄的長行。果見三姐兒竟像又換了一個人的是的，又見二姐兒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匹馬，走的近了一看，時不是別人，就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賈璉深為奇怪，忙

捎馬迴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話寒溫，便入一酒店歇下，共敘談敘談。賈璉因笑道：鬧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二弟踪跡全無，怎麼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地面，遇見一夥强盜，已將東西刼去，不想柳二弟從那边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望候。我先

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倒好，只是我們白懸了幾日心。[illegible]因又說道：方纔說給柳二弟提親，我正[illegible]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illegible]說着便將自己娶了尤氏，如今又[illegible]要發嫁小姨子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屬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願，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定

尊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二弟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爲定只是我信不過柳二弟你是萍踪浪跡倘然去了不來豈不悞了人家一輩子的大事須得留一個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理小弟素係寒貧况且客中那裡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裡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道也不用金銀珠寶須是柳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不論貴賤不過帶去取信耳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言非別物此二姐終身之預兆也）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劍乃弟

家中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着二哥就請拿去爲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亦斷不捨此劍說畢大家又飲了幾盃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附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边且說二姐兒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點外事不聞那三姐兒果是個斬丁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親之餘只和姐姐一處作些活計雖賈珍趁賈璉不在家也來鬼混了兩次無奈二姐兒只不兜攬推故不見那三姐兒的脾氣賈珍早已領過教的那裡還敢招

惹他去所以踪跡一發難測了卻說這日賈璉進門看見二姐兒三姐兒這般景況喜之不盡深念二姐兒之德大家敘些寒溫賈璉便將路遇柳湘蓮一事說了一回又將鴛鴦劍取出遞與三姐兒三姐兒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熒及至拿出來看時裏面卻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鏨一鴛字一把上面鏨一鴦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兒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床上（好[illegible]有命[illegible]也）每日望著劍自笑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

知二則正惱他姊妹們無情把這事丟過了全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能少不得又給他幾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兒預備妝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置辦妥當只等擇日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焙茗說我卻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

見他說起二哥哥着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寶玉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於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來定下難道女家反趕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了底裡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個絕色的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來歷如

何又知是絕色寶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我在那裡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湘蓮聽了跌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干淨罷了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甚麼連我也未必干淨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心中想着若找薛蟠一則他病着二則他又浮躁不如去要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逕來找賈璉賈

璉正在新房中聞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迎出來讓到內室與尤老娘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異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於四月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這話你說錯了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這個斷乎使不得湘蓮笑道如此說弟願領責備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坐一敘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返悔便知他在賈府中聽了什麼話來把自已也當作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不但無法可處就是自己也無趣味（[illegible]）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也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illegible]）

揉碎桃花紅滿地　玉山傾倒再難扶

當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哭一面大罵湘蓮賈璉揪住湘蓮命人綑了送官（[illegible]）三姐兒忙止淚反勸賈

前人家並沒威逼他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
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賈璉此時也沒了主
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拉下手絹拭淚
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沒福消受大
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看着入殮又撫棺大哭一場方告
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纔之事原來這
樣標緻人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信步行來也不自知了
正走之間只聽得隱隱一陣環珮之聲尤三姐從那邊來
了一手捧着鴛鴦劍一手捧着一卷冊子向湘蓮哭道妾
癡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癡情妾

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
情鬼妾不忍相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又
向湘蓮灑了幾點眼淚便要告辭而行湘蓮不捨忙欲上
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一摔手便自去了這裡柳湘蓮放
聲大哭不覺自夢中哭醒似夢非夢睜眼看時竟是一座
破廟傍邊坐着一個瘸腿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
問此係何方仙師何號道士笑道連我不知道此係何方
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蓮聽了冷然如寒冰
侵骨掣出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
道士不知往那裡去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終

紅樓夢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家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廝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為何，心甚嘆息。

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為什麼自刎了，那柳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日媽媽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

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才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媽可聽見說柳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隻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才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嘗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算把你作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料理咱們家沒人俗語說的鈍雀兒先飛省得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給他們道道乏才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

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週道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爲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爲㤗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倒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到把正經事都悮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請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廝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賬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噯喲可是我怎麼

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若不是特特的帶來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嚇吊了還沒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出去告訴小廝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因問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細着綑着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廝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

的親自來開丹女二人看時都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裏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閑話兒纔回園裏去了這裏薛姨媽將箱子裏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

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姊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此能道出）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裏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想到這裏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紫鵑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

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略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得姑娘很重姑娘看着該喜歡纔是爲什麼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爲姑娘的病體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治也爲是姑娘的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遭塌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麽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氣血姑娘的千金貴體也別自己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勸解只聽

見小丫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說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妹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麽氣傍邊紫鵑將嘴向床後桌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舖啊黛玉也不答言紫鵑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來的很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也不敢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爲別

的必是寶姑娘從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與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滿眼抹淚的黛玉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爲自己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說道我任憑怎麼沒見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什麼叫什麼名字那是什麼做的這樣齊整這是什麼要他做什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

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条桌上當古董兒倒好呢一味的將些沒要緊的話來厮混（着為消遣）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已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偺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姐姐送偺們東西偺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姊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聽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趟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下了請帖辦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販貨賬目發

負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閒話兒內中一個道今日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怎麽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的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麽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柳道爺去了、衆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麽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体說了一遍、衆人聽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得前日我們在店裡、髣髴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閒工夫打聽這個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他勸纔是、任他怎麽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麽着罷、衆人問怎麽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衆的人怎麽沒人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

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我到不怕你們笑說我我不着他還哭了一塲呢言畢只是長吁短歎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衆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几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可算什麼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三個人又閑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着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強扎掙着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因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這兩日纔覺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這麼

想著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小悲歡收煞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丫頭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描畫小家子行徑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好兒呢反跌聊齋自己便蠍蠍螫螫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為寶姑娘這麼年輕的人想的這樣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麼叫人不敬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的是好姑娘太太歡喜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便不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真倫不類來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咕噥噥自言自語道這個又算了個什麼兒呢誰又說算什麼兒呢來一面坐着各自生了

一回閙氣都說管賞見帶若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
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
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挨着寶釵悄悄的說道
剛纔我到璉二奶奶那边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
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
屋裡回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唧唧咕咕
的不知說了些什麽看那個光景倒像有什麽大事的是
的姑娘没聽見那边老太太有什麽事寶釵聽了也自已
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爲什麽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
事咱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兒於是出來自去倒

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
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
麝月秋紋在房中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左
不過在这幾個院裡那裡就丢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
寶玉笑着道不是怕丢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
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爲寶姐姐送了他東西
他看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
人姐姐叫他閒時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了因問寶
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了一
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

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裏，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丫頭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就隨便歪在床上，卻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已作了回活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幾日也沒有過去看看，況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裏，別都出去了，叫寶玉回來抓不着人，（襲人之言，句句叫人厭之。）晴雯道，噯喲，這屋裏單你一個人記掛着他，我們都是白閒着混飯吃的，襲人笑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了一回，猛擡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撣子

在那裏撣什麼呢，走到跟前，卻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麼今日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璉二奶奶家瞧瞧去，（[illegible]）你在這裏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裏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裏雨水少，這果子樹上都有虫子，把果子吃的疤瘌流星的，吊了好些下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一嘟嚕上只咬破三兩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一嘟嚕都是要爛的，（[illegible]）姑娘你瞧，偺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落上許多了，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許多，你倒是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嘟嚕

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遭塌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摘一個姑娘嘗嘗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偺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婆忙笑道姑娘說得是我見姑娘很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這麼着就好了說着遂一逕出了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

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見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窗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麽平兒忙答應着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麽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粧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着怎麽這幾日不過來偺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個照着他也實在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

兒告訴我、說你背地裡還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傍邊、讓襲人坐下、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話兒、只見一個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門口兒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我〇打〇心〇勝）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郤說平兒送出襲人、進

來回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平〇兒〇亦〇多事）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是怎麼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裡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偺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着、只見（好〇補〇知〇柔帶〇）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

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門旁站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裡興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裡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了下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賬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個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使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去叫興兒却說興兒正在賬房兒裡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唬（先聲奪人）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illegible]）連忙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膽子進來鳳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

你只實說罷興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色及兩边
了頭們的光景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
論起这事來我也听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
我知道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實說了我还饒你再有（[illegible]）
一字虛言你先摸〻你腔子上几個腦袋瓜子興兒戰戰
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〻問的是什麼事奴才同爺辦壞了
鳳姐听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纔
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
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还不遲呢那興
兒真個自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几個嘴巴鳳姐兒喝

声咕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〻舊奶〻的事
你大概不知道啊興兒見說出这件事來越發著了慌連
忙把帽子抓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碰的頭山响口裡
說道只求奶〻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的謊鳳姐
道快說興兒直蹶〻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
知道就是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
廟裡去領銀子二爺同著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
兒兩個說起珍大奶〻那边的二位姨奶〻來二爺誇他
好蓉哥兒哄著二爺說把二姨奶〻說給二爺鳳姐听到
这裡使勁啐道呸（[illegible]）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

奶奶興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瞅着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麼不說了興兒方纔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着呢興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道這個自然麼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底下的罷興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瞅着平兒道咱們都是死人哪你听听平兒也不敢作声興兒又回道珍大爺

那边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麼又扯拉上什麼張家李家咧呢興兒回道奶奶不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兒倒慪笑了兩边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興兒想了想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兒接着道怎么樣快說呀興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兒听到這裡點了點頭兒回頭便望了頭們說道你們都听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不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

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
家抬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
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
奶奶沒來麼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了些東西來
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
稱讚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服侍呢自
然是你了興兒赶着磕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
子說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
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
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各

人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為什麼興兒隨將柳湘蓮的
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化高省了當那出名
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別的事奴
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一字虛假奶奶問
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
又指着興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麼
瞞着我的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
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
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令起去興
兒磕了個頭爬起來退到外間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

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赶忙垂手敬听鳳姐道你忙什麽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麽呢興兒也不敢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麽時候叫你々什麽時候到遲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几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興兒赶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興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暁防你的皮興兒連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着过來鳳姐把眼直瞪々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很好去罷外頭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出去了鳳姐便

叫倒茶小丫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想越氣歪在床上只見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过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麽著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近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賈璉前腳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什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眾人、又吩咐眾男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興兒引路、一直到了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興兒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進去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見、於是忙整理衣服、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都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子襖、青緞子掐銀線的褂子、白綾素裙。眉彎柳葉、高吊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二女人攙進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拜見、張口便叫姐姐、說今日實在不知姐姐下降、不曾遠接、求姐姐寬恕。說著便拜下去。鳳姐忙陪笑還

礼不迭。彼此挽着手同入房中。鳳姐上坐，尤二
姐忙命丫頭拿褥子便行礼，說：妹子年輕，一從到了這裡，
諸事都是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
不棄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教，情願傾心吐胆只伏侍姐
姐。說着便行下礼去。鳳姐忙下坐還礼，口內忙說：皆因我
也年輕，向來總是婦人的見識，一味的只劝二爺保重，別
在外边眠花宿柳，恐怕叫太爺太太躭心。這都是你我的
（你我本在一處[illegible]嬸娘）
痴心，誰知二爺倒錯會了我的意。若是外頭包占人家姐
妹，瞞着家裡也罷了。如今娶了妹妹作二房，這樣正經大
事，也是人家大礼，却不會合我說。我也劝過二爺早辦這

件事，果然生個一男半女，連我後來都有靠。不想二爺反
（不想二爺反以我是妒忌不堪的人，連這話也瞞了，有冤難伸）
以我為那等妒忌不堪的人，私自辦了。真真叫我有冤沒
處訴。我的這個心，惟有天地可表。頭十天頭裡我就風聞
着知道了，只怕二爺又錯想了，遂不敢先說。目今可巧二
爺走了，所以我親自過來拜見。還求妹妹体諒我的苦心，
（你我[illegible]親[illegible]）
起動大駕，挪到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合意
的諫劝二爺，謹慎世務，保養身子，這纔是大礼呢。要是妹
妹在外頭，我在裡頭，妹妹自想想，我心裡怎麼過的去呢？
再者，叫外人听着，不但我的名声不好听，就是妹妹的名
兒也不雅。況且二爺的名声更是要緊的，倒是談論咱們

姐兒們還是小事至於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昔持家太嚴背地裡加減些話也是常情妹妹想自古說的當家人惡水缸我要真有不容人的地方兒上頭三層公婆當中有好幾位姐姐妹妹妯娌們怎麼容的我到今兒就是今兒二爺私娶妹妹在外頭住着我自然不願意見妹妹我如何還肯來呢拿着我們平兒說起我還勸着二爺收他呢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我叫這些小人們遭塌所以纔叫我知道了我如今來求妹妹進去和我一樣兒住的使的穿的帶的你我總是一樣兒妹妹這樣伶透人若肯真心幫我我也得個膀臂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們的嘴就是二爺回來一見他也從今後悔我並不是那種吃醋調歪的人你我三人更加和氣所以妹妹還是我的大恩人呢要是妹妹不合我去我也想意搬出來陪着妹妹住只求妹妹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留我個站腳的地方兒就叫我服侍妹妹梳頭洗臉我也是願意的說着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攙住只叫妹子快別這麼着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兒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了他妹妹只管受禮他原也

偺們的丫頭巳後快別如此說着又命周瑞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為拜見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巳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做他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為知巳又見周瑞家等媳婦在傍边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痴了反感人怨又說巳經預偹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巳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禮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裡怎麼樣鳳姐兒道這有何难妹妹的箱籠細軟只管着小厮搬了進去這些粗夯貨要他無用还叫人看着妹妹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淺也不曾當过家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幾件箱櫃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过是二爺的鳳姐听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急忙穿戴了二人携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道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太我們有一

個花園子極大姊妹們住著容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裡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厮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進大門只奔後門來下了車趕散眾人鳳姐便帶了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眾人來看問尤二姐一一見過眾人見了他標緻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眾人都不許（機謀有斷制）在外走了風声若老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丫頭都素懼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

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紈收養幾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过去的李紈見鳳姐那边已收什房屋況在服中不好張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可以驅制之而）鳳姐又便去將他的丫頭一槩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丫頭（姐不悟）送他使喚暗暗吩咐他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看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槩和你們算賬自巳又去暗中行事不提且說合家之人都暗暗的納罕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各相好倒也安心樂業的自為得所誰知三日之後丫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一声

太奶奶拿些個來善姐兒便道二奶奶你怎麽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边太太那边太太這些姑娘妯娌們上下几百男女天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还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家裡有了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嘴裡調度那裡爲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勸你耐著些兒罷偺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人听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活不活你

又敢怎麽樣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爲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也懶端來與他吃或早一頓晚一頓所拿來的東西皆是剩的尤二姐說过兩次他反瞪着眼叫喚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本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悅色滿嘴裡姊姊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着我的眼还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二姐見他這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是常情我

（夾批：[illegible]）

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論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這尤二姐的底細皆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壻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賭博不理世業家私花盡父母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場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子二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壻尚不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要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不[illegible]如[illegible]）國孝家孝的裏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强逼退親停妻再娶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

氣的罵道眞是他娘的話怨不得俗語說癩狗扶不上墻的你細細說給他就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illegible]）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裏自然能彀平服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如此（[illegible]）我自有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illegible]）說你只告我來旺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張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寃察院坐堂看狀子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

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這条街上等候。見了青
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衆位弟兄。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
不得。快來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說好哥哥你去罷。別鬧了。
於是來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與他看。旺兒故意看
了一遍。碰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
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扯小的在內。其中還有人。求老
爺再問。張華碰頭道。雖还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
他下人。旺兒故意的說。糊塗東西。还不快說出來。這是朝
廷公堂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
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
告了起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
要虛張声勢驚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
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
贓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妄捏
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
說了一声。况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
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璉之事。忽
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
理。賈蓉慌忙來回賈珍。賈珍說。我却早防着這一著。倒难
為他這麼大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察院。

又命家人去對詞。正商議間。又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珍聽了這話。倒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已經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帶著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嬸娘。吩咐他們殺牲口備飯。說了忙命備馬。躲往別處去了。這裡鳳姐帶着賈蓉走來上房。尤氏也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說什麼事情這等忙。鳳姐照臉一口唾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偷著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願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了体統纔是。你痰迷了心。脂油朦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來了。這會子被人告我們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到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裡。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偺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証明白。回來偺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覿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只求嬸娘息怒。鳳姐一面又罵賈蓉。天打雷劈。五鬼分屍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

的娘陰靈兒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我一面
罵著揚手就打唬得賈蓉忙磕頭說道嬸娘別動氣只求
嬸娘別看這一時姪兒千日的不好還有一日的好實在
嬸娘氣不平何用嬸娘打讓我自己打嬸娘只別生氣說
著就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
問著自己說以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以後還單
聽叔叔的話不聽嬸娘的話不了嬸娘是怎麼樣待你你
這樣沒天理沒良心的眾人又要勸又要笑又不敢笑鳳
姐兒滾到尤氏懷裡嚎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
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違旨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

著咱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來拿再者咱們过去只
見了老太太太太和眾族人等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
又不容丈夫買妾只給我一張休書我即刻就走你妹已
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
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內我這裡趕著收什房
子和我一樣的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下接过來大家
安分守已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
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槩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
急了總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
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如今把我的人还鎖在那

裡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又放聲大哭起祖宗爺娘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麵團兒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混賬種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我當初就說使不得鳳姐兒聽說這話哭著撒著尤氏的臉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裡難道有茄子塞著不就是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為什麼你不來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這會子不平安了怎麼得驚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敢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只就會一味瞎小心

應賢良的名兒說著啐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的也要他們聽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著罷了眾姬妾丫頭媳婦等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踐殼了當著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留點臉兒說著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一回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你父親來我對面問他親大爺的孝纔五七姪兒娶親這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學著日後教導你們賈蓉只跪著磕頭說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

見侄兒一時吃了屎調唆着叔叔做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嬸娘若鬧起來了侄兒也是個死只求嬸娘責罰侄兒侄兒謹領這官司還求嬸娘料理侄兒竟不能幹這大事嬸娘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折了在袖子裏侄兒糊塗死了既做了不肖的事就和那貓兒狗兒一般少不得還要嬸娘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只當嬸娘有這個不肖的兒子就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他呢說着又磕頭不絕鳳姐兒見了賈蓉這般心裏早軟了只是礙着眾人面前又難改過口來因歎了一口氣一面拉起來一面拭淚向尤氏道嫂子也別惱我我是年

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麼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裏藏少不得嫂子要體諒我還得嫂子在哥哥跟前替說先把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嬸娘放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着叔叔嬸娘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與嬸娘送過去好補上不然豈有教嬸娘又添上虧空的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嬸娘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鳳姐兒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着我你們週全我就是個傻子也傻

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什麽人嫂子既怕他絕了后我難道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妹子就合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趕着傳人收什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倒說奶奶太性急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麽樣再收什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了這話叫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偏打的嘴半空裏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我聽見了嚇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麽人這樣大胆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

的花子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急了凍死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禮他抓住總然死了死的倒比凍死餓死還值些怎麽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做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麽事做不出來况且他又拿着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就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人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叫人拿住刀靶兒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巴上長瘡多少膿血兒所以又急又氣

少不得來我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咱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個妄告不實之罪，咱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鳳姐兒咂着嘴兒笑道：難為你想，怨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做出這些事來。原來你竟是這麼個糊塗東西，我往日錯看了你了。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的小人，銀子到手，三天五天一光了，他又來找事訛詐。再要叨登起來，咱們雖不怕，終久躭心，擱不住他說

既沒毛病，為什麼反給他銀子？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這事還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願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娘，叫他出來仍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這裡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出去。他若出去了，咱們家的臉在那裡呢？依我說，只寧可多給錢為是。賈蓉深知鳳姐兒口雖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人。如今怎麼說只好怎麼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

處了家裡終久怎麼樣你也同我過去回明了老太太太太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兒討主意如何撒謊纔好鳳姐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樣事這會子這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個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還是一片傻心腸兒說不得讓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給老太太太太們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裡的今既見了你妹妹很好而且又是親上做親的我願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親近一概死了日子又艱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

後無奈無家無業實在難等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廂房收拾了出來暫且住著等滿了孝再圓房兒仗著我這不害臊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著你們了你們娘兒兩個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嬸娘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鳳姐兒道罷呀還說什麼拜謝不拜謝又指着賈蓉道今日我纔知道你了說着把臉却一紅眼圈兒也紅了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賈蓉忙陪笑道罷了嬸娘小不得饒恕我這一次說着忙又跪下鳳姐兒扭過臉去不理他賈蓉纔笑着起來了這裡尤氏忙命了頭們舀水取

粧奩伏侍鳳姐兒梳洗了趕忙又命預備晚飯鳳姐兒執意要回去尤氏攔着道今日二嬸子要這麼走了我們什麽臉還過那邊去呢賈蓉傍邊笑着勸道好嬸娘親嬸娘已後蓉兒要不真心孝順你老人家天打雷劈鳳姐瞅了他一眼啐道誰信你這說到這裏又咽住了一面老婆丫頭們擺上酒菜來尤氏親自遞酒佈菜賈蓉又跪着敬了一鍾酒鳳姐便合尤氏吃了飯丫頭們遞了漱口茶又捧上茶來鳳姐喝了兩口便起身回去賈蓉親身送過來纔回去了且說鳳姐進園中將此事告訴尤二姐又說我怎麽操心又怎麽打聽須得如此如此方保得衆人無罪少不得偺們按着這個法兒來纔好不知鳳姐又變出什麽法兒來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著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就是了說著大家先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姐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緻小媳婦進來忙覷著眼瞧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illegible]見兒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倒細細的看看好不好說著忙拉二姐兒說這是太婆婆快磕頭二姐兒忙行了大

禮展拜起來又指著衆姊妹說這是某人某人你先認了太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兒聽了一一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姓什麽今年十幾歲了[illegible]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戴上了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著嘴兒笑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來我瞧瞧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笑說道竟是個齊全孩子我看比你還俊些呢鳳姐聽[illegible]說笑著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

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聽了道這有什麼不是既你這樣賢良很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著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爲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搬到廂房居住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陪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膽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原是親戚接到家裡住著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

張華拖欠我們的債務追索不給方誣賴小的主兒那個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說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這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於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借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那家並沒退準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

聽了忙喚尤氏過來說他做事不妥既你妹子從小與人指腹爲婚又沒退斷使人告了這是什麼事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有鳳姐在傍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沒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準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做二房如此沒有對證的話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不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裡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實于某年某月某日給了他二十兩銀子退準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料理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着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呢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真了來回了賈母鳳姐

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著張華帶回二姐兒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兒不去自己拉絆著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個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著了他或訛他做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使人算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裡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撒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比親姊妹還勝幾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了新房中已經靜悄悄的關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鐙中跌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

分外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
七歲的丫嬛名喚秋（又將一盆滅水）桐賞他爲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
盡見了賈母合家衆人回來見了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
色誰知鳳姐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來敘了
寒温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驕矜之
色鳳姐听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在那边接了來心中一
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無非太甚）
換出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
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稀罕且說鳳姐在家
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的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

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声名狠不好听連老太太太太們（又生一計）（速其死）
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乾凈又和姐夫來
往太密沒人要的你揀了來还不休了再尋好的我听見（請教是誰說的）
這話氣的什麽兒是的後來打听是誰說的又察不出來
這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麽說嘴我反弄了魚頭
來折說了兩遍自已已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
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且說秋桐
自以爲係賈赦之賜無人僣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
眼裡豈容那先姦後娶沒漢子要的婦女鳳姐听了暗樂
自從糀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又變一計）

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拿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厨內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鳳姐說奶奶名声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吃却往園裡去偷吃鳳姐听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拿耗子我的猫只倒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園中姊妹一干人暗爲二姐躭心雖都不敢多言却也可憐（可謂殺之而不怨極狠）每常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因無一點壞形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况素昔見

賈赦姬妾丫环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今日天緣湊巧竟把秋桐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那裡拆得開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用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真毒勝于）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已再殺秋桐主意一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蛇蠍）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听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乱罵說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却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麼都沒了

奶奶寬洪大量我卻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這淫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呢（邊副良出而醜態已全露矣）鳳姐兒在屋裡只裝不敢出聲兒氣得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睛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專會作死好好的成天喪聲嚎氣背地裡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祖宗竟唯鳳姐所命）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妒了鳳丫頭倒好意待他他倒這樣爭鋒吃醋可知是個賤骨頭（好明覺嘗在）因此漸次便不大喜歡眾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上踐踏起來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平兒）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姐與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花為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月的暗氣便懨懨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妹妹手捧鴛鴦寶劍前來說姐姐你為人一生心癡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那妒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猾他發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就是進來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數應然只因你前生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速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妒婦一同歸至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明月淚腳）

（亦只是假好看罷能勸回然勢本不致下此毒手）

(言之慨)目無人憐惜尤二姐哭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斷今日之報既係當然(可怜可怜只得長嘆矣)何必又生殺戮之冤三姐兒聽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哭着合賈璉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老天可憐生了下來還可若不然我的命還不能保何况于他賈璉亦哭說你只放心我請名人來醫治於是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此時也病了亦謀幹了軍前効力回來好討蔭封的小厮們走去便仍舊請了那年給晴雯看病的太醫胡君榮來診視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

又常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請出手來再看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脈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胆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略露一露醫生觀看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早已魂飛天外那裡還能辨氣色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瘀血凝結如今只以下瘀通經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命人送了藥禮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姐此時只有念佛保護賈璉絕了子孫而已)只半夜光景尤二姐腹痛(嚇)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於是血行

不止二姐就昏迷过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遣人再去請医調治一面命人去找胡君榮胡君榮听了早已捲包逃走這裡大醫便說不來血氣虧弱受胎以來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於中這位先生誤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傷八九一時难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还要一些閒話閒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也開了個煎藥方子並調元散鬱的丹藥方子去了急的賈璉便查誰請的姓胡的來一時查出便打了個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偺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來於是天地前燒香礼拜自己通誠禱告說我

紅樓夢 第六九回

通誠禱告吃齋念佛保

情願有病只求尤氏妹妹身体大愈再得怀胎生一男子

佑遂門絕

我願吃長齋念佛賈璉眾人見了無不稱讚賈璉與秋桐在一處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叫人出去筭命打卦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兎的陰人冲犯了大家笑將起來只有秋桐一人屬兎說他冲的秋桐見賈璉請醫調治打人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听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兒又劝他說你暫且別處躲幾日再來秋桐便氣得哭罵道理那起餓不死的雜種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么就

井水河水爹爹

頭請

冲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么人不見偏來了就冲

下我還要問問他呪到底是那裡來的孩子他不過哄我們那個綿花耳朵的爷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張姓王姓的奶奶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倒還是一點攙雜（畫出潑婦）沒有的呢衆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告訴邢夫人說二爺二奶奶要攆我回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太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便數落了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樣是你父親給的爲個外來的攆他連老子都沒了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發走到窗戶根底下大罵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

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过尤二姐那边來劝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訴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這裡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經打下無甚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倒还干净（可憐[illegible]使人氣[illegible]）常聽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畢扎挣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边將近五更天氣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幾次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赶忙將衣服首飾穿戴齊整上炕躺下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辰丫環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自已

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了頭們就只配沒人我的打着罵着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了牆倒眾人推了環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戴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于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瞧見不禁大哭眾人雖素昔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實在溫和憐下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摟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道狠心的妹妹你怎麼丢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都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性梨香院收拾停靈將二姐兒抬上去用衾單蓋了八個小廝和八個媳婦圍隨抬往梨香院來那裡已請下天文生擇定明日寅時入殮大吉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賈璉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久停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一早過來陪哭一場眾族人也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喪禮鳳姐兒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說我病着忌三房不許我去我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遶過群山至北界牆根下往外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

說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癆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也認真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塲也是夫妻們分停五七日抬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地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着了环來請鳳姐說二爺在家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兒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麽銀子家裡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偺們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雖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銀用剩了还有二十幾兩你要就拿去說着命平兒拿了出來遞與賈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得賈璉無話再說只得開了尤氏箱籠去拿自已体已及開了箱櫃一點無存只有些

折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紬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想着他死得不分明又不敢說只得自已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用小厮丫环來拿自已提着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好笑連忙將二百兩一包碎銀偷了出來悄遞與賈璉說你別言語纔好你要哭外頭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裡來點眼賈璉便說道你說得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汗巾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繫的你好生替我收着做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接了自已收去賈璉有了銀子命人買板進來連夜赶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靈晚上自已也在這裡伴宿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終

紅樓夢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姓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又因年近歲逼諸事煩雜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單子來回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的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

議雖有幾個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緣故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向未與寶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眾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強第二個琥珀現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了頭發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來這一向因鳳姐兒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接着過年過節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奈寶玉因柳湘蓮遁跡空門又聞得尤三姐自刎尤二姐被鳳姐逼死又兼柳五兒自那夜監禁之後病越重了連連接接

開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痴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病慌的襲人等呢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得外間屋內咭咭呱呱笑聲不斷襲人因笑說你快出去拉拉罷晴雯和麝月兩個人按住芳官那裏隔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長襖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叠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穿着葱綠杭紬小襖紅紬子小衣兒披着頭髮騎在芳官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着一身舊衣在那裏抓芳官的肋肢芳官却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脚亂蹬笑的喘不過氣來寶玉忙笑說兩個大的欺負一個小的

等我來撓你們說着也上床來隔肢晴雯晴雯觸癢笑的忙丟下芳官來合寶玉對抓芳官趁勢將晴雯按倒襲人看他四人滚在一處倒好笑因說道仔細凍着了可不是頑的都穿上衣裳罷忽見碧月進來說昨兒晚上奶奶在這裏把塊手絹子忘了不知可在這裏沒有春燕忙應道有我在地下撿起來不知是那一位的纔洗了剛晾着還沒有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滚因笑道倒是你們這裏熱鬧大清早起就咭咭呱呱的頑到一處寶玉笑道你們那裏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奶不頑把兩個姨娘和姑娘也都拘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頭去

更冷冷清清的了。兩個姨娘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那纔更冷清呢。你瞧瞧寶姑娘那裡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像短了多少人是的。把個雲姑娘落了單了。正說着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寶玉聽了。忙梳洗出來。果見黛玉寶釵湘雲寶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笑道。這會子還不起來。偺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一個人作興作興。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笑道。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的。如今却好萬物逢春。偺們重新整理起這個社來。自然要有生趣兒。況這首桃花

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豈不大妙。寶玉聽着點頭說很好。且忙着要詩看。衆人都又說。偺們此時就訪稍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社。說着一齊站起來都往稍香村來。寶玉一壁走一壁看。寫着是

桃花行

桃花簾外東風軟。桃花簾內晨粧懶。
簾外桃花簾內人。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簾櫳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閒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樹樹烟封一萬株　烘照樓壁紅模糊
天機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飲蘸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寂寞簾櫳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痴痴呆呆、竟要滾下淚來、又怕眾人看見、忙自己拭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寶琴笑道、你猜是誰做的、寶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的稿子、寶琴笑道、現是我作的呢、寶玉笑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寶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兩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等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妹妹本有此才、却也斷不肯做的、比不得林

姊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眾人聽說都笑了已至稻香村
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
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者自勝於海棠）
黛玉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黛玉
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寶釵道使不得古來桃花
詩最多縱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
正說着人回舅太太來了請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
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飯畢又陪着入
園中來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
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幾件玩器合家皆

有壽禮自不必細說飯後探春換了禮服各處行禮黛玉
笑向眾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日是
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
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閒空兒因此改至初五這日
眾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寶玉請
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
的話說六月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物之帖自有賈璉
和王夫人開讀眾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
這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為妻擇于五月間過
門鳳姐兒又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

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衆甥男甥女閑樂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寶玉、探春、林黛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粧飾了起來。五人去了一日，掌燈方回。寶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機見景勸（襲人偏會）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寶玉屈指算一算說：還早呢。襲人道：書還是第二件，到那時總然你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裡呢？寶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了的好些，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我就拿出來，統共數了一數，纔有五百六十幾篇。這三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說，明日起把別的

心都收了，起來天天快臨幾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槩看得過去。寶玉聽了，忙得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實在搪塞不過，便說明日爲始，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時大家睡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窗下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了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寶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說，十分歡喜，就吩附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寶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便道：臨陣磨鎗也不中用，有這會子着急，天天寫寫念念，有多少完不了的？這一趕又趕出病來纔罷。寶玉回說不妨事。寶釵

探春等都笑說太太不用着急書雖替不得他字都替得的我們每日每人臨一篇給他搪搽過這一步就完了一則老爺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王夫人聽說喜之不盡原來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功課寶玉一向分心到臨期自然要吃虧因自己只粧不耐煩把詩社更不提起探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寶玉自己每日也加功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積了許多這日正等着再得五十篇也就搪得過了誰知紫鵑走來送了一卷東西寶玉拆開看時都是一色擇油紙上臨的鍾王蝇頭小楷字跡且與自

己十分相類喜的寶玉和紫鵑作了一個揖又親自來道謝接着湘雲寶琴二人也都臨了幾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功課亦可搪搽了寶玉放了心于是將應讀之書又溫理過幾次正是天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塌了幾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算去至七月底方回寶玉聽了便把書字又丟過一边仍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綉絨殘吐捲起半簾香霧纖手自拈來空使鵑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別去　甚好

自已做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条紙兒寫好與寶釵看了又來找黛玉黛玉看畢笑道好新鮮有趣兒我却不能湘雲說道偺們這幾社總沒有塡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塡詞豈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也倒是湘雲道偺們趂今日天氣好爲什麼不就是今日黛玉道也使得說着一面吩咐預備了幾色菓點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這裡二人便擬了柳絮爲題又限出幾個調來寫了粘在壁上衆人來看時以柳絮爲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寶玉笑道這詞我倒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謅起來於是大家拈鬮寶釵炷了一支夢甜香大家

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寶琴也忙寫出來寶釵笑道我已有了瞧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今兒這香怎麼這樣快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雖做了些自已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做回頭看香已盡了李紈等笑道寶玉又輸了蕉丫頭的呢探春聽說寫了出來衆人看時上面却只半首南柯子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徒垂絡絡絲也難綰繫也難羈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　又是將來識語

李紈笑道這也却好何不再續上寶玉見香沒了情願認輸不肯勉强塞責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

動了興乃提筆續道、
落去君休惜。飛來我自知。鶯愁蝶倦晚芳時。縱是明
春再見隔年期。知有意味。
衆人笑道、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縱然好也
算不得。說着看黛玉的是一闋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隊成毬。飄泊亦
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韶華竟白
頭。嘆今生誰拾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
留。絕妙好詞、
衆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因又

看寶琴的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三春事業付東風。明
月梅花一夢。 幾處落紅庭院。誰家香雪簾櫳。江南
江北一般同。偏是離人恨重。
衆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声調悲壯。幾處誰家兩句最妙。
宝釵笑道、終不免過于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
根的東西。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才不落套。所以
我謅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衆人笑道、不要太謙。
自然是好的。我們賞鑒賞鑒。因看這一闋臨江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笑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

蜂團蝶陣亂紛紛、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得好自然這首爲尊纏綿悲（左方皆來之藏但論外被導了耳）戚讓瀟湘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寶琴笑道我們自然受罰、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麼罰、李紈道不用忙這定要重重的罰他下次爲例、一語未了只聽窗外竹子上一声響、恰似窗屜子倒了一般衆人嚇了一跳了鬟們出去瞧時簾外了頭子們回道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稍上了衆了鬟笑道好一個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的、斷了線偺們拿下他來、寶玉等聽了也都出来看時、寶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裡嫣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鵑笑道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單他有這個不成、二爺也太使心眼兒了、我不管我且拿起来探春笑道紫鵑也太小器了、你們一般有這會子拾人走了的也不嫌個忌諱、黛玉笑道可是呢、把偺們的拿出来、偺們也放放晦氣了頭們聽見放風箏、巴不得一声兒七手八腳、都忙着拿出

來也有美人兒的也有沙雁兒的丫頭們搬高墩綑剪子股兒一面撥起籰子來宝釵等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敞地下放去宝琴笑道你這個不好看不如三姐〻的一個軟翅子大鳳凰好宝釵回頭向翠墨笑道你去把你們的拿來也放放宝玉又興頭起來也打發個小丫頭子家去說把昨日賴大娘送的那個大魚取來小丫頭去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晴雯姑娘昨兒放走了宝玉道我还沒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橫竪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宝玉道再把大螃蟹拿來罷丫頭去了同了幾個人扛了一個美人並籰子來回說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

了這一個是林大娘才送來的放這一個罷宝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歡喜便叫放起來此時探春的也取了來了丫頭們在那山坡上已放起來宝琴叫丫頭放起一個大蝙蝠來宝釵也放起個一連七個大雁來獨有宝玉的美人再放不起來宝玉說丫頭們不會放自已放了半天只起房高便落下來了急得宝玉頭上的汗都出來了衆人又笑宝玉恨得擲在地下指着風箏說道若不是個美人我一頓腳跺個稀爛黛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去叫人換好了就好放了再取一個來放罷宝玉等大家都仰面看天上這幾個風箏起在空中

一時風緊衆丫嬛都用手帕墊手緒玉果見風力緊大過去將籰子一鬆只聽得一陣豁喇喇響登時綫盡風箏隨風去了黛玉因讓衆人來放衆人都說林姑娘的病根兒都放了去了咱們大家都放了罷於是丫頭們拿過一把剪子來鉸斷了線那風箏都飄飄颻颻的隨風而去一時只有雞蛋大一展眼只剩了一點黑星兒一會兒就不見了衆人仰面說道有趣有趣說着有丫頭來請吃飯大家方散從此寶玉的工課也不敢像先竟擱在脖子後頭了有時寫寫字有時念念書悶了也出來合姐妹們頑笑半天或往瀟湘館去閒話一回衆姐妹都知他工課虧欠大家自去吟詩取樂或講習針指之事也不肯去擾他便是黛玉更怕賈政回來寶玉受氣每每推睡不大兜攬他寶玉也只得在自己屋裡隨便用些工課展眼已是夏末秋初一日賈母處兩個小丫頭匆匆忙忙來叫寶玉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回終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話說賈母處兩個丫頭匆匆忙忙來找寶玉，口裡說道，二爺快跟着我們走罷，老爺家來了，寶玉聽了，又喜又愁，只得忙忙換了衣服，前來請安，賈政正在賈母房中連衣服未換，看見寶玉進來請安，心中自是歡喜，又有些傷感之意，又叙了些任上的事情，賈母便說你也乏了，歇歇去罷，賈政忙站起來笑着答應了個是，又略站着說了幾句話，纔退出來，寶玉等也都跟過來，賈政自然問問他的工課，也就散了，原來賈政回京覆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珍璉寶玉頭一天，便迎出一站去，接見了賈政，賈政先請了賈母的安，便命都回家伺候，次日面聖，諸事完畢，纔回家來，又蒙恩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幾年，骨肉離異，今得晏然復聚，自覺喜幸不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槩亦付之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清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裏邊，母子夫妻共叙天倫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大慶，又因親友前來，恐筵宴排設不開，便早同賈赦及賈璉等商議，議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寧兩處齊開筵宴，榮國府中單請官客，榮國府中單請堂客，大觀園中收拾出

綴錦閣並嘉蔭堂等幾處大地方來做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王郡主王妃公主國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閣府督鎮及誥命等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家宴初五日是賴大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湊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壽禮者便絡繹不絕禮部奉旨欽賜金玉如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杯各四件帑銀五百兩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拐一支茄楠珠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緞十二疋玉盃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家凡所來往者莫不有禮不能勝記堂屋內設下大桌案鋪了紅氈將凡有精細之物都擺上請賈母過目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瞧瞧後來煩了也不過目只說叫鳳丫頭收了改日悶了再瞧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屏開鸞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寧府中本日只有北靜王南安郡王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位世交公侯蔭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並世交公侯誥命賈母等皆是按品大粧迎接大家廝見先請至大觀園內嘉蔭堂茶畢更衣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纔

入座、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序便是衆公侯命婦
左边下手一席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边
下手方是賈母主位、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
中幾個媳婦兩溜雁翅站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賴大
家的帶領衆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
的帶領幾個丫嬛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
有人款待別處去了、一時叅了場臺下一色十二個未留
髮的小丫頭、都是小廝打扮垂手伺候、須臾一個捧了戲
單至堦下先遞與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纔遞與林之
孝家的、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來遞與尤
氏的侍妾配鳳、配鳳接了纔奉與九氏、尤氏托着走至上
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點了一齣吉慶戲文、然後又讓
北靜王妃、也點了一齣、衆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揀好的
唱罷了、少時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
家便更衣復入園來、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宝玉、賈母
笑道今日幾處廟裡念保安延壽經、他跪經去了、又問衆
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姊妹們病的病弱的弱、見人腼腆、
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
在那边廳上陪着他姨娘家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
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賈母回頭命了鳳姐兒去、把史薛

林四位小姐帶來、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來罷、鳳姐答應了、來至賈母這边、只見他姊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宝玉也纔從廟裡跪經回來、鳳姐說了、宝釵姊妹與黛玉湘雲五人來至園中、見了大衆、俱請安問好、內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都齊声誇讚不絕、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這裡、聽見我來了、還不出來、還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叔算賬、因一手拉着探春、一手拉着宝釵、問十幾歲了、又連声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着黛玉宝琴、也着實細看、極誇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叫我誇那一個的是、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幾分來

金玉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笑道、你姊妹們別笑話、留着賞丫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五樣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略逛了一逛、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說身上不快、今日若不來、實在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別了、賈母等聽說、也不便強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着北靜王妃略坐了一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勞乏了一日、次日便不見人、一應都是邢夫人款待、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壽的、只到廳上行禮、賈赦賈政賈珍還禮看待、至寧府坐席、不在話下、這幾日尤氏

晚間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間待客晚間陪賈母頑笑又幫着鳳姐料理出入大小器皿以及收放禮物晚間在園內李氏房中歇宿這日晚間伏侍過賈母晚飯後因說你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些尋一點子吃了歇歇去明兒還要起早呢尤氏答應着退了出去來到鳳姐兒房裡來吃飯鳳姐兒在樓上看着人收送來的圍屏呢只有平兒在房裡與鳳姐疊衣服尤氏因想起二姐兒在時多承平兒照應便點着頭兒說道好丫頭你這麼好心人兒難為你在這裡熬平兒把眼圈一紅拿別的話岔過去尤氏因笑問道你們奶奶吃了飯了沒有平兒笑道吃飯豈不請奶奶去

的尤氏笑道既這樣我別處找吃的去罷餓的我受不得了說着就走平兒忙笑道奶奶請回來這裡有點心且點補些兒回來再吃飯尤氏笑道你們忙得這樣我園裡和他姊妹們鬧去一面說一面就走平兒留不住只得罷了且說尤氏一逕來至園中只見園中正門與各處角門仍未關好猶吊着各色彩燈因回頭命小丫頭叫該班的女人那丫鬟走入班房中竟沒一個人影回來回了尤氏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這丫頭應了便出去到二門外鹿頂內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取齊之所到了這裡只有兩個婆子分菓菜吃因問那一位管事的奶奶在這裡東府裡

的奶奶並等一位奶奶有話吩咐這兩個婆子只顧分菜菓又聽見是東府裡的奶奶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說管家奶奶們纔散了小丫頭道既散了你們家裡傳他去婆子道我們只管看屋子不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兩婆子可惡去小丫頭聽了道噯喲這可反了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新來的怎麼哄起我來了素日你們不傳誰傳去這會子打聽了體己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奶的東西你們爭着狗顛屁股兒的傳去了不知誰是誰呢璉二奶奶要傳你們可也這麼回這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這丫頭揭着弊病便羞惱成怒了因回口道扯你的臊我們的事

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不會揭挑我們你想想你那老子娘在那边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會溜呢各門各戶的你有本事排揎你們那边的人去我們這边小人心腸犬不若你離着還遠些呢可惡丫頭聽了氣白了臉因說道好好這話說得好一面轉身進來回話尤氏已早進園來因遇見了襲人寶琴湘雲三人同着地藏菴的兩個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裝了幾樣葷素點心出來與尤氏吃那小丫頭子一逕找了來氣狠狠的把方纔的話都說了出來尤氏聽了冷笑道這是兩個什麼人兩個姑子笑推這丫頭道你這姑娘好氣性大那糊塗老嬤嬤們

的話你也不該來回纔是咱們奶奶萬金之体勞乏了幾日黃湯辣水沒吃咱們只有哄他歡喜的說這些話做什麼襲人也忙笑拉他出去說好妹子你且出去歇歇我打發人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你去就叫這兩個婆子來到那边把他們家的鳳姐叫來襲人笑道我請去尤氏笑道偏不要你兩個姑子忙立起身來笑說奶奶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奶生氣豈不惹人議論寶琴湘雲二人也都笑勸尤氏道不爲老太太的千秋我一定不依且放着就是了說話之間襲人早又遣了一個了頭去到園門外找人可巧遇見周瑞家的這小了頭子就

把這話告訴他了周瑞家的雖不管事因他素日仗着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體面心性乖滑專慣各處獻勤討好所以各房主人都喜欢他他今日聽了這話忙跑入怡紅院一面飛走一面說可了不得氣壞了奶奶了偏我不在跟前且打他們幾個耳刮子再等過了這幾天算賬尤氏見了他也便笑道周姐姐你來有個理你說說這早晚園門還大開着明灯燭出入的人又雜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因此叫該班的人吹灯關門誰知一個人牙兒也沒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奶還吩咐過的今兒就沒了人過了這幾日必要打幾個纔好尤氏又

說小了頭子的話周瑞家的說奶奶不要生氣等過了事
我告訴管事的打他個臭死只問他們誰說各門各戶的
話我已經叫他們吹灯關門呢奶奶也別生氣了正亂着
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請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纔吃
了幾個餑餑請你奶奶自已吃罷一時周瑞家的出去便
把方纔之事回了鳳姐鳳姐便命將那兩個的名字記上
等過了這幾日綑了送到那府裡憑大嫂子開發或是打
或是開恩隨他就完了什麼大事周瑞家的聽了巴不得
一聲素日因與這幾個人不睦出來了便命之個小廝到
林之孝家去傳鳳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的進來見大

奶奶一面又傳人立刻綑起這兩個婆子來交到馬圈裡
派人看守林之孝家的不知甚麼事忙坐車進來先見鳳
姐至二門上傳進話來了頭們出來說奶奶纔歇下了大
奶奶在園內叫大娘見見大奶奶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
得進園來到稻香村了頭們回進去尤氏聽了反過不去
忙喚進他來因笑向他道我不過爲找人找不着因問你
你既去了也不是什麼大事誰又把你叫進來倒要你白
跑一輪不大的事已經撂過手了林之孝家的也笑回道
二奶奶打發人傳我說奶奶有話吩咐尤氏道大約周姐
姐說的你家去歇着罷沒有什麼大事李紈又要說原故

尤氏反欄住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見趙姨娘因笑說噯喲喲我的嫂子這會子還不家去跺跺跑什麼林之孝家的便笑說何曾不家去如此這般進來了趙姨娘便說這事也值一個屁開恩呢就不理論心窄些兒也不過打幾下（趙姨娘惡狠自顯醜）就完了也值的叫你進來你快歇歇去我也不留你吃茶了說畢林之孝家的出來到了側門前就有纔兩個婆子的女兒上來哭着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這孩子好糊塗誰叫他好喝酒混說話惹出事來連我也不知道二奶奶打發人綑他連我還有不是呢我替誰討情去這兩個小丫頭子纔七八歲原不

識事只管啼哭求告纏的林之孝家的沒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放着門路不去求求邦纏我來你姐姐現給了那邊大太太作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過去告訴你姐姐叫親家娘和太太一說什麼完不了的一語提醒了這一個那一個還求林之孝家的啐道糊塗攮的他過去一說自然都完了沒有單放他媽又打你媽的理說畢上車去了這一個小丫頭子果然過來告訴了他姐姐和費婆子說了（倚勢罵人）這費婆子原是個不大安靜的便隔墻大罵一陣便走來求邢夫人說他親家與大奶奶的小丫頭白鬥了兩句話周瑞家的挑唆了二奶奶現綑在馬圈裡等過兩日還要

了呢求太太和二奶奶說聲饒他一次罷邢夫人自為要
鴛鴦討了沒意思賈母冷淡了他且前日南安太妃來賈
母又單令探春出來自已心內早已怨忿又有在側一干
小人心內嫉妬挾怨鳳姐便調唆得邢夫人着實憎惡鳳
姐如今又聽了如此一篇話也不論長短至次日一早見
過賈母衆族人到齊開戲賈母高興又今日都是自已族
中子侄輩只便粧出來堂上受禮當中獨設一榻引枕靠
背脚踏俱全自已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
矮凳寶釵寶琴黛玉湘雲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圍繞因
賈𤦹之母也帶了女兒喜鸞賈瓊之母也帶了女兒四姐

兒還有幾房的孫女大小共有二十來個賈母獨見喜鸞
四姐兒生得又好說話行事與衆不同心中歡喜便叫他
兩個也坐在榻前寶玉却在榻上與賈母搥腿首席便是
薛姨媽下边兩溜順着房頭輩數下去簾外兩廊都是族
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禮後是男
客行禮賈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然後賴大等帶
領衆家人從儀門直跪至大廳上磕頭禮畢又是衆家下
媳婦然後各房丫嬛足鬧了兩三頓飯時然後又抬了許
多雀籠來在當院中放了生賈赦等焚過天地壽星紙方
開戲飲酒直到歇了中台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

因命鳳姐兒留下喜鸞四姐兒頑兩日再去鳳姐兒出來便和他母親說他兩個母親素日承鳳姐的照顧原意在園內頑笑（妙意極鳳姐之轍）至晚便不回去了邢夫人直至晚間散時當着眾人陪笑和鳳姐求情說我昨日晚上聽見二奶奶生氣打發周管家的娘子綑了兩個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什麼罪論理我不該討情我想老太太好日子發狠的還要捨錢捨米周貧濟老偺們先到磨折起老人家來了便不看我的臉權且看老太太暫且竟放了他們罷說畢上車去了鳳姐聽了這話又當着眾人又羞又氣一時我尋不着頭腦逼得臉紫脹回頭向賴大家的等笑道這是那

裡的話昨兒因為這裡的人得罪了那府的大嫂子我怕太嫂子多心所以儘讓他發放並不為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麼快王夫人因問為什麼事鳳姐兒笑將昨兒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你原也太多事了鳳姐兒道我為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過是個禮就如我在你那裡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來儘我憑他是什麼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禮去這又不（邢夫人亦自可笑）知誰過去沒的獻勤兒這也當件一件事情去說王夫人道你太太說的是就是珍哥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虛套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們為是說着回頭

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覺的一陣心灰。落下淚來。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覺。偏是賈母打發了琥珀來叫立等說話。琥珀見了。咤異道。好好的這是什麼原故。那裡立等你呢。鳳姐聽了。忙擦乾了淚。洗面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來。賈母因問道。前兒這些人家送禮來的。共有幾家有圍屏。鳳姐兒道。共有十六家。有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內中只有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紅緞子刻絲滿床笏。一面泥金百壽圖的是頭等。還有粵海將軍鄔家的一架玻璃的還罷了。賈母道。既這樣。這兩架別動。好生擱着。我要送人的。鳳姐

兒答應了。鴛鴦忽過來向鳳姐兒臉上細瞧。引得賈母問說。你不認得他。只管瞧什麼。鴛鴦笑道。我看他的眼腫腫的。所以我詫異。賈母聽說。便叫近來。也細看看。鳳姐笑道。纔覺的發癢。揉腫了些。鴛鴦笑道。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罷。鳳姐笑道。誰敢給我氣受。便受了氣。老太太好日子。我也不敢哭的。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飯。你在這裡打發我吃。剩下的你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兩個在這裡幫着兩個師父替我揀佛頭兒。你們也積積壽。前兒你姊妹們和寶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揀。別說我偏心。說話時先擺上一桌素的來。兩個姑子吃了。然後擺上葷的。賈母吃畢。抬出

不開尤氏鳳姐二人正吃着賈母又叫把喜鸞四姐兒二人叫來跟他二人吃畢洗了手點上香捧上一升豆子來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個一個的揀在一個笸籮內明日煮熟了命人在十字街結壽緣賈母歪着聽兩個姑子說些因果善事鴛鴦早已聽見琥珀說鳳姐哭之一事又和平兒前打聽得原故晚間人散時便回說二奶奶還是哭的那邊大太太當着人給二奶奶沒臉賈母因問為什麼原故鴛鴦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這纔是鳳丫頭知禮處難道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罷這是大太太素日沒好氣不敢發作所以今兒拿着這個作法明兒當着眾人給鳳姐兒沒臉罷了正說着只見寶琴來了也就不說了賈母忽想起留下的喜姐兒四姐兒叫人吩咐園中婆子們要和家裡的姑娘一樣照應倘有人小看了他們我聽見可不依婆子答應了方要走時鴛鴦道我說去罷他們那裡聽他的話說着便一逕往園裡來先到稻香村中李紈與尤氏都不在這裡問丫嬛們都說在三姑娘那裡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果見那園中人都在那裡說笑見他來了都笑說你這會子又跑到這裡做什麼又讓他坐鴛鴦笑道不許我逛逛麼于是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李紈忙起身聽了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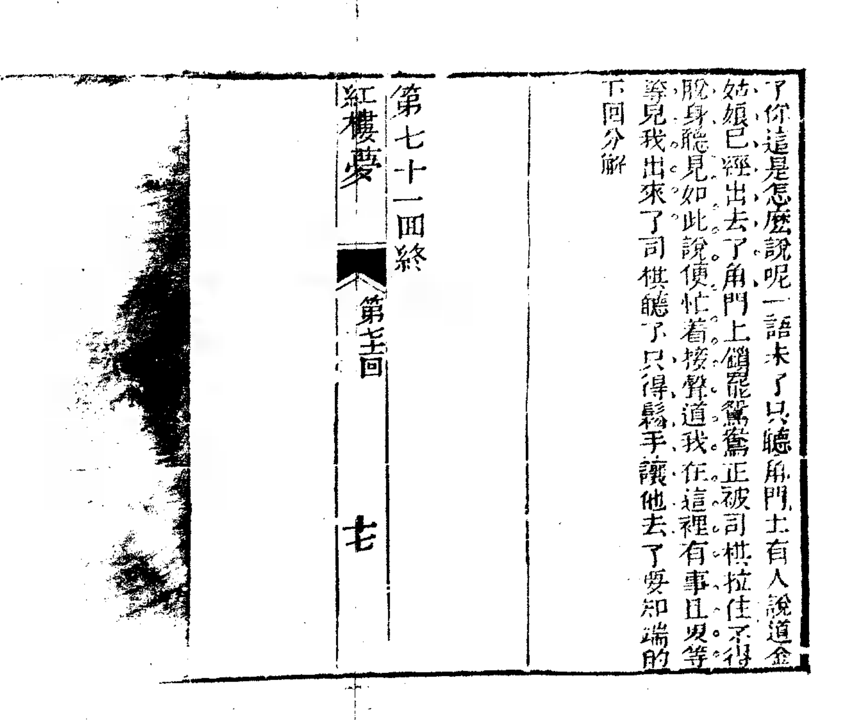
刻就叫人把各處的頭目喚了一個來令他們傳與諸人知道不在話下這裡尤氏笑道老太太也太想得到實在我們年輕力壯的人綑上十個也趕不上李紈道鳳丫頭仗着鬼聰明還離脚踪兒不遠咱們是不能的了鴛鴦道罷喲還提鳳丫頭虎丫頭呢他的為人也可憐見兒的雖然這幾年沒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暗裡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總而言之為人是難做的若太老實了沒有個機變公婆又嫌太老實了家裡人也不怕若有些機變未免又治一經損一經如今咱們家更好新出來的這些底下字號的奶奶們一個個心滿意足都不知道

要怎樣纔好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裡嚼舌根就是挑三窩四的我怕老太太生氣一點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別過太平日子這不是我當着三姑娘說老太太偏疼寶玉有人背地裡言還罷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聽着也是不好這可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裡較量得許多我說倒不如小人家雖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兒們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人都看着我們不知千金萬金何等快樂殊不知這裡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寶玉道誰都像三妹妹好多心多事我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

[illegible]總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應該混鬧的尤氏道誰都像你是一心無罣礙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困了睡再過幾年不過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寶玉笑道我能夠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李紈等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了就算你是個沒出息的終老在這裡難道他姊妹們都不出門的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說是假長了一個胎子（[illegible]）究竟是個又傻又獃的寶玉笑道人事莫定誰死誰活倘或（[illegible]）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隨心一輩子了眾人不等說完便說可是又瘋了別和他說話纔好若和他說話不是獃話就是瘋話喜鸞因笑道二哥哥你別這樣說等這裡姐姐們果然都出了門橫豎老太太太太也寂寞我來和你作伴兒李紈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別說獃話難道你是不出門的這話說得喜鸞也低了頭當下已起更時分大家各自歸房安歇不提且說鴛鴦一逕回來剛至園門前只見角門虛掩猶未上拴此時園內無人來往只有該班的房內燈光掩映微月半天鴛鴦又不曾有伴也不曾提燈燭自己一人腳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皆不理會偏要小解因下了甬路找微草處走動行至一塊湖山石後大桂樹底下來剛轉至石後只聽一陣衣衫響嚇了一驚不小

定睛一看只見是兩個人在那裏見他來了便想往樹叢
石後藏躲鴛鴦眼尖趁着半明的月色早看見一個穿紅
裙子梳鬅頭高大豐壯身材的（同司棋合着）是迎春房裏司棋鴛鴦只
當他和別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見自己來了故意藏躲
嚇着頑耍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來嚇着我我就喊
起來當賊拿了這麼大了頭也沒個黑夜白日只是頑不
彀這本是鴛鴦的戲語叫他出來誰知他賊人膽虛只當鴛
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出來使眾人知覺更不
好且素日鴛鴦又和自己親厚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心驚央說）
來一把拉住鴛鴦便雙膝跪下只說好姐姐千萬別嚷鴛

鴦反不知他為什麼忙拉他起來問道這是怎麼說司棋
只不言語拿手帕拭淚鴛鴦越發不解再瞧了一瞧又有
一個人影兒恍惚像個小廝心下便猜着了八九分自己
反羞的心跳耳熱又怕起來因定了一會忙悄問那一個
是誰司棋又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鴛鴦啐了一口却羞
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司棋又回頭悄叫道你不用藏着
姐姐已經看見了快出來磕頭那小廝聽了只得也從樹
後跑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
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們罷鴛
鴦道你不用多說了快叫他去罷橫豎我不告訴人就是



了你這是怎麼說呢一語未了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經出去了角門上鎖罷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聽見如此說便忙着接聲道我在這裡有事且叫等爺見我出來了司棋聽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且說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猶熱心內突突的亂跳真是意外之事因想這事非常若說出來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帶累傍人橫豎與自己無干且藏在心內不說與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不提且說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一處頑笑起初時小兒戲言便都訂下將來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斷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裡外買囑園內

老婆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趁亂方從外進來初次入港雖未成雙却也海誓山盟私傳表記已有無限風情忽被鴛鴦驚散那小廝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着又後悔不來至次日見了鴛鴦自是臉上一紅一白百般過不去心內懷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坐恍惚挨了兩日竟不聽見有動靜方略放下了心這日晚間忽有個婆子來悄悄告訴道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天沒上家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司棋聽了又急又氣又傷心因想道縱然鬧出來也該死在一處真真男人沒情意先就走了因此又添了一層氣次日便覺心內不快支持不住一

頭睡倒，懨懨的成了病了。鴛鴦聞知那边無故走了一個小廝，園內司棋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人懼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因此自己反過意不去，指着來望候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己賭咒發誓，與司棋說：我若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放心養病，別自遭塌了小命兒。（妙、共是好人）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偺們從小兒耳鬢廝磨，（名曰司棋、故偶然、下一盤）你不曾拿我當外人待，我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雖一着走錯，你若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從此後我活一日，是你給我一日，我的病要好了，把你立個長生牌位，我天天燒香磕頭，保佑你一輩子福壽雙全。

的，我若死了時，變驢變狗報答你。偺們散子已後遇見，我自有報答的去處。一面說一面哭，這一夕話反把鴛鴦說的心酸，也哭起來了，因點頭道：你也是自家要作死喲，我做什麼管你這些事，壞你的名兒，我白去獻勤兒，況且這事我也不便開口向人說，你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守已的，再別胡行亂鬧了。司棋在枕上點首不絕。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來。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因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樣，便順路來問候。剛進入鳳姐院中，二門上的人見是他來，便站立待他進去。鴛鴦來至堂屋，只見平兒從裡頭出來，見了他來

便忙上來悄聲笑道纔吃了一口飯歇了午覺了你且這屋裡略坐坐鴛鴦聽了只得同平兒到東邊房裡來小丫頭倒了茶來鴛鴦悄問道你奶奶這兩日是怎麼了我近來看着他懶懶的平兒見問因房內無人便嘆道他這懶懶的也不止今日了這有一月之先便是這樣的這幾日忙亂了幾天又受了些閑氣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不住便露出馬脚來了鴛鴦道既這樣怎麼不早請大夫治平兒嘆道我的姐姐你還不知道他那脾氣的別說請大夫來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一聲身上覺怎麼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咒他病了饒這樣天天

還是察三訪四自己再不看破些且養身子鴛鴦道雖然如此到底該請大夫來瞧瞧是什麼病也都好放心平兒嘆道說起病來據我看也不是什麼小症候鴛鴦忙道是什麼病呢平兒見問又往前湊了一湊向耳邊說道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一個月竟瀝瀝淅淅的沒有止住這可是大病不是鴛鴦聽了忙答應道噯喲依這麼說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嗎平兒忙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女孩兒家這是怎麼說你倒會咒人的鴛鴦見說不禁紅了臉又悄笑道究竟我也不知什麼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姐不是害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麼病因無心

中廳見媽和親家媽說我還納悶後來聽見原故纔明白了一二分二人正說着只見小丫頭向平兒道方纔朱大娘又來了我們回了他奶奶纔歇午覺他往太太上頭去了平兒聽了點頭鴛鴦問那一個朱大娘平兒道就是官媒婆朱嫂子因有個什麼孫大人來和咱們求親所以他這兩日天天弄個帖子來鬧得人怪煩的一語未了小丫頭跑來說二爺進來了說話之間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平兒忙迎出來賈璉見平兒在東屋裡便也過這間房內來走至門前忽見鴛鴦坐在炕上便煞住腳笑道鴛鴦姐姐今兒貴腳踏賤地鴛鴦只坐着笑道來請爺奶奶的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覺的睡覺賈璉笑道姐姐一年到頭辛苦伏侍老太太我還沒看你去那裡還敢勞動來看我們又說巧得很我纔要找姐姐去因爲穿着這袍子熱先來換了夾袍子再過去找姐姐不想老天爺可憐省我走這一趟一面說一面在椅子上坐下鴛鴦因問又有什麼說的賈璉未語先笑道因有一件事竟忘了只怕姐姐還記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個外路和尚來孝敬一個蠟油凍的佛手因老太太愛就即刻拏過來擺着了因前日老太太生日我看古董賬還有一筆在這賬上却不知此時這件着落在何處古董房裡的人也回過

了我兩次等我問准了好註上一筆所以我問姐姐如今還是老太太擺着呢還是交到誰手裡去了呢鴛鴦聽說便說道老太太擺了幾日厭煩了就給你們奶奶了你這會子又問我來了我連日子還記得還說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來你忘了或是問你們奶奶和平兒平兒正拿衣服聽見如此說忙出來回說交過來了現在樓上放着呢奶奶已經打發人去說過他們發昏沒記上又來叨登這些沒要緊的事賈璉聽說笑道既然給了你奶奶我怎麼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奶告訴二爺二爺還要送人奶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這會子自已忘了倒說我

們昧下那是什麽好東西比那強十倍的也沒昧下一遭兒這會子就愛上那不值錢的咧賈璉垂頭含笑想了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了丟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先了鴛鴦笑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雜你再喝上兩鍾酒那裡記得許多一面說一面起身要走賈璉忙也立起身來說道好姐姐略坐一坐兒兄弟還有一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丫頭怎麽不泡好茶來快拿乾淨蓋碗把昨日進上的新茶泡一碗來說着向鴛鴦道這兩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幾千兩都使了幾處房租地租統在九月纔得這會子竟接不上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裡的禮又要

預備娘娘的重陽節還有幾家紅白大禮至少還得三二千兩銀子用一時难去支借俗語說的好求人不如求已說不得姐姐擔個不是暫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銀家伙偷着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數兩銀子支騰過去不上半月的光景銀子來了我就贖了交還斷不能叫姐姐落不是鴛鴦聽了笑道你倒會變法兒虧你怎麼想了賈璉笑道不是我撒謊若論除了姐姐也還有人手裡管得起千數兩銀子只是他們爲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膽量我和他們一說反嚇住了他們所以我寧撞金鐘一下不打鐃鈸三千一語未了賈母那边小丫頭子忙忙走來找鴛鴦

說老太太找姐姐這半日我那裡不找到却在這裡鴛鴦聽說忙的且去見賈母賈璉見他去了只得回來瞧鳳姐誰知鳳姐已醒了聽他和鴛鴦借當自己不便答話只躺在榻上聽見鴛鴦去了賈璉進來鳳姐因問道他可應准了賈璉笑道雖未應准却有幾分成了須得你再去和他說一說就十分成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些事倘或說准了這會子說着好聽到了有錢的時節你就丟在頸了後頭了誰和你打饑荒去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倒把我這幾年的臉面都丟了賈璉笑道好人你若說定了我謝你鳳姐笑道你說謝我什麼賈璉笑道你說要什麼就有什麼

平兒一傍笑道。奶奶倒不要別的剛纔正說要做一件什麼事恰少一二百銀子使不如借了來奶奶拿這麼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姐笑道幸虧提起我來就是這樣也罷了賈璉笑道你們太也狠了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不倒我不和你們借就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個利錢真真了不得鳳姐聽了翻身起來說道我三千五千不是賺得你的如今裡裡外外上上下下背着嚼說我的不少了就短了你來說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看着你家什麼石崇鄧通把我王家地縫子掃一掃就彀你們

一輩子過的了。說出來的話。也不害臊。現有對證。把太太和我的嫁粧細看看比一比我們那一樣是配不上你們的賈璉笑道說句頑話就急了這有什麼這樣的你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麼多的沒有這還能彀先拿進來你使了再說去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着含口墊背忙什麼呢賈璉道何苦來不犯着這樣肝火盛鳳姐聽了又笑起來不是我着急你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為想着後日是尤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場雖不能別的到底給他上個坟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他雖沒個男女留下也別要前人灑土迷了後人的眼纔是賈璉半晌方道難為你想

徹過全。鳳姐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低頭打算。說既是後日纔用。若明日得了這個、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旺兒媳婦走進來。鳳姐便問、可成了沒有。旺兒媳婦道、竟不中用。我說須得奶奶作主就成了。賈璉便問又是什麼事。鳳姐兒見問、便說道、不是什麼大事。旺兒有個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沒娶媳婦兒、因要求太太房裡的彩霞。不知太太心裡怎麼樣。前日太太見彩霞大了、一則又多病多災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子隨便自已擇女婿去、罷因此旺兒媳婦來求我、我想他兩家也就算門當戶對。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來

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麼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旺兒家的便笑道、爺雖如此說。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相看準一個媳婦兒、我只說求爺奶奶的恩典、替作成了。奶奶又說他必是肯的。我就煩了人過去試一試、誰知白討了個沒趣兒。若論那孩子倒好。據我素日合意兒試他心裡沒有什麼說的。只是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戳動了鳳姐和賈璉、鳳姐因見賈璉在此。且不做一聲、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事。那裡把這點事放在心裡。待要不管、只是看着鳳姐兒的陪房、且素日出過力的、臉上實在過不去。

因說什麽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你放心且去我明日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作媒一面說一面帶着定禮去就說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旺兒家的看着鳳姐鳳姐便努嘴兒旺兒家的會意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賈璉忙道你只管給你姑娘磕頭我雖如此說了這樣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發人叫他女人上來和他好說更好些不然太霸道了日後你們兩親家也難走動鳳姐忙道連你還這樣開恩操心呢我反倒袖手傍觀不成旺兒家的你聽見了這事說了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事來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賬目一槩趕今年年底收了進

（呂写、放賬的名兒不甚聽遠）

來少一個錢也不依我的名聲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奶也太膽小了誰敢議論奶奶若收了時我也是一塲痴心白使了鳳姐道我真個還等錢做什麽不過爲的是日用出得多進的少這屋裡有的沒的我和你姑爺一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錢通共一二十兩銀子還不彀三五天使用的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過到什麽破窰裡去了如今倒落了一個放賬的名兒既這樣我就收了回來我比誰不會花錢偺們已後就坐着花到多早晚就是多早晚這不是樣兒前兒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來還

是我提了一句後樓上現有些沒要緊的大銅錫家伙四五箱子拿出去弄了三百銀子纔把太太遮羞禮兒搪過去了我是你們知道的那一個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沒有半個月大事小事沒十件白塡在裏頭今兒外頭也短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太了明兒再過一年便搜尋到頭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兒媳婦笑道那一位太太奶奶的頭面衣服折變了不彀過一輩子的只是不肯罷了鳳姐道不是我說沒能耐的話要像這樣我竟不能了昨兒晚上忽然做了一個夢說來可笑夢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找我說娘娘打發他來

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說的又不是偺們的娘娘我就不肯給他他就來奪正奪着就醒了旺兒家的笑道這是奶奶日間操心常應候宮裏的事一語未了人回夏太監打發了一個小內家來說話賈璉聽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一年他們也搬彀了鳳姐道你藏起來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有回話賈璉便躲入內房去這裏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讓他椅上坐了吃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爺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舅奶奶家裏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過一兩日就送來鳳姐兒

聽了笑道什麼是送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兌了去改日等我們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爺還說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來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齊都送了過來鳳姐笑道你夏爺爺好小氣這也值得放在心裡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若都這樣記清了還我們不知要還多少了只怕我們沒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兒媳婦來出去不管那裡先支二百銀來旺兒媳婦會意因笑道我皆因別處支不動纔來和奶奶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裡頭來要錢叫你們外頭弄去就不能了說着叫平兒把我那兩個金項圈拿出去暫且押四百兩銀

子平兒答應了去果然拿了一個錦盒子來裡面兩個錦袱包着打開時一個金纍絲攢珠的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翠嵌寶石的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來鳳姐命與小太監打疊一半那一半與了旺兒媳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的節那小太監便告辭了鳳姐命人替他拿着銀子送出大門去了這裡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着就來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口一千兩我略慢應了些他不自在將來得罪人之處不少這會子再發個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一面說一面平兒伏

侍鳳姐另洗了臉更衣往賈母處伺候晚飯這裏賈璉出
來剛至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來賈璉因問何事林之孝
說道方纔打聽得雨村降了卻不知因何事只怕未必真
賈璉道真不真他那官兒未必保的長只怕將來有事咱
們寧可疎遠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嘗不是只是一時難以
疎遠如今東府大爺和他更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來往
那個不知賈璉道橫豎不和他謀事也不相干你去再打
聽真了是為什麼林之孝答應了卻不動身坐在椅子上
再說閒話因又說起家道艱難便趁勢說人口太衆了不
如揀個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家人

用不着的開恩放幾家出去一則他們各有營運二則家
裏一年也省口糧月錢再者裏頭的姑娘也太多俗語說
一時比不得一時如今說不得先時的例了少不得大家
委屈些該使八個的使六個該使四個的使兩個若各房算
起來一年也可以省得許多月米月錢況且裏頭的女孩
子們一半都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孳生
出人來賈璉道我也這樣想只是老爺纔回家來多少大
事未回那裏議到這個上頭前兒官媒拿了個庚帖來求
親太太還說老爺纔來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
忽然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且不叫提起林之孝

道這也是正理太太想得週到賈璉道正是提起這話我想起一件事來我們旺兒的小子要說太太房裡的彩霞他昨兒求我我想什麼大事不管誰去說一聲去就說我的話林之孝答應了半晌笑道依我說二爺竟別管這件事旺兒的那小子雖然年輕在外吃酒賭錢無所不至雖說都是奴才到底是一輩子的事彩霞這孩子這幾年我雖沒見聽見說越發出跳得好了何苦來白遭塌他一個人賈璉道他小兒子原會吃酒不成人麼這樣那裡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起來再問他老子娘林之孝笑道何必在這一時那是我錯了等他再生事我們自然回

爺處治如今且恕他賈璉不語一時林之孝出去晚間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來說媒那彩霞之母滿心縱不願意見鳳姐自和他說何等體面便心不由己的滿口應了出去鳳姐又問賈璉可說了沒有賈璉因說我原要說的打聽得他小兒子大不成人故還不曾說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不遲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人連我還不中你們的意何況奴才呢我已經和他娘說了他娘已經歡天喜地難道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賈璉道既你說了又何必退明日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這些說話不提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擇

人心中雖與賈環有舊尙未作準今日又見旺兒每每來求親早聞得旺兒之子酗酒賭博而且容顏醜陋不能如意自此心中越發懊惱惟恐旺兒仗勢作成終身不遂未免心中急躁至晚間悄悄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來找趙姨娘問個端的趙姨娘素日深與彩霞好巴不得與了賈環方有個膀臂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每每調唆賈環去討一則賈環羞口難開二則賈環也不在意不過是個丫頭他去了將來自然還有遂遲延住不說意思便丟開手無奈趙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來問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賈政賈政說道且忙什麼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

放人不遲我已經看中了兩個丫頭一個與寶玉一個給環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們悞了念書再等一二年再題趙姨娘還要說話只聽外面一聲響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驚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二回

痴丫頭悞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忽聽外面一聲响，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外間窗屜不曾扣好，滑了屈戍掉下來。趙姨娘罵了丫頭幾句，自已帶領丫鬟上好，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不在話下。却說怡紅院中寶玉方纔睡下，丫鬟們正欲各散安歇，忽聽有人來敲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丫頭名喚小鵲的，問他什麼事，小鵲不答，直往房內來找寶玉。只見寶玉纔睡下，晴雯等猶在床邊坐着，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什麼事，這時候又跑來做什麼。小鵲笑向寶玉道：我來告訴你一個信兒，方纔我們奶奶咕咕唧唧在老爺前不知說了你些什麼，我只聽見宝玉二字。（知○此）我來告訴你，仔細明兒老爺向你說話。說着回身去了。襲人命人留他吃茶，因怕關門，遂一直去了。這裡宝玉知道趙姨娘心術不端，合自已仇人是的，又不知他說些什麼，听了便如孫大聖听見了緊箍兒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來想去，別無他法，且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只能書不舛錯，便有他事也可搪塞一面。想罷，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生，早知該天天好歹溫習些

的如今打算打算肚子裡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是背得出來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背的至下孟就有大半生的算起五經來因近來做詩常把五經集些雖不甚熟還可塞責別的雖不記得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縱不知也還不妨至於古文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這幾年未曾讀得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曾下過苦功如何記得這是更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此道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奧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雖賈政當日起身選了百十

篇命他讀的不過是後人的時文偶見其中一二股內或承起之中有做得精緻或流蕩或遊戲或悲感稍能動性者偶爾一讀不過供一時之興趣究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如今若溫習這個又恐明日盤究那個若溫習那個又恐盤駁這個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溫習（古讀書先此法）因此越添了焦躁自己讀書不知緊要却累着一房丫鬟們都不能睡襲人等在傍剪燭斟茶那些小的都困倦起來前仰後合晴雯罵道什麼蹄子們一個個黑家白日挺屍挺不彀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裝出這個腔調兒來了（寶玉上心聽得）再這樣我拿針扎你們兩下子話猶未了只聽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

次是一個小丫頭坐着打盹一頭碰到壁上了從夢中驚醒恰正是晴雯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遂哭着央說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發起笑來宝玉忙劝道饒他罷原該叫他們睡去你們也該替換着睡（是人。明情。有論。人。明間。是。）襲人道小祖宗你只顧你的罷統共這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等过了這一關由你再張羅別的也不算悞了什麽寶玉聽他說得懇切只得又讀幾句麝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宝玉接茶吃了因見麝（偏是有見）月只穿着短襖（夜舟太多）解了裙子宝玉道夜靜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纔是麝月笑指着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了且把

心對着他些罷話猶未了（如此讀書古人今皆有）只聽春燕秋紋從後房門跑進來口內喊說不好了一個人從墻上跳下來了衆人听說忙問在那裡即喝起人來各處尋找晴雯因見宝玉讀書苦惱勞費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心下正要替宝玉想出一個主意來好脫此難忽然逢着這一驚便生計向宝玉道趁這個機會快裝病只說嚇着了（不只讀書而已。）正中宝玉心懷因而叫起上夜人等來打着燈籠各處搜尋並無蹤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搖的樹枝兒錯認了人晴雯便道別放屁你們查得不嚴怕就不是还拿這話來支吾剛纔並不是一個人見的宝玉和我們出去有事

大家親見的如今寶玉唬得顏色都變了滿身發熱我如今还要上房裡取安魂丸藥去太太問起來是要回明白的难道依你說就罷了不成衆人听了嚇得不敢則声只得又各處找乀晴雯和秋紋二人果出去要藥故意鬧得（要藥而曲，难脫矣）衆人皆知宝玉着了惊唬病了王夫人听了忙命人來看視給藥又吩咐各上夜人仔細搜查又一面叫查二門外鄰園墻上夜的小厮們於是園內燈籠火把直鬧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的細看查訪賈母聞知宝玉被唬細問原由（物，七，是非從此而生）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賈母道（自說上夜又是一篇題目）我不料道有此事如今各處上夜人都不小心还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

未可知當下邢夫人並尤氏等都过來請安鳳姐李紈及姊妹等皆陪侍听賈母如此說都默無所答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姐身子不好幾日園裡的人比先放肆許多先前不过是大家偷着一時半刻或夜裡或更時三四個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鬬牌小小的頑意不过為熬困起見邇來漸次放誕竟開了賭局甚有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的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鬬相打之事賈母听了忙說你既知道為何不早回我們來探春道我因想着太太事多且連日不自在所以沒回只告訴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戒飭过幾次近日好些賈母忙道你姑娘家如

何知道這裡頭的利害你自爲賭錢常事不過怕起爭端
除不知夜閒既要錢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未免門
戶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其中夜靜人稀趂便藏賊引盜何
等事做不出來况且園內你姊妹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丫
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倘有別事略沾帶些關係
非小這事豈可輕恕探春所說便黙然歸坐鳳姐雖未大
愈精神未嘗稍減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道偏生我又病
了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的四個媳
婦到來當着賈母申飭了一頓賈母即刻查了頭家賭家
來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

動怒誰敢徇私忙去園內傳齊又一一盤查雖然大家賴
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
賭者統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賈母跪在院內磕響頭求
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和錢之多少原來這大頭家一
個是林之孝家的兩姨親家一個是園內廚房內柳家媳
婦之妹一個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爲首的餘者不能
多記賈母便命將骰子紙牌一並燒毀所有的錢入官分
散與衆人將爲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攆出去總不許再
入從者每人打二十板革去三月月錢撥入圊廁行內又
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

與他打嘴自己也覺沒趣迎春在坐也覺沒意思黛玉寶釵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說這個奶奶素日原不頑的不知怎麽也偶然高興求看二姐姐面上饒過這次罷賈母道你們不知道大約這些奶子們一個個仗着奶過哥兒姐兒原比別人有些體面他們就生事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況且要拿一個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有道理寶釵等聽說只得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賈母生氣皆不敢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氏到鳳姐兒處來閒話了

一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園內去閒談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也要到園內走走剛至園門前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嘻走來手內拿着個花紅柳綠的東西低頭瞧着只管走不防迎頭撞見邢夫人抬頭看見方纔站住（進、又、走出小波瀾）邢夫人因說這傻丫頭又得個什麼愛巴物兒這樣歡喜拿來我瞧瞧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上來的與賈母這邊專做粗活因他生得體肥面闊兩隻大腳做粗活簡捷爽利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出言可以發笑賈母歡喜便起名為傻大姐若有錯失也不苛責他無事時便入園內來頑耍正往山石背

後掏促織夫，忽見一個五彩繡香囊，上面繡的並非花鳥等物，一面却是兩個人赤條條的相抱，一面是幾個字。這痴丫頭原不認得是春意兒，心下打諒，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不就是兩口子打架呢，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去與賈母看呢，所以笑嘻嘻走回。忽見邢夫人如此說，便笑道，太太真個說的巧，真是個[illegible]巴物兒，太太瞧一瞧，說着便送過去。邢夫人接來一看，嚇得連忙死緊攥住，忙問你是那裡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織兒在山子石後頭拾的。邢夫人道，快別告訴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也要打死呢。因你素日是個傻丫頭，已後再別提了。這傻大姐聽了，反嚇得

黃了臉，說再不敢了，磕了個頭，呆呆而去。邢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兒，不便遞與他們，自已便塞在袖裡，心內十分罕異，揣摩此物從何而來，且不形於聲色，且到迎春房裡。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來了，遂接入，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你這麼大了，你那奶媽子行此事，你也不說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偕們的人做出這事來，什麼意思。迎春低頭弄衣帶，半晌答道，我說他兩次，他不聽，也叫我無法兒。況且他是媽媽，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邢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原該說，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拿出姑娘的身分來，他敢不依，你就

回我去總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道可是什麼意思再者放頭兒還只怕他巧語花言的和你借貸些簪環衣服作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周濟他些若被他騙了去我是一個錢沒有的（其意不在錢可知上指繡文也）看你明日怎麼過節迎春不語只低着頭邢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你是大老爺跟前的人養的這裡探了頭是二老爺跟前的人養的出身一樣你娘比趙姨娘強十分你也該比探了頭強總是怎麼你反不及他一半倒是我無兒女的一生干净也不能惹人笑話人回璉二奶奶來了邢夫人听了冷笑兩声命人出去說請他自已養病我這裡不用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

了頭來報說老太太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往前邊來迎春送至院外方回繡橘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纍金鳳竟不知那裡去了（半是失去）回了姑娘竟不問一声兒我說必是老奶奶拿去當了銀子放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着叫問司棋司棋雖病心裡却明白說沒有收起來還在書架上匣內放着預備八月十五要帶呢姑娘該叫人去問老奶奶一声探春道何用問去自然是他拿了去摘了肩兒了我只說他悄悄的拿了出去不过一時半晌仍舊悄悄的放在裡頭誰知他就忘了今日偏又鬧出來問他也無益繡橘道何曾是忘記他是試準了姑娘

性格所以纔這樣如今我有個主意走到二奶々房裡將此事回了他或着人要他或省事拿几吊錢來替他贖了如何迎春忙道罷々罷々省事些好寧可没有了又何必生事繡橘道姑娘怎這樣軟弱都要省起事來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我竟去的是說着便走（句々弱性情）迎春便不言語只好由他誰知迎春的乳母之媳王柱兒媳婦為他婆々得罪來求迎春去討情他們正説金鳳一事且不進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繡橘立意去回鳳姐又看這事脫不过去只得進來陪笑先向繡橘說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老奶々老糊塗了

輸了几個錢沒的撈稍所以借去不想今日弄出事來雖然這樣到底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遲悞終久是要贖的如今還要求姑娘看着從小兒吃奶的情常往老太太那边去討一個情救出他來纔好迎春便說道好嫂子你趁早打了這忘想要等我去說情兒等到明年也是不中用的方纔連宝姐々林妹々大夥兒說情老太太还不依何况是我一個人我自己臊还臊不过來还去討臊去（繡橘亦自可）繡橘便說贖金鳳是一件事說情是一件事別絞在一處难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贖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鳳來再說王柱兒家的所見迎春如此拒絕他繡橘的話又鋒利

無可回答、一時臉上过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乃向繡橘發話道、姑娘你別太張勢了、你滿家子算々、誰的媽々奶々不仗着主子哥兒姐兒多得些益、偏咱們就這樣丁是丁卯是卯的、只許你們偷々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邢姑娘來了、太太吩附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與舅太太去、這裡饒添了邢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銀子、常時短了這個、少了那個、那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过大家將就些罷了、算到今日少說也有三十兩了、我們這一向的錢、豈不白填了限呢、繡橘不待說完、便啐了一口道、做什庅你白填了三十兩、我且和你算々賬、姑娘要

了些什庅東西、迎春聽了這媳婦發邢夫人之私意、忙止道、罷々罷々、不能拿了金鳳來、你不必拉三扯四乱嚷、我也不要那鳳了、便是太太們問時、我只說丢了、也妨碍不着你什庅、你出去歇息歇息倒好、一面叫繡橘倒茶、繡橘又氣又急、因說道、姑娘雖不怕、我們是做什庅的、把姑娘的東西丢了、他倒賴說姑娘使了他們的錢、這如今竟要准折起來、倘或太太問姑娘爲什麽使了這些錢、敢是我們就中取勢、這还了得、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司棋听不过、只得免强过來、幫着繡橘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應篇去看、三人正沒開交、可巧宝釵黛玉

寶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着來安慰他們走至院中听見几個人講話探春從紗窗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探春也笑了小丫頭們忙打起簾子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不劝自止了遂趁便就走探春坐下便問剛纔誰在這裡說話倒像拌嘴似的迎春笑道没有什么左不過他們小題大做罷了何必問他探春笑道我纔听見什么金鳳又是什么沒有錢只合我們奴才要誰和奴才要錢了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不成司棋繡橘道姑娘說得是了姑娘何曾和他要什么了探春笑

道姐姐既沒有和他要必定是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你叫他進來我倒要問問他迎春笑道這話又可笑你們又無沾礙何必如此探春道這倒不然我和姐姐一樣姐姐的事和我一般他說姐姐即是說我我那邊有人怨我姐姐听見也是合怨姐姐一樣偺們是主子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只知想起什么要什么也是有的事但不知金纍絲鳳因何又夾在裡頭那玉柱媳婦生恐繡橘等告出他來遂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深知其意因笑道你們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趁此求二奶奶把方纔的錢未曾散人的拿出些來贖取就完了比不得沒鬧

出來大家都藏着留臉面，如今既是沒了臉，趁此時總有十個罪也只一人受罰，沒有砍兩顆頭的理，你依我說，竟是和二奶奶趁便說去，在這裡大声小氣，如何使得，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無可賴了，只不敢往鳳姐處自首，探春笑道，我不聽見便罷，既聽見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誰知探春早使了眼色與侍書，侍書出去了，這裡正說話，忽見平兒進來，寶琴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黛玉笑道，這倒不是道家玄術，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處女，出如脫兎，出其不備的妙策，二人取笑，寶釵便使眼色與二人，遂以別話岔開，探春見平兒來了，遂問，你奶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塗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們受這樣委屈，平兒忙道，誰敢給姑娘氣受，姑娘吩咐我，那王住兒媳婦方慌了手脚，遂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姑娘請聽，平兒正色道，姑娘這裡說話，也有你混叉白的理，你但凡知禮，只該在外頭伺候，也有外頭的媳婦們無故到姑娘房裡來的，繡橘道，你不知我們這屋裡是沒理的，誰愛來就來，平兒道，都是你們不是，姑娘好性兒，你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太去纔是，柱兒媳婦見平兒出了害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着道，我且告訴你，若是別人得罪了我，倒還罷了，如今這柱兒

媳婦和他婆婆仗着是嬷嬷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兒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而且还揑造假賬逼着去討情和這兩個丫頭在卧房裡大嚷大叫二姐姐竟不能轄治所以我看不過纔請你來問一声还是他本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还是有誰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了然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平兒忙賠笑道姑娘怎麽今日說出這話來我們奶奶如何當得起探春冷笑道俗語說的物傷其類齒竭脣亡我自然有些驚心(本書懼鳳姐之事乎)平兒問迎春道若論此事極好處的但他是姑娘的奶媽姑娘怎麽樣發是當下(但在○不○)迎春只合寶釵看感應篇故事究竟連探春之話亦不曾

聞得忽覺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我也沒什麽法子他們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加責就是了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太們要來問我可以隱瞞遮飾的过去是他的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兒沒有個爲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理少不得直說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決斷有好主意(惜春可謂一種是恐癈釋法下語如是如是)可以八面週全不叫太太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也不管衆人聽了都好笑起來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於階陛尚談因果若使二姐姐是個男人一家上下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們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且如此何况我

呢一語未了只聽又有一人來了不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

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寶玉也來了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的妹子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因這園中有素與柳家的不好的便又告出柳家的來說他和妹子是夥計雖了平分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聽得此信便慌了手腳因思素與怡紅院的人最為深厚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芳官等人轉告訴了寶玉寶玉因思內中迎春的嬭嬭也現有此罪不若來約同迎春去討情比自己獨去單為柳家的說情又更妥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時都問道你的病可好了跑來做什麼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只說來看二姐姐當下眾人也不在意且說些閒話平兒便出去辦纍金鳳一事那玉柱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只說姑娘好歹口內超生我橫豎去贖了來平兒笑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過就過既是這樣我也不好意思告去趁早取了來交與我送去一字不提玉柱兒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趕晚贖了來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趕晚不來可別怨我說畢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平兒到房鳳姐問

他三姑娘叫你做什麼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氣叫
我勸着奶奶些問奶奶這兩天可吃些什麼鳳姐笑道倒寫平兒
是他還記得我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柳二媳
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凡妹子所為都是他作主我想你
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
的我因聽不進去果然應了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反賺
了一場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橫竪還有許
多人呢我白操一會子心倒惹得萬人咒罵不如且自家
養養病就是病好了我也會做好好先生得樂且樂得笑鳳姐虛心生之論
且笑一概是非都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答應着知道了

平兒笑道奶奶果然如此那就是我們的造化了一語未
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嘆氣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兒我和
鴛鴦借當那邊太太怎麼知道了纔剛太太叫過我去叫
我不管那裡先借二百銀子做八月十五節下使用我回
沒處借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挪移我白和你商
量你就搪塞我你就沒地方兒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
裡的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子二百銀
子你就這樣難大人亦非特求之人虧我沒和別人說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
何苦來要尋事奈聽人鳳姐兒道那日並沒個外人誰走
了這個消息平兒何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

笑道是了。那日說話時沒人但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者太太那邊傻大姐兒的娘可巧來送漿洗衣服他在下房裡坐了一回子看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必是小丫頭們不知道說出來了也未可知因此便喚了幾個小丫頭來問那日誰告訴傻大姐的娘了眾小丫頭慌了都跪下賭神發誓說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什麼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說鳳姐詳情度理說他們必不敢多說一句話倒別委屈了他們如今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咱們短些又別討沒意思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首飾再去押二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璉道越發多押二百咱們也要使呢鳳姐道很不必我沒處使這不知還指那一項贖呢平兒拿了去吩咐旺兒媳婦領去不一時拿了銀子來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和平兒猜疑走風的人反叫鴛鴦受累豈不是咱們過失正在此胡想人報太太來了鳳姐聽了詫異不知何事隨與平兒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只帶一個貼已小丫頭走來一語不發走至裡間坐下鳳姐忙捧茶因陪笑問道太太今日高興到這裡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不知怎麼了忙應了一聲帶着眾小丫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越發將房門掩了

自己坐在臺階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鳳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事只見王夫人含着淚從袖裡擲出一個香袋來說你瞧鳳姐忙拾起一看見是十錦春意香袋也嚇了一跳忙問太太從那裡得來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顫聲說道我從那裡得來我天天坐在井裡念你是個細心人所以我纔偷個空兒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樣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裡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頭拾着不虧你婆婆看見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東西如何丟在那裡鳳姐聽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太怎麼知道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嘆道你反問我你想一

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這個何用女孩子們是從那裡得來自然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裡弄來的你們又和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的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和我賴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尚未撿得倘或丫頭們撿着你姊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丫頭們拾着出去說是園內拾的外人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鳳姐聽說又急又愧登時紫脹了面皮便依炕沿雙膝跪下也含淚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我並無這樣東西但其中還要求太太細想這香袋兒是外頭倣着內工綉的帶子穗子一槩

是市賣的東西我雖年輕不尊重也不肯要這樣東西再者這也不是常帶着的我縂然有也只好在私處擱着焉肯常帶在身上各處逛去況且又在園裡去個個姊妹我們多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看見就是奴才看見我有什麼意思三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媳婦算起來奴才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了況且他們也常在園走動焉知不是他們掉的再者除我常在園裡還有那邊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來嫣紅翠雲那幾個人也都是年輕的人他們更該有這個了還有那邊珍大嫂子他也不算很老也常帶過佩鳳他們來又焉知又不是

他們的況且園內丫頭太多保不住都是正經的或者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一刻查問不到偷了出去或借着因由合二門上小么兒們打牙撂嘴兒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王夫人聽了這一夕話很近情理因嘆道你起來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子的姑娘出身不至這樣輕薄不過我氣急了激你的話但只如今却怎麼處你婆婆纔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把我氣了個死鳳姐道太太快別生氣若被衆人覺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暗訪察才能得這個實在縱然訪不着外人也不能知

道如今惟有趁着賭錢的因由革了許多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個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裡以查賭爲由再如今他們的丫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娘們委屈煩惱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此機會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難纏的拿個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得住沒有別事二則也可（此二句蠢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嘆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你這幾個姊妹每人只有兩三個丫頭像人餘者竟是小鬼兒是的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裡不

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雖然艱難也還窮不至此我雖沒受過大榮華比你們是強些如今寧可省我些別委屈了他們你如今只叫人傳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吩咐他（婦人見識賈氏敗之由）們快快暗訪這事要緊鳳姐即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一時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來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來正是方纔是他送香袋來的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王夫人今何當人分別）今見他來打聽此事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進園來（好夜小心慈而已）照管照管比別人強些王善保家的因素日進園去那些

丫嬛們不大趨奉他，他心裡不自在，要尋他們的故事，又尋不着，恰好生出（乘机根伏。小人之常，）這件事來，以為得了把柄，又聽王夫人委托他，正碰在心坎上，道：這個容易，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事早該嚴緊些的，太太也不大往園裡去，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倒像受了封誥似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鬧下天來，誰敢哼一声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還耽得起，王夫人道：這也有的常情，跟姑娘們的丫頭，比別的嬌貴些，王善保家的道：別的還罷了，太太不知，頭一個是寶玉屋裡的晴雯，（[illegible]）那丫頭仗着他生的模樣兒比別人標緻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的像

個西施樣子，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掐尖要強，一句話不投機，他就立起兩隻眼睛來罵人，妖妖調調，大不成個體統，王夫人聽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兒，（[illegible]）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illegible]）正在那裡罵小丫頭，我心裡很看不上那狂樣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說得，後來要問是誰，又偏忘了，今日對了檻兒，這丫頭想必就是他了，鳳姐道：若論這些丫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雯生得好，論舉止言語，他原輕薄些，方纔太太說的倒很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亂說，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刻不難

叫了他來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寶玉房裡常見我的只有
襲人麝月這兩個体体的倒好若有這個他自然不敢來
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且又出來這個事好好的
寶玉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壞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的丫
頭來吩咐他道你去只說我有話問他留下襲人麝月伏
侍寶玉不必來有一個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來你不
許和他說什麼小丫頭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身
上不自在睡中覺纔起來正發悶聽如此說只得隨了他
來素日晴雯不敢出頭因連日不自在並沒十分妝飾自
為無礙及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軃鬢鬆衫垂
帶褪大有春睡捧心之態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
人不覺勾起方纔的火來王夫人便冷笑道好個美人兒
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的
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寶
玉今日可好些晴雯一聽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暗
算了他雖然着惱只不敢作聲他本是個聰敏過頂的人
見問寶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實話答應忙跪下回道我
不大到寶玉房裡去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好歹我不能
知那都是襲人合麝月兩個人的事太太問他們王夫人
道這就該打嘴你難道是死人要你們做什麼晴雯道我

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尤妙）因老太太說園裡空大人少寶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裡上夜不過看屋子我原回過我体不能伏侍老太太罵了我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做什麼我聽了不敢不去纔去的不過十天半月之內寶玉叫着了答應幾句話就散了至於寶玉的飲食起居上一層有老奶奶老媽媽們下（分晰明明白白）一層有襲人麝月秋紋幾個人我閑着还要做老太太屋裡的針線所以寶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句句大利）王夫人信以為實了忙說阿彌陀佛你不近寶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勞你費心既是老太太給寶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

再攛你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防他幾日不許他在寶玉房裡睡覺等我回過老太太再處治他喝聲（尊府上原是世宦諸事皆奢侈何往怪愛花紅柳綠王夫人亦好聽讒言者此種婦人亦非能持家舉子之人也）出去站在這裡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粧扮晴雯只得出來這氣非同小可一出門就拿手帕子摔臉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園內去這裡王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這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妖精似的東西竟沒看見只怕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查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時調唆着邢夫人生事縱有千百樣言語此刻也不敢說只低頭答應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請息怒

這些小事只交與奴才如今要查這個是極容易的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個冷不防帶着人到各處丫頭們房裡搜尋（大觀園局面至此又一變）想來誰有這個斷不單有這個自然還有別的那時翻出別的來自然這個也是他的了王夫人道這話倒是若不如此斷乎不能明白因問鳳姐如何鳳姐只得答應說太太說是就行罷了王夫人道（恨也）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因小事而牽連抄園此敗之）于是大家商議已定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了寶釵等入園時王家的便請了鳳姐一併進園喝命將角門皆上鎖便從上夜的婆子處來抄揀起不過抄揀些多餘攢下燭燈油等

物王善保家的道（王善保家的竟是一個毒蜂）這也是贓不許動的等明日回過太太再動于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關門當下寶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見這一干人來不知為何事撲了丫頭們的房門去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王熙鳳附和可惡）丟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丫頭們偷了（恨可笑）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兒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王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打開襲人因見晴雯這樣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揀只得自已先出來打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揀一番不過平常過用之物隨放下又搜別人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晴雯的箱子

函開是誰的怎麽不打開叫搜襲人方欲代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豁啷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來（快文可見）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兒便紫脹了臉說道（大話駭人）姑娘你別生氣我們並非私自就來的原是奉太太的命來搜察你們叫番呢我們就番一番不叫番我們還許回太太去呢那用急的這個樣子晴雯聽了這話越發火上燒油便指着他的臉說道你說你是太太打發來的我還是老太太打發來的呢（亦）太太那邊的人我也都見過就只沒看見你這麽個有頭有臉大管事的奶奶（以大話壓之）鳳姐見晴雯說話鋒利尖酸心中甚喜却碍着邢夫人的臉（王。鳳。對甚。）忙喝住晴雯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氣剛要還言鳳姐道媽媽你也不必合他們一般見識你且細細查你的偺們還到各處走走呢再遲了走了風我可担不起王善保家的只得咬咬牙且忍了這口氣細細的看了一看也無甚私弊之物回了鳳姐要別處去鳳姐道你可細細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來難回話的衆人都道盡都細翻了沒有什麽差錯東西雖有幾樣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的東西想是寶玉的舊物沒甚關係的鳳姐聽了笑道既如此偺們就走再瞧別處去說着一逕出來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只

抄揀偺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裡斷乎抄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這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的。（何以又到林姑娘家）鳳姐點頭道我也這樣說呢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內黛玉已經了忽報這些人來不知為甚事纔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住他不叫起來只說睡着罷我們就走的這邊且說些閒話那王善保家的帶了眾人到了丫嬛房中也一一開箱倒籠抄揀了一番因從紫鵑房中搜出兩副寶玉往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副束帶上的帔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套內有扇子打開看時皆是寶玉往日手內曾拿過的（豈有此理）王善保家的自為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又說這些東西從那裡來的。鳳姐笑道寶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幾年這自然是寶玉的舊東西况且這符兒合扇子都是老太太合太太常見的媽媽不信偺們只管拿了去王家的忙笑道二奶奶既知道就是了鳳姐道這也不筭什麼罕事撂下再往別處去是正經紫鵑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裡的賬也筭不清要問這一個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這裡鳳姐合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些醜態來（惟探春知是醜態）遂命眾丫鬟秉燭開門而待一時眾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丟了一

件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旁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兒倒是洗淨他們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着便命丫鬟們把箱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了我因命丫鬟們快快給姑娘關上平兒豐兒等先忙着替侍書等關的關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抄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卻不能我原比衆人歹毒凡丫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裡間收着一針一線他們也沒得收藏要搜所以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麼處治我去自領你們別忙自然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是議論甄家自己家裡好好的搜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纔能一敗塗地呢說着不覺流下淚來鳳姐只看着衆媳婦們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裡奶奶且請到別處去罷也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告

辭。探春道可細細搜明白了若明日再來我就不依了。鳳姐笑道既然了頭們的東西都在這裡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沒翻明日敢說我護着丫頭們不許你們翻了你趁早說明若還要翻不妨再翻一遍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衆不同的只得陪笑道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察明白了探春又問衆人你們也都搜明白了沒有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都明白了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心內沒成算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名他想衆人沒眼色沒胆量罷了那裡一个姑娘就這樣利害起來況且又是庶出他敢怎麼着自己又仗着是邢夫人的陪房連王夫人尚另眼相待何況別人只當是探春認真單惱鳳姐與他們無干他便要趁勢作臉因越衆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衿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麼鳳姐見他這樣忙說媽媽走罷別瘋瘋顛顛的一語未了只聽拍的一聲王家的（寫此我心為之一快）臉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探春登時大怒指着王家的問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幾歲年紀叫你一声媽媽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耗在我們跟前逞臉如今越發了不得了你索性望我動手動脚的了你打諒我是同你們姑娘那麼好

丹兒由着你們欺負。你就錯了主意了。你來搜揀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拿我取笑兒說着便親自要解鈕子。拉着鳳姐兒細細的翻省得你們叫奴才來翻我鳳姐平兒等都忙與探春理裙整袂。口內喝住王善保家的說媽媽吃兩口酒就瘋瘋顛顛起來前兒把太太也沖撞了快出去別再討臉了又忙勸探春好姑娘別生氣他算什麼姑娘氣着他們多了。（探春風快可敬）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氣早一頭碰死了不然怎麼許奴才來我身上搜賊贓呢明兒一早先回過老太太太太再過去給大娘賠禮該怎麼着我去領那王善保家的討了個沒臉趕忙躲出窗外只說罷了罷了這也

是頭一遭挨打我明兒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罷這個老命還要他做什麼探春喝命丫嬛你們聽見他說話還等我和他拌嘴去不成侍書聽說便出去說道媽媽你知點好歹兒省一句兒罷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你捨不得去（侍書亦詞客）你去了叫誰討主子的好兒調唆着察考姑娘折磨我們呢鳳姐笑道好丫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春冷笑道我們做賊的人嘴裡都有三言再語的就只不會背地裡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勸解一面又拉了侍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鳳姐直待伏侍探春睡下方帶着人往對過煖香塢來彼時李紈

猶病在床上他與惜春是緊隣又與探春相近故順路先到這兩處因李紈纔吃了藥睡着不好驚動只到丫嬛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沒有什麽東西遂到惜春房中來因惜春年少尚未識事嚇的不知當有什麽事故鳳姐少不得安慰他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銀錁子來約共三四十個為察姦情反得賊贓又有一副玉帶版子並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鳳姐也黃了臉因問是那裡來的入畫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這是珍大爺賞我哥哥的因我們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過日子我叔叔嬸子只要吃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

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煩老媽媽帶進來叫我收着的惜春膽小見了這個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歹帶他出去打罷我聽不慣的鳳姐笑道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來這個可以傳遞又什麽不可傳遞這倒是傳遞人的不是了若這話不真倘是偷來的你可就別想活了入畫跪哭道我不敢撒謊奶奶只管明日問我們奶奶和大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無怨鳳姐道這個自然要問的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的你且說是誰接應我便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他

這裡人多若不管了他那些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麼樣呢娘子若依他我也不依鳳姐道素日我看他還使得誰沒一個錯只這一次二次再犯二罪俱罰但不知傳遞是誰惜春道若說傳遞再無別個必是後門上張媽媽他常肯和這些丫頭鬼鬼祟祟的這些丫頭們也都肯照顧他鳳姐聽說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且拿着等明日對明再議誰知那老張媽原和王善保家的有親近因王善保家的在邢夫人跟前作了心腹人便把親戚和伴兒們都看不到眼裡了後來張家的氣不平鬭了兩次口彼此都不說話了如今王家的聽見是他傳遞礙

在他心坎兒上更兼剛纔挨了探春的打受了侍書的氣沒處發泄聽見張家的這事因攛掇鳳姐道這傳東西的事關係更大想來那些東西自然也是傳遞進來的奶奶（小人乘機嚙害。）倒不可不問鳳姐道我知道不用你說于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去迎春已經睡着了丫鬟們也纔要睡眾人扣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姑娘遂往丫鬟們房裡來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孫女兒鳳姐要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遂留神看他搜揀先從別人箱子搜起皆無別物及到了司棋箱中隨意掏了一回王善保家的說也沒有什麼東西纔要關箱時周瑞家的道這是什麼話有

沒有總要一樣看行纔公道說着便伸手掣出一雙男子的綿襪並一雙緞鞋又有一個小包袱打開看時裡面是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兒一總遞與鳳姐鳳姐因理家常久每每看帖看賬也頗識得幾個字了那帖是大紅雙喜箋便看上面寫道上月你來家後父母已覺察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閣尚不能完你我之心願若園內可以相見你可托張媽給一信息若得在園內一見倒比來家好說話千萬千萬再所賜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個略表我心千萬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鳳姐看罷不怒而反樂別人並不識字王善保家的素日並不知道

他姑表姊弟有這一節風流故事見了這鞋襪心內已是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看着又笑他便說道必是他們寫的賬目不成字所以奶奶見笑鳳姐笑道正是這個賬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弟也該姓王怎麼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見問得奇怪只得勉强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鳳姐笑道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聽聽說着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唬一跳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住眼前現報了他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周瑞家的四人聽見鳳姐兒念了都吐舌頭搖頭兒周瑞

家的道王大媽聽見了這是明明白白再沒得話說了這如今怎麽樣呢王家的只恨無地縫兒可鑽鳳姐只瞅着他抿着嘴兒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道這倒也好不用他老娘操一點心兒鴉雀不聞就給他們弄了個好女壻來了周瑞家的也笑着湊趣兒王家的無處煞氣只好打着自巳的臉罵道（○現世現報。）老不死的娼婦怎麽造下孽了說嘴打嘴（○好在自打自嘴是）現世現報衆人見他如此要笑又不敢笑也有趁愿的也有心中感動報應不爽的鳳姐兒司棋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倒覺可異料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只怕夜間自尋短志遂喚兩個婆子監守他且帶了人拿了贓

證回來歇息等待明日料理誰知夜裡下面淋血不止次日便覺身體十分軟弱起來遂掌不住請醫胗視開方立案說要保重而去老嬤嬤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之事暫且擱起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又看李紈等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到他房中惜春便將昨夜之事細細告訴了又命人將入畫的東西一概要來與尤氏過目尤氏道這是你哥哥賞他哥哥的只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鹽反成了私鹽了因罵入畫糊塗東西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丫頭這些姊妹獨我的丫頭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叫鳳姐姐

帶了他去又不肯今日嫂子來的恰好快帶了他去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概不管入畫聽說跪地哀求百般苦告尤氏和奶媽等人也都十分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下次再不敢的看他從小兒伏侍你一場誰知惜春年幼天性孤僻任人怎說只是咬定牙斷乎不肯留着更又說道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況且近日聞得多少議論我若再去連我也編派（真惜春語又從惜春嘴中說出）尤氏道誰敢議論什麼又有什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着他纔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着我倒好我一個姑娘家只好躲是非的我反尋

是非成個什麼人了況且古人說得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勗助何況你我二人之間我只能保住自己就是了以後你們有事好歹別累我尤氏聽了又氣又好笑因向地下衆人道怪道人人都說四姑娘年輕糊塗我只不信你們聽這些話無原無故又沒輕重真真的叫人寒心衆人都勸說道姑娘年輕奶奶自然該吃些虧的惜春冷笑道我雖年輕這話卻不年輕你們不看書不識字所以都是獃子倒說我糊塗尤氏道你是狀元第一個才子我們（只此語惜春真能看書識字矣世上狀元何心不糊塗也）糊塗人不如你明白惜春道據你這話就不明白狀元難道沒有糊塗的可知你們這些人都是世俗之見那裡眼

裡識得出真假。心裡分得出好歹來。你們要看真人總在最初一步的心上看起。纔能明白呢。尤氏笑道好個才子這會子又做大和尚又講起參悟來了。惜春道我也不是什麼參悟我看如今人一概也都是入畫一般沒有什麼大說頭見尤氏道可知你真是個心冷嘴冷的人惜春道怎麼我不冷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為什麼叫你們帶累壞了尤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聽說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惱只是今日惜春分中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天今見惜春又說這話因按捺不住便問道怎麼就帶累了你你的丫頭的不是無故說我我倒忍了這半日你倒越發得了意只管說這些話你是千金小姐我們已後就不親近你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兒即刻就叫人將入畫帶了過去說着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你這一去了若果然不來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還干淨尤氏也不答應一徑往前邊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四回終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嬤嬤們因悄悄的道回奶奶且別往上房去纔有甄家的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做什麼機密事奶奶這一去恐怕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老爺說看見抄報上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老嬤嬤道正是呢纔來了幾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甚麼瞞人的事尤氏聽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紈這邊來了恰好太醫纔胗了脉去李紈

近日也覺精爽了些擁衾倚枕坐在床上正欲人來說些閒話因見尤氏進來不似方纔和藹只呆呆的坐着李紈因問道你過來了可吃些東西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什麼新鮮點心拿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這一向病着那裡有什麼新鮮東西况且我也不餓李紈道昨日人家送來的好茶麪子倒是對碗來你喝罷說畢便吩咐去對茶尤氏出神無語跟來的丫頭媳婦們因問奶奶今日中晌尚未洗臉這會子趂便可淨一淨好尤氏點頭李紈忙命素雲來取自己粧奩素雲又將自己脂粉拿來笑道我們奶奶就少這個奶奶不嫌臢髒能着用些李紈道我雖

沒有你就該往姑娘們那裡取去、怎麽公然拿出你的來、幸而是他、若是別人、豈不惱呢。尤氏笑道、這又何妨、說着一面洗臉、丫頭只彎腰捧着臉盆、李紈道、怎麽這樣沒規矩。那丫頭趕着跪下、尤氏笑道、我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面、究竟作出來的事、都夠使的了。李紈聽如此說、便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誰做事究竟夠使的了。尤氏道、你倒問我、你敢是病着死過去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報寶姑娘來了、二人忙說快請、時寶釵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麽一個人忽然走進來、別的姊妹都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他們、

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家裡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未起炕、別的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伴着老人家夜裡作伴、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不是什麽大事、且不用提、等我好了、橫豎進來的、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李紈聽說、只看着尤氏笑、尤氏也看着李紈笑、一時尤氏盥洗已畢、大家吃麵茶、李紈因笑着向寶釵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着、不能親自來的、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且打發人去到你那裡去看屋子、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教我落不是、寶釵笑道、落什麽不是呢、也是人之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依我的主

意也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丫頭請了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妹往那裡去了寶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我你們探丫頭去了叫他同到這裡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着果然報雲姑娘和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很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爽快趣）尤氏笑道這話奇怪怎麼攆起親戚來了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別人攆的不如我先攆親戚們好也不在必要死住着纔好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誰為主之）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裡來的晦氣偏都碰着你姊妹們氣頭上了探春道誰叫你趕熱竈火來了因問誰又得罪了你呢因又尋思道鳳丫頭也不犯合你慪氣都是誰呢尤氏只含糊答應探春知他畏事不肯多言因笑道你別粧老實了除了朝廷治罪沒有砍頭的你不必號的這個樣兒告訴你罷我昨日把王善保家的那老婆子打了我還頂着罪呢不過背地裡說我些閑話難道也還打我一頓不成寶釵忙問因何又打他探春悉把昨夜的事一一都說了出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出來便把惜春方纔的事也說了出來探春道這是他向來的脾氣孤介太過我們再扭不過他的又告訴他們說今

日一早不見動靜打聽了鳳丫頭病着就打發人四下打
聽王善保家的是怎樣回來告訴我說王善保家的挨了
一頓打嗔着他多事尤氏李紈道這個也是應該的探春冷
笑道這種遮人眼目兒的事誰不會做且再瞧就是了尤
氏李紈皆默無所答一時了頭們來請用飯湘雲寶釵回
房打點衣衫不在話下尤氏辭了李紈往賈母這邊來賈
母歪在榻上王夫人正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沒了家
產來京治罪等語賈母聽了心中甚不自在恰好見他姊
妹來了因問從那裡來的可知鳳姐兒妯娌兩個病着今
日怎麼樣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賈母點頭嘆道咱
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們八月十五賞月是正經王
夫人笑道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裡好只是園裡
恐夜晚風涼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裡正是賞
月的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媳婦們擡過飯桌王
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筯捧飯賈母見自已幾色菜已擺
完另有兩大捧盒內盛了幾色菜便是各房孝敬的舊規
矩賈母說我吩咐過幾次蠲了罷都不聽也只罷了王夫
人笑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那些
麪觔豆腐老太太又不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蓴虀醬
來賈母笑道我倒也想這個吃得鴛鴦聽說便將碟子挪在

跟前寶琴一一的讓了方歸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和寶琴對面坐下侍書忙去取了碗箸鴛鴦又指那幾樣菜道這兩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是大老爺孝敬的這一碗是雞髓筍是外頭老爺送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將這碗筍送至棹上賈母略嘗了兩點便命將那幾樣着人都送回去就說我吃了已後不必天天送我想吃什麼自然着人來要媳婦們答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下賈母因問拿稀飯來吃罷尤氏早捧過一碗來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將這粥送給鳳姐兒吃去又指着這一盤菓子可給平兒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來吃了罷尤氏答應着侍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閒話行食尤氏告坐吃飯賈母又命鴛鴦等來陪吃賈母見尤氏吃的仍是白米飯因問說怎麼不盛我的飯了頭們回道老太太的飯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鴛鴦道如今都是可着頭做帽子了要一點兒富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忙回道這一二年旱澇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的這幾樣細米更艱難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做賈母笑道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兒粥來衆人都笑起來鴛鴦一面回頭向門外伺候媳婦們道既這樣你們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來

添上也是一樣尤氏笑道我這個就長了也不用去取鴛鴦道你歎了我不會吃的媳婦們聽說方忙着取去了一時王夫人也去用飯這裡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到起更的時候賈母說你也過去罷尤氏方告辭出來走至二門外上了車衆媳婦放下簾子來四個小厮拉出來套上牲口幾個媳婦帶着小丫頭子們先走到那邊大門口等着去了這裡送的丫嬛們也回來了尤氏在車內因見自已門首兩邊獅子下放着四五輛大車便知係來赴賭之人向小丫頭銀蝶兒道你看坐車的是這些騎馬的又不知有幾個呢說着進府已到了廳上賈蓉媳婦帶了丫嬛

媳婦也都秉着羊角手罩接了出來尤氏笑道成日家我要偷着瞧瞧他們賭錢也沒得便今兒倒巧順便打他們牕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着提燈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厮們不要失驚打怪于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至牕下只聽裡面稱三贊四要笑之音雖多又兼有恨五罵六忿怨之聲亦不少（已度傷局）原來賈珍近因居喪不得遊玩無聊之極便生了個破悶的法子日間以習射爲由請了幾位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白的只管亂射終是無益不但不能長進且壞了式樣必須立了罰約賭個利物大家纔有勉力之心因此天

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鵠子、皆約定每日早飯後時射鵠子
賈珍不好出名、便命賈蓉做局家、是父是子這些都是少年、正是鬪
雞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干游俠紈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
輪流作晚飯之主、天天宰豬割羊、屠鵝殺鴨、好似臨潼鬪
寶的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裡的好廚役好烹調、不到半
月工夫、賈政等聽見這般、不知就裡、反說這纔是正理、文
既快了、武也當習、況在武蔭之屬、遂也命賈寶玉賈環賈琮
賈蘭等四人、於飯後過來、跟着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
賈珍志不在此、再過幾日、便漸次以歇臂養力為由、晚間
或抹骨牌、賭個酒東兒、至後漸次至錢、如今三四個月的

光景、竟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公然鬪葉擲骰、放頭開局
大賭起來、家下人借此各有利益、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
了局勢、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邢夫人的胞弟邢德全也
酷好如此、所以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送錢與
人的、見此豈不快樂、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的胞弟、却居
心行事大不相同、他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為樂、手中
濫漫使錢、待人無心、因此都叫他傻大舅、薛蟠早已出名
的獃大爺、今日二人湊在一處、都愛搶快、便又會了兩家
在外間炕上搶快、又有幾個在當地下大桌子上趕羊、裡
間又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小厮、

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此是前話且說尤氏潛至窗外偷看其中有兩個陪酒的小幺兒都打扮得粉妝錦飾今日薛蟠又撕輸了正是好氣幸而後手裡漸漸翻過來了除了冲賬的反贏了好些心中只是興頭起來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麼樣裡頭打天九趕老羊的未清先擺下一桌賈珍陪着吃薛蟠興頭了便摟着一個小幺兒吃酒又命將酒去敬傻大舅傻大舅輸家沒心腸吃了兩碗便有些醉意嗔着陪酒的小幺兒只趕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兔子真是些沒良心的忘八羔子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過這會

子輸了幾兩銀子你們就這麼三六九等兒的了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著我的事了衆人見他帶酒那些輸家不便言語只抿着嘴兒笑那些贏家忙說大舅罵的狠是這小狗攮的們都是這個風俗兒因笑道還不給舅太爺斟酒呢兩個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忙都躧下奉酒扶着傻大舅的腿一面撒嬌兒說道你老人家別生氣看着我們兩個小孩子罷我們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時有錢的就親近你老人家不信回來大大的下一注贏了白瞧瞧我們兩個是什麼光景兒說的衆人都笑了這傻大舅掌不住也笑了一面伸手接過酒來一面說道

我要不看看你們兩個奈何怪可憐見的我這一脚把你兩個的小蛋黃子踢出來說着把腿一擡兩個孩子趁勢兒爬起來越發撒嬌撒癡拿着灑花絹子托了傻大舅的手把那鍾酒灌在傻大舅嘴裏傻大舅哈哈的笑着一揚脖兒把一鍾酒都乾了因擰了兩孩子的臉一下兒笑說道我這會子看着又怪心疼的了說着忽然想起舊事來乃拍案對賈珍說道昨日我和你令伯母嘔氣你可知道麼賈珍道不曾聽見邢大舅嘆道就爲錢這件東西老賢甥你不知我們邢家的底裏我們老太太去世時我還小呢世事不知他姊妹三個人只有你令伯母居長他出閣

時把家私都帶了過來了如今你二姨兒也出了閣了他家裏也很艱窘你三姨兒尚在家裏一應用度都是這裏陪房王善保家的掌管我就是來要幾個錢也並不是要賈府裏的家私我那家的家私也就殼我花了無奈竟不得到手你們就欺負我沒錢賈珍見他酒醉外人聽見不雅忙用話解勸外面尤氏等聽得十分真切乃悄向銀蝶兒等笑說你聽見了這是北院裏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見他親兄弟還是這樣就怨不得這些人了因還要聽時正值趕老羊的那些人也歇住了要酒有一個人問道方纔是誰得罪了舅太爺我們竟沒聽明白且告訴我

們評評理那德全把兩個陪酒的孩子不理的話說了一遍那人接過來就說可惱怨不得舅大爺生氣我問你舅大爺不過輸了幾個錢罷咧並沒有輸掉了𨈠巴怎麼你們就不理他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那德全也噴了一地飯說你這個東西行不動兒就撒村搗怪的尤氏在外面聽了這話悄悄的啐了一口罵道你聽聽這一起沒廉恥的小挨刀的再灌喪了黃湯還不知唚出些什麼新樣兒的來呢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至四更時賈珍方散往佩鳳房裡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瓜月餅都全來只待分派送人賈珍吩咐佩鳳道你請奶奶看着送罷我還有

別的事呢佩鳳答應去了回了尤氏一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佩鳳來說爺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門說咱們是孝家十五過不得節今兒晚上倒好可以大家應個景兒尤氏道我倒不願意出門呢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璉二奶奶也躺下了我再不去越發沒個人了佩鳳道爺說奶奶出門好歹早些回來叫我跟了奶奶去呢尤氏道既這麼樣快些吃了我好走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奶自已吃罷尤氏問道今日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外頭有兩個南京新來的倒不知是誰說畢吃飯更衣尤氏等仍過榮府來至晚方回去果然賈珍煑了一口豬燒了一腔

準備了一桌菜蔬菓品在彙芳園叢綠堂中帶領妻子姬妾先吃過了晚飯然後擺上酒開懷作樂賞月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朗銀河微隱賈珍因命佩鳳等四個人也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搳拳飲了一回賈珍有了幾分酒高興起來便命取了一支紫竹簫來命佩鳳吹簫文花唱曲喉清嗓嫩真令人魄醉魂消（好景々之孔作兆如見）唱罷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換盞更酌之際忽聽那邊墻下有人長嘆之聲大家明明聽見都毛髮悚然賈珍忙厲聲叱問誰在那邊連問幾聲無人答應尤氏道必是墻外邊家裏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墻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況且那邊又緊靠着祠堂焉得有人一語未了只聽得一陣風聲竟過墻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槅扇開闔之聲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凉淒（此時々亦覺嚴肅凄涼）起來看那月色時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衆人都覺毛髮（悚）倒豎賈珍酒已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掌得住些心裏也十分疑畏便大沒興頭勉強又坐了一會也就歸房安歇去了次日一早起來乃是十五日帶領衆子侄開祠行朔望之禮細察祠內都仍是照舊好好的並無怪異之迹賈珍自爲醉後自怪也不提此事禮畢仍舊閉上門看着鎖禁起來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來只見賈赦賈

政都在賈母房裡坐着說閑話兒與賈母取笑呢賈璉賈
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賈珍來了都一一見過說了
兩句話賈珍方在挨門小杌子上告了坐側着身子坐下
賈母笑問道這兩日你寶兄弟的箭如何了賈珍忙起身
笑道大長進了不但式樣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勁賈母
道這也彀了且別貪力仔細努傷着賈珍忙答應了幾個
是賈母又道你昨日送來的月餅好西瓜看着倒好打開
却也平常賈珍答應月餅是新來的一個專做點心的廚
子我試了試果然好纔敢做了孝敬來的西瓜往年都還
可已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

勸之過賈母笑道此時月亮已上來了偺們且去上香說
着便起身扶着寶玉的肩帶領眾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
子正門俱已大開吊着羊角燈嘉蔭堂月臺上焚着斗香
秉着燭陳設着瓜菓月餅等物邢夫人等皆在裡面久候
真是月明燈彩人氣香烟晶艷氤氳不可形狀地下鋪着
拜毯錦褥賈母盥手上香拜畢于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
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上的大花廳上去眾人
聽說就忙着在那裡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
說些閑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方扶着人上山來王
夫人等因回說恐石上苔滑還是坐竹椅上去賈母道天

天打掃況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疏散疏散筋骨于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引導又是兩個老婆子秉着兩把羊角手罩鴛鴦琥珀尤氏等貼身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圍隨從下逶迤不過百餘步到了山之峰脊上便是這座敞廳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莊廳前平臺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做兩間凡桌椅形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邊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右邊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團圍坐只坐了半桌下面還有半桌餘空賈母笑道常日倒還不覺人少今日看來究竟咱們的人也甚少算不得甚麼想當年過的日子今夜男女三四十個何等熱鬧今日又這樣太少如今叫女孩兒們來坐那邊罷于是令人向圍屏後邢夫人等席上將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請過來賈璉寶玉等一齊出坐先儘他姊妹坐了然後在下依次坐定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來命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花在手中飲酒一杯罰說笑話一個于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過鼓聲兩轉恰恰在賈政手中住了只得飲了酒眾姊妹弟兄都你悄悄的扯我一下我暗暗的又捏你一把都含笑心裡想着倒要聽是何笑話兒賈政見賈母歡喜只得承歡方欲說時賈母又笑道若說得不笑了還要罰賈政笑道只得一

個若不說笑了也只好受罰賈母道你就說這一個賈政因說道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只說了這一句大家都笑了因從沒聽見賈政說過所以纔笑賈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先多吃一杯賈母笑道使得賈赦連忙捧盃賈政執壺斟了一盃賈赦仍舊遞給賈政賈赦旁邊侍立賈政捧上安放在賈母面前賈母飲了一口賈赦賈政退回本位于是賈政又說道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見了幾個朋友死活拉到家裡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

罪他老婆正洗腳說既是這樣你替我舔舔就饒你這男人只得給他舔未免惡心要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唬得他男人忙跪下求說並不是奶奶的腳髒說來雖可笑然呆竟是賈政口中說出不得神色只因昨晚喝多了黃酒又吃了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說得賈母與眾人都笑了賈政忙又斟了一盃送與賈母賈母笑道既這樣快叫人取燒酒來別叫你們有媳婦的人受累眾人又都笑起來于是又擊鼓便從賈政傳起可巧傳到寶玉手中鼓止寶玉因賈政在坐早已踧踖不安偏又在他手中因想說笑話倘或說不好了又說沒口才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慣貧嘴更有不

見不如不說好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笑話求限別的罷賈政道既這樣限一個秋字就即景做一首詩好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忙道好好的行令如何又做詩賈政陪笑道他能的賈母聽說既這樣就做快命人取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這些水晶冰玉銀彩光明素等堆砌字樣要另出主見試試你這幾年情思寶玉聽了碰在心坎兒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不好便問怎麼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歡便說難爲他只是不肯念書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這就罷了就該獎勵已後越發上心了賈政道

正是因回頭命個老嬤嬤出去吩咐小廝們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來給兩把與寶玉寶玉磕了一個頭仍復歸坐行令當下賈蘭見獎勵寶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併講與賈母聽時賈母也十分歡喜也忙令賈政賞他於是大家歸坐復行起令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話因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這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說是心火一針就好了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鐵就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離心遠着

呢怎麽就勾了呢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偏心的多着呢眾人聽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賈赦不通）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說自知出言冒撞賈母疑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題且行令不料這花却在賈環手裏賈環近日讀書稍進亦好外務今見寶玉做詩受奬他便技癢只當着賈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中便也索紙筆來立就一絕呈與賈政賈政看了亦覺罕異只見詞句中終帶着不樂讀書之意遂不悅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吐意總屬邪派古人中有二難你兩個也可以稱二難了

就只是不是那一個難字却是做難以教訓難字講竟好哥哥是公然溫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為曹唐再世了說得眾人都笑了賈赦道拿詩來我瞧便連聲讚好道這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咱們這樣人家原不必寒窻螢火只要讀些書比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兒的（賈赦竟是糊塗到底的人）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書獃子來所以我愛他這詩竟不失（赦老論詩引自肺腑）咱們侯門的氣概因回頭吩咐人去取自己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着賈環的腦袋笑道已後就這樣做去這世襲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襲了賈政聽說忙勸說不過他胡謅如此那裏就論到後事了

說着便斟了酒又行了一回令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着也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姑娘們多樂一回子好歇着了賈政等聽了方止令起身大家公進了一杯酒方帶着子侄們出去了要知端的再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不題、且說賈母這裡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作一席、眾媳婦另行擦桌整果、更杯洗箸陳設一番賈母等都添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坐下、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內坐、知他家去圓月已　李紈鳳姐二人又病、少了這四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賈母因笑道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咱們越發請過姨太太來大家賞月都十分熱鬧、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及至今年、

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們娘兒來說笑說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丟了、他們跑到這裡來偏又把鳳丫頭病了、有他一人來說說笑笑、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賈母之所以思也）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說畢不覺長嘆一聲隨命拿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們雖多、終不似今年骨肉齊全的好、賈母笑道正是為此所以我纔高興拿大杯來吃酒你們也換大杯纔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因夜深體乏且不能勝酒未免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興猶未闌、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氈毯鋪在階上命將月餅西

瓜菓品等類都叫搬下去令了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坐賞月賈母因見月至天中比先越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因命又將十番上女子傳來賈母道因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彀了說畢剛纔去吹只見跟那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那夫人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麼事那夫人便回說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偏有不知趣之人）絆了一下歪了腿賈母聽了忙命了兩個婆子快看去又命那夫人快去那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也趁着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你們

小夫妻家使不得今夜不要團圓團圓如何為我擔擱了尤氏笑通紅了臉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堪了我們雖是年輕已經二十來年夫妻也奔四十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頑一夜是正理賈母聽笑道這話很是我倒也忘了孝服未滿可憐你公公已死了二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該罰我一大杯既這樣就別送竟陪着我罷叫蓉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去罷尤氏笑說了賈蓉媳婦答應着送出那夫人一同至大門各自上車回去不在話下這裡眾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換暖酒來正說着閒話猛不防那壁廂桂花樹下嗚咽悠揚吹出笛聲來趁着

這明月清風天空地靜真令煩心頓（老氏覺月清景然已令悲意）釋萬慮齊除肅然危坐默然相賞聽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大家稱贊不已於是遂又斟上煖酒來賈母笑道果然好聽麼衆人笑道實在可聽我們也想不到這樣須得老太太帶領着我們也得開些心兒賈母道這還不大好須得揀那曲譜越慢的吹來越好聽便命斟一大杯酒送給吹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細細吹一套來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看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說瞧了右腳面上白腫了好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無甚大關係賈母點頭嘆道我也太操心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說着鴛鴦拿巾

兜與大斗蓬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了風吹了頭坐坐也該歇了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催（賈母亦是能隨時取樂）難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因命再斟酒來戴上兜巾一面披了斗蓬大家陪着又飲說些笑話只聽桂花陰裡發出一縷笛音來果然比先越發凄凉大家都寂而坐夜靜月明賈母不禁有傷感衆人忙陪笑發語解釋又命換酒止笛尤氏笑道我也就學了一個笑話說與老太太解解悶賈母勉强笑道這樣更好快說來我聽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兒子只一個眼睛二兒子只一個耳朵三兒子只一個鼻子（眼）四兒子到都齊全偏又是個啞吧正說到這裡只見席

上賈母已朦朧双眼似有睡去之態意興索然矣尤氏就住了忙和王夫人輕輕叫請賈母安歇賈母便睜眼笑道我不困白閉閉眼養神你們只管說我聽着呢王夫人等道夜已深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太安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月色也好賈母道什麼時候王夫人笑道已交四更他們姊妹們熬不過都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在此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況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是三丫頭可憐尚還等着你也去罷我們散了說着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坐竹椅小輕兩個婆子抬起衆人圍隨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衆媳婦收拾盃盤碗少了一個細茶盃各處尋覓不見又問衆人必是失手打了撂在那裡告訴我拿了磁瓦去交收是証見不然又說偷起來了衆人都說沒有打碎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也未可知你細想想或問問他們去一語欲茶鍾作引子提醒了那媳婦笑道是了那一會記得是翠縷那著的我去問他說着便找時剛到了甬道就遇見紫鵑和翠縷來了翠縷便問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們姑娘那裡去了這媳婦道我來問你要一個茶鍾那你去了你倒問我要姑娘翠縷笑道我因倒茶給姑娘吃的展眼回頭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太纔說都睡覺去了你不知那裡頑

去了還不知道呢翠縷和紫鵑道斷乎没有的悄悄睡去之理只怕在那裡走了一走如今老太太走了想過前邊道去也未可知我們且往前边找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鍾也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罷有什麼忙的媳婦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了明兒和你要罷說畢回去查收傢伙這裡紫鵑和翠縷便往賈母處來不在話下原來黛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只因黛玉見賈府中人許多賞月賈母猶嘆人少又提寶釵姊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賞月不覺對景感傷（我讀亦淚）自去俯欄垂淚寶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諸務無心只王夫人再四遣他去睡他從此去了探春又因

近日家事煩着無心遊玩雖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是個明白人還不自己保養可恨寶姐姐琴妹妹天天說親道熱早已說今年中秋大家要一處賞月必要起詩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棄了偺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做了倒是他們父子叔侄縱横起來你可知宋太祖說得好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他們不來偺們兩個人竟聯起句來（○偏是憾不語）明日羞他們一羞黛玉見他這般劝慰也不肯負他的豪興因笑道你看這裡這等人聲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道這山上賞月雖好總不及近水賞月更妙你知道這

山處底下就是池沼山凹裡近水一個所在就是凹晶館可知當日蓋這園子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凸碧山之低洼近水處就叫凹晶這凸凹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設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那裡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裡去只是這兩個字俗念作洼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只陸放翁用了一個凹字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黛玉道也不祇放翁纔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青苔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致畫記上

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人不知誤（林小姐博雅可愛。）作俗字用了實和你說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寶玉擬了來公我們擬爲出來送與大姐姐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舅舅瞧過所以都用了如今咱們就往凹晶館去說着二人同下山坡只一轉灣就是池沼上一帶竹欄相接直通着那藕香榭的路徑只有兩個老婆子上夜因知在凸碧山莊賞月與他們無干早已息燈睡下黛玉湘雲見息了燈都笑道倒是他們睡了好咱們就在捲棚底下賞這水月如何二人遂在兩個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個月影上下爭輝如偷身於晶

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粼粼然池面皺碧鋪紋，真令人神氣清爽。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坐上船吃酒倒好。這要是我家裏這樣，我就立刻坐船了。黛玉道：正是古人常說的，事若求全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船起來。湘雲笑道：得隴望蜀，人之常情。正說間，只聽笛韻悠揚起來。黛玉笑道：今日老太太太太高興了，這笛子吹得有趣，到是助偺們的興趣了。偺兩個都愛五言，就還是五言排律罷。湘雲韻 想：絲是柱兩 笑道：偺們數這個欄杆上的棍，這頭到那頭為止，他是第幾根就是第幾韻。湘雲笑道：這倒別緻。於是二人起身，便從頭數至盡頭，止得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元了。這個韻可用的少，作排律只怕牽強不能壓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黛玉笑道：到要試試偺們誰強誰弱，只是沒有紙筆記。湘雲道：明兒再寫，只怕這一點聰明還有。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林黛玉笑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這一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這倒要對的好

雲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啟軒　輕寒風剪剪

黛玉道好對比我的卻好只是這句又說俗話了就該加勁說了去纔是湘雲笑道詩多韻險也要鋪陳些纔是總有好的且留在後頭黛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因聯道

長夜景暄暄　爭餅嘲黃髮

湘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事來難我了黛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舊典唐書唐志你看了來再說湘雲道也難不倒我我也有了因聯道

分瓜笑綠媛　香新榮玉桂

黛玉道這可是實實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咱們對查了出來大家看看這會子別耽擱工夫黛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因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這樣現成的韻被你得了只不犯着替他們頌聖去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黛玉笑道你不說玉桂我難道強對個金萱麼再也要鋪陳些富麗方是即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亂綺園　分曹尊一令

黛玉笑道下句好只難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聽三宣　骰彩紅成點

湘雲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不得聯道

傳花鼓濫喧　晴光搖院宇

黛玉笑道對得却好下句又溜了只管拿些風月來塞責

湘雲道究竟沒說到月上也要點綴點綴方不落題黛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聯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到說他們做什麼不如說咱們因聯道

吟詩序仲昆　構思時倚檻

黛玉道這可以入上你我了因聯道

擬句或依門　酒盡情猶在

湘雲說道這時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諼　漸聞語笑寂

黛玉說道這時候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霜痕　堦露團朝菌

湘雲道這一句怎麼叶韻讓我想想因起身負手想了一想笑道彀了幸而想出一個字來不然幾乎敗了因聯道

庭烟歛夕棔、 秋湍瀉石髓、
黛玉聽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說道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
這會子方說棔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
又選見了這個字我不知何樹因要查一查寶姐姐說不
用查這就是如今俗叫做朝開夜合的我信不及到底查
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寶姐姐知道的竟多黛玉笑道棔
字用在此時更恰也還罷了只是秋湍一句虧你好想只
這一句別的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來對這一句
只是再不能似這一句了因想了一想道
風葉聚雲根 寶婺情孤潔

湘雲道這對得也還好只是這一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
中情不單用寶婺來塞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催靈兔搗、
黛玉不語點頭半日隨念道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點首聯道
乘槎訪帝孫、 盈虛輪莫定、
黛玉道對句不好合掌下句推開一步倒還是急脈緩受
法因又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將涸、

湘雲方欲聯時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裡怎麼像個人到黑影裡去了敢是個鬼湘雲笑道可是又見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彎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聽打得水响一個大圓圈將月影激蕩散而復聚者幾次只聽那黑影裡戛的一聲却飛起一個白鶴來直往藕香榭去了黛玉笑道原來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偏是這個鶴有趣倒助了我了因聯道

牕燈焰已昏　寒塘渡鶴影

林黛玉聽了又叫好又跺足說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

了這一句更比秋湍不同叫我對什麼纔好影字只有一個魂字可對况且河塘渡鶴何等自然何等現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擱筆了湘雲笑道大家細想想就有了不然就放着明日再聯也可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然笑道你不必說嘴我也有了你聽聽因對道

冷月葬詩魂

湘雲拍手讚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個葬詩魂因又嘆道詩固新奇只是太頹喪了些（我亦云然）你現病着不該過于作此淒清奇譎之語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只為用工在這一句了一語未了只見欄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

來笑道好詩好詩果然太悲哀了不必再往下做若底下只這樣去反不顯這兩句了到弄得堆砌牽强二人不防倒嚇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妙玉二人皆詫異因問你如何到了這裡來妙玉笑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來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脚走到這裡忽聽見你們兩個吟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就聽住了只是方纔聽見這一首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於頹敗淒楚（寫哀之趣。另外入已泰透。）此亦關人之氣數而有所以我出來止住如今老太太都已早散了滿園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兩個丫頭還不知在那裡找你們也不怕冷了快同我來到我那裡去吃杯

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這個時候了三人遂一同來至櫳翠庵中只見龕燄猶青（空門景象）爐香未燼幾個老嬤嬤也都睡了只有小丫頭在蒲團上垂頭打盹妙玉喚他起來現烹茶忽聽叩門之聲小鬟忙去開門看時却紫鵑翠縷與幾個老嬤嬤來找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因都笑道要我們好找一個園裡走遍了連姨太太那裡都我到了那小亭裡找時可巧那裡上夜的正睡醒了我們問他們他們說方纔亭外頭棚下兩個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個人聽見說大家往庵裡去我們就知道是這裡了妙玉忙命丫鬟引他們到那邊去坐著歇息吃茶自

找取了筆硯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着、遂從頭寫出來、黛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從來沒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依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或可改、即請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評、只是這纔有二十二韻、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出、再續時到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又玷、黛玉從沒見妙玉做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雖不好、亦可以帶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結到底還歸到本來面目上去、若只管去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撿怪、一則失了偺們的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極是、妙玉提筆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翻轉過來、雖前頭有淒楚之句、亦無甚碍了、二人接了看時、只見他續道、

香篆銷金鼎、冰脂膩玉盆、
簫增嫠婦泣、衾倩侍兒溫、
空帳悲金鳳、閒屏設彩鴛、
露濃苔更滑、霜重竹難捫、
猶步縈紆沼、還登寂歷原、
石奇神鬼縛、木怪虎狼蹲、
贔屭朝光透、罘罳路曉黿、

振林千樹鳥、　啼谷一聲猿、
歧熟焉忘徑、　泉知不問源、
鍾鳴櫳翠寺、　鷄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極、　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旦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後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黛玉湘雲二人稱贊不已、說可見我們天天是說近求遠說有這樣詩人在此郤天天去紙上談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潤色此時已天明了到底也歇息歇息纔是林史二人聽說忙起身告辭帶領了丫鬟出來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去遠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這裡翠縷向湘雲道大奶奶那裡還是人等着偺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裡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去叫他們睡罷我這一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鬧林姑娘去罷說着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卸粧寬衣盥洗已畢方上床安歇紫鵑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枕上只是睡不着黛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翻來復去黛玉因問道怎麼還不睡着湘雲微笑道我有個擇席的病

况且走了因只好躺躺兒罷你怎也睡不着黛玉嘆道我這睡不着（可憐見）也並非一日了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湘雲道你這病就怪不得了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終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也比先減了雖未大愈然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胗脉服藥又開了丸藥方來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取時翻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鬚沫出來王夫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用着了再找不着成日家我叫你們查一查多歸攏一處你們自不聽就隨手混撂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個上次那邊的太太來尋了去

了王夫人道沒有的話你再細找找彩雲只得又去找尋拿了幾包藥材來說我們認不得這個請太太自看除了這個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都是什麼並沒有一支人參因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來說也只有些參膏蘆鬚雖有幾根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裡用呢王夫人聽了只得向邢夫人那裡問去說因上次沒了纔往這裡來尋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賈母賈母忙命鴛鴦取出當日餘的來竟還有一大包皆有手指頭粗細不等遂秤了二兩與王夫人王夫人出來交與周瑞家的拿去就令小廝送與醫生

可見盛時畜積之多

家去又命將那幾包不能辨的藥也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包號上一時周家裡叙了進來說這幾樣都各包號上名字了但那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只是年代太陳這東西比別的不同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自已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糟朽爛木也沒有力量的了請太太收了這個倒不拘粗細多少再換些新的王夫人聽了低頭不語半日纔說這可沒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罷也無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問周瑞家的你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的換二兩來倘或一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

家的方纔要去時寶釵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人參都沒有好的雖有全枝他們也必截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鬚枝攙勻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舖子裡常與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媽說了哥哥去托個夥計過去和參行裡要他二兩原枝來不妨偺們多使幾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但是還得你親自走一輪纔能明白於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赶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娘子水梳頭自來家裡有的給人多少這會子輪到自家用反倒各處尋去說畢長嘆寶釵笑道這

東西雖然值錢總不過是藥原該濟衆散人纔是借們比不得那沒見世面的人家得了這個就珍藏密斂的王夫人點頭道你這話也是一時宝釵去後因見無別人在室（園中搜檢此乃指敗之北王夫人前告晋在心中耿耿不忘也）遂喚周瑞家的問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个落周瑞家的是已和鳳姐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夫人吃了一驚想到司棋係迎春了頭乃是那边的人只得令人去回那邢氏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边太太嗔着王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幾個嘴巴子如今他也裝病在家不肯出頭了况且又是他外甥女兒自已打了嘴他只好粧個忘了目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恐怕又多

心倒像似借們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並連賍証與那边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個了頭來豈不省事如今白告訴去那边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麽了豈不倒耽擱了倘或那了頭瞅空兒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都有些偷懶倫一時不到豈不倒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一想道也倒是說快辦了這一件再辦借們家的那些妖精周瑞家的聽說會齊了那边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裡回明迎春迎春聽了含泪似有不捨之意因前夜之事了頭們悄悄說了原故雖数年之情难捨但事関風化亦無

可如何了，那司棋亦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能救，只是迎春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免，因跪着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麼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說道，你還要姑娘留你不成。便留下，你也難見園裡的人了，依我們的話，快快收了這樣子，倒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大家體面些，迎春手裡拿着一本書正看呢，聽了這話，書也不看，話也不答，只管（話○而○呆○甚○）扭着身子呆呆的坐着，周瑞家的又催道，這麼大女孩兒，自己作的，還不知道把姑娘都帶的不好看，你還敢緊着纏磨他，迎春聽了，方發話道，你瞧入畫也是幾年的，怎麼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這園裡凡大的都要去（其言○甚○悽○）呢，依我說，將來終有一散，不如各人去罷，周瑞家的道，所以到底是姑娘明白，明兒還要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罷，司棋無法，只得含淚與姑娘磕頭，和衆人告別，又向迎春耳邊說，好歹打聽我要受罪，替我說個情兒，就是主僕一場，迎春亦含淚答應放心，于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出去，又有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他拿着，走了沒幾步，只見後頭綉橘趕來，一面也擦着淚，一面遞與司棋一個絹包，說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分離，（此○哭○）這個與你做個想念罷，司棋接了，不覺大哭起來了，又和

繡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促，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嬸子大娘們，好歹畧徇個情兒，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幾年我們相好一場。」周瑞家的道：「人皆各有事做，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況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裡工夫聽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你去罷，別拉拉扯扯的了，我們還有正經事呢！誰是你一個衣胞裡爬出來的，辭他們做什麼；你不過挨一會是一會，難道算了不成！依我說快走罷。」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脚，直帶着後角門出去。司棋無奈，又不敢再說，只得跟了出來。可巧正值宝玉從外頭進來，一見帶了司棋出去，又見後面抱着些東西，料着此去再不能來了。因聞得上夜之事，又晴雯的病亦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說是為何。今見司棋亦走，不覺如散魂魄，因忙攔住問道：「那裡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宝玉素昔行為，又恐勞叨悞事，因笑道：「不干你事，快念書去罷。」宝玉笑道：「好姐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許少捱時刻，又有什麼道理。我們只知道太太的話，管不得許多。」司棋見了宝玉，因拉住哭道：「他們做不得主，好歹求求太太去。」宝玉不禁也傷心，含淚說道：「我不知你作了什麼大事，晴雯也氣病着，如今你又要去了，這却怎麼着好。」周

瑞家的怒躁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聽話我就打得你了別想往日有姑娘護着任你們作耗越說着还不好走如今有了小爺見面又拉拉扯扯成何体統那幾個婦人不由分說拉着司棋便出去了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得只瞪着他們看已走遠了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正是，可，恨）守園門的婆子聽了也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凡女兒個個是好的女人個個是壞的了寶玉點頭道不錯不錯正說着這幾個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伺候着此刻太太親

自到園裡查人呢又吩咐快叫怡紅院晴雯姑娘的哥嫂（王夫人來可笑，我要晴雯何也，能入人告，自有暗義亦必多，）來在這裡等着領出他妹子去因又笑道阿彌陀佛今日（討救，請明于長人，况其言亦未必不確）睜了眼把這個禍害妖精退送了人家清淨些寶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親查便料道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似的赶了去所以後來趣愿之話竟未聽見寶玉及到了怡紅院只見一羣人在那裡王夫人在屋裡坐着一面怒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現在炕上拉了下來蓬頭垢面兩個女人攙架起來去王夫人吩咐把他貼身的衣服撂出去餘者留下給好的了頭們穿又命把這裡所有的了頭們都叫來一一過目原來王夫人

惟怕丫頭們教壞了宝玉乃從寶玉起以至于極小的粗活小丫頭們個々親自看了一遍因問誰是和宝玉一日生日的本人不敢答應老嬤々指道這一個蕙香又叫做四兒的是同宝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幾分水秀視其行止聰明皆因在外面且也打扮得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沒廉恥的貨他背地裡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諒我隔不遠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裡難道我統共一個宝玉就白放心憑你們勾引壞了不成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着他素日和宝玉的私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淚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人叫來領出去配人又問那芳官呢芳官只得過來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你們又不願去可就該安分守己才是你就成精鼓搗起來調唆宝玉無所不為芳官笑辨道並不敢調唆什麼了王夫人笑道你還強嘴連你干娘都壓倒不岂止別人因喝命喚他乾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找個女婿罷他的東西一槩給他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分的唱戲女孩子一槩不許留在園裡都令其各人乾娘帶出自行聘嫁一語傳出這些乾娘皆感恩趁願不盡都約齊與王夫人磕

頭須去王夫人又滿屋裡搜檢寶玉之物凡略有眼生之物一併命收捲起來拿到自己房裡去了因說道才乾淨省得傍人口舌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之事我一槩不饒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于挪暫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並給我仍舊搬出去才心淨說畢茶也不吃遂帶領衆人又往別處去閱人暫且說不到後文如今且說寶玉只道王夫人不過來搜檢搜檢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嗔電怒的來了所責之事皆係平日私語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囬的雖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言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

亭王夫人命囬去好生念念那些書仔細明兒問你才已發下狠了寶玉聽見此說才囬來一路打算誰這樣犯舌況這裡事也無人知道如何就都說着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裡垂淚且去了第一等的人豈不傷心便倒在床上大哭起來襲人知他心裡別的由可獨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乃勸道哭也不中用起來我告訴你晴雯已經好了他這一家去倒心淨養幾天你果然捨不得他等太太氣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進來也不難太太不過偶然聽了別人的閑言在氣頭上罷了寶玉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什麼迷天大罪襲人道太太只嫌

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輕狂些、太太是深知這樣美人是的（襲人只会巴結討）
人心裡是不能安靜的所以很嫌他像我們這粗乀笨乀
的、（好）到好寶玉道美人是的心裡就不安靜麼、你那裡知道、
古來美人安靜的多着呢這也罷了、咱們私自頑話怎広
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了、襲人道你有什広
忌諱的、一時高興你就不管有人沒人了我也曾使過眼
色、也曾遞過暗號被那人知道了你還不覺寶玉道怎広
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了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心中明說我会巴結）
襲人聽了這話心內一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因便笑道、
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的去處怎麼太太竟忘了想

是還有別的事等完了再發落我們也未可知寶玉笑道
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的人他兩個又是你陶（究、哉、襲也、）
冶教育的焉得有什麼該罰之處只是芳官尚小過於伶
俐些未免倚強壓倒了人惹人厭四兒是我悞了他還是
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來做細活的衆人見我
待他好未免奪了地位也是有的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
是和你們一樣從小兒在老太太屋裡過來的雖生得比
人強也沒什麼妨碍着誰的去處就只是他的性情爽利
口角鋒芒些竟也沒得罪了那一個可是你說的想是他
過於生得好了反被這個好帶累了說畢復又哭起來襲（我則必曰至）

善[illegible]矣的人挑動王夫人矣

人細揣此話直是宝玉有疑他之意竟不好再勸因嘆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白哭一會子也無益了宝玉冷笑道原是想他自幼嬌生慣養的何嘗受過一日委屈如今是一盆才透出嫩箭蘭花送到猪圈裡去一般况又是一身重病裡頭一肚子悶氣他又沒有親爺熱娘只有一個醉泥鰍姑舅哥哥他這一去那裡还等他一

件件俱貼二爺何不早在王夫人○發動晴雯○又可

月半月再不能見一面兩面的了說着越發心痛起來襲人笑道可是你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偶說一句妨碍的話就說不吉利你如今好好的咒他就該的了宝玉道我不是妄口咒人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宝玉道這堦上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边我就知道有壞事果然應在他身上襲人聽了又笑起來說我要不說又掌不住你也太婆婆媽媽的了這樣的話怎麼是你讀書的人說的宝玉嘆道你們那裡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有情有理的東西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已便極有靈驗的若用大題目比就像孔子廟前檜樹墳前的蓍草諸葛祠前的栢松岳武穆墳前松樹這都是堂堂正大之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他就枯乾了世治他就茂盛了凡千年枯了又生的幾次這不是應兆麼若是小題比就像楊太真沉香亭的木芍藥端正樓的相思樹

王昭君坟上的長青草難道不也有靈驗所以這海棠亦是應着人生的襲人聽了這篇痴話又可笑又可嘆因笑（晴雯之於木不以比之東西花大姐是什麼貨）道真真的這話越發說上我的氣來了那晴雯是個什麼東西就費這樣心思比出這些正經人來還有一說他縱好也越不過我的次序去就是這海棠也該先來比我也還輪不到他想是我要死的了寶玉聽說忙㩦他的嘴勸道這是何苦一個未清你又這樣起來罷了再別提這事別弄得去了三個又饒上一個襲人聽說心下暗想若不如此也沒個了局寶玉又道我還有一句話要和你商量不知你肯不肯現在他的東西是瞞上不瞞下悄悄的送

還他去再或有偺們常日積攢下的錢拿幾吊去給他養病也是你姊妹好了一場襲人聽了笑道你太把我看得忒小器又沒人心了這話還等你說我纔把他的衣裳各物已打點下了放在那裡如今白日裡人多眼雜又恐生事且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媽給他拿去我還有攢下的幾吊錢也給他去寶玉聽了點點頭兒襲人笑道我原是久矣出名的賢人連這一點子好名還不會買去不成寶玉聽了他方纔的話又陪笑撫慰他怕他寒了心晚間果遣宋媽送去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便獨自得便到園子後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先這婆子百般不

昔只說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還吃飯不吃飯、無奈寶玉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那個婆子方帶了他去、那晴雯當日是賴大買的、還有個姑舅哥哥、叫做吳貴、人都叫他貴兒、那時晴雯纔得十歲、時常賴嬤嬤帶進來、賈母見了喜歡、故此賴嬤嬤就孝敬了賈母、過了幾年、賴大又給他姑舅哥哥娶了一房媳婦、誰知貴兒一味膽小老實、那媳婦却倒伶俐、又兼有幾分姿色、看着貴兒無能為、便每日家打扮的妖妖調調、兩隻眼兒水汪汪的、招惹的賴大家人如蠅逐臭、漸漸做出些風流勾當來、那時晴雯已在寶玉房中、他便央及了晴雯、轉求鳳姐、合賴大家的要過來、

目今兩口兒就在園子後角門外居住、伺候園中買辦雜差、這晴雯一時被攆出來、住在他家、那媳婦那裡有心腸照管、吃了飯便自去串門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間屋內爬着、寶玉命那婆子在外瞭望、他獨掀起布簾進來、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一領蘆蓆上、幸而被褥還是舊日鋪蓋的、心內不知自己怎麼纔好、因上來含淚伸手輕輕拘他、悄喚兩聲、當下晴雯又因着了風、又受了哥嫂的歹話、病上加病、嗽了一日、纔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他、強展雙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攥住他的手、何處說起。哽咽了半日、方說道、我只道不得見你了、接着便嗽個不

住寶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彌陀佛你來得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渴了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着寶玉聽說忙拭淚問茶在那裡晴雯道在爐台上寶玉看時雖有個黑煤烏嘴的吊子也不像個茶壺只得桌上去拿一個碗未到手先聞得油羶之氣寶玉只得拿了來先拿些水洗了兩次復用自己的絹子拭了聞了聞還有些氣味沒奈何提起壺來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怡紅院無此茶）也不大像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裡比得咱們的茶呢寶玉聽說先自己嘗了一嘗並無茶味鹹澁不堪只得遞與晴雯只見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都灌下去了寶玉看着眼中淚直流下來連自己的身子都不知（同心不可移心痛只有眼淚以解脫）為何物了一面問道你有什麼說的趁着沒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麼說的不過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橫豎不過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雖生得比別人好些並沒有私情勾引你怎麼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我今日既擔了（晴雯乃有心後悔之語然則從前是物仙知之數而情）虛名況且沒了遠限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心似情）說到這裡氣往上咽便說不出來兩手已經冰涼寶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隻手攥着他的手一隻手輕輕的給他搥打着又不敢大聲的叫真真萬箭

憤心兩三句話時晴雯纔哭出來宝玉拉着他的手只覺瘦如枯柴腕上猶戴着四個銀鐲因哭道除下來等好了再戴上去罷又說這一病好了又傷好些晴雯拭淚把那手用力拳回擱在口边狠命一咬只聽咯吱一聲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咬下拉了宝玉的手將指甲擱在他手中又回手扎掙着連揪帶脫（[illegible]）在被窩内將貼身穿着的一件舊紅綾小襖兒（[illegible]）脫下遞給宝玉不想虛弱透了的人那裡禁得這樣抖摟早喘成一處了宝玉見了他這般已經會意連忙解開外衣將自己的襖兒褪下來蓋在他身上却把這件穿上不及扣鈕只用外頭衣服掩了剛繫腰時只見晴雯睜眼道你扶起我來坐坐宝玉只得扶他那裡扶得起好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宝玉的襖兒便往自己身上拉宝玉連忙給他披上拖着胳膊伸上袖子輕輕放倒然後將他的指甲裝在荷包裡晴雯哭道你去罷這裡腌臢你那裡受得你的身子要緊今日這一來（[illegible]）我就死了也不枉擔了虛名（[illegible]）一語未完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進簾來道好呀你兩個的話我已都聽見了又向宝玉道你一個做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裡來做什麼看着我年輕長的俊你敢只是來調戲我麼宝玉聽見嚇得忙陪笑央及道好姐姐快別作声他伏侍我一場我私自來

瞧瞧他那媳婦兒點着頭兒笑道怨不得人家都說你有情有義兒的。便一手拉了寶玉進裡間來笑道（渾、蕩、孝、面）你要不叫我嚷這也容易你只是依我一件事說着便自己坐在炕沿上把寶玉拉在懷中緊緊的將兩條腿夾住寶玉那裡見過這個心內早突突的跳起來了急得滿面紅脹身上亂戰。又羞又愧又怕又惱只說好姐姐別鬧那媳婦乜斜了眼兒笑道呸成日家聽見你在女孩兒們身上做工夫怎麼今兒個就發起訕來了寶玉紅了臉笑道姐姐撒開手有話咱們慢慢兒的說外頭有老媽媽聽見什麼意思呢那媳婦那裡肯放笑道我早進來了已經老婆子去到園門口兒等着呢我等什麼兒是的今日纔等着你了你（刎、野、識、个、尽、令、人、怕、煞、）要不依我我就嚷起來叫裡頭太太聽見了我看你怎麼樣你這麼個人只這麼大胆子兒我剛纔進來了一會子在窗下細聽屋內只你兩個人竟還是各不相擾兒呢我可不能像他那麼傻說着就要動手（急、不、能、待、）寶玉急的死往外拽正鬧着只聽窗外有人問道晴雯姐姐在那裡住呢不是那媳婦子也嚇了一跳連忙放了（救星到了）寶玉這寶玉已經嚇怔了聽不出声音外边晴雯聽了他嫂子纏磨寶玉又急又臊又氣一陣虛火上攻早昏暈過去那媳婦連忙答應着出來看不是別人却是柳五兒和他母親兩個抱着一個

包袱。柳家的拿着幾吊錢悄悄的問那媳婦道這是裡頭襲姑娘叫拿出來給你們姑娘的。他在那屋裡呢那媳婦兒笑道、就是這個屋子。那柳家的領着五兒剛進門來、只見一個人影兒往屋裡一閃。柳家的素知這媳婦子不妥、只打諒是他的私人。看見晴雯睡着了。連忙放下。帶着五兒往外走。誰知五兒眼尖。早已見是宝玉。便問他母親道、裡頭不是襲人姐姐那裡。悄悄兒的找宝玉爺出角門來了門上還有人等着要關園門呢。因回頭問那媳婦兒、那媳婦兒自己心虛。便道宝二爺那裡肯到我們這屋裡來柳家的聽說、便要走。這宝玉一則怕關了門。二則怕那媳

婦子進來又纏也顧不得什麼了。連忙掀了簾子出來道、柳嫂子你等等我一路兒走。柳家的聽了倒唬了一大跳。說我的爺你怎麼跑了這裡來了。那宝玉也不答言。一直飛走。那柳五兒道。媽你快叫住宝二爺不用忙仔細冒匕失失被人碰見倒不好。況且纔出來時襲人姐姐已經打發人留了門了。說着趕忙同他媽來趕宝玉這裡晴雯的嫂子乾瞅着把個妙人走了。却說宝玉跑進角門纔把心放下來還是突突亂跳。又怕五兒關在外頭眼巴巴瞅着他女母也進來了。遠匕聽見裡边嬷匕們正在查人若再遲一步。就關了園門了。宝玉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

自巳房内告訴襲人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可卿、襲人輩、生、玉心、愛者不然何不意、設有晴雯之）一時鋪床襲人不得不問今日怎麽睡寶玉道不管怎麽睡罷了原來這一二年間襲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越發自要尊重凡背人之處或夜晚之間總不與寶玉狎暱較先小時反倒疏遠了（作者深惡花襲人故多用曲筆且以刺王夫人之不識好歹也）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針線並寶玉及諸小了頭出入銀錢衣履什物等事也甚煩瑣且有吐血之症故近來夜間總不與寶玉同房寶玉夜間膽小醒了便要喚人因晴雯睡卧警醒故夜間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事悉皆委他一人所以寶玉外床只是晴雯睡着他今去了襲人只得將自巳鋪蓋搬來鋪設床外寶玉發了一晚

上的獃襲人催他睡下然後自睡只聽寶玉在枕上長吁短嘆復去翻來直至三更已後方漸漸安頓了襲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着沒半盞茶時只聽寶玉叫晴雯襲人忙連聲答應問做什麽寶玉因要茶吃襲人倒了茶來寶玉乃笑道我近來叫慣了他却忘了是你襲人道他乍來你也曾睡夢中叫我的已後纔改了（亦是實話）說着大家又睡下寶玉又翻轉了一個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時只見晴雯從外走來（他們亦可能好生走尚有[illegible]）仍是往日形景進來同寶玉道你們好生過罷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畢翻身就走寶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叫却見寶玉哭了說道晴雯死了

襲人笑道這是那裡話來被人聽着什麽意思（被人听見之、又何妨、）寶玉那裡肯聽恨不得一時天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亮時就有王夫人房裡小丫頭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起寶玉快洗臉換了衣裳快來因今兒有人請老爺賞秋菊老爺因喜歡他前兒做的詩好故此要帶他們去這都是太太的話你們快告訴去立逼他快來老爺在上房裡等他們吃麵茶呢環哥兒已來了快快兒的去罷我叫蘭哥兒去了裡面的婆子聽一句應一句一面扣着鈕子一面開門襲人聽得叫門便知有事一面命人問時自已已起來了聽得這話忙催人來舀了洗臉水催寶玉起來梳

洗他去自取衣因思跟賈政出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服來只揀那三等成色的來（着於攛掇）寶玉此時已無法只得忙忙前來果然賈政在那裡吃茶十分喜悅寶玉請了早安賈環賈蘭二人也都見過賈政命坐吃茶向環蘭二人道寶玉讀書不及你兩個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叫你們做詩寶玉須隨便助他們兩個王夫人自來不曾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時候他父子去了方欲過賈母那边來時就有芳官等三個乾娘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賞了出去他就瘋了似的茶飯都不吃勾引上藕官蕊官三個

人尋死覓活只要剪了頭髮做尼姑去我只當是小孩子家一時出去不慣也是有的不過鬧兩日就好了誰知越鬧越凶打罵着也不怕實在沒法所以來求太太或是依他們做尼姑去或教導他們一頓賞給別人做女孩兒去罷我們沒這福王夫人聽了道胡說那裡由得他們起來佛門也是輕易進去的麼每人打一頓給他們看還鬧不鬧（佛母輕視芳官等也）當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廟內上供去皆有各廟內的尼姑來送供尖因曾留下水月庵的智通與地藏庵的圓信（佛門兩個真傳）（二子都是王夫人所信奉者有眼何曾夫拐子。）在下來即聽得此信就想拐兩個女孩子去做活使喚都向王夫人說府上到底是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應

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然說佛門容易難上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願原度一切衆生如今兩三個姑娘既然無父母家鄉又遠他們既經了這富貴又想從小命苦入了風流行次將來知道終身怎麼樣所以苦海回頭立意出家修修來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太倒不要阻了善念王夫人原是個善人起先聽見這話諒係小孩子不遂心的話將來熬不得淸淨反致獲罪今聽了這兩個拐子的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有那夫人遣人過來知會明日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備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來求說探春等心緒正煩那裡着意在這些小事既聽

此言便笑答道你兩個既這等說你們就帶了做徒弟去如何二姑子聽了念一声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老人家的陰德不小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這樣你們叫他去若果真心即上來當着我拜了師父去罷這三個女人聽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來王夫人問之再三他三人已立定主意遂與兩個姑子叩了頭又拜辭了王夫人王夫人見他們意皆決斷知不可強了反倒傷心可（取首也他不念晴之可殺即）憐忙命人來取了些東西來賞了他們又送了兩個姑子些禮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蕊官藕官二人跟（散場冰冷句）了地藏庵圓信各自出家去了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誄

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見賈母喜歡，便趁便回道：寶玉屋裡有個晴雯，那個丫頭（是比列、分寸、淘氣乃是不如襲人能、獻小[illegible]）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小雀毛、[illegible]）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所以我就趕着叫他出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罷了。再那幾個學戲的女孩子，我也做主放了，一則他們都會戲，口裡沒輕沒重，只會混說，女孩兒們聽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唱了戲，白放了他們

也是應該的。況丫頭們也太多，若說不彀使，再挑上幾個來也是一樣。賈母聽了點頭道：這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況晴雯這丫頭，我看他甚好，言談針線都不及他，將來還可以給寶玉使喚的，誰知變了。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是他命裡沒造化，所以得了這個病。俗語又說女大十八變，況且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調歪。老太太還有什麼不曾經歷過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我便留心看去，他色色比人強，只是不大沉重。知大體，莫若襲人第一。雖說賢妻美妾，也要性情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襲人的模樣雖比晴雯次一

等然放在房裡也算是一二等的況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實這幾年從未同着寶玉淘氣凡寶玉十分胡鬧的事他只有死勸的因此品擇了二年一點不錯了我悄悄的把他丫頭的月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裡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不過使他自己知道越發小心效好之意且沒有明說一則寶玉年紀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耽悞了書二則寶玉自以為自己跟前的人不敢勸他說他反倒縱性起來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老太太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如此更好了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是沒嘴的葫蘆既是你深知豈有大錯悞的王夫人又回今

日賈政如何誇獎如何帶他們逛去賈母聽了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前來告辭過去鳳姐也來請早安伺候早飯又說笑一回賈母歇晌王夫人便喚了鳳姐問他丸藥可曾配來鳳姐道還不曾呢如今還是吃湯藥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因告訴攆逐晴雯等事又說寶丫頭怎麼私自回家去了你們都不知道我前兒順路都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的這一個新進來的奶子也十分的妖調也不喜歡他我說與你大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我因問你大嫂子寶丫頭出去難道你不知道不成他說是告訴了他的

不兩三日等姨媽病好了就進來姨媽究竟沒甚大病不過是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這去必有原故敢是有人得罪了他不成那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塲別得罪了人反不好了鳳姐笑道誰可（斷非宝玉何以係奉襲人而不信乃）好好的得罪着他王夫人道別是寶玉有嘴無心從來沒個忌諱高興了信嘴胡說也是有的（鄙也）鳳姐笑道這可是太太過於操心了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說正經話去却像傻子若只叫他進來在這些姊妹跟前以至於大小的丫頭跟前最有仁讓又恐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惱（抑低宝兄）他的我想薛妹子此去必為着他夜搜檢丫頭原故他自然為信不及園裡的人他

又是親戚現也有了頭（翻搜林妹娘何也）老婆在內我們又不好去搜檢了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個心自己迴避了也是該應避嫌疑的王夫人聽了這話不錯自己遂低頭一想便命人去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情以解他的疑心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寶釵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因姨娘有許多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媽媽又不好了家理兩個靠得的女人又病所以我趁便去了姨娘今日既已知道了我正好回明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王夫人鳳姐都笑道你太固執了正經再搬進來為是休為沒要緊的事反疏遠了親戚宝釵笑道這話說的太重了並沒

為什麼事跑出去我為的是媽媽近來神思比先大減而且夜晚沒有得靠的人統共只我一二人二則如今我哥哥眼看娶嫂子多少針線活計並家裡一切動用器皿尚有未齊備的我也須得幫着媽媽去料理姨媽和鳳姐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不是我撒謊再者自我在園裡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着原是為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圖省走路也從那裡走（精細之至）又沒個人盤查設若從那裡弄出事來豈不兩得而且我進園裡來睡原不是什麼大事因前幾年年紀都小且家裡沒事在外頭不如進來姊妹們在一處頑笑作針線都比在外頭一人悶坐好些如今彼

此都大了況姨娘這幾年皆遇不遂心之事所以那園子裡倘有一時照顧不到的皆有關係惟有少幾個人就可以少操些心了所以今日不但我決意辭去此外還要勸姨娘如今該減省的就減省些也不為失了大家的體（[illegible]精細害怕人）統據我看園裡的這一項費用也竟可以免的說不得當（語[illegible]）日的話姨娘深知我家的難道我家當日也是這樣冷落不成鳳姐聽了這篇話便向王夫人笑道這話依我竟不必强他王夫人點頭道我也無可回答只好隨你的便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寶玉已回來了因說老爺還未散恐天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丟了醜

了沒有寶玉笑道不但不去醜愣了許多東西來接着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厮手內接了東西來王夫人一看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絛環三個寶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這是李員外送的每人一分說着又向懷中取出一個檀香小護身佛來說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做何詩詞說畢只將寶玉一分令人拿着同寶玉環蘭前來見賈母賈母看了喜歡不盡不免又問些話無（志誠情種）奈寶玉一心記着晴雯答應完了便說騎馬顛了骨頭疼賈母便說快回房去換了衣服疎散疎散就好了不許睡

寶玉聽了便忙進園來當下麝月秋紋已帶了兩個丫頭來等候見寶玉辭了賈母出來秋紋便將墨筆等物拿著隨寶玉進園來寶玉滿口裡說好熱一壁走一面便摘冠解帶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著只穿着一件松花綾子夾袄襟內露出血點般大紅褲子來秋紋見這（襯物思人）條紅褲是晴雯針線因嘆道真是物在人亡了麝月將秋紋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配着松花色袄兒石青靴子越（俱用旁寫側寫之法以見寶玉之不能忘情晴雯也）顯出靛青的頭雪白的臉來了寶玉在前只粧沒聽見又走了兩步便止步道我要走一走這怎麽好麝月道大白日裡還怕什麽還怕去了你不成因命兩個小丫頭跟著

我們送了這些東西去再來寶玉道好姐姐等一等我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來兩個人手裡都有東西倒像擺執事的一個捧着文房四寶一個捧着冠袍帶履成個什麽樣子寶玉聽了正中心懷便讓他二人去了他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到一塊山子石後頭悄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人姐姐打發人去瞧晴雯姐姐沒有這一個答道打發宋媽瞧去了寶玉道回來說什麽小丫頭道回來說晴雯姐姐直著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只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丫頭道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淚道還叫誰小丫頭（問）

（得妙況所答更妙宜合情補真知此事是晚霞妙卻是否全是王也）說沒有聽見叫別人了寶玉道你糊塗想必沒有聽真傍边那一個小丫頭最伶俐聽寶玉如此說便上來說真個他糊塗又向寶玉說不但我聽得真切我還親自偷着看去的寶玉一說忙問怎麽又親自看去小丫頭道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與別人不同待我們極好如今他雖受了委屈出去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只親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們一塲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們一頓（一派謊話）也是願受的所以我拚着一頓打偷着出去瞧了一瞧誰知他平生為人聰明至死不變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拉我（傳神之筆情景之所必有）的手問寶玉那去了我告訴他了他嘆了一口氣說不能

見了我就說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他就笑道你們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爺命我去管花兒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就上任去了寶玉須得未正三刻纔到家只少得一刻的工夫不能見面世上凡有該死的人閻王勾取了去是差些小鬼來捉人魂魄若要遲延一時半刻不過燒些紙錢澆些漿飯那鬼只顧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多待個工夫我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來召請豈可捱得時刻我聽了這話竟不大信及進來到房裡留神看時辰表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嚥了氣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寶玉忙道你不認

得字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的不但一花有一花神還有總花神但他不知做總花神去了還是單管一樣花神這丫頭聽了一時謅不來恰好這是八月時節園中池上芙蓉正開這丫頭便見景生情忙答道我已曾問他是管什麼花的神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他說你只可告訴寶玉一人除他之外不可洩了天機就告訴我說他就是專管芙蓉花的寶玉聽了這話不但不為怪亦且去悲生喜便回頭來看着那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主管我就料定他那樣的人必有一番事業雖然超生苦海從此再不能相見了免不得傷感思念因又想雖然

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意想畢忙至房中正值麝月秋紋找來寶玉入自穿戴了只說去看黛玉遂一人出園往前次看望之處來意爲停柩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嚥氣便回了進去希圖早些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命賞了十兩銀子又命即（王夫人何後寵至此）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女兒癆死的斷不可留他哥嫂聽了這話一面得銀一面催人立刻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廠上去了剩的衣服簪環約有三四百金之數他哥嫂自收了爲後日之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了寶玉走來撲了一個空站了半天並無別法只得復身進入園中及

回至房中甚覺無味因順路來找黛玉不在房中問其何往丫嬛們回說往寶姑娘那裡去了寶玉又至蘅蕪院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搬的空空落落不覺吃一大驚纔想起前日彷彿聽見寶釵要搬出去只因這兩日工課忙就混忘了這時看見如此纔知道果然搬出怔了半天因轉念一想不如還是和襲人厮混再與黛玉相伴只這兩三（怕二字意中亦不敢含糊）個人只怕還是同死同歸想畢仍往瀟湘館來偏黛玉還未回來正在不知所之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了快走快走寶玉聽了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房中他父親已出去了王夫

入命人送寶玉至書房中，彼時賈政正與眾幕友們談論尋秋之勝，又說臨散時忽談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談，風流雋逸，忠義感慨八字皆備，倒是個好題目，大家要做一首輓詞，眾幕賓聽了，都請教係何等妙事，賈政乃道，當日曾有一位王爵封曰恒王，出鎮青州，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令眾美女學習戰攻鬬伐之事，內中有個姓林行四的，姿色既佳，且武藝更精，皆呼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為姽嫿將軍，眾清客都稱妙極神奇，（清客談吐，）竟以姽嫿下加將軍二字，反更覺嫵媚風流，真絕世奇文也，想這恒王也是

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了，賈政笑道，這話自然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嘆之事，眾清客都驚問道，不知底下有何等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干流賊餘黨，復又烏合搶掠山左一帶，恒王意為犬羊之輩，不足大舉，因輕騎進勦，不意賊眾詭譎，兩戰不勝，恒王遂被賊眾所戮，于是青州城內文武官員各各皆謂王尚不勝，你我何為，遂將有獻城之舉，林四娘得聞凶信，遂聚集眾女將，發令說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不能報其萬一，今王既殞身國事，我意亦當殞身于王，爾等有願隨者，即同我前往，不願者亦早自散去，眾女將聽他這樣，都一齊說願意，於是

林四娘帶領衆人連夜出城直殺至賊營裡頭衆賊不防也被斬殺了幾個首賊後來大家見是不過幾個女兒料不能濟事遂回戈倒兵奮力一陣把林四娘等一個不曾留下倒作成了這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志後來報至中都天子百官無不歎息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大勦滅天（恐未必）兵一到化爲烏有不必深論只就林四娘一節衆位聽了（是西貝政[illegible]）可羨不可羨衆幕友都嘆道實在可羨可奇實是個妙題原該大家輓一輓纔是說着早（幕府多才立成短序）有人取了筆硯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幾個字便成了一篇短序遞與賈政看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們那裡已有原序昨日因又奉

恩旨着察核前代以來應加褒獎而遺落未經奏請各項人等無論僧尼乞丐女婦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彙送履歷至禮部備請恩獎所以他這原序也送往禮部去了大家聽了這新聞所以都要做一首姽嫿詞以志其忠義衆人聽了都又笑道這原該如此只是更可羨者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可謂聖朝無闕事了賈政點頭道正是說話間寶玉賈環賈蘭俱起身來看了題目賈政命他三人各弔一首誰先做成者賞佳者額外加賞賈環賈蘭二人近日當着許多人皆做過幾首了胆量愈壯今看了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了賈環生恐落後也就有

了二人皆已錄出寶玉尚自出神賈政與衆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絕句寫道是

姽嫿將軍林四娘　玉爲肌骨鐵爲腸
捐軀自報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尚香

衆幕賓看了便皆大讚小哥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學淵深真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難爲他又看賈環的是首五言律寫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離綉幕　抱恨出青州
自謂酬王德　誰能復寇仇

好題忠義墓　千古獨風流

衆人道更佳到底大幾歲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道倒還不甚大錯終不懇切衆人道這就罷了三爺纔大不多幾歲俱在未冠之時如此用心做去再過幾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賈政笑道過獎了只是不肯讀書的過失因（風流悲感[illegible]）問寶玉衆人道二爺細心鏤刻定又是風流悲感不同此等的了寶玉笑道這個題目似不稱近體須得古體或歌或行長篇一首方能懇切衆人聽了都立起身來點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每一題到手必先度其體格宜與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這題目名曰姽嫿詞且既有了序

此必是長歌一篇行方合體或擬溫八叉擊甌歌或擬李長吉會稽歌或擬白樂天長恨歌或擬咏古詞半敘半咏流利飄逸始能盡妙賈政聽說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筆向紙上要寫又向寶玉笑道如此甚好你念我寫若不好了我捶你的肉誰許你先大言不慚的寶玉只得念了一句道

恒王好武兼好色

賈政寫了看時搖頭道粗鄙一幕友道要這樣方古（幕友識）究竟不粗（俗）且看他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寶玉又道

遂教美女習騎射　穠歌艷舞不成歡

列陣挽戈為自得

賈政寫出眾人都道只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極妙這第四句平敘也最得體賈政道休謬加獎譽且看轉的如何寶玉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將軍俏影紅燈裡

眾人聽了這兩句便都叫妙好個不見塵沙起又請了一句俏影紅燈裡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寶玉道

叱咤時聞口舌香　霜矛雪劍嬌難舉

（緊）眾人聽了更拍手笑道越發畫出來了當日敢是寶公也（是滋公子究稱寶公作者）在座見其嬌而且聞其香不然何體貼至此寶玉笑道閨

閑習武，任其勇悍怎似男人，不問而可知嬌怯之形了。賈政道：還不快續，這又有你說嘴的了。寶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結子芙蓉絛。

眾人都道：轉蕭簡更妙，這纔流利飄逸，而且這句子也綺靡秀媚得妙。賈政寫了，道：這一句不好，已有過了口舌香、嬌難舉，何必又如此，這是力量不加，故又弄出這些堆砌貨來搪塞。寶玉笑道：長歌也須得要些詞藻點綴點綴，不然便覺蕭索。賈政道：你只顧說那些，這一句底下如何轉至武事呢，若再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寶玉道：如此底下一句兜轉煞住，想也使得。賈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話，如今又要一句連轉帶煞，豈不心有餘而力不足些。寶玉聽了，垂頭想了一想，說了一句道：

不繫明珠繫寶刀。

忙問：這一句可還使得。眾人拍案叫絕。賈政笑道：且放着再續。寶玉道：使得，我便一氣聯下去了；若使不得，索性塗了，我再想別的意思出來，再另措詞。賈政聽了，便喝道：多話，不好了再做，便做十篇百篇，還怕辛苦了不成。寶玉聽說，只得想了一會，便念道：

戰罷夜闌心力怯，脂痕粉漬污鮫綃。

賈政道這又是一段，底下怎麽樣，寶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強吞虎豹勢如蜂。

衆人道好個走字，便見得高低了，且通句轉的也不板，寶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剿滅，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吹折隴中麥，日照旌旗虎帳空。

青山寂寂水澌澌，正是恆王戰死時。

雨淋白骨血染草，月冷黃昏鬼守尸。

衆人都道妙極妙極，佈置敘事詞藻無不盡美，且看如何

至四娘，必另有妙轉奇句，寶玉又念道

紛紛將士只保身，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閣，憤起恆王得意人。

衆人都道鋪敘得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贅呢，寶玉又道

恆王得意數誰行，姽嫿將軍林四娘。

號令秦姬驅趙女，濃桃艷李臨疆場。

繡鞍有淚春愁重，鐵甲無聲夜氣涼。

勝負自難先預定，誓盟生死報前王。

賊勢猖獗不可敵，柳折花殘血凝碧。

馬踐胭脂骨髓香。 魂依城郭家鄉隔。
星馳時報入京師。 誰家兒女不傷悲。
天子驚慌愁失守。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 不及閨中林四娘。
我爲四娘長嘆息。 歌成餘意尚徬徨。頗有沉鬱頓挫語
念罷衆人都大讚不止又從頭看了一遍賈政笑道雖說幾句、到底不大懇切因說去罷三人如放了赦的一般一齊出來各自回房衆人皆無別話不過至晚安歇而已獨有寶玉一心悽楚回至園中猛見池上芙蓉想起小丫鬟說晴雯做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歡起來乃看着芙蓉嗟

嘆了一會忽又想起死後並未至靈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豈不盡了禮想畢便欲行禮忽又止道雖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了須得衣冠整齊奠儀周備方爲誠敬想了一想古人云潢汙行潦蘋蘩蘊藻之賤可以羞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全在心之誠敬而已然非自作一篇誄文這一段悽惨醖釀竟無處可以發洩了因用晴雯素日所喜之水鮫縠一幅楷字寫成名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歌又備了晴雯素喜的四樣吃食于是黃昏人靜之時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前先行禮畢將那誄文卽掛
○祭得新奇。
于芙蓉枝上乃泣涕念曰

維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怡紅院濁玉謹以羣花之蕊冰鮫之縠沁芳之泉楓露之茗四者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於白帝宮中撫司秋艷芙蓉女兒之前曰竊思女兒自臨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載其先之鄉籍姓氏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於衾枕櫛沐之間棲息宴遊之夕親暱狎褻相與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奇憶女兒曩生之昔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體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娣悉慕媖嫻嫗媼咸仰惠德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鷙翻遭罦罬薋葹妒其臭[illegible]茝蘭竟被芟鉏花原自怯豈奈狂飆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蠱蠆之讒遂抱膏肓之疚故櫻唇紅褪韻吐呻吟杏臉香枯色陳顑頷諑謠謑詬出自屏幃荊棘蓬榛蔓延牖戶既懷幽沉於不盡復含罔屈於無窮高標見嫉閨闈恨比長沙貞烈遭危巾幗慘於雁塞自蓄辛酸誰憐夭折仙雲既散芳蹤難尋洲迷聚窟何來卻死之香海失靈槎不獲回生之藥眉黛煙青昨猶我畫指環玉冷今倩誰溫鼎爐之剩藥猶存襟淚之餘痕尚漬鏡分鸞影愁開麝月之奩梳化龍飛哀折檀雲之

齒委金鈿于草莽拾翠盒于塵埃樓空鳷鵲徒懸七夕之針帶斷鴛鴦誰續五絲之縷況乃金天屬節白帝司時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階月暗芳魂與倩影同消蓉帳香殘嬌喘共細腰俱絕連天衰草豈獨蒹葭匝地悲聲無非蟋蟀露堦晚砌穿簾不度寒砧雨荔秋垣隔院希聞怨笛芳名未泯簷前鸚鵡猶呼艷質將亡檻外海棠預萎捉迷屏後蓮瓣無聲鬬草庭前蘭芳枉待拋殘繡線銀箋綵縷誰裁褶斷冰絲金斗御香未熨昨承嚴命既趨車而建陟芳園今犯慈威復拄杖而遺拋孤柩及聞槥棺被燹慚違共穴之

情石槨成災愧迨同灰之誚爾乃西風古寺淹滯青燐落日荒坵零星白骨楸榆颯颯蓬艾蕭蕭隔霧壙以啼猿遶煙塍而泣鬼豈道紅綃帳裡公子情深始信黃土隴中女兒命薄汝南泪血斑斑灑向西風梓澤餘衷默默訴憑冷月嗚呼固鬼蜮之為災豈神靈之有妒毀詖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在卿之塵緣雖淺而玉之鄙意尤深因蓄惓惓之思不禁諄諄之問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儕蘭蕙死轄芙蓉聽小婢之言似涉無稽據濁玉之思深為有據何也昔葉法善攝魂以撰碑李長吉被詔而

爲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惡乃濫乎始信上帝委託權衡可謂至洽至協庶不負其所秉賦也因希其不昧之靈或陟降於茲特不揣鄙俗之詞有汚慧聽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是之蒼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駕瑤象以降乎泉壤耶望繖蓋之陸離兮抑箕尾之光耶列羽葆而爲前導兮衛危虛於傍耶驅豐隆以爲庇從兮望舒月以臨耶聽車軌而伊軋兮御鸞鷖以征耶聞馥郁而飄然兮紉蘅杜以爲佩耶爛裙裾之爍爍兮鏤明月以爲璫耶籍葳蕤而成壇畤兮檠蓮焰以燭蘭膏耶文匏瓟以爲觶斝兮灑醽醁以浮桂醑耶瞻雲氣而凝睇兮彷彿有所覘耶俯波痕而屬耳兮恍惚有所聞耶期汗漫而無際兮捐棄予於塵埃耶倩風廉之爲余驅車兮冀聯轡而攜歸耶余中心爲之慨然兮徒嗷嗷而何爲耶卿偃然而長寢兮豈天運之變於斯耶既窀穸且安穩兮反其眞而又奚化耶余猶桎梏而懸附兮靈格余以嗟來耶來兮止兮卿其來耶若夫鴻蒙而居寂靜以處雖臨于茲余亦莫覩搴烟蘿而爲步障列蒼蒲而森行伍警柳眠之貪眠識蓮心之味苦素女約于桂岩宓妃迎

於蘭溜弄玉吹笙寒簧擊敔徵嵩嶽之妃啟驪山之姥龜呈洛浦之靈獸作咸池之舞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林兮鳳翥爰格爰誠匪簠匪筥發軔乎霞城還旌乎元圃既顯微而若通復氤氳而倏阻離合兮烟雲空濛兮霧雨塵霾歛兮星高溪山麗兮月午何心意之怦怦若寤寐之栩栩余乃欷歔悵怏泣涕徬徨人語兮寂歷天籟兮篔簹鳥驚散而飛魚唼喋以響誌哀兮是禱成禮兮期祥嗚呼哀哉尚饗、詞極哀艷情纏綣可稱作賦才。

讀畢遂焚帛奠茗依依不捨小丫嬛催至再四方纔回身忽聽山石之後有一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聽了不覺大驚那小丫嬛回頭一看卻是個人影從芙蓉花裡走出來他便大叫不好有鬼晴雯真來顯魂了唬得寶玉也忙看時究竟是人是鬼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話說宝玉纔祭完了晴雯，只聽花陰中有個人聲，倒嚇了一跳。細看不是別人，却是黛玉，滿面含笑，口內說道：好新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了。宝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答道：我想着世上這些祭文都過於熟爛了，所以改個新樣，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兒，誰知被你聽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黛玉道：原稿在那裡？到要細細的看看。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什麼，只聽見中間兩句，什麼紅綃帳裡，公子情深，黃土隴中，女兒命薄。這一聯意

思却好，只是紅綃帳裡未免俗濫些，放着現成的真事，為什麼不用？宝玉忙問什麼現成的真事。黛玉笑道：偺們如今都係霞彩紗糊的窻槅，何不說茜紗窻下，公子多情呢？（眹本隹和黛玉真銘心秀句）宝玉聽了，不禁跌足笑道：好極，好極，到底是你想得出說得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好事儘多，只是我們愚人想不出來罷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極，却是你在這裡住着還可，我寔不敢當。說着又連說不敢。黛玉笑道：何妨？我的窻即可為你之窻，何必如此分晰？也太生疏了。古人異姓陌路，尚然肥馬輕裘，敝之無憾，何況偺們。宝玉笑道：論交道不在肥馬輕裘，即黃金白璧亦不當

錙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上頭却萬萬使不得的。如今我索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誄他的。倒妙。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所以寧可棄了這一篇文。萬不可棄這茜紗新句。莫若改作茜紗窗下。小姐多情。黃土隴中。丫鬟薄命。如此一改。雖與我不涉。我也愜懷。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頭。何用此話。况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等得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寶玉聽了。忙笑道。這是何苦。又咒他。黛玉笑道。是你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寶玉道。我又有了。這一改可極妥當了。莫若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隴中。卿何薄命。黛玉聽了。斗然變色。雖有無限狐

疑。外面却不肯露出。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說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亂改了。快去幹正經事罷。剛纔太太打發人叫你說明兒一早過大舅母那边去。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準了。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寶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兒還不必能去呢。黛玉道。又來了。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寶玉忙道。這裡風冷。偺們只顧站着。可不是頑的。快回去罷。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取路去了。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忽想起黛玉無人隨伴。忙命小丫頭子跟送回去。自已到了怡紅院中。果有王夫

人打發嬤嬤們來吩附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這邊來與方纔黛玉之言相對原來賈赦已將迎春許與孫家了（真機準）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軍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算來亦係至交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紹祖生得相貌魁梧體格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變年紀未滿三十（赦老會心在此）且又家資饒富現在兵部候缺題陞因未曾娶妻賈赦見是世交子侄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擇為東床嬌婿亦曾回明賈母賈母心中却不十分願意但想兒女之事自有天意況且他親父主張何必出頭多事因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又

深惡孫家雖是世交不過是他祖父當日希慕榮寧之勢有不免已結之事強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禮名族之裔因（政老是老明白）此倒勸諫過兩次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罷了寶玉却未曾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次日只得過去聊以塞責只聽見那娶親的日子甚近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等回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越發掃興每每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聽說要陪四個丫頭過去更又跌足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奇語）五個清淨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窻寂寞屏帳翛然不過只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

也都覺得七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能迥非素常逞妍鬭（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俗人未必解此）色可比所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吹散芰荷紅玉影。
蓼花菱葉不勝悲。重露繁霜壓纖梗。
不聞永晝敲棋聲。燕泥點點污棋枰。
古人惜別憐朋友。況我今當手足情。（此是憐香菱一讀略可）

寶玉方纔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歎呢寶玉回頭忙看是誰（他人此時不可與寶玉來亦添夢楚也）原來是香菱寶玉忙轉身笑問道我的姐姐你這會子跑到這裡來做什麼許多日子也不進來逛逛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我何曾不要來如今你哥

哥回來了那裡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纔剛我們太太使人找你鳳姐姐去竟没有找着說往園子裡來了我聽見這個話我就討了這個差進來找他遇見他的丫頭說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還要問你襲人姐姐這幾日可好怎麼忽然把個晴雯姐姐也没了到底是什麼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瞧瞧這地方一時間就空落落的了（風人之心事大略相同）寶玉只有一味答應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找着璉二奶奶說完了正經事再來。寶玉道什麼正經事這般忙香菱道為你哥哥娶嫂子的事所以要緊寶玉道正是說的到底

是那一家的只聽見吵嚷了這半年今兒又說張家的好
明兒又要李家的後兒又議論王家的（薛蟠要現事之心遠甚落）這些人家的女兒
他也不知造了什麼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議論香菱道如
今定了可以不用拉扯別家了寶玉忙問道定了誰家的
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門時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這
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在戶部掛名行商也是
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時你們兩府都也知道
的合京城裡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家是桂花夏（就謂其俗）
家寶玉忙笑道如何又稱為桂花夏家香菱道本姓夏非
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幾十頃地種著桂花凡

這長安城裡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
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纔有這個混號如今太爺也
沒了只有老奶奶帶着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
哥兒弟兄可惜他竟一門盡絕了後寶玉忙道咱們也別
管他絕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好你們大爺怎麼就中（寶玉口吻）
意了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來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當
年又通家來往從小兒都在一處頑過敘親是姑舅兄
妹又沒嫌疑離了這幾年前兒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
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得這樣又是哭又是笑竟（不是夏家不發頭）
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這姑娘出落

得花朵似的了。在家裡也讀書寫字，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鋪裡老夥計們一羣人遭擾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留多住幾天，好容易苦辭纔放回家。你哥哥一進門，就咕咕唧唧求我們太太去求親。我們太太原是見過的，又且門當戶對，也依了。和這裡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一說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得狠。我也巴不得早些過來，又添了一個做詩的人了。寶玉冷笑道：雖如此說，但只我倒替你耽心慮後呢。香菱道：這是什麼話？我倒不懂了。寶玉笑道：這有什麼不懂的。只怕再有個人來，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聽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怎麼說？素日咱們都是斯抬斯敬，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怪不得人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寶玉見他這樣，便悵然如有所失，獃獃的站了半日，只得沒精打彩還入怡紅院來。一夜不曾安睡，種種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發熱，也因近日抄檢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悽所致，兼以風寒外感，遂致成疾，臥床不起。賈母聽得如此，天天親來看視。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晴雯過于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却不露出，只吩咐眾奶娘等好生服侍看守，一日兩次帶進醫生來胗脈下藥，一

月之後方纔漸漸的痊愈好生保養過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麵方可出門行走這百日內院門前皆不許到只在房中頑笑四五十日後就把他拘的火星亂迸那裡忍耐得住雖百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只得罷了因此和些丫環們無所不至恣意耍笑又聽得薛蟠擺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聞得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也畧通文翰寶玉恨不得就過去一見纔好再過些時又聞得迎春出了閣寶玉思及當時姊妹耳鬢廝磨從今一別縱得相逢必不得似先前這等親熱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淒惶不盡少不得潛心忍耐暫同這些丫嬛們廝鬧釋悶幸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之難這百日內只不曾拆毀了怡紅院和這些丫頭們無法無天凡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耍出來如今且不消細說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寶玉之後自爲寶玉有意唐突從此倒要遠避他些纔好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了日日忙亂着薛蟠娶過親自爲得了護身符自己身上分去責任到底比這樣安靜些二則又知是個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此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還急十倍好容易盼得一日娶過了門他便十分殷勤小心伏侍原來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生得亦頗有

姿色亦頗識得幾個字若論心中的邱壑涇渭頗步熙鳳的後塵只吃虧了一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兄弟寡母獨守此女嬌養溺愛不啻珍寶凡女兒一舉一動他母親皆百依百順因此未免釀成個盜跖的情性自巳尊若菩薩他人穢如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在家中和丫嬛們使性賭氣輕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巳為要作當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兒時靦腆溫柔須要拿出威風來纔鈐壓得住人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驕奢若不趁熱竈一氣炮製將來必不能自竪旗幟矣又見有香菱這等一個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

宋太祖滅南唐之意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叫做金桂他在家時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來凡有不留心誤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須得另換一名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為嫦娥花又寓自巳身分如此薛蟠本是個憐新棄舊的人且是有酒膽無飯力的如今得了這一個妻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盡讓他些那夏金桂見是這般形景便也試着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概都還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概漸次的低矮了下去一日薛蟠酒後不知要行何事先與金桂商議

金桂執意不從薛蟠便忍不住便發了幾句話賭氣自行了金桂便哭的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裝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逆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媽恨得罵了薛蟠一頓說如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了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鳳凰似的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比花朵兒還輕巧原看的你是個人物纔給你做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已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還是這樣胡鬧喝了黃湯折磨人家這會子花錢吃藥白遭心（[illegible]）一夕話說得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桂金桂見婆婆如此說越發得了意更裝出些張致來不理薛蟠薛蟠沒了主意惟有自歎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漸的哄轉過金桂的心來自此便加一倍小心氣槩不免又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見丈夫旗纛漸倒婆婆良善也就漸漸的持戈試馬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嬌作媚將及薛姨媽後將至寶釵（[illegible]）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每隨機應變暗以言語彈壓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便欲尋隙苦得無隙可乘倒只好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因和香菱閒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皆答忘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香菱二字是誰起的香菱便答道姑娘起的（夏蟲語冰）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

奶〻若說姑娘不過奶〻沒合姑娘講究過說起來他的學問連偺們姨老爺時常還誇的呢欲知香菱說出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謅妒婦方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裡哧哧兩声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花開誰見香來若是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裡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角花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但是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這蘭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

桂花的香又非別的香可比一句未完金桂的丫鬟名喚寶蟾的忙指着香菱的臉說道你可要死你怎麼叫起姑娘的名字來香菱猶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說一時順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麼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笑道奶奶說那裡話此刻連我一身一体俱是奶奶的何得換一個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奶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金桂冷笑道你雖說得是只怕姑娘多心香菱笑道奶奶原來不知當日買了我時原是老太太使喚的故此姑娘起了這個名字後

來伏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益發不與姑娘相干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于秋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香菱笑道就依奶奶這樣罷了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只因薛蟠是天性得隴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丫頭寶蟾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蟾雖亦解事只是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頗覺察其意想着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隙如今他既看上寶蟾我且捨出寶蟾與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疏遠

了我再乘他疏遠之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寶玉與凡[illegible]龍二[illegible]一樣佛手）人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意伺機而發這日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倒茶來吃薛蟠接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粧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慎豁啷一聲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蟾不好生拿着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腔調兒都（以下寫寶蟾金桂加一[illegible]寫[illegible]孔）彀使的了別打諒誰是傻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寶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的得了饞癆病的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做什麼和我說別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聽了仗着酒蓋臉就勢

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寳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活人腦子也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你愛誰說明了就收在房裡省得別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麼呢薛蟠得了這話喜的稱謝不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竭力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之厮鬧越發放大了胆了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讓個空兒與（試○加●一樣）他二人許蟠便拉拉扯扯的起來寳蟾心裡也知八九了也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誰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着在難分之際便叫小丫頭小捨兒過來原來這小丫頭也是金桂在家從小使喚的因他自小父母雙亡無人看管

便大家叫他做小捨兒專做些粗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告訴秋菱到我屋裡將我的絹子取來不必說我說的小捨兒聽了一逕去尋着秋菱說菱姑娘奶奶的絹子忘記在屋裡了你去取了來送上去豈不好秋菱正因金桂近日每每的挫折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所了這話忙往房裡來取不防正遇見他二人推就之際一頭撞了進去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紅轉身廻避不及薛蟠自爲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无人可怕所以連門也不掩這會秋菱撞來故雖不十分在意无奈寳蟾素日最是說嘴要强的今既遇了秋菱便恨無地可入忙推

閒雪蟠一逕跑了口內猶怨恨不絕說他強教力逼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却被秋菱打散不叱一腔的興頭變做了一腔的惡怒都在秋菱身上不容分說趕出來啐了兩口罵道死娼婦你這會子做什麼來撞屍遊魂秋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跑了薛蟠再來找宝蟾已無踪跡了于是只恨得罵秋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防水略熱了些燙了脚便說秋菱有意害他他赤條精光赶着秋菱踢打了兩下秋菱雖未受過這氣苦既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和宝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秋菱房中去成親命秋菱过

來陪自己安睡先是秋菱不肯金桂說他嫌臟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裡勞動伏侍又罵說你沒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了頭霸佔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死我就罷了薛蟠听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宝蟾之事忙又赶來罵秋菱不識抬舉再不去就要打了秋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着睡秋菱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一時又要搥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睡片時那薛蟠得了宝蟾如獲珍宝一槩都置之不顧恨得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你樂幾天等我慢慢的擺佈了他那時可別怨我

一面隱忍一面設計擺佈秋菱半月光景忽又粧起病來只說心痛難忍四肢不能轉動療治不效衆人都說是秋菱氣的鬧了兩天忽又從金桂枕頭內抖出個紙人來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肋肢骨縫等處於是衆人當作新聞先報與薛姨媽薛姨媽先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亂起來立刻要拷打衆人金桂道何必寃枉衆人大約是寶蟾的鎭魘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並沒多空兒在你房裡何苦賴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雖有別人如何敢進我的房呢薛蟠道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

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誰肯認依我說竟粧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罷了橫豎治死我也沒什麼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是你三個多嫌我一面說着一面痛哭起來薛蟠更被這些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閂來一逕搶步找着秋菱不容分說便劈頭劈臉渾身打起來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叫屈薛姨媽跑來禁喝道不問明白就打起人來了這丫頭伏侍這幾年那一點不小心他豈肯如今做這沒良心的事你且問個清渾皂白再動粗鹵金桂听見他婆婆如此說怕薛蟠心軟意活了便發聲潑氣大哭起來說這半個多

月把我的宝蟾霸佔了去不容進我的房惟有秋菱跟着我睡我要拷問宝蟾你又護在頭裡你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貴的標致的娶來就是了何苦做出（刺音[illegible]）这些把戲來薛蟠听了这些話越發着了急薛姨媽听見金桂句句挾制着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今又勾搭上了頭被他說霸佔了去自己還要占溫柔讓夫之禮这魘魔法究竟不知誰做的正是俗語說的好清官难断家務事此時正是公婆难断床帏的事了因無法只得賭氣喝薛蟠說不爭氣的孽障狗也比你休面些誰知你三不知的

把陪房了頭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說霸佔了了頭什麼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清就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舊的東西白辜負了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即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净了說着又命秋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人去快叫個人牙子來多少賣几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針大家過太平日子薛蟠見毋親動了氣早已低了頭金桂听了这話便隔着窗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着一個拉着一個的我們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不成怎麽拔去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誰的刺但凡名嫌

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丫嬛也收在房裡了（王熙鳳傳尤二姐同住亦是此意）薛姨媽聽說氣得身戰氣咽道这是誰家的規矩婆婆在这裡說話媳婦隔着窗子拌嘴虧你是舊人家的女兒滿嘴裡大呼小喊說的是什麽薛蟠急得跺脚說罷喲罷喲看人家聽見笑話金桂意謂一不做二不休越發喊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害我我倒怕人笑話了再不然留不他賣了我誰还不知道薛家有錢行動拿錢墊人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施為还等什麽嫌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做什麽去了（此等語鳳姐不肯道）一面哭喊一一自己拍打薛蟠急得說又不好勸又不好打

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咳声嘆氣抱怨說運氣不（情之罹氣然哉然哉）好當下薛姨媽被宝釵劝進去了只命人來賣香菱宝釵笑道咱們家只知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媽媽可是氣糊塗了倘或叫人听見豈不笑話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着我使喚我正也沒人呢薛姨媽道留下他还是惹氣不如打發了他干淨宝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橫竪不叫他到前頭去從此斷絶了他那裡也與賣了的一樣香菱早巳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不願出去情愿跟姑娘薛姨媽只得罷了自此後來香菱果跟隨宝釵去了把前面路逕竟自断絶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傷悲挑燈自嘆

雖然在薛蟠房中几年皆因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肝內外折挫不堪竟釀成干血之症日漸羸瘦飲食懶進請医服藥不效。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薛蟠有時仗着酒胆挺撞过兩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延身叫打這裡持刀欲殺時便伸着脖項薛蟠也實不能下手只得亂了一陣罷了。如今已成習慣自然反使金桂越長威風又漸次辱嗄寶蟾。寶蟾比不得香菱最是個烈火干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放在腦後。近見金桂又作賤他。他便不肯低服半點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後來金桂氣急甚至于罵再至于打他雖不敢还手便也

撒潑打滚尋死覔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无所不鬧。薛蟠一身難以兩顧惟徘徊觀望十分鬧得死法便出門躲着。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糾聚人來鬭牌擲骰行樂又生平最喜啃骨頭每日務要殺雞鴨將肉賞人吃只單是油炸的焦骨頭下酒吃得不耐煩便肆行海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為什麼不樂薛家母女總不去理他惟暗裡落淚薛蟠亦无別法惟悔恨不該娶這攪家精都是一時沒了主意。于是寧榮二府之人上上下下。无有不知无有不嘆者。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亦曾過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與衆

姊妹不差上下焉得這等情性可為奇事因此心中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背地裡淌眼淚只要接了來家散蕩兩日王夫人因說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是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前日寶玉去了回來也曾說過的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說時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說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願去寶玉如今巴不得各處去逛々聽見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畢隨了兩三個老嬤々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燒香還愿這廟裡已于昨日預備停妥的寶玉

天性怯懦不敢近猙獰神鬼之像是以忙々的焚過紙馬錢粮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飯畢眾嬤々和李貴等圍隨寶玉到各處頑耍了一回寶玉困倦復回至凈室安歇眾嬤々生恐他睡着了便請了當家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兒這老道士專在江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病射利廟外現掛着招牌丸散膏藥色々俱備亦長在寧榮二府走動慣熟的與他起了个渾號喚他做王一貼言他膏藥靈驗一貼病除當下王一貼進來寶玉正歪在炕上想睡看見王一貼進來笑道來得好王師父你極會說笑話兒的說一个與我們大家聽々王一貼笑道正是呢哥兒

別膈仔細肚子裡麵觔作怪說着滿屋裡的都笑了宝玉也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貼命徒弟們快泡好茶來焙茗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坐在這屋裡還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不當家花拉的膏藥從不拿進屋裡來的知道二爺今日必來三五日頭裡就拿香燻的了宝玉道可是呢天天只聽見你的膏藥好到底治什麼病王一貼道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長其中細底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際溫涼兼用內則調元補氣養榮衛開胃口寧神定魄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脉舒筋絡去死生新去風散毒其效如神貼過便知宝玉道我不信一張膏

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倒有一種病也貼得好麼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立效若不效二爺只管揪鬍子打我這老臉拆我的廟何如只說出病源來宝玉道你猜若猜得着便貼得好了王一貼聽了尋思一會笑道這倒難猜只怕膏藥有些不靈了宝玉命他坐在身边王一貼心動便笑着悄悄的說道我可猜着了想是二爺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助的藥可是不是話猶未完焙茗先喝道該死打嘴宝玉猶未解忙問他說什麼焙茗道信他胡說唬得王一貼不等再問只說二爺明說了罷（欲言思医含糊之病也）宝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的妒病的方子沒有王一貼聽了拍手笑

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沒有方子就是听也沒有听見過寶玉笑道這樣还算不得什麽王一貼又忙道這貼妒的膏藥列沒經過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些兒不能立刻見效的寶玉道什麽湯怎麽吃法王一貼道這叫做療妒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為度每日清晨吃這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寶玉道這也不值什麽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橫豎這三味藥都是潤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醫之至死妬除然亦过此者王一貼說話有趣。吃过一百歲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还妬什麽那時就見效了說着寶玉焙茗都大笑不止罵油嘴的舌頭王一貼道不过是閒着解午睡罷了有什麽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告訴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还吃了做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正說着吉時已到請寶玉出去奠酒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畢寶玉方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婆娘媳婦等人已待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哭啼啼在王夫人房中訴委屈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了頭將及活遍略劝过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又說老爺曾收着五千銀子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

了兩三次不得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把你准折賣給我的好不好（迎春命苦一至此哉）打你一頓攆到下房裡睡去當日有你爺爺在時希圖上我們的富貴赶着相與的論理我和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壓着我的頭晚了一輩不該做了這門親倒沒的叫人看着赶勢利似的一行說一行哭得嗚嗚咽咽連王夫人並衆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解劝說已是遇見不曉事的人可怎麼樣呢想當日你叔叔也曾劝過大老爺不叫做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听一心情愿到底不做好了我的兒這也是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

這麼苦從小兒沒有娘幸而過嬸娘這边來過了幾年淨心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王夫人一面劝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裡安歇迎春道乍乍的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記掛着我的屋子還得在園裡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還可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劝道快休乱說年輕的夫妻們閗牙閗齒也是泛泛人的常事何必說這些喪話仍命人忙忙的收什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着解釋又吩咐宝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声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宝玉唯唯的听命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衆姊妹

了姊妹等更加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纔往那夫人那邊去。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衆姊妹分別各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那邊去。又在那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家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願去。無奈孫紹祖之惡。勉强忍情作辭去了。那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情塞責而已。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一回

古旺相四美鈎游魚　奉嚴詞兩番人家塾

且說迎春歸去之後、邢夫人像沒有這事、倒是王夫人撫養了一場、却甚實傷感、在房中自己歎息了一回（此一篇極平淡文章一段數）、只見寶玉走來請安、看見王夫人臉上似有淚痕、也不敢坐、只在傍邊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寶玉纔挨上炕來、就在王夫人身旁坐了、王夫人見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為什麼這樣呆呆的、寶玉道、並不為什麼、只是昨兒聽見二姐姐這種光景、我實在替他受不得、雖不敢告訴老太太、却這兩夜只是睡不着、我想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那裡受得這樣的委屈、况且二姐姐是個最懦弱的人、向來不會和人拌嘴、偏偏兒的遇見這樣沒人心的東西、竟一點兒不知道女人的苦處、說着、幾乎滴下淚來、王夫人道、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俗話說的、嫁出去的女孩兒潑出去的水（女兒可憐）、叫我能怎麼樣呢、寶玉道、我昨兒夜裡倒想了一個主意、咱們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來、還叫他紫菱洲住着、仍舊我們姐妹弟兄們一塊兒吃、一塊兒頑、省得受孫家那混賬行子的氣、等他來接、偺們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咱們留一百回、只說是老太太的主意、這個豈不好呢、王夫人聽了、又好笑又好

惱說道你又發了獃氣了混說的是什麼大凡做了女孩兒終久是要出門子的嫁到人家去娘家那裡顧得也只好看他自已的命運碰得好就好碰得不好也就沒法兒你難道沒聽見人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那裡個個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况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婦孫姑爺也還是年輕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新來乍到自然要有些扭別的過几年大家摸着脾氣兒生兒長女以後那就好了你斷斷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說起半個字我知道了是不依你的快去幹你的去罷不要在這裡混說說得寶玉也不敢作声坐了一回無精打彩的出來了憋着一肚

子悶氣无處可泄走到園中一逕往瀟湘館來剛進了門便放声大哭起來黛玉正在梳洗纔畢見宝玉這個光景倒唬了一跳問是怎麼了合誰嘔了氣了連問几声宝玉低着頭伏在棹子上嗚嗚咽咽哭的說不出話來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一會子問道到底是別人合你嘔了氣了還是我得罪了你呢寶玉搖手道都不是都不是黛玉道那麼着爲什麼這麼傷起心來宝玉道我只想着偺們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着真真沒有趣兒黛玉聽了這話更覺驚訝道這是什麼話你真正發了瘋了不成宝玉道也並不是我發瘋我告訴你你也不能不傷心

前兒二姐姐回來的樣子和那些話你也都聽見看見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時候(散得可於)爲什麼要嫁嫁出去受人家這般苦楚還記得偺們初結海棠社的時候大家吟詩做東道那時候何等熱鬧如今寶姐姐家去了連香菱也不能過來二姐姐又出了門去了幾個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處弄得這樣光景我原打算去告訴老太太接二姐姐回來誰知太太不依倒說我獃混說我又不敢言語這不多幾時你瞧瞧園中光景已經大變了若再過幾年又不知怎麼樣了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心裏難受起來黛玉聽了這番言語把頭漸漸的低了下去身子漸漸的退至炕上(此)一言不發嘆了口氣便向裏躺下去了(二嘆也，亦可告矣)紫鵑剛拿進茶來見他兩個這樣正在納悶只見襲人來了進來看見寶玉便道二爺在這裏呢麼老太太那裏叫呢我估量着二爺就是在這裏黛玉聽見是襲人便欠身起來讓坐黛玉的兩個眼圈兒已經哭的通紅了寶玉看見道妹妹我剛纔說的不過是些獃話你也不用傷心你要想我的話時身子更要保重纔好你歇歇兒罷老太太那邊叫我我看看去就來說着往外走了襲人悄問黛玉道你兩個人又爲什麼黛玉道他爲他二姐姐傷心我是剛纔眼睛發癢揉的並不爲什麼襲人也不言語忙跟了寶玉出來各自散

了寶玉來到賈母那邊賈母却已經歇晌只得回到怡紅院到了午後寶玉睡了中覺起來甚覺無聊隨手拿了一本書看襲人見他看書忙去泡茶伺候誰知寶玉拿的那本書却是古樂府隨手翻來正看見曹孟德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一首不覺刺心因放下這一本又拿一本看時却是晉文翻了幾頁忽然把書掩上托着腮只管癡癡的坐着襲人倒了茶來見他這般光景便道你為什麼又不看了寶玉也不答言接過茶來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襲人一時摸不着頭腦也只管站在傍邊獃獃的看着他忽見寶（已有神意）玉站起來嘴裡咕咕噥噥的說道好一個放浪形骸之外

襲人聽了又好笑又不敢問他只得勸道你若不愛看這些書不如還到園裡逛逛也省得悶出毛病來那寶玉只管口中答應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一時去到沁芳亭但見蕭瑟景象人去房空又來至蘅蕪院更是香草依然門窗掩閉轉過藕香榭來遠遠的只見几個人在蓼溆一帶闌干上靠着有几個小丫頭蹲在地下找東西寶玉輕輕的走在假山背後聽着只聽一個說道看他洑上來不洑上來好似李紋的語音一個笑道好下去了我知道他不上來的這個却是探春的聲音一個又道是了姐姐你別動只管等着他横豎上來一個又說上來了這个却是李

綺、那、岫烟的聲兒、宝玉忍不住拾了一塊小甎頭兒往那、水裡一撂、咕咚一声、四個人都唬了一跳、驚訝道這是誰、這麽促狹唬了我們一跳、寶玉笑着從山子後直跳出來笑道你們好樂啊怎麽不叫我一聲兒探春道我就知道再不是別人必是二哥哥這樣淘氣沒什麽說的你好好兒的賠我們的魚罷、剛纔一個魚上來剛剛兒的要釣着叫你唬跑了、宝玉笑道你們在這裡頑竟不找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大家笑了一回宝玉道、咱們大家今兒釣魚占占誰的運氣好看誰釣得着就是他今年的運氣好釣不着就是他今年運氣不好咱們誰先釣探春便讓李紋李

紋不肯探春笑道這樣就是我先釣回頭向寶玉說道二哥哥你再赶走了我的魚我可不依了寶玉道頭裡原是我要唬你們頑這會子你只管釣罷探春把絲繩拋下沒十來句話的工夫就有一個楊葉竄兒吞着鈎子把漂兒墜下去探春把竿一挑往地下一撩却是活迸的侍書在滿地上乱抓兩手捧着擱在小磁罎內清水養着探春把釣竿遞與李紋李紋也把釣竿垂下但覺絲兒一動忙挑起來却是個空鈎子又垂下去半晌鈎絲一動又挑起來还是空鈎子李紋把那鈎子拿上來一瞧原來往裡鈎了李紋笑道怪不得鈎不着忙叫素去把鈎子敲好了換上

新虫子上邊貼好了葦片兒垂下去一會兒見葦片直沉下去急忙提起來倒是一個二寸長的鯽瓜兒李紋笑着道寶哥哥釣罷寶玉道索性三妹妹合邢妹妹釣了我再釣岫烟却不答言只見李綺道寶哥哥先釣罷說着水面上起了一個泡兒探春道不必儘着讓了你看那魚都在三妹妹那邊呢還是三妹妹快着釣罷李綺笑着得了釣竿兒果然沉下去就釣了一個然後岫烟也釣着了一個隨將竿子仍舊遞給探春探春纔遞與寶玉寶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的便走下石磯坐在池邊釣起來豈知那水裡的魚看見人影兒都躲到別處去了寶玉掄着釣竿等了半天那釣絲兒動也不動剛有一個魚兒在水邊吐沫寶玉把竿子一幌又唬走了急的寶玉道我最是個性兒急的人他偏性兒慢這可怎麼樣呢好魚兒快來罷你也成全成全我呢說得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見釣絲微微一動寶玉喜得滿懷用力往上一兜把釣竿往石上一碰折作兩段絲也振斷了鈎子也不知往那裡去了衆人越發笑起來探春道再没見像你這樣莽人正說着只見麝月慌慌張張的跑來說二爺老太太醒了叫你快去呢五個人都唬了一跳探春便問麝月道老太太叫二爺什麼事麝月道我也不知道就只聽見說是什麼鬧破了叫

寶玉來問還要叫璉二奶奶一塊兒查問呢、嚇得寶玉發了一回獃說道不知又是那個丫頭遭了瘟了、探春道不知什麼事二哥哥你快去有什麼信兒先叫麝月來告訴我們一聲兒說着便同李紋李綺岫烟走了寶玉走到賈母房中只見王夫人陪着賈母摸牌寶玉看見無事纔把心放下了一半賈母見他進來便問道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時候後來虧了一個瘋和尚和個瘸道士治好了的那會子病裡你覺得是怎麼樣寶玉想了一回道我記得得病的時候兒好好的站着倒像背地裡有人把我攔頭一棍疼的眼睛前頭漆黑看見滿屋子裡都是些青面獠牙拿刀舉棒的惡鬼躺在炕上覺着腦袋上加了几個腦箍是的已後便疼的任什麼不知道了到好的時候又記得堂屋裡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裡來那些鬼都跑着躲避便不見了我的頭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賈母告訴王夫人道這個樣兒也就差不多了說着鳳姐也進來了見了賈母又回身見過了王夫人說道老祖宗要問我什麼賈母道你前年害了那病你還記得怎麼樣鳳姐兒笑道我也並不記得但覺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殺人纔好有什麼拿什麼見什麼殺什麼自已原覺狠乏只是不能住手賈母道好的時候還

記得麽鳳姐道好的時候好像空中有人說了几句話是
的却不記得說什麽來着賈母道這麽看起來竟是他了
他姐兒兩個病中的光景今纔說的一樣這老東西竟這
樣壞心寶玉枉認了他做乾媽倒是這個和尚道人阿彌
陀佛纔是救寶玉性命的只是沒有報答他鳳姐道怎麽
老太太想起我們的病來呢賈母道你問你太太去我懶
得說王夫人道纔剛老爺進來說起寶玉的乾媽竟是個
混賬東西邪魔怪道的如今鬧破了被錦衣府拿住送入
刑部監要問死罪的了前几天被人告發的那個人叫做
什麽潘三保有一所房子賣與斜对過當舖裡這房子加

了几倍價錢潘三保還要加當舖裡那裏还肯潘三保更
買囑了這老東西因他常到當舖裡去那當舖裡人的內
眷都與他好的他就使了個法兒叫人家的人便得了邪
病家翻宅亂起來他又去說這個病他能治就用些神馬
紙錢燒獻了果然見效他又向人家內內眷們要了十几
兩銀子豈知老佛爺有眼應該敗露了這一天急要回去
掉了一個絹包兒當舖裡人撿起來一看裡頭有許多紙
人還有四丸子很香的香正詫異着呢那老東西倒回來
我這絹包兒這裡的人就把他拿住身邊一搜搜出一個
匣子裡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着身子的

兩個魔王、還有七根硃紅繡花針、立時送到錦衣府去問出許多官員家大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所以知會了營裏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幾匣子鬧香、炕背後空屋子裏掛着一盞七星燈、燈下有幾個草人、有頭上戴着腦箍的、有胸前穿着釘子的、有項上拴着鎖子的、櫃子裏無數紙人兒、底下幾篇小賬、上面記着某家驗過、應找銀若干、得人家油錢香分也不計其數、鳳姐道偺們的病、一準是他、我記得偺們病後、那老妖精向趙姨娘處來過幾次、要向趙姨娘討銀子、見了我、便臉上變貌變色、兩眼黧雞似的、我當初還猜疑了幾遍、總不知什麼

原故、如今說起來、都原來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這裏當家、自然惹人恨怨、怪不得人治我、寶玉可合人有什麼讐呢、忍得下這個毒手、（必敘馬婆。此段皆前些鳳姐宝玉之病实因趙姨娘之毒計，勾通馬婆，故於此處點明，文字方不疎漏。）賈母道、焉知不因我疼寶玉、不疼環兒、竟給你們種了毒了呢、王夫人道、這老貨已經問了罪、實不好叫他來對證、沒有對證、趙姨娘那裏肯認賬、事情又大、鬧出來、外面也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自已敗露的、賈母道、你這話說的也是、這樣事沒有對證、也難作準、只是佛爺菩薩看的真、他們姐兒兩個、如今又比誰不濟了呢、罷了、過去的事、鳳哥兒也不必提了、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我這邊吃了晚飯再過去罷、遂叫鴛鴦琥珀

等傳飯、鳳姐趕忙笑道、怎麼老祖宗倒操起心來、王夫人也笑了、只見外頭幾個媳婦伺候、鳳姐連忙告訴小丫頭子傳飯、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正說着、只見玉釧兒走來對王夫人道、老爺要我一件什麼東西、請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飯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賈母道你去罷、保不住你老爺有要緊的事、王夫人答應着、便留下鳳姐兒伺候、自已退了出來、回至房中、合賈政說了些閒話、把東西找了出來、賈政便問道、迎兒已經回去了、他在孫家怎麼樣、王夫人道、迎丫頭一肚子眼淚、說孫姑爺兇横的了不得、因把迎春的話述了一遍、賈政嘆道、我原知不是對

頭、無奈大老爺已說定了、教我也沒法、不過迎丫頭受些委屈罷了、王夫人道、這還是新媳婦、只指望他已後好了、好說着、嗳的一笑、賈政道、笑什麼、王夫人道、我笑寶玉今兒早起特特的到這屋裡來、說的都是些孩子話、賈政道、他說什麼、王夫人把寶玉的言語、笑述了一遍、賈政也忍不住的笑、因又說道、你提寶玉、我正想起一件事來、這小孩子天天放在園裡、也不是事、生女兒不得濟、還是別人家的人、生兒若不濟事、關係非淺、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來、學問人品都是極好的、也是南边人、但我想、南邊先生性情最是和平、偺們城裡的孩子個個踢天弄

并兒聰明倒是有的可以搪塞就搪塞過去了胆子又大先生再要不肯給沒臉一日哄哥兒是的沒的白耽悞了所以老輩子不肯請外頭的先生只在本家擇出有年紀再有點學問的請來掌家塾如今儒大太爺雖學問也只中平但還彈壓的住這些小孩子們不至以瀨頑了事我想寶玉閒着總不好不如仍舊叫他家塾中讀書去罷了王夫人道老爺說的很是自從老爺外任去了他又常病竟躭擱了好几年如今且在家學裡溫習溫習也是好的賈政點頭又說些閒話不題且說寶玉次日起來梳洗已畢早有小厮們傳進話來說老爺叫二爺說話寶玉忙整

理了衣服來至賈政書房中請了安站着賈政道你近來作些什麼功課雖有幾篇字也算不得什麼我看你近來的光景越發比頭几年散蕩了况且每每聽見你推病不肯念書如今可大好了我還聽見你天天在園子裡和姊妹們頑頑笑笑甚至和那些丫頭們混鬧把自已的正經事總丢在腦袋後頭就是做得幾句詩詞也並不怎麼樣有什麼稀罕處比如應試選舉到底以文章爲主你這上頭倒沒有一點兒工夫我可囑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許做詩做對的了單要習學八股文章限你一年若毫無長進你也不用念書了我也不願有你這樣的兒子了遂叫李

貴來說明兒一早傳焙茗跟了寶玉去收拾應念的書籍一齊拿過來我看看親自送他到家學裡去喝命寶玉去罷明日起早來見我寶玉聽了半日竟無一言可答因回到怡紅院來襲人正在着急聽信見說取書倒也歡喜獨是寶玉要人即刻送信與賈母欲叫攔阻賈母得信便命人叫過寶玉來告訴他說只管放心先去別叫你老子生氣有什么難為你有我呢寶玉沒法只得回來囑咐了丫頭們明日早早叫我老爺要等着送我到家學裡去呢襲人等答應了同麝月兩個倒替着醒了一夜次日一早襲人便叫醒寶玉梳洗了換了衣服打發小丫頭子傳了焙

茗在二門上伺候拿着書籍等物襲人又催了兩遍寶玉只得出來過賈政書房中來先打聽老爺過來了沒有書房中小廝答應方纔一位清客相公請老爺回話裡邊說梳洗呢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寶玉聽了心裡稍稍安頓連忙到賈政這邊來恰好賈政着人來叫寶玉便跟着進去賈政不免又囑咐幾句話帶了寶玉上了車焙茗拿着書籍一直到家塾中來早有人先搶一步回代儒說老爺來了代儒站起身來賈政早已走入向代儒請了安拉着手問了好又問老太太近日安麽寶玉過來也請了安賈政站着請代儒坐了然後坐下賈政道我今日自已

送他來因要求托一番這孩子年紀也不小了到底要學個成人的舉業纔是終身立身成名之道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們混鬧雖懂得幾何詩詞也是胡謅亂道的就是好了也不過是風雲月露與一生的正事毫無關涉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還体面靈性也還去得為什麼不念書只是心野貪頑詩詞一道不是學不得的只要發達了已後再學還不遲呢賈政道原是如此目今只求叫他讀書講書作文章倘或不聽教訓還求太爺認真的管教他纔不至有名無實的白躭悮了他的一世說畢站起來又作了一個揖然後說了些閒話纔辭了出去代儒送

至門首說老太太前替我問好請安罷賈政答應着自己上車去了代儒回身進來看見寶玉在西南角靠窗戶擺着一張花梨小桌右邊堆下兩套舊書薄薄兒的一本文章叫焙茗將紙墨筆硯都擱在抽屜裡藏着代儒道寶玉我聽見說你前兒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寶玉站起來道大好了代儒道如今論起來你可也該用功了你父親望你成人懇切的很你且從前念過的書打頭兒理一遍每日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幾遍文章就是了寶玉答應了个是回身坐下時不免四面一看見昔時金榮輩不見了幾个又添了幾个小學生都是些粗俗平常的

忽然想起秦鍾來、如今沒有一個做得伴說的知心話兒的心上淒然不樂、却不敢作声只是悶悶看書代儒告訴宝玉道今日頭一天早些放你家去罷、明日要講書了但是你又不是狠愚笨的、明日我倒要你先講一兩章書我聽聽試試你近來的工課何如、此纔曉得你到怎麼個分兒上頭說得宝玉心中乱跳、欲知明日聽解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二回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痴魂驚惡夢

話說宝玉下學回來見了賈母賈母笑道好了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去罷見見你老爺回來散散兒去罷宝玉答應着去見賈政賈政道這早晚就下了學麽師父給你定了工課沒有宝玉道定了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文章賈政聽了點點頭兒因道去罷還到老太太那边陪着坐坐去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別一味的貪頑晚上早些睡天天上學早些起來你聽見了宝玉連忙答應幾個是退出來忙忙又去見王夫人又到賈母那边打了個照

面兒赶着出來恨不得一走就走到瀟湘館纔好剛進門口便拍著手笑道（妙不可言）我依舊回來了猛可裡倒唬了黛玉一跳紫鵑打起簾子宝玉進來坐下黛玉道我恍惚聽見你念書去了這麽早就回來了宝玉道噯呀了不得我今兒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麽心上倒像沒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了好容易熬了一天這會子瞧見你們竟如死而復生的一樣真真古人說一日三秋這話再不錯的黛玉道你上頭去过了沒有寶玉道都去过了黛玉道別處呢宝玉道沒有黛玉道你也該瞧瞧他們去寶玉道我這會子懶得動了只和妹妹坐著說一會子話兒罷老爺還

叫厨房早起只好明兒再瞧他們去了黛玉道你坐坐兒可是正該歇歇兒去了寶玉道我那裡是乏只是悶得慌這會子偺們坐着纔把悶散了你又催起我來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鵑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泡一碗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的頭裡紫鵑笑着答應去拿茶葉叫小丫頭子泡茶寶玉接着說道還提什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誆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湊搭湊搭還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裡原沒有什麼東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爲博奧（寶玉之原是意科第敗類明文）這那裡是闡發聖賢的道理

目下老爺口口聲聲叫我學這個我又不敢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黛玉道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個但小時跟着你們雨村先生念書也曾看過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林妹妹亦談時文聊不過導寶玉成名耳）那時候雖不大懂也覺得好不可一槩抹倒況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寶玉聽到這裡覺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怎麼也這樣勢慾薰心起來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只在鼻子眼裡笑了一聲正說着忽聽外面兩個人說話却是秋紋和紫鵑只聽秋紋道襲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裡接去誰知却在這裡紫鵑道我們這裡纔泡了茶索性讓他喝了再

去說着二人一齊進來寶玉和秋紋笑道我就过去又勞動你來我（潜進入情）秋紋未及答言只見紫鵑道你快喝了茶去罷人家都想了一天了秋紋啐道呸好混賬丫頭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起身纔辭了出來黛玉送到屋門口兒紫鵑在抬堦下站着寶玉出去纔回房裡來却說寶玉回到怡紅院中進了屋子只見襲人從裡間迎出來便問回來了麼秋紋應道二爺早來了在林姑娘那边來着寶玉道今日有事没有襲人道事却没有方纔太太叫鴛鴦姐姐來吩咐我們如今老爺發狠叫你念書（鬼七絮七）如有丫嬛們再敢和你頑笑都要照着晴雯司棋的例辦我想伏侍你一塲賺

了這些言語也没什麽趣兒說着便傷起心來寶玉忙道好姐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書太太再不說你們了我今兒晚上還要看書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我要使喚橫豎有麝月秋紋呢你歇歇去罷襲人道你要真肯念書我們伏侍你也是歡喜的寶玉聽得了赶忙吃了晚飯就叫點燈把念过的四書翻出來只是從何處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章裡頭似乎明白細按起來却不很明白看着小註又看講章鬧到梆子下來了自已想道我在詩詞上覺得（宝二爺當爾頓高頭講章）狠容易在這個上頭竟没頭腦便坐着呆呆的獃想襲人道歇歇罷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寶玉嘴裡只管胡亂

答應麝月襲人纔伏侍他睡下兩個纔也睡了及至睡醒一覺聽得寶玉炕上還是翻來覆去襲人道你還醒着呢麼你倒別混想了養養神明兒好念書寶玉道我也是這樣想只是睡不着你來給我揭去一層被襲人道天氣不熱別揭罷寶玉道我心裏煩躁的很自把被窩褪下來襲人忙爬起來按住把手去他頭上一摸覺得微微有些發燒襲人道你別動了有些發燒了寶玉道可不是襲人道這是怎麼說呢寶玉道不怕是我心煩的原故你別吵嚷省得老爺知道了必說我裝病逃學不然怎麼病的這樣巧明兒好了原到學裏去就完事了襲人也覺得可憐說

道我靠着你睡罷便和寶玉搥了一回脊梁不知不覺大家都睡着了直到紅日高升方纔起來寶玉道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畢問了安就往學裏來了代儒已經變着臉說怪不得你老爺生氣說你沒出息第二天你就懶惰這是什麼時候纔來寶玉把昨兒發燒的話說了一遍方過去了原舊念書到了下晚代儒道寶玉有一章書你來講講寶玉過來一看却是後生可畏章寶玉心上說這還好幸虧不是學庸問道怎麼講呢代儒道你把節旨句子細細兒講來寶玉把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說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弄到說到這裏抬頭

向代儒一瞧代儒覺得了笑了一笑道你只管說講書是沒有什麼避忌的禮記上說臨文不諱只管說不要弄到什麼寶玉道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先將可畏二字激發後生的志氣後把不足畏二字警惕後生的將來說罷看着代儒代儒道也還罷了串講呢寶玉道聖人說人生少時心思才力樣樣聰明能幹實在是可怕的那裏料得定他後來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歲又到五十歲既不能發達這種人雖是他後生時像個有用的到了那個時候這（竟是代儒收場結果了）一輩子就沒有人怕他了代儒笑道你方纔節旨講的倒淸楚只是句子裏有些孩子氣無聞二字不是不能發積做官的話聞是實在自己能彀明理見道就不做官也是有聞了不然古聖賢有遯世不見知的豈不是不做官的人難道也是無聞麼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與焉知的知字對針不是怕的字眼要從這裏看出方能入細你懂得不懂得寶玉道懂得了代儒道還有一章你也講一講代儒往前揭了一篇指給寶玉寶玉看是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寶玉覺得這一章却有些刺心便陪笑道（這句話語何處說起此篇，道盡奈語畢）這句話沒有什麼講頭代儒道胡說（不可少此，紅樓豈容此辨，稚小說家可擬也）譬如場中出了這個題目也說沒有做頭麼寶玉不得已講道是聖人看見人不肯好德見了色便好的了不得殊

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於那個色呢雖也是從先天中帶來無人不好的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慾人那裡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慾是的孔子雖是嘆息的話又是望人回轉來的意思并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好得終是浮淺直要像色一樣的好起來那纔是真好呢代儒道這也講的罷了我有句話問你你既懂得聖人的話為什麼正犯着這兩件病我雖不在家中你們老爺也不曾告訴我其實你的毛病我卻盡知的做一個人怎麼不望長進你這會兒正是後生可畏的時候有聞不足畏全在你自己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個月把念過的

舊書全要理清再念一個月文章以後我要出題目叫你作文章了如若懈怠我是斷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你好生記着我的話寶玉答應了也只得天天按着功課幹去不提且說寶玉上學之後怡紅院中甚覺清淨閒暇襲人倒可做些活計拿着針線要綉個檳榔包兒想着如今寶玉有了工課丫頭們可也沒有饑荒了早要如此晴雯何（本不是正出室原是偏房原可以再像人）至弄到沒有結果兔死狐悲不覺滴下淚來忽又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寶玉的為人卻還拿得住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身素來看着賈母王夫人光景及

襲人原不為林姊列前已在王夫人処

鳳姐兒住ㄑ露出話來自然是寶玉無疑了所以襲人就是個多心人想到此際臉紅心热拏着針不知戳到那裡去了便把活計放下走到黛玉處去探ㄑ他的口氣黛玉正在那裡看書見是襲人欠身讓坐襲人也連忙迎上來問姑娘這几天身子可大好了黛玉道那裡能彀不过略硬朗些你在家裡做什麽呢襲人道如今寶二爺上了學房中一點事兒没有因此來瞧ㄑ姑娘說ㄑ話兒說著紫鵑拿茶來襲人忙站起來道妹ㄑ坐着罷因又笑道我前兒听見秋紋說妹ㄑ背地裡說我們什麽來着紫鵑也笑道姐ㄑ信他的話我說寶二爺上了学寶姑娘又隔斷了連

香菱也不過來自然是悶的襲人道你还提香菱呢這纔苦呢撞着這位太歲奶ㄑ难爲他怎麽過把手伸着兩個指頭道說起來比他还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黛玉接着道他也彀受了尤二姑娘怎麽死了襲人道可不是想來都是一個人不過名分裡頭差些何苦這樣毒外面名声也不好听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裡說人今听此話有因便說道這也难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襲人道做了旁边人心裡先怯了那裡倒敢去欺負人呢說着只見一個婆子在院裡問道這裡是林姑娘的屋子麽那位姐姐在這裡呢雪雁出

來一看糢糢糊糊認得是薛姨媽那边的人便問道作什麼婆子道我們姑娘打發來給這裡林姑娘送東西的雪雁道略等等兒雪雁進來回了黛玉黛玉便叫領他進來那婆子進來請了安且不說送什麼只是覷着眼瞧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因問道寶姑娘叫你來送什麼婆子方笑着回道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支來回頭又瞧見襲人便問道這位姑娘不是寶二爺屋（是不偏房）裡的花姑娘麼襲人笑道媽媽怎麼認得我婆子笑道我們只在太太屋裡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所以姑娘們都不大認得姑娘們碰着到我們那边去我們都糢

糊記得說着將一瓶兒遞給雪雁又回頭看看黛玉因笑着向襲人道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原來真是天仙似的襲人見他說話造次連忙岔道媽媽你乏了坐坐吃茶罷那婆子笑嘻嘻的道我們那裡忙呢都張羅琴姑娘的事呢姑娘還有兩瓶荔枝叫給寶二爺送去說着顫顫巍巍告辭出去黛玉雖惱這婆子方纔冒撞但因是寶釵使來的也不好怎麼樣他（自上則入左衣入目）等他出了屋門纔說一声道給你們姑娘道費心那老婆（襌豈林原是对却从老婆子口中說出來豈知眞）子還只管嘴裡咕咕噥噥的說這樣好模樣兒除了寶玉（非人所能料）什麼人擎受的起黛玉只粧沒听見襲人笑道怎麼人到

了老來就是混說白道的叫人听着又生氣又好笑一時雪雁拿过瓶子來與黛玉看黛玉道我懶得吃拿了擱起去罷又說了一回話襲人纔去了一時晚粧將卸黛玉進了套間猛抬頭看見了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以下文章吟詠透剔現精心迷目眩）一番混話甚是剌心當此黄昏人靜千愁萬緒堆上心來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紀又大了看寶玉的光景心裡雖沒別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見有半点意思深恨父母在時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又轉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別處定了婚姻怎能穀似寶玉这般人材心地不如此時尙有可圖心內一上一下輾轉纏綿竟道像轆轤一般嘆

了一回氣吊了几点淚無情無緒和衣倒下不知不覺只（情之）（所謂已入夢矣）見小丫頭走來說道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黛玉道我雖跟他讀過書却不比男學生要見我做什麽況且他和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便見的因叫小丫頭回覆身上有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小丫頭道只怕（寫寶玉是一樣寫病）要與姑娘道喜南京还有人來接說着又見鳳姐同邢夫人王夫人寶釵等都來笑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黛玉慌道你們說什麽話鳳姐道你还粧什麽呆你难道不知道林姑爺陞了湖北的粮道娶了一位繼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着你撂在這裡不成事體因托了賈雨村作

妹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麼親戚还說是續弦所以着人（又○是續絃又是繼○母○作○主○句）到这裡来接你回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都是你繼母作主（句○刺○耳）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还叫你璉二哥々送去說得黛玉一身冷汗黛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裡做官的樣子心上急着硬說道沒有的事都是鳳姐々混鬧只見邢夫人向王夫人使個眼色兒他還不信呢偺們走罷黛玉含着淚道二位舅母坐々去衆人不言語都冷笑而去黛玉此時心中乾急又說不出来哽哽咽々恍惚又是和賈母在一處的是的心中思道此事惟求老太太或还可救于是兩腿跪下去抱着賈母的腰說道老太太救我

我南边是死也不去的况且有了繼母又不是我的親娘我是情愿跟着老太太一塊兒的但見老太太呆着臉兒笑道这個不干我事黛玉哭道老太太这是什麼事呢老太太道續弦也好倒多一副粧奩黛玉哭道我若在老太太跟前决不使这裡分外的閒錢只求老太太救我賈母道（急煞氣煞林小姐豈要收貪嫁者耶）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終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知道在此地終非了局黛玉道我在这裡情愿自已做個奴婢過活自做自吃也是愿意只求老太太作主老太太總不言語黛玉抱着賈母的腰哭道老太太你向来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緊急的時候怎麼全不管不要說我

是你的外孫女兒是隔了一層了我的娘是你的親生女兒看我娘分上也該護庇些（字字清楚）說着撞在懷裡痛哭聽見賈母道鴛鴦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到被他鬧乏了黛玉情知不是路了求去無用（惟有此一着）不如尋個自盡站起來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沒有親娘便是外祖母與舅母姊妹們平時何等待的好可見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怎麼獨不見寶玉或見一面看他還有法兒便見寶玉站在面前笑嘻嘻的說妹妹大喜呀黛玉聽了這一句話越發急了也顧不得什麼了把寶玉緊緊拉住說好寶玉我今日纔知道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寶玉道我怎麼無情無義你既有了人家兒咱們各自幹各自的了黛玉越聽越氣越沒了主意只得拉着寶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誰去寶玉道你要不去就在這裡住着你原是許了我的所以你纔到我們這裡來我待你是怎麼樣的你也想想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許過寶玉的心內忽又轉悲作喜問寶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寶玉道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瞧瞧我的心說着就拿着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握着寶玉的心窩哭道你怎麼做出這個事來你先來殺了我罷寶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給你瞧

還把手在劃開的地方兒亂抓。黛玉又驚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寶玉痛哭。寶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沒有了，活不得了。說着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黛玉拼命放聲大哭，只聽見紫鵑叫道：姑娘姑娘，怎麼魘住了，快醒醒兒脫了衣服睡罷。黛玉一翻身，却原來是一場惡夢。喉間猶是哽咽，心上還是亂跳，枕頭上已經濕透，肩背身心，但覺冰冷。想了一回，父親死得久了，與寶玉尚未放定，這是從那裏說起。又想夢中光景，無倚無靠，再真把寶玉死了，那可怎麼樣好。一時痛定思痛，神魂俱亂，又哭了一回，遍身微微的出了一點兒汗，扎挣起來，把外罩大襖脫了，叫紫鵑蓋

好了，被窩又躺下去。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只聽得外面淅淅颯颯（此情何堪），又像風聲，又像雨聲。又停了一會子，又聽得遠遠的吆呼聲兒，却是紫鵑已在那裏睡着，鼻息出入之聲。自已扎挣着爬起來，圍着被坐了一會。覺得窗縫裏透進一縷涼風來，吹得寒毛直豎，便又躺下。正要朦朧睡去，聽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鴉雀兒的聲兒，啾啾喞喞，叫個不住。那窗上的紙，隔着屜子，漸漸的透進清光來（[illegible]然曉色）。黛玉此時已醒得雙眸炯炯，一回兒咳嗽起來，連紫鵑都咳嗽醒了。紫鵑道：姑娘你還沒睡着麼，又咳嗽起來了，想是着了風了。這會兒窗戶紙發清了，也待好亮起來了，歇歇兒罷，養

養神別儘着想長想短的了黛玉道我何嘗不要睡只是睡不着你睡你的罷說了又嗽起來紫鵑見黛玉這般光景心中也自傷感睡不着了聽見黛玉又嗽連忙起來捧着痰盒這時天已亮了(句外何知)黛玉道你不睡了麼紫鵑笑道天都亮了還睡什麼呢黛玉道既這樣你就把痰盒兒換了罷紫鵑答應着忙出來換了一個痰盒兒將手裡的這個盒兒放在桌上開了套間門出來仍舊帶上門放下撒花軟簾出來叫醒雪雁開了屋門去倒那盒子時只見滿盒子痰痰中好些血星唬了紫鵑一跳不覺失聲道噯喲這還了得黛玉裡面接着問是什麼紫鵑自知失言連忙改

說道手裡一滑幾乎撂了痰盒子黛玉道不是盒子裡的痰有了什麼紫鵑道沒有什麼說着這句話時心中一酸那眼淚直流下來聲兒早已岔了(活畫)黛玉因爲喉間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纔聽見紫鵑在外邊詫異這會子又聽見紫鵑說話聲音帶着悲慘的光景心中覺了八九分便叫紫鵑進來罷外頭看涼着紫鵑答應了一聲這一聲更比頭裡淒慘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聽了涼了半截看紫鵑推門進來時尚拿手帕拭眼黛玉道大清早起好好的爲什麼哭紫鵑勉強笑道誰哭來早起起來眼睛裡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槩比往常醒的時候更大罷我聽見

咳嗽了大半夜，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着。紫鵑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我說還得自已開解着些，身子是根本。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依舊有柴燒，況這裡自老太太、太太起，那個不疼姑娘。（昨日夢中太太不然。）只這一句話，又勾起黛玉的夢來，覺得心頭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變。紫鵑連忙端着痰盒，雪雁捶着脊梁，半日纔吐出一口痰來。痰中一縷紫血，簌簌亂跳。紫鵑、雪雁臉都唬黃了。兩個旁邊守着，黛玉便昏昏躺下。紫鵑看着不好，連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雪雁纔出屋門，只見翠縷、翠墨兩個人笑嘻嘻（不關痛癢。）的走來。翠縷便道，林姑娘怎麽這早晚還不出門，我們姑娘和三姑娘都在

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景兒呢。雪雁連忙擺手兒，翠縷、翠墨二人倒都嚇了一跳，說這是什麽原故。雪雁將方纔的事一一告訴他二人，二人都吐了吐舌頭兒，說這可不是頑的，你們怎麽不告訴老太太去，這還了得。你們怎麽這麽糊塗。雪雁道，我這裡纔要去，你們就來了。正說着，只聽紫鵑叫道，誰在外頭說話，姑娘問呢。三個人連忙一齊進來，翠縷、翠墨見黛玉蓋着被躺在床上，來了他二人便說道，誰告訴你們了，你們這樣大驚小怪的。翠墨道，我們姑娘和雲姑娘纔都在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圖兒，叫我們來請姑娘來，不知姑

娘身上又欠安了黛玉道也不是什麼大病不過覺得身子略軟些躺躺兒就起來了你們回去告訴三姑娘和雲姑娘飯後若無事倒是請他們來這裡坐坐罷寶二爺沒到你們那邊去二人答道沒有翠墨又道寶二爺這兩天上了學了老爺天天要查功課那裡還能像從前那麼亂跑呢黛玉聽了默然不言二人又略站了一回都悄悄的退出來了且說探春湘雲正在惜春那邊論評惜春所畫大觀園圖說這個多一點那個少一點這個太疎那個太密大家又議着題詩着人去請黛玉商議正說着忽見翠縷翠墨二人回來神色匆忙湘雲便先問道林姑娘怎麼

不來翠縷道林姑娘昨日夜裡又犯了病了咳嗽了一夜我們聽見雪雁說吐了一盒子痰血探春聽了詫異道這話真麼翠縷道怎麼不真翠墨道我們剛纔進去去瞧了瞧顏色不成顏色說話兒的氣力兒都微了湘雲道不好的這麼着怎麼還能說話呢探春道怎麼你這麼糊塗不能說話不是已經說到這裡都咽住了惜春道林姐姐那樣一個聰明人我看他總有些瞧不破一點半點兒都要認起真來天下事那裡有多少真的呢（見道之言。）探春道既這麼着偺們都過去看看倘若病的利害偺們好過去告訴大嫂子回老太太傳大夫進來瞧瞧也得個主意湘雲道正是

這樣惜春道姐姐們先去我回來再過去于是探春湘雲扶了小丫頭都到瀟湘館來進入房中黛玉見他二人不免又傷心起來因又轉念想起夢中連老太太尚且如此何況他們況且我不請他們他們還不來呢心裏雖是如此臉上却礙不過去只得勉强令紫鵑扶起口中讓坐探春湘雲都坐在床沿上一頭一個看了黛玉這般光景也自傷感探春便道姐姐怎麽身上又不舒服了黛玉道也沒什麽要緊只是身子軟得很紫鵑在黛玉身後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盒兒湘雲到底年輕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盒拿起來看不看則已看了唬的驚疑不止說這是

姐姐吐的這還了得初時黛玉昏昏沉沉吐了也沒細看此時見湘雲這麽說回頭看時自已早已灰了一半探春見湘雲冒失連忙解說道這不過是肺火上炎帶出一半點來也是常事偏是雲丫頭不拘什麽就這樣蠍蠍螫螫的湘雲紅了臉自悔失言探春見黛玉精神短少似有煩倦之意連忙起身說道姐姐靜靜的養養神罷我們回來再瞧你黛玉道累你二位惦着探春又囑咐紫鵑好生留神伏侍姑娘紫鵑答應着探春纔要走只聽外面一個人嚷起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三回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閫薛寶釵吞聲

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聽外面一個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什麽東西、來這園子裡頭混攪、黛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裡住不得了、（老太太、也不[illegible]疼了我、也[illegible]聽[illegible]着[illegible]話）一手指着牕外、兩眼（語。語。）反插上去、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着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聽見窗外老婆子這樣罵着、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竟像專罵着自己的、自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來這般辱罵、那裡委屈得來、因此肝腸崩裂、哭暈去了、

紫鵑只是哭叫、姑娘怎麽樣了、快醒轉來罷、探春也叫了一回、半晌、（生之事。）黛玉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寫[illegible]）窗外指着、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拿着拐棍、趕着一個不乾不淨的毛丫頭道、我是爲照管這園中的花菓樹木、來到這裡、你作什麽來了、等我家去打你一個知道、這丫頭扭着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裡、瞅着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這裡是你罵人的地方兒嗎。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着笑臉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偏是外孫之[illegible]兒）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了來、我怕他鬧、所以挽吆喝他回去、那裡敢在這裡罵人呢、探

春道不用多說了快給我都出去這裡林姑娘身上不太
好還不快去麼老婆子答應了幾個是說着一扭身去了
那了頭也就跑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着黛玉的手只
管哭紫鵑一手抱着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
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
你疑了心了麼黛玉只搖搖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
女兒我纔剛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
的他們懂得什麼避諱黛玉聽了點點頭兒拉著探春的
手道妹妹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道你別心煩我
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侍只要你安心肯

吃藥心上把喜歡事兒想想能彀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
大家依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
那麼着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
裡趕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彀了探春道你這話說的太
過了誰沒個病兒災兒的那裡就想到這裡來了你好生
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你要什麼東
西只管叫紫鵑告訴我黛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
那裡只說我請安身上畧有點不好不是什麼大病也不
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着罷說
着纔同湘雲出去了這裡紫鵑扶着黛玉躺在床上地下

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傍邊看着黛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那黛玉閉着眼躺了半晌那裡睡得着覺得園裡頭平日只見寂寞如今躺在床上偏聽得風声虫鳴声鳥語声人走的脚歩声又像遠遠的孩子們啼哭声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因叫紫鵑放下帳子來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與紫鵑紫鵑隔着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喝一口湯罷黛玉微微應了一聲紫鵑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來攙扶黛玉坐起然後接過湯來擱在唇边試了一試一手摟着黛玉肩臂一手端着湯送到唇边黛玉微微睜眼喝了兩三口便搖搖頭兒不喝了紫鵑仍

將碗遞給雪雁輕輕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略覺安頓只听窗外悄悄問道紫鵑妹妹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因悄悄說道姐姐屋裏坐着襲人也便悄悄問道姑娘怎麼着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襲人听了這話也唬怔了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边說你們姑娘病了唬的寶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麼樣正說着只見紫鵑從裡間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點頭兒叫他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姑娘睡着了嗎紫鵑點點頭兒問道姐姐纔听見說了襲人也點點頭兒蹙着眉道終久怎麼樣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了個半死

兒紫鵑忙問怎麼不襲人道昨日晚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誰知半夜裡一疊連聲的嚷起心疼來嘴裡胡說白道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是的直鬧到打亮梆子以後纔好些了你說唬人不唬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正說着只聽黛玉在帳子裏又咳嗽起來紫鵑連忙過來捧痰盒兒接痰黛玉微微睜眼問道你合誰說話呢紫鵑道襲人姐〻來瞧姑娘來了說着襲人已走到床前黛玉命紫鵑扶起一手指着床邊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連忙陪着笑劝道姑娘倒还是躺着罷黛玉道不妨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是說誰半夜裏心疼起來襲人道是宝二爺偶然魘住了不是認真怎麼樣黛玉會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懸心的原故又感激又傷心因趁勢問道既是魘住了不聽見他還說什麼襲人道也沒說什麼黛玉點〻頭兒遲了半日歎了一聲纔說道你們別告訴宝二爺說我不好看耽擱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生氣襲人答應了又劝道姑娘還是躺〻歇〻罷黛玉點頭命紫鵑扶着歪下襲人不免坐在旁边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略覺不受用也沒什麼大病寶玉纔放了心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一路往賈母這边來探春因囑咐湘雲說道妹〻回來

見了老太太別像剛纔那樣冒冒失失的了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裏是叫他唬的忘了神了說着已到賈母那边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听了自是心煩因說（不以黛玉病中賈母明〻說兩个玉兒有夫成就兩个玉兒偏得多病多災也）道偏是這兩個玉兒多病多灾的林丫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衆人也不敢答言賈母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宝玉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裡去鴛鴦答應着出來告訴了婆子們婆子們自去傳話這裏探春湘雲就跟着賈母吃了晚飯然後同回園中去不提到了次日大夫來了瞧了宝玉不過說飲食不調着了點兒風沒大要緊疏

散疏散就好了這裏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賈母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過來紫鵑答應了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放下帳子雪雁趕着收拾房裏的東西一時賈璉陪着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老爺是常來的姑娘們不用迴避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着進入房中坐下賈璉道紫鵑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王大夫道且慢說等我胗了脉听我說了看是對不對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我紫鵑便向帳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擱在迎手上紫鵑又把鐲子連袖子輕輕的摟起不叫壓住了脉息那王大夫胗了好

一回兒又換那隻手也診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裡坐下說道六脈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說着紫鵑也出來站在裡間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鵑道這病時常應得頭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必醒個幾次即日間所見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爲性情乖誕其實因肝陰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個病在那裡作怪不知是否紫鵑點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狠是王太醫道旣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方子小廝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王太醫吃了茶因提筆先寫道

六脈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關脈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疎達勢必上侵脾土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爲痰血隨氣湧自然咳吐理宜疎肝保肺涵養心脾雖有補劑未可驟施姑擬黑逍遙以開其先後用歸脾固金以繼其後不揣固陋俟高明裁服

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拿來看時問道血勢上冲柴胡使得麼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爲吐衂所忌豈知用鱉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陽甲膽之氣以鱉血製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培養肝陰制遏邪火

所以內經說、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鱉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劉的法子、賈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麼着、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請服兩劑、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請安、說着、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麼着了、王大夫道、寶二爺倒沒什麼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着上車而去、這裡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述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幾件沒要緊的事、賈璉聽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還有事呢、說着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又說道

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摸了摸身上、只剩得一把骨頭、問問他、他也沒有話說、只是淌眼淚、回來紫鵑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着、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問二奶奶那裡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低了半日頭、說道、竟這麼着罷、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卻是不好支的、（所去但。好其安放、許多狀、月錢、利息、向未收齊也。）一個人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媽和三姑娘拌嘴了、也無非為的是月錢、況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繞

不過潑兒來不知道倒還說我[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那一種嚼舌根的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們是那裡經手的人這個自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正委屈死人這樣大門頭兒除了奶々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別說是女人當不來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個混賬話說着又笑了一声道奶々還沒聽見呢外頭的人還更糊塗呢前兒周瑞回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諒着咱們府裏不知怎麼樣有錢呢也有說賈府裡的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的傢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了的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的了一半子

給娘家前兒貴妃娘々省親回來我們還親見他帶了幾車金銀回來（伸指眼淺。）所以家裡收拾擺設的水晶宮是的那日在廟裡還愿花了幾萬銀子只算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咧有人還說他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裡還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裡的奶々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畫々橫豎有伏侍的人呢单管穿罗罩紗吃的帶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頑還有歌兒呢說是寧国府荣国府金銀財宝如糞土吃不窮穿

不窮。算來說到這裏猛然咽住。原來那時歌兒說道是算來總是一塲空（其言竟驗）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裏忽然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姐兒聽了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都沒要緊只是這金麒麟的話從何而來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庙裏的老道士送給玉二爺的小金麒麟兒後來丟了幾天虧了史姑娘撿着還了他外頭就造出這個謠言來了奶奶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鳳姐道這些話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咱們（心地何嘗不明白）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麼講究俗語兒說的人怕出名豬怕壯況且又是個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已兆創波之机矣）周

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是只是滿城裏茶坊酒舖兒以及各衚衕兒都是這樣說并且不是一年了那裡搉的住衆人的嘴鳳姐點點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遞給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給紫鵑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別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個伶透人自然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瑞家的接了銀子答應着自去不提且說賈璉走到外面只見一個小廝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賈璉急忙過來見了賈赦賈赦道方纔風聞宮裏頭傳了一個大医院御医兩個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元妃事久未序此着筆）這

（特為發明兒玉在此關時也）

幾天娘娘宮裡有什庅信兒沒賈璉道沒有賈赦道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還該叫人去到太医院裡打听打听纔是賈璉答應了一面吩咐人往太医院去一面連忙去見賈政賈珍賈政听了這話因問道是那裡來的風声賈璉道是大老爺纔說的賈政道你索性和你珍大哥到裡頭打听打听賈璉道我已經打發人往太医院打听去了一面說着一面退出來去找賈珍只見賈珍迎面來了賈璉忙告訴賈珍賈珍道我正爲也听見這話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的于是兩個人同着來見賈政賈政道如係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着賈赦也過來了到了

晌午打听的尚未回來門上人進來回說有兩個內相在外要見二位老爺呢賈赦道請進來門上的人領了老公進來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先請了娘娘的安一面同着進來走至廳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裡貴妃娘娘有些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丁四人進裡頭探問許各帶丫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丁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個職名請安听信不得擅入準于明日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賈政賈赦等站着听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老公吃茶畢老公辭了出去賈赦賈政送出大門回來先稟賈母賈母道親丁四人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那一個人呢衆

人也不敢答言賈母想了想道必得是鳳姐兒他諸事有照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賈赦賈政答應了出來因派了賈璉賈蓉看家外凡文字輩一應都去遂吩咐家人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大車明兒黎明伺候家人答應去了賈赦賈政又進去回明老太太辰巳時進去申酉時出來今日早些歇歇明日好早些起來收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赦政等退出這裡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妃的病又說了些閒話纔各自散了次日黎明各間屋子丫頭們將燈火俱已點齊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到卯初林之孝合賴大

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已齊備在門外伺候着呢不一時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大家用了早飯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衆人圍隨各帶使女一人緩緩前行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宮門接應自已家眷隨後文字輩至草字輩各自登車騎馬跟着衆家人一齊去了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且說賈家的車輛轎馬俱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着一回兒有兩個內監出來說道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着令入宮探問爺們內宮門外請安不得入見門上人叫快進去賈府中四乘轎子跟着小內監前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行跟着令衆家人在外等候走近宮門口

只見几個老公在門上坐着見他們來了便站起來說道賈府爺們至此賈赦賈政便捱次立定轎子抬至宮門口便都出了轎早有几個小內監引路賈母等各有丫頭扶着步行走至元妃寢宮只見奎壁輝煌琉璃照耀又有兩個小宮女兒傳諭道只用請安一槩儀注都免賈母等謝了恩來至床前請安畢元妃都賜了坐賈母等又告了坐元妃便向賈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扶着小丫頭顫顫巍巍站起來答應道托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邢夫人王夫人問了好邢王二夫人站着回了話元妃又問鳳姐家中過的日子若何鳳姐站起來回奏道尚可支持

元妃道這幾年來難爲你操心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只見一個宮女傳進許多職名請娘娘龍目元妃看時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那元妃看了職名眼圈兒一紅止不住流下淚來宮女兒遞過絹子元妃一面拭淚一面傳諭道今日稍安令他們外面暫歇賈母等站起來又謝了恩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親近賈母等都忍着淚道娘娘不用悲傷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元妃又問寶玉近來若何賈母道近來頗肯念書因他父親逼得嚴緊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了元妃道這樣纔好遂命外宮賜宴便有兩個宮女兒四個小太監引了

到一座宮裡擺得齊整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述一時吃完了飯賈母帶着他婆媳三人謝過宴又耽擱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羈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兒引道送至內宮門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旧坐着轎子出來賈赦接着大夥兒一齊回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照應齊集不題且說薛家夏金桂（此下又叙金桂）赶了薛蟠出去日間拌嘴沒有对頭秋菱又住在宝釵那边去了只剩得宝蟾一人同住既給與薛蟠作妾宝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個对頭自己也後悔不來一日吃了幾杯悶酒躺在炕上便要借那宝蟾做

（好○辦○合○叙○）

個醒酒湯兒因問着宝蟾道大爺前日出門到底是到那裡去你自然是知道的了宝蟾道我那裡知道他在奶奶跟前还不說誰知道他那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还有什麼奶奶太太的都是你們的世界了別人是惹不得的有人護庇着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虱子你还是我的丫頭問你一句話你就和我摔臉子說塞話你既这麼有勢力爲什麼不把我勒死了你和秋菱不拘誰做了奶奶那不清淨了麼偏我又不死得碍着你們的道兒（此○婢○也○亦○二○錯○發○深○）宝蟾聽了這話那裡受得住便眼睛直直的瞅著金桂道奶奶這些閑話只好說給別人听去我並沒合奶奶說什麼奶奶不敢惹

人家何苦來拿著我們小軟兒出氣呢正經的奶奶又糊
听不見沒事人一大堆了說着便哭天哭地起來金桂越
發性起便爬下炕來要打宝蟾宝蟾也是夏家的風氣半
點兒不讓金桂將桌椅杯盞盡行打翻那宝蟾只管喊冤
叫屈那裡理會他半點兒豈知薛姨媽在宝釵房中听見
如此吵嚷叫香菱你去瞧瞧且劝劝他宝釵道使不得媽
媽別叫他去他去了豈能劝他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薛
姨媽道既這麼樣我自巳過去宝釵道依我說媽媽也不
用去由着他們鬧去罷這也是沒法兒的事了薛姨媽道
這那裡还了得說着自巳扶了丫頭往金桂這边來宝釵

只得也跟着過去又囑咐香菱道你在這裡罷母女同至
金桂房門口听見裡頭正还嚷哭不止薛姨媽道你們是
怎么着又這樣家翻宅乱起來這还像個人家兒嗎矮墻
淺屋的難道都不怕親戚們听見笑話了么金桂屋裡接
声道我倒怕人笑話呢只是這裡掃箒顛倒竪也沒有主
子也沒有奴才也沒有妻沒有妾是個混賬世界了我們
夏家門子裡沒見過这樣規矩實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
委屈了宝釵道大嫂子媽媽因听見鬧得慌纔過來的就
是問的急了些沒有分清奶奶宝蟾兩字也沒有什么如
今且先把事情說開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也省的媽

媽天天爲偺們操心那薛姨媽道早啊先把事情說開了你再問我的不是還不遲呢金桂道好姑娘好姑娘你是個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有個好人家好女壻決不像我這樣守活寡舉眼無親叫人家騎上頭來欺負的我是個沒心眼兒的人只求姑娘我說話別往死裡挑撿我從小兒到如今沒有爹娘教道再者我們屋裡老婆漢子大女人小女人的事姑娘也管不得寶釵聽了這話又是羞又是氣見他母親這樣光景又是疼不過因忍了氣說道大嫂子我勸你少說句兒罷誰挑撿你又是誰欺負你不要說是嫂子就是秋菱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點声氣兒的金桂聽了這幾句話更加拍着炕簷大哭起來說我那裡比得秋菱連他腳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他是來久了的知道姑娘的心事又會獻勤兒我是新來的又不會獻勤兒如何拿我比他何苦來天下有幾個都是貴妃命行點好兒罷別修的像我嫁個糊塗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世報了薛姨媽聽到那裡萬分氣不過便站起身來道不是我護着自己的女孩兒他句句勸你你却句句慪他你有什麼過不去不要尋他勸死我倒也是希罕的寶釵忙勸道媽媽你老人家不用動氣偺們既倒也是來勸他自己生氣倒多了層氣不如且出去等嫂子歇

歇兒再說因吩咐寶蟾道你可別再多嘴了跟了薛姨媽出得房來走過院子裡只見賈母身邊的丫頭同着秋菱迎面走來薛姨媽道你從那裡來老太太身上可安那丫頭道老太太身上好叫來請姨太太安還謝太太前兒的荔枝還給琴姑娘道喜寶釵道你多早晚來的那丫頭道來了好一會子了薛姨媽料他知道紅着臉說道這如今我們家裡鬧得也不像個過日子的人家了叫你們那边听見笑話了丫頭道姨太太說那裡的話誰家沒個碟大碗小磕着碰着的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咧說着跟了同到薛姨媽房中略坐了一回就去了寶釵正囑咐香菱些話只

听薛姨媽忽然叫道左脅疼痛的狠說着便向炕上躺下唬得寶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三回終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却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慪得肝氣上逆左脇作痛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也等不及醫生來看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碗給他母親吃了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搥腿揉胸停了一會兒略覺安頓這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氣的是金桂撒潑悲的是寶釵有涵養倒覺可憐寶釵又勸了一回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肝氣也漸漸平復了寶釵便說道媽媽你這種閒氣不要放在心上纔好過幾天走得動了樂得往那邊老太太姨媽

處去說說話兒散散悶也好家裡橫豎有我和秋菱照看着靠他也不敢怎麼樣薛姨媽點點頭道過兩日看罷了

且說元妃疾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歡過了幾日有幾個老公走來帶著東西銀兩宣賈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問勤勞俱有賞賜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賈赦賈政等稟明了賈母一齊謝恩畢太監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賈母房中說笑了一回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小廝們來回道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呢賈母便向賈赦道你去罷賈赦答應著退出來自去了這裡賈母忽然想起合賈政笑道娘娘心裏却甚寔惦記著寶玉前兒還特特的

附他來著呢賈政陪笑道這是寶玉不大肯念書辜負了娘娘的美意賈母道我倒給他上了個好兒說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賈政笑道那裏能像老太太的話呢賈母道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難道他都沒作上來麼小孩子家慢慢的教導他可是人家說的胖子也不是一口兒吃的賈政聽了這話忙陪笑道老太太說的是賈母又道提起寶玉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們也該留神看一個好女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終身的大事也別論遠近親戚什麼窮啊富的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性兒好模樣兒周正的就好賈政道老太太吩咐

的很是但只一件姑娘也要好第一要他自己學好纔好不然不稂不莠的反倒耽悞了人家的女孩兒豈不可惜賈母聽了這話心裏却有些不喜歡便說道論起來現放着你們作父母的那裏用我去操心但只我想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着我未免多疼他一點兒耽悞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着他那生來的模樣兒也還齊整心性兒也還實在未必一定是那種沒出息的必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孩兒也不知（即不是偏心）是我偏心我看着橫豎比環兒略好些不知你們看着怎麼樣幾句話說得賈政心中甚是不安連忙陪笑道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既說他好有

造化的想來是不錯的只是兒子望他成人性兒太急了一點或者竟合古人的話相反倒是莫知其子之美了一句話把賈母也嘔笑了衆人也都陪着笑了賈母因說道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紀又居着官自然越歷練越老成說到這裏回頭瞅着邢夫人合王夫人笑道想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比寶玉還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婦纔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兒如今只抱怨寶玉這會子我看寶玉比他還略體些人情兒呢說的邢夫人王夫人都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又說起逗笑兒的話兒來了說着小丫頭子們進來告訴鴛鴦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

了賈母便問你們又咭咭唧唧的說什麽鴛鴦笑着回明了賈母道那麽着你們也都吃飯去罷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着我吃罷賈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應着伺候擺上飯來賈母又催了一遍纔都退出各散却說邢夫人自去了賈政同王夫人進入房中賈政因提起賈母方纔的話來說道老太太這樣疼寶玉畢竟要他有些實學日後可以混得功名纔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也不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兒王夫人道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賈政因着個屋裡的丫頭傳出去告訴李貴寶玉放學回來索性吃飯後再叫他過來說我還要問他話呢李貴答應

了、是寶玉放了學、剛要過來請安、只見李貴道、二爺先不用過去老爺吩咐了、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再過去、呢聽見還有話問二爺呢、寶玉聽了這話、又是一個悶雷、只得見過賈母、便回園吃飯、三口兩口吃完、忙漱了口、便往賈政這邊來、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着、寶玉進來請了安、一傍侍立、賈政問道、這幾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問你、那一日你說你師父叫你講一個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如今筭來將兩個月了、你到底開了筆了沒有、寶玉道、纔做過三次、師父說且不必回老爺知道、等好些再回老爺知道罷、因此這兩天總沒敢回、賈政道、是什么題目、寶玉道、一

個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個是人不知而不慍、一個是則歸墨三字、賈政道、都有稿兒麽、寶玉道、都是作了抄出來師父又改的、賈政道、你帶了家來了、還是在學房裡呢、寶玉道、在學房裡呢、賈政道、叫人取了來我瞧、寶玉連忙叫人傳話與焙茗、叫他往學房中去、我書桌子抽屜裡有一本薄薄兒竹紙本子、上面寫着窗課兩字的就是、快拿來、一會兒焙茗拿了來遞給寶玉、寶玉呈與賈政、賈政翻開看時、見頭一篇寫着題目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他原本破的是聖人有志於學、幼而已然矣、代儒卻將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賈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題目了、幼字

是從小起至十六已前都是幼這章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年俱進的話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俱要明點出來纔見得到了幾時有這些個光景到了幾時又有那麼個光景師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使明白了好些看到承題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於學人之常也賈政搖頭道不但是孩子氣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志氣又看後句聖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難乎說道這更不成話了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學而志於學者卒鮮此聖人所為自信于十五時歟便問改的懂得麼寶玉答應道懂得又看第二藝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慍便先

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慍者終無改其說樂矣方覷着眼看那抹去底本的說道你是什麼能無慍人之心純乎學者也上一句似單做了而不慍三個字的題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筆纔合題位呢且下句找清上文方是書理須要細心領略寶玉答應着賈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慍者也而竟不然是非由說而樂者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純學者乎賈政道這也與破題同病的這改的也罷了不過清楚還說得去第三藝是則歸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已揚着頭想了一想因問寶玉道你的書講到這裡了麼寶玉道師父說孟子好懂些

所以倒先講孟子、大前日纔講完了、如今講上論語呢賈政因看這個破承倒沒大敗、破題云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賈政道第二句倒難爲你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則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賈政道這是你做的麼寶玉答應道是賈政點點頭兒因說道這也並沒有什麼出色處但初試筆能如此還算不離、前年我在任上時還出過惟士爲能這個題目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你念過沒有宝玉道也念過賈政道我要你另換個主意不許雷同了前人這做個破題也使得宝玉只得答應着低頭搜索枯

腸賈政背着手也在門口站着作想只見一個小小厮往外飛走看見賈政連忙側身垂手站住賈政便問道作什麼小厮回道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二奶奶傳出話來叫預備飯呢賈政聽了也沒言語那小厮自去了誰知宝玉自從宝釵搬回家去十分想念聽見薛姨媽來了只當宝釵同來心中早已忙了、便乍着膽子回道破題倒作了一個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我聽宝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無産者亦僅矣賈政聽了點着頭道也還使得已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你來的時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宝玉道知道的賈政

道既如此你還到老太太處去罷寶玉答應了個是只得
拿捏着慢慢的退出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便一溜烟
跑到老太太院門口急得焙茗在後頭趕着叫看跌倒了
老爺來了寶玉那裡聽得見剛進得門來便聽見王夫人
鳳姐探春等笑語之聲丫環們見寶玉來了連忙打起簾
子悄悄告訴道姨太太在這裡呢寶玉赶忙進來給薛姨
媽請安過來纔給賈母請了晚安賈母便問你今兒怎麼
這早晚纔散學寶玉悉把賈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話述
了一遍賈母笑容滿面寶玉因問衆人道寶姐姐在那裡
坐着呢薛姨媽笑道你寶姐姐沒過來家裡和香菱作活

呢寶玉聽了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只見說着話兒已擺
上飯來了自然是賈母薛姨媽上坐探春等陪坐薛姨媽
道寶哥兒呢賈母忙笑說道寶玉跟着我這邊坐罷寶玉
連忙回道頭裏散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叫吃了飯過去
我赶着要了一碟菜泡茶吃了一碗飯就過去了老太太
和姨媽姐姐們用罷賈母道既這麼着鳳丫頭就過來跟
着我你太太纔說他今兒吃齋叫他們自己吃去罷王夫
人也道你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吃罷不用等我我吃齋呢
於是鳳姐告了坐丫頭安了盃筯鳳姐執壺斟了一巡纔
歸坐大家吃着酒賈母便問道可是纔姨太太提香菱我

聽見前兒丫頭們說秋菱不知是誰問起來纔知道是他怎麼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薛姨媽滿臉飛紅歎了口氣道老太太再別提起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歹的媳婦成日家咕咕唧唧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我也說過他幾次他牛心不聽說我也沒那麼大精神和他們儘着吵去只好由他們去可不是他嫌這丫頭的名兒不好改的賈母道名兒什麼要緊的事呢薛姨媽道（真是不好說得）說起來我也怪臊的其實老太太這邊有什麼不知道的他那裡是為這名兒不好聽見說他因為是寶丫頭起的他纔有心要改賈母道這是什麼原故呢薛姨媽把手絹子

不住的擦眼淚未曾說又歎了一口氣道老太太還不知道呢這如今媳婦子專和寶丫頭嘔氣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我去我們家裡正鬧呢賈母連忙接着問道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肝氣疼要打發人看去後來聽見說好了所以沒着人去依我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再者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就好了我看寶丫頭性格兒溫厚和平雖然年輕比大人還強幾倍呢前日那小丫頭子回來說我們這邊還都讚歎了他一會子都像寶丫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裡挑一的不是我說句冒失話那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麼叫公婆不

疼家裡上上下下的不舒服呢寶玉頭裡已經聽煩了推故要走及听見這話又坐了歎〻的往下听薛姨媽道不中用他雖好到底是女孩兒家養了蟠兒這個糊塗孩子真〻叫我不放心只怕在外頭喝點子酒鬧出事來幸虧老太太這裡的大爺二爺常和他在一塊兒我还放點兒心寶玉听到這裡便接口道姨媽更不用懸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都是有体面的那裡就鬧出事來薛姨媽笑道依你這樣說我敢只不用操心了說話間飯已吃完寶玉先告辭了晚間还要看書便各自去了這裡丫頭們剛捧上茶來只見琥珀走過來向賈母耳

朵旁邊說了几句賈母便向鳳姐兒道你快去罷瞧〻巧姐兒去罷鳳姐听了還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遂過來向鳳姐道剛纔平兒打發小丫頭子來回二奶奶說巧姐兒身上不大好請二奶〻忙着些過來纔好呢賈母因說道你快去罷姨太太也不是外人鳳姐連忙答應在薛姨媽跟前告了辭又見王夫人說道你先過去我就去小孩子家魂兒還不全呢別叫丫頭們大驚小怪屋裡的猫兒狗兒也叫他們留點神兒儘着孩子貴氣偏有這些瑣碎鳳姐答應了然後帶了小丫頭回房去了這裡薛姨媽又問了一回黛玉的病賈母道林丫頭那孩子倒罷了只

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很結實了要賭靈性兒也和寶丫頭不差什麼要賭寬厚待人裡頭却不濟他寶姐姐有躭待有儘讓了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閒話兒便道老太太歇着罷我也要到家裡去看看只剩下寶丫頭和香菱了打那麼同着姨太太看看巧姐兒鳳姐道正是姨太太上年紀的人看看是怎麼不好說給他們也得點主意兒薛姨媽便告辭同着王夫人出來往鳳姐院裡去了却說賈政試了寶玉一番心裡却也喜歡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閒談說起方纔的話來便有新進到來最善大棋的一個王爾調名作梅的說道據我們看來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賈政道那有進益不過畧懂得些罷咧學問兩個字早得很呢詹光道這是老世翁過謙的話不但王大兄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寶二爺必定要高發的賈政笑道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那王爾調又道晚生還有一句話不揣冒昧合老世翁商議賈政道什麼事王爾調又陪（寶玉王提親皆是家中諸名從動直敘故又插入此家便曲折矣）笑道也是晚生相與的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有一位小姐說是生得德容功貌俱全此時尚未受聘他又沒有兒子家資巨萬但是要富貴雙全的人家女婿又要出衆纔肯作親晚生來了兩個月瞧着寶二爺的人品學業都是必要大成的老世翁這樣門楣還有何說若晚生過

去包管一說就成、賈政道寶玉說親却也是年紀了、並且老太太常說起、但只張大老爺素來尚未深悉、詹光道王兄所提張家晚生却也知道、況合大老爺那邊不曾聽得這門親戚、詹光道老世翁原來不知這張府上原和邢舅太爺那邊有親的、賈政听了方知是邢太太的親戚、坐了一回進來了、便要向王夫人說知轉問邢夫人去、誰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媽到鳳姐那邊看巧姐兒去了、那天已經掌燈時候、薛姨媽去了、王夫人纔過來了、賈政告訴了王爾調和詹光的話、又問巧姐兒怎麼了、王夫人道怕是驚風的光景、賈政道不甚利害呀、王夫人道看着是搐風的

來頭、祇還沒搐出來呢、賈政听了、便不言語、各自安歇、一宿晚景不提、却說次日邢夫人過賈母這邊來請安、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一面回賈母、一面問邢夫人、邢夫人道這張家雖係老親、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信、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么樣的、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却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個姑娘、托孫親家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听見說只這一個女孩兒、十分嬌養也識得幾個字、見不得大陣仗、兒常在房中不出來的、張大老爺又說、只有這一個女孩兒、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嚴、姑娘受不得委曲、必要女婿過門贅在他家、給他料

理些家事賈母听到這裡不等說完便道這斷使不得我們寶玉別人伏侍他還不彀呢倒給人家當家去邢夫人道正是老太太這個話賈母因向王夫人道你回來告訴你老爺就說我的話這張家的親事是做不得的王夫人答應了賈母便問你們昨日看巧姐兒怎么樣頭裡平兒來回我說很不大好我也要過去看看呢邢王二位夫人道老太太雖疼他他那裡擱的住賈母道却也不止為他我也要走動走動活〻筋骨兒說着便吩咐你們吃飯去罷回來同我過去邢王二夫人答應着出來各自去了一時吃了飯都來陪賈母到鳳姐房中鳳姐連忙出來接了

進去賈母便問巧姐兒到底怎麽樣鳳姐兒道只怕是搐風的來頭賈母道這麽着還不請人趕着瞧鳳姐道已經請去了賈母因同邢王二夫人進房來看只見奶子抱着用桃紅綾子小棉被兒裹着臉皮趣青眉梢鼻翅微有動意賈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便出外間坐下正說間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鳳姐道老爺打發人問姐兒怎么樣鳳姐道替我回老爺就說請大夫去了一會兒開了方子就過去回老爺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向王夫人道你該就去告訴你老爺省得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又問邢夫人道你們和張家如今為什麽不走了邢夫人因又

說論起那張家的行事也難合偺們作親太耽誤的孩子寶玉鳳姐聽了這話已知八九便問道太太不是說寶兄弟的親事邢夫人道可不是麼賈母接着因把剛纔的話告訴鳳姐鳳姐笑道不是我當着老祖宗太太們跟前說句大膽的話現放着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找賈母笑問道在那裡鳳姐道一個寶玉一個金鎖老太太怎麼忘了賈母笑了一笑因說昨日你姑媽在這裡你爲什麼不提鳳姐道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頭那裡有我們小孩子家說話的地方兒況且姨媽過來瞧老祖宗怎麼提這些個這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纔是賈母笑了邢王二

夫人都也笑了賈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說着人回大夫來了賈母便坐在外間邢王二夫人略避那大夫同賈璉進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站在地下躬身回賈母道妞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還要用四神散纔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要找真牛黃方用得賈母道了乏那大夫同賈璉出去開了方子去了鳳姐道人參家裡常有這牛黃倒怕未必有外頭買去只是要買真的纔好王夫人道等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找他家蟠兒是向與那些西客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問問正

說話間衆姊妹都來瞧了坐了一回也都跟着賈母等去了這裡煎了藥給巧姐兒灌了下去只見喀的一声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纔略放了一點兒心只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丫頭拿着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二奶々牛黃有了太太說了叫二奶々親自把分兩对準了呢鳳姐答應着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氷片硃砂快熬起來自已用戥子按方秤了攙在裡面等巧姐兒醒了好給他吃只見賈環掀簾進來說二姐々你們巧姐兒怎麼了媽叫我來瞧々他鳳姐見了他母子便嫌說好些了你回去說叫你們姨娘想着那賈環口裡答應只管各處瞧着

看了一回便問鳳姐兒道你這裡听說說有牛黃不知牛黃是怎麼個樣兒給我瞧々呢鳳姐道你別在這裡鬧了姐兒纔好些那牛黃都煎上了賈環听了便去伸手拿那銱子瞧時豈知措手不及沸的一声銱子倒了火已潑滅（真討厭）了一半賈環見不是事自覺沒趣連忙跑了鳳姐急的火星直爆罵道真々那一世的对頭冤家你何苦來還來使促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來害妞兒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一面罵平兒不照應正罵着只見丫頭來找賈環鳳姐道你去告訴趙姨娘說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兒死定了不用他惦着了平兒急忙在那裡配藥再熬那丫

頭摸不著頭腦便悄悄問平兒道二奶奶爲什麼生氣平兒將環哥弄倒蠟油子說了一遍了頭道怪不得他不敢回來躲了別處去了這環哥兒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罷平兒說這倒不消幸虧牛黃還有一點如今配好了你去罷了頭道我一准回去告訴趙姨奶奶也省得他天天說嘴了頭回去果然告訴了趙姨娘趙姨娘氣的叫快找環兒環兒在外間屋子裏躲着被了頭找了來趙姨娘便罵道你這下作種子你爲什麼弄灑了人家的藥招了人家的咒罵我原叫你去問一聲不用進去你偏進去又不就走還要虎頭上捉虱子你看我回了

老爺打你不打這裡趙姨娘正說着只聽賈環在外間屋子裏更說出些驚心動魄的話來未知何言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裡抱怨賈環只听賈環在外間屋裡発話道我不過弄倒了藥鍋子潑了一點子藥那丫頭子又没就死了值的他也罵我你也罵我頼我心壞把我往死裡遭塌等着我明兒還要那小丫頭子的命兒看你們怎庅着只叫他們隄防着就是了那趙姨娘趕忙從裡間出來握住他的嘴說道你還只管信口胡嘞還叫人家先要了我的命呢娘兒兩個吵了一回趙姨娘听見鳳姐的話越想越氣也不着人來安慰鳳姐一声兒過了幾天巧

姐兒也好了因此兩边結怨比從前更加一層了一日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是北静郡王生日請老爺的示下賈政吩咐道只按向年舊例辦了回大老爺知道送去就是了林之孝答應下自去辦理不一時賈赦過來同賈政商議帶了賈珍賈璉宝玉去與北静王拜寿別人还不理論惟有宝玉素日仰慕北静王的容貌威儀巴不得常見纔好遂連忙換了衣服跟着來到北府賈赦賈政遞了職名候諭不多時裡面出來了一個太監手裡掐着数珠兒見了賈赦賈政笑嘻嘻的說道二位老爺好賈赦賈政也都赶忙問好他兄弟三人也過來問好那太監道王爺叫請

進去呢於是爺兒五個跟着那太監進入府中過了兩層門轉過一層殿去裏面方是內宮門剛到門前大家站住那太監先進去回王爺去了這裏門上小太監都迎着問了好一時那太監出來說了個請字爺兒五個肅敬跟人只見北靜郡王穿着禮服已迎到殿門廊下賈赦賈政先上來請安挨次便是珍璉寶玉請安那北靜郡王單看寶玉道我久不見你很惦記你因又笑問道你那塊玉兒[真寶玉]好寶玉躬着身打着一半千兒回道蒙王爺福庇都好北靜王道今日你來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吃的倒是大家說說話兒罷說着幾個老公打起簾子北靜王說請自已却

先進去然後賈赦等都躬着身跟進去先是賈赦請北靜王受禮北靜王也說了兩句謙辭那賈赦早已跪下次及賈政等挨次行禮自不必說那賈赦等復肅敬退出北靜王吩咐太監等讓在衆戚舊一處好生款待却單留寶玉在這裏說話兒又賞了坐寶玉又磕頭謝了恩在挨門邊繡墩上側坐說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北靜王甚加愛惜又賞了茶因說道昨兒巡撫吳大人來陛見說起令尊翁前任學政時秉公辦事凡屬生童俱心服之至他陛見時萬歲爺也曾問過他也十分保舉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寶玉連忙站起聽畢這一段話纔回啟道此是王爺的恩

典吳大人的盛情。正說着，小太監進來回道：外面諸位大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王爺賞宴。說着呈上謝宴并請午安帖子來。北靜王略看了一看，仍遞給小太監，笑了一笑說道：知道了，勞動他們。那小太監又回道：這賈宝玉王爺單賞的飯預備了。北靜王便命那太監帶了宝玉到一所極小巧精緻的院裡，派人陪着吃了飯，又過來謝了恩。北靜王又說了些好話兒，忽然笑說道：我前次見你那塊玉倒有趣兒，回來說了個式樣，叫他們也做了一塊來。今日你來得正好，就給你（照以假宝玉）帶回去頑罷。因命小太監取來，親手遞給宝玉。宝玉接過來捧着，又謝了，然後退出。北靜王又命兩個小太監跟出來，纔同着賈赦等回來了。賈赦便各自回院裡去。這裡賈政帶着他三人回來見過賈母，請過了安，說了一回府裡遇見的人。宝玉又回了賈政吳大人陞見保舉的話。賈政道：這吳大人本來咱們相好，也是我輩中人，還倒是有骨氣的。又說了幾句閑話兒，賈母便叫歇着去罷。賈政退出，珍、璉、宝玉都跟到門口。賈政道：你們都回去陪老太太坐着去罷。說着，便回房去。剛坐了一坐，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道：外面林之孝請老爺回話。說着遞上個紅單帖來，寫着吳巡撫的名字。賈政知是來拜，便叫小丫頭叫林之孝進來。賈政出至廊簷下，林之孝進來回道

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奴才回了去了再奴才還听見說見今工部出了一個郎中缺外頭人和部裡都吵嚷是老爺擬正呢賈政道瞧罷咧林之孝又回了幾句話纔出去了且說珍璉宝玉三人回去獨有宝玉到賈母那边一面述說北靜王待他的光景並拿出那塊玉來大家看着笑了一回賈母因命人給他收起去罷別丟了因問你那塊玉好生帶着罷別閙混了宝玉在項上摘了下來說這不是我那一塊玉那裡就掉了呢比起來兩塊玉差遠着呢（是假了然易辨）那裡混得過我正要告訴老太太前兒晚上我睡的時候把玉摘下來掛在帳子裡他竟放起光來了滿帳子都是

紅的賈母說道又胡說了帳子的簷子是紅的火光照着自然紅是有的宝玉道不是那時候燈已滅了屋裡都漆黑的了还看得見他呢邢王二夫人抿着嘴笑鳳姐道這是喜信發動了宝玉道什麼喜信賈母道你不懂得今兒個閙了一天你去歇歇兒去罷別在這裡說獃話了宝玉又站了一回兒纔回園中去了這裡賈母問道正是你們去看薛姨媽說起這事沒有王夫人道本來就要去看的因鳳丫頭為巧姐兒病着就擱了兩天今日纔去的這事我們都告訴了姨媽倒也十分願意只說蟠兒這時候不在家目今他父親沒了只得和他商量商量再辦賈母道

這也是情理的話、既這庅樣、大家先別提起、等姨太太那边商量定了再說、不說賈母處談論親事、且說宝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襲人道、老太〻與鳳姐〻方纔說話含〻糊〻、不知是什庅意思、襲人想了想、笑了一笑。道這個我也猜不着、但只剛纔說這些話時、林姑娘在跟前沒有（此語情細）宝玉道、林姑娘纔病起來、這些時何曾到老太〻那边去呢、正說着、只听外間屋裡麝月與秋紋拌嘴、襲人道、你兩個又鬧什庅、麝月道、我們兩個鬬牌、他贏了我的錢他拿了去、他輸了錢就不肯拿出來、這也罷了、他倒把我的錢都搶了去了。宝玉笑道、幾個錢什庅要緊、傻丫頭不許鬧了。

說的兩個人都咕嘟着嘴坐着去了、這裡襲人打發宝玉睡下、不提、卻說襲人听了宝玉方纔的話、也明知是給宝玉提親的事（關心要務）。因恐宝玉每有痴想、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獃話來。所以故作不知、自己心上卻也是頭一件關切的事。夜間躺着想了個主意。不如去見〻紫鵑。看他有什庅動靜。自然就知道了、次日一早起來。打發宝玉上了学、自己梳洗了、便慢〻的去到瀟湘館來（又來探听）、只見紫鵑正在那裡掐花兒呢、見襲人進來、便笑嘻〻的道、姐〻屋裡坐着、襲人道、坐着、妹〻掐花兒呢嗎、姑娘呢、紫鵑道、姑娘纔梳洗完了、等着溫藥呢、紫鵑一面說着一面同襲人進來、

見了黛玉正在那裡拿着一本書看襲人陪着笑道姑娘清晨起來就看書我們寶二爺念書若能像姑娘這樣豈不好了呢黛玉笑着把書放下雪雁已拿着個小茶盤裡托著一鍾藥一鍾水小丫頭在後面捧着痰盒漱盂進來原來襲人來時要探探口氣坐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着黛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着了他倒是不好又坐了搭赸着辭了出來了將到怡紅院門口只見兩個人在那裡站着呢襲人不便往前走那一個早看見了連忙跑過來襲人一看却是鋤藥因問你作什麽鋤藥道剛纔芸二爺來了拿了個帖兒說給咱們寶二爺瞧的在這裡候信

襲人道寶二爺天天上學你難道不知道還候什麽信呢鋤藥笑道我告訴他了他叫告訴姑娘聽姑娘的信呢襲人正要說話只見那一個也慢慢的蹭了過來細看時就是賈芸溜溜湫湫往這邊來了襲人見是賈芸連忙向鋤藥道你告訴說知道了回來給寶二爺瞧罷那賈芸原要過來和襲人說話無非親近之意又不敢造次只得慢慢踱來相離不遠不想襲人說出這話自已也不好再往前走只好站住這裡襲人已掉背臉往回裡去了賈芸只得快快而回同鋤藥出去了晚間寶玉回房襲人便回道今日廊下小芸二爺來了寶玉道作什麽襲人道他還有個

帖兒呢寶玉道在那裡拿來我看看麝月便走去在裡間屋裡書槅子上頭拿了來寶玉接過看時上面皮兒上寫着叔父大人安禀寶玉道這孩子怎麽又不認我作父親了襲人道怎麽寶玉道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時侢我作父親大人今日這帖子封皮上寫着叔父可不是又不認了麽襲人道他也不害臊你也不害臊他那麽大了倒認你這麽大兒的作父親可不是他不害臊你正經連個剛說到這裡臉一紅微微的一笑寶玉也覺得了便道這倒難講俗語說和尚無兒孝子多着呢只是我看着他還伶俐得人心兒纔這麽着他不願意我還不希罕呢說着一面

拆那帖兒襲人也笑道那小芸二爺也有些鬼鬼頭頭的什麽時候又要看人什麽時候又躲躲藏藏的可知也是個心術不正的貨寶玉只顧拆開看那字兒也不理會襲人這些話襲人見他看那帖兒皺一回眉又笑一笑兒又搖搖頭兒後來光景大不耐煩起來襲人等他看完了問道是什麽事情寶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已經撕作幾段襲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便寶玉吃了飯還看書不看寶玉道可笑芸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賬襲人見他所答非所問便微微的笑着問道到底是什麽事寶玉道問他做什麽咱們吃了飯歇着罷心裡鬧的怪煩的

說着叫小丫頭子點了一點火兒來那斯的帖兒燒了一時小丫頭們擺上飯來宝玉只是怔怔的坐着襲人連哄帶慪催着吃了一口兒飯便擱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床上一時間忽然吊下淚來（為着何來）此時襲人麝月都摸不着頭腦麝月道好好兒的這又是爲什麽都是什麽芸兒雨兒的不知什麽事弄了這麽個混帖子來惹的這麽傻了的是的哭一會子笑一會子要天長日久鬧起悶葫蘆來（真是悶葫蘆）可叫人怎麽受呢說着竟傷起心來襲人旁边由不得要笑便劝道好妹妹你也別慪人了他一個人就彀受了你又這麽着他那帖子上的事难道與你相干麝月道你混說起來

了不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什麽混賬話你混往人身上扯要那麽說他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呢襲人還未答言只听宝玉在床上撲哧的一声笑了爬起來抖抖衣裳說咱們睡覺罷別鬧了明日我還起早念書呢說着便躺下睡了一宿無話次日宝玉起來梳洗了便往塾裡去走出院門忽然想起叫焙茗略等急忙轉身回來叫麝月姐姐呢麝月答應着出來問道怎麽又回來了宝玉道今日芸兒要來了告訴他別在這裡鬧再鬧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了麝月答應了宝玉纔轉身去了剛往外走着只見賈芸慌慌張張往裡來看見宝玉連忙請安說叔叔大喜了那

宝玉估量著是昨日那件事便說道你也太冒失了不管人心裡有事沒事只管來攪賈芸陪笑道叔叔不信只管瞧去人都來了偺們大門口呢宝玉越發急了說這是那裡的話正說著只听外边一片声嚷起來賈芸道叔叔听這不是宝玉越發心裡狐疑起來只听一個人嚷道你們這些人好沒規矩這是什麼地方你們在這裡混嚷那人答道誰叫老爺陞了官呢怎麼不叫我們來吵喜呢別人家盼著吵還不能呢宝玉听了纔知道是賈政陞了郎中了人來報喜的心中自是甚喜連忙要走時賈芸赶着說道叔叔樂不樂叔叔的親事要再成了不用說是兩層喜

了宝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呸沒趣兒的東西還不快走呢賈芸把臉紅了道這有什麼的我看你老人家就不（吞吐得妙）宝玉沉着臉道就不什麼賈芸未及說完也不敢言語了宝玉連忙來到家塾中只見代儒笑着說道我纔剛听見你老爺陞了你今日還來了麼宝玉陪笑道過來見了太爺好到老爺那边去代儒道今日不必來了放你一天假罷可不許回園子裡頑去你年紀不小了雖不能辦事也當跟着你大哥他們學學纔是宝玉答應着回來剛走到二門口只見李貴走來迎著旁边站住笑道二爺來了麼奴才纔要到學裡請去宝玉笑道誰說的李貴道老太太纔

打發人到院裡去找二爺那边的姑娘們說二爺斈裡去
了剛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叫奴才去給二爺告幾天假
听說还要唱戲賀喜呢二爺就來了說着宝玉自巳進去
進了二門只見滿院裡丫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見他來
了笑道二爺這早晚纔來还不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喜去
呢宝玉笑着進了房門只見黛玉挨着賈母左边坐着呢
右边是湘云裏下邢王二夫人探春惜春李紈鳳姐李紋
李綺邢岫烟一干姐妹都在屋裡只不見宝釵宝琴迎春
三人宝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忙給賈母道了喜又給邢
王二夫人道喜一一見了眾姐妹便向黛玉笑道妹上身

體可大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大好了听見說二哥上身上
也欠安好了麼宝玉道可不是我那日夜裡忽然心裡疼 可曾做夢否 知其夢否
起來這幾天剛好些就上学去了也沒能過去看妹妹黛
玉不等他說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鳳姐在裏下 同。故。意。撇。而。且。顧。他。人。也。
站着笑道你兩個那裡像天天在一處的倒像是客一般
有這些套話可是人說的相敬如賓了說的大家一笑林
黛玉滿臉飛紅又不好說又不好不說遲了一回兒纔說
道你懂得什麼眾人越發笑了鳳姐一時回過味來纔知 真是。不。懂。
道自巳出言冒失正要拿話岔時只見宝玉忽然向黛玉 心中有事將
道林妹妹你瞧芸兒這種冒失鬼說了這一句方想起來

便不言語了（要言又語云解）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說道從那裡說起宝玉也撓不着頭腦也跟着訕訕的笑宝玉無苟搭訕因又說道可是剛纔我听見有人要送戲說是舅兒人家都瞅着他笑鳳姐兒道你在外頭听見你來告訴我們你這會子問誰呢宝玉得便說道我外頭再去問問去賈母道別跑到外頭去頭一件看報喜的笑話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回來碰見你又該生氣了宝玉答應了個是纔出來了這裡賈母因問鳳姐誰說送戲的話鳳姐道說是舅太爺那边說後兒日子好送一班新出的小戲兒給老太太老爺太太賀喜因又笑着說道不但日子好还是好日子（死生華否是喜怒異常）

呢說着這話却瞅着黛玉笑黛玉也微笑王夫人因道可是呢後日还是外甥女兒的好日了呢賈母想了一想也笑道可見我如今老了什麼事都糊塗了虧了有我這鳳丫頭是我個給事中既這麼着很好他舅舅家給他們賀喜你舅舅家藏給你做生日豈不好呢說的大家都笑起來說道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怎麼怨得有這麼大福氣呢說着宝玉進來听見這些話越發樂的手舞足蹈了一時大家都在賈母這边吃飯甚熱鬧自不必說飯後那政謝恩回來給宗祠裡磕了頭便來給賈母磕頭站着說了幾何話便出去拜客去了這裡接連着親戚

族中的人來々去々鬧々穰々車馬填門貂蟬滿座真是

花到正開蜂蝶鬧　月逢十足海天寬

如此兩日已是慶賀之期這日一早王子騰和親戚家已送過一班戲來就在賈母正廳前搭起行台外頭爺們都穿着公服陪侍親戚來賀的約有十餘桌酒裡面爲着是新戲又見賈母高興便將琉璃屏隔在後廈裡面也擺下酒席上首薛姨媽一桌是王夫人宝琴陪着對面老太太一桌是邢夫人岫烟陪着下面尚空兩桌賈母叫他們快來一同兒只見鳳姐領着衆丫頭都簇擁着林黛玉來了黛玉略換了幾件新鮮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示。是。夢）含羞

（巾々若惱。）帶笑的出來見了衆人湘云李紋李綺都讓他上首座黛玉只是不肯賈母笑道今日你坐了罷薛姨媽站起來問道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麼賈母笑道是他的生日薛姨媽道咳我倒忘了走過來說道恕我健忘回來叫宝琴過來拜姐姐的壽黛玉笑說不敢大家坐了那黛玉留神一看獨不見宝釵便問道宝姐々可好麼爲什麼不過來薛姨媽道他原該來的只因無人看家所以不來黛玉紅着臉微笑道姨媽那裡又添了大嫂子怎麼倒用宝姐々看起家來大約是他怕人多熱鬧懶待來罷我倒怪想他的薛姨媽笑道難得你惦記他々也常想你們姊妹們過一

天我叫他來大家敘敘、說着、丫頭們下來斟酒上菜、外面已開戲了、出場自然是一兩齣吉慶戲文、及至第三齣只見金童玉女旗旛寶幢、引着一個霓裳羽衣的小旦頭上披着一條黑帕唱了一回兒進去了、衆皆不識、聽見外面人說這是新打的蕊珠記裏的冥昇、小旦扮的是嫦娥前因墮落人寰、幾乎給人爲配、幸虧觀音點化、他就未嫁而逝。此時升引月宮。不聽見曲裏頭唱的人間只道風情好、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拋、幾乎不把廣寒宮忘却了、第四齣是吃糠、第五齣是達摩帶着徒弟過江回去、正扮出些海市蜃樓、好不熱鬧、衆人正在高興時忽見薛家的人滿

頭汗闖進來。向薛蝌（一驚不小）說道、二爺快回去並裏頭回明太太、也請速回去家中有要緊事、薛蝌道什麼事、家人道家去說罷、薛蝌也不及告辭就走了、薛姨媽見裏頭丫頭傳進話去、更駭得面如土色、即忙起身帶着寶琴別了一聲即刻上車回去了、弄得內外愣然、賈母道偺們這裏打發人跟過去聽聽到底是什麼事、大家都關切的、衆人答應了個是、不說賈府依舊唱戲、單說薛姨媽回去只見有兩個衙役、站在二門口、幾個當鋪裏夥計陪着說太太回來自有道理。正說着薛姨媽已進來了、那衙役們見跟從着許多男婦簇擁着一位老太太、便知是薛蟠之母、看見這個

源抓、也不敢怎麼、只得垂手侍立、讓薛姨媽進去、了那薛姨媽走到廂房後面、早聽見有人大哭、却是金桂、薛姨媽趕忙走來、只見寶釵迎出來、滿面淚痕、見了薛姨媽便道媽媽聽了先別着急、辦事要緊、薛姨媽同着寶釵進了屋子、因爲頭裡進門時已經走着聽見家人說了、嚇的戰戰兢兢的了、一面哭着、因問到底是合誰、只見家人回道太太此時且不必問那些底細、憑他是打死了、總是要償命的、且商量怎麼辦纔好、薛姨媽哭着出來道、還有什麼商議、家人道、依小的們的主見、今夜打點銀兩、同着二爺趕去和大爺見了面、就在那裡訪一個有斟酌的刀筆先生、

許他些銀子、先把死罪撕擄開、回來再求賈府去上司衙門說情、還有外面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幾兩銀子來打發了他們、好趕着辦事、薛姨媽道、你們找着那家子、許他發送銀子、再給他些養濟銀子、原告不追、事情就緩了、寶釵在簾內說道、媽媽使不得、這些事越給錢越鬧的兇、倒是剛纔小厮說的話是、薛姨媽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趕到那裡見他一面、同他死在一處就完了、寶釵急的一面勸、一面在簾子裡叫人、快同二爺辦去罷、了頭們攙進薛姨媽來、薛蝌纔往外走、寶釵道、有什麼信打發人即刻寄了來、你們只管在外頭照料、薛蝌答應着去了、這寶釵方勸薛

姨媽那裡金桂趂空兒抓住香菱又和他嚷道平常你們只管誇他們家裡打死了人一點事也沒有就進京來了的如今攛掇的真打死人了平日裡只講有錢有勢有好親戚這時候我看着也是唬的慌手慌脚的了大爺明兒有個好歹兒不能回來時你們各自幹你去了撂下我一個人受罪說着又大哭起來這裡薛姨媽聽見越發氣的發昏寶釵急的沒法正鬧着只見賈府中王夫人早打發大丫頭過來打聽來了寶釵雖心知自己是賈府的人了一則尚未提明二則事急之時只得向那大丫頭道此時事情頭尾尚未明白就只聽見說我哥哥在外頭打死了

人被縣裡拿了去了也不知怎麼定罪呢剛纔二爺纔去打聽去了一半日得了準信赶着就給那边太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謝太太惦記着底下我們還有多少仰仗那边爺們的地方那丫頭答應着去了薛姨媽和寶釵在家抓摸不着過了兩日只見小厮回來拿了一封書交給小丫頭拿進來寶釵拆開看時書內寫着大哥人命是悮傷不是故殺今早用蝌出名補了一張呈紙進去尚未批出大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紙批准後再錄一堂能殼翻供得好便可得生了快向當鋪內再取銀伍百兩來使用千萬莫遲並請太太放心餘事問小厮寶釵看了一一

念給薛姨媽听了薛姨媽拭着眼淚說道這麼看起來竟是死活不定了寶釵道媽乜先別傷心等着叫進小厮來問明了再說一面打發小了頭把小厮叫進來薛姨媽便問小厮道你把大爺的事細說與我听听小厮道我于那天晚上听見大爺和二爺說的把我唬糊塗了未知小厮說出什麼話來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因叫進小廝問道：「你所見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麽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沒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着回頭看了一看（神情。）見無人纔說道：『大爺說自從家裏鬧的特利害，大爺也沒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日想着約一個人同行，這人在偺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菡帶着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他在個鋪子裏吃飯喝酒，因爲這當槽兒的儘着拿眼瞟蔣玉菡，大爺就有了氣了。後來蔣玉菡走了，第二天大爺就請我們那個人喝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來，叫那當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個人不依，大爺就拿起酒碗照他打去。誰知那個人也是個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一下，他就出了血了，躺在地下，頭裏還罵，後頭就不言語了。』」薛姨媽道：「怎麽也沒人勸勸嗎？」小廝道：「這個也沒聽見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歇罷。」小廝答應出來。這裏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托王夫人轉求賈政。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

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這裏薛姨媽又在當舖裏兌了銀子叫小廝趕着去了三日後果有回信薛姨媽接着了即叫小丫頭告訴寶釵連忙過來看了只見書上寫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哥哥在監也不大吃苦請太太放心獨是這裏的人很刁屍親見証都不依連哥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幫着他們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生人幸我着一個好先生許他銀子纔討個主意說是須得拉扯着同哥哥喝酒的吳良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他撕擄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明推在異鄉人身上他吃不住就好辦了我依着果然吳良出來現在他

買囑屍親見証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道具呈人某呈為兄遭飛禍代伸冤抑事竊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于某年月日備本往南貿易去未數日家奴送信回家說遭人命生即奔憲治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囹圄據兄泣告實與張姓素不相認並無仇隙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潑地恰值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碗誤碰顖門身死蒙恩拘訊兄懼受刑承認鬥毆致死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冤抑尚未定案生兄在禁具呈訴辯有干例禁生念手足冒死代呈伏乞憲慈恩准提証質訊開恩與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

承七無既矢激切上呈批的是尸場檢驗証據確鑿且並
未用刑爾兄自認鬭毆招供在案今爾遠來並非目覩何
得捏詞妄控理應治罪姑念為兄情切且恕不准薛姨媽
聽到那裏說道這不是救不過來了麼這怎麼好呢寶釵
道二哥的書還沒看完後面還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的
問來使便知薛姨媽便問來人因說道縣裏早知我們的
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裏謀幹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禮還可
以復審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得快辦再遲了就怕大爺
要受苦了薛姨媽聽了叫小厮自去即刻又到賈府與王
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托人與知縣說情不

肯提及銀物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花上
幾千銀子纔把知縣買通薛蝌那裏也便弄通了然後知
縣掛牌坐堂傳齊了一干鄰保証見屍親人等監裏提出
薛蟠刑房書吏俱一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
叫屍親張王氏并屍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稟道小的的
男人是張大南鄉裏住十八年前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
都死了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還
沒有娶女人呢為小人家裏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裏做
當槽兒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裏打發人來叫俺說你兒
子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唬死了跑到那裏

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氣兒問他話也說不出來不多一會兒就死了小人就要揪住這個小雜種拚命衆衙役吆喝一聲張王氏便磕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寃小人就只這一個兒子了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麽那李二回道不是傭工是做當槽兒的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薛蟠將碗砸死的你親眼見的麽李二說道小的在櫃上聽見說客房裡要酒不多一回便聽見說不好了打傷了小的跑進去只見張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便喊稟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他們到底怎樣打的實在不

知道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麽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前日唬昏了亂說衙役又吆喝了一聲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一處喝酒的麽薛蟠怎麽打的據實供來吳良說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麽樣就碰在那腦袋上了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拿碗砸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麽今日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着要打吳良求着說薛蟠實沒有與張三打架酒碗失手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

便是恩典了、知縣叫提薛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有什麼仇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實供上來、薛蟠道、求太老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為他不肯換酒、故拿酒潑他、不想一時失手、酒碗誤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即忙掩他的血、那裡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過了一回就死了、前日場上怕太老爺要打、所以說是拿碗砸他的、只求太老爺開恩、知縣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本縣問你怎麼砸他的、你便供說惱他不換酒、纔砸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碰的、知縣假作声勢、要打要夾、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仵作將前日屍場填寫傷痕據實報來、仵作禀報說、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顖門有磁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顖門骨脆裂破三分、實係磕碰傷、知縣查對屍格相符、早知書吏改輕、也不駁詰、胡乱便叫畫供、張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爺、前日听見还有多少傷、怎麼今日都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有屍格、你不知道麼、叫屍叔張二便問道、你姪兒死、你知道有幾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傷、知縣道、又來、叫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并叫地保屍叔指明與他瞧、現有屍場親押証見、俱供并未打架、不為鬥毆、只依誤傷吩咐畫供、將薛蟠監禁候詳、餘令原保領出、退堂、張王氏哭着乱嚷、知縣叫眾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勸

張王氏道、定在候傷、怎麼賴人、現在太老爺斷明、不要胡鬧了、薛蝌在外打聽明白、心內喜歡、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詳回來、便好打點贖罪、且住着等信、只聽路上三三兩兩傳說有個貴妃薨了、皇上輟朝三日、這裡離陵寢不遠、知縣辦差墊道、一時料着不得閒、住在這裡無益、不如到監告訴哥哥安心等着、我回家去過幾日再來、薛蟠也怕母親痛苦、帶信說我無事、必須衙門再使費幾次、便可回家了、只是不要可惜銀錢、薛蝌留下李祥在此照料、一徑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徇情、怎樣審斷、終定了誤傷、將來屍親那裡再花些銀子、一准贖罪、便沒事了、薛

姨媽聽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來家中照應、賈府裡本該謝去、况且周貴妃薨了、他們天天進去、家裡空落落的、我想着要去替姨太太那邊照應照應、作伴兒、只是偺們家又沒人、你這來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頭原聽見說是賈妃薨了、這麼纔趕回來的、我們元妃好好兒的、怎麼說死了、薛姨媽道、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聽見元妃有什麼病、只聞那府裡頭幾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上眼便看見元妃娘娘、眾人都不放心、直至打聽起來、又沒有什麼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太親口說是怎麼元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裡、眾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話、總不

信、老太太又說你們不信元妃還與我說是榮華易盡、須
（令人發笑者）
要退步抽身、衆人都說誰不想到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
想後的心事、所以也不當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裏頭吵
嚷出來說娘娘病重、宣各誥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疑的
了不得、趕着進去、他們還沒有出來、我們家裏已聽見周
貴妃薨逝了、你想外頭的謠言、家裏的疑心、恰碰在一處
可奇不奇、寶釵道不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便在家裏的
一聽見娘娘兩個字、也就都忙了、过後纔明白、這兩天那
府裏這些丫頭婆子來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偺們家的娘
娘、我說你們那裏拿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薦

了一個筭命的、說是很準、那老太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
在丫頭們八字裏頭、送出去叫他推筭、他獨說這正月初
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不然眞是個貴人
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衆人說不管他錯不錯、照八字
筭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個字內有傷官
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裏養不住的、也不
見什麽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裏知道
愈比愈好、就像那個好木料愈經斲削、纔成大器、獨喜得
（作者死衍不能医理、猜通吏虐）
（聊齋）
時上什麽辛金爲貴、什麽巳中正官祿馬獨旺、這叫作飛
天祿馬格、又說什麽日祿歸時、貴重的很、天月二德坐本

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是時辰准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這不是算准了麼我們還記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只管瞎忙我纔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裏是寅年卯月呢寶釵尚未說完薛蝌急道且不要管人家的事旣有這樣個神仙算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麼惡星照命遭這麼橫禍快開八字與我給他算去看有妨得麼寶釵道他是外省來的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京說着便打點薛姨媽往賈府去到了那裏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

着便問道大爺的事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詳上司纔定看來也到不了死罪了這纔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太想着說上回家裏有事全仗姨太太照應如今自已有事也難提了心裏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裏也是難過只是你大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家裏你姐姐一個人中什麼用况且我們媳婦兒又是個不大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過來日今那裏知縣也正爲預備周貴妃的差事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我纔得過來看看李紈便道請姨太太這裏住幾天更好薛姨媽點頭道我也要在這边給你們姐妹們作作伴兒就

只爲寶妹妹冷淨些、惜春道、姨媽要惦着、爲什麼不把宝姐姐也請過來、薛姨媽笑着說道使不得、惜春道、怎麼使不得、他先怎麼住着來呢、李紈道、你不懂的、人家家裡如今有事、怎麼來呢、惜春信以爲實、也不便再問、正說着、賈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也顧不得問好、便問薛蟠的事、薛姨媽細述了一遍、寶玉在旁聽見什麼蔣玉菡一段、當着人不問、心裡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麼不來瞧我、又見宝釵也不過來、不知是怎麼個原故、心內正自呆呆的想呢、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玉稍覺心裡喜歡、便把想寶釵來的念頭打斷、同着姊妹們在老太太那裡吃了晚飯、大家

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屋裡、宝玉回到自巳房中、換了衣服、忽然想起蔣玉菡給的汗巾、便向襲人（特提蔣玉函汗巾、爲下文○襲人再嫁張本、）道、你那一年沒有繫的那条紅汗巾子、還有沒有、襲人道、我擱着呢、問他做什麼、宝玉道、我白問問、襲人道、你沒有（姊姊、嫂來是否混鬧入命年偶老、）聽見薛大爺相與這些混賬人、所以鬧到人命關天、你還提那些作什麼、有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靜兒的念念書、把這些個沒要緊的事撂開了也好、宝玉道、我並沒鬧什麼、偶然想起、有也罷、沒也罷、我白問一聲、你們就有這些話、襲人笑道、並不是我多話、一個人知書達理、就該往上巴結纔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叫他瞧着喜歡尊敬啊

寶玉被襲人一提便說了不得方纔我在老太太那邊看見人多沒有與林妹妹說話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時候他（心中只想總不能一刻離我林小姐）先走了此時必在屋裡我去就來說着就走襲人道快些回來罷這都是我提頭兒倒招起你的高興來了寶玉也不答言低着頭 寶玉走到瀟湘館來只見黛玉靠在桌上看書寶玉走到跟前笑說道妹妹早回來了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還在那裡做什麼寶玉一面笑說他們人多說話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沒有合你說話一面瞧着黛玉看的那本書書上的字一個也認不得有的像芍字有的像茫字也有一個大字旁边九字加上一勾中間又添個

五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一個木字底下又是一個五字看着又奇怪又納悶便說妹妹近日愈發進了看起天書來了黛玉嗤的一聲笑道好個念書的人連個琴譜都沒有見過寶玉道琴譜怎麼不知道爲什麼上頭的字一個也不認得妹妹你認得麼黛玉道不認得瞧他做什麼寶玉道我不信從沒有聽見你會撫琴我們書房裡掛着好幾張前年來了一個清客先生叫做什么嵇好古老爺煩他撫了一曲他取下琴來說都使不得還說老先生若高興改日攜琴來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他便不來了怎麼你有本事藏着黛玉道我何嘗真會呢前日身

上略覺舒服在大書案上翻書看有一套琴譜甚是雅趣上頭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靜心養性的工夫我在揚州也聽得講究過也曾學過只是不弄了就沒有了這果真是三日不彈手生荊棘前日看這幾篇沒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來看着纔有意思究竟怎麼彈得好實在也難書上說的師曠鼓琴能來風雷龍鳳孔聖人尚學琴于師襄一操便知其為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到這裡眼皮兒微微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寶玉正聽得高興便道好妹妹你纔說的實在有趣只是我纔見上頭的字都不認得你教

我幾個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寶玉道我是個糊塗人得教我那個大字加一勾中間一個五字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鉤五絃並不是一個字乃是一聲是極容易的還有吟揉綽注撞走飛推等法是講究手法的寶玉樂得手舞足蹈的說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們何不學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侈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層樓的上頭在林石的裡面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

氣血和平纔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寧可獨對着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撫弄一番以寄興趣方爲不負了這琴還有一層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像表那纔能稱聖人之器然後盥了手焚上香方纔將身就在榻邊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兒對着自己的當心兩手方從容抬起這纔心身俱正還要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體態尊重方好寶玉道我們學着頑若這麼講究起來那就難了兩個人正說着只見紫鵑進來看見寶玉笑說道寶二爺今日這樣高興

寶玉笑道聽見妹妹講究的叫人頓開茅塞所以越聽越愛聽紫鵑道不是這個高興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的話寶玉道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我怕鬧的他煩再者我又上學因此顯着就疏遠了是的紫鵑不等說完便道姑娘也是纔好二爺既這麼說坐坐也該讓姑娘歇歇兒了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寶玉笑道可是我只顧愛聽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黛玉笑道說這些倒也開心也沒有什麼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管不懂呢寶玉道橫竪慢慢的自然明白了說着便站起來道當真的妹妹歇歇兒罷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妹去叫他們都

學起來讓我聽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即如大家學會了撫起來你不懂可不是對黛玉說到那裡想起心上的事便縮住口不肯往下說了寶玉便笑着道只要你們能（此處分明[illegible]牛[illegible]）彈我便愛聽也不管牛不牛的了黛玉紅了臉一笑紫鵑雪雁也都笑了于是走出門來只見秋紋帶着小丫頭捧着一小盆蘭花來說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因裡頭有事没有空兒頑他叫給二爺一盆林姑娘一盆黛玉看時却有幾枝雙朶兒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呆的獃看那寶玉此時却一心只在琴上便說妹妹有了蘭花就可以做猗蘭操了黛玉聽了心裡反不

舒服回到房中看着花想到草木當春花鮮葉茂想我年（果能隨願。[illegible]）紀尚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隨願或者漸漸的好來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裡不禁又滴下淚來紫鵑在旁看見這般光景却想不出原故來方纔寶玉在這裡那麼高興如今好好的看花怎麼又傷起心來正愁着沒法兒勸解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八十六回終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却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問了好呈上書子黛玉叫他去喝茶便將寶釵來書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着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萱親衰邁兼之猇聲狺語旦暮無休更遭慘禍飛災不啻驚風密雨夜深輾側愁緒何堪屬在同心能不爲之愍惻乎廻憶海棠結社序屬清秋對菊持螯同盟歡洽猶記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爲底遲之句未嘗不歎冷節遺芳如吾兩人也感懷觸緒聊賦四章匪曰無故呻吟亦長歌當哭之意耳

悲時序之遞嬗兮又屬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獨處離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憂無以解憂兮我心咻咻一解

雲憑憑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故歡靜言思之兮惻肺肝二解

惟鮪有潭兮惟鶴有梁鱗甲潛伏兮羽毛何長搔首問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誰知余之永傷三解

銀河耿耿兮寒氣侵月色横斜兮玉漏沉憂心炳炳兮發我哀吟吟復吟兮寄我知音四解

黛玉看了不勝傷感又想寶姐姐不寄與別人单寄與我

也是星星惜星星的意思正在沉吟只聽見外面有人說道林姐姐在家裡呢麽黛玉一面把寶釵的書疊起口内便答應道是誰正問着早見幾個人進來却是探春湘雲李紋李綺彼此問了好雪雁倒上茶來大家喝了說些閒話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詩來黛玉便道寶姐姐自從挪出去來了兩遭（林妹妹已先化為出有在矣）如今索性有事也不來了真真奇怪我看他（終久來耳）終久還來我們這裡不來探春微笑道怎麽不來横豎要來的如今是他們尊嫂有些脾氣姨媽上了年紀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寶姐姐照料一切那裡還比得先前有工夫呢正說着忽聽得唿喇喇一片風聲吹了好

些落葉打在窻紙上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來（情景可想）衆人聞着都說道這是何處來的香風這像什麽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這大九月裡的那裡還有桂花呢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麽不竟說是桂花香只說似乎像呢湘雲道三姐姐你也別說你可記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邊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你只沒有見過罷了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暗含得）你（有意無意是閒中帶出）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麽事到南邊去況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們說嘴李紋李綺只抿着嘴兒笑黛玉道妹妹這可說不齊俗語說人是地行仙

今日在這裡明日就不知在那裡、譬如我原是南邊人[illegible]怎
（日後果到南邊）麼到了這裡呢湘雲拍着手笑道今兒三妹妹可叫林姐
姐問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裡就是我們這幾
個人就不同也有本來是北邊的也有根子是南邊的長
在北邊的也有生長在南邊到這北邊的今兒大家都湊
在一處可見人總有一個定數大[illegible]凡地和人總是各自有
（[illegible]）緣分的眾人聽了都點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會子
閒話兒大家散出黛玉送到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纔好
些別出來了看着了風於是黛玉一面說着話兒一面站
在門口又與四人慇懃了幾句便看着他們出院去了進

來坐着看看已是林鳥歸山夕陽西墜（[illegible]）因史湘雲說起南
邊的話便想着父母若在南邊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
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伏侍諸事可以任意言
語亦可不避香車畫舫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日寄人籬
下縱有許多照應自已無處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
麼罪孽今生這樣孤悽真是李後主說的此間日中只以
眼淚洗面矣一面思想不知不覺神往那裡去了紫鵑走
來看見這樣光景想着必是剛纔因說起南邊北邊的話
來一時觸着黛玉的心事了便問道姑娘們來說了半天
話想來姑娘又勞了神了剛纔我叫雪雁告訴廚房裡給

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湯加了一點兒蝦米兒配了點青笋紫菜姑娘想着好麼黛玉道也罷了紫鵑道還熬了一點江米粥黛玉點點頭兒又說道那粥該你們兩個自已熬了不用他們廚房裡熬纔是紫鵑道我也怕厨房裡弄的不乾淨我們各自熬呢就是那湯我也告訴雪雁合柳嫂兒說了要弄乾淨着柳嫂兒說了他打點妥當拿到他屋裡叫他們五兒瞅着燉呢黛玉道我倒不是嫌人家骯髒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備都是人家這會子又湯兒粥兒的調度未免惹人厭煩說着眼圈兒又紅了紫鵑道姑娘這話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又

是老太太心坎兒上的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不能呢那裡有抱怨的黛玉點點頭兒因又問道你纔說的五兒不是那日合寶二爺那邊的芳官在一處的那個女孩兒紫鵑道就是他黛玉道不聽見說要進來麼紫鵑道可不是因為病了一場後來好了纔要進來正是晴雯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也就躭擱住了黛玉道我看那了頭倒也還頭臉兒乾淨說着外頭婆子送了湯來雪雁出來接時那婆子說道柳嫂兒叫回姑娘這是他們五兒作的不敢在大廚房裡作怕姑娘嫌腌臢雪雁答應着接了進來黛玉在房裡已聽見了吩咐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

去說叫他費心雪雁出來說了老婆子自去這裡雪雁將黛玉的碗筯安放在小几兒上因問黛玉道還有偺們南來的五香大頭菜拌些麻油醋可好麼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墜了一面盛上粥來黛玉吃了半碗用羮匙舀了兩口湯喝就擱下了兩個了鬟撤了下來拭淨了小几端下去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几黛玉漱了口盥了手便道紫鵑添了香了沒有紫鵑道就添去黛玉道你們就把那湯合粥吃了罷味兒還好且是乾淨待我自己添香罷兩個人答應了在外間自吃去了這裡黛玉添了香自己坐着纔要拿本書看只聽得園內的風自西邊直透到東邊

穿過樹枝都在那裡唏留嘩喇不住的響一回兒簷下的鐵馬也只管叮叮噹噹的亂响起來（令人呖樣怨的心灰）一時雪雁先吃完了進來伺候黛玉便問道天氣冷了我前日叫你們把那些小毛兒衣服晾晾可曾晾過沒有雪雁道都晾過了黛玉道你拿一件來我披披雪雁走去將一包小毛的衣服抱來打開氊包給黛玉自揀只見內中夾着個絹包兒黛玉伸手拿起打開看時却是寶玉病時送來的舊手帕自己題的詩上面淚痕猶在（觸物興懷）裡頭却包着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并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原來晾衣服時從箱中撿出紫鵑恐怕遺失了遂夾在這氊包裡的這黛玉不看則已看

了時也不說穿那一件衣服。手裡只拿着那兩方手帕呆呆的看那舊詩看了一回不覺得簌簌淚下紫鵑剛從外間進來只見雪雁正捧着一氈包衣裳在傍邊呆立小几上却擱着剪破的香囊兩三截兒扇袋和那鉸折了的穗子黛玉手中自拿着兩方舊帕上邊寫着字跡在那裡對着滴淚正是

失意人逢失意事　新啼痕間舊啼痕

紫鵑見了這樣知是他觸物傷情感懷舊事料道勸也無益只得笑着道姑娘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那都是那幾年寶二爺和姑娘小時一時好了一時惱了鬧出來的笑話兒要像如今這樣斯抬斯敬那裡能把這些東西白遭塌了呢紫鵑這話原給黛玉開心不料這幾句話更提起黛玉初來時和寶玉的舊事來一陣珠淚連綿起來紫鵑又勸道雪雁這裡等着呢姑娘披上一件罷那黛玉纔把手帕撂下紫鵑連忙拾起將香袋等物包起拿開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自己悶悶的走到外間來坐下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啟尚未收好又拿出來瞧了兩遍歎道境遇不同傷心則一不免也賦四章翻入琴譜可彈可歌明日寫出來寄去以當和作便叫雪雁將外邊桌上筆硯拿來濡墨揮毫賦成四疊又將琴譜翻出借他猗蘭思賢

兩操合成音韻，與自已做的配齊了，然後寫出以俻送與宝釵，又即叫雪雁向箱中將自已帶來的短琴拿出，調上弦，又操演了指法。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絕代佳人，自當聞知之。）又在南边學過幾時，雖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撫了一番，夜已深了，便叫紫鵑收拾睡覺，不題。却說宝玉這日起來梳洗了，帶着焙茗正往書房中來，只見墨雨笑嘻嘻的跑來迎頭說道，二爺今日便宜了，太爺不在書房裡，都放了學了。寶玉道，當真的麼。墨雨道，二爺不信，那不是三爺和蘭哥兒來了。宝玉看時，只見賈環賈蘭跟着小厮們兩個笑嘻嘻的嘴裡咭咭呱呱不知說些什麼，迎頭來了，見了宝玉都垂手站

住。寶玉問道，你們兩個怎麼就回來了。賈環道，今日大爺有事，說是放一天學，明兒再去呢。宝玉聽了，方回身到賈母賈政處禀明了，然後回到怡紅院中。襲人問道，你怎麼又回來了。宝玉告訴了他，只坐了一坐兒，便往外走。襲人道，往那裡去，這樣忙法。就放了學，依我說，也該養養神兒了。宝玉站住脚，低了頭說道，你的話也是，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學，还不散散去，你也該可憐我些兒了。襲人見說的可憐，笑道，由爺去罷。正說着，端了飯來，宝玉也没法兒，只（宝林二人原屬知心，此吹來房，何故貌合之，）得且吃飯，三口兩口忙忙的吃完，漱了口，一溜烟往黛玉（不成也，）房中去了，走到門口，只見雪雁在院中晾絹子呢。宝玉因

問姑娘吃了飯了麼、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碗粥、懶得吃飯、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別處走走回來再來罷、寶玉只得回來、無處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幾天沒見、便信步走到蓼風軒來、剛到窗下、只見靜悄悄一無人聲、寶玉打諒他也睡午覺、不便進去、纔要走時、只聽屋裡微微一響、不知何聲、寶玉站住再聽、半日又啪的一響、寶玉還未聽出、只見一個人道、你在這裡下了一個子兒、那裡你不應麼、寶玉方知是下大棋、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音是誰、底下方聽見惜春道、怕什麼、你這麼一吃、我我這麼一應、你又這麼吃、我又這麼應、還緩着一着兒呢、終久連得上、那一個又道、我要這麼一吃呢、惜春道阿嘎、還有一着反撲在裡頭呢、我倒沒防備、寶玉聽了聽、那一個聲音很熟、却不是他們姊妹、料着惜春屋裡也沒外人、輕輕的掀簾進去、看時不是別人、却是那櫳翠菴的檻外人妙玉、這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小心得好)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際、也沒理會、寶玉却站在旁边看他兩個的手段、只見妙玉低着頭問惜春道、你這個畸角兒不要了麼、惜春道怎麼不要、你那裡頭都是死子兒、我怕什麼、妙玉道且別說滿話、試試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怎麼樣、妙玉却微微笑着、把边上子一接、却搭轉一吃、把惜春的一個角

兒都打起來了笑着說道這叫做倒脫靴勢惜春尚未答言寳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兩個人都唬了一大跳惜春道你這是怎麽說進來也不言語這麽使促狹唬人你多早晚進來的寳玉道我頭裡就進來了看着你們兩個爭這個畸角兒說着一面與妙玉施禮一面又笑問道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妙玉聽了忽（所着有心）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棋寳玉自覺造次連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靜的靜則靈靈則慧寳玉尚未說完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寳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

（小鬼頭春心動也）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寳玉見他不理只得訕訕的旁邊坐下惜春還要下子妙玉半日說道再下罷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癡癡的問着寳玉道（待鳳下乙數人後見）你從何處來寳玉巴不得問這聲好解釋前頭的話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機鋒轉紅了臉答應不出來妙玉微微一笑自合惜春說話惜春也笑道二哥哥這什麽難答的你沒的聽見人家常說的從來處來麽這也值得把臉紅了見了生人的是的妙玉聽了這話想起自家心上一動臉上一熱必然也是（心動凡心炎哉不自持）紅的倒覺不好意思起來因站起來說道我來得久了要回菴裡去了惜春知妙玉為人也不深留送出門口妙玉

笑道久已不來這裡、彎彎曲曲的、（去路如此迷惑不可收拾有此是真謎）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寶玉道這倒要我來指引指引何如妙玉道不敢二爺前請于是二人別了惜春離了蓼風軒彎彎曲曲走近瀟湘館忽聽得叮咚之聲妙玉道那裡的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裡撫琴呢妙玉道原來他也會這個怎麼素日不聽見提起寶玉悉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因說咱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聽琴再沒有看琴的寶玉笑道我原說我是個俗人說着二人走至瀟湘館外在山子石坐着靜聽甚覺音調清切只聽得低吟道

風蕭蕭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沉吟望故鄉兮何處倚欄杆兮涕沾襟

歇了一回聽得又吟道

山迢迢兮水長照軒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銀河渺茫羅衫怯怯兮風露涼

又歇了一歇妙玉道剛纔侵字韻是第一疊如今揚字韻是第二疊了咱們再聽裡邊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煩憂之子與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無尤

妙玉道這又是一拍何憂思之深也寶玉道我雖不懂得但聽他音調也覺得過悲了裡頭又調了一回弦妙玉道

君弦太高了與無射律只怕不配呢裡邊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間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惙素心如何天上月

妙玉聽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變徵之聲音韻可裂金石矣只是太過寶玉道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議論時聽得君弦蹦的一聲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走（妙玉可謂知音者矣寶玉不能自呆明于料入暗千料已矣）寶玉道怎麼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走了弄得寶玉滿肚疑團沒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不表單說妙玉歸去早有道婆接着掩了菴門坐了一回把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吃了晚飯點上香拜了菩薩命道婆自去歇着自己的禪床靠背俱已整齊屏息垂簾跏趺坐下斷除妄想趨向真如坐到三更過後聽得屋上骨碌碌一片瓦響妙玉恐有賊來下了禪床出到前軒但見雲影橫空月華如水那時天氣尚不很涼獨自一個憑欄站了一回忽聽房上兩個貓兒一遞一聲廝叫那妙玉忽想起日間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神走進禪房仍到禪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禪心亂矣）一時如萬馬奔馳覺得禪床便恍蕩起來身子已不在菴中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求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車（總入已均縛）自己不肯去一回兒又有盜賊刼他持刀執棍的逼勒只得

哭喊救命早驚醒了菴中女尼道婆等衆都拿火來照着
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流沫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竪
兩顴鮮紅罵道我是有菩薩保佑你們這些强徒敢要怎
麼樣衆人都唬的沒了主意都說道我們在這裡呢快醒
轉來罷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們有什麼好人送我回去
罷道婆道這裡就是你住的房子說着又叫別的女尼忙
向觀音前禱告求了籤翻開籤書看時是觸犯了西南角
上的陰人就有一個說是了大觀園中西南角上本來沒
有人住陰氣是有的一回弄湯弄水的在那裡忙亂那女
尼原是自南邊帶來的伏侍妙玉自然比別人盡心圍着

妙玉坐在禪床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女尼道是我妙玉
仔細瞧了一瞧道原來是你便抱住那女尼嗚嗚咽咽的
哭起來說道你是我的媽呀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那女
尼一面喚醒他一面給他揉着道婆倒上茶來喝了直到
天明纔睡了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看脈也有說是
思慮傷脾的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也有說是邪祟觸犯
的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終無定論後請得一個大夫來
看了問曾打坐過沒有道婆說道向來打坐的大夫道這
病可是昨夜忽然來的麼道婆道是大夫道這是走魔入
火的原故衆人問有礙沒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還

入得進可以有救為了降伏心火的藥吃了一劑稍[illegible]好些外面那些遊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謠言說這樣年紀那裡忍得住況且又是很風流的人品很乖覺的性靈以後不知飛在誰手裡便宜誰去呢[illegible]過了幾日妙玉病雖略好神思未復終有些恍惚[illegible]一日惜春正坐着彩屏忽然進來回道姑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嗎惜春道那有什麼事彩屏道我昨日聽見邢姑娘和大奶奶那裡說呢他自從那日和姑娘下棋回去夜間忽然中了邪嘴裡亂嚷說強盜來搶[illegible]他來了到如今還沒好姑娘你說這不是奇事嗎惜春聽了默然無語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緣未斷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時[illegible]那有邪魔纏擾[illegible]一念不生萬緣俱寂想到這裡驀與神會[illegible]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

大造本無方　云何是應住
既從空中來　應向空中去

占畢即命丫頭焚香自己靜坐了一回又翻開那棋譜來把孔融王積薪等所著看了幾篇內中荷葉包蟹勢黃鶯搏兔勢都不出奇三十六局殺角勢一時也難會難記獨看到八龍走馬覺得甚有意思正在那裡作想只聽見外面一個人走進院來連叫彩屏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終

紅樓夢第八十八回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却說惜春正在那裡揣摩棋譜忽聽院內有人叫彩屏不是別人卻是鴛鴦的聲兒彩屏出去同着鴛鴦進來那鴛鴦卻帶着一個小丫頭提了一個小黃絹包兒惜春笑問道什麼事鴛鴦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歲是個暗九許下一場九晝夜的功德發心要寫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剛經這已發出外面人寫了但是俗說金剛經就像那道家的符殼心經纔算是符胆故此金剛經內必要插着心經更有功德老太太因心經是更要緊的觀自在又是

女菩薩所以要幾個親丁奶奶姑娘們寫上三百六十五部如此又虔誠又潔淨咱們家中除了二奶奶頭一宗他當家沒有空兒二宗他也寫不上來其餘會寫字的不論寫得多少連東府珍大奶奶姨娘們都分了去本家裡頭自不用說惜春聽了點頭道別的我做不來若要寫經我最信心的你擱下喝茶罷鴛鴦纔將那小包兒擱在桌上同惜春坐下彩屏倒了一鍾茶來惜春笑問道你寫不寫鴛鴦道姑娘又說笑話了那幾年還好這三四年來姑娘見我還拿了拿筆兒麼惜春道這卻是有功德的鴛鴦道我也有一件事向來服侍老太太安歇後自己念上米佛

已經念了三年多了我把這個米收好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時候我將他襯在裡頭供佛施食也是我一點誠心惜春說道這樣說來老太太做了觀音你就是龍女了鴛鴦道那裡跟得上這個分兒卻是除了老太太別的也服侍不來不曉得前世什麼緣分兒說着要走叫小丫頭把小絹包打開拿出來道這素紙一　是寫心經的又拿起一子兒藏香道這是叫寫經時點着寫的惜春都應了鴛鴦遂辭了出來同小丫頭來至賈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見賈母李紈打雙陸鴛鴦旁邊瞧着李紈的骰子好擲下去把老太太的錘打下了好幾個去鴛鴦抿着嘴兒笑忽見寶

玉進來手中提了兩個細篾絲的小籠子籠內有幾個蟈蟈兒說道我聽說老太太夜裡睡不着我給老太太留下解解悶賈母笑道你別瞅着你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氣寶玉笑道我沒有淘氣賈母道你沒淘氣不在學房裡念書為什麼又弄這個東西呢寶玉道不是我自己弄的今日因師父叫環兒和蘭兒對々子環兒對不來我悄々的告訴了他々說了師父喜歡誇了他兩句他感激我的情買了來孝敬我的我纔拿了來孝敬老太々的賈母道他沒有天天念書麼為什麼對不上來對不上來就叫你儒大爺々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臊不臊你也夠受了不記得

你老子在家時一叫做詩做詞唬的倒像個小鬼兒是的這會子又說嘴了那環兒小子更沒出息求人替做了就變着方法兒打點人這麼點子孩子就鬧鬼鬧神的也不害臊趕大了還不知是個什麼東西呢說的滿屋子人都笑了賈母又問道蘭小子呢做上來了沒有這該環兒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寶玉笑道他倒沒有却是自已對的賈母道我不信不然就也是你鬧了鬼了如今你（愛誇蘭兒光大賈氏之門長原在此了）还了得羊羣裡跑出駱駝來了就只你大你又會做文章了寶玉笑道實在是他作的師父还誇他明兒一定有大出息呢老太七不信就打發人叫了他來親自試七老太

七就知道了賈母道果然這麼着我纔喜歡我不過怕你撒謊既是他做的這孩子明兒大槩還有一點兒出息因看着李紈又想起賈珠來這也不枉你大哥七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場日後也替你大哥哥頂門壯戶說到這裡不禁流下淚來李紈聽了這話却也動心只是賈母已經傷心自已連忙忍住淚笑勸道這是老祖宗的餘德我們托着老祖宗的福罷咧只要他應得了祖宗的話就是我們的造化了老祖宗看着也喜歡怎麼倒傷起心來呢因又回頭向寶玉道寶叔七明兒别這麼誇他他多大孩子知道什麼你不過是愛惜他的意思他那裡懂得一來

二去、眼大心肥那裡還能穀有長進呢、賈母道、你嫂子這也說的是、就只他還太小呢、也別逼得緊了、他小孩子膽兒小、一時逼急了、弄出點子毛病來、書倒念不成、把你的工夫都不遭塌了、賈母說到這裡、李紈卻忍不住撲簌匕掉下淚來、連忙擦了、只見賈環賈蘭也都進來給賈母請了安、賈蘭又見過他母親、然後過來在賈母傍邊侍立、賈母道、我剛纔聽見你叔匕說你對的好對子、師父誇你來着、賈蘭也不言語、只管抿着嘴兒笑、鴛鴦過來說道、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道、請你姨太匕去罷、琥珀接着便叫八去王夫人那边請薛姨媽、這裡寶玉賈環退出、

素雲和小丫頭們過來把雙陸收起、李紈尚等着伺候賈母的晚飯、賈蘭便跟着他母親站着、賈母道、你們娘兒兩個、跟着我吃罷、李紈答應了、一時擺上飯來、丫環回來禀道、太匕叫回老太匕、姨太匕這幾天浮來、暫去、不能過來回老太匕今日飯後家去了、于是賈母叫賈蘭在身傍边坐下、大家吃飯、不必細述、却說賈母剛吃完了飯、盥漱了、歪在床上、說閑話兒、只見小丫頭子告訴琥珀、琥珀過來回賈母道、東府大爺請晚安來了、賈母道、你們告訴他、如他辦理家務乏乏的、叫他歇着去罷、我知道了、小丫頭告訴老婆子們、老婆子纔告訴賈珍、賈珍然後退出、到了次

日賈珍過來料理諸事、門上小廝陸續回了幾件事、又一個小廝回道、庄頭送菓子來了、賈珍道、單子呢、（正在盛時、）那小廝連忙呈上、賈珍看時、上面寫着不過是時鮮菓品、還夾帶菜蔬野味若干在內、賈珍看完、問向來經管的是誰、門上的回道、是周瑞、便叫周瑞照帳點清、送往裏頭、交代、等我把來帳抄下一個底子、留着好對、又叫告訴厨房、把下菜中添幾樣給送菓子的來人、照常賞飯給錢、周瑞答應了、一面叫人搬至鳳姐兒院子裡去、又把庄上的賬同菓子交代明白、出去了、一回兒又進來回賈珍道、纔剛來的菓子、大爺曾點過數目沒有、賈珍道、我那裡有工夫點這個呢、給了你賬、你照賬點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曾點過、也沒有少、也不能多出來、大爺既留下底子、再叫送菓子來的人問問他這賬是真的假的、賈珍道、這是怎麼說、不過是幾個菓子罷咧、有什麼要緊、我又沒有疑你、說著只見鮑二走來、磕了一個頭、說道、求大爺原舊放小的在外頭伺候罷、賈珍道、你們這又是怎麼着、鮑二道、奴才在這裡又說不上話來、賈珍道、誰叫你說話、鮑二道、何苦來在這裡作眼睛珠兒、周瑞接口道、奴才在這裡經管地租庄子、銀錢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萬來往、老爺太太奶奶們從沒有說過話的、何况這些零星東西、若照鮑二說起來、爺們家

裡的田地、一方都被奴才們弄完了、賈珍想道必是鮑二在這裡伴嘴不如叫他出去、因向鮑二說道快滾罷、又告訴周瑞說你也不用說了、你幹你的事罷、二人各自散了、賈珍正在廂房裡歇着、聽見門上鬧的翻江攪海、叫人去查問回來說道鮑二和周瑞的乾兒子打架、賈珍道周瑞的乾兒子是誰、門上的回道他叫何三、本來是個沒味兒的天天在家裡喝酒鬧事、常來門上坐着、聽見鮑二與周瑞拌嘴、他就插在裡頭、賈珍道這却可惡、把鮑二和那個什麼何幾給我一塊兒捆起來、周瑞呢、門上的回道打架時他先走了、賈珍道給我拿了來、這還了得了、衆人答應、

了正嚷着、賈璉也回來了、賈珍便告訴了一遍、賈璉道這還了得、又添了人去拿周瑞、周瑞知道躱不過也找到了、賈珍便叫都捆上、賈璉便向周瑞道你們前頭的話也不要緊、大爺說開了很是了、爲什麼外頭又打架、你們打架已經使不得、又弄個野雜种什麼何三來鬧、你不壓伏壓伏他們、倒竟走了、就把周瑞踢了幾脚、賈珍道单打周瑞不中用、喝命人把鮑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攆了出去、方和賈璉兩個商量正事、下人背地裡便生出許多議論來、也有說賈珍護短的、也有說不會調停的、也有說（下文必略、沒線索此処亦提、）他本不是好人前兒尤家姊妹弄出許多醜事來那鮑二

不是他調停着二爺叫了來的嗎這會子又嫌鮑二不濟事必是鮑二的女人伏侍不到了人多嘴雜紛紛不一却說賈政自從在工部掌印家人中儘有發財的那賈芸聽見了也要插手弄一點事兒便在外頭說了几個工頭講了成數便買了些時新繡貨要走鳳姐兒門子鳳姐正在房中聽見了頭們說大爺二爺都生了氣在外頭對打人呢鳳姐聽了不知何故正要叫人去問問只見賈璉已進來了把外面的事告訴了一遍鳳姐道事情雖不要緊但這風俗兒斷不可長此刻還算僧們家裡正旺的時候兒（已伏下文衰敗根子）他們就敢架打已後小輩兒們當了家他們越發難制伏

了前年（又照顧上文）我在東府裡親眼見過焦大吃的爛醉躺在台階子底下罵人不管上上下下一蹧子的混罵他雖是有過力勞的人倒底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有點兒體統纔好珍大奶奶不是我說是個老實頭個個人都叫他養得無法無天的如今又弄出一個什麼鮑二我還聽見是你和珍大爺得用的人為什麼今兒又打他呢（鳳姐語語便刺人）賈璉聽了這話刺心便覺訕訕的拿語來支開借有事說着就走了小紅進來回道芸二爺在外頭要見奶奶鳳姐一想他又來做什麼便道叫他進來罷（小紅与賈芸神有情）小紅出來瞅着賈芸微微一笑賈芸赶忙湊近一步問道姑娘替我回了沒有小紅紅了臉

說道我就是見二爺的事多賈芸道何曾有多少事能到裡頭來勞動姑娘呢就是那一年姑娘在寶二叔房裡我（賈氏未作無非混賬之人）纔和姑娘說小紅怕人撞見不等說完赶忙問道那年我換給二爺的一塊絹子二爺見了沒有那賈芸聽了這句話喜的心花俱開纔要說話只見一個小丫頭從裡面出來賈芸連忙同着小紅往裡走兩個人一左一右相離不遠賈芸悄悄的道回來我出來還是你送出我來我告訴你還有笑話兒呢小紅聽了把臉飛紅睄了賈芸一眼也不答言同他到了鳳姐門口自己先進去回了然後出來撤起簾子點首兒口中却故意說道奶奶請芸二爺進來呢

賈芸笑了一笑跟着他走進房來見了鳳姐兒請了安並說母親叫問好鳳姐也問了他母親好鳳姐道你來有什麼事賈芸道姪兒從前承嬸娘疼愛心上時刻想着總過意不去欲要孝敬嬸娘又怕嬸娘多想如今重陽時候略備了一點兒東西嬸娘這裡那一件沒有不過是姪兒一點孝心只怕嬸娘不肯賞臉鳳姐笑道有話坐下說賈芸纔側身坐了連忙將東西捧着擱在傍邊桌上鳳姐又道你不是什麼有餘的人何苦又去花錢我又不等着使你今日來意是怎麼個想頭兒你倒是實說賈芸道並沒有別的想頭兒不過感嬸娘的恩惠過意不去罷咧說着微

做的笑了向鳳姐道不是這麼說你手裡窄我很知道我何苦白白兒使你的你要我收下這個東西須先和我說明白了要是這麼含著骨頭露著肉的我倒不收實在沒法兒只得站起來陪著笑兒說道並不是有什麼要緊前幾日聽見老爺總辦陵工姪兒有幾個朋友辦過好些工程極妥當的要求嬸娘在老爺跟前提一提辦得一兩種姪兒再忘不了嬸娘的恩典若是家裡用得著姪兒也能給嬸娘出力鳳姐道若是別的我卻可以作主至於衙門裡的事上頭呢都是堂官司員定的底下呢都是那些書辦衙役們辦的別人只怕插不上手連自己的家人也不過跟着老爺伏侍伏侍就是你二叔去亦只是爲的是各自家裡的事他也並不能攙越公事論家事這裡是酒一頭兒儘一頭兒的連珍大爺還彈壓不住你的年紀兒又輕輩數兒又小那裡纏的清這些人呢况且衙門裡頭的事差不多兒也要完了不過吃飯瞎跑你在家裡什麼事做不得難道沒了這碗飯吃不成我這是實在話你自己回去想想就知道了你的情意我已經領了把東西快拿回去是那裡弄來的仍舊給人家送了去罷正說着只見奶媽子一大起摟了巧姐兒進來那巧姐兒身上穿得錦團花簇手裡拿着好些頑意兒笑嘻嘻走到鳳姐身邊學舌

賈芸一見便站起來笑盈々的赶着說道這就是大妹々麼你要什麼好東西不要那巧姐兒便啞的一聲哭了賈芸連忙退下鳳姐道乖々不怕連忙將巧姐攬在懷裡道這是你芸大哥々怎麼認起生來了賈芸道妹々生得好相貌將來又是個有大造化的那巧姐兒回頭把賈芸一瞧又哭起來叠連幾次賈芸看這光景坐不住便起身告辭要走鳳姐道你把東西帶了去罷賈芸道這一點子嬸娘還不肯賞臉鳳姐道你不帶去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芸哥兒你不要這麼樣你又不是外人我這裡有機會少不得打發人去叫你沒有事也沒住兒不在乎這些東西

西上的賈芸看見鳳姐執意不受只得紅着臉道既這麼着我再找得用的東西來孝敬嬸娘罷鳳姐便叫小紅拿了東西跟着賈芸送出來賈芸走着一面心中想道人說二奶々利害果然利害一點兒都不漏縫真正斬釘截鐵怪不得沒有後世這巧姐兒更怪見了我好像前世的冤家似的真正悔氣白鬧了這麼一天小紅見賈芸沒得彩頭也不高興拿着東西跟出來賈芸接過來打開包兒揀了兩件悄々的遞給小紅小紅不接嘴裡說道二爺別這麼着看奶々知道了大家倒不好看賈芸道你好生收着罷怕什麼那裡就知道了呢你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

小紅微々一笑纔接過來說道誰要你這些東西算什麼
呢說了這句話把臉又飛紅了賈芸也笑道我也不是爲
東西況且那東西也算不了什麼說着話兒兩个已走到
二門口賈芸把下剩的仍舊揣在懷裡小紅催着賈芸道你
先去罷有什麼事情只管來找我々如今在這院裡了又
不隔手賈芸點々頭兒說道二奶々太利害我可惜不能
長來剛纔我說的話你横豎心裡明白得了空兒再告訴
你罷小紅滿臉羞紅說道你去罷明兒也常來走々誰叫
你和他生踈呢賈芸道知道了賈芸說着出了院門這裡
小紅站在門口怔々的看他去遠了小紅亦有趣之人纔回來了却說鳳姐

在房中吩咐預備晚飯因又問道你們熬了粥了沒有了
鬟們連忙去問回來回道預備了鳳姐道你們把那南边
來的糟東西弄一兩碟來罷秋桐答應了叫了頭們伺候
平兒走來笑道我倒忘了水月菴師父又來妙在[illegible]今兒晌午奶々在上頭老太々
那边的時候水月菴的師父打發人來要向奶々討兩瓶
南小菜還要支用幾個月的月銀說是身上不受用我問
那道婆來着師父怎麼不受用他說四五天了前兒夜裡
因那些小沙彌小道士裡頭有幾個女孩子睡覺沒有吹
燈他說了几次不听那一夜看見他們三更以後燈還點
着呢他便叫他們吹燈個々都睡着了沒有人答應只得

自己親自起來給他們吹滅了回到炕上只見有兩個人一男一女坐在炕上他赶着問是誰那裡把一根繩子往他脖子上一套他便叫起人來衆人聽見點上燈火一齊赶來已經躺在地下滿口吐白沫子幸虧救醒了此時还不能吃東西所以叫來要些小菜兒的我因奶奶不在房中不便給他我說奶奶此時沒有空兒在上頭呢回來告訴便打發他回去了纔剛聽見說起南菜方想起來了不然就忘了鳳姐聽了呆了一呆說道南菜不是还有呢叫人送些去就是了那銀子過一天叫芹哥來領就是了又見小紅進來回道纔剛二爺差人來說是今晚城外有事

不能回來先通知一聲鳳姐道是了說着只聽見小丫頭從後面喘吁吁的嚷着直跑到院子裡來外面平兒接着还有幾個丫頭們咕咕唧唧的說話鳳姐道你們說什麼呢平兒道小丫頭子有些膽怯說鬼話鳳姐說叫那一個小丫頭進來問道什麼鬼話那丫頭道我纔剛到後邊去叫打雜兒的添煤只聽得三間空屋子裡嘩喇嘩喇的响我还道是猫兒耗子又聽得噯的一声像個人出氣兒的是的我害怕就跑回來了鳳姐罵道胡說我這裡斷不興說神說鬼我從來不信這些個話快滾出去罷那小丫頭出去了鳳姐便叫彩明將一天零碎日用賬對過一遍時已

將近二更大家又歇了一回略說些閒話遂叫各人安歇去罷鳳姐也睡下了將近三更鳳姐似睡不睡覺得身上寒毛一悚自已驚醒了（心虛易疚）越躺着越發起滲來因叫平兒秋桐過來作伴二人也不解何意那秋桐本來不順鳳姐後來賈璉因尤二姐之事不大愛惜他了鳳姐又籠絡他如今倒也安靜只是心裡比平兒差多了外面情兒今見鳳姐不受用只得端上茶來鳳姐喝了一口道難爲你睡去罷只留平兒在這裡就穀了秋桐却要獻勤兒因說道奶々睡不着倒是我們兩個輪流坐坐也使得鳳姐一面說一面睡着了平兒秋桐看見鳳姐已睡只聽得遠々的雞聲

叫了二人方都穿着衣服略躺了一躺就天亮了連忙起來侍鳳姐梳洗鳳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寧只是一味要強仍然扎掙起來正坐着納悶忽聽個小丫頭子在院裡問道平姑娘在屋裡麼平兒答應了一聲那小丫頭掀起簾子進來却是王夫人打發過來々找賈璉說外頭有人回要緊的官事老爺纔出了門太々叫快請二爺過去呢鳳姐聽了唬了一跳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塡詞　蛇影杯弓顰卿絕粒

却說鳳姐正自起來納悶，忽聽見小丫頭這話，又唬了一跳，連忙問道什麼官事，小丫頭道也不知道，剛纔二門上小厮回進來回老爺有要緊的官事，所以太太叫我請二爺來了，鳳姐聽是工部裡的事，纔把心畧畧的放下，因說道你回去回太太就說二爺昨日晚上出城有事沒有回來，打發人先回珍大爺去罷，那丫頭答應着去了，一時賈珍過來，見了部裡的人，問明了，進來見了王夫人回道部中來報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决了河口，湮沒了几府州縣，又要開銷國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裡特來報知老爺的，說完退出，及賈政回家來回明，從此直到冬間，賈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門裡，寶玉的工課也漸漸鬆了，只是怕賈政覺察出來，不敢不常在學房裡去念書，連黛玉處也不敢常去，那時已到十月中旬，寶玉起來要往學房中去，起來天氣陡寒，只見襲人早已打點出一包衣服，向寶玉道今日天氣很冷，早晚寧使暖些，說着把衣服拿出來給寶玉挑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丫頭拿出交給焙茗，囑咐道天氣凉，二爺要換時好生預備着，焙茗答應了，抱着毡包跟著寶玉自去，寶玉到了

學房中做了自已的工課忽聽得紙窓呼喇喇一派風聲代儒道天氣又發冷把風門推開一看只見西北上一層層的黑雲漸漸往東南撲上來焙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服罷寶玉點點頭兒只見焙茗拿進一件衣服來寶玉不看則已看了時神已痴了那些小（雀金裘又提起此因寶玉二爺心上人針線也）學生都巴着眼瞧却原是晴雯所補的那件雀金裘寶玉道怎麼拿這一件來是誰給你的焙茗道是裡頭姑娘們包出來的寶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罷代儒只當寶玉可惜這件衣服却也心裡喜他知道儉省焙茗道二爺穿上罷着了凉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只當疼

奴才罷寶玉無奈只得穿上呆呆的對着書坐着代儒也只當他看書不甚理會晚間放學時寶玉便往代儒托病告假一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人也不過伴着幾個孩子解悶兒時常也八病九痛的樂得去一個少操一日心況且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愛便點點頭兒寶玉一逕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也是這樣說自然沒有不信的略坐一坐便回園中去了見了襲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我總說寶玉自晴雯死後頗厭襲人也）便和衣躺在炕上襲人道晚飯預備下了這會兒吃還是等一等兒寶玉道我不吃了心裡不舒服你們吃去罷襲人道那麼着你也該把這件衣服換下來了那個東西那

裡禁得住揉搓、寶玉道、不用麻、襲人道、倒也不但是嬌嫩物兒、你瞧瞧上頭的針線、也不該這麼遭塌他呀、寶玉聽了這話、正碰在他心坎兒上、歎了一口氣道、那麼着、你就收起來給我包好了、我也總不穿他了、說着站起來脫下、襲人纔過來接時、寶玉已經自己疊起、襲人道、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言、疊好了、便問包袱呢、麝月連忙遞過來、讓他自己包好、回頭卻和襲人擠着眼兒笑、寶玉也不理會、自己坐着無精打彩、猛聽架上鐘響、自己低頭看了看表、針已指到酉初二刻了、一時小丫頭點上燈來、襲人道、你不吃飯、喝一口粥兒罷、別淨餓

着、看仔細餓上虛火來、那又是我們的累贅了、寶玉搖搖頭兒說、這不大餓、強吃了倒不受用、襲人道、既這麼着、就索性早些歇着罷、于是襲人麝月鋪設好了、寶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只睡不着、將及黎明、反朦朧睡去、不一頓飯時、早又醒了、此時襲人麝月也都起來、襲人道、昨夜聽着你翻騰到五更多、我也不敢問你、後來我就睡着了、不知到底你睡着了沒有、寶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麼就醒了、襲人道、你沒有什麼不受用、寶玉道、沒有、只是心上發煩、襲人道、今日學房裡去不去、寶玉道、我昨兒已經告了一天假了、今兒我要想園裡逛一天、散散心、只是怕冷、你

叫他們收拾一間房子、備下一爐香、擱下紙墨筆硯、你們只管幹你們的、我自已靜坐半天纔好、別叫他們來攪我、麝月接着道、二爺要靜靜兒的用工夫、誰敢來攪、襲人道這麼着很好、也省得着了涼、自已坐坐心神也不散、因又問你既懶得吃飯、今日吃什麼、早說好傳給廚房裡去、寶玉道、還是隨便罷、不必鬧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幾個菓子擱在那屋裡、借點菓子香、襲人道、那個屋裡好、別的都不大乾淨、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物在人亡房在)(論又是晴)就是清冷些、寶玉道、不妨把火盆挪過去就是了、襲人答應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端了一個茶盤兒、一個

碗一雙牙筯、遞給麝月道、這是剛纔花姑娘要的、廚房裡老婆子送了來了、麝月接了一看、却是一碗燕窩湯、便問襲人道、這是姐姐要的麼、襲人笑道、昨夜二爺沒吃飯、又翻騰了一夜、想來今日早起心裡必是發空的、所以我告訴小丫頭們叫廚房裡作了這個來的、襲人一面叫小丫頭放桌兒、麝月打發寶玉喝了、漱了口、只見秋紋走來說道、那屋裡已經收拾妥了、但等着一時炭勁過了、二爺再進去罷、寶玉點頭、只是一腔心事、懶意說話、一時小丫頭來請說、筆硯都安放妥當了、寶玉道、知道了、又一個小丫頭回道、早飯得了、二爺在那裡吃、寶玉道、就拿了來罷、不

必果發了小丫頭答應了自去一時端上飯來寶玉笑了一笑向襲人麝月道我心裡悶得狠自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不如你們兩個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吃的香甜我也多吃些麝月笑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敢襲人道其實也使得我們一處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悶兒還使得若認真這樣還有什麼規矩體統呢（你是木、太保爷之人怕什么呢）說着三人坐下寶玉在上首襲人麝月兩個打橫陪着吃了飯小丫頭端上漱口茶兩個看着徹了下去寶玉因端着茶默默如有所思又坐了一坐便問道那屋裡收拾妥了麼麝月道頭裡就回過了這回子又問寶玉略坐了一坐便

過這間屋子來親自點了一炷香擺上些菓品（再祭晴雯）便叫人出去關上了門外面襲人等都靜悄無聲寶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口中祝了幾句便提起筆來寫道

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幾來饗其詞云

　隨身伴獨自意綢繆誰料風波平地起頓教軀命即時休孰與話輕柔　東逝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無懷夢草添衣還見翠雲裘脉脉使人愁（詞丫、兩巳）

寫畢就在香上點個火（多情種子）焚化了靜靜兒等着直待一炷香點盡了纔開門出來襲人道怎麼出來了想來又悶的慌了寶玉笑了一笑假說道我原是心裡煩纔找個地方兒

靜坐々兒這會子好了還要外頭走々去呢說着一逕出來到了瀟湘館中在院裡問道林妹々在家裡呢麼紫鵑接應道是誰掀簾看時笑道原來是寶二爺姑娘在屋裡呢請二爺到屋裡坐着寶玉同着紫鵑走進來黛玉却在裡間呢說道紫鵑請二爺屋裡坐罷寶玉走到裡間門口看見新寫的一付紫墨色泥金雲龍箋的小對上寫着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寶玉看了笑了一笑走入門去笑問道妹々做什麼呢黛玉站起來迎了兩步笑着讓道請坐我在這裡寫經只剩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兒因叫雪雁倒茶寶玉道你別動只管寫說着一面看見中間

掛着一幅單條上面畫着一個嫦娥帶着一個侍者又一個女仙也有一個侍者捧着一個長々兒的衣囊似的二人身旁邊略有些雲護別無點綴全做李龍眠白描筆意上有鬬寒圖三字用八分書寫着寶玉道妹々這幅鬬寒圖可是新掛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屋子我想起來拿出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麼出處黛玉笑道眼前熟的很的還要問人寶玉笑道我一時想不起妹々告訴我罷黛玉道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裡鬬嬋娟寶玉道是啊這個寔在新奇雅致却好此時拿出來掛說着又東瞧々西走々雪雁沏了茶來寶玉吃着

又鬧了一會子黛玉經纔寫完站起來道簡慢了寶玉笑道妹妹還是這麼客氣但見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繡花小毛皮襖加上銀鼠坎肩頭上挽着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匾簪別無花朵腰下繫着楊妃色繡花綿裙眞比如

亭亭玉樹臨風立　冉冉香蓮帶露開

寶玉因問道妹妹這兩日彈琴來着沒有黛玉道兩日沒彈了因爲寫字已經覺得手冷那裡還去彈琴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却不是好東西（如此論琴千古奇談）從沒有彈琴的彈出富貴壽考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也得心裡記譜未免費心依我說妹妹身子又單弱不操這心也罷了黛玉抿着嘴兒笑寶玉指着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麼怎麼這麼短黛玉笑道這張琴不是短因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別的琴都彀不着因此特地做起來的雖不是焦尾枯桐這鶴山鳳尾還配得齊整龍池鴈足高下還相宜你看這斷紋不是牛旄是的麼所以音韻也還清越寶玉道妹妹這幾天來做詩沒有黛玉道自結社以後沒大作寶玉笑道你別瞞我我聽見你吟的什麼不可惙素心如何天上月你擱在琴裡覺得音響分外的響亮有的沒有黛玉道你怎麼聽見了寶玉道我那一天從蓼風軒來聽見的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靜聽了

一會就定了我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順到末了兒忽轉了反覆是個什麼意思黛玉道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裡就到那裡原沒有一定的寶玉道原來如此可惜我不知音枉聽了一會子黛玉道古來知音人能有幾個（台上美人十分合歡）寶玉聽了又覺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黛玉的心坐了一坐心裡像有許多話卻再無可講的黛玉因方纔的話也是衝口而出此時回想覺得太冷淡些也就無話寶玉一發打量黛玉設疑遂訕訕的站起來說道妹妹坐着罷我還要到三妹妹那裡瞧瞧去呢黛玉道你若見了三妹妹若能問候一聲罷寶玉答應着便出來了黛玉送至屋門口

自己回來悶悶的坐着心裡想道寶玉近來說話半吐半吞忽冷忽熱也（其實寶玉不必一疑）不知他是什麼意思正想着紫鵑走來道姑娘經不寫了我把筆硯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寫了收起去罷說着自己走到裡間屋裡床上歪着慢慢的細想紫鵑進來問道姑娘喝碗茶罷黛玉道不喝呢我略歪歪兒你們自己去罷紫鵑答應着出來只見雪雁一個人在那裡發呆紫鵑走到他跟前問道你這會子也有了什麼心事了麼雪雁只顧發呆倒被他唬了一跳因說道你別嚷今日我聽見了一句話我告訴你聽奇不奇你可別言語說着往屋裡努嘴兒因自己先行點着頭兒叫紫鵑同他出

來到門外平臺底下悄〻兒的道姐〻你聽見了麼寶玉定了親了紫鵑聽見唬了一跳說道這是那裡來的話只怕不真罷雪雁道怎麼不真別人大槩都知道就只偺們沒聽見紫鵑道你是那裡聽來的雪雁道我聽見侍書說的是個什麼知府家〻資也好人才也好紫鵑正聽時只聽得黛玉咳嗽了一聲似乎起來的光景紫鵑恐怕他出來聽見便拉了雪雁搖〻手兒往裡望〻不見動靜纔又悄〻兒的問道他到底怎麼說來雪雁道前兒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裡去道謝嗎三姑娘不在屋裡只有侍書在那裡大家坐着無意中說起寶二爺的淘氣來他說寶二

爺怎麼好只會頑兒全不像大人的樣子已經說親了還是這麼獃頭獃腦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是定了是個什麼王大爺做媒的那王大爺是東府裡的親戚所以也不用打聽一說就成了紫鵑側着頭想了一想這句話奇又問道怎麼家裡沒有人說起雪雁道侍書也說的是老大上意思若一說起恐怕寶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書告訴了我又叮囑千萬不可露風說出來只道是我多嘴把手往裡一指所以他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問起我不把瞞你正說到這裡只聽鸚鵡叫喚學着說姑娘回來了快倒茶來倒把紫鵑雪雁嚇了一跳回頭並不見有人便

罵了、鸚鵡一声、走進屋内、只見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子上、紫鵑搭起着問茶問水、黛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裡去了、叫不出一個人來、說着便走到炕邊、將身子一歪、仍舊倒在炕上、往裡躺下、叫把帳子撩下、紫鵑雪雁答應出去、他兩個心裡疑惑方纔的話、只怕被他聽了去了、只好大家不提、誰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竊聽了紫鵑雪雁的話、雖不很明白、已聽得了七八分、如同將身撂在大海裡一般、思前想後、竟應了前日夢中之讖、千愁萬恨、堆上心來、左右打算、（必早逝）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無可慰藉）那時反倒無趣、又想到自己沒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後把身子一天一天的遭塌起來、一年半載、少不得身登清淨、打定了主意、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裝睡、紫鵑和雪雁來伺候幾次、不見動靜、又不好叫喚、晚飯都不吃、點燈已後、紫鵑掀開帳子、見已睡着了、被窩都蹬在腳後、怕他着了凉、輕輕兒拿來蓋上、黛玉也不動、單待他出去、仍然褪下、那紫鵑只管問雪雁、今兒的話、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雪雁道、怎麼不真、紫鵑道、侍書怎麼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紅那裡聽來的、紫鵑道、頭裡偺們說話、只怕姑娘聽見了、你看剛纔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後、偺們倒別提這件事了、說着兩個人也收拾要睡、紫鵑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被窩

又踏下來復又給他輕輕蓋上一宿晚景不提次日黛玉清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呆的坐着紫鵑醒來看見黛玉已起便驚問道姑娘怎麽這樣早黛玉道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鵑連忙起來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對着鏡子只管呆呆的自看看了一回那淚珠兒（眼淚至此時止九分矣）斷斷連連早已濕透了羅帕正是

瘦影正臨春水照　卿須憐我我憐卿

紫鵑在傍也不敢勸只怕倒把閒話勾引舊恨來遲了好一會黛玉纔隨便梳洗了那眼中淚漬終是不乾又自坐了一會叫紫鵑道你把藏香點上紫鵑道姑娘你睡也沒

睡得幾時如何點香不是要寫經黛玉點點頭兒紫鵑道姑娘今日醒得太早這會子又寫經只怕太勞神了罷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況且我也並不是為經倒借着寫字解解悶兒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跡就算見了我的面兒了（淚酸痛苦）說着那淚直流下來紫鵑聽了這話不但不能再勸連自己也掌不住滴下淚來原來黛玉立定主意自此以後有意遭蹋身子茶飯無心每日漸減下來寶玉下學時也常抽空問候只是黛玉雖有萬千言語自知年紀已大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滿腔心事只是說不出來寶玉欲將實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疾兩個

人見了面只得用洋言勸慰。眞ヒ是親極反疏了。[illegible]那黛玉雖有賈母王夫人等憐恤。不述請醫調治只說黛玉常病。那裡知他的心病。紫鵑等雖知其意。也不敢說。從此一天一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黛玉日間聽見的話都似寶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寶玉娶親的光景[illegible]薛姨媽來看黛玉、不見寶釵、越發起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吃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有人叫寶二奶ヒ的一片疑心竟成蛇影一日竟是絕粒、粥也不喝、懨ヒ一息、垂斃殆盡、未知黛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菓品小郎驚叵測

却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從前十幾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有時還說幾句話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裡雖有時昏暈却也有時清楚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也將紫鵑雪雁盤問過兩次兩個那裡敢說便是紫鵑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緣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這一天黛玉絕粒之

日紫鵑料無指望了守着哭了會子因出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裡來好好兒的守着他我去回老太太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鵑自去這裡雪雁正在屋裡伴着黛玉見他昏昏沉沉小孩子家那裡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鵑一時回來纔好正怕着只聽窗外脚步走響雪雁知是紫鵑回來纔放下心了連忙站起來掀着裡間簾子等他只見外面簾子響處進來了一個人却是侍書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見雪雁在那裡掀着簾子便問道姑娘怎麽樣雪雁點點頭兒叫

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鵑不在屋裏，瞧了瞧黛玉，只有些氣喘，微延嘆的，驚疑不止，因問紫鵑姐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裏去了。那雪雁此時只打諒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鵑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前日告訴我說的什麼王大爺給這裏寶二爺說了親，是真話麼？侍書道：怎麼不真。[illegible]雪雁道：多早晚下定的？侍書道：[illegible]那裏就放定了呢。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的。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說那都是門客們借着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往後好拉攏的意思。別說大太太說不好，就是大太太願意，說那姑娘好，那大太太眼裏看的出什麼人來？再者老太太心裏早有了人了，就在咱們園子裏的。大太太那裏摸的着底呢？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不問問罷咧。又聽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作親的（誰知命與林小姐耳），憑誰來說親，橫豎不中用。雪雁聽到這裏，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侍書道：這是從那裏說起？雪雁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鵑姐姐說來着，這一位聽見了，就弄到這步田地了。侍書道：你悄悄兒的說罷，看仔細他聽見了。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瞧罷咧，左不過在這一兩天了。正說着，只見紫鵑掀簾進來，

說道還了得你們有什麼話還不出去說還在這裡說
索性逼死他就完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鵑道好
姐姐不是我說你又該惱了你懂得什麼呢懂得也不傳
這些舌了這裡三個人正說着只聽黛玉忽然又嗽了一
聲紫鵑連忙跑到炕沿前站着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
紫鵑彎着腰在黛玉身後輕輕問道姑娘喝口水罷黛玉
微微答應了一聲雪雁連忙倒了半鍾滾白水紫鵑接了
托着侍書也走近前來紫鵑和他搖頭兒不叫他說話侍
書只得嚥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鵑趁勢問
道姑娘喝水呀黛玉又微微應了一聲那頭似有欲抬之

意那裡抬得起紫鵑爬上炕去爬在黛玉旁邊端著水試
了冷熱送到唇邊扶了黛玉的頭就到碗邊喝了一口紫
鵑纔要拿時黛玉意思還要喝一口紫鵑便托着那碗不
動黛玉又喝了一口搖搖頭兒不喝了喘了一口氣仍舊
躺下半日微微睜眼說道剛纔說話不是侍書麼紫鵑答
應道是侍書尚未出去因連忙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
點點頭兒又歇了一歇說道回去問你姑娘好罷侍書見
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原來那
黛玉雖則病勢沉重心裡却還明白起先侍書雪雁說話
時他也模糊聽見了一半句却只作不知也因實無精神

答理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纔明白前頭的事情原是議而未成的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作親又是園中住著的非自已而誰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頓覺清爽許多所以纔喝了兩口水又要想問侍書的話恰好賈母王夫人李紈鳳姐聽見紫鵑之言都趕著來看黛玉心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此念不絕則身必死）先前尋死之意了雖身體軟弱精神短少却也勉強答應一兩句了鳳姐因叫過紫鵑問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麼說你這樣唬人紫鵑道寔在頭裡看著不好纔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也就怪了賈母笑道你也別信他他懂得什麼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懶腳懶就好說了一回賈母等料著無妨也就去了

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　解鈴還是繫鈴人

不言黛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鵑背地裡都念佛雪雁向紫鵑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illegible]）好的也奇怪（[illegible]）紫鵑道病的倒不怪就只好的奇怪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回這樣看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再者你想那一年我說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寶玉沒急死了鬧得家翻

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得死去活來可不說的
三生石上百年前結下的麼說着兩個悄悄的（的的確確人事的）抿着嘴笑
了頓。了一回雪雁又道幸虧好了偺們明兒再別說了就是寶
玉娶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裡結親我也
再不露一句話了紫鵑笑道這就是了不但紫鵑和雪雁
在私下裡講究就是衆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
怪好也好得奇怪三三兩兩唧唧噥噥議論着不多幾時
連鳳姐兒也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母
略猜着了八九那時正值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
中說閒話說起黛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寶

玉和林丫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
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丫頭忽然病忽然好都為有了些知（賈母之目。）
覺了（恍然大悟。）所以我想他們若儘着擱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
你們怎麼說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只得答應道林姑
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于寶玉獃頭獃腦不避嫌疑是有
的看起外面卻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或把
那一個分出園外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麼古來說的
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趕着把他們的事辦
辦也罷了賈母皺了一皺眉說道林丫頭的乖僻雖也是
他的好處我的心裡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為這點子兒

且林丫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丫頭最妥夫人道不但老太太這麼想我們也是這樣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纔好（豈知心上一說）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倘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若知道寶玉定下寶丫頭那倒不成事了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況且林丫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兩歲依你們這樣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倒罷了鳳姐便吩咐衆丫頭們道你們聽見了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吵嚷若有多嘴的（總有人漏風）隄防着他的皮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你如今自從身

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裏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點兒心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耍錢都不是事你還精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兒嚴緊嚴緊他們纔好況且我看他們也就只還服你鳳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方各自散了從此鳳姐常到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園到了紫菱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裏嚷鳳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早垂手侍立口裏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裏鬧什麼婆子道蒙奶奶們派我在這裏看守花菓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邢姑娘的丫頭說我們是賊鳳姐道爲什麼呢婆子道昨兒我們家的黑兒跟着我到這

裡頭了一回他不知道又往那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出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丫頭說丟了東西了我問他丟了什麼他就問起我來了鳳姐道問了你一聲也犯不着生氣呀婆子道這裡園子到底是奶奶家裡的並不是他們家裡的我們都是奶奶派的賊名兒怎麼敢認呢鳳姐照臉啐了一口厲聲道你在我跟前嘮嘮叨叨的你在這裡照看姑娘丟了東西你們就該問哪怎麼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把老林叫了來攆出他去丫頭們答應了只見邢岫烟赶忙出來迎着鳳姐陪笑道這使不得沒有的事事情早過去了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話倒不講事情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了岫烟見婆子跪在地下告饒便忙請鳳姐到裡邊去坐鳳姐道他們這種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岫烟再三替他討饒只說自己的丫頭不好鳳姐道我看着邢姑娘的分上饒你這一次婆子纔起來磕了頭又給岫烟磕了頭纔出去了這裡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丟了什麼東西了岫烟笑道沒有什麼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襖兒已經舊了的我原叫他們找找不着就罷了這小丫頭不懂事問了那婆子一聲那婆子自然不依了這都是小丫頭糊塗不懂事我也罵了幾句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鳳姐把岫

烟內外一瞧、看見雖有些皮綿衣服、已是半新不舊的、（細、細、的、）未必能暖和、（兩、察。）他的被窩多半是薄的、至于房中桌上擺設的東西、就是老太太拿來的、却一些不動、收拾的乾乾淨淨、鳳姐、（姿得不受愛惜。）心上便很愛敬他、說道一件衣服原不要緊、這時候冷、又是貼身的、怎麼就不問一聲兒呢、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說了一回、鳳姐出來各處去坐了一坐、就回去了、到了自已房中、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襖兒、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斗珠兒的小皮襖、一條寶藍盤錦鑲花綿裙、一件佛青銀鼠褂子、（鳳姐、好。）包好叫人送去、（今亦復可愛。）那時岫烟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場、雖有鳳姐來壓住、心上終是不安、想起許多姊妹們在這裡、沒有一個下人得罪他的、獨自我這裡他們言三語四、剛匕鳳姐來碰見、想來想去、終是沒意思、又說不出來、正在吞聲飲泣、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送衣服過來、岫烟一看、決不肯受、豐兒道、奶匕吩咐我說、姑娘要嫌是舊衣裳、將來送新的來、岫烟笑謝道、承奶匕的好意、只是因我丟了衣服、他就拿來、（真知道理的女子。）我斷不敢受、你拿回去、千萬謝你們奶匕、承你奶匕的情、我算領了、倒拿個荷包給了豐兒、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了、不多時、又見平兒同着豐兒過來、岫烟忙迎着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說道、我們奶匕說、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岫烟道、不是外道、實

在不過意平兒道奶々說姑娘要不收這衣裳不是嫌太舊就是瞧不起我們奶々剛纔說了我要拿回去奶々不依我呢岫烟紅著臉笑謝道這樣說了叫我不敢不收又讓了一回茶平兒同豐兒回去將到鳳姐那邊碰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著問好平兒便問道你那裡來的婆子道那邊太太姑娘叫我來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們的安我纔剛在奶々前問起姑娘來說姑娘到園中去了可是從邢姑娘那裡來麼平兒道你怎麼知道婆子道方纔聽見說真々的二奶々和姑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平兒笑了一笑說你回來坐著罷婆子道我還有事改日再

過來瞧姑娘罷說着走了平兒回來回復了鳳姐不在話下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看見婆子回來述起岫烟的事寶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寶釵道都為哥々不在家所以叫邢姑娘多吃幾天苦如今還虧鳳姐姐不錯偺們底下也得留心到底是偺們家裡人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大哥々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狐群狗黨我看他們那裡是不放心不過將來探々消息兒罷咧這兩天都被我趕出去了以後吩咐了門上不許傳進這種人來薛姨媽道又是蔣玉函那些人哪薛蝌道蔣

玉卻倒沒來、倒是別人、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不覺又傷心起來、說道、我雖有兒、如今就像沒有的了、就是上司准了、也是個廢人、你雖是我姪兒、我看你還比你哥々明白些、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你自己從今更要學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婦兒、家道不比往時了、人家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容易、再沒別的想頭、只盼着女婿能幹、他就有日子過了、若邢丫頭也像這個東西、說着把手往裡頭一指、道、我也不說了、邢丫頭實在是個有廉恥、有心計兒的、又守得貧耐得富、只是等偺們的事情過去了、早些把你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琴妹々還沒有出門子、這倒是太太煩心的一件事、至于這個、可算什麼呢、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薛蝌回到自己房中、吃了晚飯、想起邢岫烟住在賈府園中、終是寄人籬下、況且又窮、日用起居、不想可知、況兼當初一路同來、模樣兒性格兒都知道的、可知天道不均、如夏金桂這種人、偏教他有錢、嬌養得這般潑辣、邢岫烟這種人、偏教他這樣受苦、閻王判命的時候、不知如何判法的、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首、寫出來出々胸中的悶氣、又苦自己沒有工夫、只得混寫道、

較龍失水似枯魚　兩地情懷感素居

　　同在泥塗多受苦、　不知何日向清虛、
寫畢看了一回意欲拿來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己沉
吟道不要被人看見笑話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粘
上自己看着解悶兒罷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拿來夾在
書裡又想自己年紀可也不小了家中又碰見這樣飛災
橫禍不知何日了局致使幽閨弱質弄得這般淒涼寂寞
正在那裡想時只見寶蟾推進門來拿着一個盒子笑嘻（笑）
嘻（如此來）放在棹上薛蝌站起來讓坐寶蟾笑着向薛蝌道這是
四碟菓子一小壺兒酒（不知當時偏有人來調風情）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薛蝌陪
笑道大奶奶費心但是叫小了頭們送來就完了怎麼又

勞動姐姐呢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
再者我們大爺這件事實在叫二爺操心大奶奶久已要
親自弄點什麼謝二爺又怕別人多心二爺是知道的
咱們家裡都是言合意不合送點子東西沒要緊倒沒的
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兩樣菓
子一壺酒叫我親自悄悄兒的送來說着又笑（寫蟾入彀潘）瞅了薛蝌
（金蓮）一眼道明是二爺再別說這些話叫人聽着怪不好意思
的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伏侍的着大爺就伏侍的着
（其心也有妨）二爺這有何妨呢薛蝌一則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只
是向來不見金桂和寶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剛才寶蟾

說為薛蟠之事也是情理因說道菓子留下罷這個酒兒姐姐只管拿回去我向來的酒上塞在狠有限擠在了偶然喝一鍾平白無事是不能喝的難道大奶奶和姐姐還不知道麼寶蟾道别的我作得主獨這一件事我可不敢應大奶奶的脾氣兒二爺是知道我拿回去不說二爺不喝倒要說我不盡心了薛蝌沒法只得留下寶蟾方纔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看回過頭來向着薛蝌一笑（不敢下斷）又用手指着裡面說道他還只怕要來親自給你道乏呢薛蝌不知何意反倒訕訕的起來因說道姐姐替我謝大奶奶罷天氣寒看涼着再者自己叔嫂也不必拘這些個禮寶蟾也不答言笑着走了薛蝌始而以為金桂為薛蟠之事或者真是不過意備此酒菓給自己道乏也是有的及見了寶蟾這種鬼鬼祟祟不尷不尬的光景（已已有十分可猜）也覺了幾分却自己回心一想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那裡就有别的講究了呢或者寶蟾不老成自己不好意思怎麼樣却指着金桂的名兒也未可知然而倒底是哥哥的屋裡人也不好怨又一轉念那金桂素性為人毫無閨閣理法況且有時高興打扮得妖調非常自以為美又焉知不是懷着壞心呢不然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了什麼不對的地方兒所以設下這個毒法兒要把我拉在渾水裡弄一個不清不

白的名兒也未可知想到這裡索怪倒怕起來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忽聽窗外撲哧的笑了一聲把薛蝌倒唬了一跳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話說薛蝌正在狐疑，忽聽窗外一笑，唬了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寶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們，看他們有什麼法兒。聽了半日，却又寂然無聲，自己也不敢吃那酒菓，掩上房門，剛要脫衣時，只聽見窗紙上微微一響。（[illegible]）薛蝌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竟不知是如何是好。聽見窗紙微響，細看時又無動靜，自己反倒疑心起來，掩了懷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又把那菓子拿了一塊，翻來覆去的細看。猛回頭看見窗上紙濕了一塊，走過來覷着眼看時，冷不防外面往裡一吹，把薛蝌唬了一大跳。聽得吱吱的（[illegible]）笑聲，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屏息而臥。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為什麼不喝酒吃菓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語音。薛蝌只不作聲裝睡。又隔有兩句話時，又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天下那裡有這樣沒造化的人！薛蝌聽了，是寶蟾又似是金桂的語音（[illegible]），纔知道他們原來是這麼一番意思，翻來覆去，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剛到天明，早有人來扣門。薛蝌忙問是誰，外面也不答應。薛蝌只得起來開了門看時，却是寶蟾，攏着頭髮，掩着懷，穿一件片錦邊琵琶襟小緊身，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下面

並未穿裙正露著石榴紅灑花夾褲一雙新繡紅鞋原來寶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見趕早來取傢伙薛蝌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心中又是一動只得陪笑問道怎麼這樣早就起來了寶蟾把臉紅著並不答言只管把菓子折在一個碟子裡端著就走薛蝌見他這般知是昨晚的原故心裡想道這也罷了倒是他們惱了索性死了心也省得來纏於是把心放下喚人舀水洗臉自己打算在家裡靜坐兩天一則養養心神二則出去怕人找他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見薛家無人只有薛蝌在那裡辦事年紀又輕便生許多覬覦之心也有想插在裡頭做跑腿的也

有能做狀子的認得一二個書役的要給他上下打點的甚至又想在內趁錢的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種種不一薛蝌見了這些人遠遠躲避又不敢面辭恐怕激出意外之變只好藏在家中聽候轉詳不提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菓去探探薛蝌的消息寶蟾回來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便怕白鬧一場反被寶蟾瞧不起欲把兩三句話遮飾改過口來又可惜了這個人心裡倒沒了主意只怔怔的坐著那知寶蟾亦知薛蟠難以回家正欲尋個頭路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透漏今見金桂所為先已開了端了他便樂得借

風便船先弄薛蝌到手不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撥見薛蝌似非無情又不甚兜攬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大覺掃興回來告訴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怔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夜裡那裡睡得着翻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子來不如明日一早起來先去取了傢伙卻自己換上一兩件動人的衣服也不梳洗越顯出一番嬌媚來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己反倒粧出一番惱意索性不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移船泊岸不愁不先到手（是偷機妒婦手段）及至見了薛蝌仍是昨晚這般光景並無邪僻之意自己只得以假為真

端了碟子回來卻故意留下酒壺以為再來搭轉之地只（用心亦苦）見金桂問道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寶蟾道沒有二爺也沒問你什麼寶蟾道也沒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着也想不出一個法子來只得回思道若作此事別人可瞞寶蟾如何能瞞不如我分惠於他他自然沒有不盡心的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脚倒不如和他商量一個穩便主意因帶笑說道你看二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寶蟾道倒像個糊塗人金桂聽了笑道你如何說起爺們來了寶蟾也笑道（冒嘆天下竟有此奇婢）他辜負奶奶的心我就說得他金桂道他怎麼辜負我的心你到得說說寶蟾道奶奶給他好東西

吃他倒不吃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麼說着把眼溜着金桂一笑金桂道你別胡想我給他送東西為大爺的事不辭勞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說瞎話所以問你你這些話向我說我不懂是什麼意思寶蟾笑道奶奶別多心我是跟奶奶的還有兩個心麼但只事情要密些倘或聲張起來不是頑的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個了頭就不是個好貨想來你心裏看上了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寶蟾道只是奶奶那麼想罷咧我倒是替奶奶難受奶奶要真瞧二爺好我倒有個主意奶奶想那個耗子（明說出來表性不要臉）不偷油呢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

石依我想奶奶且別性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處張羅張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兒奶奶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過幾天他感奶奶的情他自然要謝候奶奶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在咱們屋裏那我幫着奶奶灌醉了（偷漢妙手）他怕跑了他他要不應咱們索情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奶他害怕他自然得順着咱們的手兒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咱們也不至白丟了臉面奶奶想怎麼樣金桂聽了這話兩顴早已紅暈了笑罵道小蹄子你倒偷過多少漢子的是的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離不開你寶蟾把嘴一撇笑說道罷喲人家倒

精奶奶拉着奶奶倒往我們說這個話咧（薛蟠如此）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蝌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小覺安靜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仍是穩穩重重一臉的正氣（逞姐兒得出）薛蝌偷眼看了反倒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豈非自惹的呢過了兩天甚覺安靜薛蝌遇見寶蟾寶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抬遇見金桂金桂却一盆火兒的赶着薛蝌見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這且不表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親熱起來一家子都爲罕事薛姨媽十分歡喜想到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冲犯了什麼纔敗壞了這幾年目今鬧出這樣事來虧得家裡有錢賈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兒忽然安靜起來或者是蟠兒轉過運氣來了也未可知於是自己心裡倒以爲希有之奇這日飯後扶了同貴過來到金桂房裡瞧瞧走到院中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欠生出波瀾）同貴知機便說道大奶奶老太太過來了說着已到門口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薛姨媽一嚇倒退了出來金桂道太太請裡頭坐沒有外人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本住在屯裡不慣見人因沒有見過太太今日纔來還沒去請太太的安薛姨媽道既是舅爺不妨見見金桂叫

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作了一個揖問了好薛姨媽也問了好坐下敘起話來薛姨媽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夏三道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把我過繼來的前日纔進京今日來瞧姐姐薛姨媽看那人不尷尬于是略坐坐兒便起身道舅爺坐着罷回頭向金桂道舅爺頭上末下的來留在偺們這裡吃了飯再去罷金桂答應着薛姨媽自去了金桂見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今日可是過了明（然則早有嗜淡相矣。）路的了省得我們二爺查考你我今日還叫你買些東西只別叫衆人看見夏三道這個交給我就完了你要什麼只要有錢我就買得來金桂道且別說嘴你買上了當我可不收說着二人又笑了一回然後金桂陪夏三吃了晚飯又告訴他買的東西又囑咐一回夏三自去從此夏三往來不絕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知是舅爺也不常回從此生出無限風波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蝌有信寄回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上寫男在縣裡也不受苦母親放心但昨日縣裡書辦說府裡已經准詳想是我們的情到了豈知府裡詳上去道裡反駁下來虧得縣裡主文相公好卽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道裡却把知縣申飭現在道裡要親提若一上去又要吃苦必是道裡沒有托到母親見字快快托人求道爺去還叫兄弟快來不然就要解

道、銀子短不得火速火速、薛姨媽聽了、又哭了一場自不必說薛蝌一面勸慰、一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姨媽沒法、只得叫薛蝌到縣照料命人即便收拾行李、兌了銀子家人李祥本在那裏照應的、薛蝌又同了一個當中夥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腳亂雖有下人辦理、寶釵又恐他們思想不到、親來幫著直鬧到四更纔歇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的心上又急又勞苦了一會晚、上就發燒到了明日湯水都吃不下鶯兒去回了薛姨媽、薛姨媽急來看時只見寶釵滿面通紅身如燔灼話都不說、薛姨媽慌了手腳便哭得死去、活來寶琴扶着勸薛姨媽、秋菱也淚如泉湧只管

叫着寶釵、不能說話、手也不能搖動、眼乾鼻塞、叫人請醫調治、漸漸甦醒回來薛姨媽等大家略略放心、早驚動榮寧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賈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丫頭來問候、卻都不叫寶玉知道、一連治了七八天、終不見效、還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九纔得病好後來寶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沒有瞧去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薛姨媽看了怕寶釵耽憂也不叫他知道自己來求二夫人、并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薛姨媽去後、王夫人又求賈政賈政道此事上頭可托底下難托必須打點纔好

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因說道這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是別叫他遭踏壞了身子賈政道我也是這麽想但是他家忙亂况且如今到了冬底已經年近歲逼不無各自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過禮過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明日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述了薛姨媽想着也是到了飯後王夫人陪着來到賈母房中大家讓了坐賈母道姨太太纔過來薛姨媽道還是昨兒過來的因爲晚了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

賈母述了一遍賈母甚喜說着寶玉進來了賈母便問道吃了飯了沒有寶玉道纔打學房裡回來吃了要往學房裡去先見見老太太又聽見說姨媽來了過來給姨媽請請安因問寶姐姐可大好了薛姨媽笑道好了原來方纔大家正說着見寶玉進來都掩住了寶玉坐了坐見薛姨媽情形不似從前親熱雖是此刻沒有心情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滿腹猜疑自往學中去了晚間回來都見過了便往瀟湘館來掀簾進去紫鵑接着見裡間屋內無人寶玉道姑娘那裡去了紫鵑道上屋裡去了知道薛姨媽太太過來姑娘請安去了二爺沒有到上屋裡去麽寶玉道

我去了來的沒有見你姑娘紫鵑道這齊了寶玉問道姑娘到底那裡去了紫鵑道不定寶玉往外便走剛出外門只見黛玉帶着雪雁冉冉而來寶玉道妹妹回來了縮身退步進來黛玉進來走入裡間屋內便請寶玉裡頭坐紫鵑拿了一件外罩換上然後坐下問道你上去看見姨媽沒有寶玉道見過了黛玉道姨媽說起我沒有寶玉道不但沒有說起你連見了我也不像先時親熱今日我問起寶姐姐病來他不過笑了一笑並不答言難道怪我這兩天沒有去瞧他麼黛玉笑了一笑道你去瞧過沒有寶玉道頭幾天不知道這兩天知道了也沒有去黛玉道可不

是寶玉道老太太不叫我去太太也不叫我去老爺又不叫我去我如何敢去若是像從前這扇小門走得通的時候要我一天瞧他十趟也不難如今把門堵了要打前頭過去自然不便了黛玉道他那裡知道這個原故寶玉道寶姐姐為人是最體諒我的黛玉道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若論寶姐姐更不體諒又不是姨媽病是寶姐姐病向來在園中做詩賞花飲酒何等熱鬧如今隔開了你看見他家裡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像沒事人一般他怎麼不惱呢寶玉道這樣難道寶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黛玉道他和你好不好我卻不知我也不過是照理而

論寶玉聽了、瞅着眼呆了半晌、黛玉看見寶玉這樣光景
也不睬他、只是自已叫人添了香、又翻出書來細看了一
會、只見寶玉把眉一皺、把脚一跺道、（[illegible]）我想這個人生他做
什麽、天地間沒有了我、倒也乾淨、黛玉道、原是有了我、便
有了人、有了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恐怖顚倒夢想
更有許多纏礙、纔剛我說的都是頑話、你不過是看見姨
媽沒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寶姐姐身上去、姨媽過來原爲
他的官司事情心緒不寧、那裏還來應酬你、都是你自已
心上胡思亂想、鑽入魔道裏去了、寶玉豁然開朗笑道、很
是很是、你的性靈比我竟强遠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

時候、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我實在對不上來、我雖丈六
金身、還藉你一莖所化、黛玉乘此機會說道、我便問你一
句話、你如何回答、寶玉盤着腿合着手閉着眼噘着嘴道（儼然是不知着落模樣）
講來、（妙）黛玉道、寶姐姐和你好你怎麽樣、寶姐姐不和你好
你怎麽樣、寶姐姐前兒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麽樣
今兒和你好、後來不和你好、你怎麽樣、你和他好、他偏不
和你好、你怎麽樣、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麽樣（如此大難題何異龍女談經）
寶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妙諦大見解）
飲、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寶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已發[illegible]）
漂耳、（妙旨）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寶玉道、禪心已作沾泥絮、莫

向春風舞鷓鴣黛玉道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寶玉道有如三寶黛玉低頭不語只聽見簷外老鴰呱呱的叫了幾聲便向東南（此何所也）上去了寶玉道不知主何吉凶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在鳥音中忽見秋紋走來說道請二爺回去老爺叫人到園裡來問過說二爺打學裡回來了沒有襲人姐姐只說已經來了快去罷唬得寶玉站起身來往外忙走黛玉也不敢相留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話說寶玉從瀟湘館出來連忙問秋紋道老爺叫我作什麽秋紋笑道沒有叫襲人姐姐叫我請二爺我怕你不來纔哄你的寶玉聽了纔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唬我說着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裡去了寶玉道在林姑娘那邊說起薛姨媽寶姐姐的事來便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些什麽寶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閒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麽又說到禪語上了又不是和尚寶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我們的禪機別（讖語）（襲人何見知之）人是插不下嘴去的襲人笑道你們參禪參翻了又叫我們跟着打悶葫蘆了寶玉道頭裡我也年紀小他也孩子氣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沒有惱的了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到一處好像生疏了是的襲人道原該這麽着纔是都長了幾歲年紀了怎麽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寶玉點頭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用說那個我問你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什麽來着沒有襲人道沒有說什麽寶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日不是十一月初一日麽年年老

太太那裡必是個老規矩要辦消寒會齊打夥兒坐下喝酒說笑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裡告了假了這會子沒有信兒明日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白的告了假若不去老爺知道了又說我偷懶襲人道據我說你竟是去的是（献小心）纔念的好些兒了又想歇着依我說也該上緊些纔說昨日聽見太太說蘭哥兒念書真好他打學房裡回來還各自念書作文章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你比他大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趕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氣倒不如明日早起去罷麝月道這樣冷天已經告了假又去倒叫學房裡既這麼着就不該告假呀顯見的是告謊假脫滑

兒依我說落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記了咱們這裡就不消寒了麼咱們也鬧個會兒不好麼襲人道都是你起（真誅其心作者）頭兒二爺更不肯去了麝月道我也是樂一天是一天比（原不消寒人）不得你要好名兒使唤一個月再多得二兩銀子襲人啐道小蹄子人家說正經話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為你襲人道為我什麼麝月道二爺上學去了你又該咕嘟着嘴想着巴不得二爺早一刻（明目張膽言之在襲人何嘗不是祇便去）兒回來就有說話笑的了這會子又假撇清何苦呢我都看見了襲人正要罵他只見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道老太太說了叫二爺明日不用上學去呢明日請了姨太

大家給他解悶只怕姑娘們都來家裡的史姑娘邢姑娘李姑娘們都請了明日來赴什麼消寒會呢寶玉沒有聽完便喜歡道可不是老太太最高興的明日不上學是過了明路的了襲人也便不言語了那丫頭回去寶玉認真念了幾天書巴不得頑這一天（又寶玉○寶叙但不知林[illegible]）又聽見薛姨媽過來想着寶姐姐自然也來（平常第[illegible]中用也）心裡喜歡便說快睡罷明日早些起來於是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裡請了安又到賈政王夫人那裡請了安回明了老太太今日不叫上學賈政也沒言語便慢慢退出來走了幾步便一溜烟跑到賈母房中見衆人都沒來只有鳳姐那邊的奶媽

子帶了巧姐兒跟着幾個小丫頭過來給老太太請了安說我媽媽先叫我來請安陪着老太太說說話兒媽媽回來就來賈母笑着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來了等他們總不來只有你二叔叔來了那奶媽子便說姑娘給你二叔叔請安寶玉也問了一聲妞妞好巧姐兒道我昨夜聽見我媽媽說要請二叔叔去說話寶玉道說什麼呢巧姐兒道我媽媽說跟着李媽認了幾年字不知我認得不認得我說都認得了我認給媽媽瞧瞧媽媽說我瞎認不信說我一天儘子頑那裡認得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緊就是那女孝經也是容易念的媽媽說我哄他要請二叔叔得空

兒的時候給我理理、賈母聽了、笑道好孩子、你媽媽是不認得字的、所以說你哄他、明日叫你二叔叔理給他瞧瞧、他就信了、寶玉道你認了多少字了、巧姐兒道認了三千多字、念了一本女孝經、半個月頭裏又上了列女傳、寶玉道你念了懂得嗎、你要不懂、我倒是講講這個你聽罷、賈母道、做叔叔的也該講究給姪女兒聽聽、寶玉道那文王后妃是不必說了、想來是知道的、那姜后脫簪待罪、齊国的無鹽雖醜能安邦定国、是后妃裏頭的賢能的、若說有才的、是曹大姑、班婕妤、蔡文姬、謝道韞諸人、孟光的荊釵裙布、鮑宣妻的提甕出汲、陶侃的母截髮留賓、還有畫荻

教子的、這是不厭貧的、那苦的裏頭有樂昌公主破鏡重圓、蘇蕙的迴文感主、那孝的是更多了、木蘭代父從軍、曹娥投水尋父的屍首等類也多、我也說不得許多、那個曹氏的引刀割鼻、是魏国的故事、那守節的更多了、只好慢慢的講、若分那些豔的、王嬙西子樊素小蠻絳仙等、妒的是禿妾髮怨洛神等類也少、文君紅拂是女中的、賈母聽到這裏、說夠了、不用說了、你講的太多、他那裏還記得呢、巧姐兒道、二叔叔纔說的也有念過的、也有沒念過的、念過的二叔叔一講、我更知道了好些、寶玉道那字是自然認得的了、不用再理、明日我還上學去呢、巧姐兒道我還

聽見我媽媽昨日說我們家的小紅頭裡是二叔叔那裡的我媽媽要了來還沒有補上人呢我媽媽想着要把什麼柳家的五兒補上（五兒在巧姐屋中挑了缺）不知二叔叔要不要寶玉聽了更喜歡笑着道你聽你媽媽的話要補誰就補誰罷咧又問什麼要不要呢因又向賈母笑道我瞧大姐姐這個小模樣兒又有這個聰明兒只怕將來比鳳姐姐還強呢又比他認的字賈母道女孩兒家認得字呢也好只是女工針黹倒是要緊的巧姐兒道我也跟着劉媽媽學着做呢什麼扎花兒咧拉鎖子咧雖弄不好却也學着會做幾針兒賈母道僧們這樣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己做但只到底知道

些日後纔不受人家的拿捏巧姐兒答應着是還要寶玉解說列女傳見寶玉呆呆的也不敢再說你道寶玉呆的是什麼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頭一次是他病了不能進來第二次王夫人攆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後來又在賈家看晴雯去五兒跟着他媽給晴雯送東西去見了一面更覺嬌娜嫵媚今日虧得鳳姐想着叫他補入小紅的窩兒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呆的想他（然也上奇補）賈母等着那些人見這時候還不來又叫了頭去請回來李紈同着他妹子探春惜春史湘雲黛玉都來了大家請了賈母的安眾人厮見獨有薛姨媽未到賈母又叫請去

果然虔媽帶着寶琴過來寶玉請了安問了好只不見寶釵邢岫烟二人寶玉便問起寶姐姐爲何不來薛姨媽假說身上不好邢岫烟知道薛姨媽在坐所以不來寶玉雖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寶琴來了便把想寶釵的心暫且擱開不多時邢王二夫人也來了鳳姐聽見婆婆們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後只得打發平兒先來告假說是正要過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兒就來賈母道既是身上不好不來也罷咱們這時候很該吃飯了丫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兒就在賈母榻前一溜擺下兩桌大家序次坐下吃了飯依舊圍爐閒談不須多贅且說鳳姐因何不來

頭裏爲着倒比邢王二夫人遲了不好意思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迎姑娘那裏打發人來請奶奶安還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奶奶這裏來鳳姐聽了納悶不知又是什麽事便叫那人進來問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麽好的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實在是司棋的母親央我來求奶奶的鳳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爲什麽來求我那人道自從司棋出去終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兒來了他母親見了恨得什麽是的說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誰知司棋聽見了急忙出來老着臉和他母親道我是爲他出來的我也恨他沒良心如今他來了

媽又打他不知物死了我他母親罵他不害臊的東西你心裡要怎麼樣司棋說道一個女人配一個男人我一時失腳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了決不肯再失身給別人的我恨他為什麼這樣膽小一身作事一身當為什麼要逃就是他一輩子不來了我也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原拼着一死的今日他來了媽問他怎麼樣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媽跟前磕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裡我跟到那裡就是討飯吃也是願意的他媽氣得了不得便哭着罵着說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敢怎麼着那知道那司棋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牆上把腦袋撞破鮮血直流竟死了他媽哭着救不過來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表兄說道你們不用着急我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着他纔回來心也算是真了你們若不信只管瞧說着打懷裡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飾來他媽媽看見了便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為什麼總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若說有錢他便是貪圖銀錢了如今他只為人就是難得的我把金珠給你們我去買棺盛殮他那司棋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便由着外甥去那裡知道他外甥叫人(生同衾死同穴)抬了兩口棺材來司棋的母親看見詫異說怎麼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裝

不下得兩日總好司棋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只當是他心疼傻了誰知他忙着就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可謂情哉)錯不見把帶的小刀子往脖子裡一抹也就抹死了司棋的母親懊悔起來倒哭得了不得如今坊上知道了要報官他急了央我來求奶奶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磕頭鳳姐聽了咤異道那有這樣傻丫頭偏偏的就碰見這個傻小子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東西來他心裡沒事(怪得不可得也)人是的敢只是這麼個烈性孩子論起來我也沒這麼大工夫管他這些閑事但只你纔說的叫人聽着怪可憐見兒的也罷了你回去告訴他我和你二爺說打發旺兒給

他撕擄就是了鳳姐打發那人去了纔過賈母這邊來不提且說賈政這日正與詹光下大棋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單爲有一隻角兒死活未分在那裡打結門上的小厮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賈政道請進來小厮出去請了馮紫英走進門來賈政即忙迎着馮紫英進來在書房中坐下見是下棋便道只管下棋我來觀局詹光笑道晚生的棋是不堪瞧的馮紫英道好說請下罷賈政道有什麼事麼馮紫英道沒有什麼話老伯只管下棋我也學幾着兒賈政向詹光道馮大爺是我們相好的既沒事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兒馮大爺在旁邊瞧着

馮紫英道，下采不下采，詹光道，下采的，馮紫英道，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賈政道，多嘴也不妨，横豎他輸了十來兩銀子，終久是不拿出來的，往後只好罰他做東便了，詹光笑道，這倒使得，馮紫英道，老伯和詹公對下麼，賈政笑道，從前對下，他輸了，如今讓他兩個子兒，他又輸了，時常還要悔幾着，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笑道，沒有的事，賈政道，你試試瞧，大家一面說笑，一面下完了，做起棋來，詹光還了棋頭，輸了七個子兒，馮紫英道，這盤終吃虧在打結裏頭，老伯結少，就便宜了，賈政對馮紫英道，有罪有罪，此論奕有結當屬閒文其要由武而良 伏引九之根淚 咱們說話兒罷，馮紫英道，小侄與老伯久不見面，一來會會，二來因廣西的同知進來引見，帶了四種洋貨，可以做得貢的，一件是圍屏，有二十四扇槅子，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間雖說不是玉，却是絕好的硝子石，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等物，一扇上有五六十個人，都是宮粧的女子，名為漢宮春曉，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觀園中正廳上却可用得着，還有一個鐘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個小童兒拿着時辰牌，到了什麼時候他就報什麼時辰，裡頭也有些人在那裡打十番的，這是兩件重笨的，却還沒有拿來，現在我帶在這裡兩件，却有些意思兒，就在身邊

拿出一個錦匣子見幾重白綿裹着揭開了蓋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裡頭金托子大紅縐紬托底上放着一顆桂圓大的珠子光華耀目馮紫英道據說這就叫做母珠因叫拿一個盤兒來詹光即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道使得麼馮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懷裡掏出一個白絹包兒將包兒裡的珠子都倒在盤裡散着把那顆母珠擱在中間將盤置於桌上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溜溜都滾到大珠身邊來一回兒把這顆大珠子抬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詹光道這也奇怪賈政道這是有的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那馮紫英回頭看着

他跟來的小厮道那個匣子呢那小厮趕忙捧過一個花梨木匣子來大家打開看時原來匣內襯着虎紋錦錦上疊着一束藍紗詹光道這是什麼東西馮紫英道這叫做鮫綃帳在匣子裡拿出來時疊得長不滿五寸厚不上半寸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到十來層已經桌子上鋪不下了馮紫英道你看裡頭還有兩摺必得高屋裡去纔張得下這就是鮫絲所織暑熱天氣張在堂屋裡頭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又輕又亮賈政道不用全打開怕疊起來倒費事詹光便與馮紫英一層一層折好收了馮紫英道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狠貴兩萬銀他就賣母珠一萬

鮫綃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賈政道那裡買得起。馮紫英道你們是個國戚、難道宮裡頭用不着麼。賈政道用得着的很多、只是那裡有這些銀子、等我叫人拿進去給老太太瞧瞧。馮紫英道很是賈政便着人叫賈璉把那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人鳳姐兒都來瞧着、又把兩樣東西一一試過。賈璉道他還有兩件、一件是圍屏、一件是樂鐘、共總要賣二萬銀子呢。鳳姐兒接着道東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裡有這些閒錢。偺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貢。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像偺們這種人家、必得置些不動搖的根基纔好、或是祭

地、或是義莊、再置些墳屋、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還是點兒底子、不到一敗塗地。此句已將○衰此法已遲了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太、老爺、太太們怎麼樣。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賈母與眾人都說這話說的倒也是。賈璉道還了他罷、原是老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為的是宮裡好進、誰說買來擱在家裡。老太太還沒開口、你便說了一大些喪氣話。說着便把兩件東西拿了出去、告訴了賈政、說老太太不要、便與馮紫英道、這兩件東西好可好、就只沒銀子、我替你留心、有要買的人、我便送信給你去。馮紫英只得收拾好、坐下說些閒話、沒有興頭、就要起身。賈政道你在我這裡吃

了晚飯去罷馮紫英道罷了來了就叨擾老伯賈政道說那裡的話正說着人回大老爺來了賈赦早已進來彼此相見敘些寒溫不一時擺上酒來餚饌羅列大家喝着酒至四五巡後說起洋貨的話馮紫英道這種貨本是難消的除非要像尊府這種人家還可消得其餘就難了賈政道這也不見得賈赦道我們家裡也比不得從前了這回兒也不過是個空門面馮紫英又問東府珍大爺可好麼（也久此処一提珍大爺尚不忘耶）我前日見他說起家常話兒來提到他令郎續娶的媳（秦氏死）婦遠不及頭裡那位秦氏奶奶了如今後娶的到底是那一家的我也沒有問起賈政道我們這個姪孫媳婦兒也

是這裡大家從前做過京畿道的胡老爺的女孩兒紫英（痛很）道胡道長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家道上也不怎麼樣也罷了只要姑娘好就好賈璉道聽得內閣裡人說起賈雨村又要陞了賈政道這也好不知准不准賈璉道大約有意思的了馮紫英道我今日從吏部裡來也聽見這樣說雨村老先生是貴本家不是賈政道是馮紫英道是有服的還是無服的賈政道說也話長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流寓到蘇州甚不得意有個甄士隱和他相好時常周濟他以後中了進士得了榜下知縣便娶了甄家的丫頭如今的太太不是正配豈知甄士隱弄到零落不堪沒有我

處雨村革了職以後那還與我家並未相識的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揚州巡鹽的時候請他在家做西席外甥女兒是他的學生因他有起復的信要進京來恰好外甥女兒要上來探親林姑老爺便托他照應上來的還有一封薦書托我吹噓吹噓那時看他不錯大家常會豈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襲起從代字輩下來寧榮兩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槩都明白因此遂覺得親熱了因又笑說道幾年門子也會鑽了由知府推陞轉了御史不過幾年陞了吏部侍郎署兵部尚書為着一件事降了三級如今又要陞了（補敘兩次陞遷簡切）（下文作引子）馮紫英道人世的榮枯仕途的得失終屬難定賈政道像雨村算便宜的了還有我們差不多的人家就是甄家從前一樣功勳一樣的世襲一樣的起居我們也是時常來往不多幾年他們進京來差人到我這裡請安狠還熱鬧一回兒抄了原籍的家財至今杳無音信不知他近况若何心下也着實惦記看了這樣你想做官的怕不怕（衰颯語）賈赦道咱們家是再沒有事的馮紫英道果然尊府是不怕的一則裡頭有貴妃照應二則故舊好親戚多三則你家自老太太起至於少爺們沒有一個刁鑽刻薄賈政道雖無刁鑽刻薄卻沒有德行才情的白白的（明塗不如明塗明白）衣租食稅那裡當得起賈赦道（賈赦）咱們不用說這些話大家

吃酒罷大家又喝了几盃擺上飯來吃畢喝茶馮家的小廝走來輕輕的向紫英說了一句馮紫英便要告辭了賈赦賈政道你說什麼小厮道外面下雪早已下了梆子了賈政叫人看時已是雪深一寸多了賈政道那兩件東西你收拾好了麼馮紫英道收好了若尊府要用價錢還自然讓些賈政道我留神就是了紫英道我再聽信罷天氣冷請罷別送了賈赦賈政便命賈璉送了出去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却說馮紫英去後賈政叫門上的人來吩咐道今日臨安伯那裡來請吃酒知道是什麼事門上的人道奴才曾問過並沒有什麼喜慶事（正在熱閙時故請酒者亦皆六侯伯也）不過南安王府裡到了一班小戲子都說是個名班伯爺高興唱兩天戲請相好的老爺們瞧瞧熱鬧熱鬧大約不用送禮的說着賈赦過來問道明日二老爺去不去賈政道承他親熱怎麼好不去的說着門上進來回道衙門裡書辦來請老爺明日上衙門有堂派的事必得早些去賈政道知道了說着只見兩個管屯

（夢、甄旺相進、益旺參）裡地租子的家人走來請了安磕了頭旁邊站着賈政道你們是郝家庄的（皆下文引子也）兩個答應了一聲賈政也不往下問竟與賈赦各自說了一回話兒散了家人等秉着手燈送過賈赦去這裡賈政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說你的那人說道十月裡的租子奴才已經趕上來了原是明日可到誰知京外拿車把車上的東西不由分說都掀在地下奴才告訴他說是府裡收租子的車不是買賣車他更不管這些奴才叫車夫只管拉着走几個衙役就把車夫混打了一頓硬扯了兩輛車去了奴才所以先來回報求爺打發個人到衙門裡去要了來纔好再者也整治整治這些無法

無天的差役纔好爺還不知道呢更可憐的是那買賣車客商的東西全不顧掀下來赶着就走那些赶車的但說句話打的頭破血出的賈璉聽了駡道這個還了得立刻寫了一個帖兒叫家人拿去向拿車的衙門裡要車去并車上東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兒旺兒晌午出去了還沒有回來賈璉道這些忘八羔子一個都不在家他們終年閒吃糧不管事因吩咐小厮們快給我找去說着也回到自己屋裡睡下不題且說臨安伯第二天又打發人來請賈政告訴賈赦道我是衙門裡有事璉兒要在家等候拿車的事情也不能去倒

是大老爺帶寶玉應酬一天也罷了賈赦點頭道也使得賈政遣人去叫寶玉說今日跟大爺到臨安伯那裡聽戲去寶玉喜歡的了不得便換上衣服帶了焙茗掃紅鋤藥三個小子出來見了賈赦請了安上了車來到臨安伯府裡門上人回進去一會子出來說老爺請于是賈赦帶着寶玉走入院內只見賓客喧闐賈赦寶玉見了臨安伯又與衆賓客都見過了禮大家坐着說笑了一回只見一個掌班的拿着一本戲单一個牙笏向上打了一個千兒說道求各位老爺賞戲先從尊位點起挨至賈赦也點了一齣那人回頭見了寶玉便不向別處去竟搶步上來打個

手兒道求二爺賞兩齣寶玉一見那人面如傅粉唇若塗砂鮮潤如出水芙蕖飄揚似臨風玉樹原來不是別人就(又是)是蔣玉函(蔣玉函)前日聽得他帶了小戲兒進京也沒有到自己那裡此時見了又不好站起來只得笑道你多早晚來的(總為襲人再嫁張本)蔣玉函把手在自己身子上一指笑道怎麼二爺不知道麼寶玉因眾人在坐也難說話只得胡亂點了一齣蔣玉函去了便有幾個議論道此人是誰有的說他向來是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紀也大了就在府裡掌班頭裡也改過小生他也攢了好幾個錢家裡已經有兩三個鋪子只是不肯放下本業原舊領班有的說想必成了家

了有的說親還沒有定他倒拿定一個主意說是人生配偶關係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鬧得的不論尊卑貴賤總要配的上他的才能所以到如今還並沒娶親(且襯着襲人嫁尚在賈府大觀園寫美人)寶玉暗忖度道不知日後誰家的女孩兒嫁他要嫁着這樣的人材兒也算是不辜負了那時開了戲也有崑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梆子腔做得熱鬧過了晌午便擺開桌子吃酒又看了一回賈赦便欲起身臨安伯過來留道王色上早聽見說蔣玉函還有一齣占花魁他們頂好的首戲寶玉聽了巴不得賈赦不走于是賈赦又坐了一會果然蔣玉函扮着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情把這一種憐香惜玉的

意思做得極情盡致、以後對飲對唱、纏綿繾綣、寶玉這時不看花魁、只把兩支眼睛獨射在秦小官身上、更加蔣玉函声音响亮口齒清楚、按腔落板、寶玉的神魂都唱了進去了、直等這齣戲進塲後、更知蔣玉函極是情種、非尋常戲子可比、因想着樂記上說的是情動於中、故形於声、声成文謂之音、所以知声知音知樂、有許多講究、声音之原、不可不察、詩詞一道、但能傳情、不能入骨、自後想要講究講究音律、寶玉想出了神、忽見賈赦起身、主人不及相留、寶玉沒法、只得跟了回來、到了家中、賈赦自回那邊去了、寶玉來見賈政、賈政纔下衙門、正向賈璉問起拿車之事、

賈璉道、今日叫人拿帖兒去、知縣不在家、他的門上說了、這是本官不知道的、並無牌票出去拿車、都是那些混賬東西在外頭撒野擠訛頭、既是老爺府裡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辦、包管明日連車連東西一并送來、如有半點差遲、再行稟過本官、重重處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這裡老爺看破些、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賈政道、既無官票、倒底是何等樣人在那裡作怪、賈璉道、老爺不知外頭、都是這樣、想來明日必定送來的、賈璉說完下來、寶玉上去見了賈政、問了幾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裡去、賈璉因爲昨夜叫空了、家人出來傳喚、那起人多已伺候齊全、賈璉罵

了。頭叫大管家賴升將各行檔的花名冊子拿來你去查點查點、寫一張諭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從未告假私自出去傳喚不到、貽誤公事的、立刻給我打了攆出去。賴升連忙答應了幾個是、出來吩咐了一回、家人各自留意。過不幾時、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着氈帽、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腳下穿着一雙撒鞋、走到門上向眾人作了個揖。眾人拿眼上上下下打諒了一番、便問他是那裏來的。那人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并有家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裏的爺們呈上尊老爺。眾人聽見他是甄府來的、纔站起來讓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們給你回就是了。

門上一面進來回明賈政、呈上來書看時、上寫着、

世交夙好、氣誼素敦、遙仰襜帷、不勝依切。弟因菲材獲譴、自分萬死難償、幸邀寬宥、待罪邊隅、迄今門戶凋零、家人星散、所有奴子包勇、向曾使用、雖無奇技、人尚慤實、倘使得備奔走、糊口有資、屋烏之愛、感佩無涯矣。專此奉達、餘容再敘、不宜。

賈政看完笑道、這裏正因人多、甄家倒薦人來、又不好卻的、吩咐門上叫他見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門上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磕了三個頭、起來道、家老爺請老爺安、自己又打個千兒說包勇請老爺安。賈政回問了

甄老爺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肩背寬肥，濃眉爆眼，磕額長髯，氣色粗黑，垂着手站着。便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住過幾年的？包勇道：小的向在甄家的。賈政道：你如今爲什麽要出來呢？包勇道：小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爺再四叫小的出來，說是別處你不肯去，這裡老爺家裡只當原在自己家裡一樣的，所以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事情，弄到這樣的（老先生且讀）（說）田地。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的真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真心是最好的了。包勇道：因爲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

笑了一笑道：既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真、假、補形）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宝玉麽？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麽？包勇道：老爺若問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實。從小兒只管和那些姐妹們在一處頑，老爺太太也狠打過幾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兒，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幾乎急死，裝裹都預備了。幸喜後來好了，嘴裡說道走到一座牌樓那裡，見了一個姑娘領着他到了一座廟裡，見了好些櫃子，裡頭見了好些冊子，又到屋裡見了無數

女子、就是多姿了、鬼怪似的、也有變做骷髏兒的、他嚇急了、便哭喊起來、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漸的也就好了、老爺仍叫他在姐妹們一處頑去、他竟嚇了脚氣了、好些時侯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為事、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如今漸漸的能幫着老爺料理些家務了、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去罷、等這裡用着你時、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包勇答應着、退下來跟着這裡人出去歇息、不提、一日賈政早起、剛要上衙門、看見門上那些人在那裡交頭接耳、好像要使賈政知道的是的、又不好明回、只管咕咕唧唧的說話、賈

政叫上來問道、你們有什麼事這麼鬼鬼祟祟的、門上的人回道、奴才們不敢說、賈政道、有什麼事不敢說的、門上的人道、奴才今日起來開門出去、見門上貼着一張白紙、上寫着許多不成事體的字、賈政道、那裡有這樣的事、寫的是什麼、門上的人道、是水月菴裡的腌臢話、賈政道、拿給我瞧、門上的人道、奴才本要揭下來、誰知他貼得結實、揭不下來、只得一面抄一面洗、剛纔李德揭了一張給奴才瞧、就是那門上貼的話、奴才們不敢隱瞞、說着呈上那帖兒、賈政接來看時、上面寫着

西貝草斤年紀輕、水月庵裡管尼僧、一個男人多少女、

窩娼聚賭是陶情，不肖子弟來辦事，榮國府內出新聞

賈政看了氣得頭昏目暈，趕着叫門上的人不許聲張，悄悄叫人往寧榮兩府靠近的夾道子牆壁上再去找尋，隨即叫人去喚賈璉出來，賈璉即忙趕至，賈政忙問道，水月菴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來你也查考查考過沒有，賈璉道沒有，一向都是芹兒在那裡照管，賈政道你知道芹兒照管得來照管不來，賈璉道，老爺既這麼說想來芹兒必有不妥當的地方兒，賈政歎道你瞧瞧這個帖兒寫的是什麼，賈璉一看道，有這樣事麼，正說着只見賈蓉走來，拿着一封書子，寫着二老爺密啟，打開看時，也是無頭

榜一張，與門上所貼的話相同，賈政道，快叫賴大帶了三四輛車子到水月菴裡去，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齊拉回來，不許泄漏，只說裡頭傳喚，賴大領命去了，且說水月菴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菴中，沙彌與道士原係老尼收管，日間教他些經懺，以後元妃不用也便習學得懶怠了，那些女尼子們年紀漸漸的大了，都也有個知覺了，更兼賈芹也是風流人物，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兒，便去招惹他們，那知芳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便把這心腸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因那小沙彌中有個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個叫做鶴仙的，長得都甚妖嬈，賈芹便

和這兩個人勾搭上了閒時便學些絲絃唱個曲兒那時
正當十月中旬賈芹給菴中那些人領了月例銀子便想
起法兒來告訴眾人道我為你們領月錢不能進城又只
得在這裡歇着怪冷的怎麼樣我今日帶些菓子酒大家
吃着樂一夜好不好那些女孩子都高興便擺起桌子連
本菴的女尼也叫了來惟有芳官不來賈芹喝了幾杯便
說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們都不會倒不如搳拳罷誰輸
了喝一杯豈不爽快本菴的女尼道這天剛過晌午混嚷
混喝的不像且先喝幾鍾愛散的先散去誰愛陪芹大爺
的回來晚上儘子喝去我也不管正說着只見道婆急忙

進來說快散了罷府裡賴大爺來了眾女尼忙亂收拾便
叫賈芹躲開賈芹因多喝了幾杯便道我是送月錢來的
怕什麼話猶未完已見賴大進來見這般樣子心裡大怒
為的是賈政吩咐不許聲張只得含糊裝笑道芹大爺也
在這裡呢麼賈芹連忙站起來道賴大爺你來作什麼賴
大說大爺在這裡更好快快叫沙彌道士收拾上車進城
宮裡傳呢賈芹等不知原故還要細問賴大說天已不早
了快快的好趕進城眾女孩子只得一齊上車賴大騎着
大走騾押着趕進城不題卻說賈政知道這事氣得衙門
也不能上了獨坐在內書房嘆氣賈璉也不敢走開忽見

門上的進來稟道衙門裡今夜該班是張老爺因張老爺病了有知會來請老爺補一班賈政正等賴大回來要辦賈芹此時又要該班心裡納悶也不言語賈璉走上去說道賴大是飯後出去的水月庵離城二十來里就趕進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爺的幫班請老爺只管去賴大來了叫他押着也別聲張等明日老爺回來再發落倘或芹兒來了也不用說明看他明日見了老爺怎麼樣說賈政聽來有理只得上班去了（鳳姐未意的，作補費筆）賈璉抽空纔要回到自己房中一面走着心裡抱怨鳳姐出的主意欲要埋怨因他病着只得隱忍慢慢的走着且說那些下人一人傳十傳到

裡頭先是平兒知道即忙告訴鳳姐鳳姐因那一夜不好懨懨的總沒精神正是惦記鐵檻寺的事情聽說外頭貼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話嚇了一跳忙問帖的是什麼平兒隨口答應不留神就錯說了道沒要緊是饅頭庵裡的事情鳳姐本是心虛聽見饅頭庵的事情這一嚇直嚇怔了一句話沒說出來急火上攻眼前發暈咳嗽了一陣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平兒慌了說道水月庵裡不過是女沙彌女道士的事奶奶着什麼急鳳姐聽是水月庵纔定了定神說道呸糊塗東西到底是水月庵呢是饅頭庵平兒笑道是我頭裡錯聽了是饅頭庵後來聽見不是饅頭

饅是水月菴我剛纔也就說溜了嘴說成饅頭菴了鳳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菴那饅頭菴與我什麼相干原是這水月菴是我叫芹兒管的大約剋扣了月錢平兒道我瞧着不像月錢的事還有些腌臢話呢鳳姐道我更不管那個你二爺那裡去了平兒說聽見老爺生氣他不敢走開我聽見事情不好我吩咐這些人不許吵嚷不知太太們知道了麼但聽見說老爺叫賴大拏這些女孩子去了且叫個人前頭打聽打聽奶奶現在病着依我竟先別管他們的閒事正說着只見賈璉進來鳳姐欲問他見賈璉一臉的怒氣暫且裝作不知賈璉飯沒吃完旺兒來說外頭

請爺呢賴大回來了賈璉道芹兒來了沒有旺兒道也來了賈璉便道你去告訴賴大說老爺上班兒去了把這些個女孩子暫且收在園裡明日等老爺回來送進宮去只叫芹兒在內書房等着我旺兒去了賈芹走進書房只見那些下人指指點點不知說什麼看起這個樣兒來不像宮裡要人想着問人又問不出來正在心裡疑惑只見賈璉走出來賈芹便請了安垂手侍立說道不知道娘娘宮裡即刻傳那些孩子們做什麼叫姪兒好趕幸喜姪兒今日送月錢去還沒有走便同着賴大來了二叔想來是知道的賈璉道我知道什麼你纔是明白的呢賈芹摸不着

頭腦兒也不敢再問賈璉道你幹得好事把老爺都氣壞了賈芹道侄兒沒有幹什麼庵裏月錢是月月給的孩子們經懺皆念死事者是不忘記的賈璉見他不知又是平素常在一處頑笑的便嘆口氣道打嘴的東西你各自去瞧瞧罷便從靴掖兒裏頭拿出那個揭帖來扔與他瞧賈芹拾來一看嚇得面如土色說道這是誰幹的我並沒得罪人爲什麼這麼坑我我一月送錢去只走一輪並沒有這些事若是老爺回來打着問我侄兒便該死了我母親知道更要打死說着見沒人在旁邊便跪下去說道好叔叔救我一救兒罷說着只管磕頭滿眼淚流賈璉想道老爺最惱這些

要是問准了有這些事這場氣也不小鬧出去也不好聽又長那個貼帖兒的人的志氣了將來咱們的事多着呢倒不如趁着老爺上班兒和賴大商量着若混過去就可以沒事了現在沒有对証想定主意便說你別瞞我你幹的鬼鬼祟祟的事你打諒我都不知道呢若要完事就是老爺打着問你你一口咬定沒有纔好沒臉的起去罷叫人去喚賴大不多時賴大來了賈璉便與他商量賴大說這芹大爺本來鬧的不像了奴才今日到庵裏的時候他們正在裏面喝酒呢帖兒上的話是一定有的賈璉道芹兒你聽賴大還賴你不成賈芹此時紅漲了臉一句也不

敢言語還是賈璉拉著賴大央他護庇護庇罷只說是芹哥兒在家裡找來的你帶了他去只說沒有見我明日你求老爺也不用問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來領了（抑只好此）去一賣完事果然娘娘再要的時候兒咱們再買賴大想來鬧也無益且名聲不好就應了賈璉叫賈芹跟了賴大爺去罷聽著他教你你就跟著他說罷賈芹又磕了一個頭跟着賴大出去到了沒人的地方兒又給賴大磕頭賴大說我的小爺你太鬧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誰鬧出這個亂兒你想想誰和你不對罷賈芹想了一想忽然想起一個人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宝玉通靈知奇禍

話說賴大帶了賈芹出來一宿無話靜候賈政回來單是那些女尼女道重進園來都喜歡的了不得欲要到各處明月預備進宮不料賴大便吩咐了看園的婆子並小廝看守惟給了些飯食却是一步不准走開那些女孩子摸不着頭腦只得坐着等到天亮園裡各處的丫頭雖都知道接進女尼們來預備宮裡使喚却也不能深知原要到了明日早起賈政正要下班因堂上發下兩省城工的銷冊立刻要查核一時不能回家便叫人回來告訴賈璉

說賴大回來你務必查問明白該如何辦就如何辦了不必等我賈璉奉命先替芹兒喜歡又想道若是辦得一點影兒都沒有又恐賈政生疑不如回明二太太討個主意辦去便是不合老爺的心我也不至甚擔干係主意定了進內去見王夫人陳說昨日老爺見了揭帖生氣把芹兒和女尼女道等都叫進府來查辦今日老爺沒空問這種不成体統的事叫我來回太太該怎麼便怎麼樣我所以來請示太太這件事如何辦理王夫人听了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若是芹兒這麼起來這還成咱們家的人了麼但只是這個貼帖兒的也可惡這些話可是混嚼說得的麼

你到底問了芹兒有這件事沒有呢賈璉道剛纔也問过了太太想別說他幹了沒有就是幹了一個人幹了混賬事也肯應承麽但只我想芹兒也不敢行此事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娘々一時要叫的倘或鬧出事來怎麽樣呢依姪兒的主見要問也不難若問出來太太怎麽個辦法呢王夫人道如今那些女孩子在那裡賈璉道都在園裡鎖着呢王夫人道姑娘們知道不知道賈璉道大約姑娘們也都知道是預備宮裡頭的話外頭並沒提起別的來王夫人道狠是這些東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頭裡我原要打發他們去來着都是你們說留着好如今不是弄出事來了麽你竟叫賴大把那些女人帶去細々的問他本家有人沒有將文書查出花上幾十兩銀子僱隻船派個妥當人送到本地一槩連文書發还了也落得無事若是爲着一兩個不好個々都押着他們还俗那又太造孽了若在這裡發給官媒雖然我們不要身價他們弄去賣錢那裡顧人的死活呢芹兒呢你便狠々的說他一頓除了祭祀喜慶無事叫他不用到這裡來看仔細碰在老爺氣頭兒上那可就吃不了兠着走了並說與賬房兒裡把這一項錢糧檔子銷了还打發個人到水月菴說老爺的諭除了上坟燒紙若有本家爺們到他那裡去不許接待若

再有一點不好風声、連老姑子一並攆出去、賈璉一一答應了、出去將王夫人的話告訴賴大、說是太太主意、叫你這麼辦去、辦完了、告訴我去回太太、你快辦去罷、回來老爺來、你也按着太太的話回去、賴大听說、便道我們太太真正是個佛心、這班東西、還着人送回去、既是太太好心、不得不挑個好人、芹哥兒竟交給二爺開發了罷、那個貼帖兒的奴才、想法兒查出來、重重的收拾他纔好、賈璉點頭說是了、即刻將賈芹發落、賴大也赶着把女尼等須出、按着王意辦去了、晚上賈政回家、賈璉賴大回明賈政、賈政本是省事的人、听了也便擱開手了、獨有那些無賴之

徒、听得賈府發出二十四個女孩子出來、那個不想、寃竟那些人能彀回家不能、未知着落、亦难虛擬、且說紫鵑因黛玉漸好、園中無事、听見女尼等預備宮內使喚、不知何事、便到賈母那边打听打听、恰遇着鴛鴦下來、閒着坐下說閒話兒、提起女尼的事、鴛鴦咤異道、我並沒有听見、回來問問二奶奶就知道了、正說着、只見傅試家兩個女人过來、請賈母的安、鴛鴦要陪了上去、那兩個女人因賈母正睡晌覺、就與鴛鴦說了一声兒、回去了、紫鵑問這是誰家差來的、鴛鴦道、好討人嫌、家裡有了一個女孩兒、生得好些、便献宝的是的、常常在老太太面前誇他家姑娘長

得怎麽好心地怎麽好亂貌上又能說話兒又簡絕做活計兒手兒又巧會寫會算尊長上頭最孝敬的就是待下人也是極和平的來了就編這麽一大套常常說給老太太听我听着很煩這幾個老婆子真（果然生煩、討嫌）討人嫌我們老太太偏愛听那些個話老太太也罷了還有宝玉素常見了老婆子便很厭煩的偏見了他們家的老婆子便不厭煩你說奇不奇前兒還來說他們姑娘現有多少人家兒來求親他們老爺總不肯應心裡只要和偺們這種人家作親纔肯一回誇奬一回奉承把老太太的心都說活了紫鵑听了一呆便假意道若老太太喜歡爲什麽不就給宝玉定

了呢鴛鴦正要說出原故听見上頭說老太太醒了鴛鴦趕著上去紫鵑只得起身出來（有可不）回到園裡一頭走一頭想道天下莫非只有一個宝玉你也想他我也想他我們家的那一位越發痴心起來了看他的那個神情兒是一定在宝玉身上的三番五次的病可不是爲着這個是什麽這家裡金的銀的還鬧不清若添了一個什麽傅姑娘更了不得了我看宝玉的心也在我們那一位的身上听着鴛鴦的說話竟是見一個愛一個的這不是我們姑娘白（旁見、皆用、心揣盡想頭、託以自己爲寶玉、二、恐寶玉、五、不能）（不做押韻）操了心了嗎紫鵑本是想着黛玉往下一想連自已也不得主意了不免掉下淚來要想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又

恐怕他煩惱若是看着他這樣可憐見兒的左思右想一時煩躁起來自已咳自已道你替人耽什麽憂就是林姑娘真配了寶玉他的那性情兒也是難伏侍的寶玉性情雖好又是貪多嚼不爛的我倒劝人不必瞎操心我自已纔是瞎操心呢從今已後我儘我的心伏侍姑娘其餘（休）（鴻人必致之水精腸肚方有此妙文）的事全不管這麽一想心裡倒覺清淨回到瀟湘舘來見黛玉獨自一人坐在炕上理從前做過的詩文詞稿擡頭見紫鵑進來便問你到那裡去了紫鵑道我今兒瞧瞧姐姐妹們去黛玉道敢是找襲人姐姐（先非寶玉）去麽紫鵑道我找他做什麽黛玉一想這話怎麽順嘴說了出來反覺不好意

思便啐道你找誰與我什麽相干倒茶去罷紫鵑也心裡暗笑出來倒茶只聽見園裡的一叠声乱嚷不知何故一面叫人去打听回來說道怡紅院裡的海棠（忽接海棠文筆不斷）本來萎了幾棵也沒人去澆灌他昨日寶玉走去瞧見枝頭上好像有了骨朶兒是的人都不信沒有理他忽然今日開得很好的海棠花衆人咤異都爭着去看連老太太太太都閙動了來瞧花兒呢所以大奶奶叫人收拾園裡敗葉枯枝這些人在那裡傳喚黛玉也听見了知道老太太來便更了衣叫雪雁去打听若是老太太來了即來告訴我雪雁去不多時便跑來說老太太太太好些人都來了請姑娘就

去罷寳玉畧自照了一照鏡子換了一件衣服隨着去
跑到怡紅院來已見老太太坐在寳玉常卧的榻上黛玉
便說道請老太太安退後便見了邢王二夫人回來與李
紈探春惜春邢岫烟彼此問了好只有鳳姐因病未來史
湘雲因他叔叔調任回京接了家去薛寳琴跟他姐姐家
去住了李家姐姐因見園內多事李嬸娘帶了在外居住
所以黛玉今日見的只有數人大家說笑了一回講究這（伏此句點怪）
花開得古怪賈母道這花兒應在三月裡開的如今雖是
十一月因節氣遲還算十月應着小陽春的天氣這花開
因爲和暖是有的王夫人道老太太見的多說得是也不

爲奇邢夫人道我聽見這花已經萎了一年怎麽這回不
應時候兒開了必有個原故李紈笑道老太太與太太說
得都是據我的糊塗想頭必是寳玉有喜事來了此花先
來報信探春雖不言語心內想此花必非好兆大凡順者
昌逆者亡草木知運不時而發必是妖孽只不好說出來
獨有黛玉聽說是喜事心裡觸動便高興說道當初田家
有荆樹一棵三個弟兄因分了家那荆樹便枯了後來感
動了他弟兄們仍舊歸在一處那荆樹也就榮了可知草（有意）
木也隨人的（伏此）如今二哥哥認真念書舅舅喜歡那棵樹也
就發了賈母王夫人聽了喜歡便說林姑娘比方得有理

狠有意思正說着賈赦賈政賈環賈蘭都進來看花賈赦便說據我的主意把他砍去必是花妖作怪（上語勝似人）賈政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不用砍他隨他去就是了（妖分人語）賈母聽見便說誰在這裡混說人家有喜事好處什麼怪不怪的若有好事你們享去若是不好我一個人當你們不許混說賈政聽了不敢言語訕訕的同賈赦等走了出來那賈母高興叫人傳話到廚房裡快快備辦酒席大家賞花叫宝玉環兒蘭兒各人做一首詩誌喜林姑娘的病纔好不要他費心若高興給你們改改對着李紈道你們都陪我喝酒李紈答應了是便笑對探春笑道都是你鬧的探春道饒

不叫我們做詩怎麼我們鬧的李紈道海棠社不是你起的麼如今那棵海棠也要來入社了（語葉自然）大家聽着都笑了一時擺上酒菜一面喝着彼此都要討老太太的歡喜大家說些興頭話宝玉上來斟了酒便立成了四句詩寫出來念與賈母聽道

海棠何事忽摧隤　今日繁花為底開
應是北堂增壽考　一陽旋復占先梅

賈環也寫了來念道

草木逢春當茁芽　海棠未發候偏差（大話）
人間奇事知多少　冬月開花獨我家

賈蘭也恭楷謄正呈與賈母賈母命李紈念道

烟凝媚色春前萎　霜浥微紅雪後開

莫道此花知識淺　欣榮預佐合歡盃（詩好有出息）

賈母聽畢便說我不大懂詩聽去倒是蘭兒的好環兒做得不好都上來吃飯罷寶玉看見賈母喜歡更是興頭因想起晴雯死的那年海棠死的今日海棠復榮我們院內（海棠花也紛紛心事各自自明所有寶玉之精神深）這些人自然都好但是晴雯不能像花的死而復生了頓覺轉喜為悲忽又想起前日巧姐提鳳姐要把五兒補入或此花為他而開也未可知却又轉悲為喜依舊說笑賈母還坐了半天然後扶了珍珠回去了王夫人等跟着過

來只見平兒笑嘻嘻的迎上來說我們奶奶知道老太太在這裡賞花自己不得來叫奴才來伏侍老太太太太們還有兩疋紅送給寶二爺包裹這花當作賀禮襲人過來接了呈與賈母看賈母笑道偏是鳳丫頭行出點事兒來叫人看着又體面又新鮮（要好喜大家稱美很）很有趣兒襲人笑着向平兒道回去替寶二爺給二奶奶道謝要有喜大家喜賈母聽了笑道噯喲我還忘了呢鳳丫頭雖病着還是他想得到送得也巧一面說着衆人就隨着去了平兒私與襲人道奶奶說這花開得奇怪叫你鉸塊紅紬子掛掛便應在喜事上去了以後也不必只管當作奇事混說襲人點頭答應

送了平兒出去不題且說那日宝玉本來穿着一裹圓的皮袄在家歇息因見花開只管出來看一回賞一回歎一回愛一回的心中無数悲喜離合都弄到這株花上去了忽然听說賈母要來便去換了一件狐腋箭袖罩一件元狐腿外褂出來迎接賈母匆匆穿換未將通靈宝玉掛上及至後來賈母去了仍舊換衣（通靈之失號以後後經也不詳）襲人見宝玉脖子上沒有掛着便問那塊玉呢宝玉道纔剛忙乱換衣摘下來放在炕桌上我沒有帶襲人回看桌上並沒有玉便向各處找尋踪影全無嚇得襲人滿身冷汗宝玉道不用着急少不得在屋裡的問他們就知道了襲人當作麝月等藏起嚇

他頑便向麝月等笑着說道小蹄子們頑呢到底有個頑法把這件東西藏在那裡了別真弄丟了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麝月等都正色道這是那裡的話頑是頑笑是笑這個事非同兒戲你可別混說你自己昏了心了想想罷想想擱在那裡了這會子又混賴人了襲人見他這般光景不像是頑話便着急道皇天菩薩小祖宗到底你擺在那裡去了宝玉道我記得明明放在炕桌上的你們到底找啊襲人麝月秋紋等也不敢叫人知道大家偷偷兒的各處搜尋鬧了大半天毫無影響甚至翻箱倒籠實在沒處去找便疑到方纔這些人進來不知誰撿了去了襲人

說道進來的誰不是知道玉是性命是的東西呢誰敢撿了去呢你們好歹先別声張快到各處問去若有姐妹們撿着嚇我們頑呢你們給他磕頭要了回來若是小丫頭偷了去問出來也不回上頭不論把什麽送他換了出來都使得的這可不是小事真要丟了這個比丟了寶二爺（令了寶二爺命要）的還利害呢（這玉何用）麝月秋紋剛要往外走襲人又赶出來囑咐道頭裏在這裡吃飯的倒先別問去找不着再惹出些風波來更不好了麝月等依言分頭各處追問人人不曉個々驚疑麝月等回來俱目瞪口呆面面相窺寶玉也嚇怔了襲人急的只是乾哭我是沒處找回又不敢回怡紅院

裡的人嚇得個々像木雕泥塑一般大家正在發呆只見各處知道的都來了探春叫把園門閉上先命個老婆子帶着兩個丫頭再往各處去尋去一面又叫告訴衆人若誰找出來重重的賞銀大家頭宗要脫干係二宗听見重賞不顧命的混找了一遍甚至于茅廁裡都找到誰知那塊玉竟像綉花針兒一般找了一天總無影響李紈急了說這件事不是頑的我要說句無禮的話了衆人道什麼呢李紈道事情到了這裡也顧不得了現在園裡除了寶玉都是女人要求各位姐姐妹妹姑娘都要叫跟來的丫頭脫了衣服大家搜一搜若沒有再叫丫頭們去搜那些

老婆子並粗使的丫頭大家說道這話也說的有理現在人多手亂魚龍混雜倒是這麼一來你們也洗洗清探春獨不言語那些丫頭們也都願意洗淨自己先是平兒起平兒說道打我先搜起于是各人自已解懷李紈一氣兒混搜探春嗔着李紈道大嫂子你也學那起不成材料的樣子來了那個人既偷了去還肯藏在身上况且這件東西在家裡是寳到了外頭不知道的是廢物偷他做什麼我想來必是有人使促狹衆人聽說又見環兒不在這裡昨兒是他滿屋裡亂跑都疑到他身上只是不肯說出來探春又道使促狹的只有環兒你們叫個人去悄悄的叫

了他來背地裡哄着他叫他拿出來然後嚇着他叫他不要聲張這就完了大家點頭稱是李紈便向平兒道這件事還是得你去纔弄得明白平兒答應就趕着去了不多時同了環兒來了衆人假意裝出沒事的樣子叫人沏了碗茶擱在裡間屋裡衆人故意搭訕走開原叫平兒哄他平兒便笑着向環兒道你二哥哥的玉丢了你瞧見了沒有賈環便急得紫漲了臉瞪着眼說道人家丢了東西你怎麼又叫我來查問疑我我是犯過案的賊麼平兒見這樣子到不敢再問便又陪笑道不是這麼說怕三爺要拿了去嚇他們所以白問問瞧見了沒有好叫他們找賈環

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見不看見誰帶他怎麼問我捧着他的人多着咧得了什麼不來問我丟了東西就來問我說着起身就走衆人不好攔他這裡寶玉倒急了說道都是這勞什子鬧事我也不要他了你們也不用鬧了環兒一去必是嚷得滿院裡都知道了這可不是鬧事了麼襲人等急得又哭道小祖宗你看這玉丟了沒要緊若是上頭知道了我們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說着便嚎啕大(失人者意勝悲人。)哭起來衆人更加傷感明知此事掩飾不來只得要商議定了話回來好回賈母諸人寶玉道你們竟也不用商議硬說我砸了就完了平兒道我的爺好輕巧話兒上頭要問爲什麼砸的呢他們也是個死啊倘或要起砸破的碴兒來那又怎麼樣呢寶玉道不然便說我前日出門丟了衆人一想這句話倒還混得過去但是這兩天又沒上學又沒往別處去寶玉道怎麼沒有前兒還到臨安伯府裡聽戲去了呢便說那日丟的探春道那也不妥既是前兒丟的爲什麼當日不來回衆人正在胡思亂想要裝點撒謊只聽得趙姨娘(此回却偏趙姨娘生波)的聲兒哭着喊着走來說你們丟了東西自己不找怎麼叫人背地裡拷問環兒我把環兒帶了來索性交給你們這一起洑上水的該殺該剮隨你們罷說着將環兒一推說你是個賊快快的招罷氣得環兒

也哭喊起來李紈正要勸解丫頭來說太太來了襲人等此時無地可容寶玉等趕忙出來迎接趙姨娘暫且也不敢作聲跟了出來王夫人見眾人都有驚惶之色纔信方纔所見的話便道那塊玉真丟了麼眾人都不敢作聲王夫人走進屋裡坐下便叫襲人慌得襲人連忙跪下含淚要禀王夫人道你起來快快叫人細細找去一忙亂倒不好了襲人哽咽難言寶玉生恐襲人真告訴出來便說道太太這事不與襲人相干是我前日到臨安伯府那裡聽戲在路上丟了王夫人道為什麼那日不找寶玉道我怕他們知道沒有告訴他們我叫焙茗等在外頭各處找過

的王夫人道胡說如今脫換衣服不是襲人他們伏侍的麼大凡哥兒出門回來手巾荷包短了還要個明白何況這塊玉不見了便不問的麼寶玉無言可答趙姨娘聽見便得意了忙接過口道外頭丟了東西也賴環兒話未說完被王夫人喝道這裡說這個你且說那些沒要緊的話趙姨娘便不敢言語了還是李紈探春從實的告訴了王夫人一遍王夫人也急得淚如雨下索性要回明賈母去問邢夫人那邊跟來的這些人去鳳姐病中也聽見寶玉失玉知道王夫人過來料躲不住便扶了豐兒來到園裡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鳳姐嬌怯怯的說請太太安寶玉

等过來問了鳳姐好王夫人因說道你也听見了麼這可不是奇事嗎剛纔眼錯不見就丟了再找不着你去想想打從老太太那边丫頭起至你們平兒誰的手不穩誰的心促狹我要回了老太太認真的查出來纔好不然是斷了寶玉的命根了了鳳姐回道咱們家人多手雜自古說的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裡保得住誰是好的但是一吵嚷已經都知道了偷玉的人若叫太太查出來明知是死無葬身之地他着了急反要毀壞了滅口那時可怎麼處呢據我的糊塗想頭只說寶玉本不愛他撂丟了也沒有什麼要緊只要大家嚴密些別叫老太太老爺知道這麼說

了暗暗的派人去各處察訪哄騙出來那時玉也可得罪名也好定不知太太心裡怎麼樣王夫人遲了半日纔說道你這話雖也有理但只是老爺跟前怎麼瞞的過呢便叫環兒過來道你二哥哥的玉丢了白問了你一句怎麼你就亂嚷若是嚷破了人家把那個毀壞了我看你活得活不得賈環嚇得哭道我再不敢嚷了趙姨娘听了那裡還敢言語王夫人便吩咐衆人道想來自然有沒找到的地方兒好端端的在家裡的還怕他飛到那裡去不成只是不許声張限襲人三天內給我找出來要是三天找不着只怕也瞞不住大家那就不用过安靜日子了說着便

叫鳳姐兒跟到邢夫人那邊商議踏看不題這裡李紈等紛紛議論便傳喚看園子的一干人來叫把園門鎖上快傳林之老家的來悄悄兒的告訴了他叫他吩咐前後門上三天之內不論男女下人從裡頭可以走動要出去時一槩不許放出只說裡頭丟了東西待這件東西有了着落然後放人出來林之孝家的答應了是因說前兒奴才家裡也丟了一个不要緊的東西林之孝必要明白上街去找了一個測字的那人叫做什麼劉鐵嘴測了一個字說的很明白回來依舊一找便找着了襲人聽見更央及林家的道好林奶奶出去快求林大爺替我們問問去那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出去了邢岫烟道若說那外頭測字打卦的是不中用的我在南邊聞妙玉能扶乩何不煩他問一問况且我聽見說這塊玉原有仙机想來問得出來衆人都詫異道咱們常見的從沒有聽他說起麝月便忙問岫烟道想來別人求他是不肯的好姑娘我給姑娘磕個頭求姑娘就去若問出來了我一輩子總不忘你的恩說着赶忙就要磕下頭去岫烟連忙攔住黛玉等也都從恿着岫烟速往櫳翠庵去一面林之孝家的進來說道姑娘們大喜林之孝測了字回來說這玉是丟不了的將來橫竪有人送還來的衆人聽了也都半信半疑惟有襲人

壽月喜歡的了不得探春便問測的是什麼字林之孝家的道他的話多奴才也記不上來記是拆了個賞人的東西的賞字那劉鐵嘴也不問便說丟了東西不是李紈道這就算好林之孝家的道他還說賞字上頭一個小字底下一個口字這件東西很可嘴裡放得必是個珠子寶石衆人聽了誇讚道眞是神仙往下怎麼說林之孝家的道他說底下貝字拆開不成一個見字可不是不見了因上頭折了當字叫快到當鋪裡找去賞字加一人字可不是償字只要找着當鋪就有人有了人便贖了來可不是償还了嗎衆人道既這麼着就先往左近找起橫豎幾個當

鋪都找遍了不得就有了俗們有了東西再問人就容易了李紈道只要東西那怕不問人都使得林嫂子煩你就把測字的話快去告訴二奶奶回了太太先叫太太放心就叫二奶奶快快派人查去林家的答應了便走衆人略安了一點兒神呆呆的等岫烟回來正呆等只見跟寶玉的焙茗在門外招手兒叫小丫頭子快出來那小丫頭趕忙的出去了焙茗便說道你快進去告訴我們二爺和裡頭太太奶奶姑娘們天大喜事那小丫頭子道你快說罷怎麼這麼累贅焙茗笑着拍手道我告訴姑娘姑娘進去回了俗們兩個人都得賞錢呢你打量什麼寶二爺的那

塊玉呀我得了准信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五回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眞宝玉瘋顛

話說焙茗在門口和小丫頭子說宝玉的玉有了、那小丫頭急忙回來告訴宝玉、衆人听了、都推着宝玉出去問他、衆人在廊下听着、宝玉也覺放心、便走到門口問道、你那裡得了、快拿來、焙茗道、拿是拿不來的、還得托人做保去呢、宝玉道、你快說是怎麼得的、我好叫人取去、焙茗道、我在外頭知道林爺々去測字、我就跟了去、我听見說在當鋪裡、我沒等他說完、便跑到四個當鋪裡去、我比給他們瞧、有一家便說有、我說給我罷、那鋪子裡要票子、我說當多少錢、他說三百錢的也有、五百錢的也有、前兒有一個人拿這麼一塊玉當了三百錢去、今兒又有人也拿一塊玉當了五百錢去、宝玉不等說完、便道、你快拿三百五百錢去取了來、我們挑着看是不是、裡頭襲人便啐道、二爺不用理他、我小時候兒听見我哥々常說、有些人賣那些小玉兒、沒錢用便去當、想來是家々當鋪裡有的、衆人正在听得詫異、被襲人一說、想了一想、倒大家笑起來、說快叫二爺進來罷、不用理那糊塗東西了、他說的那些玉、想來不是正經東西、宝玉正笑着、只見岫烟來了、原來岫烟走到櫳翠菴見了妙玉、不及閒話、便求妙玉扶乩、妙玉

今兒我還說道我與姑娘來往、爲的是姑娘不是勢利塲中的人、今日怎麽聽了那裡的謡言、過來纏我、况且我並不曉得什麽叫扶乩、說着將要不理、岫烟懊悔此來、知他脾氣是這麽着的、一時我已說出、不好白回去、又不好與他質証他會扶乩的話、只得陪着笑將襲人等性命關係的話說了一遍、見妙玉略有活動、便起身拜了幾拜、妙玉嘆道、何必爲人作嫁、但是我進京以來、素無人知、今日你來破例、恐將來纏繞不休、岫烟道、我也一時不忍、知你必是慈悲的、便是將來他人求你、願不願在你、誰敢相强、妙玉笑了一笑、叫道婆焚香、在箱子裡找出沙盤乩架、書了

符命、岫烟行禮祝告畢、起來同妙玉扶着乩、不多時、只見那仙乩疾書道、

噫來無跡、去無蹤、青埂峯下倚古松、欲追尋、山萬重、入我門來一笑逢、

書畢、停了乩、岫烟便請問是何仙、妙玉道、請的是拐仙、岫烟錄了出來、請教妙玉解識、妙玉道、這個可不能、連我也不懂、你快拿去、他們的聰明人多着呢、岫烟只得回來、進入院中、各人都問怎麽樣了、岫烟不及細說、便將所錄乩語遞與李紈、衆姊妹看寶玉看着、都解的是一時要找是我不着的、然而丟是丟不了的、不知幾時不找便出來了、

大書已了即本州衛髮

山是青埂峯不知在那裡李紈道這是仙机隱語偺們家裡那裡跑出青埂峯來必是誰怕查出撂在松樹的山子石底下也未可定獨是入我門來這句到底是入誰的門呢黛玉道不知請的是誰岫烟道拐仙探春說道若是仙家的門便難入了襲人心裡着忙便捕風捉影的混找沒一塊石底下不找到只是沒有回到院中宝玉也不問有無只管傻笑麝月着急道小祖宗你到底是那里丟的說明了我們就是受罪也在明處啊宝玉笑道我說外頭丟的你們又不依你如今問我我知道麼李紈探春道今日從早起鬧起已到三更來的天了你瞧林妹妹已經撑不住各自散去我們也該歇歇兒了明日再鬧罷說着大家散去宝玉自便睡下可憐襲人等哭一回想一回一夜無眠暫且不題且說黛玉先自回去想起金石的舊話來反（又提起金玉）自歡喜心裡說道和尚道士的話真個信不得果真金玉有緣宝玉如何能把這玉丟了呢或者因我之事拆散他們的金玉也未可知想了半天更覺安心把這一天的勞乏竟不理會重新倒翻起書來紫鵑倒覺身倦連催黛玉睡下黛玉雖躺下又想到海棠花上說這塊玉原是胎裡帶來的非比尋常之物來去自有關係若是這花主好事呢不該失了這玉呀看來此花開的不祥莫非他有不吉

之事不覺又傷起心來又轉想到喜事上頭此花又似應開此玉又似應失如此一悲一喜直想到五更方睡着（寫煩妙忘）次日王夫人等早派人到當舖裡去查問鳳姐暗中設法找尋一連鬧了幾天總無下落還喜賈母賈政未知襲人等每日提心吊胆寶玉也好幾天不上學只是怔怔的不言不語沒心沒緒的（災運矣）王夫人只知他因失玉而起也不着意那一日正在納悶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嘻嘻的笑道今日聽得軍机賈雨村打發人來告訴二老爺說舅太爺陞了內閣大學士（非常熱鬧）奉旨來京已定明年正月二十日宣麻有三百里的文書去了想舅太爺晝夜趲行半個多月就要到

了姪兒特來回太太知道王夫人聽說便歡喜非常正想娘家人少薛姨媽家又衰敗了兄弟又在外任照應不着今日忽聽兄弟拜相回京王家榮耀將來寶玉都有倚靠便把失玉的心又略放開些了天天只望兄弟來京忽一天賈政進來滿臉淚痕喘吁吁的說道你快去稟知老太太即刻進宮不用多人的是你伏侍進去因娘娘忽得暴（是第一件不好事）病現在太監在外立等他說太醫院已經奏明痰厥不能醫治王夫人聽說便大哭起來賈政道這不是哭的時候快快去請老太太說得寬緩些不要嚇壞了老人家賈政說着出來吩咐家人伺候王夫人收了淚去請賈母只說

元妃有病進去請安賈母念佛道怎麼又病了前番嚇的我了不得後來又打聽錯了這回情願再錯了也罷王夫人一面回答一面催鴛鴦等開箱取衣飾穿戴起來王夫人趕着回到自巳房中也穿戴好了過來伺候一時出廳上轎進宮不題且說元春自選了鳳藻宮後聖眷隆重身体發福未免舉動費力每日起居勞乏時發痰疾因前日侍宴回宮偶沾寒氣勾起舊病不料此回甚屬利害竟至痰氣壅塞四肢厥冷一面奏明即召太醫調治豈知湯藥不進連用通関之劑並不見效內官憂慮奏請預辦後事所以傳旨命賈氏椒房進見賈母王夫人遵旨進宮見元

妃痰塞口涎不能言語見了賈母只有悲泣之狀却少眼淚賈母進前請安奏些寬慰的話少時賈政等職名遞進宮嬪傳奏元妃目不能顧漸漸臉色改變內宮太監即要奏聞恐派各妃看視椒房姻戚未便久羈請在外宮伺候賈母王夫人怎忍便離無奈國家制度只得下來又不敢啼哭惟有心內悲感朝門內官員有信不多時只見太監出來立傳欽天監賈母便知不好尚未敢動稍刻小太監傳諭出來說賈娘娘薨逝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存年四十三歲賈母含悲起身只得出宮上轎回家賈政等亦已得

信、一路悲戚、到家中、邢夫人、李紈、鳳姐、寶玉等出廳分東
西迎着賈母請了安、並賈政王夫人請安、大家哭泣、不題。
次日早起、凡有品級的、按貴妃喪禮、進內請安哭臨。賈政
又是工部、雖按照儀注辦理、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同
事又要請教他、所以兩頭更忙、非比從前太后與周妃的
喪事了。但元妃並無所出、惟謚曰賢淑貴妃、此是王家制
度、不必多贅。只講賈府中男女天天進宮、忙的了不得。幸
喜鳳姐兒近日身子好些、還得出來照應家事、又要預備
王子騰進京、接風賀喜。鳳姐胞兄王仁、知道叔叔入了內
閣、仍帶家眷來京。鳳姐心內歡喜、便有些心病、有這些娘

家的人、也便撂開、所以身子倒覺比前好了些。王夫人看
見鳳姐照舊辦事、當總論、又把擔子卸了一半、又眼見兄弟來京、
諸事放心、倒覺安靜些。獨有寶玉原是無職之人、又不念
書、代儒學裏知他家內有事、也不來管他。賈政正忙、自然
沒有空兒查他。想來寶玉趁此機會、竟可與姊妹們天天
暢樂、不料他自失了玉後、終日懶怠走動、說話也糊塗了。所頑石、
并賈母等出門回來、有人叫他去請安、便去；沒人叫他、他
也不動。襲人等懷着鬼胎、又不敢去招惹他、恐他生氣。每
天茶飯、端到面前便吃、不來也不要。襲人看這光景、不像
是有氣、竟像是有病的。襲人偷着空兒到瀟湘館告訴紫

鵑說是二爺這麼着求姑娘給他開導開導紫鵑雖即告訴黛玉只因黛玉想着親事上頭一定是自己了如今見了他反覺不好意思若是他來呢原是小時在一處的也難不理他若說我去找他斷斷使不得所以黛玉不肯過來襲人又背地裡去告訴探春那知探春心裡明明知道海棠開的怪異寶玉失的更奇接連着元妃姐姐薨逝諒家道不祥日日愁悶（探春自是出人頭地一流人物）那有心腸去勸寶玉況兄妹們男女有別只好過來一兩次寶玉又終是懶懶的所以也不大常來寶釵也知失玉因薛姨媽那日應了寶玉的親事回去便告訴了寶釵薛姨媽還說雖是你姨媽說了我還沒

有應準說等你哥哥回來再定你願意不願意寶釵反正色的對母親道媽媽這話說錯了女孩兒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親沒了媽媽應該做主的再不然問哥哥怎麼問起我來所以薛姨媽更愛惜他說他雖是從小嬌養慣的卻也生來的貞靜因此在他面前反不提起寶玉了寶釵自從聽此一說把寶玉二字自然更不提起了如今雖然聽見失了玉心裡也甚驚疑倒不好問只得聽旁人說去竟像不與自己相干的只有薛姨媽打發了頭連來了好幾次問信因他自己的兒子薛蟠的事焦心只等哥哥進京便好為他出脫罪名又知元妃已薨雖然

賈府忙亂、那得鳳姐好了、出來理家、也把賈家的事撂開（何用着急轉、）了、只苦了襲人、雖然在宝玉跟前低声下氣的伏侍勸慰（盼忘姑娘喜事臨頭列將家去百年謂者、）宝玉竟是不懂、襲人只有暗暗的着急而已、過了几日、元妃停靈寢廟、賈母等送殯去了幾天、豈知宝玉一日獃似一日、也不發燒、也不疼痛、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說話都無頭緒、那襲人麝月等一發慌了、回過鳳姐几次、鳳姐不時過來、起先道是找不着玉生氣、如今看他失魂落魄的樣子、只有日日請醫調治、煎藥吃了好几劑、只有添病的、沒有減病的、及至問他那裡不舒服、宝玉也不說出來、直至元妃事畢、賈母惦記宝玉、親自到園看視、王夫人也隨過來、襲人等忙叫宝玉接去請安、宝玉雖說是有病、每日原起來行動、今日叫他接賈母去、他依然仍是請安、惟是襲人在旁扶着指教、賈母見了便道、我的兒、我打諒你怎麼病着、故此過來瞧你、今你依舊的模樣兒、我的心放了好些、王夫人也自然是寬心的、但宝玉並不回答、只管嘻嘻的笑、賈母等進屋坐下、問他的話、襲人教一句、他（此之謂學舌、）說一句、大不似往常、直是一個傻子似的、賈母愈看愈疑、便說、我纔進來看時、不見有什麼病、如今細細一瞧、這病果然不輕、竟是神魂失散的樣子、到底因什麼起的呢、王夫人知事難瞞、又瞧瞧襲人那可憐的樣子、只得便依着

寶玉先前的話將那往臨安伯府裏去聽戲時丟了這塊玉的話悄悄的告訴了一遍心裏也彷徨的很生恐賈母着急并說現在着人在四下裏找尋求籤問卦都說在當舖裏我少不得找着的賈母聽了急的站起來眼淚直流說道這件玉如何是丟得的你們忒不懂事了難道老爺也是撂開手的不成王夫人知賈母生氣叫襲人等跪下自己歛容低首回說媳婦恐老太太着急老爺生氣都沒敢回賈母咳道這是寶玉的命根子因丟了所以他是這麽失魂喪魄的還了得况且這玉滿城裏都知道誰撿了去便叫你們找出來麽叫人快快請老爺我與他說那時

嚇的王夫人襲人等哀告道老太太這一生氣回來老爺更了不得了現在寶玉病着交給我們儘命的找來就是了賈母道你們怕老爺生氣有我呢便叫麝月傳人去請不一時傳進話來說老爺謝客去了賈母道不用他也使得你們便說我說的話暫且也不用責罰下人我便叫璉兒來寫出賞格懸在前日經過的地方便說有人撿得送來者情愿送銀一萬兩如有知人撿得送信找得者送銀五千兩如真有了不可吝惜銀子這麽一找少不得就找出來了若是靠着偺們家幾個人找就找一輩子也不能得王夫人也不敢直言賈母傳話告訴賈璉叫他速辦去

了賈母便叫人將寶玉動用之物都搬到我那里去只派襲人秋紋跟過來餘者仍留園內看屋子寶玉聽了終不言語只是傻笑賈母便携了寶玉起身襲人等攙扶出園回到自已房中叫王夫人坐下看人收拾裡間屋內安置便對王夫人道你知道我的意思麼我爲的園裡人少怡紅院裡的花樹忽萎忽開有些奇怪頭裡仗着一塊玉能除邪祟如今此玉丟了生恐邪氣易侵故我帶他過來一塊兒住着這几天也不用叫他出去大夫來就在這里瞧王夫人聽說便接口道老太太想的自然是如今寶玉同着老太太住了老太太的福氣大不論什麽都壓住了賈

母道什麽福氣不過我屋裡乾淨些經卷也多都可以念念定定心神你問寶玉好不好那寶玉見問只是笑襲人叫他說好寶玉也就說好王夫人見了這般光景未免落淚在賈母這裡不敢出聲賈母知王夫人着急便說道你回去罷這裡有我調停他晚上老爺回來告訴他不必來見我不許言語就是了王夫人去後賈母叫鴛鴦找些安神定魄的藥按方吃了不題且說賈政當晚回家在車內聽見道兒上人說道人要發財也容易的很那個問道怎麼見得這個人又道今日聽見榮府裡丟了什麼哥兒的玉了貼着招帖兒上頭寫着玉的大小式樣顏色說有人

檢了送去就給一萬兩銀子送信的還給五千呢賈政雖未聽得如此真切心內咤異急忙趕回便叫門上的人問起那事來門上的人稟道奴才頭裡也不知道今兒晌午璉二爺傳出老太太的話叫人去貼帖兒纔知道的賈政便嘆氣道家道該衰偏生養這麼一個孽障纔養他的時候滿街的謠言隔了十幾年略好了些這會子又大張曉諭的找玉成何道理說着忙走進裡頭去問王夫人王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訴賈政知是老太太的主意又不敢違拗只抱怨王夫人幾句又走出來叫瞞着老太太背地理揭了這個帖兒下來豈知早有那些游手好閒的人揭了去了過了些時竟有人到榮府門上口稱送玉來家內人們聽見喜歡的了不得便說拿來我給你回去那人便懷內掏出賞格來指給門上人瞧這不是你府上的帖子麼寫明送玉來的給銀一萬兩二太爺你們這會子瞧我窮回來我得了銀子就是個財主了別這麼待理不理的門上聽他話頭來的硬說道你到底略給我瞧一瞧我好給你回去那人初到不肯後來聽人說的有理便掏出那玉托在掌中一揚說這是不是衆家人原是在外服役只知有玉也不常見今日纔看見這玉的模樣兒了急忙跑到裡頭搶頭報似的那日賈政賈赦出門只有賈璉在家

衆人回明賈璉還細問眞不眞門上人口稱親眼見過只是不給奴才要見主子一手交銀一手交玉賈璉却也喜歡忙去禀知王夫人卽便回明賈母把個襲人樂得合掌念佛賈母並不改口一疊連聲快叫璉兒請那人到書房內坐下將玉取來一看卽便送銀賈璉依言請那人進來當客待他用好言道謝要借這玉送到裏頭本人見了謝銀分釐不短那人只得將一個紅紬子包兒送過去賈璉打開一看可不是那一塊晶瑩美玉呢賈璉素昔原不理論今日倒要看看了半日上面的字也彷彿認的出來什麼除邪祟等字賈璉看了喜之不勝便叫家人伺候忙

忙的送與賈母王夫人認去這會子驚動了合家的人都等着爭看鳳姐見賈璉進來便劈手奪去不敢先看送到賈母手裏賈璉笑道你這麼一點兒事還不叫我獻功呢賈母打開看時只見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一面用手擦摸鴛鴦拿上眼鏡兒來戴着一瞧說奇怪這塊玉倒是的怎麼把頭裏的寶色都沒了呢王夫人看了一會子也認不出便叫鳳姐過來看鳳姐看了道像倒像只是顏色不大對不如叫寶兄弟自己一看就知道了襲人在旁也看着未必是那一塊只是盼得的心盛也不敢說出不像來鳳姐於是從賈母手中接過來同着襲人拿來給寶玉

瞧這時寶玉正睡著纔醒鳳姐告訴道你的玉有了寶玉睡眼朦朧接在手裡也沒瞧便往地下一摔道你們又來哄我了說着只是冷笑鳳姐連忙拾起來道這也奇了怎麼你沒瞧就知道呢寶玉也不答言只管笑王夫人也進屋裡來了見他這樣便道這不用說了他那玉原是胎裡帶來的一種古怪東西自然他有道理想來這個必是人見了帖兒照樣做的大家此時恍然大悟賈璉在外間屋裡听見這話便說道既不是快些拿來給我問他去人家這樣事他敢來鬼混賈母喝住道璉兒拿了去給他叫他去罷那也是窮極了的人沒法兒了所以見我們家有這

樣事他便想着賺幾個錢也是有的如今白白的花了錢弄了這個東西又叫偺們認出來了依着我不要難爲他把這玉還他說不是我們的賞給他幾兩銀子外頭的人知道了纔肯有信兒就送來呢若是難爲了這一個人就有真的人家也不敢拿來了賈璉答應出去那人還等着呢半日不見人來正在那裡心裡發虛只見賈璉氣忿走出來了未知何如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五回終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顰兒迷本性

話說賈璉拿了那塊假玉忿忿走出到了書房那個人看見賈璉的氣色不好心裡先發了虛了連忙站起來迎着剛要說話只見賈璉冷笑道好大胆我把你這個混賬東西這裡是什麽地方兒你敢來掉鬼回頭便問小厮們呢外頭轟雷一般幾個小厮齊声答應賈璉道取繩子去綑起他來等老爺回來回明了把他送到衙門裡去衆小厮又一齊答應預備着呢嘴裡雖如此却不動身那人先自唬的手足無措見這般勢派知道難逃公道只得跪下給

賈璉碰頭口口声声只叫老太爺別生氣是我一時窮極無奈纔想出這個沒臉的營生來那玉是我借錢做的我也不敢要了只得孝敬府裡的哥兒頑罷說畢又連匕磕頭賈璉啐道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這府裡希罕你的那朽不了的浪東西正鬧着只見賴大進來陪着笑向賈璉道二爺別生氣了靠他筭個什麽東西饒了他叫他滚出去罷賈璉道實在可惡賴大賈璉作好作歹衆人在外頭都說道糊塗狗攮的还不給爺和賴大爺磕頭呢快匕的滚罷还等窩心脚呢那人趕忙磕了兩個頭抱頭鼠竄而去從此街上鬧動了賈宝玉弄出假宝玉來且說賈政

那日拜客回來，衆人因爲煙飾底下恐怕賈政生氣，已過去的事了，不便也都不肯回，只因元妃的事忙碌了好些時，近日寶玉又病着，雖有舊例家宴，大家無興，也無有可記之事。到了正月十七日，王夫人正盼王子騰來京，只見鳳姐進來回說：「今日二爺在外聽得有人傳說，我們家大老爺趕着進京，離城只二百多里地，在路上沒了，（二件不好事）太太聽見了沒有？」王夫人吃驚道：「我沒有聽見，老爺昨晚也沒有說起，到底在那裡聽見的？」鳳姐道：「說是在樞密張老爺家聽見的。」王夫人怔了半天，那眼淚早流下來了，因拭淚說道：「回來再叫璉兒索性打聽明白了來告訴我。」鳳姐答應去

了。王夫人不免暗裡落淚，悲女哭弟，又爲寶玉耽憂，如此（還有那）連三接二，都是不隨意的事，那裡擱得住，便有些心口疼痛起來。又加賈璉打聽明白了，來說道：「舅太爺是趕路勞乏，偶然感冒風寒，到了十里屯地方，延醫調治，無奈這個地方沒有名醫，誤用了藥，一劑就死了。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裡沒有。」王夫人聽了，一陣心酸，便心口疼得坐不住，叫彩雲等扶了上炕，還扎掙着叫賈璉去回了賈政：「即速收拾行裝，迎到那裡，幫着料理完畢，即刻回來告訴我們，好叫你媳婦兒放心。」賈璉不敢違拗，只得辭了賈政起身。賈政早已知道，心裡很不受用，又知寶玉失玉已後，神志

惛憒、醫藥無效、又值王夫人心疼、那年正值京察、工部將賈政保列一等、二月吏部帶領引見、皇上念賈政勤儉謹慎、即放了江西糧道、即日謝恩、已奏明起程日期、雖有眾親朋賀喜、賈政也無心應酬、只念家中人口不寧、又不敢耽延在家、正在無計可施、只聽見賈母那邊叫請老爺、賈政即忙進去、看見王夫人帶着病也在那裏、便向賈母請了安、賈母叫他坐下、便說你不日就要赴任、我有多少話與你說、不知你聽不聽、說着掉下淚來、賈政忙站起來說道、老太太有話、只管吩咐、兒子怎敢不遵命呢、賈母哽咽着說道、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你又要做外任去、偏有

你大哥在家、你又不能告親老、你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寶玉、偏偏的又病得糊塗、還不知道怎麼樣呢、我昨日叫賴升媳婦出去叫人給寶玉算算命、這先生算得好靈、說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必要沖沖喜纔好、不然只怕保不住、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話、所以教你來商量、你的媳婦也在這裏、你們兩個也商量商量、還是要寶玉好呢（政老怎對、）還是隨他去呢（當得此論。）賈政陪笑說道、老太太當初疼兒子這麼疼的、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已的兒子不成麼、只爲寶玉不上進、所以時常恨他、也不過是恨鐵不成鋼的意思、老太太既要給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逆着老太太不

孩他的理、如今寶玉病着、兒子也是不放心、因老太太不叫他見我、所以兒子也不敢言語、我到底瞧瞧寶玉是個什麽病、王夫人見賈政說着也有些眼圈兒紅、知道心裡是疼的、便叫襲人扶了寶玉來、寶玉見了他父親、襲人叫寶玉請安、他便請了個安、賈政見他臉面很瘦、目光無神、大有瘋傻之狀、便叫人扶了進去、便想到自己也是望六的人了、如今又放外任、不知道幾年回來、倘或這孩子果然不好、一則年老無嗣、雖說有孫子、到底隔了一層、二則老太太最疼的是寶玉、若有差錯、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瞧瞧王夫人一包眼淚、又想到他身上、復站起來說老太太這麽大年紀、想法兒疼孫子、做兒子的還敢違拗、老太太主意該怎麽便怎麽就是了、但只姨太太那邊不知說明白了沒有、王夫人便道姨太太是早應了的、只爲蟠兒的事沒有結案、所以這些時總沒提起、賈政又道這就是第一層難處了、他哥哥在監裏、妹妹怎麽出嫁、况且貴妃的事雖不禁婚嫁、寶玉應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個月的功服、此時也難娶親、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已經奏明、不敢耽擱、這幾天怎麽辦呢、賈母想了一想、說的果然不錯、若是等這幾件事過去、他父親又走了、倘或這病一天重似一天、怎麽好、只可越些禮辦了纔好、想定主意便說道你

若給他辦呢我自然有個道理包管都礙不着姨太太那边我和你媳婦親自过去求他蟠兒那裡我央蝌兒去告訴他說是要救宝玉的命諸事將就自然應的若說服裡娶親當真使不得況且宝玉病着也不可教他成親不过是沖沖喜我們兩家願意孩子們又有金玉的道理婚是不用合的了即挑了好日子按着偺們家分兒过了禮趕着挑個娶親日子一槩鼓樂不用倒按宮裡的樣子用十二對提燈一乘八人轎子抬了來照南边規矩拜了堂一樣坐床撒帳可不是算娶了親了麼宝丫頭心地明白是不用慮的內中又有襲人也还是個妥妥當當的孩子再

有個明白人常勸他更好他又和宝丫頭合的來再者姨太太曾說宝丫頭的金鎖也有個和尚說過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焉知宝丫頭过來不因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也定不得從此一天好似一天豈不是大家的造化這會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鋪排起來這屋子是要你派的一槩親友不請也不排筵席待宝玉好了过了功服然後再擺席請人這麼着都赶的上你也看見了他們小兩口兒的事也好放心的去賈政听了原不願意只是賈母做主不敢違命勉強陪笑說道老太太想得極是也很妥當只是要吩咐家下眾人不許吵嚷得裡外皆知這要耽不

見的姨太太那边，只怕不中，若是果真，遠了也只好罷了。老太太的主意新去，賈母道：姨太太那裡有我呢，你去罷。賈政答應出來，心中好不自在，因赴任事多，部裡領憑，親友們薦人，種種應酬不絕，竟把寶玉的事聽憑賈母交與王夫人鳳姐兒了，惟將榮禧堂後身王夫人內屋旁边一大跨所二十餘間房屋指與寶玉，餘者一概不管。賈母定了主意，叫人告訴他去，賈政只說很好，此是後話。且說寶玉見過賈政，襲人扶回裡間炕上，因賈政在外，無人敢與寶玉說話，寶玉便昏昏沉沉的睡去。賈母與賈政所說的話，寶玉一句也没有聽見，襲人等却靜靜兒的聽得明白。

頭裡雖也聽得些風声，到底影响，只不見寶釵過來，却也有些信真，今日聽了這些話，心裡方纔水落歸漕（落歸漕究竟非福本），倒也喜欢，心裡想道：果然上頭的眼力不錯，這纔配得是，我也造化，若他來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擔子。但是這一位的心裡只有一個林姑娘，幸虧他没有聽見，若知道了，又不知要鬧出什麽分兒了。襲人想到這裡，轉喜為悲，心想這件事怎麽好？老太太、太太那裡知道他們心裡的事，一時高興說給他知道，原想要他病好，若是他仍似前的心事，初見林姑娘便要摔玉砸玉，況且那年夏天在園裡把我當作林姑娘，說了好些私心話，後來因为紫鵑說了句頑話兒

便哭得死去活來若是如今和他說要娶寶姑娘竟把林姑娘撂開除非是他人事不知還可若稍明白些只怕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我再不把話說明那不是一害三個人了麼襲人想定主意待等賈政出去叫秋紋照看着宝玉便從裡間出來走到王夫人身傍悄匕的請了王夫人到賈母後身屋裡去說話賈母只道是宝玉有話也不理會還在那裡打算怎麼過禮怎麼娶親那襲人同了王夫人到了後間便跪下哭了王夫人不知何意把手拉着他說好端匕的這是怎麼說有什麼委屈起來說襲人道這話奴才是不該說的這會子因为沒有法見了王夫

人道你慢匕的說襲人道宝玉的親事老太太太太已定了宝姑娘了自然是極好的一件事只是奴才想着太太看去宝玉和宝姑娘好還是和林姑娘好呢王夫人道他兩個因從小兒在一處所以宝玉和林姑娘又好些襲人道不是好些便將宝玉素與黛玉這些光景一一的說了還說這些事都是太太親眼見的獨是夏天的話我從沒敢和別人說王夫人拉着襲人道我看外面兒已瞧出幾分來了你今日一說更加是了但是剛纔老爺說的話想必都聽見了你看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襲人道如今宝玉若有人和他說話他就笑沒人和他說話他就睡所以頭

裡的話卻倒都沒聽見王夫人道倒是這件事叫人怎麼樣呢襲人道奴才說是說了還得太太告訴老太太想個万全的主意纔好王夫人便道既這麼着你去幹你的這時候滿屋子的人暫且不用提起等我瞅空兒回明老太太再作道理說着仍到賈母跟前賈母正在那裡和鳳姐兒商議見王夫人進來便問道襲人丫頭說什麼這麼鬼鬼祟祟的王夫人趁問便將寶玉的心事細細回明賈母賈母聽了半日沒言語王夫人和鳳姐也都不再說了只見賈母歎道別的事都好說林丫頭倒沒有什麼若寶玉真是這樣這可叫人作了難了只見鳳姐想了一想因說

道難倒不難只是我想了個主意不知姑媽肯不肯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管說給老太太聽大家娘兒們商量着辦罷了鳳姐道依我想這件事只有一個掉包兒的法子賈母道怎麼掉包兒鳳姐道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嚷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姑娘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要是他全不管這個包兒也就不用掉了若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這事卻要大費周折呢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歡你怎麼樣辦法呢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王夫人點了幾點頭兒笑了一笑說道也罷了賈母便問道你娘兒兩個搗鬼到底告

訴我是怎麽着呀鳳姐忙賠笑不懂露洩機關便也向耳
边輕輕的告訴了一遍賈母果真一時不懂鳳姐笑着又
說了幾句賈母笑道這麽着也好可就只忒苦了寶丫頭
了倘或吵嚷出來林丫頭又怎麽樣呢鳳姐道這個話原
只說給寶玉听外頭一槩不許題起有誰知道呢正說間
了頭傳進話來說璉二爺回來了王夫人恐賈母問及使
個眼色與鳳姐鳳姐便出來迎着賈璉努了個嘴兒同到
王夫人屋裡等着去了一回兒王夫人進來已見鳳姐哭
的兩眼通紅賈璉請了安將到十里屯料理王子騰的喪
事的話說了一遍便說有恩旨賞了內閣的職銜諡了文

勤公命本宗扶柩回籍着沿途地方官員照料昨日起身
同家眷回南去了舅太太叫我回來請安問好說如今想
不到不能進京有多少話不能說聽見我大舅子要進京
若是路上遇見了便叫他來到偺們這裡細細的說王夫
人听畢其悲痛自不必言鳳姐勸慰了一番請太太畧歇
晚上來再商量寶玉的事罷說畢同了賈璉回到自己
房中告訴了賈璉叫他派人收拾新房不題一日黛玉
早飯後帶着紫鵑到賈母這边來一則請安二則也為自
已散散悶出了瀟湘館走了幾步忽然想起忘了手絹子
來因叫紫鵑回去取來自已却慢慢的走着等他剛走到

沁芳橋那邊山石背後當日同寶玉葬花之處忽聽一個

娘早知在傻大姐

人嗚嗚咽咽在那裡哭黛玉煞住腳聽時又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也聽不出哭着叨叨的是些什麼話心裡甚是疑惑便慢慢的走去及到了跟前却見一個濃眉大眼的丫頭在那裡哭呢黛玉未見他時還只疑府裡這些大丫頭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所以來這裡發洩發洩及至見了這個丫頭却又好笑因想到這種蠢貨有什麼情種自然是那屋裡作粗活的丫頭受了大女孩子的氣了細瞧了一瞧却不認得那丫頭見黛玉來了便也不敢再哭站起來拭眼淚黛玉問道你好好的爲什麼在這裡傷心那丫

頭聽了這話又流淚道林姑娘你評評這個理他們說話我又不知道我就說錯了一句話我姐姐也不犯就打我呀黛玉聽了不懂他說的是什麼因笑問道你姐姐是那一個那丫頭道就是珍珠姐姐黛玉聽了纔知他是賈母屋裡的因又問你叫什麼那丫頭道我叫傻大姐兒黛玉笑了一笑又問你姐姐爲什麼打你你說錯了什麼話了那丫頭道爲什麼呢就是爲我們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

催命鬼來了

情黛玉聽了這句話如同一個疾雷心頭亂跳略定了定神便叫這丫頭你跟了我這裡來那丫頭跟着黛玉到那個角兒上葬桃花的去處那裡背靜黛玉因問道寶二爺

娶寶姑娘他為什麼打你呢傻大姐道我們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了因為我們老爺要起身說就趕着往姨太太商量把寶姑娘娶過來罷頭一宗給寶二爺冲什麼喜第二宗說到這裡又瞅着寶玉笑了一笑纔說道趕着辦了還要給林姑娘說婆婆家呢黛玉已經聽呆了這了頭只管說道我又不知道他們怎麼商量的不叫人吵嚷怕寶姑娘聽見害臊我白和寶二爺屋裡的襲人姐姐說了一句咱們明兒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這可怎麼叫呢林姑娘你說我這話害着珍珠姐姐什麼了嗎他走過來就打了我一個嘴巴說我混說不遵上頭

的都要攆出我去我知道上頭為什麼不叫言語呢你們又沒告訴我就打我說着又哭起來那黛玉此時心裡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甜苦酸鹹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停了一會兒顫巍巍的說道你別混說了你再混說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說着自己轉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兩隻腳却像踹着綿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原來腳下軟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痴痴信着腳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的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却又不知不覺的順着堤往回裡走

起來紫鵑取了絹子來、却不見黛玉、正在那裡看時只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裡東轉西轉又見一個丫頭往前頭走了離的遠也看不得是那一個來心中驚疑不定只得赶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麽又回去是要往那裡去黛玉也只模糊聽見隨口答道我問問寶玉去紫鵑聽了摸不着頭腦只得攙着他到賈母這邊來黛玉走到賈母門口心裡微覺明晰回頭看見紫鵑攙着自己便站住了問道你作什麽來的紫鵑陪笑道我找了絹子來了頭裡見姑娘在橋那边呢我赶着过去問姑娘姑娘沒理會黛玉笑道我打量你來瞧宝

二爺來了呢不然怎麽往這裡走呢紫鵑見他心裡迷惑便知黛玉必是聽見那丫頭什麽話了惟有點頭微笑而已只是心裡怕他見了寶玉那一個已經是瘋瘋傻傻這一個又這樣恍恍惚惚一時說出些不大體統的話來那時如何是好心裡雖如此想却也不敢違拗只得攙他進去那黛玉却又奇怪了這時不似先的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鵑打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却是寂然無聲因賈母在屋裡歇中覺丫頭們也有脫滑頑去的也有打盹兒的也有在那裡伺候老太太的倒是襲人聽見簾子响從屋裡出來一看見是黛玉便讓道姑娘屋裡坐罷黛玉笑着道

[illegible]寶二爺在家麼。襲人不知底裡、剛要答言、只見紫鵑在黛玉身後和他努嘴兒、指着黛玉。又搖搖手兒。襲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語。黛玉卻也不理會、自己走進房來。看見寶玉在那裡坐着、也不起來讓坐、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illegible]自己坐下、卻也瞅着寶玉笑。兩個人也不問好、也不說話[illegible]、也無推讓、只管對着臉傻笑起來。襲人看見這番光景、心裡大不得主意、只是沒法兒。忽然聽着黛玉說道、寶玉、你為什麼病了。寶玉笑道、我為林姑娘病了。襲人紫鵑兩個嚇得面目改色。連忙用言語來岔。兩個卻又不答言、仍旧傻笑起來。襲人見了這樣、知道黛玉此時心中迷惑不減

紅樓夢

第九十六回

於寶玉、因悄和紫鵑說道、姑娘纔好了、我叫秋紋妹妹同着你攙回姑娘歇歇去罷。因回頭向秋紋道、你和紫鵑姐姐送林姑娘去罷、你可別混說話。秋紋笑着、也不言語、便[illegible]來同着紫鵑攙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瞅着寶玉只[illegible]管笑、只管點頭兒。[illegible]紫鵑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說着、便回身笑着、出來了、仍舊不用丫頭們攙扶、自己卻走得比往常飛快。紫鵑秋紋後面趕忙跟着走。黛玉出了賈母院門、只管一直走去。紫鵑連忙攙住、叫道、姑娘往這麼來。黛玉仍是笑着、隨了往瀟湘館來。離門口不遠、紫鵑道、阿彌陀佛、可到

了家了、只這一句話沒說完只見黛玉身子往前一栽性的一声一口血直吐出來未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痴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話說黛玉到瀟湘館門口紫鵑說了一句話更動了心一時吐出血來幾乎暈倒虧了還同着秋紋兩個人挽扶着黛玉到屋裡來那時秋紋去後紫鵑雪雁守着見他漸漸甦醒過來問紫鵑道你們守着哭什麼紫鵑見他說話明白倒放了心了因說姑娘剛纔打老太太那邊回來身上覺着不大好唬的我們沒了主意所以哭了黛玉笑道我那裡就能彀死呢這一句話沒完又喘成一處原來黛玉因今日聽得寶玉寶釵的事情這本是他數年的心病一時急怒所以迷惑了本性及至回來吐了這一口血心中却漸漸的明白過來把頭裡的事一字也不記得了這會子見紫鵑哭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話來此時反不傷心惟求速死以完此債這裡紫鵑雪雁只得守着想要告訴人去怕又像上次招得鳳姐兒說他們失驚打怪的那知秋紋回去神情慌遽正值賈母睡起中覺來看見這般光景便問怎麼了秋紋嚇的連忙把剛纔的事回了一遍賈母大驚說這還了得連忙着人叫了王夫人鳳姐過來告訴了他婆媳兩個鳳姐道我都囑咐到了這是什麼人去走了風這不更是一件難事了嗎賈母道且別管那些先

瞧瞧去是怎麽樣了、說着便起身帶着王夫人鳳姐等過來看視見黛玉顔色如雪並無一點血色神氣昏沉氣息微細半日又咳嗽了一陣丫頭遞了痰盒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大家都慌了只見黛玉微微睜眼看見賈母在他旁邊便喘吁吁的說道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傷心否。必聞。賈母一聞此言十分难受便道好孩子你養着罷不怕的微微、至此以見老。太太之白疼我矣。也微微一笑把眼又閉上了外面丫頭進來回鳳姐道大夫來了、于是大家退出王大夫同着賈璉進來診了脉說道尙不妨事這是鬱氣傷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氣不定如今要用歛陰止血的藥方可望好王大夫說完同着賈璉出去開

方取藥去了賈母看黛玉神氣不好便出來告訴鳳姐等道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他只怕难好你們也該替他預備預備冲一冲或者好了豈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麼樣也不至臨時忙亂燕家中裡符等是令疾、偺們家裡這兩天正有事呢鳳姐兒答應了賈母又問了紫鵑一回到底不知是那個說的賈母心裡只是納悶因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該要分別些纔是做女孩兒的本分我纔心裡疼他若是他心裡有別的想頭成了什麼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們說了我倒有些不放心因回到房中又叫襲人來問襲人仍將前日回王

夫人的話、並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賈母道、我方纔看他、却还不至糊塗、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偺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憑着花多少錢都使得、若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鳳姐道、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掛心、橫竪有他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瞧看、倒是姑媽那边的事要緊、今日早起聽見說、房子不差什麼就妥當了、竟是老太太太太到姑媽那边、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就只一件、姑媽家裡有宝妹妹在那裡、難以說話、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來、偺們一夜都說結了、就好辦了、賈母王夫人都道、你說的是、今日晚了、明日飯後偺們娘兒們就過去、說着賈母用了晚飯、鳳姐同王夫人各自歸房、不提、且說次日鳳姐吃了早飯過來、便要試試宝玉、走進裡間說道、宝兄弟大喜、老爺已擇了吉日要給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歡。宝玉聽了只管瞅着鳳姐笑、微微的點點頭兒、鳳姐笑道、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宝玉却大笑起來、鳳姐看着也斷不透他是明白是糊塗。因又問道、老爺說你好了纔給你娶林妹妹呢、若還是這麼傻便不給你娶了。宝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纔傻呢、說着便站起來說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鳳姐忙扶住了說、

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婦了、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寶玉道、娶过來他到底是見我不見、鳳姐又好笑、又着忙心想想襲人的話不差、提了林妹妹雖說仍舊說些瘋話、却覺得明白些、若真明白了、將來不是林姑娘、打破了這個燈虎兒、那饑荒纔难打呢、便忍笑說道你好好兒的便見你、若是瘋瘋顛顛的、他就不見你了、寶玉說道、我有一個心、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过來横竪給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裡頭、鳳姐聽着竟是瘋話、便出來看着賈母笑、賈母聽了又是笑又是疼、便說道我早聽見了、如今且不用理他、叫襲人好好的安慰他、偺們走罷、說着

王夫人也來了、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裡只說惦記着這边的事來瞧瞧、薛姨媽感激不盡、說些薛蟠的話、喝了茶、薛姨媽纔要叫人告訴寶釵、鳳姐連忙攔住、說姑媽不必告訴寶妹妹、又向薛姨媽陪笑說道、老太太此來、一則為瞧姑媽、二則也有句要緊的話、特請姑媽到那边商議、薛姨媽听了、點點頭兒說是了、於是大家又說些閒話、便回來了、當晚薛姨媽果然过來見过了賈母、到王夫人屋裡來、不免說起王子騰來、大家落了一回淚、薛姨媽便問道剛纔我到老太太那裡、寶哥兒出來請安还好好兒的、不過略瘦些、怎麼你們說得狠利害、鳳姐便道其實也不怎麼

樣、只是老太太懸心、目今老爺又要起身外任去、不知幾年纔來、老太太的意思、頭一件叫老爺看着寶兒成了家也放心、二則也給寶兒弟沖沖喜、借大妹妹的金鎖壓壓邪氣、只怕就好了、薛姨媽心裡也願意、只慮着寶釵委屈、便道也使得、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計較纔好、王夫人便按着鳳姐的話和薛姨媽說、只說姨太太這會子家裡沒人、不如把粧奩一概蠲免、明日就打發蝌兒去告訴蟠兒、一面這裡過門、一面給他變法兒撕擄官事、並不提寶玉的心事、又說姨太太既作了親、娶過來早早好一天、大家早放一天心、正說着、只見賈母差鴛鴦過來候信、薛姨媽雖恐寶釵委屈、然也沒法兒、（薛姨媽這也大、糊塗、）又見這般光景、只得滿口應承、鴛鴦回去、回了賈母、賈母也甚喜歡、又叫鴛鴦過來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不叫他受委屈、薛姨媽也答應了、便議定鳳姐夫婦作媒人、大家散了、王夫人姊妹不免又叙了半夜話兒、次日薛姨媽回家、將這邊的話細細的告訴了寶釵、還說我已經應承了、寶釵始則低頭不語、後來便自垂淚、薛姨媽用好言勸慰解釋了好些話、寶釵自回房內、寶琴隨去解悶、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叫他明日起身、一則打聽審詳的事、二則告訴你哥哥一個信兒、你即便回來、薛蝌去了、四日便回來回覆薛姨媽道、哥

哥的事上司已經準了誤殺一過堂就要題本了叫咱們
預備贖罪的銀子、妹妹的事、說媽媽做主很好的、趕着辦
罷、薛姨媽聽了、一則薛蟠可以回家、二則完了寶釵的事、
心裡安頓了好些、便是看着寶釵心裡好像不願意似的、
雖是這樣、他是女兒家、素來也孝順守禮的人、知我應了
他也沒得說的、便叫薛蝌辦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即叫人
送到璉二爺那邊去、還問了过禮的日子來、你好預備、本
來咱們不驚動親友、哥哥的朋友、是你說的都是混賬人、
親戚呢、就是賈王二家、如今賈家是男家、王家無人在京
裡、史姑娘放定的事、他家沒有來請咱們、咱們也不用通

知、倒是把張德輝請了來、托他照料些、他上幾歲年紀的
人、到底懂事、薛蝌領命、叫人送帖过去、次日賈璉过來見
了薛姨媽、請了安、便說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過來
回姨太太、就是明日过禮罷、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飭就是
了、說着捧過通書來、薛姨媽也謙遜了幾句、點頭應允、賈
璉趕着回去、回明賈政、賈政便道你回老太太說、既不叫
親友們知道、諸事寧可簡便些、若是東西上、請老太太瞧
了就是了、不必告訴我、賈璉答應、進內將話回明賈母、這
裡王夫人叫了鳳姐命人將過禮的物件、都送與賈母過
目、并叫襲人告訴寶玉、那寶玉又嘻嘻的笑道、這裡送到

園裡回來園裡又送到這裡偺們的人送偺們的人收何
苦來呢賈母王夫人聽了都喜歡道說他糊塗他今日怎
麽這麽明白呢鴛鴦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來一件一件
的點明給賈母瞧說這是金項圈這是金珠首飾共八十
件這是粧蟒四十疋這是各色紬緞一百二十疋這是四
季的衣服共一百二十件外面也沒有預備羊酒這是折
羊酒的銀子賈母看了都說好輕輕的與鳳姐說道你去
告訴姨太太說不是虛禮求姨太太等蟠兒出來慢慢的
叫人給他妹妹做來就是了那好日子的被褥还是偺們
這裡代辦了罷鳳姐答應了出來叫賈璉先過去又叫周

瑞旺兒等吩咐他們不必走大門只從園裡從前開的便
門內送去我也就过去這門離瀟湘館还遠倘別處的人
見了囑咐他們不用在瀟湘館裡提起衆人答應着送禮（婦人做親竟是偷做）
而去宝玉認以為真心裡大樂精神便覺得好些只是語
言總有些瘋傻那過禮的回來都不提名說姓因此上下
人等雖都知道只因鳳姐吩咐都不敢走漏風声且說黛
玉雖然服藥這病日重一日紫鵑等在旁苦劝說道事情
到了這個分兒不得不說了姑娘的心事我們也都知道
至於意外之事是再沒有的（不入耳之言未相劝也）姑娘不信只拿宝玉的身子
說起這樣大病怎麽做得親呢姑娘別听瞎話自已安心

保重纔好、黛玉微笑一笑、也不答言、又咳嗽數声、吐出好些血來、紫鵑等看去、只有一息奄奄、明知劝不过來、惟有守着流淚、天天三四輪去告訴賈母、鴛鴦測度賈母近日比前疼（依公婁赤之賈母）黛玉的心差了些、所以不常去回、況賈母這幾日的心都在寶釵寶玉身上、不見黛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只請太醫調治罷了、黛玉向來病着、自賈母起直到姊妹們的下人常來問候、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連一個問的人都沒有、睜開眼只有紫鵑一人、自料萬無生理、因扎掙着向紫鵑說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雖是老太太派你伏侍我這几年、我拿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說

到這裡氣又接不上來、紫鵑聽了一陣心酸、早哭得說不出話來、進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說道、紫鵑妹妹、我躺着不受用、你扶起我來靠着坐坐纔好、紫鵑道、姑娘的身上不大好、起來又要料摟着了、黛玉聽了、閉上眼不言語了、一時又要起來、紫鵑沒法、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兩边用軟枕靠住、自己却倚在旁边、黛玉那裡坐得住、下身自覺硌的疼、狠命的掌着、叫過雪雁來道、我的（結局可想）詩本子、說着、又喘、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稿、因找來送到黛玉跟前、黛玉點點頭兒、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發怔、黛玉氣的兩眼直瞪、又咳嗽起來、又吐了一口血、雪

雁連忙回身取了水來黛玉嗽了吐在盒內紫鵑用絹子給他拭了嘴黛玉便拿那絹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處說不上來閉了眼紫鵑道姑娘歪歪兒罷黛玉又搖搖頭兒紫鵑料是要絹子便叫雪雁開箱拿出一塊白綾絹子來黛玉瞧了撂在一邊使勁說道有字的紫鵑這纔明白過來要那塊題詩的舊帕只得叫雪雁拿出來遞給黛玉紫鵑勸道姑娘歇歇罷何苦又勞神等好了再瞧罷只見黛玉接到手裏也不瞧詩扎挣着伸出那隻手來狠命的撕那絹子（姿背不悖）却是只有打顫的分兒那裏撕得動紫鵑早已知他是恨寶玉却也不敢說破只說姑娘何苦自已又生氣

黛玉點點頭兒掖在袖裏便叫雪雁點燈雪雁答應連忙點上燈來黛玉瞧瞧又閉了眼坐着喘了一會子又道籠上火盆紫鵑打諒他冷因說道姑娘躺下多蓋一件罷那炭氣只怕耽不住黛玉又搖頭兒雪雁只得籠上擱在地下火盆架上黛玉點頭意思叫挪到炕上來雪雁只得端上來出去拿那張火盆炕桌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鵑只得兩隻手來扶着他黛玉這纔將方纔的絹子拿在手中瞅着那火點點頭兒往上一撂紫鵑唬了一跳欲要搶時兩隻手却不敢動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時那絹子已經燒着了紫鵑勸道姑娘這是怎麼說呢黛玉只

作不聞、回手又把那詩稿拿起來、瞧了瞧又撂下了、紫鵑怕他也要燒、連忙將身倚住黛玉、騰出手來拿時、黛玉又早拾起撂在火上、此時紫鵑却彀不着乾急、雪雁正拿進桌子來、看見黛玉一撂、不知何物、趕忙搶時、那紙沾火就着、如何能彀少待、早已烘々的着了、雪雁也顧不得燒手、從火裏抓起來撂在地下亂踩、却已燒得所餘無幾了、那所餘者、詩稿燒殘書中幾有而已。黛玉把眼一閉往後一仰、幾乎不曾把紫鵑壓倒、紫鵑連忙叫雪雁上來將黛玉扶着放倒、心裏突々的亂跳、欲要叫人時、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時、自己同着雪雁和鸚哥等幾個小丫頭、又怕一時有什麼原故、好容易熬了一夜、到

了次日早起、覺黛玉又緩過一點兒來、飯後忽然又嗽又吐、又緊起來、紫鵑看着不祥了、連忙將雪雁等都叫進來看守、自己却來回賈母、那知到了賈母上房、靜悄々的只有兩三個老媽媽和幾個做粗活的丫頭在那裡看屋子呢、紫鵑因問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說不知道、紫鵑聽這話詫異、遂到宝玉屋裡去看、竟也無人、遂問屋裡的丫頭、也說不知、紫鵑已知八九、但這些人怎麼竟這樣狠毒冷淡、又想到黛玉這幾天竟連一個人問的也沒有、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悶氣來、一扭身便出來了、自己想了一此一念是紫鵑意中。所有想、今日倒要看々宝玉是何形狀、看他見了我怎麼樣過

的去那一年我說了一句謊話他就急病了今日竟公然做出這件事來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真是冰寒雪冷令人切齒的一面走一面想早已來到怡紅院只見院門虛掩裡面却又寂靜的狠紫鵑忽然想到他要娶親自然是有新屋子的但不知他這新屋子在何處正在那裡徘徊瞻顧看見墨雨飛跑紫鵑便叫住他墨雨過來笑嘻嘻的道姐〻在這裡做什麼紫鵑道我聽見寶二爺娶親我要來看〻熱鬧兒誰知不在這裡也不知是幾兒墨雨悄悄的道我這話只告訴姐〻你可別告訴雪雁他們上頭分附了連你們都不叫知道呢就是今日夜裡娶那裡是在

這裡老爺派璉二爺另收拾了房子了說着又問姐〻有什麼事麼紫鵑道沒什麼事你去罷墨雨仍舊飛跑去了紫鵑自己發了一回獃忽然想起黛玉來這時候还不知是死是活因兩淚汪〻咬着牙發狠道寶玉我看他明兒死了你算是躲的過不見了你過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兒拿什麼臉來見我一面哭一面走嗚嗚咽咽的自回去了還未到瀟湘館只見兩個小丫頭在門裡往外探頭探腦的一眼看見紫鵑那一個便嚷道那不是紫鵑姐〻來了嗎紫鵑知道不好了連忙擺手兒不叫嚷赶忙進去看時只見黛玉肝火上炎兩顴紅赤紫鵑覺得不妥叫了黛

玉的奶媽王奶奶來一看他便大哭起來這紫鵑因王奶
媽有些年紀可以仗個膽兒誰知竟是個沒主意的人反
倒把紫鵑弄得心裏七上八下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便命
小丫頭急忙去請你道是誰原來紫鵑想起李宮裁是個
孀居今日寶玉結親他自然迴避況且園中諸事向係李
紈料理所以打發人去請他李紈正在那裏給賈蘭改詩
冒冒失失的見一個丫頭進來回說大奶奶只怕林姑娘
不好了那裏都哭呢李紈聽了嚇了一大跳也不及問了
連忙站起身來便走素雲碧月跟着一頭走着一頭落淚
想着姐妹在一處一塲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

雙惟有青女素娥可以髣髴一二竟這樣小小的年紀就（淒淒慘慘冷冷清清）
作了北邙鄉女偏偏鳳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自已
也不好過瀟湘館來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真真可憐可
歎一頭想着已走到瀟湘館的門口裏面却又寂然無聲
李紈倒着起忙來想來必是已死都哭過了那衣衾未知
裝裹妥當了沒有連忙三步兩步走進屋子來裏間門口
一個小丫頭已經看見便說大奶奶來了紫鵑忙往外走
和李紈走了個對臉李紈忙問怎麽樣紫鵑欲說話時惟
有喉中哽咽的分兒却一字說不出那眼淚一似斷線珍
珠一般祇將一隻手回過去指着黛玉李紈看了紫鵑這

般光景更覺心酸也不再問連忙走過來看時那黛玉已不能言李紈輕輕叫了兩聲黛玉却還微微的開眼似有知識之狀但只眼皮嘴唇微有動意口內尚有出入之息却要一句話一點淚也沒有了（淚已還了自然一點沒有）李紈回身見紫鵑不在跟前便問雪雁雪雁道他在外頭屋裡呢李紈連忙出來只見紫鵑在外頭空床上躺着顏色青黃閉了眼只管流淚那鼻涕眼淚把一個砌花錦边的褥子已濕了碗大的一片李紈連忙喚他那紫鵑纔慢慢的睁開眼欠起身來李紈道傻了頭這是什麼時候且只顧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衾還不拿出來給他換上還等多早晚呢難道他個女孩

兒家你還叫他失身露體精着來光着去嗎紫鵑所了這句話一發止不住痛哭起來李紈一面也哭一面着急一面拭淚一面拍着紫鵑的肩膀說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快着收拾他的東西罷再遲一會子就了不得了正鬧着外边一個人慌慌張張跑進來倒把李紈唬了一跳看時却是平兒跑進來看見這樣只是獃磕磕的發怔李紈道你這會子不在那边做什麼來了說着林之孝家的也進來了平兒道奶奶不放心叫來瞧瞧既有大奶奶在這裡我們奶奶就只顧那一頭兒了李紈點點頭兒平兒道我也見見林姑娘說着一面往裡走一面早已流下

淚來這裡李紈因知林之孝家的道你來的正好快出去
瞧瞧去告訴管事的預備林姑娘的後事妥當了叫他來
回我不用到那边去林之孝家的答應了還站着李紈道
還有什麽話呢林之孝家的〔今夜[illegible]十分老太太與二奶奶[illegible]〕道剛纔二奶奶和老太太商
〔剛纔、遂將矣無怪紫鵑之不[illegible]〕
量了那边用紫鵑姑娘使喚使喚呢李紈還未答言只見
紫鵑道林奶奶你先請罷等着人死了我們自然是出去
的那裡用這麽說到這裡却又不好說了因又改說道況
且我們在這裡守着病人身上也不潔淨林姑娘還有氣
兒呢不時的叫我李紈在旁解說道當真這林姑娘和這
了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倒是雪雁是他南边帶來的他

倒不理會惟有紫鵑我看他兩個一時也離不開林之孝
家的頭裡聽了紫鵑的〔林之孝家的亦可恕〕話未免不受用被李紈這番一說
却也沒的說又見紫鵑哭得淚人一般只好瞅着他微微
的笑因又說道紫鵑姑娘這些閒話倒〔有什麽可不得雖到〕不要緊只是他却
〔晉府有事誰在人情之外〕
說得我可怎麽回老太太呢況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
的嗎正說着平兒擦着眼淚出來道告訴二奶奶什麽事
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平兒低了一回頭說
這麽着罷就叫雪姑娘去罷李紈道他使得嗎平兒走到
李紈耳边說了幾句李紈點點頭兒道既是這麽着就叫
雪雁過去也是一樣的林之孝家的因問平兒道雪姑娘

使得嗎平兒道使得都是一樣林家的道那麼姑娘就叫雪姑娘跟了我去我先去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回來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李紈道是了你這麼大年紀（林家的實可惡奴才該打[illegible]大）連這麼點子事還不就嗎林家的笑道不是不就頭一宗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辦的我們都不能狠明白再者又有六奶奶和平姑娘呢說着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原來雪雁因這幾日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麼便也把心冷淡了況且所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也不敢不去連忙收拾了頭平兒叫他換了新鮮衣服跟着林家的去了隨後平兒又和李紈說了幾句話

李紈又囑咐平兒打那麼催着林之孝家的叫他男人快辦了來平兒答應着出來轉了個灣子看見林家的帶着雪雁在前頭走呢趕忙叫住道我帶了他去罷你先告訴林大爺辦林姑娘的東西去罷奶奶那裡我替回就是了那林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裡平兒帶了雪雁到了新房子裡回明了自去辦事却說雪雁看見這般光景想起他家姑娘也未免傷心只是在賈母鳳姐跟前不敢說出因又想道也不知用我作什麼我且瞧瞧寶玉成日家和我們姑娘好的蜜裡調油這時候總不見面了也不知是真病假病怕我們姑娘不依他假說丟了玉粧出傻子樣兒來

叫我們姑娘寒了心他好娶寶姑娘的意思我看看他去看他見了我傻不傻莫不成今兒還粧傻麼一面想着已溜到裡間屋子門口偷偷兒的瞧這時寶玉雖因失玉昏憒但只聽見娶了黛玉為妻真乃是從古至今天上人間（寫知人諺不爽）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了那身子頓覺健旺起來祇不過不似從前那般靈透所以鳳姐的妙計百發百中巴不得即見黛玉盼到今日完姻真樂得手舞足蹈雖有幾句傻話却與病時光景大相懸絕了雪雁看了又是生氣又是傷心他那裡曉得寶玉的心事便各自走開這裡寶玉便叫襲人快快給他裝新坐在王夫人屋裡看見鳳姐尤氏

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吉時只管問襲人道林妹妹打園裡來為什麼這麼費事還不來襲人忍着笑道等好時辰回來又所見鳳姐與王夫人道雖然有服外頭不用鼓樂咱們南边規矩要拜堂的冷清清使不得我傳了家內學過音樂管過戲子的那些女人來吹打熱鬧些王夫人點頭說使得一時大轎從大門進來家裡細樂迎出去十二對宮燈排着進來倒也新鮮雅致儐相請了新人出轎寶玉見新人蒙着蓋頭喜娘披紅扶着下首扶新人的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雪雁寶玉看雪雁猶想因何紫鵑不來倒是他呢又想道是了雪雁原是他南边家裡帶來的紫鵑仍

是我們家的、自然不必帶來、因此見了雪雁、竟如見了黛玉的（大謬不然）一般歡喜、儐相贊禮、拜了天地、請出賈母受了四拜、後請賈政夫婦登堂、行禮畢、送入洞房、還有坐床撒帳等事、但是按金陵舊例、賈政原為賈母作主、不敢違拗、不信沖喜之說、那知今日寶玉居然像個好人一般、賈政見了倒也喜歡、那新人坐了床、便要揭起蓋頭的、鳳姐早已防備、故請賈母王夫人等進去照應、寶玉此時到底有些傻氣。便走到新人跟前說道。妹妹身上好了、好些天不見了、蓋着這勞什子做什麼、欲待要揭去、反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來、寶玉又轉念一想道、林妹妹是愛生氣的、不可造

次。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只得上前揭了。喜娘接去蓋頭。雪雁走開、鶯兒等上來伺候、寶玉睜眼一看、好像寶釵。心中不信、自己一手持燈、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寶釵麼、只見他盛妝艷服、豐肩愞體、鬟低鬢嚲、眼瞤息微、真是荷粉露垂、杏花煙潤、了寶玉發了一回怔、又見鶯兒立在傍边、不見了雪雁、寶玉此時、心無主意、自己反以為是夢中、了呆呆的只管站着（真是夢中。傳神之筆）、眾人接過燈去、扶了寶玉仍舊坐下、兩眼直視、半語全無、賈母恐他病發、親自扶他上床、鳳姐尤氏請了寶釵進入裡間床上坐下、寶釵此時、自然是低頭不語、寶玉定了一回神、見賈母王夫人坐在那边、又

輕輕的叫襲人道、我是在那裡呢、這不是做夢麼、襲人道你今日好日子、什麼夢不夢的混說、老爺可在外頭呢、寶玉悄悄兒的拿手指着道、坐在那裡這一位美人兒是誰（傳神之筆）襲人握了自己的嘴笑的說不出話來、歇了半日纔說道是新娶的二奶奶、眾人也都回過頭去、忍不住的笑、寶玉又道、好糊塗、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誰（何等傳神）襲人道、寶姑娘、寶玉道、林姑娘呢、襲人道、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怎麼混說起林姑娘來、寶玉道、我纔剛看見林姑娘了麼（真個是頭頭）還有雪雁呢、怎麼說沒有、你們這都是做什麼頑呢、鳳姐便走上來輕輕的說道、寶姑娘在屋裡坐着呢、別混說、回來得罪了

他、老太太不依的、寶玉聽了、這會子糊塗更利害了、本來原有昏憒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沒、更叫他不得主意、便也不顧別的了、口口聲聲只要找林妹妹去（何以為情）賈母等上前安慰、無奈他只是不懂、又有寶釵在內、又不好明說、知寶玉舊病復發、也不講明、只得滿屋裡點起安息香來、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眾人鴉雀無聞、停了片時、寶玉便昏沉睡去、賈母等纔得略略放心、只好坐以待旦、叫鳳姐去請寶釵安歇、寶釵置若罔聞、也便和衣在內暫歇、賈政在外、未知內裡原由、只就方纔眼見的光景想來、心下倒放寬了、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略歇了一歇、眾人賀喜

送行、賈母見寶玉睡着、也回房去暫歇、次早賈政辭了宗
祠、過來拜別賈母、稱不孝遠離、惟願老太太順時頤養、
兒子一到任所、即修稟請安、不必掛念寶玉的事已經依
了老太太完結、只求老太太訓誨、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
心、並不將寶玉復病的話說起、只說我有一句話、寶玉昨
夜完姻、並不是同房、今日你起身、必該叫他遠送纔是、他
因病冲喜、如今纔好些、又是昨日一天勞乏、出來恐怕着
了風、故此問你、你叫他送呢、我即刻去叫他、你若疼他、我
就叫人帶了他來你見見、叫他給你磕頭就算了、賈政道、
叫他送什麽、只要他從此已後認眞念書、比送我還喜歡

呢、賈母听了、又放了一條心、便叫賈政坐着、叫鴛鴦去、如
此如此、帶了寶玉、叫襲人跟着來、鴛鴦去了不多一會、果
然寶玉來了、仍是叫他行禮、寶玉見了父親、神志畧斂些、
片時清楚、也沒什麽大差、賈政吩咐了幾句、寶玉答應了、
賈政叫人扶他回去了、自巳回到王夫人房中、又切寔的
叫王夫人管教兒子、斷不可如前驕縱、明年鄉試、務必叫
他下塲、王夫人一一的听了、也沒提起別的、即忙命人扶
了寶釵過來、行了新婦送行之禮、也不出房、其餘內眷俱
送至二門而回、賈珍等也受了一番訓飭、大家舉酒送行、
一班子弟及晚輩親友、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不言賈政

起程赴任、且說寶玉回來、舊病陡發、更加昏憒、連飲食也
不能進了、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八回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話說寶玉見了賈政回至房中更覺頭昏腦悶懶待動彈連飯也沒吃便昏沉睡去仍舊延醫胗治服藥不效索性連人也認不明白了大家扶着他坐起來還是像個好人一連鬧了幾天那日恰是回九之期若不過去薛姨媽臉上過不去若說去呢寶玉這般光景賈母明知是為黛玉而起欲要告訴明白又恐氣急生變寶釵是新媳婦又難勸慰必得姨媽過來纔好若不回九姨媽嗔怪便與王夫人鳳姐商議道我看寶玉竟是魂不守舍起動是不怕的

用兩乘小轎叫人扶着從園裡過去應了回九的吉期巳後請姨媽過來安慰寶釵偺們一心一計的調治寶玉可不兩全王夫人答應了即刻預備幸虧寶釵是新媳婦寶玉是個瘋傻的由人擺布寶釵也明知其事心裡只怨母親辦得糊塗事已至此不肯多言獨有薛姨媽看見寶玉這般光景心裡懊悔只得草草完事到家寶玉越加沉重次日連起坐都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湯水不進薛姨媽等忙了手腳各處遍請名醫皆不識病源只有城外破寺中住着個窮醫姓畢別號知菴的胗得病源是悲喜激射冷暖失調飲食失時憂忿滯中正氣壅閉此內傷

外感之症于是度量用藥至晚服了二更後果然省些人事便要水喝賈母王夫人等纔放了心請了薛姨媽帶了寶釵都到賈母那裡暫且歇息寶玉片時清楚自料難保見諸人散後房中只有襲人因喚襲人至跟前拉着手哭道我問你寶姐〻怎麽來的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〻過來怎麽被寶姐〻趕了去了他爲什麽霸佔住在這裡我要說呢又恐怕得罪了他你們聽見林妹〻哭得怎麽樣了襲人不敢明說只得說道林姑娘病着呢寶玉又道我瞧〻他去說着要起來豈知連日飲食不進身子那能動轉便哭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裡的話只求你回明老太太橫豎林妹〻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兩處兩個病人都要死（垂之明●〻同生同死病已愈矣）死了越發難張羅不如騰一處空房子趁早將我同林妹〻兩個抬在那裡活着也好一處醫治伏侍死了也好一處停放你依我這話不枉了幾年的情分襲人聽了這些話便哭的哽嗓氣噎寶釵恰好同了鶯兒過來也聽見了便說道你放着病不保養何苦說這些不吉利的話老太太纔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來老太太一生疼你一個如今八十多歲的人了雖不圖你的封誥將來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着樂一天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太太更是不必說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撫養

了你這一個兒子若是半途死了太太將來怎麽樣呢我雖是命薄也不至於此據此三件看來你便要死那天也不容你死的所以你是不得死的只管安穩着養個四五天後風邪散了太和正氣一足自然這些邪病都沒有了宝玉聽了竟是無言可答半晌方纔嘻嘻的笑道你是好些時不和我說話了這會子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宝釵聽了這話便又說道實告訴（[illegible]）你說罷那兩日你不知人事的時候林妹妹已經亡故了宝玉忽然坐起來大声詫異道果真死了嗎宝釵道果真死了豈有紅口白舌咒人死的呢老太太太太知道你姐妹和睦你听見他死的（[illegible]）自然你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訴你宝玉听了不禁放声大哭倒在床上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自恍惚只見眼前好像有人走來宝玉茫然問道借問此是何處那人道此陰司泉路你寿未終何故至此宝玉道適聞有一個故人已死遂尋訪至此不覺迷途那人道故人是誰宝玉道姑蘇林黛玉那人冷笑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illegible]）鬼無魂無魄何處尋訪凡人魂魄聚而成形散而爲氣生前聚之死則散焉常人尚無可尋訪何况林黛玉呢汝快回去罷宝玉听了呆了半晌道既云死者散也又如何有（[illegible]）這個陰司呢那人冷笑道那陰司說有便有說無就無背

為世俗溺于生死之說設言以警世便道上天深怒愚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祿未終自行夭折或嗜淫慾尚氣逞凶無故自殞者特設此地獄囚其魂魄受無邊的苦以償生前之罪汝尋黛玉是無故自陷也且黛玉已歸太虛幻境汝若有心尋訪潛心修養自然有時相見如不安生即以自行夭折之罪囚禁陰司除父母外欲圖一見黛玉終不能矣那人說畢袖中取出一石向寶玉心口擲來寶玉聽了這話又被這石子打着心窩嚇的即欲回家只恨迷了道路正在躊躇忽聽那邊有人喚他回首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賈母王夫人寶釵襲人等圍繞哭泣叫着自已仍

舊躺在床上見案上紅灯窻前皓月依然錦繡叢中繁華世界定神一想原來竟是一（生生死死夢是大覺）場大夢渾身冷汗覺得心內清爽仔細一想真正無可奈何不過長嘆數聲而已寶釵早知黛玉已死因賈母等不許與人告訴寶玉知道恐添病難治自己却深知寶玉之病實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故趁勢說明使其一痛決絕神魂歸一（善予斷腸喊冤）庶可療治賈母王夫人等不知寶釵的用意深怪他造次後來見寶玉醒了過來方纔放心立即到外書房請了（寶釵用意已有明效）畢大夫進來診視那大夫進來診了脉便道奇怪這回脉氣沉靜神安鬱散明日進調理的藥就可以望好了說着出去眾人各自安心

叫去襲人起初深怨宝釵不該告訴惟是口中不好說出莺兒背地也說宝釵道姑娘忒性急了宝釵道你知道什麼好歹橫竪有我呢那宝釵任人誹謗並不介意只窺察宝玉心病暗下針砭一日宝玉漸覺神志安定雖一時想起黛玉尚有糊塗更有襲人緩緩的將老爺選定的宝姑娘爲人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夭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病中着急所以叫雪雁過來哄你的話時常勸解宝玉終是心酸落淚欲待尋死又想着夢中之言又恐老太太太太生氣又不能撩開又想黛玉已死宝釵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緣有定自已也解了好些宝釵

看來不妨大事于是自已心也安了只在賈母王夫人等前盡行過家庭之禮後便設法以釋宝玉之憂宝玉雖不能時常坐起亦常見宝釵坐在床前禁不住生來舊病宝（此爲夫婦猶未同衾寫）釵每以正言勸解以養身要緊你我既爲夫婦豈在一時（釵真道着）之言安慰他那宝玉心裡雖不順遂無奈日與賈母王夫人及薛姨媽等輪流相伴夜間宝釵獨去安寢賈母又派人服侍只得安心靜養又見宝釵舉動溫柔也就漸漸的將愛慕黛玉的心腸略移在宝釵身上此是後話却說宝玉成家的那（此回甲例叙法）一日黛玉白日已經昏暈過去却心頭口中一絲微氣不斷把他李紈和紫鵑哭的死去活來到了晚

間黛玉却又緩過來了微微睜開眼似有要水要湯的光景此時雪雁已去只有紫鵑和李紈在傍紫鵑便端了一盞桂圓湯和的梨汁用小銀匙灌了兩三匙黛玉閉着眼靜養了一會子覺得心裏似明似暗的此時李紈見黛玉略緩明知是迴光返照的光景却料着還有一半天耐頭自已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這裏黛玉睜開眼一看只有紫鵑和奶媽並幾個小丫頭在那裏便一手攥了紫鵑的手使着勁說道（紫鵑急煞）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伏侍我幾年我原指望咱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說着又喘了一會子閉了眼歇着紫鵑見他攥着不肯鬆手自已也不敢

挪動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當還可以回轉所了這話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說道妹妹我這裏並沒親人我的身子是乾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說到這裏又閉了眼不言語了那手却漸漸緊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已經促疾的很了紫鵑忙了連忙叫人請李紈可巧探春來了紫鵑見了忙悄悄的說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罷說着淚如雨下探春過來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經涼了連目光也都散了探春紫鵑正哭着叫人端水來給黛玉擦洗李紈趕忙進來了三個人纔見了不及說話剛擦着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恨至之処）你好說到好字

渾身冷汗不作声了紫鵑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出身子便漸漸的冷了探春李紈叫人乱着攏頭穿衣只見黛玉兩眼一翻嗚呼

香魂一縷隨風散。愁緒三更入夢遙。

當時黛玉氣絕正是宝玉娶宝釵的這個時辰（哀樂之不同）紫鵑等都大哭起來李紈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憐也便傷心痛哭因瀟湘館離新房子甚遠所以那边并沒听見。一時大家痛哭了一陣只听得遠遠一陣音樂之声側耳一听却又沒有了探春李紈走出院外再听時惟有竹稍風動月影移墻好不凄涼冷淡一時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將黛玉停放畢派人看守等明早去回鳳姐鳳姐因見賈母王夫人等忙乱賈政起身又為宝玉惛憒更甚正在着急異常之時若是又將黛玉的凶信一回恐賈母王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來只得親自到了瀟湘館內也不免哭了一場見了李紈探春知道諸事齊備便說很好只是剛纔你們為什麼不言語叫我着急探春道剛纔送老爺怎麼說呢鳳姐道還倒是你們兩個可憐他些這麼着我還得那边去招呼那個冤家呢但是這件事好累墜若是今日不回使不得若回來恐怕老太大擱不住李紈道你去見機行事得回再回方好鳳姐點頭忙忙的去

了鳳姐到了宝玉那裡听見大夫說不妨事賈母王夫人略覺放心鳳姐便背了宝玉緩緩的將黛玉的事回明了賈母王夫人听得都唬了一大跳賈母眼淚交流說道是我弄壞了他了但只是這個丫頭也忒傻氣說着便要到園裡去哭他一場又惦記着宝玉兩頭難顧王夫人等含悲共勸賈母不必過去老太太身子要緊賈母無奈只得叫王夫人自去又說你替我告訴他的陰靈並不是我忍心不來送你只爲有個親疏你是我的外孫女兒是親的了若與宝玉比起來可是宝玉比你更親些倘宝玉有些不好我怎麼見他父親呢說着又哭起來王夫人劝道林

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但只寿夭有定如今已經死了無可盡心只是装裹上要上等的發送一則可以少盡咱們的心二則就是姑太太和外甥女兒的陰靈兒也可以少安了賈母听到這裡越發痛哭起來鳳姐恐怕老人家傷感太過明仗着宝玉心中不甚明白便偷偷的使人來撒個謊兒哄老太太道宝玉那裡找老太太呢賈母听見纔止住淚問道不是又有什麼緣故鳳姐陪笑道沒什麼緣故他大約是想老太太的意思賈母連忙扶了珍珠兒鳳姐也跟着過來走至半路正遇王夫人過來一一回明了賈母賈母自然又是哀痛的只因要到宝玉那边只得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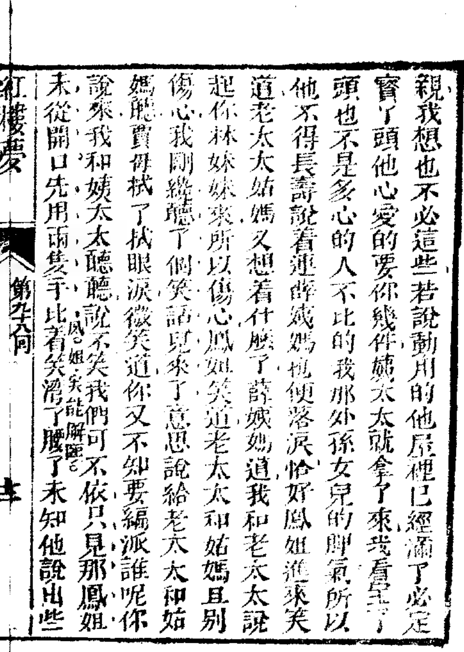
淚含悲的說道既這麼着我也不過去了由你們辦罷我看着心裡也難受只别委屈了他就是了王夫人鳳姐一一答應了賈母纔過寶玉這边來見了寶玉因問你做什麼找我寶玉笑道我昨日晚上看見林妹妹來了他說要回南去我想沒人留的住還得老太太給我留一留他賈母听着說使得只管放心罷襲人因扶寶玉躺下賈母出來到寶釵這边來那時寶釵尚未回九所以每每見了人到有些含羞之意這一天見賈母滿面淚痕遞了茶賈母叫他坐下寶釵側身陪着坐了纔問道听得林妹妹病了不知他可好些了賈母听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流下來

因說道我的兒我告訴你你可别告訴寶玉都是因你林妹妹纔叫你受了多少委屈你如今作媳婦了我纔告訴你這如今你林妹妹沒了兩三天了就是娶你的那個時辰死的如今寶玉這一番病還是為着這個你們先都在園子裡自然也都是明白的寶釵把臉飛紅了想到黛玉之（[illegible]）死又不免落下淚來賈母又說了一回話去了自此寶釵千回万轉想了一個主意祗不肯造次所以過了回九纔想出這個法子來如今果然好些然後大家說話纔不至似前留神獨是寶玉雖然病勢一天好似一天他的癡心總不能解必要親去哭他一場（自然出去。）賈母等知他病未除根

不許他胡思亂想怎奈他鬱悶難堪病多反覆倒是大夫看出心病索性叫他開散了再用藥調理倒可好得快些寶玉所說立刻要往瀟湘館來賈母等只得叫人抬了竹椅子過來扶寶玉坐上賈母王夫人即便先行到了瀟湘館內一見黛玉靈柩賈母已哭得淚乾氣絕鳳姐等再三勸住王夫人也哭了一塲李紈便請賈母王夫人在裡間歇着猶自落淚寶玉一到想起未病之先來到這裡今日屋在人亡（是時同會）不禁嚎啕大哭想起從何何等親密今日死別怎不更如傷感衆人原恐寶玉病後過哀都來解勸寶玉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大家攙扶歇息其餘隨來的如寶釵俱極痛哭獨是寶玉必要叫紫鵑來見問明姑娘臨死有何話說紫鵑之來深恨寶玉見如此心（却錯怪寶玉）裡已回過來些又見賈母王夫人都在這裡不敢洒落寶玉便將林姑娘怎麼復病怎麼燒毀帕子焚化詩稿並將臨死說的話一一的都告訴了寶玉又哭得氣噎喉乾（總來一備）探春趁便又將黛玉臨終囑咐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賈母王夫人又哭起來多虧鳳姐能言勸慰略略止些便請賈母等回去寶玉那裡肯捨無奈賈母逼着只得勉強回房賈母有了年紀的人打從寶玉病起日夜不寧今又大痛一陣已覺頭暈身熱雖是不放心惦着寶玉却也掙扎不住回到自己

房中睡下王夫人更加心痛难禁也便回去派了彩雲帮着襲人照應並說寶玉若再悲戚速來告訴我們寶釵是知寶玉一時必不能捨也不相勸只用諷刺的話說他寶玉倒恐寶釵多心也便飲泣收心歇了一夜倒也安穩明日一早衆人都來瞧他但覺氣虛身弱心病倒覺去了幾分于是加意調養漸漸的好起來賈母幸不成病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那日薛姨媽過來探望看見寶玉精神略好也就放心暫且住下一日賈母特請薛姨媽過去商量說寶玉的命都虧姨太太救的如今想來不妨了獨委屈了你的姑娘如今寶玉調養百日身體復舊又過了娘娘

的功服正好圓房要求姨太太作主另擇個上好的吉日薛姨媽便道老太太主意很好何必問我寶丫頭雖生的粗笨心裡卻還是極明白的他的性情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但願他們兩口兒言和意順從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我姐姐也安慰些我也放了心了老太太便定個日子還通知親戚不用呢賈母道寶玉和你們姑娘生來第一件大事況且費了多少周折如今纔得安逸必要大家熱鬧幾天親戚都要請的一來酬愿二則偺們吃箇喜酒也不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薛姨媽聽說自然也是喜歡的便將要辦妝奩的話也說了一番賈母道偺們親上做



親我想也不必這些若說動用的他屋裡已經滿了必定寶丫頭他心愛的要你幾件姨太太就拿了來我看寶丫頭也不是多心的人不比的我那外孫女兒的脾氣所以他不得長壽說着連薛姨媽也便落淚恰好鳳姐進來笑道老太太姑媽又想着什麼了薛姨媽道我和老太太說起你林妹妹來所以傷心鳳姐笑道老太太和姑媽且別傷心我剛纔聽了個笑話兒來了意思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賈母拭了拭眼淚微笑道你又不知要編派誰呢你說來我和姨太太聽聽說不笑我們可不依只見那鳳姐（鳳姐笑能解頤）未從開口先用兩隻手比着笑彎了腰了未知他說出些什麼來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話說鳳姐兒見賈母和薛姨媽為黑玉傷心便說有個笑話兒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未從開口先自笑道因說道老太太和姑媽打諒是那裡的笑話兒就是咱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賈母道怎麼了鳳姐拿手比着道一個這麼坐着一個這麼站着一個這麼扭過去一個這麼轉過來形容得出一個又說到這裡賈母已經大笑起來說道你好生說罷倒不是他們兩口兒你倒把人慪的受不得了薛姨媽也笑道你往下直說罷不用比了鳳姐纔說道剛纔

我到宝兄弟屋裡我聽見好幾個人笑我只道是誰巴着窗戸眼兒一瞧原來宝妹妹坐在炕沿上宝兄弟站在地下宝兄弟拉着宝妹妹的袖口口口聲聲只叫宝姐姐你爲什麼不會說話了你這麼說一句話我的病包管全好宝妹妹卻扭着頭只管躲宝兄弟卻作了一個揖上前又拉宝妹妹的衣服宝妹妹急得一扯宝兄弟自然病後是脚軟的索性一撲撲在宝妹妹身上了宝妹妹急得紅了臉說道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說到這裡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鳳姐又道宝兄弟便立起身來笑道虧了跌了這一交好容易纔跌直正好笑話出你的話來了薛姨媽笑道這是宝

[illegible]古怪這有什麼的既作了兩口兒說說笑笑的怕什麼他沒見他璉二哥和你鳳姐兒笑道這是怎麼說呢我饒說笑話給姑媽解悶兒姑媽反到拿我打起卦來了賈母也笑道要這麼着纔好夫妻固然要和氣也得有个分寸兒我愛寶丫頭就在這尊重上頭只是我愁着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這麼說起來比頭裡竟明白多了你再說說還有什麼笑話兒沒有鳳姐道明兒寶玉圓了房（絕世聰明如此不[illegible]不合[illegible]是賈氏門中之人）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子那時候不更是笑話兒了麼賈母大笑道猴兒我在這裡同着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來慪个笑兒還罷了怎麼臊起皮來了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妹恨你將來不要獨自一个到園裡去隄防他拉着你不依鳳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臨死咬牙切齒倒恨着寶玉呢賈母薛姨媽聽着還道是頑話兒也不理會便道你別胡拉扯了你去叫外頭挑个很好的日子給你寶兄弟圓了房兒罷鳳姐去了擇了吉日（擺酒只一句[illegible]省[illegible]鋪叙便捷）重新擺酒唱戲請親友這不在話下卻說寶玉雖然病好復元寶釵有時高興翻書觀看談論起來寶玉所有眼前常見的尚可記憶若論靈機大不似從前活變了連他自（的失主之故）已也不解寶釵明知是通靈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襲人時常說他你何故把從前的靈機都忘了那些舊毛病忘了

纔好、為什麼你的脾氣還照舊、在道理上更糊塗了呢。寶玉聽了、並不生氣、反是嘻嘻的笑、有時寶玉順性胡鬧、多虧寶釵勸說、諸事略覺收斂些、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惟知悉心伏侍、別的丫頭素仰寶釵貞靜和平、各人心服、無不安靜、只有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時常要到園裡去逛、賈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二則恐他睹景傷情、雖黛玉之柩已寄放城外庵中、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舊病來、所以也不使他去、况且親戚姊妹們、薛寶琴已回到薛姨媽那边去了、史湘雲因史侯回京、也接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來、只有寶

玉娶親那一日與吃喜酒這天來過兩次、也只在賈母那边住下、為着寶玉已經娶過親的人、又想自已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從前的詼諧談笑、就是有時過來、也只和寶釵說話、見了寶玉不過問好而已、那邢岫烟却是因迎春出嫁之後、便隨着邢夫人過去、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即同着李嬸娘過來、亦不過到太太們與姐妹們處請安問好、即回到李紈那裡略住一兩天就去了、所以園內的只有李紈、探春、惜春了、賈母還要將李紈等挪進來、為着元妃薨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也無暇及此、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園裡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此是後話、暫且

不提、且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過上司、即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賈政向來作京官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學差也無關于吏治上所以外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却未當身親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並諭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參揭報、初到之時果然胥吏畏懼便百計鑽營偏遇賈政這般古執那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息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着在外發財的名頭向人借貸做衣裳裝體

面心裡想着到了任、銀錢是容易的了不想這位老爺跌性發作認眞要查辦起來州縣餽送一概不受門房簽押等人心裡盤算道我們再挨半個月衣服也要當完了債又逼起來那可怎麼樣好呢眼見得白花花的銀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還沒花什麼本錢來的我們纔寃花了若干的銀子打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半個錢也沒見過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來告假賈政不知就裡便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們既嫌這裡不好就都請便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只

剩下些家人又商議道他們可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到底想個法兒纔好內中有一個管門的叫李十兒便說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着什麼忙我見這長字號兒的在這裡不犯給他出頭如今都餓跑了瞧瞧你十太爺的本領少不得本主兒依我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個錢回家受用若不隨我我也不管了橫豎拚得過你們衆人都說好十爺你還主兒信得過若你不管我們實在是死症了李十兒道不要我出了頭得了銀錢又說我得了大分兒了窩兒裡反起來大家沒意思衆人道你萬安沒有的事就沒有多少也強似我們腰裡掏錢正說着只

見簽押房書辦走來找周二爺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蹺着一隻腿挺着腰說道找他做什麼書辦便垂手陪着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開倉若是過了漕你們太爺們來做什庅的李十兒道你別混說老爺是有根蒂的（醜語可畏）說到那裡是要辦到那裡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緩幾天纔歇的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麼書辦道原為打聽催文的事沒有別的李十兒道越發胡說方纔我說催文你就信嘴胡謅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賬我叫本家我了你退你書辦道我在這衙門內

已經三代了外頭也有些體面家裏還過得就規規矩矩伺候本官陞了還能彀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說着回了一声二太爺我走了李十兒便站起推着笑說這麽不禁頑幾句話就臉急了書辦道不是我臉急若再說什麽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李十兒過來拉着書辦的手說你貴姓啊書辦道不敢我姓詹單名是個會字從小兒也在京裏混了幾年李十兒道詹先生我是久聞你的名的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有什麽說晚上到這裏偺們說一說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把我一詐就嚇毛了大家笑着走開那晚便與書辦咕唧了半夜第二天拿話去探賈政被賈政痛罵了一頓隔一天拜客裏頭吩咐伺候外頭答應了停了一會子打點已經三下了大堂上没有人接鼓。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賈政踱出煖閣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好一回來齊了抬出衙門那個炮只響得一声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賈政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麽今兒不齊集至此抬頭看那執事却是攙前落後勉强拜客回來便傳誤班的要打有的說因没有帽子誤的有的說是號衣當了誤的。又有的說是三天没吃飯抬不動。賈政生氣打了一兩個也

就罷了。隔一天管廚房的上來要錢，賈政帶來銀兩付了。
已後便覺樣樣不如意，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了好些。無
奈便喚李十兒問道：「我跟來這些人怎樣都變了？你也管
管！現在帶來銀兩早使沒有了，藩庫俸銀尚早，該打發京
裡取去。」李十兒稟道：「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不知道怎麼
樣，這些人都是沒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沒法兒。老爺說家
裡取銀子，取多少？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幾天有生日，別
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我們到底送多少呢？」賈
政道：「為什麼不早說？」李十兒說：「老爺最聖明的。我們新來
乍到，又不與別位老爺很來往，誰肯送信？巴不得老爺不

去，便好想老爺的美缺。」賈政道：「胡說！我這官是皇上放的，
不與節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政老不明白世務）李十兒笑著回道：「老
爺說的也不錯。京裡離這裡很遠，凡百的事都是節度奏
聞。他說好便好，說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經遲了。就
是老太太、太太們，那個不願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
做官呢？」賈政聽了這話，也自然心裡明白，道：「我正要問你，
為什麼都說起來？」李十兒回說：「奴才本不敢說，老爺既問
到這裡，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
氣。」賈政道：「只要說得在理。」李十兒說道：「那些書吏衙役都
是花了錢買著糧道的衙門，不想發財，俱要養家活口。自

從老爺到了任、並沒見爲國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載道。賈政道、民間有什麼話、李十兒道、百姓說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錢的法兒、州縣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銀子、收糧的時候、衙門裡便說新道爺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錢、這一留難叨蹬、那些鄉民心裡願意花幾個錢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几年巳巴到極頂的分兒、也只爲識時達務、能彀上和下睦罷了。字字令人痛哭世故。賈政聽到這話道、胡說、我就不識時務嗎、若是上和下睦、叫我與他們猫鼠同眠嗎、李十兒回說道、奴才爲着這點忠心兒掩。引人。入勝不住纔這麼說、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時候、老爺又說奴才沒良心、有什麼話不告訴老爺了、賈政道、依你怎麼做纔好、李十兒道、也沒有別的、趁着老爺的精神年紀、裡頭的照應老太太的硬朗、爲顧着自己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爺家裡的錢也都貼補完了、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錢藏着受用、倘遇着一兩件爲難的事、誰肯幫着老爺、那時辦也辦不清、悔也悔不及、賈政道、據你一說、是叫我做貪官嗎、送了命還不要緊、必定將祖父的功勳抹了纔是、李十兒回禀道、老爺極聖明的人、沒看見舊年、

犯事的几位老爺嗎這几位都與老爺相好老爺常說是（偏有此語）
個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裡現有几位親戚老爺向來說
他們不好的如今陞的陞遷的遷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
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也要顧若是依着老爺不准州
縣得一個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只要老爺外面還是
這樣清名聲原好裡頭的委屈只要奴才辦去關礙不着
老爺的奴才跟主兒一塲到底也要掏出忠心來賈政被（老奴才語）
李十兒一番言語說得心無主見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
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說着便踱了進去李十兒便自已
做起威福鈎連內外一氣的哄着賈政辦事反覺得事事

周到件件隨心所以賈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便有几處
揭報上司見賈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們耳目（政老、老矣、其嚴而不知）
最長見得如此得便用言規諫無奈賈政不信也有辭去
的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漕務事畢尚無隕
越一日賈政無事在書房中看書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子
外面官封上開着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飛遞江
西糧道衙門賈政拆封看時只見上寫道

金陵契好桑梓情深昨歲供職來都竊喜常依座右仰
蒙雅愛許結朱陳至今佩德勿諼祇因調任海疆未敢
造次奉求衷懷歉仄自嘆無緣今幸棨戟遙臨快慰平

生之願正中燕賀先蒙翰教邊帳光生武夫額手雖隔
重洋尚叨樾蔭想蒙不棄卑寒希望蔦蘿之附小兒已
承青盼淑媛素仰芳儀如蒙踐諾即遣冰人途路雖遙
一水可通不敢云百輛之迎敬備仙舟以俟茲修寸幅
恭賀陞祺并求金允臨穎不勝待命之至　世弟周瓊頓首
賈政看了心想兒女姻緣果然有一定的舊年因見他就
了京職又是同鄉的人素來相好又見那孩子長得好在
席間原提起這件事因未說定也沒有與他們說起後來
他調了海疆大家也不說了（探春親事已定于）不料我今陞任至此他寫書
來問我看起門戶却也相當與探春到也相配但是我並

未帶家眷只可寫字與他商議正在躊躇只見門上轉進
一角文書是議取到省會議事件賈政只得收拾上省候
節度派委一日在公館閒坐見棹上堆著一堆字紙賈政
一看去見刑部一本為報明事會（薛蟠事于此処補叙）看得金陵籍行商薛
蟠賈政便吃驚道了不得已經提本了隨用心看下去是
薛蟠毆傷張三身死串囑屍証捏供誤殺一案賈政一拍
棹道完了只得又看底下是據京營節度使咨稱緣薛蟠
籍隸金陵行過太平縣在李家店歇宿與店內當槽之張
三素不相認於某年月日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
民吳良同飲令當槽張三取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換好酒

張三因稱酒已沽定難換，薛蟠因伊倔強，將酒照臉潑去，不期去勢甚猛，恰值張三低頭拾箸，一時失手，將酒碗擲在張三顖門，皮破血出，逾時殞命。李店主趨救不及，隨向張三之母告知。伊母張王氏往看，見已身死，隨喊稟地保赴縣呈報。前署縣詣驗，仵作將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傷漏報填格，詳府審轉。看得薛蟠實係潑酒失手，擲碗誤傷張三身死，將薛蟠照過失殺人准鬥殺罪收贖等因。前來。臣等細閱各犯証屍親前後供詞不符，且查鬥殺律註云：相爭為鬥，相打為毆，必實無爭鬥情形，邂逅身死，方可以過失殺定擬。應令該節度審明實情，妥擬具題。今據該

節度疏稱：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醉後拉着張三右手，先毆腰眼一拳。張三被毆回罵，薛蟠將碗擲出，致傷顖門深重，骨碎腦破，立時殞命。是張三之死，實由薛蟠以酒碗砸傷深重致死，自應以薛蟠擬抵。將薛蟠依鬥殺律擬絞監候，吳良擬以杖徒。承審不實之府州縣，應請以下記着此稿未完。賈政因薛姨媽之托，曾托過知縣，若請旨革審起來，牽連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將下一本開看，偏又不是。只好翻來覆去，將報看完，終沒有接這一本的，心中狐疑不定，更加害怕起來。正在納悶，只見李十兒進來，請老爺到官廳伺候去，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二鼓了。賈政只是發怔，

沒有聽見李十兒又請一遍賈政道這便怎麼處李十兒道老爺有什麼心事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李十兒道老爺放心若是部裡這麼辦了還算便宜薛大爺呢奴才在京的時候聽見薛大爺在店裡叫了好些媳婦都喝醉了生事直把個當槽兒的活活打死的奴才聽見不但是託了知縣還求璉二爺去花了好些錢各衙門打通了纔提的不知道怎麼部裡沒有弄明白如今就是鬧破了也是官官相護的不過認個承審不實革職處分罷那裡還肯認得銀子聽情呢老爺不用想等奴才再打聽罷不要誤了上司的事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只可惜那知縣聽了一個情把這個官都丟了還不知道有罪沒有呢李（迂腐打聽之人）十兒道如今想他也無益外頭伺候着好半天了請老爺就去罷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話說賈政去見了節度進去了半日不見出來外頭議論不一李十兒在外也打聽不出什麼事來便想到報上的飢荒寔在也着急好容易聽見賈政出來便迎上來跟着等不得回去在無人處便問老爺進去這半天有什麼要緊的事賈政笑道並沒有事只為鎮海總制是這位大人的親戚有書來囑托照應我所以說了些好話又說我們如今也是親戚了李十兒聽得心內喜歡不免又壯了些胆子便竭力慫恿賈政許這親事賈政心想薛蟠的事到

底有什麼罣礙在外頭信息不早難以打點故回到本任來便打發家人進京打聽順便將總制求親之事回明賈母如若願意即將三姑娘接到任所家人奉命趕到京中回明了王夫人便在吏部打聽得賈政並無處分惟將署太平縣的這位老爺革職即寫了稟帖安慰了賈政然後住着等信且說薛姨媽為着薛蟠這件人命官司各衙門內不知花了多少銀錢纔定了誤殺具題原打量將當鋪折變給人備銀贖罪不想刑部駁審又托人花了好些錢總不中用依舊定了個死罪監着守候秋天大審薛姨媽又氣又疼日夜啼哭寶釵雖時常過來勸解說是哥哥本

家沒造化承受了祖父這些家業就該安安頓頓的守着過日子在南邊已經鬧的不像樣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因為仗着有親戚們的勢力花了些銀錢這算白打死了一個公子哥哥就該改過做起正經人來也該奉養母親纔是不想進了京仍是這樣媽媽為他不知受了多少氣哭掉了多少眼淚給他娶了親原想大家安安逸逸的過日子不想命該如此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個不安靜的所以哥哥躲出門的真正俗語說的冤家路兒狹不多几天就鬧出人命來了媽媽和二哥哥也算不得不盡心的了花了銀錢不算自己還求三拜四的謀幹無奈命

裡應該也算自作自受大凡養兒女是為着老來有靠便是小戶人家還要掙一碗飯養活母親那裡有將現成的鬧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的死去活來的不是我說哥哥的這樣行為不是兒子竟是個冤家對頭媽媽再不明白明哭到夜夜哭到明又受嫂子的氣我呢又不能常在這裡勸解我看見媽媽這樣那裡放得下心他雖說是傻也不肯叫我回去前兒老爺打發人回來說看見京報唬的了不得所以纔叫人來打點的我想哥哥鬧了事擔心的人也不少幸虧我還是在跟前的一樣若是離鄉調遠聽見了這個信只怕我想媽媽也就想殺了我求媽媽暫且

養養神趁哥哥的活口現在問問各處的賬目人家該偺門的偺們該人家的亦該請個舊夥計來算一算看看還有凡個錢沒有薛姨媽哭着說道這幾天爲鬧你哥哥的事你來了不是你勸我便是我告訴你衙門的事你還不知道京裡的官商名字已經退了兩個當鋪已經給了人家銀子早拿來使完了（薛家敗矣）還有一個當鋪管事的逃了虧空了好几千兩銀子也夾在裡頭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外頭要賬料着京裡的賬已經去了几萬銀子只好拿南邊公分裡銀子並住房折變纔殼前兩天還聽見一個謊信說是南京的公當鋪也因爲折了本兒收了若是這麼

着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的了說着又大哭起來寶釵也哭着勸道銀錢的事媽媽操心也不中用還有二哥哥給我們料理單可恨這些夥計們見偺們的勢頭兒敗了各自奔各自的去也罷了我還聽見說帮着人家來擠我們的謊頭可見我哥哥活了這麼大交的人總不過是些個酒肉弟兄急難中是一個沒有的媽媽君是疼我聽我的話有年紀的人自己保重些媽媽這一輩子想來還不致挨凍受餓家裡這點子衣裳傢伙只好聽憑嬸子去那是沒法兒的了所有的家人婆子瞧他們也沒心在這裡該去的叫他們去就可憐香菱苦了一輩子只好跟着媽媽

進去實在短什麼我要是有的還可以拿些過來料我們那個也沒有什麼不依的就是襲姑娘也是心術正道的他時見我哥哥的事他到提起媽媽來就哭我們那一個還道是沒事的所以不大着急若聽見了也是要唬個半死兒的薛姨媽不等說完便說好姑娘你可別告訴他他爲一個林姑娘幾乎沒要了命如今纔好了些要是他急出個原故來不但你添一層煩惱我越發沒了依靠了（可憐人語）寶釵道我也是這麼想所以總沒告訴他正說着只聽見金桂跑來外間屋裡哭喊道我的命是不要的了男人呢已經是沒有活的分兒了咱們如今索性鬧一鬧大夥兒到法場

上去拚一拚說着便將頭往隔斷板上亂撞撞的披頭散髮氣得薛姨媽白瞪着兩隻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還虧得寶釵嫂子長嫂子短好一句歹一句的勸他金桂道姑奶奶如今你是比不得頭裡的了你兩口兒好好的過日子我是個單身人兒要臉做什麼說着便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虧得人還多拉住了又勸了半天方住把個寶琴唬的再不敢見他若是薛蝌在家他便妝粉施脂描眉畫鬢奇情異致的打扮收拾起來不時打從薛蝌住房前過或故意咳嗽一聲或明知薛蝌在屋特問房裡何人有時遇見薛蝌他便妖妖喬喬嬌嬌痴痴的問寒問熱忽喜忽

嚷了頭們看見都趕忙躲開他自己也不覺的只是一意
一心要弄得薛蝌感情時好行寶蟾之計那薛蝌却只躲
着有時遇見也不敢不周旋一二只怕他撒潑放刁的意
思更加金桂一則為色迷心越瞧越愛越想越幻那裡還
看得出薛蝌的真假來只有一宗他見薛蝌有什麼東西
都是托香菱收着衣服縫洗也是香菱兩個人偶然說話
他來了急忙散開一發動了一個醋字欲待發作薛蝌却
是捨不得只得將一腔隱恨都擱在香菱身上又恐怕
鬧了香菱得罪了薛蝌倒弄得隱忍不發一日寶蟾走來
笑嘻嘻的向金桂道奶奶看見了二爺沒有金桂道沒有

寶蟾笑道我說二爺的那種假正經是信不得的偺們前
日送了酒去他說不會喝剛纔我見他到太太那屋裡去
那臉上紅撲撲兒的一臉酒氣奶奶不信回來只在偺們
院門口等他他打那邊過來時奶奶叫住他問問看他說
什麼金桂聽了一心的怒氣便道他那裡就出來了呢他
既無情義問他作什麼寶蟾道奶奶又迂了他好說偺們
也好說他不好說偺們再另打主意金桂聽着有理因叫
寶蟾瞧着他看他出去了寶蟾答應着出來金桂却打
開鏡奩又照了一照把嘴唇兒又抹了一抹然後拿一條
酒花絹子纔要出來又似忘了什麼的心裡倒不知怎麼

（鋪情）是好了只聽宝蟾外面說道二爺今日高興阿那裏喝了酒來了金桂聽了明知是叫他出來的意思連忙掀起簾子出來只見薛蝌和宝蟾說道今日是張大爺的好日子所以被他們强不過吃了半鍾到這時候臉還發燒呢一句話沒說完金桂早接口道（此言調也）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咱們自巳家裏的酒是有趣兒的薛蝌被他拿話一激臉越紅了連忙走過來陪笑道嫂子說那裏的話宝蟾見他二人交談便躲到屋裏去了這金桂初時原要假意發作薛蝌兩句無奈一見他兩頰微紅雙眸帶澁别有一種謹愿可憐之意早把自巳那驕悍之氣感化到瓜洼国去了因笑說道這麼說你的酒是硬强着纔肯喝的呢薛蝌道我那裡喝得來金桂道不喝也好强如像你哥哥喝出亂子來明兒娶了你們奶奶兒像我這樣守活寡受孤单呢說到這裡兩個眼已經也斜了兩腮上也覺紅暈了薛蝌見這話越發邪僻了（[illegible]大白日）打算着要走金桂也看出來了那裡容得早巳走過來一把拉住薛蝌急了道嫂子放尊重些說着渾身亂顫金桂索性老着臉道你只管進來我和你說一句要緊的話（○兜板點金桂妙筆）正鬧着忽聽背後一個人叫道奶奶香菱來了（將）把金桂唬了一跳回頭瞧時却是宝蟾掀着簾子看他二人的光景一抬頭見香菱從那邊來了赶忙知會金桂

金桂這一驚不小手已鬆了薛蝌得便脫身跑了那香菱正走着原不理會忽聽寶蟾一嚷纔瞧見金桂在那裏拉住薛蝌往裏死拖香菱唬的心頭亂跳自己連忙轉身回去這裏金桂早已連嚇帶氣呆呆的瞅着薛蝌去了怔了半天恨了一聲自己掃興歸房從此把香菱恨入骨髓那香菱本是要到寶琴那裏剛走出腰門看見這般嚇回去了是日寶釵在賈母屋裏聽得王夫人告訴老太太要聘探春一事賈母說道既是同鄉的人很好只是聽見說那孩子到過我們家裏怎麽你老爺沒有提起王夫人道連我們也不知道賈母道好便好但是道兒太遠雖然老

爺在那裏倘或將來老爺調任可不是我們孩子太单了嗎王夫人道兩家都是做官的也是拿不定或者那邊還調進來即不然終有個葉落歸根況且老爺既在那裏做官上司已經說了好意思不給麽想來老爺的主意定了只是不敢做主故遣人來回老太太的賈母道你們願意更好了只是三丫頭這一去了不知三年兩年那邊可能回家若再遲了恐怕我趕不上再見他一面了說着掉下淚來王夫人道孩子們大了少不得總要給人家的就是本鄉本土的人除非不做官還使得若是做官的誰保得住總在一處只要孩子們有造化就好譬如迎姑娘倒配得

近兒偏是時常聽見他被女婿打鬧甚至不給飯吃就是我們送了東西去他也摸不着近來聽見益發不好了也不放他回來兩口子拌起來就說咱們使了他家的銀錢可憐這孩子總不得個出頭的日子前兒我惦記他打發人去瞧他迎丫頭藏在耳房裡不肯出來老婆子們必要進去看見我們姑娘這樣冷天還穿着几件舊衣裳他一包眼淚的告訴婆子們說回去別說我這麼苦這也是命裡所招也不用送什麼衣服東西來不但摸不着反要添一頓打說是我告訴的老太太想想這倒是近處眼見的若不好更難受倒虧了太太也不理會他大老爺也不

出個頭如今迎姑娘實在比我們三等使喚的丫頭還不如我想探丫頭雖不是我養的老爺既看見過女婿定然是好纔許的只請老太太示下擇個好日子多派几個人送到他老爺任上該怎麼着老爺也不肯將就賈母道有他老子作主你就料理妥當揀個長行的日子送去也就定了一件事王夫人答應着是寶玉聽得明白也不敢則声只是心裡叫苦我們家裡姊妹們就算他是個尖兒如今又要遠嫁眼看着這裡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見王夫人起身告辭出去他也送了出來一逕回到自己房中並不與寶玉說話見襲人獨自一個做活便將聽見的話說

了襲人也狠不受用卻說趙姨媽聽見探春這事反歡喜起來心裡說道我這個丫頭在家忒瞧不起我我何從還是個娘比他的丫頭還不濟況且洑上水護着別人他擱在頭裡連環兒也不得出頭如今老爺接了去我倒干淨想要他孝敬我不能殼了只願意他像迎丫頭似的我也相稱願一面想着一面跑到探春那邊與他道喜說姑娘你是要高飛的人了到了姑爺那邊自然比家裡還好想來你也是願意的便是養了你一塲並沒有借你的光兒就是我有七分不好也有三分的好總不要一去了把我擱在腦杓子後頭探春聽着毫無道理只低頭作活一句

也不言語趙姨娘見他不理氣忿忿的自已去了這裡探春又氣又笑又傷心也不過自已掉淚而已坐了一回悶悶的走到寶玉這邊來寶玉因問道三妹妹我聽見林妹妹死的時候你在那裡來着我還聽見說林妹妹死的時候遠遠的有音樂之声或者他是有來歷的也未可知探春笑道那是你心裡想着罷了秖是那夜却怪不似人家鼓樂之音你的話或者就是寶玉聽了更以為實又想前日自已神魂飄蕩之時曾見一人說是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兒必是那裡的仙子臨凡又想起那年唱戲做的嫦娥飄飄豔豔何等風致過了一回探春去了因必要紫

鵑過來立刻回了賈母去叫他，那知紫鵑心裡不願意，雖經賈母王夫人派了過來，也就沒法，只是在寶玉跟前不是噯聲就是嘆氣的。寶玉背地裡拉着他低聲下氣要問黛玉的話，紫鵑從沒好話回答。寶釵倒背地裡誇他有忠心，並不嗔怪他。那雪雁雖是寶玉娶親這夜出過力的，寶釵見他心地不甚明白，便回了賈母王夫人將他配了一個小廝，各自過活去了。（了却雪雁）王奶媽養着他將來好送黛玉的靈柩回南，鸚哥等小丫頭仍伏侍了老太太。寶玉本想念黛玉，因此及彼，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經雲散，更加納悶。（我亦悶絕）悶到無可如何，忽又想黛玉死得這樣清楚，必是離凡返仙

去了，（我亦歡喜）反又歡喜。忽然聽見襲人和寶釵那裡講究探春出嫁之事，寶玉聽了，啊呀的一聲，哭倒在炕上，唬得寶釵襲人都來扶起，說：怎麼了？寶玉早哭的說不出來，定了一回子神，說道：這日子過不得了！我姊妹們都一個一個的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大姐姐呢已經死了，這也罷了，沒天天在一塊，二姐姐呢碰着了一個混賬不堪的東西，三妹妹又要遠嫁，總不得見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裡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傷心語，冲口而出）這些姐姐妹妹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裡，單留我做什麼！襲人忙又拿話解勸。寶釵擺着手說：你不用勸他，讓我來問他。因問着寶玉道：你的

心裡要這些姊妹都在家裡陪到你老了，都不要爲終身的事嗎，若說別人或者還有別的想頭，你自己的姐姐妹妹，不用說沒有遠嫁的，就是有，老爺作主，你有什麽法兒，打量天下獨是你一個人愛姐姐妹妹呢，若是都像你，就連我也不能陪你了，[illegible]大凡人念書原爲的是明理，怎麽你益發糊塗了，這麽說起來，我同襲姑娘各自一邊兒去，讓爺把姐姐妹妹們都邀了來守着你，[illegible]寶玉聽了，兩隻手拉着寶釵襲人道，我也知道，爲什麽散的這麽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時候再散也不遲，[illegible]襲人掩着他的嘴道，又胡說，纔這兩天身上好些，二奶奶纔吃些飯，若是你又鬧翻了，我也不管了，[illegible]寶玉慢慢的聽他兩個人說話都有道理，只是心上不知道怎樣纔好，只得強說道，我却明白，但是心裡鬧得慌，寶釵也不理他，暗叫襲人快把定心丸給他吃了，慢慢的開導他，襲人便欲告訴探春說臨行不必來辭，寶釵道，這怕什麽，等消停幾日，待他心裏明白，還要叫他們多說句話兒呢，況且三姑娘是極明白的人，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少不得有一番箴諫，他以後便不是這樣了，正說着，賈母那邊打發過鴛鴦來說，知道寶玉舊病又發，叫襲人勸說安慰，叫他不要胡思亂想，襲人等應了，鴛鴦坐了一會子去了，那賈母又想起探春遠行，雖不備粧奩，

其二應動用之物俱該預備便把鳳姐叫來將老爺的主意告訴了一遍即叫他料理去鳳姐答應不知怎麽辦理

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紅樓夢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却說鳳姐回至房中見賈璉尚未回來便分派那管辦探春行粧雜事的一干人那天已有黃昏以後因忽然想起探春來要瞧瞧他去便叫豐兒與兩個丫頭跟着頭裡一個丫頭打着燈籠走出門來見月光已上照耀如水鳳姐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因而走至茶房窗下聽見裡面有人唧唧噥噥的又似哭又似笑又似議論什麽的鳳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麽是非心內大不受用便命小紅進去裝做無心的樣子細細打聽着用話套

出原委來小紅答應着去了鳳姐只帶着豐兒來至園門前門尚未關只虛虛的掩着于是主僕二人方推門進去只見園中月色比着外面更覺明朗滿地下重重樹影杳無人声甚是淒凉寂靜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只聽唿的一声風過吹的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唰唰的作響枝梢上吱嘍嘍發哨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鳳姐吃了酒被風一吹只覺身上發噤起來豐兒也把頭一縮說好冷鳳姐也掌不住便叫豐兒快回去把那件銀鼠坎肩兒拿來我在三姑娘那裡等着豐兒巴不得一声也要回去穿衣裳來答應了一声回頭就跑了鳳姐剛舉步

走了不遠，只覺身後咈々哧々，似有聞嗅之声，不覺頭髮森然豎了起來，由不得回頭一看，只見黑油油一個東西在後面伸着鼻子聞他呢。那兩隻眼睛恰似燈光一般。鳳姐嚇的魂不附体，不覺失声的咳了一声，却是一隻大狗。那狗抽頭回身，拖着一個掃帚尾巴，一氣跑上大土山上，方站住了，回身猶向鳳姐拱爪兒。鳳姐此時心跳神移，急々的向秋爽齋來。已將來至門口，方轉過山子，只見迎面有一個人影兒一恍。鳳姐心中疑惑，心裡想着必是那一房裡的丫頭，便問是誰，問了兩声，並没有人出來，已經嚇得神魂飄蕩，恍々忽々的似乎背後有人說道：嬸娘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忙回頭一看，只見這人形容俊俏，衣履風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裡的媳婦來。只聽那人又說道：嬸娘只管享榮華受富貴的心盛，把我那年說的立萬年永遠之基，都付于東洋大海了。鳳姐聽說，低頭尋思，總想不起。那人冷笑道：嬸娘那時怎樣疼我了，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鳳姐聽了，此時方想起來是賈蓉的先妻秦氏，便說道：噯呀！你是死了的人哪，怎麽跑到這裡來了呢？啐了一口，方轉回身，脚下不防一塊石頭，絆了一跤，猶如夢醒，渾身汗如雨下。雖然毛髮悚然，心中却也明白，只見小紅豐兒影々綽々的來了。鳳姐恐

怕落入的嘰睃連忙爬起來說道你們做什麼

半天快拿來我穿上罷一面豐兒走到跟前伏侍穿上

紅過來攙扶鳳姐道我纔到那裡他們都睡了咱們

罷一面說一面帶了兩個丫頭急急忙忙回到家中賈璉

已回來了只見他臉上神色更變不似往常待要問他

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突然相問只得睡了至次日五更

賈璉就起來要往總理內庭都檢點太監裘世安家來打

聽事務因太早了見桌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便拿起來

閒看第一件是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新獲了一起私帶

神槍火藥出边事共有十八名人犯頭一名鮑音口稱係

太師鎮國公賈化家人第二件蘇州刺史李孝一本參劾

縱放家奴倚勢凌辱軍民以致因姦不遂殺死節婦一家

人命三口事兇犯姓時名福自稱係世襲三等職銜賈範

家人賈璉看見這兩件心中早又不自在起來待要看第

三件又恐遲了不能見裘世安的面因此急急的穿了衣

服也等不得吃東西恰好平兒端上茶來喝了兩口便出

來騎馬走了平兒在房內收拾換下的衣服此時鳳姐尚

未起來平兒因說道今兒夜裡我聽着奶奶沒睡什麼覺

我這會子替奶奶搥着好生打個盹兒罷鳳姐半日不言

語平兒料着這意思是了便爬上炕來坐在身边輕輕的

睡着絡續聽了幾聲那鳳姐剛有要睡之意只聽那邊大姐
兒哭了鳳姐又將眼睜開平兒連向那邊叫道李媽你到
底是怎麼着姐兒哭了你到底拍着他些你也忒好睡了
那边李媽從夢中驚醒聽得平兒如此說心中沒好氣只
得狠命拍了幾下口裡嘟嘟噥噥的罵道真真的小短命
鬼兒放着屍不挺三更半夜嚎你娘的喪一面說一面咬
牙便向那孩子身上擰了一把那孩子哇的一聲大哭起
來了鳳姐聽見說了不得你聽聽他該挫磨孩子了你過
去把那黑心的養漢老婆下死勁的打他幾下子把妞妞
抱過來平兒笑道奶奶別生氣他那裡敢挫磨姐兒只怕

是不隄防錯碰了一下子也是有的這會子打他幾下子
沒要緊明兒叫他們背地裡嚼舌根倒說三更半夜打人
鳳姐聽了半日不言語長嘆一聲說道你瞧瞧這會子不
是我十旺八旺的呢明兒我要是死了剩下這小孽障還
不知怎麼樣呢平兒笑道奶奶這怎麼說大五更的何苦
來呢鳳姐冷笑道你那裡知道我是早已明白了我也不
久了雖然活了二十五歲人家沒見的也見了沒吃的也
吃了也算全了所以世上有的也都有了氣也算賭盡了
強也算爭足了就是壽字兒上頭缺一點兒也罷了平兒
聽說由不的滴下淚來鳳姐笑道你這會子不用假慈悲

我死了你們只有歡喜的你們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省
得我是你們眼裡的刺是的只有一件你們知好歹只疼
我那孩子就是了平兒聽說這話越發哭的淚人是的鳳
姐笑道別扯你娘的臊了那裡就死了呢哭的那麼痛我
不死還叫你哭死了呢平兒聽說連忙止住哭道奶奶說
得這麼傷心一面說一面又捶半日不言語鳳姐又矇矓
睡去平兒方下炕來要去只聽外面腳步響誰知賈璉去
遲了那裏世安已經上朝去了不遇而回心中正沒好氣
進來就問平兒道那些人還沒起來呢麼平兒回說沒有
呢賈璉一路摔簾子進來冷笑道好好這會子還都不起

來安心打擂臺打撒手兒一疊聲又要吃茶平兒忙倒了
一碗茶來原來那些丫頭老婆見賈璉出了門又復睡了
不打諒這會子回來原不曾預備平兒便把溫過的拿了
來賈璉生氣舉起碗來嘩啷一聲摔了個粉碎鳳姐驚醒
唬了一身冷汗噯喲一聲睜開眼只見賈璉氣得很的坐
在傍边平兒彎着腰拾碗片子呢鳳姐道你怎麼就回來
了問了一聲半日不答應只得又問一声賈璉嚷道你不
要我回來叫我死在外頭罷鳳姐笑道這又是何苦來呢
常時我見你不像今兒回來的快問你一聲也沒什麼生
氣的賈璉又嚷道又沒遇見怎麼不快回來呢鳳姐笑道

沒有遇見、少不得奈煩些、明兒再去早些兒、自然遇見了、賈璉嚷道、我可不吃着自己的飯、替人家赶獐子呢、我這裡一大堆的事、沒個動秤兒的、沒來由為人家的事瞎鬧了這些日子、當什麼呢、正經那有事的人還在家裡受用、死活不知、還聽見說要鑼鼓喧天的擺酒唱戲做生日呢、我可瞎跑他娘的腿子、一面說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又罵平兒、鳳姐聽了、氣的乾咽、要和他分証、想了一想又忍住了、勉強陪笑道、何苦來生這麼大氣、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麼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你既應了、就得耐煩些、少不得替人家辦辦、也沒見這個人自己有為難的事還有

心腸唱戲擺酒的鬧、賈璉道、你可說麼、你明兒倒也問問他、鳳姐咤異道、問誰、賈璉道、問誰、問你哥哥、鳳姐道、是他嗎、賈璉道、可不是他還有誰呢、鳳姐忙問道、他又有什麼事叫你替他跑、賈璉道、你還在罈子裡呢、鳳姐道、真真這就奇了、我連一個字兒也不知道、賈璉道、你怎麼能知道呢、這個事連太太和姨太太都不知道呢、頭一件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二則你身上又常嚷不好、所以我在外頭壓住了不叫裡頭知道的、說起來真真令人惱、你今兒不問我、我也不便告訴你、你打諒你哥哥行寿像個人呢、

凤姐昨夜受驚今日受氣、

你知道外頭人都叫他什麼、鳳姐道、叫他什麼、賈璉道、叫

他什麼叫他忘仁鳳姐撲嗤的一笑道可不是叫什麼呢賈璉道你打諒那個王仁嗎是忘了仁義禮智信的那個忘仁那鳳姐道這是什麼人這麼刻薄嘴兒遭塌人賈璉道不是遭塌他嗎今兒索性告訴你你也不知道知道你那哥哥的好處你可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嗎鳳姐想了一想道噯喲可是啊我還忘了問你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嗎我記得年年都是寶玉去前者老爺陞了二叔那邊送過戲來我還偷偷兒的說二叔為人是最嗇刻的比不得大舅太爺他們各自家裡還烏眼雞是的不麼昨兒大舅太爺沒了你瞧他是個兄弟他還出了個頭兒攬了個事兒嗎所以那一天說赶他的生日咱們還他一班子戲省了親戚跟前落虧欠如今這麼早就做生日也不知是什麼意思賈璉道你還作夢呢他一到京接着舅太爺的首尾就開了一個弔他怕咱們知道攔他所以沒告訴咱們弄了好幾千銀子後來二舅嗔着他說他不該一網打盡他吃不住了變了個法子就指着你們二叔的生日撒了個網想着再弄幾個錢好打點二舅太爺不生氣也不管親戚朋友冬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這麼丟臉你知道我起早為什麼這如今因海疆的事情御史參了一本說是大舅太爺的虧空本員已故應着落其弟

王子勝侄王仁賠補爺兒兩個急了我了我給他們托人
情我見他們嚇的那麽個樣兒再者又関係太太和你我
纔應了想着我我總理內庭都檢點老裘替辦辦或者前
任後任挪移挪移偏又去晚了他進裡頭去了我白起來
跑了一趟他們家裡還那裡定戲擺酒呢你說說叫人生
氣不生氣鳳姐聽了纔知王仁所行如此但他素性要强
護短聽賈璉如此說便道憑他怎麽樣到底是你的親大
舅兒再者這件事死的大太爺活的二叔都感激你罷了
沒什麽說的我們家的事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了
省的帶累別人受氣背地裡罵我說着眼淚早流下來掀
開被窩一面坐起來一面挽頭髮一面披衣裳賈璉道得
倒不用這麽着是你哥哥不是人我並沒說你呀况且我
出去了你身上又不好我都起來了他們還睡覺咱們老
輩子有這個規矩麽你如今做好好先生不管事了我說
了一句你就起來明兒我要嫌這些人難道你都替了他
們麽好沒意思啊鳳姐聽了這些話纔把淚止住了說道
天呢不早了我也該起來了你有這麽說的你替他們家
在心裡辦辦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光為我就是
太太聽見也喜歡賈璉道是了知道了大蘿蔔還用屎澆
平兒道奶奶這麽早起來做什麽那一天奶奶不是起來

有一定的時候兒呢、爺也不知是那裡的邪火拿着我們出氣、何苦來呢、奶奶也算替爺掙彀了、那一點兒不是奶奶擋頭陣、不是我說、爺把現成兒的也不知吃了多少、這會子替奶奶辦了一點子事、又關會着好幾層兒呢、就是這麼拿糖作醋的起來、也不怕人家寒心、況且這也不單是奶奶的事呀、我們起遲了、原該爺生氣、左右到底是奴才呀、奶奶跟前儘着身子累的成了個病包兒了、這是何苦來呢、說着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那賈璉本是一肚子悶氣、那裡見得這一對嬌妻美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話呢、便笑道、彀了算了罷、他一個人就彀使的了、不用你幫着、

左右我是外人、多早晚我死了、你們就清淨了、鳳姐道、你也別說那個話、誰知道誰怎麼樣呢、你不死我還死呢、早死一天早心淨、說着又哭起來、平兒只得又勸了一回、那時天已大亮、日影橫窗、賈璉也不便再說、站起來出去了、這裡鳳姐自己起來、正在梳洗、忽見王夫人那邊小丫頭過來道、太太說了、叫問二奶奶今日過舅太爺那邊去不去、要去說叫二奶奶同着寶二奶奶一路去呢、鳳姐因方纔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意、恨娘家不給爭氣、又兼昨夜園中受了那一驚、也實在沒精神、便說道、你先回太太去、我還有一兩件事沒辦清、今日且不能去、況且他們那又不是、

什麼正經事寶二奶奶要去各自去罷小丫頭答應着回去回覆了不在話下且說鳳姐梳了頭換了衣服想了想雖然自巳不去也該帶個信兒再者寶釵還是新媳婦出門子自然要過去照應照應的于是見過王夫人支吾了一件事便過來到寶玉房中只見寶玉穿着衣服歪在炕上兩個眼睛瞅瞅的看寶釵梳頭鳳姐站在門口還是寶釵一回頭看見了連忙起身讓坐寶玉也爬起來鳳姐纔笑嘻嘻的坐下寶釵因說麝月道你們瞅着二奶奶進來也不言語聲兒麝月笑着道二奶奶頭裡進來就擺手兒不叫言語麼鳳姐因向寶玉道你還不走等什麼呢沒見

這麼大人了還是這麼小孩子氣的人家各自梳頭你爬在傍邊看什麼成日家一塊子在屋裡還看不彀也不怕丫頭們笑話說着嗤的一笑又瞅着他咂嘴兒寶玉雖也有些不好意思還不理會把個寶釵直臊的滿臉飛紅又不好聽着又不好說什麼只見襲人端過茶來只得搭訕着自巳遞了一袋烟鳳姐兒笑着站起來接了道二妹妹你別管我們的事你快穿衣服罷寶玉一面也搭訕着找這個弄那個鳳姐道你先去罷那裡有個爺們等着奶奶們一塊兒走的理呢寶玉道我只是嫌我這衣裳不大好不如前年穿着老太太給的那件雀金泥好鳳姐因慪他

道你為什麼不穿寶玉道穿著太早了鳳姐忽然想起自悔失言幸虧寶釵也那王家是內親只是那些丫頭們跟前已經不好意思了襲人趕著說道二奶奶還不知道呢就是穿得他也不穿了鳳姐兒道這是什麼原故襲人道告訴二奶奶真真是我們這位爺的行事都是天外飛來的那一年因二舅太爺的生日老太太給了他這件衣裳誰知那一天就燒了我媽病重了我沒在家那時候還有晴雯妹妹呢聽見說病著整給他補了一夜第二天老太太纔沒瞧出來呢去年那一天上學天冷我叫焙茗拿了去給他披披誰知這位爺見了這件衣裳想起晴雯來了說了總不穿了叫我給他收一輩子呢鳳姐不等說完便道你提起晴雯可惜了兒的那孩子模樣兒手兒都好就只嘴頭子利害些偏偏兒的太太不知聽了那裡的謠言活活兒的把個小命兒要了還有一件事那一天我瞧見廚房裡柳家的女人他女孩兒叫什麼五兒那丫頭長的和晴雯脫了個影兒似的我心裡要叫他進來後來我問他媽他媽說是很願意我想著寶二爺屋裡的小紅跟了我去我還沒還他呢就把五兒補過來平兒說太太那一天說了凡像那個樣兒的都不叫派到寶二爺屋裡呢我所以也就擱下了這如今寶二爺也成了家了還怕什麼

是不如我就叫他進來了不知寶二爺願意不願意要想（晴雯五兒連敘以[illegible]）着晴雯只瞧見這五兒就是了（[illegible]晴雯也）寶玉本不要走聽見這些話已然了襲人道為什麼不愿意早就要弄了來的只是因為太太的話說的結實罷了咧如道那麼着明日我就叫他進來太太的跟前有我呢寶玉聽了喜不自勝纔走到賈母那边去了這裏寶釵穿衣服鳳姐兒看他兩口兒這般恩愛纏綿想起賈璉方纔那種光景好不傷心坐不住便起身向寶釵笑道我和你向太太屋裡去罷笑着出了房門一同來見賈母寶玉正在那裡回賈母往舅舅家去賈母點頭說道去罷只是少吃酒早些回來你身子纔好

些寶玉答應着出來剛走到院內又轉身回來向寶釵耳边說了幾句不知什麼寶釵笑道是了你快去罷將寶玉催着去了這裏賈母和鳳姐寶釵說了沒三句話只見秋紋進來傳說二爺打發焙茗轉來說請二奶奶寶釵說道他又忘了什麼又叫他回來秋紋道我叫小了頭問了焙茗說是二爺忘了一句話二爺叫我回來告訴二奶奶若是去呢快些來罷若不去呢別在（[illegible]）風地裡站着說的賈母鳳姐並地下站着的衆老婆子了頭都笑了寶釵飛紅了臉把秋紋啐了一口說道好個糊塗東西這也值得這樣慌慌張張跑了來說秋紋也笑着回去叫小了頭去罵焙茗

那焙茗一面跑着一面回頭說道二爺把我巴巴的叫下馬來叫回來說叫我若不說回來對出來又罵我了這會子說了他們又罵我那丫頭笑着跑回來說、寶玉寶釵道你去罷省的他這麼記掛說的寶釵站不住纔走了、又被鳳姐謔他頭笑正沒好意思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了來了給賈母請安見過了鳳姐坐着吃茶賈母因問他這一向怎麼不來大了道因這幾日廟中作好事有幾位誥命夫人不時在廟裡起坐所以不得空兒來今日特來回老祖宗明日還有一家作好事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若高興也去隨喜隨喜賈母便問做什麼好事大了道

前月為王大人府裡不干淨見神見鬼的偏生那太太夜間又看見去世的老爺因此昨日在我廟裡告訴我要在（撒花、散瞞、散、嫁、騙）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做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保佑家口安寧亡者昇天生者護福所以他不得空兒來請老太太的安那鳳姐素日最厭惡這些事的自從昨夜見鬼心中總只是疑疑惑惑的如今聽了大了這些話不覺（鳳姐）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已有三分信意（悔心之萌乎）便問大了道這散花菩薩是誰他怎麼就能避邪除鬼呢大了見問便知他有些信意便說道奶奶今日問我讓我告訴奶奶知道這個散花菩薩來歷根基不淺道行非常生在西天大樹

[illegible]中父母打柴為生養下菩薩來頭長三角眼睛四[illegible]
長三尺、兩手拖地、父母說這是妖精、便棄在水出之後
誰知這山上、有一個得道的老猢猻、出來打食、看見菩薩
頂上白氣冲天、虎狼遠避、知道來歷非常、便抱回洞中撫
養、誰知菩薩帶了來的聰慧、禪也會談、與猢猻天天談道
參禪、說的天花散漫繽紛、至一千年後飛昇了、至今山上
猶見談經之處、天花散漫、所求必靈、時常顯聖、救人苦厄、
因此世人纔蓋了廟、塑了像供奉、鳳姐道、這有什麼憑據
呢、大了道、奶奶又來搬駁了、一個佛爺可有什麼憑據呢、
就是撒謊、也不過哄一兩個人罷咧、難道古往今來多少

明白人、多被他哄了、不成、奶奶只想惟有佛家香火、歷來
不絕、他到底是祝國祝民、有些靈驗、人纔信服、鳳姐聽了、
大有道理、因道、既這麼、我明日去試試、你廟裡可有籤、我
去求一籤、我心裡的事、籤上批的出、批的出來、我從此就
信了、大了道、我們的籤、最是靈的、明日奶奶去求一籤就
知道了、賈母道、既這麼着、索性等到後日初一、你再去求、
說着、大家吃了茶、到王夫人各房裡去請了安、回去不提、
這裡鳳姐勉強扎掙着、到了初一清早、令人預備了車馬、
帶着平兒並許多奴僕、來至散花寺、大了帶了衆姑子接
了進去、獻茶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那鳳姐兒也無心

瞻仰聖像一秉虔誠磕了頭舉起籤筒默默的將那見鬼之事並身體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回纔搖了三下只聽唰的一聲筒中攛出一支籤來于是叩頭拾起一看只見寫着第三十三籤上上大吉大了忙查籤簿看時只見上面寫着王熙鳳衣錦還鄉鳳姐一見這幾個字吃一大驚忙問大了道古人也有叫王熙鳳的麼大了笑道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難道漢朝的王熙鳳求官的這一段事也不曉得周瑞家的在傍笑道前年李先兒還說這一回書的我們還告訴他重着奶奶的名字不要叫呢鳳姐笑道可是呢我倒忘了說着又瞧底下的寫的是

去國離鄉二十年　於今衣錦返家園。

蜂採百花成蜜後　為誰辛苦為誰甜

隱括後文巢祭求籤。

行人至　音信遲　訟宜和　婚再議

看完也不甚明白大了道奶奶大喜這一籤巧得很奶奶自幼在這裡長大何曾回南京去了如今老爺放了外任或者接家眷來順便還家奶奶可不是衣錦還鄉了一面說一面抄了個籤經交與了頭鳳姐也半疑半信的大了擺了齋來鳳姐只動了一動放下了要走又給了香銀大了苦留不住只得讓他走了鳳姐回至家中見了賈母王夫人等問起籤來命人一解都歡喜非常或者老爺果有

此心咱們走一趟也好鳳姐兒見人人這麼說也就信了不在話下却說寶玉這一日正睡午覺醒來不見寶釵正要問時只見寶釵進來寶玉問道那裡去了半日不見寶釵笑道我給鳳姐姐瞧一回籤寶玉聽說便問是怎麼樣的寶釵把籤帖念了一回又道家中人人都說好的據我看這衣錦還鄉四字裡頭還有原故（寶釵自有見識）後來再瞧罷了寶玉道你又多疑了妄解聖意衣錦還鄉四字從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今日你又偏生看出緣故來了依你說這衣錦還鄉還有什麼別的解說寶釵正要解說只見王夫人那边打發了頭過來請二奶奶寶釵立刻過去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　第一百一回　末

紅樓夢第一百二回

寧國府骨肉病災祲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喚寶釵、寶釵連忙過來請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妹如今要出嫁了、只得你們作嫂子的、太家開導開導他、也是你們姊妹之情、況且他也是個明白孩子、我看你們兩個也很合得來、只是我聽見說寶玉聽見他三妹妹出門子、哭的了不得、你也該勸勸他、如今我的身子是干病几痛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兩日不好、你還心地明白些、諸事也別說只管吞着、不肯得罪人、將此篇歷叙種種不如意疾病神鬼无所不有干係緊要後步漢家秘矣、來這一番家事都是你的擔子、寶釵答應着、王夫人又說

道、還有一件事、你二嫂子昨日帶了柳家媳婦的丫頭來、說補在你們屋裡、寶釵道、今日平兒纔帶過來、說是太太和二奶奶的主意、王夫人道、是啊、你二嫂子和我說、我想也沒要緊、不便駁他的回、只是一件、我見那孩子眉眼兒上頭也不是個很安頓的、起先為寶玉房裡的丫頭狐狸是的、我攆了几個、那時候你也知道、不然你怎麼搬回家去了呢、如今有你、自然不比先前了、我告訴你、不過留點神兒就是了、你們屋裡就是襲人那孩子還可以使得、在襲人已經寫上一夫人故念之不忘此矣人寶釵答應了、又說了几句話、便過來了、飯後到了探春那边、自有一番殷勤勸慰之言、不必細說、次日探春將要起身、

二人[illegible]寶玉寶玉自然難割難分探春便將綱常大體的話說的寶玉始而低頭不語後來轉悲作喜似有醒悟之意於是探春放心辭別衆人竟上轎登程水舟車陸而去先前衆姊妹們都住在大觀園中後來賈妃薨後也不修葺到了寶玉娶親林黛玉一死史湘雲回去寶琴在家住着園中人少况兼天氣寒冷李紈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挪回舊所到了花朝月夕依舊相約玩耍如今探春一去寶玉病後不出屋門益發沒有高興的人了所以園中寂寞只有几家看園的人住着那日尤氏過來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套車便從前年在園裡開通寧府的那個便門

裡走過去了覺得淒涼滿目臺榭依然女牆一帶都種作（盛衰之感。）園地一般心中悵然如有所失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發熱扎掙一兩天竟躺倒了日間的發燒猶可夜裡身熱異常便譫語綿綿賈珍連忙請了大夫看視說感冒起的如今纏經入了足陽明胃經所以譫語不清如有所見有了大穢即可身安尤氏服了兩劑並不稍減更加發起狂來賈珍着急便叫賈蓉來打聽外頭有好醫生再請几位來瞧瞧賈蓉回道前日這位太醫是最興時的了只怕我母親的病不是藥治得好的賈珍道胡說不吃藥難道由他去罷賈蓉道不是說不治為的是前日母親從西府去回

不是身着園子裡走來家的一到了家就身上發燒別是撞着那了罷外頭有個毛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很靈不如請他來占卦占卦看有信兒呢就依着他要是不中用再請別的好大夫來賈珍聽了即刻叫人請來坐在書房內喝了茶便說府上叫我不知占什麽事賈蓉道家母有病請教一卦毛半仙道既如此取淨水洗手設下香案讓我起出一課來看就是了一時下人安排定了他便懷裡掏出卦筒來走到上頭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手內搖着卦筒口裡念道伏以太極兩儀絪緼交感圖書出而變化不窮神聖作而誠求必應茲有信官賈某爲因母病虔

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聖人鑒臨在上誠感則靈有凶報凶有吉報吉先請內象三爻說着將筒內的錢倒在盤內說有靈的頭一爻就是交拿起來又搖了一搖倒出來說是單第二爻又是交撿起錢來嘴裡說是內爻已示更請外象三爻完成一卦起出來是單拆單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銅錢便坐下問道請坐請坐讓我來細細的看看這個卦乃是未濟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劫財晦氣是一定該有的如今尊駕爲母問病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爻動出官鬼來五爻上又有一層官鬼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輕的還好還好如今子亥之水休囚寅

木動而生火世爻上動出一個子孫來倒是剋鬼的況且日月生身再隔兩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到戌日就好了但是父母爻上變鬼恐怕令尊大人也有些關礙其後亦驗。就是本身世鬼此刻過了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也不好說完了便撅着鬍子坐着賈蓉起先聽他搗鬼心裡忍不住要笑聽他講的卦理明白又說生怕父親也不好便說道卦是極高明的但不知我母親到底是什麼病毛半仙道據這卦上世爻午火變水相尅必是寒火凝結若要斷得清楚揲著也不大明白除非用大六壬纔斷得準暗遞後文五卦又合大六壬數賈蓉道先生都治者高明的麽毛半仙道知道些賈蓉便要請教報了一個時

辰毛先生便畫了盤子將神將排定算去是戌上白虎這課叫做魄化課大凡白虎乃是凶將乘旺象氣受制便不能為害如今乘着死神死煞及時令囚死則為餓虎定是傷人就如魄神受驚消散故名魄化這課象說是人身喪鬼憂患相仍病多喪死訟有憂驚按象有日暮虎臨必定是傍晚得病的象内說凡占此課必定舊宅有伏虎作怪或有形響如今尊駕為大人而占正合着虎在陽憂男在陰憂女此課十分凶險呢兩卜皆驗。賈蓉沒有聽完唬得面上失色道先生說得很是但與那卦又不大相合到底有妨得麽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低着頭又咕噥了

一會子便說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巳上有貴神救解謂之魄化魂歸先憂後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了賈蓉奉上卦金送了出去回稟賈珍說是母親的病是在舊宅傍晚得的爲撞着什麼伏屍白虎賈珍道你說你母親前日從園裡走回來的可不是那裡撞着的你還記得你二嬸娘到園裡去回來就病了他雖沒有見什麼後來那些丫頭老婆們都說是山子上一個毛烘烘的東西眼睛有燈籠大還會說話把他二奶奶趕了回來唬出一場病來賈蓉道怎麼不記得我還聽見寶叔家的茗烟說晴雯是做了園裡芙蓉花的神了林姑娘死了半空裡有音樂必定他也是管什麼花兒了想這許多妖怪在園裡還了得頭裡人多陽氣重常來常往不打緊如今冷落的時候母親打那裡走還不知踹了什麼花兒呢不然就是撞着那一個那卦也還算是準的賈珍道到底說有妨礙沒有呢賈蓉道據他說到了戌日就好了只願早兩天好或過兩天纔好賈珍道這是什麼意思賈蓉道那先生若是這樣準恐怕老爺也有些不自在正說着裡頭喊說奶奶要坐起到那邊園裡去丫頭們都按捺不住賈珍等進去安慰定了只聞尤氏嘴裡亂說穿紅的來叫我穿綠的來趕我地下這些人又怕又好笑賈珍便命人買些紙錢送

到園裏燒化果然那夜出了汗便安靜些到了戊日也就漸上的好起來出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說（家門將衰）大觀園中有了妖怪唬得那些看園的人也不修花補樹灌溉菓蔬起先晚上不敢行走以致鳥獸逼人甚至日裏也是約伴持械而行過了些時果然賈珍也病竟不請醫調治輕則到園化紙許愿重則詳星拜斗賈珍方好賈蓉等相繼而病如此接連數月鬧得兩府俱怕從此風聲鶴唳草木皆妖園中出息一槩全蠲各房月例重新添起反弄得榮府中更加拮据那些看園的沒有了想頭個個要離此處每每造言生事便將花妖樹怪編派起來各要搬出將園門

封固再無人敢到園中以致崇樓高閣瓊館瑤臺皆爲禽獸所棲却說晴雯的表兄吳貴正住在園門口他媳婦自從晴雯死後聽見說作了花神每日晚間便不敢出門這一日吳貴出門買東西回來晚了那媳婦子本有些感冒着了日間吃錯了藥晚上吳貴到家已死在炕上外面的人因那媳婦子不妥當便都說妖怪爬過牆吸了精去死的於是老太太着急的了不得替另派了好些人將寶玉的住房圍住巡邏打更這些小丫頭們還說有的看見紅臉的有的看見很俊的女人的吵嚷不休唬得寶玉天天害怕虧得寶釵有把持的聽得丫頭們混說便唬嚇着要

打所以那些謠言畧好些無奈各房的人都是疑人疑鬼的不安靜也添了人坐更於是更加了好些食用獨有賈赦不大狠信說好好園子那裡有什麽兒怪挑了個風清日煖的日子帶了好几個家人手內持着器械到園踹看動靜衆人勸他不依到了園中果然隂氣逼人賈赦還扎掙前走跟的人都探頭縮腦內中有個年輕的家人心內已經害怕只听呼的一聲回過頭來只見五色燦爛的一件東西跳過去了唬得噯約一聲腿子發軟便躺倒了賈赦回身查問那小子喘噓噓的回道親眼看見一個黄臉紅鬍綠衣青裳一個妖怪走到樹林子後頭山窟窿裡去了賈赦聽了便也有些胆怯問道你們都看見麽有几個推順水船兒的回說怎麽沒瞧見因老爺在頭裡不敢驚動罷了奴才們還掌得住說得賈赦害怕也不敢再走急急的回來吩咐小子們不要提及只說看遍了沒有什麽東西心裡實也相信要到真人府裡請法官驅邪豈知那些家人無事還要生事今見賈赦怕了不但不瞞着反添些穿鑿說得人人吐舌賈赦沒法只得請道士到園作法事驅邪逐妖擇吉日先在省親正殿上鋪排起壇場上供三清聖像傍設二十八宿并馬趙温周四大將下排三十六天將圖像香花燈燭設滿一堂鐘鼓法器排兩边插着

五方旗號道紀司派定四十九位道衆的執事淨了一天的壇三位法官行香取水畢然後擂起法鼓法師們俱戴上七星冠披上九宮八卦的仙衣踏着登雲履手執牙笏便拜表請聖又念了一天的消災邪的接福的洞元經巳後便出榜召將榜上大書太乙混元上清三境靈寶符錄演教大法師行文敕令本境諸神到壇聽用那日兩府上下爺們仗着法師擒妖都到園中觀看都說好大法令呼神遣將的鬧起來不管有多少妖怪也嚇跑了大家都擠到壇前只見小道士們將旗旛舉起按定五方站住伺候法師號令三位法師一位手提寶劍拿着法水一位捧着

七星皂旗一位舉着桃木打妖鞭立在壇前只聽法器一停上頭令牌三下口中念念有詞那五方旗便團團散佈法師下壇叫本家領着到各處樓閣殿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灑了法水將劍指畫了一回來連擊令牌將七星旗祭起衆道士將旗旛一聚接下打妖鞭望空打了三下本家衆人都道拿住妖怪爭着要看及到跟前並不見有什麼形響只見法師叫衆道士拿取瓶罐將妖收下加上封條法師硃筆書符收禁令人帶回在本觀塔下鎮住一面撤壇謝將賈赦恭敬叩謝了法師賈蓉等小弟兄背地都笑個不住說這樣的大排場我打量拿着妖怪給我們瞧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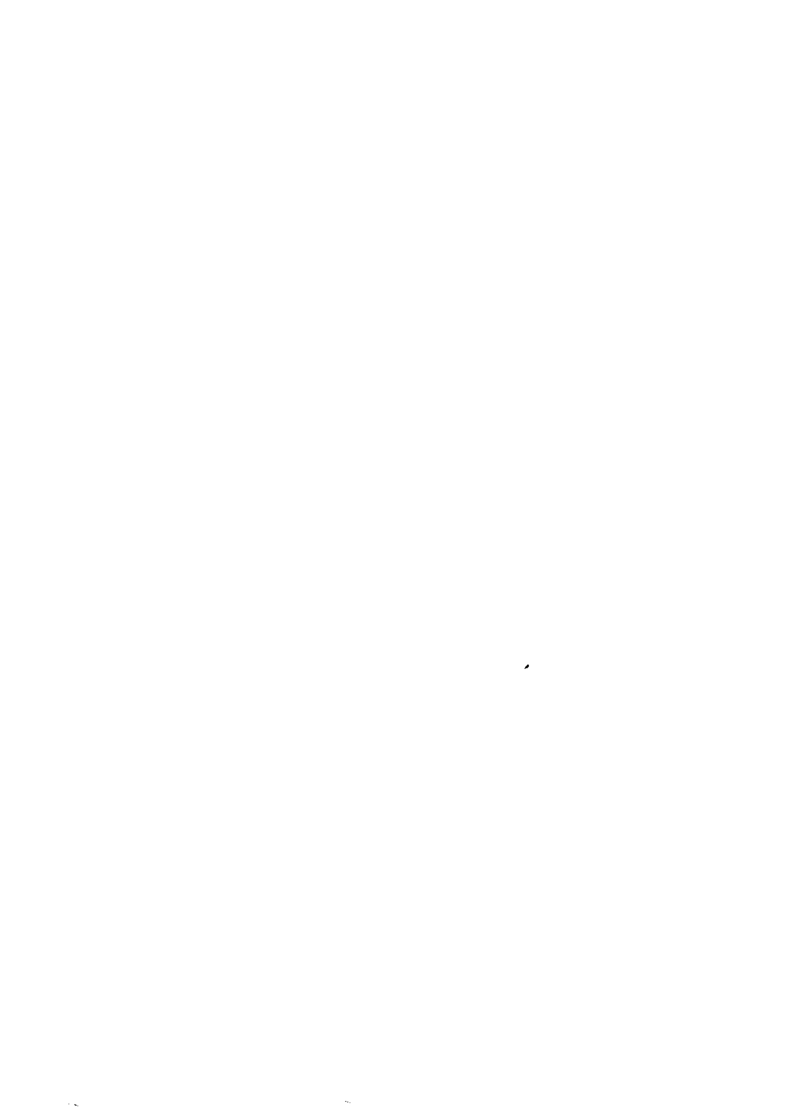
到底是些什麽東西、那裡道知是這樣收羅、究竟妖怪拏去了沒有、賈珍聽見（真是他拏去）、罵道糊塗東西妖怪原是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如今多少神將在這裡、還敢現形嗎、無非把這妖氣收了、便不作祟、就是法力了、衆人將信將疑且等不見響動再說、那些下人只知妖怪被擒、疑心去了、便不大驚小怪、往後果然沒人提起了、賈珍等病愈復原、都道法師神力、獨有一個小子笑說道、頭裡那些響動我也不知道、就是跟着大老爺進園這一日、明明是個大公野雞飛過去了（原是野雞兒。）拴兒嚇離了眼、說得活像、我們都替他圓了個謊、大老爺就認真起來、倒瞧了個很熱鬧的壇場、衆人雖然

聽見那裡肯信、究無人住、一日賈赦無事、正想要叫幾個家下人搬住園中、看守書屋、惟恐夜晚藏匿好人、方欲傳出話去、只見賈璉進來、請了安、回說今日到他大舅家去聽見一個荒信、說是二叔被節度使奏進來、爲的是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請旨革職的事、賈赦聽了吃驚道、只怕是謠言罷、前日你二叔帶書子來、探春於某日到了任所、擇了某日吉時送了你妹子到了海疆、路上風恬浪靜、合家不必掛念、還說節度認親、倒設席賀喜、那裡有做了親戚、倒提奏起來的、且不言語、快到吏部打聽明白、就來回我、賈璉即刻出去、不到半日回來、便說纔到吏部打聽、

果然二叔被參題本上去虧得皇上的恩典沒有交部便
下旨意說是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苛虐百姓本應革職姑
念初膺外任不諳吏部被屬員蒙蔽著降三級加恩仍以
工部員外上行走並令即日回京這信是准的正在吏部
說話的時候來了一個江西引見知縣說起我們二叔是
很感激的但說是個好上司只是用人不當那些家人在
外招搖撞騙欺凌屬員已經把好名聲都弄壞了節度大
人早已知道也說我們二叔是個好人不知怎麼樣這個
又參了想是怕鬧得不好恐將來弄出大禍所以借了一
件失察的事情參的倒是避重就輕的意思也未可知賈

赦未聽說完便叫賈璉先去告訴你嬸子知道且不必告
訴老太太就是了賈璉去回王夫人未知有何話說下回
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二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真禪雨村空遇舊

話說賈璉到了王夫人那邊一一的說了次日到了部裡打點停妥回來又到王夫人那邊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王夫人便道打聽准了麼果然這樣老爺也願意合家也放心那外任是何當做得的若不是那樣的參回來只怕叫那些混賬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賈璉道太太那裡知道王夫人道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並沒有一個錢拿回來把家裡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你瞧那些跟老爺去的人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那些小老婆子們便

金頭銀面的粧扮起來了可不是在外頭瞞着老爺弄錢你叔叔便由着他們鬧去若弄出事來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賈璉道嬸子說得很是方纔我聽見參了嚇的了不得直等打聽明白纔放心也願意老爺做個京官安安逸逸的做幾年纔保得住一輩子的声名就是老太太知道了倒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太說得寬緩些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到底再去打聽打聽賈璉答應了纔要出來只見薛姨媽家的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到王夫人裡間屋內也沒說請安便道我們太太叫我來告訴這裡的姨太太說我們家了不得了又

鬧出事來了王夫人聽了便問鬧出什麽事來那婆子又說了不得了不得王夫人哼道糊塗東西有要緊事你到底說啊婆子便說我們家二爺不在家一個男人也沒有這件事情出來怎麽辦要求太太打發幾位爺們去料理料理王夫人聽着不懂便着急道究竟要爺們去幹什麽事婆子道我們大奶奶死了王夫人聽了便啐道這種女人死了罷咧也值得大驚小怪的婆子道不是好好兒死的是混鬧死的快求太太打發人去辦辦說着就要走王夫人又生氣又好笑說這婆子好混賬璉哥兒倒不如你過去瞧瞧別理那糊塗東西那婆子沒聽見打發人去只

聽見說別理他他便賭氣跑回去了這裡薛姨媽正在着急再等不來好容易昇那婆子來了便問姨太太打發誰來婆子嘆說道人最不要有急難事什麽好親好眷看來也不中用姨太太不但不肯照應我們倒罵我糊塗薛姨媽聽了又氣又急道姨太太不管你姑奶奶怎麽說了婆子道姨太太既不管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沒有去告訴薛姨媽啐道姨太太是外人姑娘是我養的怎麽不管婆子一時省悟道是啊怎麽着我還去說着只見賈璉來了給薛姨媽請了安道了惱回說我嬸子知道弟婦死了問老婆子可說不明着急得狠打發我來問個

明白還叫我在這裡料理該怎麼樣姨太太只管說了辦去薛姨媽本來氣得乾哭聽見賈璉的話便笑着說倒費二爺費心我說姨太太是待我最好的都是這老貨說不清幾乎悞了事請二爺坐下等我慢慢的告訴你便說不爲別的事爲的是媳婦不是好死的賈璉道想是爲兄弟犯事怨命死的薛姨媽道若這樣倒好了前幾個月頭裡他天天蓬頭赤腳的瘋鬧後來聽見你兄弟問了死罪他雖哭了一場巳後倒擦胭抹粉的起來我若說他又要吵個了不得我總不理他有一天不知怎麼樣來要香菱去作伴我說你放着寶蟾還要香菱做什麼況且香菱是你

不喜的何苦招氣生他必不依我沒法兒便叫香菱到他屋裡去可憐這香菱不敢違我的話帶着病就去了誰知道他待香菱很好我倒喜歡你大妹妹知道了說只怕不是好心罷我也不理會頭幾天香菱病著他倒親手去做湯給他吃那知香菱沒福剛端到跟前他自巳燙了手連碗都砸了我只說必要遷怒在香菱身上他倒沒生氣自巳還拿笤帚掃了拿水潑淨了地仍舊兩個人很好昨日喝上又叫寶蟾去做了兩碗湯來自巳說同香菱一塊兒晚隔了一囘聽見他屋裡兩隻腳蹬響寶蟾急的亂嚷三後香菱也嚷着扶着墻出來叫人我忙着看去只見媳婦

鼻子眼睛裏都流出血來、在地下亂滾、兩手在心口亂抓、兩脚亂蹬、把我就嚇死了、問他也說不出來、只管直嚷鬧了一回就死了、我瞧那光景是服了毒的、寶蟾便哭着來揪香菱、說他把藥藥死了奶奶了、我看香菱也不是這麼樣的人、再者他病的起還起不來、怎麼能藥人呢、無奈寶蟾一口咬定、我的二爺、這叫我怎麼辦、只得硬着心腸叫老婆子們把香菱捆了、交給寶蟾、便把房門反扣了、我同你二妹妹守了一夜、等府裏的門開了纔告訴去的、二爺你是明白人、這件事怎麼好、賈璉道、夏家知道了沒有、薛姨媽道、也得撕擄明白了纔好報啊、賈璉道、據我看起來

必要經官纔了得下來、我們自然疑在寶蟾身上、別人便說寶蟾為什麼藥死他奶奶、也是沒答對的、若說在香菱身上竟還裝得上、正說着、只見榮府女人們進來說、我們二奶奶來了、賈璉雖是大伯子、因從小兒見的、也不迴避、寶釵進來見了母親、又見了賈璉、便在裏間屋裏同寶琴坐下、薛姨媽也將前事告訴一遍、寶釵便說、若把香菱捆了、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的了麼、媽媽說這湯是寶蟾做的、就該捆起寶蟾來問他呀、（大有見識、亡敏、可人）一面便該打（純了撿藥）發人報夏家去、一面報官的是、薛姨媽聽見有理、便問賈璉、賈璉道、二妹子說得很是、報官還得我去托了刑部裏的人相

驗問口供的時候有照應得只是[illegible]
雖此薛姨媽道並不是我要個香菱我恐怕香菱病着受
家有這一時尋死又添了一條人命纔把了交給寶蟾也
是一個主意買通道雖是這麼說我們倒[illegible]了寶蟾了若
要放都放要綑都綑他們三個人是一處的只要叫人安
慰香菱就是了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去寶釵就派了帶
來幾個女人幫着綑寶蟾只見香菱已哭得死去活來寶
蟾反得意洋洋已後見人要綑他便亂嚷起來那禁得榮
府的人吆喝着也就綑了竟開着門好叫人看着這裡報
夏家的人已經去了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裡因近年消

索又記掛女兒新近搬進京來父親已沒只有母親又過
繼了一個混賬兒子把家業都花完了不時的常到薛家
那金桂原是個水性人兒那裡守得住空房況兼天天心
裡想念薛蝌便有些饑不擇食的光景無奈他這一乾兒
子又是個蠢貨雖也有些知覺祇是尚未入港所以金桂
時常回去也幫貼他些銀錢這些時正盼金桂回家只見
薛家的人來心裡就想又拿什麼東西來了不料說這裡
姑娘服毒死了他便氣得亂嚷亂叫金桂的母親聽見了
更哭喊起來說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爲什麼服了毒
呢哭着喊着的帶了兒子也等不得僱車便要走來那夏

家不是買賣人家如今沒了錢那顧什麼臉面兒子頭裡就走他跟了一個破老婆子出了門在街上啼啼哭哭的僱了一輛破車便跑到薛家進門也不打話便兒一聲肉一聲的要討人命那時賈璉到刑部托人家裡只有薛姨媽寶釵寶琴何曾見過個陣仗都嚇得不敢則聲便要與他講理他們也不聽只說我女孩兒在你家得過什麼好處兩口朝打暮罵的鬧了幾時還不容他兩口子在一處你們商量着把女婿弄在監裡永不見面你們娘兒們仗着好親戚受用也罷了還嫌他礙眼叫人藥死了他倒說是服毒他爲什麼服毒說着直奔着薛姨媽來薛姨媽只

得後退說親家太太且請瞧瞧你女兒問問寶蟾再說歪話不遲那寶釵寶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兒子難以出來攔護只在裡邊着急恰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照看一進門來見一個老婆子指着薛姨媽的臉哭罵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親便走上來說這位是親家太太麼大奶奶自己服毒死的與我們姨太太什麼相干也不犯這麼遭塌呀那金桂的母親問你是誰薛姨媽見有了人膽子畧壯了些便說這就是我親戚賈府裡的金桂的母親便說道誰不知道你們有仗腰子的親戚纔能彀叫姑爺坐在監裡如今我的女孩兒倒白死了不成說着便拉薛

姨媽說你到底把我女兒怎樣弄殺了給我瞧瞧周瑞家的一面勸說只管瞧屍用不着拉拉扯扯便把手一推夏家的兒子便跑進來不依道你仗着府裡的勢頭兒來打我母親麼說着便將椅子打去却沒有打着裡頭跟寶釵的人聽見外頭鬧起來赶着來瞧恐怕周瑞家的吃虧齊打夥的上去半勸半喝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潑來說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如今也都不要命了說着仍奔薛姨媽拚命底下的人雖多那裡攔得住自古說的一人拚命萬夫莫當正鬧到危急之際賈璉帶了七八個家人進來見是如此便叫人先把夏

家的兒子拉出去便說你們不許鬧有話好好兒的說快將家裡收拾收拾刑部裡頭的老爺們就來相驗了金桂的母親正在撒潑只見來了一位老爺幾個在頭裡吆喝那些人都垂手侍立金桂的母親見這個光景也不知是賈府何人又見他兒子已被衆人揪住又聽見說刑部來驗他心裡原想看見女兒屍首先鬧了一個稀爛再去喊官去不承望這裡先報了官也便軟了些薛姨媽已嚇糊塗了還是周瑞家的回說他們來了也沒有去瞧他姑娘便作踐起姨太太來了我們爲好勸他那裡跑進一個野男人在奶奶們裡頭混撒村混打這可不是沒有王法了

賈璉道這回子不用和他講理等一會子打着問他說男人有男人的所在裡頭都是些姑娘奶奶們况且有他母親還瞧不見他們姑娘麼他跑進來不是要打搶來了麼家人們做好做歹壓伏住了周瑞家的仗着人多便說夏太太你不懂事既來了該問個青紅皂白你們姑娘是自己服毒死了不然便是寶蟾藥死他主子了怎麼不問明白又不看屍首（實而有道理）就想訛人來了呢我們就肯叫一個媳婦（此語有理）兒白死了不成現在把寶蟾捆着因為你們姑娘有了要點病兒所以叫香菱陪着他也在一個屋裡住故此兩個人都看守在那裡原等你們來眼看着刑部相驗問出道理

來纔是啊金桂的母親此時勢孤也只得跟着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兒屋裡只見滿臉黑血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便叫哭起來寶蟾見是他家的人來便哭喊說我們姑娘好意待香菱叫他在一塊兒住他倒抽空兒藥死我們姑娘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便齊聲吆喝道胡說昨日奶奶喝了湯纔藥死的這湯可不是你做的寶蟾道湯是我做的端了來我有事走了不知香菱起來放些什麼在裡頭藥死的金桂的母親聽未說完就奔香菱眾人攔住薛姨媽便道這樣子是砒霜藥的家裡決無此物不管香菱寶蟾終有替他買的回來刑部少不得問出來纔賴不去如

今把媳婦權放平正好等官來相驗衆婆子上來抬放鋪寶
釵道都是男人進來你們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檢點
只見炕褥底下有一個揉成團的紙包兒金桂的母親瞧
見便拾起打開看時并沒有什麽便撩開了寶蟾看見道
可不是有了憑據了這個紙包兒我認得頭幾天耗子鬧
得慌奶奶家去與舅爺要的拿回來擱在首飾匣內必是
香菱看見了拿來藥死奶奶的若不信你們看看首飾匣
裡有沒有了金桂的母親便依著寶蟾的話取出匣子只
有幾支銀簪子薛姨媽便說怎麽好些首飾都沒有了寶
釵叫人打開箱櫃俱是空的便道嫂子這些東西被誰拿

去這可要問寶蟾金桂的母親心裡也虛了好些見薛姨
媽查問寶蟾便說姑娘的東西他那裏知道周瑞家的道
親家太太別這麽說呢我知道寶姑娘是天天跟著大奶
奶的怎麽說（妙甚此時[illegible]人。）不知道寶蟾見問得緊又不好胡賴只得說
道奶奶自己每每帶回家去我管得麽衆人便說好個親
家太太哄著拿姑娘的東西哄完了叫他尋死來訛我們
好罷了（這話有分曉。）回來相驗便是這麽說寶釵叫人到外頭告訴璉
二爺說別放了夏家的人裡面金桂的母親忙了手脚便
罵寶蟾道小蹄子別嚼舌頭了（寶蟾亦是此論。）姑娘幾時拿東西到我家
去寶蟾道如今東西是小給姑娘償命是大寶琴道有了

東西就有償命的人了（寶釵亦能幹）快請璉二哥哥問準了夏家的兒子買砒霜的話回來好回刑部裡的話金桂的母親着了急道寶蟾必是撞見鬼了渾說起來我們姑娘何嘗買過砒霜若這麼說必是寶蟾藥死了的寶蟾急的亂嚷說別人賴我也罷了（[illegible]）怎麼你們也賴起我來呢你們不是常和姑娘說叫他別受委屈鬧得他們家破人亡那時將東西捲包兒一走再配一個好姑爺這個話是有的沒有（[illegible]）金桂的母親還未及答言周瑞家的便接口說道這是你們家的人說的還賴什麼呢金桂的母親恨的咬牙切齒的罵寶蟾說我待你不錯呀爲什麼你倒拿話來葬送我呢

回來見了官我就說是你藥死姑娘的寶蟾氣得瞪着眼說請太太放了香菱罷不犯着白害別人（[illegible]）我見官自有我的話寶釵聽出這個話頭兒來了便叫人反倒放開了寶蟾說你原是個爽快人何若白冤在裡頭你有話索性說（[illegible]）了大家明白豈不完了事了呢寶蟾也怕見官受苦便說我們奶奶（[illegible]）天天抱怨說我這樣人爲什麼碰着這個瞎眼的娘不配給二爺偏給了這麼個混賬糊塗行子要是能殼同二爺過一天死了也是願意的（[illegible]）說到那裡便恨香菱我起初不理他後來看見與香菱好了我知道是香菱教他什麼了不承望昨日的湯不是好意金桂的母親接說

道話發胡說了，看是要藥香菱為什麼倒藥了自己呢，寶釵便問道香菱昨日你喝湯來着沒有，香菱道頭幾天我病得抬不起頭來，奶奶叫我喝湯我不敢說不喝，剛要我掙起來那碗湯已經灑了，倒叫奶奶收拾了個難，我心裏很過不去，昨日聽見叫我喝湯我喝不下去，沒有法兒，正要喝的時候兒呢，偏又頭暈起來，只見寶蟾姐姐端了去，我正喜歡，剛合上眼，奶奶自己喝著湯叫我嚐嚐，我便勉強也喝了，寶蟾不待說完便道是了，我老實說罷，昨日奶奶叫我做兩碗湯，說是和香菱同喝，我氣不過，心裡想著香菱那裡配我做湯給他喝呢，我故意的一碗裡頭多抓

了一把鹽，記了暗記兒，原想給香菱喝的，剛端進來，奶奶卻攔著我叫外頭叫小子們僱車，說今日回家去，我就去說了回來，見鹽多的這碗湯在奶奶跟前呢，我恐怕奶奶喝著鹹又要罵我，正沒法的時候，奶奶往後頭走動，我眼錯不見就把香菱這碗湯換了過來，也是合該如此，奶奶回來就拿了湯去到香菱床邊喝著說你到底嚐嚐，那香菱也不覺鹹，兩個人都喝完了，我正笑香菱沒嘴道兒，那裡知道這死鬼奶奶要藥香菱，必定趁我不在將砒霜撒上了，也不知道我換碗，這可就是天理昭彰，自害自身了，于是眾人往前後一想，真正一絲不錯，便將香菱也放了

扶着他仍舊睡在床上不說香菱得放且說金桂的母親心虛事實還想辦賴薛姨媽等你言我語反要他兒子償還金桂之命正然吵嚷賈璉在外嚷說不用多說了快收拾停當刑部的老爺就到了此時惟有夏家母子着忙想來總要吃虧的不得已反求薛姨媽道千不是萬不是終是我死的女孩兒不長進這也是他自作自受若是刑部相驗到底府上臉面不好看求親家太太息了這件事罷寶釵道那可使不得已經報了怎麼能歇呢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勸說若要息事除非夏親家太太自已出去攔驗我們不提長短罷了賈璉在外也將他兒子嚇住他情願迎到刑部具結攔驗眾人依允薛姨媽命人買棺成殮不題且說賈雨村陞了京兆府尹兼管稅務一日出都查勘開墾地畝路過知機縣到了急流津正要渡過彼岸因待人夫暫且停轎只見村傍有一座小廟牆壁坍頹露出幾株古松倒也蒼老雨村下轎閒步進廟但見廟內神像金身脫落殿宇歪斜傍有斷碣字跡模糊也看不明白意欲行至後殿只見一株翠栢下蔭着一間茅廬廬中有一個道士合眼打坐雨村走近看時面貌甚熟想着倒像在那裡見過的一時再想不出來從人便欲吆喝雨村止住徐步向前叫一聲老道那道士雙眼微啟微微的

你老道貴官何事雨村便道本府出都查勘事件路過此地見老道靜修自得想來道行深通意欲冒昧請教那道人說來自有地去自有方雨村知是有些來歷的便長揖請問老道從何處修來在此結廬此廟何名廟中共有幾人或欲眞修豈無名山或欲結緣何不通衢那道人道葫蘆尚可安身何必名山結舍廟名久隱斷碣猶存形影相隨何須修募豈似那玉在櫃中求善價釵于匣內待時飛之輩耶雨村原是個穎悟人初聽見葫蘆兩字後聞寶釵一對忽然想起甄士隱的事來重復將那道士端詳一回見他容貌依然便屏退從人問道君家莫非甄老先生麼那道人從容笑道什麼眞什麼假要知道眞即是假假即是眞雨村聽說出賈字來益發無疑便從新施禮道學生自蒙慨贈到都托庇獲雋公車受任貴鄉始知老先生超悟塵凡飄舉仙境學生雖溯洄思切自念風塵俗吏未由再覲仙顏今何幸于此處相遇求老仙翁指示愚蒙倘荷不棄京寓甚近學生當得供奉得以朝夕聆教那道人也站起來回禮道我于蒲團之外不知天地間尚有何物適纔尊官所言貧道一槩不解說畢依舊坐下雨村復又心疑想去若非士隱何貌言相似若此離別來十九載面色如舊必是修煉有成未肯將前身說破但我旣遇恩公又

不可當面錯過看來不能以富貴動之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說了想罷又道仙師既不肯說破前因弟子于心何忍正要下禮只見從人進來稟說天色將晚快請渡河雨村正無主意那道人道請尊官速登彼岸見面有期遲則風浪頓起果蒙不棄貧道他日尚在渡頭候教說畢仍合眼打坐雨村無奈只得辭了道人出廟正要渡過只見一人飛奔而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未前船登彼岸否）

第一百三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痴公子餘痛觸前情

話說賈雨村剛欲過渡見有人飛奔而來跑到跟前口稱老爺方才進的那廟火起了雨村回首看時只見烈炎燒天飛灰蔽日雨村心想這也奇怪我才出來走不多遠這火從何而來莫非甄士隱遭劫于此欲待回去又恐悞了過河若不回去心下又不安想了一想便問道你方才見這老道士出來了沒有那人道小的原隨老爺出來因腹內疼痛略走了一走回頭看見一片火光原來就是那廟中火起特趕來稟知老爺並沒有見有人出來雨村雖則心

裡狐疑究竟是名利關心的人那肯回去看視便叫那人你在這裡等火滅了進去瞧那老道在與不在即來回稟那人只得答應了伺候雨村過河仍自去查看查了幾處遇公館便自歇下明日又行一程進了都門衆衙役接着前呼後擁的走着雨村坐在轎內聽見轎前開路的人吵嚷雨村問是何事那開路的拉了一個人過來跪在轎前稟道那人酒醉不知迴避反沖突過來小的吆喝他他倒恃酒撒賴躺在街心說小的打了他了雨村便道我是管理這裡地方的你們都是我的子民知道本府經過喝了酒不知退避還敢撒賴那人道我喝酒是自已的錢醉了

躺的是皇上的地便是大人老爺也管不得雨村怒道這人目無法紀問他叫什麼名字那人回道我叫醉金剛倪二雨村聽了生氣叫人打這金剛瞧他是金剛不是手下把倪二按倒著實的打了幾鞭倪二負痛酒醒求饒雨村在轎內笑道原來是這麼個金剛麼我且不打你叫人帶進衙門慢慢的問你眾衙役答應拴了倪二拉著便走倪二哀求也不中用雨村進內覆旨回曹那裡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那街上看熱鬧的三三兩兩傳說倪二仗著有些力氣恃酒訛人今兒碰在賈大人手裡只怕不輕饒的這話已傳到他妻女耳邊那夜果等倪二不見回家他女兒

便到各處賭場尋覓那賭博的都是這麼說他女兒急得哭了眾人都道你不用著急那賈大人是榮府的一家榮府裡的一個什麼二爺和你父親相好你同你母親去找他說個情就放出來了倪二的女兒聽了想了一想果然我父親常說間壁賈二爺和他好為什麼不找他去趕著回來即和母親說了娘兒兩個去找賈芸那日賈芸恰在家見他母女兩個過來便讓坐賈芸的母親便倒茶倪家母女即將倪二被賈大人拿去的話說了一遍求二爺說情放出來賈芸一口應承說這算不得什麼我到西府裡說一聲就放了那賈大人全仗我家的西府裡才得做了

這麼大官只要打發個人去一說就完了倪家母女聽了
回來便到府裡告訴了倪二叫他不用忙已經求了賈二
爺他滿口應承討個情便放出來的倪二聽了也喜歡不
料賈芸自從那日給鳳姐送禮不收不好意思進來也不
常到榮府那榮府的門上原看着主子的行事叫誰走動
纔有些体面一時來了他便進去通報若主子不大理了
不論本家親戚他一概不回支了去就完事那日賈芸到
府上說給璉二爺請安門上的說二爺不在家等回來我
們替回罷賈芸欲要說請二奶奶的安生恐門上厭煩只
得回家又被倪家母女催逼着說二爺常說府上是不論

那個衙門說一声誰敢不依如今還是府裡的一家又不
為什麼大事這個情還討不來白是我們二爺了賈芸臉
上下不來嘴裡还說硬話昨日我們家裡有事沒打發人
說去少不得今日說了就放什麼大不了的事倪家母女
只得聽信豈知賈芸近日大門竟不得進去繞到後頭要
進園內找寶玉不料園門鎖着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想
起那年倪二借銀與我買了香料送給他纔派我種樹如
今我沒有錢去打點就把我拒絕他也不是什麼好的拿
惡鳳姐之意
着太爺留下的公中銀錢在外放加一錢我們窮本家要
借一兩也不能他打諒保得住一輩子不窮的了那知外

頭的聲名很不好我不說罷了若說起來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一面想着來到家中只見倪家母女都等着賈芸無言可支便說道西府裡已經打發人說了只言賈大人不依你還求我們家的奴才周瑞的親戚冷子興去纔中用倪家母女聽了說二爺這樣體面爺們還不中用若是奴才是更不中用了賈芸不好意思心裡發急道你不知道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強多着呢倪家母女聽來無法只得冷笑幾聲說這倒難爲二爺白跑了這幾天等我們那一個出來再道乏罷說畢出來另托人將倪二弄了出來只打了幾板也沒有什麼罪倪二回家他妻女將賈芸

不肯說情的話說了一遍倪二正喝着酒便生氣要找賈芸說這小雜種沒良心的東西頭裡他沒有飯吃要到府內鑽謀事辦虧我倪二爺帮了他如今我有了事他不管好罷咧若是我倪二鬧出來連兩府裡都不乾淨他妻女忙劝道嗳你又喝了黃湯便是這樣有天沒日頭的前日可不是醉了鬧的亂子捱了打還沒好呢你又鬧了倪二道捱了打便怕他不成只怕拿不着由頭我在監裡的時候倒認得了好幾個有義氣的朋友聽見他們說起來不獨是城內姓賈的多外省姓賈的也不少前日監裡收下了好幾個賈家的家人我倒說這裡的賈家小一輩子並

奴才們雖不好他賈老二些的還好怎麼犯了事我打聽了才聽說是這裡和賈家是一家都住在外省審明白了解進來問罪的我才放心若說賈二這小子他忘恩負義我便和幾個朋友說他家怎樣倚勢欺人怎樣盤剝小民怎（閒之心腸俱滲）樣強娶有男婦女叫他們吵嚷出來有了風聲到了都老爺耳朵裡這一鬧起來叫你們才認得倪二金剛呢他女人道你喝了酒睡去罷他又強占誰家的女人來了沒有的事你不用混說了倪二道你們在家裡那裡知道外頭的事前年我在賭場裡碰見了小張說他女人被賈家占（倪二識小張此事必真）了他還和我商量我倒勸他才了事的但不知這小張如

今那裡去了這兩年沒見若碰着了他我倪二出個主意叫賈老二死給我好好的孝敬孝敬我倪二太爺才罷了你倒不理我了說着倒身躺下嘴裡還是咕咕嘟嘟的說了一回便睡去了他妻女只當是醉話也不理他明日早起倪二又往賭場中去了不題且說雨村回到家中歇息了一夜將道上遇見甄士隱的事告訴了他夫人一遍他夫人便埋怨他為什麼不回去瞧一瞧倘或燒死了可不是咱們沒良心說着掉下淚來雨村道他是方外的人了不肯和咱們在一處的正說着外頭傳進話來稟說前日老爺吩咐瞧火燒廟去的回來了回話雨村踱了出來那

衙役打千請了安回說小的奉老爺的命回去也不等火
滅便冒火進去瞧那個道士豈知他坐的地方多燒了小
的想着那道士必定燒死了那燒的牆屋往後塌去道士
的影兒都沒有只有一個蒲團一個瓢兒還是好好的小（豈非的事）
的各處找尋他的屍首連骨頭都沒有一點兒小的恐老
爺不信想要拿這蒲團瓢兒回來做個證見小的這麼一
拿豈知（豈非幻乎）都成了灰了雨村聽畢心下明白知士隱仙去便
把那衙役打發了出去回到房中並沒提起士隱火化之
言恐他婦女不知反生悲感只說並無形跡必是他先走
了雨村出來獨坐書房正要細想士隱的話忽有家人傳

報說內廷傳旨交看事件雨村疾忙上轎進內只聽見人
說今日賈存周江西糧道被參回來在朝內謝罪雨村忙
到了內閣見了各大人將海疆辦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
來即忙找着賈政先說了些為他抱屈的話後又道喜問
一路可好賈政也將違別以後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雨
村道謝罪的本上了去沒有賈政道已上去了等膳後下
來看旨意罷正說着只聽裡頭傳出旨來叫賈政賈政即
忙進去各大人有與賈政關切的都在裡頭等着等了好
一回方見賈政出來看見他帶着滿頭的汗衆人迎上去
接着問有什麼旨意賈政吐舌道嚇死人嚇死人到蒙各

位大人開坊吉慶没有什麽事衆人道旨意問了些什麽
賈政道旨意問的是雲南私帶神鎗一案本上奏明是原
在太師賈化的家人主上一時記着我們先祖的名字便
問起來我忙着磕頭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主上便笑
了還降旨意說前放兵部後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賈化麽
那時兩村也在傍邊倒嚇了一跳便問賈政道老先生怎
麽奏的賈政道我便慢慢奏道原任太師賈化是雲南人
現任府尹賈某是浙江湖州人主上又問蘇州刺史奏的
賈範是你一家了我又磕頭奏道是主上便變色道縱使
家奴强占良民妻女還成事麽我一句不敢奏主上又問

賈範是你什麽人我忙奏道是遠族主上哼了一声降旨叫
出來了可不是呢事衆人道本來也巧怎麽一連有這兩
件事賈政道事倒不奇倒是都姓賈的不好算來我們寒
族人多年代久了各處都有現在雖沒有事究竟主上記
着一個賈字就不好衆人說真是真假是假怕什麽賈政
道我心裡巴不得不做官只是不敢告老現在我們家裡
兩個世襲這也無可奈何的兩村道如今老先生仍是工
部想來京官是沒有事的賈政道京官雖然無事我究竟
做過兩次外任也就說不起了衆人道工老爺的人品行
事我們都佩服的就是令兄大老爺也是個好人只要在

令姪輩身上嚴緊些是了賈政道我因在家的日子少舍姪的事情不大查考我心裏也不甚放心諸位今日提起都是至相好或者聽見東宅的姪兒家有什麼不奉規矩的事麼衆人道沒聽見別的只有幾位侍郎心裏不大和睦內監裏頭也有些想來不怕什麼只要囑咐那边令姪諸事留神就是了衆人說畢舉手而散賈政然後回家衆子姪等都迎接上來賈政迎着請賈母的安然後衆子姪俱請了賈政的安一同進府王夫人等已到了榮禧堂迎接賈政先到了賈母那裏拜見了陳述些違別的話賈母問探春消息賈政將許嫁探春的事都禀明了還說兒

子起身急促難過重洋雖沒有親見聽見那边親致的人說的極好親家老爺太太都說請老太太的安還說今冬明春大約還可調進京來這便好了如今聞得海疆有事只怕那時還不能調賈母始則因賈政降調回來知探春遠在他鄉一無親故心下不悅後聽賈政將官事說明探春安好也便轉悲為喜便笑着叫賈政出去然後弟兄相見衆子姪拜見定了明日清晨拜祠堂賈政回到自己屋內王夫人等見過宝玉賈璉替另拜見賈政見了宝玉果然比起身之時臉面豐滿倒覺安靜并不知他怛裏糊塗所以心甚喜歡不以降調為念心想幸虧老太太辦理

的好、又見寶釵沉厚、更勝先時蘭兒文雅俊秀、便喜形於色、獨見環兒仍是先前、大不甚鍾愛、歇息了半天、忽然想起、爲何今日短了一人、王夫人知是想着黛玉、前因家書未報、今日又初到家、正是喜歡、不便直告、只說是病着、豈知寶玉的心裡已如刀絞、因父親到家、只得把持心性伺候、王夫人家宴接風、子孫敬酒、鳳姐雖是姪媳、現辦家事也隨了寶釵等遞酒、賈政便叫遞了一巡酒、都歇息去罷、命眾家人不必伺候、待明早拜過宗祠、然後進見、分派已定、賈政與王夫人說些別後的話、餘者王夫人都不敢言、倒是賈政先提起王子騰的事來、王夫人也不敢悲戚、賈

政又說蟠兒的事、王夫人只說他是自作自受、趁便也將黛玉已死的話告訴、賈政反嚇了一驚、不覺掉下淚來、連声嘆息、王夫人也掌不住也哭了、傍边彩雲等即忙拉衣、王夫人止住、重又說些喜歡的話、便安寢了、次日一早至宗祠行禮、眾子姪都隨往、賈政便在祠旁廂房坐下、叫了賈珍賈璉過來、問起家中事務、賈珍揀可說的說了、賈政又道、我初回家、也不便來細細查問、只是聽見外頭說起你家裡更不比往前、諸事要謹慎才好、你年紀也不小了、孩子們該管教管教、別叫他們在外頭得罪人、璉兒也該聽聽、不是才回家便說你們、因我有所聞、所以才說的、你

們更該小心些賈珍等臉上過紅的也只答應個是字不敢說什麼賈政也就罷了回歸西府衆家人磕頭畢仍復進內衆女僕行禮不必多贅只說宝玉因昨賈政問起黛玉王夫人答以有病他便暗裡傷心直待賈政命他回去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淚回到房中見宝釵和襲人等說話他便獨坐外間納悶宝釵叫襲人送過茶去知他必是怕老爺查問工課所以如此只得過來安慰宝玉便借此說你們今夜先睡一回我要定定神這時更不如從前三言可忘兩語老爺瞧了不好你們睡罷叫襲人陪着我宝釵聽去有理便自巳到房先睡宝玉輕輕的叫襲人坐着央

他把紫鵑叫來有話問他但是紫鵑見了我臉上嘴裡總是有氣是的須得你去解釋開了他來才好襲人道你說要定神我倒喜歡怎麼又想到這上頭了有話你明日問不得宝玉道我就是今晚得閑明日倘或老爺叫幹什麼便沒空兒好姐姐你快去叫他來襲人道他不是二奶奶叫是不來的宝玉道我所以央你去說明白了才好襲人道叫我說什麼宝玉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也不知道他的心麼都爲的是林姑娘你說我並不是負心的我如今叫你們弄成了一個負心人了說着這話便瞧瞧裡頭用手一指說他是我本不願意的都是老太太他們促弄的

好端端把一個林妹妹弄死了。就是他死也該叫我見見說個明白他自己死了也不怨我。你是瞧見三姑娘他們說的臨死恨怨我那紫鵑為他姑娘也恨得我了不得。你想我是無情的人麼。晴雯倒底是個了頭也沒有什麼大好處他死了我老實告訴你罷我還做個祭文去祭他。那時林姑娘還親眼見的。如今林姑娘死了莫非倒不如晴雯麼。死了連祭都不能祭一祭。林姑娘死了還有知的他想起來不要更怨我麼。襲人道你要祭便祭去要我們做什麼。寶玉道我自從好了起來就想要做一首祭文的（林小姐之死太個）不知道我如今一點靈機都沒有了（今姿故此發文字切切提起）若祭別人胡亂却使得若是他斷斷俗俚不得一點兒的（子方想心横不斷頭者）所以叫紫鵑來問他姑娘這條心他們打從那樣上看出來的。我沒病的頭裡還想得出來。一病已後都不記得。你說林姑娘已經好了怎麼忽然死的。他好的時候我不去他怎麼說我病時候他不來他也怎麼說所以有他的東西我誆了過來你二奶奶總不叫我動不知什麼意思。襲人道二奶奶惟恐你傷心罷了還有什麼。寶玉道我不信既是他這麼念我為什麼臨死都把詩稿燒了不留給我作個記念。又聽見說天上有音樂響（兩語切語疑是語見人有情人語）必是他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雖見過了棺材倒底不知道棺材裡有他沒有。襲人道你這話益發

糊塗了怎麼一個人不死就擱上一個空棺材當死了人呢寶玉道不是嗄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脫胎去的好姐姐你倒底叫了紫鵑來襲人道如今等我細細的說明了你的心他若肯來還好若不肯來還得費多少話就是來了見你也不肯細說據我主意明後日等二奶奶上去了我慢慢的問他或者倒可仔細遇着閒空兒我再慢慢的告訴你寶玉道你說得也是你不知道我心裡的着急正說着麝月出來說二奶奶說天已四更了請二爺進去睡罷襲人姐姐必是說高了興了忘了時候兒了襲人聽了道可不是該睡了有話明日再說罷寶玉無

奈只得含愁進去又向襲人耳边道明日不要忘了襲人笑說知道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又鬧鬼了何不和二奶（麝月妙然則要[illegible]論）奶說了就到襲人那边睡去由着你們說一夜我們也不管寶玉擺手道不用言語襲人恨道小蹄子你又嚼舌根看我明日撕你回轉頭來對寶玉道這不是二爺鬧的說了四更的話總沒有說到這裡一面說一面送寶玉進屋各人散去那夜寶玉無眠到了明日還思這事只聞得外（[illegible]）頭傳進話來說眾親朋因老爺回家都要送戲接風老爺再四推辭說唱戲不必竟在家裡備了水酒倒請親朋過來大家談談於是定了後日（襲麝請人所以進來告訴）不知所請何人下回分解　終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話說賈政正在那裡設宴請酒忽見賴大急忙走上榮禧堂來回賈政道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領好幾位司官說來拜望奴才要取職名來回趙老爺說我們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車來走進來了請老爺同爺們快接去賈政聽了心想趙老爺並無來往怎麼也來現在有客留他不（此一回）便不留又不好正自思想（真正不好了沒與一齊來總結數十回藏評凶兆後來）賈璉說叔叔快去罷再等一回（全不然本）人都進來了正說着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趙老爺已進二門了賈政等搶步接去只見趙堂官滿臉笑容

並不說什麼一逕走上廳來後面跟着五六位司官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但是總不答話賈政等心裡不得主意只得跟了上來讓坐衆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見他仰着臉不大理人只拉着賈政的手笑着說了幾句寒溫的話衆人看見來頭不好也有躲進裡面屋裡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賈政正要帶笑敘話只見家人慌張報道西平王爺到了賈政慌忙去接已見王爺進來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便說王爺已到隨來各位老爺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衆官應了出去賈政等知事不好連忙跪接西平郡王用兩手扶起笑嘻嘻的說道無事不敢輕造有

奉旨交辦事件要赦老接旨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且請眾位府上親友各散（使有照應之意）獨留本宅的人聽候趙堂官回說王爺雖是恩典但東边的這位王爺辦事認真想是早已封門眾人知是兩府干係恨不能脫身只見王爺笑道眾位只管就請叫人來給我送出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快放出那些親友聽見就一溜烟如飛的出去了獨有賈赦賈政一干人唬得面如土色滿身發顫不多一回只見進來無數番役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亂走趙堂官便轉過一付臉來回王爺道請爺宣旨意就好動手這些番役

却撩衣勒臂專等旨意西平王慢慢的說道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賈赦家產（從容不迫大有照應）賈赦等聽見俱俯伏在地王爺便站在上頭說有旨意賈赦交通外官依勢凌弱（不好了）辜負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職欽此趙堂官一叠声叫拿下賈赦其餘皆看守維時賈赦賈政賈璉賈珍賈蓉賈薔賈芝賈蘭俱在惟寶玉假說有病在賈母那边打鬧（寶玉詭病經此提筆極得法）賈環本來不大見人的所以就將現在几人看住趙堂官即叫他的家人傳齊司員帶同番役分頭按房抄查登賬這一言不打緊唬得賈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處動手西平王道聞得赦老與政

老同房各爨的理應遵旨查看賈赦的家貲其餘且按房封鎖（他分西護）我們復旨去再候定奪趙堂官站起來說回王爺賈赦賈政並未分家聞得他侄兒賈璉現在承總管家不得不盡行查抄西平王聽了也不言語趙堂官便說賈璉賈赦兩處須得奴才帶領去查抄才好西平王便說不必忙（西平十分恩呈。）先傳信後宅且請內眷迴避再查不遲一言未了老趙家奴番役已經拉着本宅家人領路分頭查抄去了王爺喝命不許囉唣待本爵自行查看說着便慢慢的站起來要走又吩咐說跟我的人一個不許動都給我站在這裡候着回來一齊瞧着登數（餘力點綴。）正說着只見錦衣司官跪禀說在內查出御用衣裙並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動回來請示王爺一回兒又有一起人來攔住王爺就回說東跨所抄出兩箱房地契又一箱借票都是違例取利的（風姐爭幹的好，）老趙便說好個重利盤剝很該全抄請王爺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抄來再候定奪說着只見王府長史來禀說守門軍傳進來說主上特命北靜王到這裡宣旨請爺接去趙堂官聽了心裡喜歡說我好晦氣碰着這個酸王如今那位來了我就好施威（大哉。）一面想着也迎出來只見北靜王已到大廳就向外站着說有旨意錦衣府趙全聽宣說奉旨意着錦衣官惟提賈赦質審餘交西平王遵旨查辦欽此西王

領了好不喜歡，便與北靜王坐下，着趙堂官提取賈赦回
衙。裏頭那些查抄的人聽得北靜王到，俱一齊出來。及聞
趙堂官走了，大家沒趣，只得侍立聽候。北靜王便揀選兩
個誠實司官，并十來個老年番役，餘者一槩逐出。西平王
便說：我正與老趙生氣，幸得王爺到來降旨，不然這裏很
吃大虧。北靜王說：我在朝內聽見王爺奉旨查抄賈宅，我
甚放心，諒這裏不致荼毒。不料老趙這麼混帳。但不知現
在政老及寶玉在那裏，裏面不知鬧到怎麼樣了。衆人回
稟：賈政等在下房看守着，裏面已抄得亂騰騰的了。西平
王便吩咐司員，快將賈政帶來問話。衆人命帶了上來。賈
政跪了請安，不免含淚乞恩。北靜王便起身拉着說：政老
放心。便將旨意說了。賈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謝了恩，仍上
來聽候。王爺道：政老，方才老趙在這裏的時候，番役呈禀
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我們也難掩過。這禁用之物原
辦進貴妃用的，我們聲明，也無礙。獨是借券，想個什麼法
兒才好。如今政老且帶司員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也就
了事。切不可再有隱匿，自干罪戾。賈政答應道：犯官再不
敢。但犯官祖父遺產並未分過，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
東西便爲已有。兩王便說：這也無妨，惟將赦老那一边所
有的交出就是了。又吩附司員等依命行去，不許胡混亂

動司官領命去了、且說賈母那边女眷也罷家寔王夫人正在那边說宝玉不到外頭、恐他老了生氣、鳳姐帶病哼哼唧唧的說、我看宝玉也不是怕人、他見前頭陪客的人也不少了、所以在這裡照應、也是有的、倘或老爺想起裡頭少個人在那裡照應、太太便把宝兄弟献出去、可不是好、賈母笑道、鳳丫頭病到這地位、這張嘴還是那麽尖巧、(復所不尖巧了、)正說到高興、只聽見邢夫人那边的人一直声的嚷進來、說老太太太太不不好了、多多少少的穿靴帶帽的強強盜來了、翻箱倒籠的來拿東西、賈母等聽着發獃、又見平兒披頭散髮拉着巧姐哭啼啼的來說、不好了、我正與姐兒吃飯、只見來旺被人拴着進來、說姑娘快快傳進去請太太們迴避、外面王爺就進來查抄家產、我聽了着忙正要進房拿要緊東西、被一夥人渾推渾赶出來的、偺們這裡該穿該帶的快快收拾、王邢夫人等聽得俱魂飛天外、不知怎樣才好、獨見鳳姐先前圓睜兩眼聽着、後來便一(、心慌便戰氣弱、)仰身栽倒地下死了、賈母沒有聽完、便嚇得涕淚交流、連話也說不出來、那時一屋子人拉那個扯那個、正鬧得翻天覆地、又聽見一疊声嚷說、叫裡面女眷們迴避、王爺進來了、可憐宝釵宝玉等正在沒法、只見地下這些丫頭婆子亂拾亂扯的時候、賈璉喘吁吁的跑進來說、好了好了

詩靜王爺救了我們了衆人正要問他賈璉見鳳姐死在地下哭着亂叫又見老太太嚇壞了也急得死去活來平見將鳳姐叫醒令人扶着老太太也回過氣來哭得氣短神昏躺在炕上李紈再三寬慰然後賈璉定神將兩王恩典說明惟恐賈母邢夫人知道賈赦被拿又要唬死暫且不敢明說只得出來照料自己屋內一進屋門只見箱開櫃破物件搶得半空此時急得兩眼直竪淌淚發獃聽見外頭叫只得出來見賈政同司員登記物件一人報說赤金首飾共一百二十三件珠寶俱全珍珠十三掛淡金盤二件金碗二對金搶碗二個金匙四十把銀大碗八十個

銀盤二十個三鑲金象牙筯二把鍍金執壺四把鍍金折盂三對茶托二件銀碟七十六件銀酒盃三十六個黑狐皮十八張青狐六張貂皮三十六張黃狐三十張猞猁猻皮十二張蘇葉皮三張洋灰皮六十張灰狐腿皮四十張醬色羊皮二十張猢狸皮二張黃狐腿二把小白狐皮二十塊洋泥三十度嗶嘰二十三度姑絨十二度香鼠筩子十件豆鼠皮四方天鵝絨一卷梅鹿皮一方雲狐筩子二件貉崽皮一卷鴨皮七把灰鼠一百六十張獾子皮八張虎皮六張海豹三張海龍十六張灰色羊皮四十張黑色羊皮六十三張元狐帽沿十副倭刀帽沿十二副貉帽沿

一副、小狐皮十六張、江貉皮二張、獺子皮二張、猞猁皮三十五張、倭股十二度、紬緞三百三十卷、紗綾一百八十一卷、羽線縐三十一卷、氆氌三十卷、粧蟒緞八卷、葛布三捆、各色布三捆、各色皮衣一百三十二件、棉夾單紗絹衣三百四十件、玉玩三十二件、帶頭九付、銅錫等物五百餘件、鐘表十八件、朝珠九掛、各色粧蟒三十四件、上用蟒緞迎手靠背三分、宮粧衣裙八套、脂玉圈帶一條、黃緞十二卷、朝銀五千二百兩、赤金五十兩、錢七千吊、一切動用傢伙攢釘登記、以及榮國賜第俱一一開列、其房地契紙家人文書亦俱封裹、賈璉在傍竊聽、只不聽見報他的東西、心

裡正在疑惑、只聞兩家王子問賈政道、所抄家資內有借券、實係盤剝、究是誰行的、政老據實才好、賈政聽了、跪在地下碰頭說、實在犯官不理家務、這些事全不知道、問犯官姪兒賈璉才知、賈璉連忙走上跪下、禀說、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內抄出來的、敢說不知道麼、只求王爺開恩、奴才叔叔並不知道的、兩王道、你父已經獲罪、只可併案辦理、你今認了也是正理、如此、叫人將賈璉看守、餘俱散收宅內、政老、你須小心候旨、我們進內覆旨去了、這裡有官役看守、說着上轎出門、賈政等就在二門跪送、北靜王把手一伸、說請放心、覺得臉上大有不忍之色、此時賈政魂

甦方定猶是發怔賈蘭便說請爺爺進內瞧老太太再想法兒打聽東府裡的事賈政疾忙起身進內只見各門上婦女亂嘈嘈的不知要怎樣賈政無心査問一直到賈母房中只見人人淚痕滿面王夫人寶玉等圍住賈母寂靜無言各各掉淚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因見賈政進來都說好了好了便告訴老太太說老爺仍旧好好的進來請老太太安心罷賈母奄奄一息的微開雙目說我的兒不想還見得着你一声未了便嚎啕的哭起來了于是滿屋裡人俱哭個不住賈政恐哭壞老母即收淚說老太太放心罷本來事情原不小蒙主上天恩兩位王爺的恩典萬

般軫恤就是大老爺暫時拘質等問明白了主上還有恩典如今家裡一些也不動了賈母見賈赦不在又傷心起來賈政再三安慰方止衆人俱不敢走散獨邢夫人回至自已那边見門總封鎖了頭婆子亦鎖在几間屋內邢夫人無處可走放声大哭起來只得往鳳姐那边去見二門傍舍亦上封條惟有屋門開着裡頭嗚咽不絕邢夫人進去見鳳姐面如紙灰合眼躺着平兒在傍暗哭邢夫人打諒鳳姐死了又哭起來平兒迎上來說太太不要哭奶奶抬回來覺着像是死的了幸得歇息一回甦過來哭了几声如今痰息氣定畧安一安神太太也請定定神罷但不

卯老太太怎樣了，邢夫人也不答言，仍走到賈母那邊，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自已夫子被拘，媳婦病危，女兒受苦，現在身無所歸，那裡禁得住。衆人勸慰，李紈等令人收拾房屋，請邢夫人暫住，王夫人撥人服侍。賈政在外，心驚肉跳，拈鬚搓手的等候旨意。聽見外面看守軍人亂嚷道：你到底是那一邊的？既碰在我們這裡，就記在這裡冊上。拴着他交給裡頭錦衣府的爺們。賈政出外看時，見是焦大，便說：怎麼跑到這裡來？焦大見問，便號天蹕地的哭道：我天天勸這些不長進的爺們，倒拿我當作冤家。（焦大此時亦未反映上文數十回中門中罵人時候風姐吩咐他去一秦一家情何以且）連爺還不知道焦大跟着太爺受的苦，今朝弄到這個田地！珍大爺

蓉哥兒都叫什麼王爺拿了去了，裡頭女主兒們都被什麼府裡衙役搶得披頭散髮，擱在一處空房裡，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都像猪狗似的攔起來了，所有的都抄出來擱着，木器釘得破爛，磁器打得粉碎，他們還要把我拴起來。我活了八九十歲，只有跟着太爺捆人的，那裡倒叫人捆起來！我便說我是西府裡，就跑出來，那些人不依，押到這裡，不想這裡也是那麼着。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拚了罷！說着撞頭。衆役見他年老，又是兩王吩咐，不敢狠狠，便說：你老人家安靜些，這是奉旨的事，你且這裡歇歇，聽個信兒再說。賈政聽明，雖不理他，但是心裡刀絞

似的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們一敗塗地如此正在着急聽候內信只見薛蝌氣噓噓的跑進來說好容易進來了姨父在那裡賈政道來得好但是外頭怎麼放進來的薛蝌道我再三央說又許他們錢(有錢便好)所以我才能彀出入的賈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便煩去打聽打聽就有好親在火頭上也不便送信是你就好通信了薛蝌道這裡的事我倒想不到那邊東府的事我已聽見說完了賈政道究竟犯什麼事薛蝌道今朝為我哥哥打聽決罪的事在衙內聞得有兩位御史風聞得珍大爺引誘世家子弟賭博這款還輕還有一大款是強占良民妻女為妾因其女

不從凌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準還將偺們家的鮑二拿去又還拉出一個姓張的來(自貽之禍于人何尤)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為(尤二姐之事發作此風姻)的是姓張的曾告過的賈政尚未聽完便跺腳道了不得罷了罷了嘆了一口氣撲簌簌的掉下淚來薛蝌寬慰了幾句仍便又出來打聽去了隔了半日仍舊進來說事情不好我在刑科打聽倒沒有聽見兩王佽旨的信但聽得說李御史今早參奏平安州奉承京官迎合上司虐害百姓好幾大款賈政慌道那管他人的事到底打聽我們的怎麼樣薛蝌道說是平安州就有我們那參的京官就是赦老爺說的是包攬詞訟所以火上澆油就是同朝這些

官府俱藏躲不迭誰肯送信就即如纔散的這些親友有的竟回家去了也有遠遠兒的歇下打聽的可恨那些貴本家便在路上說祖宗掙下的世職弄出事來了不知道飛到那個頭上大家也好施威賈政沒有聽完復又頓足道都是我們大爺忒糊塗東府也忒不成事體如今老太太與璉兒媳婦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你再打聽去我到老太太那邊瞧瞧若有信能彀早一步纔好正說着聽見裡頭亂嚷出來說老太太不好了急得賈政即忙進去未知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即忙進去看視見賈母驚嚇氣逆王夫人鴛鴦等喚醒回來即用疏氣安神的丸藥服了漸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總說是兒子們不肖招了禍來累老太太受驚若老太太寬慰些兒子們尚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麼不自在兒子們的罪不更重了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作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裡都托着祖宗的福從沒有聽見過那些事如今到老了見你們倘或受罪叫我心裏過得去麼倒不如

合上眼隨你們去罷了說着又哭賈政此時着急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北靜王府長史一見面便說大喜賈政謝了請長史坐下請問王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將大人的懼怕的心感激天恩之話都代奏了主上甚是憫恤并念及貴妃薨逝未久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所封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賈璉着革去職銜免罪釋放賈政聽畢即起身叩

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先請長史大人代爲稟謝明晨到闕謝恩並到府裏磕頭那長史去了少停傳出旨來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賈璉放下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給外其餘雖未盡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盡行搶去好存者只有傢伙物件賈璉始則懼罪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体已不下七八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痛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病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賈政含淚叫他問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們夫婦總理

家事你父親所爲固難劝諫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况且非偺們這樣人家所爲如今入了官在銀錢是不打緊的這種声名出去还了得嗎賈璉跪下說道侄兒辦家事並不敢存一點私心所有出入的賬目自有賴大吳新登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現在這幾年庫內的銀子出多入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賬連侄兒也不知道那裏的銀子要問周瑞旺兒（只知心悔）纔知道賈政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已屋裏的事还不知道那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我這回也不來查問你現年你無事的人

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還不快去打聽打聽賈璉一心委屈含着眼淚答應了出去賈政嘆氣連連的想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勳得了兩個世職如今兩房犯事都革去了我瞧這些子侄沒一個長進的老天啊老天(攻老長官)(而不能合家惟說不協經)啊我賈家何至一敗如此我雖蒙聖恩格外垂慈給還家産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一人那裏支撐的住方纔璉兒所說更加詫異說不但庫上無銀而且尚有虧空這几年竟是虛名在外只恨我自己為什麼糊塗若此倘或我珠兒在世尚有膀臂寶玉雖大更是無用之物想到那裏不覺淚滿衣襟又想老太太若大年紀兒子們並

沒有自能奉養一日反累他嚇得死去活來種種罪孽叫我委之何人正在獨自悲切只見家人稟報各親友進來(袁官給產故各親友又來賀人情大孤卵)看候(此)賈政一一道謝說起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叫子侄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妥那边珍哥更加驕縱若說因官事錯誤得個不是於心無愧如今已鬧出的倒帶累了二老爺(正論正論)有的說人家鬧的也多九御史參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得如此有的也不怪御史我們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九個泥腿(倪二金剛在內)在外頭吵嚷出來的御史恐參奏不寔所以誆了這裏的人去纔說出來的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為什麼還有

道事有的說大見奴才們是一個毅活不真如今兒在這裏都是好親友我總敢說就是專靠在外任我保不得你是不愛錢的那外頭的風声也不好都是奴才們鬧的你該隄防些如今雖說沒有動你的家倘或再遇着王上疑心起來好些不便呢賈政聽說心下着忙道眾位聽見我的風声怎樣眾人道我們雖沒聽見実據只聞外面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麽叫門上家人要錢（政老焉貪也）賈政听了便說道我是對得天的從不敢起這要錢的念頭只是奴才在外招搖撞騙鬧出事來我就吃不住了眾人道如今怕也無益只好將現在的管家們都嚴嚴的查一查若有抗王的

奴才查出來嚴七的辦一辦賈政听了點頭便見門上進來回稟說孫姑爺那边打發人來（孫姑爺有人心否豈止混賬哉）說自已有事不能來着人來瞧瞧說大老爺該他一種銀子要在二老爺身上还的賈政心內憂悶只說知道了眾人都冷笑道人說令親孫紹祖混賬真有些如今丈人抄了家不但不來瞧看幫補照應倒赶忙的來要銀子真真不在理上賈政道如今且不必說他那頭親原是家兄配錯的我的侄女兒的罪已經受彀了如今又招我來了正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此位官有仇隙否）道我打听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參的辦去只怕大老爺和珍大爺吃不住眾人都道二老爺还得是做出去

求求王爺怎麽挽回挽回才好，不然這兩家就完了。賈政答應，致謝衆人，都散。那時天已點燈時候，賈政進去請賈母的安，見賈母略略好些，回到自己房中，埋怨賈璉夫婦不知好歹，如今鬧出放賬取利的事情，大家不好。方見鳳姐所爲，心裏很不受用。鳳姐現在病重，知他所有什物盡被抄搶一光，心內鬱結，一時未便埋怨，暫且隱忍不言。一夜無話。次早賈政進內謝恩，並到北靜王府、西平王府兩處叩謝，求兩位王爺照應他哥哥侄兒。兩位應許，賈政又在同寅相好處託情。且說賈璉打聽得父兄之事不很妥，無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平兒守着鳳姐哭泣，秋桐在耳房中抱怨鳳姐。賈璉走近旁邊，見鳳姐奄奄一息，就有多少怨言，一時也說不出來。平兒哭道：如今事已如此，東西已去，不能復來。奶奶這樣，還得再請個大夫調治調治才好。賈璉啐道：我的性命還不保，我還管他麽。鳳姐聽見，睜眼一瞧，雖不言語，那眼淚流個不盡。見賈璉出去，便與平兒道：你別不達事務了。到了這樣田地，你還顧我做什麽。我巴不得今兒就死纔好。只要你能彀眼裏有我，我死之後，你扶養大了巧姐兒，我在陰司裏也感激你的。平兒聽了，放聲大哭。鳳姐道：你也是聰明人，他們雖沒有來說我，他必抱怨我。雖說事是外頭鬧的，我若不貪財，如今也沒

有我的事。不但是枉費心計，掙了一輩子的強，如今落在人後頭。我只恨用人不當，恍惚聽得那邊珍大爺的事，說是強占良民妻子為妾，不從逼死，有個姓張的在裏頭。你想想還有誰，若是這件事審出來，咱們二爺是脫不了的。我那時怎樣見人。（當初何苦來。）我要即時就死，又耽不起吞金服毒的。你到還要請大夫，可不是你為顧我，反倒害了我了麼。平兒愈聽愈慘，想來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短見，只得緊緊守着。幸賈母不知底細，因近日身子好些，又見賈政無事，寶玉寶釵在旁，天天不離左右，畧覺放心。素來最疼鳳姐，便叫鴛鴦將我體己東西拿些給鳳丫頭，再拿些銀錢交

給平兒好好的伏侍好了鳳丫頭，我再慢慢的分派。又命王夫人照看了邢夫人。又加了寧國府第入官，所有財產房地等並家奴等俱造冊收盡。這裏賈母命人將車接了尤氏婆媳等過來。可憐赫赫寧府，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並佩鳳偕鸞二人，連一個下人沒有。賈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惜春所住的間壁。又派了婆子四人、丫頭兩個伏侍。一應飯食起居在大廚房內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賈母送去，零星需用亦在賬房內開銷，俱照榮府每人月例之數。那賈赦、賈珍、賈蓉在錦衣府使用，賬房內實在無項可支。如今鳳姐一無所有，賈璉況又多債務滿身，賈政不

知家務只說已經托人自有照應賈璉無計可施想到那親戚裏頭薛姨媽家已敗王子騰已死餘在親戚雖有俱是不能照應(大勢如此)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將地畝暫賣了數千金作為監中使費賈璉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家勢敗也便趁此弄鬼並將東莊租稅也就指名借用些(秦氏之言驗矣)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現在子孫在監質審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雖有寶玉寶釵在側只可解勸不能分憂所以日夜不寧思前想後眼淚不乾一日傍晚叫寶玉回去自已扎掙坐起叫鴛鴦等各處佛堂上香又命自已院內焚起斗香用拐拄着出到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鋪下大紅短氈拜墊賈母上香跪下磕了好些頭念了一回佛含淚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賈門數(不忍卒讀)世以來(傷心)不敢行兇霸道我幫夫助子雖不能為善亦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侈暴佚暴殄天物以致闔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兇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今即求皇天保佑在監逢凶化吉有他的早早安身總有闔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只求饒恕兒孫若皇天見憐念我虔誠早早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默默說到此不禁傷心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鴛鴦珍珠一面

解勸、一面扶進房去、只見王夫人帶了寶玉寶釵過來、請晚安、見賈母悲傷、三人也大哭起來、寶釵更有一層苦楚、想哥哥也在外監、將來要處決、不知可減緩否、翁姑雖然無事、眼見家業蕭條、寶玉依然瘋傻、毫無志氣、想到後來終身、更比賈母王夫人哭得更痛、寶玉見寶釵如此大慟、（敗遂至于此、）他亦有一番悲戚、想的是老太太年老不得安、老爺太太見此光景不免悲傷、衆姐妹風流雲散、一日少似一日、追想在園中吟詩起社、（嗚）何等熱鬧、自從林妹妹一死、我鬱悶（另有別）到今、又有寶姐姐過來、未便時常悲切、見他憂兄思女、日夜難得笑容、今見他悲哀欲絕、心裏更加不忍、竟嚎啕大

哭、鴛鴦彩雲鶯兒襲人見他們如此、也各有所思、便也嗚咽起來、餘者丫頭們看得傷心、也便陪哭、竟無人解慰、滿屋中哭声驚天動地、（此境難堪。）將外頭上夜婆子嚇慌、急報于賈政知道、那賈政正在書房納悶、聽見賈母的人來報、心中着忙、飛奔進內、遠遠聽得哭聲甚衆、打諒老太太不好、急得魂魄俱喪、疾忙進來、只見坐着悲啼、（此境又一刻難堪、）神魂方定、說是老太太傷心、你們該勸解、怎麽的齊打夥兒哭起來了、衆人聽得賈政声氣、急忙止哭、大家對面發怔、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說了衆人几句、各自心想道、我們原恐老太太悲傷、故來勸解、怎麽忘情大家痛哭起來、正自不解、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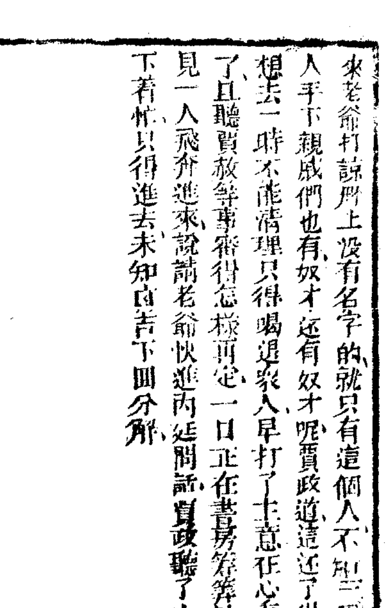
老婆子帶了些侯家的兩個女人進來請了賈母的安又向衆人請安畢便說我們家老爺太太姑娘打發我來說聽見府裏的事原沒有什麽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叫我們過來告訴一声說這裏二老爺是不怕的了我們姑娘本要自己來的因不多几日就要出閣所以不能來了賈母聽了不便道謝說你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承你老爺太太惦記過一日再來奏謝你家姑娘出閣想来你們姑爺是不用說的了他們的家計如何兩個女人回道家計倒不怎麽着只是姑爺長的很好爲人又和平我們見過好几次看来與這

裏宝二爺差不多还聽得說才情學問都好的賈母聽了喜歡道偺們都是南边人雖在這裏住久了那些大規矩还是從南方礼兒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沒見過我前兒还想起我娘家的人來最疼的就是你們家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日子倒有二百多天混得這麽大了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壻又爲他妹々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他既如今配了個好姑爺我也放心月裏出閣我原想過來吃盃喜酒的不料我家鬧出這樣事來我的心就像在熱鍋裏熬的似的那裏能彀再到你們家去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裏的人都說請安問好你替另告訴你

家姑娘不要將我放在心裏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算不得沒福的了只願他過了門兩口子和順百年到老我便安心了說着不覺掉下淚來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門等回了九少不得同姑爺過來請老太太的安那時老太太見了纔喜歡呢賈母點頭那女人出去別人都不理論只有寶玉聽了發了一回怔心裏想道如今一天一天的都過不得了為什麼人家養了女兒到大了必要出嫁一出了嫁就改變史妹妹這樣一個人又被他嬸娘硬壓着配人了他將來見了我必是又不理我了我想一個人到了這個沒人理的分兒还活着做

什麼想到那裏又是傷心見賈母此時纔安又不敢哭泣只是悶悶的一時賈政不放心又進來瞧瞧老太太見是好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他將闔府裏管事家人的花名冊子拿來一齊點了一點除去賈赦入官的人尚有三十餘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人共二十一名進來問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來該用若干出去那管總的家人將近來支用簿子呈上賈政看時所入不敷所出又加連年宮裏花用賬上有在外浮借的也不少再查東省地租近年頭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賈政不看則已看了急得跺腳

道這了不得我打諒雖是璉兒管事在家自有把持豈知好几年頭裡已就寅年用了卯年的還有這樣裝好看竟(凡不之罪大矣)把世職俸祿當作不打緊的事情為什麼不敗呢我如今要就省儉起來已是遲了想到那裏背着手踱來踱去竟無方法衆人知賈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着急便說道老爺也不用焦心這是家家這樣的若是統總算起來連王爺家還不彀不過是裝着門面過到那裏就到那裏如今老爺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纔有這點子家產若是一並入了官(亦至奇，何解說)老爺就不用過了不成賈政嗔道放屁你們這班奴才最沒有良心的仗着主子好的時候任意開銷到弄光了走的走跑的跑還顧主子的死活嗎如今你們道是沒有查封的好那知道外頭的名聲大本兒都保不住還擱得住你們在外頭支架子說大話誆人騙人到鬧出事來望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與珍大爺的事說是倚們家人鮑二在外傳播的我看這人口冊上并沒有鮑二這是怎麼說衆人回道這鮑二是不在冊檔上的先前在寧府冊上為二爺見他老實把他們兩口子叫過來了及至他女人死了他又回寧府去後來老爺衙門有事老太太們爺們往陵上去珍大爺替理家事帶過來的以後也就王大老爺數年不管家事那裏知道這些事


來老爺打諒册上沒有名字的就只有這個人不知一個人手下親戚們也有奴才還有奴才呢賈政道這還了得想去一時不能清理只得喝退衆人早打了主意在心裏了且聽賈赦等事審得怎樣再定一日正在書房籌算只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賈政聽了心下着忙只得進去未知凶吉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回終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人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日我們傳你來有遵旨問你的事賈政即忙跪下衆大人便問道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強凌弱縱兒聚賭強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麼賈政回道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看賑恤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往江西作道題參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伺察實在糊塗不能管教子侄這就是辜負聖恩只求主上重重治罪

北靜王據說轉奏不多時傳出旨來北靜王便述道主上因御史參奏賈赦交通外官恃強凌弱據該御史即出安平州互相往來賈赦包攬詞訟嚴鞫賈赦據供平安州原係姻親來往並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實惟有倚勢強索石獃子古扇一欵是實的然係玩物究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雖石獃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致死者有間今從寛將賈赦發往臺站効力贖罪所參賈珍強占良民妻女爲妾不從逼死一欵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二姐實係張華指腹爲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婚尤二姐之母願給賈珍之弟爲妾並非強占再尤三姐

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一款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爲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禮衆人揚言穢亂以致羞忿自盡並非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忍加罪亦從寬革去世職派往海疆効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實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賈政聽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大罪又蒙將家產給還實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遺受俸祿積餘置產一并交官北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

刑賞罰無差如今既蒙莫大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此一奏衆官也說不必賈政便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來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趕回上下男女人等不知傳進賈政是何吉凶都在外頭打聽一見賈政回家都略略的放心也不敢問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將蒙聖恩寬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個世職革去賈政又往台站効力賈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傷起來邢夫人尤氏聽見那話更哭起來賈政便道老太太放心大哥雖則台站効力也是爲國家辦事不致受苦只要辦得妥當就可復職珍兒正是年輕很該出力若不是這

様便是祖父的餘德亦不能久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母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那邊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邢夫人想着家產一空丈夫年老遠出膝下雖有璉兒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是都靠着二叔他兩口子更是順着那边去了獨我一人孤苦伶仃怎麼好那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他為尊又與賈珍夫婦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抄盡依住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帶了偕鸞佩鳳蓉兒夫婦又是不能興家立業的人又想着二妹妹三妹妹俱是璉二叔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

此事却是珍大爺蓉兒耳通關的

舊夫婦完聚只留我們幾人怎生度日想到这裡痛哭起來賈母不忍便問賈政道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托人狥個私情叫我們大老爺同侄兒回家好置辦行裝衙門內業已應了想來蓉兒同着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几年老的不成人了總沒有問過家事如今東府是全抄去了房屋入官不消說的你大哥那边璉兒那裏也都抄去了咱們西府銀庫東省地土你知道到底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几千銀子纔好賈

政正是沒法聽見賈母一問心想着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着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現在怎樣辦法定了主意便回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裏現在璉兒也在這裏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花銀托人雖說主上寬恩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尚無打算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了一時也算不轉來只好儘所有的蒙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珍兒作盤費罷了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算賈母聽了又急得眼淚直淌說道

老祖宗亦夢七

怎麽着咱們家到了這樣田地了麽我雖沒有經過我想起我家向日比這裏還強十倍也是擺了几年虛架子沒有出這樣事已經塌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據你說起來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俸不動外頭還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着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都窮了沒有用過我們的又不肯照應了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着賈赦一

隻手拉着賈珍便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賈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着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滿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賈政只得勸解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遲則人家就不依了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們說說話兒去罷又吩咐賈政道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想來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時誤了欽限怎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着便叫鴛鴦吩咐去了這裏賈赦

等出來又與賈政哭泣了一會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懊悔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各自同媳婦那邊悲傷去了賈赦年老倒也抛的下獨有賈珍與尤氏怎忍分離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着父親啼哭雖說是比軍流減等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着心腸過去却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鴛鴦等開箱倒籠將做媳婦到如今積儹的東西都拿出來又叫賈赦賈政賈珍等一一的分派說這裏現有的銀子交賈赦三千兩你拿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大太太另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拿一千去留下二千交你媳婦過日子

仍舊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處飯食各自吃罷四丫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的事只可憐鳳丫頭操心了一輩子如今弄得精光也給他三千兩叫他自己收着不許叫璉兒用如今他還病得神昏氣喪叫平兒來拿去這是你祖父留下來的衣服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用不着男的呢叫大老爺珍兒璉兒蓉兒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大太太珍兒媳婦鳳丫頭拿了分去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送回南去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現在還該着人的使用這是少不得的你就拿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寶玉已經成了家我剩下這些金銀等物大約還值幾千兩銀子這是都給寶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這便是我的事情完了賈政見母親如此明斷分晰俱跪下哭着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若不鬧出這個亂兒我還收着呢只是現在家人過多只有二老爺是當差的留幾個人就彀了你就吩咐管事的將人叫齊了他分派安當各家有人便就罷了譬如一抄盡了怎麼樣呢我們裏頭的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去的賞去如

今雖說偺們這房子不入官、你到底把這園子交了纔好、那些田地原交璉兒清理、該賣的賣、該留的留、斷不要支架子做空頭、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二太太那裏收着、該叫人就送去罷、倘或再有點事出來、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遇了雨了麼（甄家尚有寄頓）賈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一聽賈母的話、一一領命、心想老太太實在真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鬧壞了（可謂試）賈政見賈母勞乏、求着老太太歇歇養神、賈母又道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餘的都給我伏侍的了頭、賈政等聽到那裏更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寬懷、只願兒子們托老太太的福過了些時都邀了恩眷、那時兢兢業業的治起家來以贖前愆、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的時候、賈母道但願這樣纔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你們別打諒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貧窮的人那、（有福人方知此）不過這幾年看看你們轟轟烈烈、我落得都不管、說說笑笑養身子罷了、那知道家運一敗直到這樣、若說外頭好看裏頭空虛、是我早知道的了、只是居移氣養移體、一時下不得臺來、如今借此正好收斂、守住這個門頭、不然叫人笑話你、（李有見識）你還不知、只打諒我知道窮了便着急的要死、我心裏只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勳、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祖宗

還雖能彀守住也就罷了誰知他們爺兒兩個做些什麼勾當賈母正自長篇大論的說只見豐兒慌慌張張的跑來回王夫人道今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哭了一場如今氣都接不上來平兒叫我來回太太豐兒沒有說完賈母聽見便問到底怎麼樣王夫人便代回道如今說是不大好賈母起身道嗳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說着叫人扶着要親自看去賈政即忙攔住勸道老太太傷了好一回的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會該歇歇便是孫子媳婦有什麼事該叫媳婦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親身過去呢倘或再傷感起來老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叫做

兒子的怎麼處呢賈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會子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兄侄起身的事又叫賈璉挑人跟去這裏賈母纔叫鴛鴦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着過來鳳姐正在氣厥平兒哭得眼紅聽見賈母帶着王夫人寶玉寶釵過來疾忙出來迎接賈母便問這會子怎麼樣了平兒恐驚了賈母便說這會子好些老太太既來了請進去瞧瞧他先跑進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鳳姐開眼瞧着只見賈母進來滿心慚愧先前原打算賈母等惱他不疼的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賈母親自來瞧心裏一寬覺那擁塞的氣略鬆動些便要扎挣

坐起賈母叫平兒按着不要動你好些麼鳳姐含淚道我從小兒過來老太太太太怎麼樣疼我那知我福氣薄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不但不能彀在老太太跟前盡點孝心公婆前討個好還是這樣把我當人叫我幫着料理家務被我鬧的七顛八倒我還有什麼臉兒見老太太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太親自過來我更當不起了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上了兩天去了說着悲咽（字乙倘開。嗚咽之聲。）賈母道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與你什麼相干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這也算不了什麼呀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任你自便說着叫人拿上來給他瞧瞧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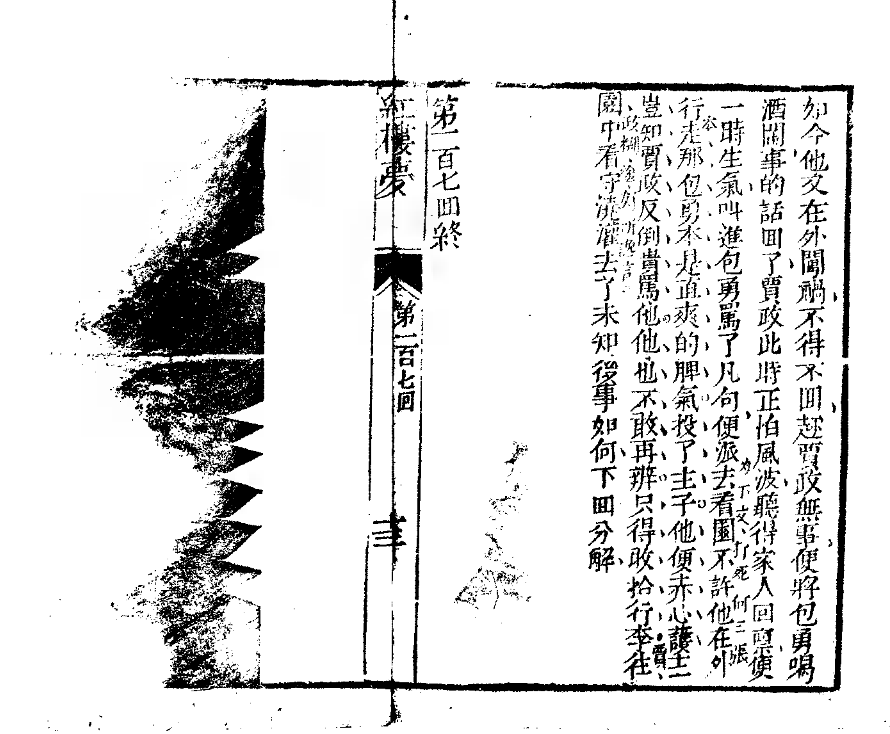
知今被抄盡淨本是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今見賈母仍舊疼他王夫人也嗔怪過來安慰他又想賈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與賈母磕頭說道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托着老太太的福好了些我情願自已當個粗使丫頭盡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太太罷賈母聽他說得傷心不免掉下淚來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只知安樂不知憂患的人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見人哭他（字乙嗚咽。我亦生怜）就哭鳳姐看見衆人憂悶反倒勉强說幾句寬慰賈母的話求着請老太太太太回去我略好些過來磕頭說着將

頭你起賈母叫平兒好生服侍短什麼到我那裏要去說着帶了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己房中只聽見兩三處哭声賈母寔在不忍聞見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宝玉去見你王爺大哥送一送（找敬老爺）就回來自己躺在榻上下淚幸喜鴛鴦等能用百樣言語勸解賈母暫且安歇不言賈赦等分離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誰是願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連天正是生離果勝死別看者比受者更加傷心好好的一個榮國府鬧到人嚎鬼哭賈政最循規矩在倫常上也講究的執手分別後自己先騎馬赶至城外舉酒送行又叮嚀了好些国家軫恤勳臣力国報稱的話賈赦等揮淚分頭

而別賈政帶了宝玉回家未及進門只見門上有好些人在那裏亂嚷說今日旨意將榮国公世職着賈政承襲那些人在那裏（幸喜天佑）要喜錢門上人和他們分爭說是本來的世職我們本家襲了有什麼喜報（小人得意語）那些人說道那世職的榮耀比任什麼還難得你們大老爺鬧掉了想要這個再不能的了如今的聖人在位赦過宥罪還賞給二老爺襲了這是千載难逢的怎麼不給喜錢正鬧着賈政回家門上回了雖則喜歡究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覺感極涕零赶着進內告訴賈母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聽得世職復還自是歡喜又見賈政進來賈母拉了說些勤勉報

恩的話、獨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不好露出來、且說外面這些趨炎奉勢的親戚朋友、先前賈宅有事、都遠避不來、今兒賈政襲職、知聖眷尚好、大家都來賀喜。（人情如此、）那知賈政純厚性成、因他襲哥哥的職、心內反生煩惱、只知感激天恩、於第二日進內謝恩、到底將賞還府第園子、備摺奏請入官、內廷降旨、不必、賈政纔得放心回家、已後循分供職、但是家計蕭條、入不敷出、賈政又不能在外應酬、家人們見賈政忠厚、鳳姐抱病不能理家、賈璉的虧缺一日重似一日、（此不必感慨、）難免典房賣地、府內家人幾個有錢的、怕賈璉纏擾、都裝窮躲事、甚至告假不來、各自另尋門路、獨有一個（特為包）包勇、（勁。）雖是新投到此、恰遇榮府壞事。他倒有些真心辦事、見那些人欺瞞主子、便時常不忿。奈他是個新來乍到的人、一句話也插不上、他便生氣、每天吃了就睡。（英雄作用。）眾人嫌他不肯隨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並不當差、賈政道、隨他去罷、原是甄府薦來、不好意思、橫豎家內添這一人吃飯、雖說是窮、也不在他一人身上、並不叫來驅逐、眾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怎樣不好、賈璉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只得由他、（收斂了、）忽一日包勇來不過、吃了幾杯酒、在榮府街上閒逛、見有兩個人說話、那人說道、你瞧這麼個大府、前兒抄了家、不知如今怎麼樣了、那人道、他家怎麼能

敢聽見說裏頭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雖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況且我常見他們來往的都是王公侯伯那裏沒有照應便是現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們的一家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麽那人道你白住在這裏別人猶可獨是那個賈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前兒御史雖參了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蹟再辦你道他怎麽樣他本沾過兩府的好處怕人說他迴護一家他使狠狠的踢了一脚所以兩府裏纔到底抄了你道如今的世情還了得嗎兩人無心說閒話豈知旁邊有人跟着聽的明白包勇心下暗想天下有這樣負恩的人但不知是我老爺的什麽人我若見了他便打他一個死鬧出事來我承當去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忽聽那邊喝道而來包勇遠遠跕着只見那兩人輕輕的說道這來的就是那個賈大人了包勇聽了心裏懷恨趁了酒興便大声的道沒良心的男女怎麽忘了我們賈家的恩了雨村在轎內聽得一個賈字便留神觀看見是一個醉漢便不理會過去了那包勇醉着不知好歹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問起同伴知是方纔見的那位大人是這府裏提拔起來的他不念舊恩反來踢弄咱們家裏見了他罵他几句他竟不敢答言那榮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計較他



如今他又在外闖禍不得不回趕賈政無事便將包勇喝酒鬧事的話回了賈政此時正怕風波聽得家人回稟便一時生氣叫進包勇罵了幾句便派去看園不許他在外（為下文打死何三張本）行走那包勇本是直爽的脾氣投了主子他便赤心護主豈知賈政反倒責罵他他也不敢再辨只得收拾行李往（政糊塗如此說言）園中看守澆灌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八回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却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奏請入官內廷不收(大觀園)又無人居住(東府查抄不必再提)只好封鎖因園子接連尤氏惜春住宅太覺曠闊無人遂將包勇罰看荒園此時賈政理家又奉了賈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諸凡省儉尚且不能支持幸喜鳳姐爲賈母疼惜王夫人等雖則不大喜歡若說治家辦事尚能出力所以將內事仍交鳳姐辦理但近來因被抄以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原是寬裕慣的如今較之往日十去其七怎能周到不免

怨言不絕鳳姐也不敢推托扶病承歡賈母過了些時賈赦賈珍各到當差地方恃有用度暫且自安寫書回家都言安逸家中不必掛念于是賈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畧畧寬懷一日史湘雲出嫁回門來賈母這邊請安賈母提起他女婿甚好史湘雲也將那裏過日平安的話說了請老太太放心又提起黛玉(諸家之書互有未盡)去世不免大家淚落賈母又想起迎春苦楚越覺悲傷起來史湘雲勸解一回又到各家請安問好畢仍到賈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鬧的家破人亡今年雖是緩決人犯明年不知可能減等賈母道你還不知道呢昨兒蟠兒媳婦死的不明

白幾乎又鬧出一場大事來這真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
來的丫頭自己供出來了那夏奶奶纔沒的說了自家攔
住相驗你媽媽這裏纔將裹肉的打發出去了你說說真
真是六親同運（六親同運不一作意一人）薛家是這樣了姨太太守着薛蝌過日爲
這孫子有良心他說哥哥在監裏尚未結局不肯娶親你
邢妹妹在大太太那邊也就很苦琴妹妹爲他公公死了
尚未滿服梅家尚未娶去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爺一死鳳
丫頭的哥哥也不成人那二舅太爺也是個小氣的又是
官項不清也是打飢荒甄家自從抄家已後別無信息湘
雲道三姐姐去了曾有書字回來麼賈母道自從嫁了去

二老爺回來說你三姐姐在海疆甚好只是沒有書信我
也日夜惦記爲着我們家連連的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
顧不來如今四丫頭也沒有給他提親環兒呢誰有功夫
提起他來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裏的時候
更苦些只可憐你寶姐姐自過了門沒過一天安逸日子
你二哥哥還是這樣瘋瘋顛顛這怎麼處呢湘雲道我從
小兒在這裏長大的這裏那些人的脾氣我都知道的這
一回來了竟都改了樣子了我打諒我隔了好些時沒來
他們生疎我我細想起來竟不是的就是見了我瞧他們
的意思原要像先前一樣的熱鬧不知道怎麼說說就傷

心起來了我所以坐七就到老太太這裏來了賈母道如今這樣日子在我也罷了你們年輕七兒的人還了得我正要想個法兒叫他們還熱鬧一天纔好只是打不起這個精神來湘雲道我想起來了宝姐七不是後兒的生日嗎我多住一天給他拜過壽大家熱鬧一天不知老太太怎麽樣賈母道我真正氣糊塗了你不題我竟忘了後日可不是他的生日我明日拿出錢來給他辦個生日他没有定親的時候倒做過好幾次如今他過了門倒没有做宝玉這孩子頭裏很伶俐很淘氣如今爲着家裏的事好不把這孩子越發弄的話都没有了倒是珠兒媳婦还好

他有的時候是這麽着没的時候他也是這麽着帶着蘭兒靜七的兒過日子（安分是福）倒难爲他湘雲道别人还不離独有連二嫂子連模樣兒都改了説話也不伶俐了（手中也乾了）明日等我來引道他們看他們怎麽樣但是他們嘴裏不説心裏要抱怨我説我有了湘雲説到那裏却把臉飛紅了賈母會意道這怕什麽原來姊妹們都是在一處樂慣了的説七笑七再别要留這些心大凡一個人有也罷没也罷總要（此語亦非貧賤皆自在也）受得富貴耐得貧賤纔好你宝姐七生來是個大方的人頭裏他家這樣好他也一點兒不驕傲後來他家壞了事他也是舒七姐七的如今在我家裏宝玉待他好他也是

那樣安頓一時待他不好不見他有什麼煩惱我看這孩子倒是個有福氣的你林姐上那是個最小性兒又多心的所以到底不長命（福小所以福大）鳳丫頭也見過些事狠不該略見些風波就改了樣子他若這樣沒見識也就是小器了後兒宝丫頭的生日我替另拿出銀子來熱熱鬧鬧給他做個生日也叫他喜歡這一天湘雲答應道老太太說得狠是索性把那些姐妹們都來了大家叙一叙賈母道自然要請的一時高興道叫鴛鴦拿出一百銀子來交給外頭叫他明日起預備兩天的酒飯鴛鴦領命叫婆子交了出去一宿無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接迎春又請了薛姨

媽宝琴叫帶了香菱來又請李嬸娘不多半日李紋李綺都來了宝釵本沒有知道聽見老太太的丫頭來請說薛姨太太來了請二奶奶過去呢宝釵心裏喜歡便是隨身衣服過去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妹子宝琴並香菱都在這裏又見李嬸娘等人也都來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們家的事情完了所以來問候的便去問了李嬸娘好見了賈母然後與他母親說了幾句話便與李家姐妹們問好湘雲在旁說道太太們請都坐下讓我們姐妹們給姐姐拜壽宝釵聽了倒呆了一呆回來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嗎便說妹妹們過來瞧老太太是該的若說為

我的生日是斷斷不敢的、正推讓着、宝玉也來請薛姨媽李嬸娘的安、所見宝釵自已推讓、他心裏本早打算過宝釵生日、因家中鬧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今見湘雲等衆人要拜存、便喜歡道、明日纔是生日、我正要告訴老太々來、湘雲笑道、扯臊、老太々還等你告訴、你打諒這些人爲什麽來、是老太々請的、宝釵聽了、心下未信、只所賈母合他母親道、可憐宝丫頭做了一年新媳婦、家裡接二連三的有事、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今日我給他做個生日、請姨太々太々們來大家說々話兒、薛姨媽道、老太々這些時心裏纔安、他小人兒家還沒有孝敬老太

太倒要老太々操心、湘雲道、老太々最疼的孫子是二哥哥、難道二嫂子就不疼了麽、況且宝姐々也配老太々給他做生日、宝釵低頭不語、宝玉心裏想道、我只說史妹々出了閣是換了一個人了、我所以不敢親近他、々也不來理我、如今聽他的話、原是和先前一樣的、爲什麽我們那個過了門、更覺得靦腆了、話都說不出來了呢、正想着、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々回來了、隨後李紈鳳姐都進來、大家厮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說、本要赶來見々、只是他攔着不許來、說是偺們家正是晦氣時候、不要沾染在身上、我扭不過、沒有來、直哭了兩三天、鳳姐道、今兒爲

什麼肯放你回來迎春道他又說偺們家二老爺又襲了職還可以走走不妨事的所以纔放我來（孫紹祖畏勢肖志八惠子）說着又哭起來賈母道我原爲氣得慌今日接你們來給孫子媳婦過生日說說笑笑解個悶兒你們又提起這些煩事來又招起我的煩惱來了迎春等都不敢作声了鳳姐雖勉強說了幾句有興的話終不似先前爽利招人發笑賈母心裏要宝釵喜歡故意的嘔鳳姐兒說話鳳姐也知賈母之意便竭力張羅說道今兒老太太喜歡些了你看這些人好幾時沒有聚在一處今兒齊全說着回過頭去看見婆婆尤氏不在這裏又縮住了口賈母爲着齊全兩字也想邢夫

人等叫人請去邢夫人尤氏惜春等聽見老太太叫不敢不來心内也十分不願意想着家業零敗偏又高興給宝釵做生日到底老太太偏心便來了也是無精打彩的賈母問起岫烟來邢夫人假說病着不來賈母會意知薛姨媽在這裏有些不便也不提了一時擺下菓酒賈母說也不送到外頭今日只許偺們娘兒們樂一樂宝玉雖然娶過親的人因賈母疼愛仍在裏頭打混但不與湘雲宝琴等同席便在賈母身旁設着一個坐兒他代宝釵輪流敬酒賈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喝酒到挨晚兒再到各處行礼去若如今行起來了大家又鬧規矩把我的興頭打到

去就沒趣了寶釵便依言坐了賈母又叫人來道你們今兒索性灑脫些各留一兩個人伺候我叫鴛鴦帶了彩去鶯兒襲人平兒等在後間去也喝一鍾酒鴛鴦等說我們還沒有給二奶奶磕頭怎庅就好喝酒去呢賈母道我說了你們只管去用的着你們再叫鴛鴦等去了這裏賈母（此間吃酒）纔讓薛姨媽等喝酒見他們都不是往常的樣子賈母着（大非往日人概少了多少有心事來者向與）急道你們到底是怎庅着大家高興些纔好湘雲道我們又吃又喝還要怎樣鳳姐道他們小的時候兒都高興如今都礙着臉不敢混說所以老太太瞧着冷淨了寶玉輕輕的告訴賈母道話是沒有什庅說的再說就說到不好的上頭來了不如老太太出個主意叫他們行個令兒能賈母側着耳朵聽了笑道若是行令又得叫鴛鴦去寶玉聽了不待再說就出席到後間去找鴛鴦說老太太要行令叫姐姐去呢鴛鴦道小爺讓我們舒舒服服的喝一盃罷何苦來又來攪什庅寶玉道當真老太太說得叫你去呢與我什庅相干鴛鴦沒法說道你們只管喝我去了就來便到賈母那邊老太太道你來了不是要行令嗎鴛鴦道聽見寶二爺說老太太叫我敢不來嗎不知老太太要行什庅令兒賈母道那文的怪悶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倒是想個新鮮頑意兒纔好鴛鴦想了想道如今姨太太有

了年紀不肯費心倒不如拿出合盆骰子來大家擲個曲牌名兒賭輸贏酒罷賈母道這也使得便命人取骰盆放在桌上鴛鴦說如今用四個骰子擲去擲不出名兒來的罰一盃擲出名兒來每人喝酒的盃数兒擲出來再定衆人听了道這是容易的我們都隨着鴛鴦便打點兒衆人叫鴛鴦喝了一盃就在他身上数起恰是薛姨媽先擲薛姨媽便擲了一下郤是四個么鴛鴦道這是有名的叫做商山四皓有年紀的喝一盃於是賈母李嬸娘邢王兩夫人都該喝賈母舉酒要喝鴛鴦道這是姨太太擲的還該姨太太說個曲牌名兒下家兒接一句千家詩說不出的

罰一盃薛姨媽道你又來算計我了我那裏說得上來賈母道不說到底寂寞還是說一句的好下家兒就是我了若說不出來我陪姨太太喝一鍾就是了薛姨妹便道我說個臨老入花叢賈母點點頭兒道將謂偷閒學少年說完骰盆過到李紋便擲了兩個四兩個二鴛鴦說也有名了這叫作劉阮入天臺李紋便接着說了個二士入桃源下手兒便是李紈說道尋得桃花好避秦大家又喝了一口骰盆又過到賈母跟前便擲了兩個二兩個三賈母道這要喝酒了鴛鴦道有名兒的這是江燕引雛衆人都該喝一盃鳳姐道雛是雛到氣了好些了衆人瞅了他一眼

凤姐便不言語賈母道我說什麽呢公領你罷下手是李綺便說道明看兒童捉柳花衆人都說好宝玉已不得要說只是合盆輪不到正想着恰好到了跟前便擲了一個二兩個三一個幺便說道這是什麽鴛鴦笑道這是個臭先喝一盃再擲罷宝玉只得喝了又擲這一擲擲了兩個三兩個四鴛鴦道有了這叫做張敞畫眉宝玉明白打趣他宝釵的臉也飛紅了凤姐不大懂得還說二兄弟快說了再我下家兒是誰宝玉明知难說自認罰了罷我也沒下家過了合盆輪到李紈便擲了一下兒鴛鴦道大奶奶擲得是十二金釵宝玉听了赶到李紈身傍看時只見紅綠对開便說這一個好看得很忽然想起十二釵的夢來便呆呆的退到自己座上心裏想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怎麽家裏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就剩了這几個復又看看湘云宝釵雖說都在只是不見了黛玉一時按捺不住眼淚便要下來恐人看見便說身上燥的很脫脫衣服去掛了籌出席去了史湘云看見宝玉這般光景打諒宝玉擲不出好的彼別人擲了去心裏不喜歡便去了又嫌那個合兒沒趣便有些煩只見李紈道我不說了席間的人也不齊不如罰我一杯賈母道這個合兒也不熱鬧不如蠲了罷讓鴛鴦擲一下看擲出個什麽來小了頭便把

合盆放在鴛鴦跟前鴛鴦依令便擲了兩個二一個五那一個骰子在盆中只管轉鴛鴦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單單轉出一個五來鴛鴦道了不得我輸了賈母道這是不算什麽的嗎鴛鴦道名兒倒有只是我說不上曲牌名來賈母道你說名兒我給你謅鴛鴦道這是浪掃浮萍賈母道這也不難我替你說個秋魚入菱窠鴛鴦下手的就是湘云便道白萍吟盡楚江秋衆人都道這句很確賈母道這令完了咱們喝兩杯吃飯罷回頭一看見寶玉還沒進來便問道寶玉那裏去了還不來鴛鴦道換衣服去了賈母道誰跟了去的那鶯兒便上來回道我看見二爺出去我

叫襲人姐姐跟了去了賈母王夫人纔放心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來小丫頭子到了新房只見五兒在那裏插蠟小丫頭便問寶二爺那裏去了五兒道在老太太那边喝酒呢小丫頭道我在老太太那裏太太叫我來找的豈有在那裏倒叫我來找的理五兒道這就不知道了你到別処找去罷小丫頭没法只得回來遇見秋紋便道你見二爺那裏去了秋紋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吃飯這會子那裏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去不必說不在家只說喝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飯了略躺一躺再來請老太太們吃飯罷小丫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珍珠依言回了賈

母賈母道他本來吃不多不吃也罷了叫他歇七[illegible]他今見不必过來有他媳婦在这裏珍珠便向小丫頭道你听見了小丫頭答應着不便說明只得在別處轉了一轉說告訴了衆人也不理會便吃畢飯大家散坐說話不題且說宝玉一時傷心走了出來正無主意只見襲人趕來問是怎麽了宝玉道不怎麽只是心裏煩得慌何不趁他們喝酒偺們兩个到珍大奶七那裏逛七去襲人道珍大奶七在这裏去找誰宝玉道不找誰瞧七他既在這裏住的房屋怎麽樣襲人只得跟着一面走一面說走到尤氏那边又一個小門兒半開手掩宝玉也不進去只見看

園門的兩個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兒宝玉問道这小門開着庅婆子道天天是不開的今兒有人出來說今日預備老太太要用園裏的菓子故開着門等着宝玉便慢七的走到那边果見腰門半開宝玉便走了進去襲人忙拉住道不用去園裏不干淨常没有人去不要撞見什庅宝玉仗着酒氣說我不怕那些襲人苦七的拉住不容他去婆子們上來說道如今这日子安靜的了自從那日道士拿了妖去我們摘花兒打菓子一个人常走的二爺要去偺們都跟着有这些人怕什庅宝玉喜欢襲人也不便相强只得跟着宝玉進得園來只見滿目凄凉那些花木

枯萎更有幾処亭館彩色久經剝落遠遠望見一叢修竹倒还茂盛宝玉一想說我自病時出園住在後边一連幾个月不准我到這裏瞬息荒凉你看獨有那幾杆翠竹菁葱這不是瀟湘館麼襲人道你幾个月沒來連方向都忘了偺們只管說話不覺將怡紅院走过了回过頭來用手指着道这纔是瀟湘館呢宝玉順着襲人的手一瞧道可不是过了嗎偺們回去瞧瞧襲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是等着吃飯該回去了宝玉不言我着舊路竟往前走你道宝玉雖離了大观園將及一載豈遂忘了路徑只因襲人恐他見了瀟湘館想起黛玉又要傷心所以用言混过豈

知宝玉只望裏走天又晚招了邪氣故宝玉問他只說已走过了欲宝玉不去不料宝玉的心惟在瀟湘館內襲人見他往前急走只得趕上見宝玉站着似有所見如有所（是耶非耶）聞便道你听什麼宝玉道瀟湘館倒有人住着麼襲人道大約沒有人罷宝玉道我明明听見有人在內啼哭怎麼（一歎）（不敢）沒有人襲人道我是疑心素常你到這裏傷心凉所見林姑娘所以如今还是那樣宝玉不信还要听去婆子們赶上說道二爷快回去罷天已晚了別処我們还敢走走只是这裏路又隱僻又听得人說這裏林姑娘死後常听見有哭声所以人都不敢走的宝玉襲人所說都吃一　取言

宝玉道可不是說着便滴下淚來說林妹妹林妹妹好好兒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別怨我只是父母作主並不是我負心愈說愈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只見秋紋帶着些人赶來對襲人道你好大胆怎麼領了二爺到這裏來老太太太太他們打發人各處都找到了剛纔腰門上有人說是你同二爺到這裏來了唬得老太太太太們了不得罵着我叫我帶人赶來還不快回去麼宝玉猶自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哭兩個人拉着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淚告訴他老太太着急宝玉沒法只得回來襲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將宝玉仍送到賈母那边衆人都等着未散賈母

便說襲人我素常知你明白纔把宝玉交給你怎麼今兒帶他園裏去他的病纔好倘或撞着什麼又鬧起來這便怎麼處襲人也不敢分辨只得低頭不語宝釵看宝玉顏色不好心裏着實的吃驚倒還是宝玉恐襲人受委屈說道青天白日怕什麼我因為好些時沒到園裏逛逛今兒趁着酒興走走那裏就撞着什麼了呢鳳姐在園裏吃过大虧的聽到那裏寒毛倒豎說宝兄弟胆子忒大了湘云（湘云服氣與歎服）道不是胆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還是尋什（知得白）麼仙去了宝玉聽着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賈母問道你到園裏可曾唬着麼這回不用說了已後

要進到底多帶幾個人纔好不然大家早散了回去好ヒ的睡一夜明日一早過來我還要我們叫你們再樂一天呢不要為他又鬧出什麼原故來衆人听說辭了賈母出來薛姨媽便到王夫人那裏住下史湘云仍在賈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裏去了餘者各自回去不題獨有宝玉回到房中噯声嘆气宝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憂悶勾出舊病來便進裏間叫襲人來細問他宝玉到園怎麼樣的光景未知襲人怎生回說下回分解

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还孽債迎女返真元

話說宝釵叫襲人問出原故恐宝玉悲傷成疾便將黛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閒談說是人生在世有意有情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並不是生前那樣個人死後还是這樣活人雖有痴心死的竟不知道況且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那裡还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已疑心所以招些邪魔外祟來纏擾了宝釵雖是與襲人說話原說給宝玉听的襲人會意也說是沒有的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还在園裡我們也算好的怎

么不曾夢見了一次宝玉在外間听得細細的想道果然也許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幾遍怎么從沒夢過想是他到天上去了瞧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我就在外間睡着或者我從園裡回來他知道我的實心肯與我夢裡一見我必要問他實在那裡去了我也時常祭奠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竟無一夢我便不想他了主意已定便說我今夜就在外間睡了你們也不用管我宝釵也不強他只說你不要胡思亂想你不瞧瞧太太因你園裡去了急得話都說不出來若是知道还不保養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說我們

不用心宝玉道自這麼說罷咧我坐一會子就進來你也乏了先睡罷宝釵知他必進來的假意說道我睡了叫襲姑娘伺候你罷宝玉听了正合機宜候宝釵睡了他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付被褥常叫人進來瞧二奶々睡着了沒有宝釵故意裝睡也是一夜不寧那宝玉知是宝釵睡着便與襲人道你們各自睡罷我又不傷感你若不信你就伏侍我睡了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襲人果然伏侍他睡下便預備下了茶水關好了門進裡間去照應一回各自假寐宝玉若有動净再為出來宝玉見襲人等進來便將坐更的兩個婆子支到外頭他輕々的坐

起來暗々的祝了幾句便睡下了欲與神交起初再睡不着已後把心一靜便睡去了豈知一夜安眠直到天亮宝玉醒來拭眼坐起來想了一回並無有夢便嘆口氣道正是悠々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宝釵却一夜反沒有睡着听宝玉在外边念這兩句便接口道這句又說莽撞了如若林妹妹在時又該生氣了宝玉听了反不好意思只得起來搭赸着往裡間走來說我原要進來的不覺得一個盹兒就打着了宝釵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什么相干襲人等本沒有睡眼見他們兩個說話即忙倒上茶來已見老太太那边打發小丫頭來問宝二爺昨睡得安

頓麽若安頓時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過去襲人便
說你去回老太太說寶玉昨夜很安頓回來就過來小丫
頭去了寶釵起來梳洗了鶯兒襲人等跟着先到賈母那
裡行了禮便到王夫人那邊起至鳳姐都讓過了仍到賈
母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大家問起寶玉晚上好麽寶釵
便說回去就睡了沒有什麽眾人放心又說些閒話只見
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聽見說孫姑爺那邊
人來到大太太那裡說了些話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
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邊
哭呢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賈母眾人聽了心中好不自

在都說二姑娘這樣一個人為什麽命裡遭着這樣的人
一輩子不能出頭這便怎麽好說着迎春進來淚痕滿面
因為是寶釵的好日子只得含着淚辭了眾人要回去賈
母知道他的苦處也不便强留只說道你回去也罷了但
是不要悲傷碰着了這樣人也是沒法兒的過幾天我再
打發人接你去迎春道老太太始終疼我如今也疼不來
了可憐我只是沒有再來的時候了說着眼淚直流眾人
都勸道這有什麽不能回來的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遠
要見面就難了賈母等想起探春不覺也大家落淚只為
是寶釵的生日即轉悲為喜說這也不難只要海疆平靜

那邊親家調進京來就見的着了大家說可不是這麼着呢說着迎春只得含悲而別衆人送了出來仍回賈母那裡從早至暮又鬧了一天衆人見賈母勞乏各自散了獨有薛姨媽辭了賈母到寳釵那裡說道你哥哥是今年過了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時候減了等纔好贖罪這幾年叫我孤苦伶仃怎麽處我想要與你二哥哥完婚你想想好不好寳釵道媽媽是爲着大哥哥娶了親唬怕的了所以把二哥哥的事猶豫起來據我說很該就辦那姑娘是媽媽知道的如今在這裡也很苦娶了去雖說我家窮究竟比他傍人門戶好多着呢薛姨媽道你得便的時候就

去告訴老太太說我家沒人就要揀日子了寳釵道媽媽只管同二哥哥商量挑個好日子過來和老太太大太太說了娶過去就完了一宗事這裏大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纔好薛姨媽道今日聽見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裡要留你妹妹在這裡住幾天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們姊妹們也多敘幾天話兒寳釵道正是呢于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出來辭了衆人回去了却說寳玉晚間歸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夢或者他已經成仙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人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個主意

向宝釵說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間睡着似乎比在屋裡睡的安穩些今日起來心裡也覺清淨些我的意思還要在外間睡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攔我宝釵聽了明知早辰他嘴裡念詩是爲着黛玉的事了想來他那個獃性是不能勸的倒好叫他睡兩夜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罷了况兼昨夜聽他睡的倒也安靜便道好沒來由你只管睡去我們攔你作什麼但只不要胡思亂想招出些邪魔外祟來宝玉笑道誰想什麼襲人道依我勸二爺竟還是屋裡睡罷外边一時照應不到着了風倒不好宝玉未及答言宝釵却向襲人使了個眼色襲人會意便道也罷叫個人跟着

你罷夜裡好倒茶倒水的宝玉便笑道這麼說你就跟了我來襲人聽了倒沒意思起來登時飛紅了臉一声也不言語宝釵素知襲人穩重便說道他是跟慣了我的還叫他跟着我罷叫麝月五兒照料着也罷了况且今日他跟着我鬧了一天也乏了該叫他歇歇了宝玉只得笑着出來宝釵因命麝月五兒給宝玉仍在外間鋪設了又囑咐兩個人醒睡些要茶要水都留點神兒兩個答應着出來看見宝玉端然坐在床上閉目合掌居然像個和尚一般兩個也不敢言語只管瞅着他笑宝釵又命襲人出來照應襲人看見這般却也好笑便輕輕的叫道該睡了怎麼

私禅妙將守

又打起坐來了寶玉睜開眼看見襲人便道你們只管睡罷我坐一坐就睡襲人道因為你昨日那個光景鬧的二奶奶一夜沒睡你再這麼着成何事体寶玉料着自已不睡都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襲人又囑咐了麝月等幾句纔進去關門睡了這裏麝月五兒兩個人也收拾了被褥伺候寶玉睡着各自歇下那知寶玉要睡越睡不着見他兩個人在那裏打鋪忽然想起那年襲人不在家時晴雯麝月兩個人服事夜間麝月出去晴雯要唬他因為沒穿衣服着了涼後來還是從這個病上死的想到這裏一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了個

影兒因又將想晴雯的心腸移在五兒身上自已假作睡着偷偷的看那五兒越瞧越像晴雯不覺獃性復發聽了聽裡間已無聲息知是睡了却見麝月也睡着了便故意叫了麝月兩聲却不答應五兒聽見寶玉喚人便問道二爺要什麼寶玉道我要漱漱口五兒見麝月已睡只得起來重新剪了蠟花倒了一鍾茶來一手托着漱盂却因趕忙起來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紅綾子小襖兒鬆鬆的挽着一個髻寶玉看時居然晴雯復生忽又想起晴雯說的早知擔個虛名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不覺獃獃的呆看也不接茶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也無心進來了後來

就得鳳姐叫他進來伏侍寶玉竟比寶玉盼他進來的心還急不想進來以後見寶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着心裡實在敬慕又見寶玉瘋瘋傻傻不是先前風致又聽見王夫人爲女孩子們和寶玉頑笑都攆了（五兒心雖時有些心動了）所以把這件事擱在心上倒無一毫的兒女私情了怎奈這位獃爺今晚把他當作晴雯只管愛惜起來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又不敢大聲說話只得輕輕的說道二爺漱口啊寶玉笑着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沒有便笑嘻嘻的問道你和晴雯姐姐好不是啊五兒聽了摸不着頭腦便道都是姐妹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寶玉又悄悄的問道晴雯

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麼五兒微微笑着點頭兒寶玉道你聽見他說什麼了沒有五兒搖着頭兒道沒有寶玉已經忘神便把五兒的手一拉五兒急得紅了臉心裡亂跳便悄悄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只管說別拉拉扯的寶玉纔放了手說道他和我說來着早知擔了個虛名也就打正經主意了你怎麼沒聽見麼五兒聽了這話明明是輕薄自已的意思又不敢怎麼樣便說道那是他自已沒臉這也是我們女孩兒家說得的嗎寶玉着急道你怎麼也是這個道學先生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模一樣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你怎麼倒拿這些話來遭塌他此

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宝玉是怎麼個意思便說道夜深了二爺也睡罷別儘着坐着看涼着剛纔奶奶和襲人姐姐怎麼囑咐了宝玉道我不涼說到這裡忽然想起五兒沒穿着大衣服就怕他也像晴雯着了涼便說道你為什麼不穿上衣服就過來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裡有儘着穿衣裳的空兒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我也穿上了宝玉聽了連忙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綾子綿襖兒揭起來遞給五兒叫他披上五兒只不肯接說二爺蓋着罷我不涼我涼我有我的衣裳說着回到自己鋪邊拉了一件長襖披上又聽了聽麝月睡的正濃纔慢慢過來說二爺今晚不

是要養神呢嗎宝玉笑道實告訴你罷什麼是養神我倒是要遇仙的意思五兒聽了越發動了疑心便問道遇什麼仙宝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着呢你挨着我來坐下我告訴你五兒紅了臉笑道你在那裡躺着我怎麼坐呢宝玉道這個何妨那一年冷天也是你麝月和你晴雯姐姐頑我怕凍着他還把他攬在被裡握着呢這有什麼的大凡一個人總不要酸文假醋纔好五兒聽了句句都是寳玉調戲之意那知這位呆爺却是實心實意的話兒五兒此時走開不好站着不好坐下不好倒沒了主意了因微微的笑着道你別混說了看人家聽見這是什麼意

思、怨不得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放着二奶奶和襲人姐姐、都是仙人兒是的、只愛和別人胡纏、明兒再說這些話、我回了二奶奶、看你什麽臉見人、正說着只聽外面咕咚一聲把兩個人嚇了一跳裡間寶釵咳嗽了一聲、寶玉聽見連忙努嘴兒、五兒也就忙忙的息了燈、悄悄的躺下了、原來寶釵襲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日間勞乏了一天、所以睡去、都不曾聽見他們說話、此時院中一響、早已驚醒、聽了聽、也無動靜、寶玉此時躺在床上、心裡疑惑莫非林妹妹來了、聽見我和五兒說話、故意嚇我們的、翻來覆去、胡思亂想、五更以後、纔朦朧睡去、

却說五兒被寶玉鬼混了半夜、又兼寶釵咳嗽、自己懷着鬼胎、生怕寶釵聽見了、也是思前想後、一夜無眠、次日一早起來、見寶玉尚自昏昏睡着、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月已醒、便道你怎麽這麽早起來了、你難道一夜沒睡麽、五兒聽這話、又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便只是訕笑、也不答言、不一時寶釵襲人也都起來、開了門見寶玉尚睡、却也納悶、怎麽外邊兩夜睡得倒這般安穩、及寶玉醒來、見衆人都起來了、自己連忙爬起、揉着眼睛細想昨夜又不曾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慢慢的下了床、又想昨夜五兒說的寶釵襲人都是天仙一般、這話却也不錯、便的

怔的瞅着寶釵寶釵見他發怔雖知他爲黛玉之事却也
定不得夢不夢只是瞅的自已倒不好意思便道二爺昨
夜可真遇見仙了麼寶玉聽了只道昨晚的話寶釵聽見
了笑着勉強說道這是那裡的話那五兒聽了這一句越
發心虛起來又不好說的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只見寶
釵又笑着問五兒道你聽見二爺睡夢中和人說話來着
麼寶玉聽了自已坐不住搭訕着走開了五兒把臉飛紅
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倒說了幾句我也沒聽真什麼擔了
虛名又什麼沒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懂勸着二爺睡了後
來我也睡了不知二爺還說來着沒有寶釵低頭一想這

話明是爲黛玉了但儘着叫他在外頭恐怕心邪了招出（寶釵此語思有醋意）
些花妖月媚來況兼他的舊病原在姊妹上情重祇好設
法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然後能免無事想到這裡不免
面紅耳熱起來也就訕訕的進房梳洗去了且說賈母兩
日高興略吃多了些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覺着胸
口飽悶鴛鴦等要回賈政賈母不叫言語說我這兩日嘴
饞些吃多了點子我餓一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吵嚷于是
鴛鴦等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間寶玉回到自己屋裡見
寶釵自賈母王夫人處纔請了晚安回來寶玉想着早起
之事未免赧顏抱慚寶釵看他這樣也曉得是個沒意思

的光景因想着他是個痴情人要治他的這痴心不得仍以痴情治之想了一回便問寶玉道你今夜還在外間睡去罷咧寶玉自覺沒趣便道裡間外間都是一樣的寶釵意欲再說反覺不好意思襲人道罷呀這倒是什麼道理呢我不信睡得那麼安穩五兒听見這話連忙接口道二爺在外間睡別的倒沒什麼只是愛說夢話叫人摸不着頭腦兒又不敢駁他的回襲人便道我今日挪到床上睡睡看說夢話不說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蓋鋪在裡間就完了寶釵聽了也不作声寶玉自已慚愧不來那裡还有張嘴的分兒便依着搬進裡間來一則寶玉負愧欲安慰

寶釵之心二則寶釵恐寶玉思鬱成疾不如假以詞色使[illegible]得稍覺親近以為移花接木之計于是當晚襲人果然挪出去寶玉因心中愧悔寶釵欲攏絡寶玉之心自過門至今日方纔如魚得水恩愛纏綿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的了此是後話且說次日寶玉寶釵同起寶玉梳洗了先過賈母這邊來這裡賈母因疼寶玉又想寶釵孝順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便叫鴛鴦開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遺一個漢玉玦雖不及寶玉他那塊玉石掛在身上却也希罕鴛鴦找出來遞與賈母便說道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沒見的老太太這些年还記得這樣清楚說是那一箱什麼匣子

裡裝着你找找看老太太的話一拿就拿出來了老太太怎
麽想着拿出來做什麼賈母道你那裡知道這塊玉還是
祖爺爺給我們老太爺老太爺疼我臨出嫁的時候叫了
我去親手遞給我的還說這玉是漢時所佩的東西很貴
重你拿着就像見了我的一樣我那時還小拿了來也不
當什麼便擱在箱子裡到了這裡我見咱們家的東西也
多這算得什麼從沒帶過一撩便撩了六十多年今兒見
寶玉這樣孝順他又丟了一塊玉故此想着拿出來給他
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一時寶玉請了安賈母便喜歡
道你過來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寶玉走到床前賈母便

把那塊漢玉遞給寶玉寶玉接來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圓
形似甜瓜色有紅暈甚是精緻寶玉口口稱讚賈母道你
愛麼這是我祖爺爺給我的我傳了你罷寶玉笑着請了
個安謝了又拿了要送給他母親瞧賈母道你太太瞧了
告訴你老子又說疼兒子不如疼孫子了他們從沒見過
寶玉笑着去了寶釵等又說了幾句話也辭了出來自此
賈母兩日不進飲食胸口仍是結悶覺得頭暈目眩咳嗽
邢王二夫人鳳姐等請安見賈母精神尚好不過叫人告
訴賈政立刻來請了安賈政出來即請大夫看脈不多一
時大夫來胗了脈說是有年紀的人停了些飲食感冒些

風寒、略消導發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賈政看了、卻是尋常藥品、命人煎好進服。已後賈政早晚進來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減。賈政又命賈璉打聽好大夫快去請來瞧老太太的病、咱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我瞧著不怎么好、所以叫你去。賈璉想了一想說道、記得那年寶兄弟病的時候、倒是請了一個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找他。賈政道、醫道却是極難的、愈是不興時的大夫倒有本領、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賈璉即忙答應去了、回來說道、這劉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過十來天進城一次、這時等不得、又請了一位也就來了。賈政聽了只得等著。不題。且

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日眾人都在那裡、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裡的櫳翠菴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了、特來請安。眾人道、他不常過來、今兒特地來、你們快請去。來鳳姐走到床前回賈母。岫烟是妙玉的舊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帶妙常髻、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紬襖兒、外罩一件水田青緞鑲邊長背心、拴着秋香色的絲絛、腰下繫一條淡墨畫的白綾裙、手執麈尾念珠、跟着一個侍兒、飄飄拽拽的走來。（知此打扮終非了道之人[illegible]）岫烟見了問好、說是在園內住的日子、可以常常來瞧瞧你、近來因爲園內人少、一個人輕易難出來、況且咱們這裡的

櫳門當關著、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兒幸會、妙玉道、頭裡你們是熱鬧場中、你們雖在（豈知人海更比此地閙熱）外園裡住、我也不便常（熱鬧）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裡的事情、也不大好、又聽說是老太太病着、又惦記你、並要瞧瞧寶姑娘、我那管你們的閑不閑、我要來就來、我不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啊、岫烟笑道、你還是那種脾氣、一面說着、已到賈母房中、衆人見了、都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說了幾句套話、賈母便道、你是個女菩薩、你瞧瞧我的病可好得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感冒、吃幾貼藥也就好了、有年紀人、只要寬心些、賈母道、我倒不

爲這些、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怎樣、只是胸膈悶飽、剛纔大夫說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這不是那大夫脈理平常麼、我和璉兒說了、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明兒仍請他來、說着叫鴛鴦吩咐厨房裡辦一桌淨素菜來、請他在這裡便飯、妙玉道、我已吃過午飯了、我是不吃東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罷、咱們多坐一會、說些閒話兒罷、妙玉道、我久已不見你們、今兒來瞧瞧你、又說了一回話、便要走、回頭見惜春站着、便問道、四姑娘爲什么這樣瘦、不要只管愛畫勞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畫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裡的顯亮、所

門彼此書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所以惜春道就是你經進來的那個門東邊的屋子（伏下文妙玉常來往根子）你要來很近妙玉道我高興的時候來瞧你惜春等說着送了出去回身过來听見丫頭們回說大奶奶在賈母那边呢衆人暫且散去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延医調治不效已後又添腹瀉賈政着急知病难医即命人到衙門告假日夜同王夫人親視湯藥一日見賈母略進些飲食心裡稍寬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去問問是誰彩雲看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么婆子道我來了半日這裡我不着一個姐姐們我又不敢冒撞我心裡又急彩

雲道你急什么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么婆子道姑娘不好了（迎春可怜配此中山惡人惡了）前兒鬧了一塲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賭住了他們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雲道老太太病着呢別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內已听見了恐老太太听見不受用忙叫彩雲帶他外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淨偏已听見便道迎丫頭要死了麼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說是這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裡問大夫賈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大太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裡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個孫女兒一個享盡了福死了三丫頭遠嫁不

得見面迎了頭雖苦或者救出來不打諒他年輕上見的就要死了留着我這么大年紀的人活着做什么（言之可憫）王夫人鴛鴦等解劝了好半天那時寶釵李氏等不在房中鳳姐近來有病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們來陪着自巳回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不懂事巳後我在老太太那裡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了頭們依命不言（係說笑令人）豈知那婆子剛到邢夫人那裡外頭的人巳傳進來說二（有根源系家）姑奶奶死了邢夫人听了也便哭了一場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着知賈母病重衆人都不敢回可怜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褵年餘不料被孫家揉搓

以致身亡又值賈母病篤衆人不便離開竟容孫家草草完結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好女兒一時想起湘雲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來的人悄悄的找鴛鴦因鴛鴦在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裡不便上去到了後頭找了琥珀告訴他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听那裡知道史姑娘哭得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聞之可憐）大夫都瞧了說這病只怕不能好若變了個癆病還可捱過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心裡着急又知道老太太病只是不能過來請安還叫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倘或老太太問起來務必托你們變個法兒回老太太琥珀听了咳了一声

就也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你去罷琥珀也不便回心裡打筭告訴鴛鴦叫他撒謊去所以來到賈母床前只見賈母神色大变地下站着一屋子的人嘁嘁的說瞧着是不好了也不敢言語了這裡賈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傍向耳边說了幾句話賈璉輕輕的答應出去了便傳齊了現在家的一干家人說老太太的事待好出來了你們快快分頭派人辦去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瞧瞧好掛裡子快到各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都開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衣那棚杠執事都去講定厨房裡还該多派幾個人賴大等回道二爺這些事不用爺費心我們早打筭好了只是

這項銀子在那裡打筭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打筭了老太太自巳早留下了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辦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賴大等答應派人分頭辦去賈璉復回到自巳房中便問平兒你奶奶今兒怎麼樣平兒把嘴往裡一努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你还脫得过麼快叫人將屋裡收拾收拾就該扎掙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还能回來麼鳳姐道偺們這裡还有什么收拾的不過就是這點子東西还怕什麼你先去罷看老爺叫你我換件衣裳就來賈

璉先回到賈母房裡向賈政悄悄的回道諸事已交派明白了賈政點頭外面又報太医進來了賈璉接入又診了一回出來悄悄的告訴賈璉老太太的脉氣不好防着些賈璉會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鴛鴦过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鴛鴦自去料理賈母睜眼要茶喝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賈母剛用嘴接着喝便道不要那個倒一鍾茶來我喝衆人不敢違拗即忙送上來一口喝了还要又喝一口便說我要坐起來賈政等道老太太要什麼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來纔勞賈母道我喝了口水心裡好些畧靠着和你們說說話珍珠等用手輕輕的扶起看見賈母這回精神好些未知生死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九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史太君福壽兩全行事其得大本先已可想）

卻說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從年（寫受鳳姐故略不明之可耳）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裡拿眼滿地下瞅着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床前賈母從被窩裡伸出手來拉着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寶玉嘴裡答應心裡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着聽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的蘭兒在那裡呢李紈也推賈蘭上去賈母放了寶玉拉

着賈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將來你成了人也叫你母親風光風光鳳了頭呢鳳姐本來站在賈母旁邊趕忙走到跟前說在這裡呢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將來修修福罷我也沒有修什麼不過心實吃虧那些吃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幹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送人不知送完了沒有鳳姐道沒有呢賈母道早該施捨完了纔好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罷了最可惡的是史了頭沒良心（口氣甚肖）怎麼總不來瞧我鴛鴦等明知其故都不言語賈母又瞧了一瞧寶釵嘆了口氣只見臉上發紅賈政知是迴光返照即忙進上參湯賈母的牙關已經緊了

合了一回眼，又睜着滿屋裏瞧了一瞧，王夫人寶釵上去輕輕扶着，邢夫人鳳姐等便忙穿衣，底下婆子們已將床安設停當，鋪了被褥，聽見賈母喉間略一響動，臉變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三歲。衆婆子疾忙停床，于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着，邢夫人等在內一邊跪齊，一齊舉起哀來。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只聽裏頭信兒一傳出來，從榮府大門起至內宅門扇扇大開，一色淨白紙糊了，孝棚高起，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賈政報了丁憂，禮部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及世代功勳，又係元妃祖母，賞銀一千兩，諭禮部主祭。家人們各處報喪，衆親友雖知賈家勢敗，今見聖恩隆重，都來探喪。擇了吉時成殮，停靈正寢。賈赦不在家，賈政為長，寶玉賈環賈蘭是親孫，年紀又小，都應守靈。賈璉雖也是親孫，帶着賈蓉尚可分派家人辦事。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內裏邢王二夫人李紈鳳姐寶釵等是應靈旁哭泣的，尤氏雖可照應，他賈珍外出，依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的事不甚諳練，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了，惜春年小，雖在這裏長的，他于家事全不知道，所以內裏竟無一人支持，只有鳳姐可以照管裏頭的事，況又賈璉在外作主，裏外他二人倒自相宜。鳳姐先前仗着自己的才幹，原打諒老太太死

下他大有一番作用。邢王二夫人等本知他曾辦过秦氏的事，必是妥當，於是仍叫鳳姐總理裡頭的事。鳳姐本不應辭，自然應了。心想：這裡的事本是我管的，那些家人更是我手下的人。太太和珍大嫂子的人本來难使喚，如今他們都去了。銀項雖沒有了對牌，這種銀子是現成的。外頭的事又是他辦。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落褒貶，必是比寧府裡還得辦些。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事，後日一早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冊取上來。鳳姐一一的瞧了，統共只有男僕二十一人（衰敗之后喪事不能如儀），女僕只有十九人，餘者俱是些丫頭，連各房算上也不過三十二人，难以點派差使。心裡想道：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裡的人多，又將莊上的弄出幾個，也不敷差遣。正在思算，只見一個小丫頭过來說：「鴛鴦姐姐請奶奶。」鳳姐只得过去。只見鴛鴦哭得淚人一般，一把拉着鳳姐兒說道：「二奶奶請坐（入人生一歎），我給二奶奶磕個頭。雖說服中不行禮，這個頭是要磕的。」（[illegible]）鴛鴦說着跪下，慌的鳳姐趕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麼禮？有話好好的說。」鴛鴦跪着，鳳姐便拉起來。鴛鴦說道：「老太太的事，一應內外都是二爺和三奶奶辦，這種銀（[illegible]）了是老太太留下的（[illegible]）。老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糟塌过什麼銀錢，如今臨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体体面面的

辦一辦纔好。我方纔聽見老爺說什麼詩云子曰，我不懂。又說什麼喪與其易寧戚，我聽了不明白。我問寶二奶奶，說是老爺的意思，老太太的喪事只要悲切纔是真孝，不必糜費圖好看的念頭。我想老太太這樣一個人，怎麼不該體面些。我雖是奴才了頭，敢說什麼，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這一場，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風光。我想二奶奶是能辦大事的，故此我叫二奶奶來求作個主。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驚天動地之一事，可知此是神鬼驚泣之金釵）。若是瞧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將來怎麼見老太太呢。鳳姐聽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面是不難的。況且老

爺雖說要省，那勢派也錯不得（居體得理），便拿這項銀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該當的。鴛鴦道：老太太的遺言說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二奶奶倘或用着不設，只管拿這個去折變補上（確至合理）。就是老爺說什麼，我也不好違老太太的（死之的明評）遺言。那日老太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爺在這裡聽見的（和）麼。鳳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麼這會子那樣的着急起來了。鴛鴦道：不是我着急，為的是大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爺是怕招搖的，若是二奶奶心裡也是老爺的想頭，說抄過家的人家，喪事還是這麼好，將來又要抄起來，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怎麼處。在我呢，是個了頭，好歹礙不着（是），到

（人、之男、如姊姊、）底是這裡的声名、鳳姐道、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鴛鴦千恩萬謝的托了鳳姐、那鳳姐出來想道、鴛鴦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論理老太太身上本該体面些、愛不要管他、且按着偺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按得先前樣子辦好、）於是叫了旺兒家的來、傳話出去、請二爺進來、不多時賈璉進來說道、怎麼找我、你在裡頭照應着些就是了、横豎作主是偺們二老爺、他說怎麽着、偺們就怎麽着、鳳姐道、你也說起這個話來了、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麽、賈璉道、什麼鴛鴦的話、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了一遍、賈璉道、他們的話算什麼、纔剛二老爺叫我去、說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眞辦理、但是知道的呢、說是老太太自已結果自已、不知道的只說咱們都隠匿起來了、如今狠寬、若老太太的這種銀子用不了、誰還要麽、仍舊該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是在南边的、坟地雖有、陰宅却没有、老太太的柩是要歸到南边去的、留這銀子在祖坟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下的置買几頃祭田、偺們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也叫這些貧窮族中住着、也好按時按節、早晚上香、時常祭掃祭掃、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據你這個話、难道都花了罷、鳳姐道、銀子發出來了没有、賈璉道、誰見过銀子、我所見咱們太太听見了二老爺的話、極力的攛

極二太太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怎麽着現在外頭棚杠上要支幾百銀子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我要支他們都說且先叫外頭辦了回來再算你想這些奴才們有錢的早溜了按着冊子叫去有的說告病有的說下莊子去了走不動的有幾個只有賺錢的能耐還有賠錢的本事麽鳳姐听了呆了半天說道這還辦什麽正說着見來了一個丫頭說大太太的話問二奶奶今兒第三天了裡頭還狠亂供了飯還叫親戚們等着麽叫了半天來了菜短了飯這是什麽辦事的道理鳳姐急忙進去吆喝人來伺候胡弄着將早飯打發了偏偏那日人來的多裡頭

的人都死眉瞪眼的鳳姐只得在那裡照料了一會子又惦記着派人赶着出來叫了旺兒家的傳齊了家人女人們一一分派了衆人都答應着不動鳳姐道什麽時候還不供飯衆人道傳飯是容易的只要將裡頭的東西發出來我們纔好照管去鳳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們少不得有的衆人只得勉強應着鳳姐即往上房取發應用之物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見人多難說看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只得找了鴛鴦說要老太太存的這一分傢伙鴛鴦道你還問我呢那一年二爺當了贖了來了麽鳳姐道不用銀的金的只要這一分平常使的鴛鴦道大太太

珍大奶奶屋裏使的是那裡來的鳳姐一想不[illegible]
差只得到王夫人那边找了玉釧彩雲纔拿了一分回來
急忙叫彩明登賬發與眾人收管鴛鴦見鳳姐這樣慌張
又不好叫他回來心想他頭裡作事何等爽利周到如今
怎麼掣肘的這個樣兒我看這兩三天連一點頭腦都沒
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嗎那裡知邢夫人一聽賈政
的話正合着將來家計艱難的心巴不得留一點子作個
收局況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長房作主賈赦雖不在家賈
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說請大奶奶的主意邢夫人
素知鳳姐手腳大賈璉的鬧鬼所以死拿住不放鬆鴛鴦

只道已將這項銀兩交了出去了故見鳳姐掣肘如此便
疑為不肯用心便在賈母靈前嘮嘮叨叨哭個不了邢夫
人等聽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已不令鳳姐便宜行事反
說鳳丫頭果然有些不用心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鳳姐
過來說咱們家雖說不濟外頭的体面是要的這兩三日
人來人往我瞧着那些人都照應不到想是你沒有吩咐
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兒纔好鳳姐聽了呆了一會要將
銀兩不湊手的話說出但是銀錢是外頭管的王夫人說
的是照應不到鳳姐也不敢辯只好不言語邢夫人在旁
說道論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

事但是我們動不得身所以托你的你是打不得撒手的（叫鳳姐偏不）鳳姐紫漲了臉正要回說只聽外頭鼓樂一奏是燒黃昏紙的時候了大家舉起哀來又不得說（真正難[illegible]）鳳姐原想回來再說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說道這裡有我們呢你快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鳳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又叫人傳齊了衆人又吩咐了一會說大娘嬸子們可憐我罷我上頭捱了好些說為的是你們不齊集叫人笑話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那些人回道奶奶辦事不是今兒個一遭兒了我們敢違拗嗎只是這回的事上頭過于累贅只說打發這頓飯罷有的在這裡吃有的要

在家裡吃請了那位太太又是那位奶奶不來諸如此類那得齊全還求奶奶勸上那些姑娘們不要挑飭就好了鳳姐道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丫頭們是難纏的太太們的也難說話叫我說誰去呢衆人道從前奶奶在東府裡還是署事要打要罵怎麼這樣鋒利誰敢不依如今這些姑娘們都壓不住了鳳姐嘆道東府裡的事雖說托辦的大太雖在那裡不好意思說什麼如今是自已的事情又是公平的人人說得話再者外頭的銀錢也叫不靈即如棚裡要一件東西傳了出來總不是拿進來這得我什麼法兒呢衆人道二爺在外頭倒怕不應付麼鳳姐道還提那

倆他也是那裡爲難第一件銀錢不在他手裡要一件得回一件那裡湊手衆人道老太太這項銀子不在二爺手裡嗎鳳姐道你們回來問管事的便知道了衆人道怨不得我們聽見外頭男人抱怨說這麽件大事咱們一點摸不着淨當苦差家人怎麽能齊心呢鳳姐道如今不用說了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罷倘或鬧的上頭有了什麽說的我和你們不依的衆人道奶奶要怎麽樣他們敢抱怨嗎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我們實在難週到的鳳姐听了沒法只得央說道好大娘們明兒且帮我一天等我把姑娘們鬧明白了再說罷咧衆人听命而去鳳姐一肚子的委屈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的人整理整理又恐邢夫人生氣要和王夫人說（邢氏可謂惡）怎奈邢夫人挑唆這些丫頭們見邢夫人等不助着鳳姐的威風更加作踐起他來幸得平兒替鳳姐排解說是二奶奶巴不得要好只是老爺太太們吩咐了外頭不許靡費所以我們二奶奶不能應付到了說过幾次纔得安靜些雖說僧經道懺上祭掛帳絡繹不絕終是銀錢吝嗇誰肯踴躍不過草草了事連日王妃誥命也來得不少鳳姐也不能上去照應只好在底下張羅叫了那個走了這個發一回急央及一會胡弄过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別說鴛鴦等看去不

像樣連鳳姐自己心裡也过不去了邢夫人雖說是冢婦仗着悲戚爲孝四個字倒也都不理會王夫人落得跟了邢夫人行事餘者更不必說了獨有李紈瞧出鳳姐的苦處也不敢替他說話只自嘆道俗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太太們不虧了鳳丫頭那些人还帮着嗎若是三姑娘在家还好如今只有他几個自己的人瞎張羅面前背後的也抱怨說是一個錢摸不着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老爺是一味的盡孝庶務上頭政老側像不大明白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几個錢李紈公道話。就辦的開了嗎可憐鳳丫頭鬧了几年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臉了於是抽空

兒叫了他的人來吩咐道你們別看着人家的樣兒也遭塌起璉二奶奶來別打諒什麼穿孝守靈就算了大事了一語道破不孝之人。不過混过几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便插個手兒也未爲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都該出力的那些素服李紈的人都答應着說大奶奶說得很是我們也不敢那麼着只听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話兒好像怪璉二奶奶的是的李紈道就是鴛鴦我也告訴过他我說璉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的不不小肯之心此論事所以費公手也裡叫他巧媳婦還作的上沒米的粥來嗎如今鴛鴦也知道了所以他不怪他了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

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沒有作过什麼如今老太太死了沒有了仗腰子的了我看他到有些氣質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illegible]）家纔躲过去了不然他有什麼法兒說着只見賈蘭走來說媽媽睡罷一天到晚人來客去的也乏了歇歇罷我這幾天總沒有摸摸書本兒今兒爺爺叫我家裡睡我喜歡的很要理個一兩本書纔好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李紈道好孩子看書呢自然是好的今兒且歇歇罷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賈蘭道媽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窩裡頭（却是好孩子）想想也罷了眾人听了都說道好哥兒怎麼這點年紀得

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还是那麼（宝玉却是全无）孩子氣（絕妙）這幾日跟着老爺跪着瞧他很不受用巴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过來找二奶奶不知唧唧咕咕的說些什麼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他又去找琴姑娘琴姑娘也遠避他邢姑娘也不很同他說話倒是咱們坐家的什麼喜姑娘咧四姑娘咧哥哥長哥哥短的和他親蜜我們看那宝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只怕他心裡也沒有別的事白过費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這麼大那裡及蘭哥兒一零兒呢大奶奶你將來是不愁的了李紈道就好也還小只怕到他大了咱們家還不知怎麼樣了呢

環哥兒你們瞧瞧看怎麼樣衆人道這一個更不像樣了兩個眼睛倒像個活猴兒是的東溜溜西看看雖在那裡嚎喪見了奶奶姑娘們來了他在孝幔子裡頭淨偷着眼兒瞧人呢李紈道他的年紀其實也不小了前日聽見說還要給他說親呢如今又得等着了噯還有一件事咱們家這些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且不必說閒話後日送殯各房的車輛是怎麼樣了衆人道璉二奶奶這幾天鬧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了也没見傳出去昨兒聽見我的男人說璉二爺派了薔二爺料理說是咱們家的車也不殼趕車的也少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李紈笑道車也都

是借得的麼衆人道奶奶說笑話兒了車怎麼借不得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都用車只怕難借想起還得僱呢李紈道底下人的只得僱上頭白車也有僱的麼衆人道現在大太太東府裡的大奶奶小蓉奶奶都没有車了不僱那裡來的呢（可勝今昔之感）李紈聽了嘆息道先前見有咱們家兒的太太奶奶們坐了僱的車來咱們都笑話如今輪到自己頭上了（我不忍聞）你明兒去告訴你的男人我們的車馬早早兒的預備好了省得擠衆人答應了出去不題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着賈母死後只來的一次屈指算是後日送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暫且不妨只得坐

夜前一日过來想起賈母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已命苦剛
配了一個才貌雙全的男人性情又好偏偏的得了冤孽
症候不過捱日子罷了於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夜鴛鴦此人
寫命自白的然
等再三勸慰不止宝玉瞅着也不勝悲傷又不好上前去
勸見他淡粧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時候猶勝几
分轉大又看宝琴等淡素裝飾自有一種天生丰韻獨有
宝釵渾身孝服那知道比尋常穿顏色時更有一番雅致
心裡想道所以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為魁殊不知並非為
梅花開的早竟是潔白清香四字是不可及的了但只這
時候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又不知怎樣的丰韻了

想到這裡不覺的心酸起來那淚珠便直滾滾的下來了此何時也此何心
出的光赤七千諸姐妹取
趁着賈母的事不妨放声大哭衆人正勸湘雲不止外間
又添出一個哭的來了大家只道是想着賈母疼他的好
處所以傷悲豈知他們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心事這場
大哭不禁滿屋的人無不下淚還是薛姨媽李嬸娘等勸
住明日是坐夜之期更加熱鬧鳳姐這日竟支撑不住也
無方法只得用盡心力甚至咽喉嚷破敷衍過了半日到
了下半天人客更多了事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顧後正
在着急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二奶奶在這裡呢怪不
得大太太說裡頭人多照應不过來二奶奶是躲着受用

去了、鳳姐聽了這話、一口氣撞上來、往下一咽、眼淚直流、只覺得前眼一黑、嗓子裡一甜、便噴出鮮紅的血來、身子站不住、就蹲倒在地、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扶住、只見鳳姐的血吐個不住、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話說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此時知道補心、知否、）（此符、前面無、如、人、老、不信何、）一口血，便昏暈过去，坐在地下。平兒急來靠着，忙叫了人來攙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盃開水，送到鳳姐唇边。鳳姐呷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过來略瞧了一瞧，却便走開。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傍站着，平兒叫他快快的去回明白了的二奶奶吐血發暈，不能照應的話，告訴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在內不少

也不好說別的，心裡却不全信，只說叫他歇着去罷。衆人也並無言語，只說這晚人客來往不絕，幸得幾個丙親照應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閑歇力的，乱乱吵吵，已鬧的七顛八倒，不成事体了。倒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此婦有靈、）的昏暈过去了，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纔醒过來，便說老太太疼我一場，我跟了去的話。衆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到了辭靈之時，上上下下也有百十衆，餘人只有鴛鴦不在，衆忙乱之時，誰去檢點。到了琥（之琥珀、鴛鴦是平日老宗祖貼身服事、）（之人故一千人同哭甚早不見鴛鴦不在也、）珀等一干的人哭哭之時，却不見鴛鴦，想來是他哭乏了，

暫在別處歇着也不言語辭靈已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賈璉回說上人裡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裡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等事但不知裡頭派誰看家賈政道听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丫頭陪着帶領了幾個丫頭婆子照看上屋裡纔好賈璉听了心中想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不合所以攛掇着不叫他去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我們那一個又病着也难照應想了一回回賈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賈政點了點頭賈璉便進去了誰知此時鴛鴦哭（情傳）（死央）了一場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没有着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大太太的這樣行為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已後便亂世為王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掇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裡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淨（[illegible]）但是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鴛鴦也不驚怕心裡想道這一個是誰和我的心事一樣（計得死央全果章非）倒比我走在頭裡了便問道你是誰偺們

兩個人是一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丫頭。再仔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時，就不見了。鴛鴦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哦，是了，這是東府裏的小蓉大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裏來？必是來叫我來了。他怎麼又上吊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從容赴命）鴛鴦這麼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粧匣，取出那年絞的一綹頭髮，揣在懷裏，就在身上解下一條汗巾，按着秦氏方纔比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聽見外頭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門，然後端了

一個腳凳，自己站上，（不負老太太生恩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腳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隱在前。鴛鴦的魂魄疾忙趕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語喝破）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也有個緣故，待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坐，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為第一情人，引這些癡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所以該當懸樑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癡情一司竟自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

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鴛鴦的魂道我是個最無情的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還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緊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個情正是未發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欲待發洩出來這情就不爲眞情了鴛鴦的魂聽了點頭會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這裡琥珀辭了靈聽那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着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的在賈母的外間屋裡找了一遍不見便找到套間裡頭

剛到門口見門兒掩着從門縫裡望裡看時只見燈光半明不滅的影影綽綽心裡害怕又不聽見屋裡有什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裡去了劈頭見了珍珠說你見鴛鴦姐姐來着沒有珍珠道我也我他太太們等他說話呢必在套間裡睡着了罷琥珀道我瞧了屋裡沒有那燈也沒人夾燭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偺們一塊兒進去瞧有沒有琥珀我進去正夾燭花珍珠道誰把脚凳撂在這裡幾乎絆我一跤說着往上一瞧唬的噯喲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隻脚挪不動外頭的人也

都哭了他進來一瞧大家嚷着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宝釵等聽了都哭着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宝玉聽見此信便唬的雙眼直豎襲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要哭就哭別憋着氣宝玉死命的纔哭出來了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孫誰能趕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那時宝釵聽見宝玉大哭也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不好了又要瘋了宝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宝玉聽

了更喜歡宝釵的話到是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裡知道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着實的嗟嘆着說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即命賈璉出去吩咐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賈璉答應出去這裡命人將鴛鴦放下停放裡間屋內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鶯兒等一干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中紫鵑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着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空懸在宝玉屋內雖說宝玉仍是柔情蜜意究竟算不得什麼于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即傳了鴛鴦的嫂子

進來叫他看着人殮殯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還說等閑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他嫂子磕了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傍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子這會子你把一個活姑娘賣了一百銀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抬了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幫着盛殮假意哭嚎了幾聲賈政因他為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

了一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丫頭論你們小一輩都該行個禮寶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上來恭恭敬敬磕了幾個頭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便罷了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賈璉就不便過來了寶釵聽了心中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咱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為他肯替咱們盡孝咱們也該托托他好好的替咱們伏侍老太太西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說着扶了鶯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了幾拜狠狠的哭了他一場眾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子都

是傻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也有說他知禮的賈政反倒合了意（我也合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餘者都遣去伴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聽見外面齊人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禮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走了半日來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府伴宿不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棚將門窗上好打掃淨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榮府規例一時二更三門掩上男人便進不去了裡頭只有女人們查夜鳳姐雖隔了一夜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裡動得只

有平兒同着惜春各處走了一走吩咐了上夜的人也便各自歸房却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何三只此想波瀾）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攆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幾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說便嘆聲嘆氣的回到賭場中悶悶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麼樣不下來撈本了麼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沒有錢麼那些人道你到你們周大太爺那裡去一[illegible]幾日府裡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又來和我們裝窮兒了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們的金銀不知有幾百萬只藏着不用明日留着不是火燒

了就是賊偷了他們絕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胡說他家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們還不知道呢抄去的是擱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還留了好些金銀他們一個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裡擱着等送了殯回來纔分呢內中有一個人听在心裡擲了幾骰便說我輸了幾個錢也不翻本兒了睡去了說着便走出來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說句話何三跟他出來那人道你這樣一個伶俐人這樣窮為你不服這口氣何三道我命裡窮可有什麼法兒呢那人道你纔說榮府的銀子這麼多為什麼不去拿些使換使換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銀雖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錢他們給偺們嗎那人笑道他不給偺們偺們就不會拿嗎何三听了這話裡有話便問道依你說怎麼樣拿呢那人道我說你沒有本事若是我早拿了來了何三道你有什麼本事那人便輕輕的說道你若發財你就引個頭兒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不要說他們送殯去了家裡剩下幾個女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只怕你沒這麼大膽子罷咧何三道什麼敢不敢你打諒我怕那個乾老子麼我是瞧着乾媽的情兒上頭纔認他做乾老子罷咧他又算了人了你剛纔的話就只怕弄不來倒招了饑荒他們那個衙門不熟別說拿不來倘或拿

了來也要鬧出來的那人道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我的朋友還在海边上的呢現今都在這裡看個風頭等個門路若到了手你我在這裡也無益不如大家（另找出路不降）下海去受用（張本）不好麼你若撂不下你乾媽咱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大家夥兒樂一樂好不好何三道老大你別是醉了罷這些話混說的什麼說着拉了那人走到一個僻靜地方又各人商量了一回各人分頭而去暫且不題且說包勇（特寫包勇）自被賈政吆喝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來也忙了不曾派他差使他也不理會總是自做自吃悶來睡一覺醒時便在園裡耍刀弄棍倒也無拘無束（爲後開敲）那日賈母一早出殯他

雖知道因沒有派他差事他任意閒遊只見一個女尼帶了一個道婆來到園內腰門那裡扣門包勇走來說道女師父那裡去道婆道今日听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見四（四姑娘在家故妙）（王來動）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想他寂寞我們師父來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家園門是我看的請你們回去罷要來呢等主子們回來了再來婆子道你是那裡來的個黑炭頭也要管起我們的走動來了包勇道我嫌你們這些人我不叫你們來你們有什麼法兒婆子生了氣嚷道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連老太太在日還不能攔我們的來往走動呢你是那裡的這麼個橫強盜這樣沒法沒

天的我偏要打這裡走說着便把手在門環上狠狠的打了幾下（不必說必須要未知了何）妙玉已氣的不言語正要回身便走不料裡頭看二門的婆子聽見有人伴嘴是的開門一看見是妙玉已經回身走去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們四姑娘都親近得很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放他進來那時如何耽得住趕忙走來說不知師父來我們開門遲了我們四姑娘在家裡還正想師父呢快請回來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的他不知咱們的事回來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攆出去就完了（婆子不敢求妙玉不進求則 理論亦亦是包勇見其婆子乃妙玉禍根也）妙玉雖是聽見總不理他那經得看腰門的婆子赶上再四央求後來纔說出

怕自己擔不是幾乎急的跪下妙玉無奈只得隨了那婆子过來包勇見這般光景自然不好攔他氣得瞪眼嘆氣而回這裡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裡道了惱敘了些閒話說起在家看家只好熬個几夜但是二奶奶病着一個人又悶又是害怕能有一個人在這裡我就放心如今裡頭一個男人也沒有（下棋必須）今兒你既光降肯伴我一宵咱們下棋說話兒可使得麼妙玉本自不肯見惜春可憐又提（蔡濤滿崇不潔）起下棋一時高興應了打發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命侍兒送了过來大家坐談一夜惜春欣幸異常便命彩屏去開上年蠲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那

婆丢了、不多一時、又來了個侍者、帶了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機、說了半天、那時已是初更時候、彩屏放下棋枰、兩人對奕、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讓了四個子兒、惜春方贏了半子、這時已到四更、天空地濶、萬籟無聲、妙玉道、我到五更、(初恐打坐不成)須得打坐一回、我自有人伏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猶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已養神、不便纏他、正要歇去、猛听得東边上屋內上夜的人、一片声喊起、惜春那裡的老婆子們也接着声嚷道、了不得了、有了人了、唬得惜春彩屏等心膽俱裂、听見外頭上夜的男人便声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裡有了賊了、正說着

這裡不敢開門、便掩了灯光、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只是幾個男人站在院內、唬得不敢作声、回身擺着手、輕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幾個大漢站着、說猶未了、又聽得屋上响声不絕、(已有見一矣)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拿賊、一個人說道、上屋裡的東西都丢了、並不見人、東边有人去了、偺們到西边去、惜春的老婆子听見有自已的人、便在外間屋裡說道、這裡有好些人上了房了、上夜的都道、你瞧、這可不是嗎、大家一齊嚷起來、只聽得房上飛下好些瓦來、衆人都不敢上前、正在沒法、只聽園門腰門一声大响、打進門來、見一個稍長大漢、手執木棍、衆人唬得藏躲

不及所得那人喊說道不要跑了他們一個你們都跟我來（寫包勇）這些家人聽了這話越發唬得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亂喊家人中有一個眼尖些的看出來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薦來的包勇（勃勃有神）這些人便不覺膽壯起來便顫巍巍的說道有一個走了有的在屋上呢包勇便向地下一撲聳身上屋追赶那賊這些賊人明知賈家無人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見有個絕色女尼便頓起淫心又欺上屋俱是女人不足畏懼正要蹁進門去因听外面有人進來追赶所以賊衆上房見人不多還想抵擋猛見一人上屋赶來那些賊見是一人越發

不理論了（極寫神力）便用短兵抵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賊打下屋來那些賊飛奔而逃從回墻过去包勇也在屋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幾個在那裡接贓已經接过好些見賊夥跑回大家舉械保護見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敵衆反到迎上來包勇一見生氣道這些毛賊敢來和我鬭敵那夥賊便說我們有一個夥計被他們打倒了不知死活咱們索性搶了他出來這裡包勇聞声即打那（勇哉包勇）夥賊便輪起器械四五個人圍住包勇乱打起來外頭上夜的人也都仗着膽子只顧赶了來衆賊見鬭他不过只得跑了包勇還要赶時被一個箱子一絆立定看時心想

東西未丟，衆賊遠逃，也不追趕，便叫衆人將燈照着，地下只有幾個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徑不熟，走到鳳姐那邊，見裏面燈燭輝煌，便問這裏有賊沒有，裏頭的平兒戰兢兢的說道，這裏也沒開門，只聽上屋叫喊，說有賊呢，你到那裏去罷。包勇正摸不着路頭，遙見上夜的人過來，纔跟着一齊尋到上屋，見是門開戶啟，那些上夜的在那裏啼哭，一時賈芸林之孝都進來，見是失盜，大家着急，進內查點，老太太的房門大開，將燈一照，鎖頭擰折，進內一瞧，箱櫃已開，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們都是死人麼，賊人進來你們不知道的麼。那些上夜的人啼哭

着說道，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們都沒有住腳，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我們的下班時只聽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個人，趕着照看，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丟了，我爺們問管四五更的。林之孝的道，你們個個要死，回來再說，偺們先到各處看去。上夜的男人領着走到尤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幾個接音說，唬死我們了。林之孝的問道，這裏沒有丟東西，裏頭的人方開了門道，這裏沒丟東西。林之孝帶着人走到惜春院內，只聽裏面說道，了不得了，唬死了姑娘了，醒醒兒罷。林之孝便叫人開門，問是怎樣了。裏頭婆子開門說，賊在這裏打仗，把

姑娘都唬壞了虧得妙師父和彩屏纔將姑娘救醒東西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仗上夜的男人說幸虧包大爺上了房把賊打跑了去了还听見打倒一個人呢包勇道在園門那裡呢賈芸等走到那边果見一人躺在地下死了細細一瞧好像（周瑞家的）周瑞的乾兒子衆人見了咤異派一個人看守着又派兩個人照看前後門俱仍照閂鎖着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尋察賊蹤是從後夾道上屋的到了西院屋上見那瓦破碎不堪一直过了後園去了衆上夜的齊声說道這不是賊這强盜營官着急道並非明火執杖怎算是盜上夜的道我們

趕賊他在屋上擲瓦我們不能近前幸虧我們家的姓包的上房打退趕到園裡還有好幾個賊竟與姓包的打仗打不过姓包的纔都跑了營官道可又來若是强盜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麼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遞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到上屋已見鳳姐扶病过來惜春也來賈芸請了鳳姐的安問了惜春的好大家查看失物因鴛鴦已死琥珀等又送靈去了那些東西都是老太太的並沒見數只用封鎖如今打從那裡查去衆人都說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時候不少那些上夜的人管什麼的況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必是他們

通同一氣的屬姐聽了氣的眼睛直瞪上的使說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來交給營裡審問眾人叫苦連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並失去的物有無着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話說鳳姐命捆起上夜衆女人送營審問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同賈芸道你們求也無益老爺派我們看家沒有事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不是誰救得你若說是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裡頭外頭的都不干淨鳳姐喘吁吁的說道這都是命裡所招和他們說什麼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這丟的東西你告訴營裡去說實在是老太太的東西問老爺們纔知道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來自然開了失單送來文官衙門裡我們也是這樣報賈

芸林之孝答應出去惜春一句話也沒有只是哭道這些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爲什麼偏偏碰在咱們兩個人身上明日老爺太太回來叫我怎麼見人說把家裡交給咱們如今鬧到這個分兒還想活着麼鳳姐道咱們願意嗎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裡惜春道你還能說況且你又病着我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的他攛掇着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擱在那裡呢說着又痛哭起來鳳姐道姑娘你快別這麼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你若這麼糊塗想頭我更擱不住了二人正說着只聽見外頭院子裡有人大嚷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

不得的我們甄府裡從來是一槩不許上門的不但這府裡倒不講究這個呢昨兒老太太的殯出去那個什麼庵裡的尼姑死要到偺們這裡來我吆喝着不准他們進來腰門上的老婆子倒罵我死央及叫放那姑子進去那腰門子一會兒開着一會兒關着不知做什麼我不放心沒敢睡聽到四更這裡就嚷起來我來叫門倒不開了我聽見聲兒緊了打開了門見西邊院子裡有人站着我便趕走打死了我今日纔知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個姑子就在裡頭今日天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麼平兒等聽着都說這是誰這麼沒規矩姑娘

奶奶都在這裡敢在外頭混嚷嗎鳳姐道你聽見說他甄府裡別就是甄家薦來的那個厭物罷惜春聽得明白更加心裡過不的鳳姐接着問惜春道那個人混說什麼姑子你們那裡存了個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將妙玉來瞧他留着下棋守夜的話說了鳳姐道是他麼他怎麼肯這樣是再沒有的話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嚷出來老爺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來要走鳳姐雖說坐不住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來只得叫他先別走且看着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着纔好走呢平兒道偺們不敢收等衙門裡來了踏看了纔好收呢偺們只

好看着但只不知老爺那裡有人去了沒有鳳姐道你叫
老婆子問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是走不開家下人要伺
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經去二爺去了鳳姐
點頭同惜春坐着發愁且說那夥賊原是何三等邀的偷
搶了好些金銀財寶接運出去見人追趕知道都是那些
不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內偷去在窗外看見裡面燭光
底下兩個美人一個姑娘一個姑子那些賊那顧性命頓
起不良就要踹進來因見包勇來趕纔獲贓而逃只不見
了何三大家且躲入窩家到第二天打聽動靜知是何三
被他們打死已經報了文武衙門這裡是躲不住的便商

量着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若遲了通緝文書一行關
津上就過不去了內中一個人膽子極大便說咱們走是
走我就只捨不得那個姑子長的實在好看不知是那個
庵裡的雛兒呢一個人道阿呀我想起來了必就是賈府
園裡的甚麼櫳翠庵裡的姑子不是前年外頭說他和他
們家什麼寶二爺有原故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相思病（人言不必死）
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那一個人聽了說咱們今日
躲一天叫咱們大哥借錢置辦些買賣行頭明日亮鐘時
候陸續出關咱們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衆賊議定分贓
俵散不題且說賈政等送殯到了寺內安厝畢親友散去

賈政在外廂房伴靈邢王二夫人等在內一宿無眠
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擺飯時只見賈芸進來在老太
太靈前磕了個頭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跪下請了安喘
吁吁的將昨夜被盜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包勇
赶賊打死了一個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賈
政聽了發怔邢王二夫人等在裡頭也聽見了都嚇得魂
不附体並無一言只有啼哭賈政過了一會子問失單怎
樣開的賈芸回道家裡的人都不知道还沒有開單賈政
道还好偺們動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躭罪名快叫璉
兒賈璉領了宝玉等去別處上祭未回賈政叫人赶了回

來賈璉聽了急的直跳一見芸兒也不顧賈政在那裡便
把賈芸狠狠的罵了一頓說不配抬舉的東西我將這樣
重任托你押着人上夜巡更你是死人麼虧你还有臉來
告訴說着往賈芸臉上啐了幾口賈芸垂手站着不敢回
一言賈政道你罵他也無益了賈璉然後跪下說這便怎
麼樣賈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一件老太
太遺下的東西偺們都沒動（命[illegible]遺此二[illegible]）你說要銀子我想老太太死
得幾天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原打諒完了事算了賬
还人家再有的在這裡和南边置墳產的再有東西也沒
有數兒如今說文武衙門要失单若將几件好的東西開

上恐有碍若說金銀若干衣飾若干又沒有定在數目謊開使不得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爲什麽這樣了理不開你跪在這裏是怎麽樣呢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來就走賈政又叫道你那裏去賈璉又跪下道趕回去料理清楚再來回賈政哼的一聲賈璉把頭低下賈政道你進去回了你母親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丫頭去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单子賈璉心裏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是鴛鴦經管他死了問誰就問珍珠他們那裏記得清楚只不敢駁回連連的答應了起來走到裏頭邢王夫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

明兒怎麽見我們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命人套車預備琥珀等進城自己騎上騾子跟了几個小廝如飛的回去賈芸也不敢再回賈政斜答着身子慢慢的溜出來騎上了馬來趕賈璉一路無話到了回家中林之孝請了安一直跟了進來賈璉到了老太太上屋見了鳳姐惜春在那裏心裏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向林之孝道衙門裏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門都瞧了來踪去跡也看了屍也驗了賈璉吃驚道又驗什麽屍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夥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回了賈璉賈璉道叫芸兒賈芸進來也跪着聽話賈璉道你

見老爺時怎麽沒有回周瑞的乾兒子做了賊被包勇打死的話賈芸說道上夜的人說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沒有回賈璉道好糊塗東西你若告訴了我就帶了周瑞來一認可不就知道了林之孝回道如今衙門裏把屍首放在市口兒招認去了賈璉道這又是個糊塗東西誰家的人做了賊被人打死（真是糊塗）要償命麽林之孝回道這不用人家認奴才就認得是他賈璉聽了想道是呵我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麽林之孝回說他和鮑二打架來着爺還見過的呢賈璉聽了（偏思事）更生氣便要打上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二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

他們還敢偷懶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裏一個男人不敢進去的就是奴才們裏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刻刻查點見三門關的嚴嚴的外頭的門一重沒有開那賊是從後夾道子來的賈璉道裏頭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將分更上夜奉奶奶的命捆着等爺審問的話回了賈璉又問包勇呢林之孝說又往園裏去了賈璉便說去叫來小廝們便將包勇帶來說還虧你在這裏若沒有你只怕所有房屋裏的東西（此該話尚識好人）都搶了去了呢包勇也不言語惜春恐他說出之話心下着急鳳姐也不敢言語只見外頭說琥珀姐姐等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又哭一

賜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者都沒有了、賈璉心裡更加着急、想着外頭的棚杠銀廚房的錢都沒有付給、明兒拿什麼还呢、便呆想了一會、只見琥珀等進去、哭了一會、見箱櫃開着、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乱想得、虛擬了一張失單、命人卽送到文武衙門、賈璉復又派人上夜、鳳姐惜春各自回房、賈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急理怨鳳姐、竟自騎馬赶出城外、這裡鳳姐又恐惜春短見、又打發了豐兒过去安慰、天已三更、春言這裡賊去關門、衆人更加小心、誰敢睡覺、且說夥賊一心想着妙玉、知是孤菴女衆、不難欺負、到了三更靜便等了短兵器、帶了些悶香、跳上高墻、遠遠瞧見櫳翠菴內灯光犹亮、便潛身溜下、藏在房頭僻處、等到四更見裡頭只有一盞海灯、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歇了一會、便噯声嘆氣的說道、我自元墓到京、原想傳個名的、為這裡請來、不能又棲他處、昨日好心去瞧四姑娘、反受了這蠢人的氣、夜裡又受了大驚、今日回來、那蒲團再坐不穩、只覺肉跳心驚、因素常一個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豈知到了五更、寒顫起來、正要叫人、只听見窓外一响、想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自已坐着、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顖門、便手足麻木不能

動彈、口裡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着急、只見一個人拿着明晃晃的刀進來、此時妙玉心中却是明白、只不能動、想是要殺自己、索性横了心、倒也不怕、那知那個人把刀插在背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輕薄了一會子、便拖起背在身上、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痴、可憐一個極潔極淨的女兒、被這強盜的悶香熏住、由着他擺弄了去了、却說這賊背了妙玉來到園後墻邊、搭了軟梯、爬上墻跳出去了、外邊早有夥計弄了車輛在園外等着、那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反打起官銜灯籠、叫開柵欄、急急行到城門、正是開門之時、門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也

不及查詰、趕出城去、那夥賊加鞭趕到二十里坡、和衆強徒打了照面、各自分頭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刼、或是甘受污辱、还是不屈而死、不知下落、也難妄擬、只言櫳翠菴一個跟妙玉的女尼、他本住在靜室後面、睡到五更、听見前面有人了、賊只道妙玉打坐不安、後來听見有男人脚步門窻響動、欲要起來瞧看、只是身子發軟、懶怠開口、又不听見妙玉言語、只睜着兩眼听着、到了天亮、終究得心裡清楚、披衣起來、叫了道婆預備妙玉茶水、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豈知妙玉的踪跡全無、門窻大開、心裡詫異、昨晚響動、甚是疑心、說這樣早他到那裡去了、走出院門

一看有一個軟梯靠牆立着地下還有一把刀鞘一條搭膊便道不好了昨晚是賊燒了悶香了急叫人起來查看菴門仍是緊閉那些婆子女侍們都說昨夜煤氣熏着了今早都起不起來這麼早叫我們做什麼那女尼道師父不知那裡去了眾人道在觀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們還做夢呢你來瞧瞧眾人不知也都着忙開了菴門滿園裡都找到了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裡去了眾人來叩腰門又被包勇罵了一頓眾人說道我們妙師父昨晚不知去向所以來找求你老人家叫開腰門問一問來了沒來就是了包勇道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已經偷到手了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眾人道阿彌陀佛說這些話的防着割舌下地獄包勇生氣道胡說你們再鬧我就要打了眾人陪笑央告道求爺叫開門我們瞧瞧若沒有再不敢驚動你人爺了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沒有回來問你們包勇說着叫開腰門眾人只找到惜春那裡惜春正是愁悶惦着妙玉清早去後不知所見我們姓包的話了沒有只恨又得罪了他以後總不肯來我的知己是沒有了況我現在實難見人父母早死嫂子嫌我頭裡有老太太到底還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想到迎春姐姐磨折死也史姐姐守着病人三姐姐遠去

這都是命裡所招、不能自由、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無拘無束、我能孝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遂意、這回看家、已大耽不是、還有何顏在這裡、又恐太太們不知我的心事、將來的後事如何呢、想到其間、便要把自已的青絲絞去、要想出家、彩屏等聽見、急忙來勸、豈知已將一半頭髮絞去、彩屏愈加着忙、說道、一事不了、又出一事、這可怎麼好呢、正在吵鬧、只見妙玉的道婆來找妙玉、彩屏問起來由、先唬了一跳、說是昨日一早去了、沒來、裡面惜春聽見、急忙問道、那裡去了、道婆們將昨夜聽見的响動、被煤氣薰着、今早不有見妙玉、庵內梯刀鞘的話說

了一遍、惜春驚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必是那些強盜看見了他、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來孤潔的很、豈肯惜命、怎麼你們都沒聽見麼、衆人道、怎麼不聽見、只是我們這些人都是睜着眼、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必是那賊子燒了悶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不能言語、况且賊人必多、拿刀弄杖、威逼着他、还敢声喊麼、正說着、包勇又在腰門那裡嚷說、裡頭快把這些混賬的婆子赶了出去罷、快關腰門、彩屏聽見、恐躭不是、只得叫婆子出去、叫人關了腰門、惜春于是更加苦楚、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礼相劝、仍舊將一半青絲籠起、大家商議、不必声張、就

是妙玉被搶也當作不知且等老爺太太回來再說惜春心裡的死定下一個出家的念頭且暫不提且說賈璉回到鐵檻寺將到家中查點了上夜的人開了失單報去的話回了賈政道怎樣開的賈璉便將琥珀所記得的數目單子呈出並說這上頭元妃賜的東西已經註明還有那人家不大有的東西不便開上等姪兒脫了孝出去托人細細的緝訪少不得弄出來的賈政聽了合意就點頭不言賈璉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商量着勸老爺早些回家纔好呢不然都是亂麻是的邢夫人道可不是我們在這裡也是驚心吊膽賈璉道這是我們不敢說的還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妥了過了一夜賈政也不放心打發寶玉進來說請太太們今日回家過兩三日再來家人們已經派定了裏頭請太太們派人罷邢夫人派了鸚哥等一千人伴靈將周瑞家的等人派了總管其餘上下人等都回去一時忙亂套車備馬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衆人又哭了一塲都起來正要走時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諒他還哭便去拉他豈知趙姨娘滿嘴白沫眼睛直豎把舌頭吐出反把家人唬了一大跳賈環過來亂嚷趙姨娘醒來說道我是不回去的跟着老太太回南去衆人道老太太那用

你依趙姨娘道我跟了一輩子老太太大老爺還不依弄神弄鬼的來算計我我想仗着馬道婆要出上我的氣銀子白花了好些也沒有弄死了一個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誰來算計我衆人听見早知是鴛鴦附在他身上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語瞅着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鴛鴦姐姐你死是自已願意的與趙姨娘什麽相干放了他罷見邢夫人在這裡也不敢說别的趙姨娘道我不是鴛鴦他早到仙界去了我是閻王差人拿我去的要問我為什麽和馬婆子用魘魔法的案件說着便叫好璉二奶七你在這裡老爺面前少頂一句兒罷我有一千日的不好还有

一天的好泥好二奶七親二奶七並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時糊塗听了那個老娼婦的話正鬧着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婆子們去回說趙姨娘中了邪了三爺看着呢賈政道沒有的事我們先走了于是爺們等先回這裡趙姨娘还是混說一時救不过來邢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麽來便說多派幾個人在這裡瞧着他咱們先走到了城裡打發大夫出來瞧罷王夫人本嫌他也打撒手兒寶釵本是仁厚的人雖想着他害寶玉的事心裡究竟过不去背地裡托了周姨娘在這裡照應周姨娘也是個好人便應承了李紈說道我也在這裡罷王夫人道可以不必于是大

家都要起身賈璉急忙道我也在這裡嗎王夫人啐道糊塗東西你姨媽的死活都不知你還要走嗎賈璉就不敢言語了宝玉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我進了城打發人來照你說畢都上車回家去裡只有趙姨娘賈環鴛鴦等人賈政邢夫人等先後到家到了上房哭了一塲林之孝帶了家下衆人請了安跪着賈政喝道去罷明日問你鳳姐那日發暈了几次竟不能出接只有惜春見了覺得滿面羞慚邢夫人也不理他王夫人仍是照常李紈宝釵拉着手說了几句話獨有尤氏說道姑娘你操心了倒照應了好几天惜春一言不答只紫脹了臉宝釵將尤氏一拉

使了個眼色尤氏等各自歸房去了賈政略略的看了一看嘆了口氣並不言語到書房席地坐下叫了賈璉賈蓉賈芸吩咐了几句話宝玉要在書房來陪賈政賈政道不必蘭兒仍跟他母親一宿無話次日林之孝一早進書房跪着賈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並將周瑞供了出來又說衙門拿住了鮑二身邊搜出了失單上的東西現在夾訊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賈政听了大怒道家奴負恩引賊偷竊家主真是反也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瑞捆了送到衙門審問林之孝只管跪着不敢起來賈政道你還跪着做什麼林之孝道奴才該死求老爺開恩正

說着頼大等一千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呈上喪事賬簿賈政道交給璉二爺算明了來回吆喝着林之孝起來出去了賈璉一腿跪着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賈政把眼一瞪道胡說老太太的事銀兩被賊偷去就該罰奴才拿出來麼賈璉紅了臉不敢言語站起來也不敢動賈政道你媳婦怎麼樣賈璉跪下說看來是不中用了賈政嘆口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如此况且環哥兒他媽尚在廟中病着也不知是什麽症候你們知道不知道賈璉也不敢言語賈政道傳出話去叫人帶了大夫瞧去賈璉即忙答應着出來叫人帶了大夫到鐵檻寺去瞧趙姨娘不知死活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冤鳳姐托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癡郎

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見人少了更加混說起來唬的衆人都怕就有兩個女人攙着趙姨娘跪在地下說一回哭一回有時爬在地下叫饒說打殺我了紅鬍子的老爺我再不敢了有一時雙手合着也是叫疼眼睛突出嘴裏鮮血直流頭髮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時又將天晚趙姨娘的聲音只管陰啞起來了居然鬼嚎一般無人敢在他跟前只得叫了幾個有膽量的男人進來坐着趙姨娘一時死去隔了些時又回過來整整的鬧了

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語只裝鬼臉自己拿手撕開衣服露出胸膛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來其痛苦之狀實在難堪正在危急大夫來了也不敢診脈只囑咐辦後事罷說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說請老爺看看脈小的好回稟家主那大夫用手一摸已無脈息賈環聽見然後大哭起來衆人只顧賈環誰料趙姨娘只有周姨娘心裏苦楚想到做偏房側室的下場頭不過如此况他還有兒子的我將來死起來還不知怎樣呢於是反哭的悲切且說那人趕回家去回稟了賈政即派家人去照例料理陪着環兒住了三天一同

叫來那人去了這裡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陰司裡拷打死了又說是璉二奶奶只怕也好不了怎麼說璉二奶奶告的呢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甚是着急看着鳳姐的樣子實在是不能好的了看着賈璉近日並不似先前的恩愛本來事也多竟像不與他相干的平兒在鳳姐跟前只管勸慰又想着邢王二夫人回家幾日只打發人來問問並不親身來看鳳姐心裡更加悲苦賈璉回來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話鳳姐此時只求速死心裡一想邪魔悉至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漸近床前說姐姐許久的不見了做妹妹的想念的很要見

不能如今好容易進來見姐姐姐姐的心機也用盡了偺們的二爺糊塗也不領姐姐的情反倒怨姐姐作事過於苛刻把他的前程去了叫他如今見不得人我替姐姐氣不平鳳姐恍惚說道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忒窄了妹妹不念舊惡還來瞧我平兒在旁聽見說道奶奶說什麼鳳姐一時甦醒想起尤二姐已死必是他來索命被平兒叫醒心裡害怕又不肯說出只得勉強說道我神魂不定想是說夢話給我搥搥平兒上去搥着見個小丫頭子進來說是劉老老來了婆子們帶着來請奶奶的安平兒急忙下來說在那裡呢小丫頭子說他不敢就進來還聽奶

奶的示下平兒聽了點頭想鳳姐病裡必是懶待見人便說道奶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著你問他來有什麼事麼小丫頭子說道他們問過了沒有事說知道老太太去是了因沒有報纔來遲了小丫頭子說著鳳姐聽見便叫平兒你來人家好心來瞧不要冷淡人家你去請了劉老老進來我和他說說話兒平兒只得出來請劉老老這裡坐鳳姐剛要合眼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似的鳳姐著忙便叫平兒說那裡來了一個男人跑到這裡來了連叫兩聲只見豐兒小紅趕來說奶奶要什麼鳳姐睜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裡明白不肯說出

來便問豐兒道平兒這東西那裡去了豐兒道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麼鳳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說我們姑奶奶在那裡平兒引到炕邊劉老老便說請姑奶奶安鳳姐睜眼一看不覺一陣傷心說老老你好麼怎麼這時候纔來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麼大了劉老老看著鳳姐骨瘦如柴精神恍惚心裡也就悲慘起來說我的奶奶怎麼這幾個月不見就病到這個分兒我糊塗的要死怎麼不日來請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青兒只是笑鳳姐看了倒也十分喜歡便叫小紅招呼著劉老老道我

們屯鄉裡的人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愿從不知道吃藥的我想姑奶奶的病不要撞着什麼了罷平兒聽着那話不在理便在背地裡扯他劉老老會意便不言語那裡知道這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扎挣着說老老你是有年紀的人說的不錯你見過的趙姨娘也死了你知道麼劉老老詫異道阿彌陀佛好端端一個人怎麼就死了我記得他也有一個小哥兒這便怎麼樣呢平兒道這怕什麼他還有老爺太太呢劉老老道姑娘你那裡知道不好死了是親生的隔了肚子是不中用的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衆人都來解勸

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便走到炕前用手拉着鳳姐的手也哭起來鳳姐一面哭着道你見過了老老了沒有巧姐兒道沒有鳳姐道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就和乾娘一樣你給他請個安巧姐兒便走到跟前劉老老忙拉着道阿彌陀佛不要折殺我了巧姑娘我一年多不來你還認得我麼巧姐兒道怎麼不認得那年在園裡見的時候我還小前年你來我還合你要隔年的蟈蟈兒你也沒有給我必是忘了劉老老道好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若說是蟈蟈兒我們屯裡多得很只是不到我們那裡去若去了要一車也容易鳳姐道不然你帶了他去罷劉老老笑道姑

娘這樣千金貴體綾羅裹大了的吃的是好東西到了我們那裡我拿什麼哄他頑拿什麼給他吃呢這到不是坑殺我了麼說着自己也笑他說那麼着我給姑娘做個媒罷我們那裡雖說是屯鄉裡也有大財主人家幾千頃地幾百牲口銀子錢亦不少只是不像這裡有金的有玉的姑奶奶是瞧不起這種人家我們庄家人瞧着這樣大財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鳳姐道你說去我願意就給劉老老道這是頑話兒罷咧放着姑奶奶這樣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還不肯給那裡肯給庄家人就是姑奶奶肯了上頭太太們也不給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便走了去和青

兒說話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漸漸的就熟起來了這裡平兒恐劉老老話多攪煩了鳳姐便拉了劉老老說你提起太太來你還沒有過去呢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也不枉來這一趟劉老老便要走鳳姐道忙什麼你坐下我問你近來的日子還過的麼劉老老千恩萬謝的說道我們若不仗着姑奶奶說着指着青兒說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如今雖說是庄家人若家裡也掙了好幾畝地又打了一眼井種些菜蔬瓜菓一年賣的錢也不少盡彀他們嚼吃的了這兩年姑奶奶還了常給些衣服布疋在我們村裡算過得的了阿彌陀佛前日他老子進城聽見

姑奶々這裡動了家我就幾乎唬殺了虧得又有人說不是這裡我纔放心後來又聽見說這裡老爺陞了我又喜歡就要來道喜爲的是滿地的莊家來不得昨日又聽見說老太太沒有了我在地裡打豆子聽見了這話唬得連豆子都拿不起來了就在地裡狠狠的哭了一大場我合女壻說我也顧不得你們了不管眞話謊話我是要進城瞧瞧去的我女兒女壻也不是沒良心的聽見了也哭了一回了今兒天沒亮就趕着我進城來了我也不認得一個人沒有地方打聽一徑來到後門見是門神都糊了我這一唬又不小進了門找周嫂子再找不着撞見一個小

姑娘說周嫂子他得了不是了攆了我等了好半天遇見見了熟人纔得進來不打諒姑奶々也是那麼病說着又掉下淚來平兒等着急也不等他說完拉着就走說你老人家說了半天口乾了咱們喝碗茶去罷拉着劉老老到下房坐着青兒在巧姐兒那邊劉老老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帶了我去請太太的安哭哭老太太去罷平兒道你不用忙今兒也趕不出城的了方才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所以催你出來的別思量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姑娘是你多心我知道倒是奶奶的病怎麼好呢平兒道你瞧去妨礙不妨礙劉老老道說是罪過我

瞧着不好，正說着，又聽鳳姐叫呢，平兒及到床前，鳳姐又不言語了，平兒正問豐兒，賈璉進來，向炕上一瞧，也不言語，走到裡間，氣哼哼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進去，倒了茶殷勤一回，不知嘁嘁喳喳的說些什麼，回來賈璉叫平兒來問道，奶奶不吃藥麼，平兒道，不吃藥怎麼樣呢，賈璉道我知道麼，你拿櫃子上的鑰匙來罷，平兒見賈璉有氣，又不敢問，只得出來鳳姐耳邊說了一聲，鳳姐不言語，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賈璉那裡就走，賈璉道，有鬼叫你嗎你擱着叫誰拿呢，平兒忍氣打開，取了鑰匙開了櫃子，便問道，拿什麼，賈璉道，咱們有什麼嗎，平兒氣得哭道，有話

明白說，人死了也願意，賈璉道，還要說麼，頭裡的事是你們鬧的，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五千銀子，老爺叫我拿公中的地賬弄銀子，你說有麼，外頭拉的賬不開發使得麼，誰叫我應這個名兒，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你不依麼，平兒聽了，一句不言語，將櫃裡東西搬出。只見小紅過來說，平姐姐快走，奶奶不好呢，平兒也顧不得賈璉，急忙過來，見鳳姐用手空抓，平兒用手攥着哭叫，賈璉也過來一瞧，把腳一跺道，若是這樣，是要我的命了，說着掉下淚來，豐兒進來說，外頭找二爺呢，賈璉只得出去，這裡鳳姐愈加不好，豐兒等不免哭起來，巧姐聽見

赶來劉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嘴裡念佛搗了些鬼果然鳳姐好些一時王夫人聽了丫頭的信也過來了先見鳳姐安靜些心下畧放心見了劉老老便說劉老老你好什麽時候來的劉老老便說請太太安不及細說只言鳳姐的病講究了半天彩雲進來說老爺請太太呢王夫人叮嚀了平兒幾句話便過去了鳳姐鬧了一回此時又覺清楚些見劉老老在這裡心裡信他求神禱告便把豐兒等支開叫劉老老坐在頭边告訴他心神不寧如見鬼怪的樣劉老老便說我們屯裡什麽菩薩靈什麽廟有感應鳳姐道求有替我禱告要用供獻的銀錢我有便在手腕上

腿下一隻金鐲子來交給他劉老老道如奶奶不用那個我們村庄人家許了愿好了花上幾百錢就是了那用這些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也是許愿等姑奶奶好了要花什麽自己去花罷鳳姐明知劉老老一片好心不好勉強只得留下說老老我的命交給你了我的巧姐兒也是千灾百病的也交給你了劉老老順口答應便說這麽着我看天氣尚早還趕得出城去我就去了明日姑奶奶好了再請还願去鳳姐因被冤魂纏繞害怕巴不得他就去便說你若肯替我用心我能安穩睡一覺我就感激你了你外孫女兒叫他在這裡住下罷劉老老道庄家孩子沒

有見過世面沒的在這裡打嘴我帶他去的好誰知道這就是多心了既是偺們一家這怕什麼雖是我們窮了這一個人吃飯也不碍什麼劉老老見鳳姐直情落得叫青兒住幾天又省了家裡的嚼吃只怕青兒不肯不如叫他來問問看是他肯就留下于是和青兒說了幾句青兒因與巧姐兒頑的熟了巧姐又不願他去青兒又願意在這裡劉老老便吩咐了幾句辭了平兒忙忙的赶出城去不題且說櫳翠菴原是賈府的地址因蓋省親園子將那菴圈在裡頭向來食用香火並不動賈府的錢粮今日妙玉被刼那女尼呈報到官一則候官府緝盜的下落二則是

妙玉基業不便離散依舊住下不過回明了賈府那時賈府的人雖都知道只為賈政新喪且又心事不寧也不敢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回禀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漸漸傳到寶玉耳邊說妙玉被賊刼去又有的說妙玉凡心動了跟人而走寶玉聽得十分納悶想來必是被強徒搶去這個人必不肯受一定不屈而死但是一無下落心下甚不放心每日長嘘短嘆還說這樣一個人自稱為檻外人怎麼遭此結局又想到當日園中何等熱鬧自從二姐姐出閣一來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塵不染是保得住的了豈知風波頓起比林妹妹死的更奇由是一而二

二而三追思起來想道莊子上的話虛無縹緲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不禁的大哭起來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百般的溫柔解勸宝釵初時不知何故也用話箴規怎奈宝玉抑鬱不解又覺精神恍惚宝釵想不出道理再三打聽方知妙玉被劫不知去向也是傷感只爲妙玉愁煩便用正言解釋因提起蘭兒自送殯回來雖不上學聞得日夜攻書他是老太太的重孫老太太素來望你成人老爺爲你日夜焦心你爲閑情痴意遭塌自己我們守着你如何是個結果說得宝玉無言可答過了一回纔說道我那管人家的閑事只可嘆咱們家的運氣衰頹宝釵道可又來老爺太太原爲是要你成人接續祖宗遺緒你只是執迷不悟如何是好宝玉聽來話不投機便靠在桌上睡去宝釵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着自己都去睡了宝玉見屋裡人少想起紫鵑到了這裡我從沒合他說句話知心的兒冷冷淸淸撂着他我心裡甚不過意他呢又比不得麝月秋紋我可以安放得的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他在我這裡伴了好些時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子还在我這裡他的情義却也不薄了如今不知爲什麽見我就是冷冷的若說爲我們這一個呢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鵑也不錯我有不在家的日子紫鵑原與

他有發有講的到我來了紫鵑便走開了想來自然是為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嗳紫鵑紫鵑你這樣一個聰明女孩兒難道我這點子苦處都看不出來麽因又一想今晚他們睡的睡做活的做活不如趁着這個空兒我找他去看他有什麽話倘或我還有得罪之處便陪個不是也使得想定了主意輕輕的走出了房門來找紫鵑那紫鵑的下房也就在西廂裡間寶玉悄悄的走到窗下只見裡面尚有燈光便用舌頭舐破窗紙往裡一瞧見紫鵑獨自挑燈又不是做什麽呆呆的坐着寶玉便輕輕的叫道紫鵑姐姐還沒有睡麽紫鵑聽了唬了一跳怔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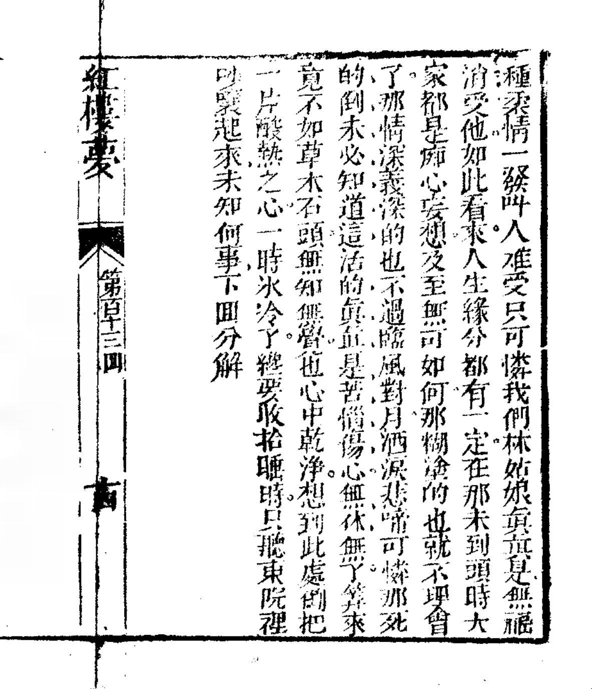
半日纔說是誰寶玉道是我紫鵑聽着似乎是寶玉的聲音便問是寶二爺麽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紫鵑問道你來做什麽寶玉道我有一句心裡的話要和你說說你開了門我到你屋裡坐坐紫鵑停了一會兒說道二爺有什麽話天晚了請回罷明日再說罷寶玉聽了寒了半截自己還要進去恐紫鵑未必開門欲要回去這一肚子的隱情越發被紫鵑這一句話勾起無奈說道我也沒有多餘的話只問你一句紫鵑道既是一句就請說寶玉半日反不言語紫鵑在屋裡不見寶玉言語知他素有癡病恐怕一時寔在搶白了他勾起他的舊病倒也不好了

因問起來細聽了一聽又問道是走了還是傻站着呢有什麼又不說儘着在這裡慪人已經慪死了一個難道還要慪死一個麼這是何苦來呢說着也從寶玉舐破之處往外一張見寶玉在那裡獃聽紫鵑不便再說回身剪了剪燭花忽聽寶玉嘆了一聲道紫鵑姐姐你從來不是這樣鐵心石腸怎麼近來連一句好好兒的話都不和我說了我固然是個濁物不配你們理我但只我有什麼不是只望姐姐說明了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我死了倒作個明白鬼呀紫鵑聽了冷笑道二爺就是這個話呀還有什麼若就是這個話呢我們姑娘在時我也跟着聽俗了

若是我們有什麼不好處呢我是太太派來的二爺倒是回太太去左右我們丫頭們更算不得什麼了說到這裡那聲兒便哽咽起來說着又醒鼻涕寶玉在外知他傷心哭了便急的跺腳道這是怎麼說我的事情你在這裡幾個月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就便別人不肯替我告訴你難道你還不叫我說叫我憋死了不成說着也嗚咽起來了寶玉正在這裡傷心忽聽背後一個人接言道你叫誰替你說呢誰是誰的什麼自己得罪了人自己央及呀人家賞臉不賞在人家何苦來拿我們這些沒要緊的墊喘兒呢這一句話把裡外兩個人都諕了一大跳你道是誰原

來都是麝月寶玉自覺臉上沒趣只見麝月只說道到底
是怎麼着一個陪不是一個又不理你倒是快快的央
及呀噯我們紫鵑姐姐也就太狠心了外頭這麼怪冷的
人家央及了這半天總連個活動氣兒也沒有又向寶玉
道剛纔二奶奶說了多早晚了打諒你在那裡呢你卻一
個人站在這房簷底下做什麼紫鵑裡面接着說道這可
是什麼意思呢早就請二爺進去有話明日說罷這是何
苦來寶玉還要說話因見麝月在那裡不好再說別的只
得一面同麝月走回一面說道罷了罷了我今生今世也
難自陪這個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罷了說到這裡那眼淚

也不知從何處來的滔滔不斷了麝月道二爺依我勸你
死了心罷白陪眼淚也可惜了兒的寶玉也不答言遂進
了屋子只見寶釵睡了寶玉也知寶釵裝睡却是襲人說
了一句道有什麼話明日說不得巴巴兒的跑到那裡去
鬧鬧出說到這裡也就不肯說了遲了一遲纔接着道身上
不覺怎麼樣寶玉也不言語只搖搖頭兒襲人一面打
發睡下一夜無眠自不必說這裡紫鵑被寶玉一招越發
心裡難受直直的哭了一夜思前想後寶玉的事明明知他
病中不能明白所以眾人弄鬼弄神的辦成了後來寶玉
明白了舊病復發常時哭想並非忘情負義之徒今日這



種柔情一發叫人難受只可憐我們林姑娘真真是無福消受他如此看來人生緣分都有一定在那未到頭時大家都是痴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那糊塗的也就不理會了那情深義深的也不過臨風對月灑淚悲啼可憐那死的倒未必知道這活的真真是苦惱傷心無休無了算來竟不如草木石頭無知無覺倒也心中乾淨想到此處倒把一片酸熱之心一時冰冷了纔要收拾睡時只聽東院裡吵嚷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却說寶玉寶釵聽說鳳姐病的危急趕忙起來了頭秉燭伺候正要出院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不好了還沒有嚥氣二爺二奶奶且慢些過去罷璉二奶奶病的有些古怪從三更天起到四更時候璉二奶奶沒有住嘴說些胡話要船要轎的說到金陵歸入冊子去眾人不懂他只是哭哭喊喊的璉二爺沒有法兒只得去糊了船轎還沒拿來璉二奶奶喘着氣等呢太太叫我們過來說等璉二奶奶去了再過去罷寶玉道這也奇他到金

陵做什麼襲人輕輕的和寶玉說道你不是那年做夢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子不是璉二奶奶也到那裡去麼寶玉聽了點頭道是呀可惜我都記不得那上頭的話了這麼說起來人都有個定數的了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裡去了我如今被你一說我有些懂得了若再做這個夢時我得細細的瞧一瞧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兒了襲人道你這樣的人可是不可合你說話的偶然提了一句你便認起真來了嗎就算你能先知了你有什麼法兒呢寶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着為你們瞎操心了兩人正說着寶釵走來問道你們說什麼寶玉恐他盤詰只

說我們談論鳳姐姐、寶釵道、人要死了、你們還只管議論人、舊年你還說我咒人、那個籤不是應了麽、寶玉又想了一想、拍手道、是的是的、這麽說起來、你倒能先知了。我索性問問你、你知道我將來怎麽樣、寶釵笑道、這是又胡鬧起來了、我是就他求的籤上的話混解的。你就認了真了、你就和邢妹妹一樣的了、你失了玉、他去求妙玉扶乩、批出來的、衆人不解、他還背地裡合我說、妙玉怎麽前知。怎麽參禪悟道、如今他遭此大難、他如何自已都不知道、這可是算得前知嗎、就是我偶然說着了二奶奶的事情。其實知道他是怎麽樣了、只怕我連我自已也不知道呢。這

樣、落可不是虛誕的事、是信得的麽、寶玉道、別提他了、你只說邢妹妹罷、自從我們這裡連連的有事、把他這件事竟忘記了、你們家這麽一件大事、怎麽就草草的完了、也沒請親戚朋友的、寶釵道、你這話又是迂了、我們家的親戚、只有咱們這裡和王家最近、王家沒了什麽正經人了、咱們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所以也沒請、就是璉二哥張羅了張羅、別的親戚雖也有一兩門子、你沒過去、如何知道、算起來我們這二嬸子的命、和我差不多、好好的許了我二哥哥、我媽媽原想要體體面面的給二哥哥娶這房親事的、一則為我哥哥在監裡、二哥哥也不肯大辦、二則

爲偺們家的事王則爲我二嫂子在大太太那边忒苦又加着抄了家大太太是時刻一點的他也實在难受所以我和媽ㄟ說了便將ㄟ就ㄟ的娶了過去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樂意的孝敬我媽ㄟ比親媳婦还强十倍呢待二哥ㄟ也是極盡婦道的和香菱又甚好二哥ㄟ不在家他兩個和ㄟ氣ㄟ的過日子雖說是穷些我媽ㄟ近來倒安逸好些就是想起我哥ㄟ來不免悲傷況且常打發人家裡來要使用多虧二哥ㄟ在外頭賬頭兒上討來應付他的我听見說城裡有幾處房子已經典去还剩了一所在那裡打算着搬去住宝玉道爲什麽要搬去在這裡

你來去也便宜些若搬遠了你去就要一天了宝釵道雖說是親戚倒底各自的穩便些那裡有個一輩子住在親戚家的呢宝玉还要講出不搬去的理王夫人打發人來說璉二奶ㄟ嚥了氣了所有的人多过去了請二爺二奶ㄟ就过去宝玉听了也掌不住跺脚要哭宝釵雖也悲戚恐宝玉傷心便說有在這裡哭的不如倒那边哭去于是兩人一直到鳳姐那裡只見好些人圍着哭呢宝釵走到跟前見鳳姐已經停床便大放悲声宝玉也拉着賈璉的手大哭起來賈璉也重新哭泣平兒等因見無人劝解只得含悲上來劝止了衆人都悲哀不止賈璉此時手足無

便叫人傳了賴大來叫他辦理喪事自己回明了賈政去然後行事但是手頭不濟諸事拮据又想起鳳姐素日來的好處更加悲哭不已又見巧姐哭的死去活來越發傷心哭到天明即刻打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過來那王仁自從王子騰死後王子勝又是無能的人任他胡為已鬧的六親不和今知妹子死了只得赶着過來哭了一場見這裡諸事將就心下便不舒服說我妹妹在你家辛辛苦苦當了好幾年家也沒有什麼錯處你們家該認真的發送發送纔是怎麼這時候諸事還沒有齊備賈璉本與王仁不睦見他說些混賬話知他不懂的什麼也不大理

他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兒巧姐過來說你娘在時本來辦事不周到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把我們的人都不大看在眼裡外甥女兒你也大了看見我曾經沾染過你們沒有如今你娘死了諸事要聽着舅舅的話你母親娘家的親戚就是我和你二舅舅了你父親的為人我也早知道的了只有重別人那年什麼尤姨娘死了我雖不在京聽見人說花了好些銀子如今你娘死了你父親倒是這樣的將就辦去嗎你也不快些劝劝你父親巧姐道我父親巴不得要好看只是如今比不得從前了現在手裡沒錢所以諸事省些是有的王仁道你的東西還少麼

巧姐兒道舊年抄去何嘗還有呢王仁道你也這樣說我聽見老太太又給了好些東西你該拿出來巧姐又不好說父親用去只推不知道王仁便道哦我知道了不過是你要留着做嫁妝罷咧巧姐聽了不敢回言只氣得哽噎難鳴的哭起來了平兒生氣說道舅老爺有話等我們二爺進來再說姑娘這點年紀他懂的什麽王仁道你們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你們就好爲王了我並不是要什麽好看也是你們的臉面說着賭氣坐着巧姐滿懷的不舒服心想我父親並不是沒情我媽媽在時舅舅不知拿了多少東西去如今說得這樣干淨于是便不大瞧得起他舅舅了豈知王仁心裡想來他妹妹不知積攢了多少雖說抄了家那屋裡的銀子還怕少嗎必是怕我來纏他們所以也幫着這麽說這小東西兒也是不中用的從此王仁也嫌了巧姐兒了賈璉並不知道只忙着弄銀錢使用外頭的大事叫擡大辦了裡頭也要用好些錢一時實在不能張羅平兒知他着急便叫賈璉道二爺也別過於傷了自己的身子賈璉道什麽身子現在日用的錢都沒有這件事怎麽辦偏有個糊塗行子又在這裡蠻纏你想有什麽法兒平兒道二爺也不用着急若說沒錢使喚我還有些東西舊年幸虧沒有抄去在裡頭二爺要就拿去

當着偺們嗳罷賈璉聽了心想難得這樣便大[illegible]
省得我各處張羅等我銀子弄到手了還你平兒道我的
也是奶奶給的什麼還不還只要這件事辦的好看些就
是了賈璉心裡倒着實感激他便將平兒的東西拿了去
當錢使用諸凡事情便與平兒商量秋桐看着心裡就有
些不甘每每口角裡頭便說平兒沒有了奶奶他要上去
了我是老爺的人他怎麼就越過我去了呢平兒也看出
來了只不理他倒是賈璉一時明白越發把秋桐嫌了一
時有些煩惱便拿着秋桐出氣邢夫人知道反說賈璉不
好賈璉忍氣不題再說鳳姐停了十餘天送了殯賈政守

着老太太的孝總在外書房那時清客相公漸漸的都辭
去了只有個程日興還在那裡時常陪着說說話兒提起
家運不好一連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爺合珍大爺又在外
頭家計一天難似一天外頭東莊地畝也不知道怎麼樣
總不得了呀程日興道我在這裡好些年也知道府上的
人那一個不是肥己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裡拿那自然
府上是一年不殼一年了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邊兩
處的用度外頭又有些債務前兒又破了好些財要想衙
門裡緝賊追贓是難事老世翁若要安頓家事除非傳那
些管事的來派一個心腹的人各處去清查清查該去的

去該得的留着了虧空着在經手的身上賠補這就有了數兒了那一座大的園子人家是不敢買的這裡頭的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那年老世翁不在家這些人就弄神弄鬼兒的鬧的一個人不敢到園裡這都是人家的弊此時把下人查一查好的使着不好的便攆了這纔是道理賈政點頭道先生你所不知不必說下人便是自己的侄兒也靠不住若要我查一查那能一一親見親知況我又在服中不能照管這些了我素來又兼不大理家有的沒有我還摸不着呢程日興道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若在別家的這樣的家計就窮起來十年五載還不怕便

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彀了我聽見世翁的家人還有做知縣的呢賈政道一個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便了不得了只好自己儉省些但是冊子上的產業若是實有還好只怕有名無實了程日興道老世翁所見極是晚生為什麼說要查查呢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雖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晚生也不敢言語的賈政聽了便知話裡有因便嘆道我自祖父已來都是仁厚的從沒有刻薄過下人我看如今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在我手裡行出主子樣兒來又叫人笑話兩人正說着門上的進來回道江南甄老爺到來了賈政便問道甄老爺進

京為什麼那人道奴才也打聽了說是蒙聖恩起復了賈政道不用說了快請罷那人出去請了進來那甄老爺即是甄寶玉之父名叫甄應嘉表字友忠也是金陵人氏功勳之後原與賈府有親素來走動的因前年掛誤革了職動了家產今遇主上眷念功臣賜還世職行取來京陛見知道賈母新喪特備祭禮擇日到寄靈的地方拜奠所以先來拜望賈政有服不能遠接在外書房門口等着那位甄老爺一見便悲喜交集因在制中不便行禮便拉着了手敘了些闊別思念的話然後分賓坐下獻了茶彼此又將別後事情的話說了賈政問道老親翁幾時陛見的甄

應嘉道前日賈政道主上隆恩必有溫諭甄應嘉道主上的恩典真是比天還高下了好些旨意賈政道什麼好旨意甄應嘉道近來越寇猖獗海疆一帶小民不安派了安国公征剿賊寇主上因我熟悉土疆命我前往安撫但是即日就要起身昨日知老太太仙逝謹備辦香至靈前拜奠稍盡微忱賈政即忙叩首拜謝便說老親翁即此一行必是上慰聖心下安黎庶誠哉莫大之功正在此行但弟不克親覩奇才只好遙聆捷報現在鎮海統制是弟舍親會時務望青照甄應嘉道老親翁與統制是什麼親戚賈政道弟那年在江西糧道任時將小女許配與統制少君

結衛已今三載因海口案內未清繼以海寇聚奸所以音
信不通弟深念小女俟老親翁安撫事竣後拜懇便中請為
一視弟即修數行煩尊紀帶去便感激不盡了甄應嘉道
兒女之情人所不免我正在有奉託老親翁的事前日蒙
聖恩召取來京因小兒年幼家下乏人將賤眷全帶來京
我因欽限迅速晝夜先行賤眷在後緩行到京尚需時日
弟奉旨出京不敢久留將來賤眷到京少不得要到尊府
了叫小犬叩見如可進教遇有姻事可圖之處望乞留意
為感賈政一一答應那甄應嘉又說了幾句話就要起身
說明日在城外再見賈政見他事忙諒難再坐只得送出

書房賈璉宝玉早已伺候在那裡代送因賈政未叫不敢
擅入甄應嘉出來兩人上去請安應嘉一見宝玉呆了一
呆心想這個怎麼甚像我家宝玉只是渾身縞素因問至
親久闊爺們都不認得了賈政忙指賈璉道這是家兄名
赦之子璉二侄兒又指着宝玉道這是第二小犬名叫宝
玉應嘉拍手道奇我在家聽見說老親翁有個啣玉生的
愛子名叫宝玉因與小兒同名心中甚為罕異後來想着
這個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豈知今日一見不但面貌
相同且舉止一般這更奇了問起年紀比這裡的哥兒畧
小一歲賈政便因提起承屬包勇問及令郎哥兒與小兒

同名的話述了一遍甄嘉因屬意宝玉也不暇問及那包勇的得發只連連的稱道真真罕異因又拉了宝玉的手相致殷勤又恐安国公起身甚速急須預備長行勉強分手徐行賈璉宝玉送出一路又問了宝玉好些的話及至登車去後賈璉宝玉回來見了賈政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賈政命他二人散去賈璉又去張羅算明鳳姐喪事的賬目宝玉回到自巳房中告訴了宝釵說是常提的甄宝玉我想一見不能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我还聽得說宝玉也不日要到京了要來拜望我老爺呢又人人說和我一模一樣的我只不信若是他後日到了偺們這裡來你們都去瞧去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宝釵聽了道噯你說話怎麼越發不留神了什麼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了还叫我們瞧去嗎宝玉聽了知是失言臉上一紅連忙的还要解說不知何話下回分解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話說寶玉爲自已失言被寶釵問住想要掩飾過去只見秋紋進來說外頭老爺叫二爺呢寶玉巴不得一聲便走了去到賈政那裏賈政道我叫你來不爲別的現在你穿着孝不便到學裏去你在家裏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溫習溫習我這幾天倒也閒着隔兩三日要做幾篇文章我瞧瞧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沒有寶玉只得答應着賈政又道你環兒蘭兒侄兒我也叫他們溫習去了倘若你作的文章不好反倒不及他們那可就不成事了寶玉不敢言

語答應了個是站着不動賈政道去罷寶玉退了出來正撞見賴大諸人拿着些冊子進來寶玉一溜烟回到自己房中寶釵問了知道叫他作文章倒也喜歡惟有寶玉不願意也不敢怠慢正要坐下靜靜心見有兩個姑娘進來寶玉看是地藏菴的來和寶玉說請二奶奶安寶釵待理不理的說你們好因叫人來倒茶給師父們喝寶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話見寶釵似乎厭惡這些也不好兜搭那姑子知道寶釵是個冷人也不久坐辭了要去寶釵道再坐坐去罷那姑子道我們因在鐵檻寺做了功德好些時沒來請太太奶奶們的安今日來了見過了奶奶太太們還

要有四姑娘呢寶釵點頭由他去了那姑子便到惜春那裡見了彩屏說姑娘在那裡呢彩屏道不用提了姑娘這幾天飯都沒吃只是歪着那姑子道為什麼彩屏道說也話長你見了姑娘只怕他便和你說了惜春早已聽見急忙坐起說你們兩個人好啊見我們家事差了便不來了那姑子道阿彌陀佛有也是施主沒也是施主別說我們是本家菴裡的受過老太太多少恩惠呢如今老太太的事太太奶奶們都見了只沒有見姑娘心裡惦記今兒是特特的來瞧姑娘來的惜春便問起水月菴的姑子來那姑子道他們菴裡鬧了些事如今門上也不肯常放進來了便問惜春道前兒听見說櫳翠菴的妙師父怎麼跟了人去了惜春道那裡的話說这個話的人隄仿若割舌頭人家遭了強盜搶去怎麼还說这樣的壞話那姑子道妙師父的為人怪僻只怕是假惺惺罷在姑娘面前我們也不好說的那裡像我們这些粗夯人只知道諷經念佛給人家懺悔也為着自己修個善果惜春道怎麼樣就是善果呢那姑子道除了咱們家这樣善德人家兒不怕若是別人家那些誥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輩子的榮華到了苦難來了可就救不得了只有個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遇見人家有苦難的就慈心發動設法兒救濟為什麼

如今都說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呢我們修了行的人雖說比夫人小姐們苦多着呢只是沒有險難的了雖不能成佛作祖修修來世或者轉個男身自已也就好了不像如今脫生了個女人胎子什麽委屈煩難都說不出來姑娘你還不知道呢要是人家姑娘們出了門就這一輩子跟着人是更沒法兒的若說修行也只要修得真那妙師父自爲才能比我們强他就嫌我們這些人俗豈知俗的纔能得善緣呢他如今到底是遭了大刼了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話說得合在機上也顧不得了頭們在這裡便將尤氏待他怎樣前兒看家的事說了一遍並

將頭髮指給他瞧道你打諒我是什麽沒主意戀火坑的人麽早有這樣的心只是想不出道兒來那姑子聽了假作驚慌道姑娘再別說這個話珍大奶奶聽見還要罵殺我們攆出菴去呢姑娘這樣人品這樣人家將來配個好姑爺享一輩子的榮華富貴惜春不等說完便紅了臉說珍大奶奶攆得你我就攆不得麽那姑子知是真心便索性激他一激說道姑娘別怪我們說錯了話太太奶奶們那裡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那時鬧出沒意思來倒不好我們倒是爲姑娘的話惜春道這也瞧罷咧彩屏等听這話頭不好便使個眼色兒給姑子叫他走那姑子會意本

來心裡也害怕不敢攔擋便告辭出去[illegible]
冷笑道打諒天下就是你們一個地藏庵麼那姑子也不
敢答言去了彩屏見事不妥恐就不是悄悄的去告訴了
尤氏說四姑娘絞頭髮的心頭還沒有息呢他這幾天不
是病竟是怨命奶奶隄防些別鬧出事來那會子歸罪我
們身上尤氏道他那裡是為要出家他為的是大爺不在
家安心和我過不去也只好由他罷了彩屏等沒法也只
好常常勸解豈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飯只想絞頭髮
彩屏等吃不住只得到各處告訴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勸
了好幾次怎奈惜春執迷不解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訴賈

政只听外頭傳進來說甄家的太太帶了他們家的寶玉
來了眾人急忙接出便在王夫人處坐下眾人行禮敘些
寒溫不必細述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寶玉與自己的宝玉
無二要請甄宝玉進來一見傳話出去回來說道甄少爺
在外書房同老爺說話說的投了機了打發人來請我們
二爺三爺還叫蘭哥兒在外頭吃飯吃了飯進來說畢裡
頭也便擺飯不題且說賈政見甄宝玉相貌果然寶玉一
樣試探他的文才竟是應對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宝玉等
三人來警勵他們再者倒底叫宝玉來比一比宝玉聽命
穿了素服帶了兄弟侄兒出來見了甄寶玉竟是舊相識

一起那甄宝玉也像那裡見過的兩人行了禮然後賈環賈蘭相見本來賈政席地而坐要讓甄寶玉在椅子上坐甄宝玉因是晚輩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鋪了褥子坐下如今宝玉等出來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着為甄宝玉又是晚一輩又不好叫宝玉等站着賈政知是不便站着又說了幾句話叫人擺飯說我失陪叫小兒輩陪着大家說說話兒好叫他們領領大教甄宝玉遜謝道老伯大人請便侄兒正欲領世兄們的教呢賈政回覆了幾句便自往內書房去那甄宝玉反要送出來賈政攔住宝玉等先搶了一步出了書房門檻站立着看賈政進來然後進來讓甄

宝玉坐下彼此套叙了一回諸如久慕渴想的話也不必細述且說賈宝玉見了甄宝玉想到夢中之景並且素知甄宝玉為人必是和他同心以為得了知己因初次見面不便造次且又賈環賈蘭在坐只有極力誇讚說久仰芳名無由親炙今日見面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那甄宝玉素來也知賈宝玉的為人今日一見果然不差只是可與我共學不可與你適道他既和我同名同貌也是三生石上的舊精魂了既我略知了些道理怎麼不和他講講但是初見尚不知他的心與我同不同只好緩緩的來便道世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在世兄是數萬人的裡頭選出

來最清最雅的在弟是庸庸碌碌一等愚人忝附同名殊
覺有辱了這兩個字賈寶玉聽了心想這個人果然同我
的心一樣的但是你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兒們清潔
怎麼他拿我當作女孩兒看待起來便道世兄謬讚實不
敢當弟是至濁至愚只不過一塊頑石耳何敢比世兄品
望高清實稱此兩字甄寶玉道弟少時不知分量自謂尚
可琢磨豈知家遭消索數年來更比瓦礫猶賤雖不敢說
歷盡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領悟了好些世兄是錦衣
玉食無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經濟高出人上所以老伯鍾
愛將為席上之珍弟所以纔說尊名方稱賈寶玉聽這話

頭又近了祿蠹的舊套想話回答賈環見未與他說話心
中早不自在倒是賈蘭聽了這話甚覺合意便說道世叔
所言固是太謙若論到文章經濟實在從歷練中出來的
方為真才實學在小侄年幼雖不知文章為何物然將讀
過的細味起來那膏粱文繡比着令聞廣譽真是不啻百
倍的了甄寶玉未及答言賈寶玉聽了蘭兒的話心裡越
發不合想道這孩子從幾時也學了這一派酸論便說道
弟聞得世兄也詆盡流俗性情中另有一番見解今日弟
幸會芝範想欲領教一番超凡入聖的道理從此可以淨
洗俗腸重開眼界不意視弟為蠢物所以將世路的話來

酬應甄宝玉听說心裡曉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所以疑我為假我索性把話說明或者與我作個知已朋友也是好的便說道世兄高論固是真切但弟少時也曾深惡那些舊套陳言只是一年長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懶於酬應委弟接待後來見过那些大人先生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便是著書立說無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也不致負了父親長養育教誨之恩所以把少年那一派迂想痴情漸漸的淘汰了些如今尚欲訪師覓友教導愚蒙幸會世兄定當有以教我適纔所言並非虛意賈宝玉愈听愈不耐煩又不好冷

淡只得將言語支吾幸喜裡頭傳出話來說若是外頭爺們吃了飯請甄少爺裡頭去坐呢宝玉聽了趁勢便邀甄宝玉進去那甄宝玉依命前行賈宝玉等陪着來見王夫人賈宝玉見是甄太太上坐便先請過了安賈環賈蘭也見了甄宝玉也請了王夫人的安兩母兩子互相厮認雖是賈宝玉是娶過親的那甄夫人年紀已老又是老親因見賈宝玉的相貌身材與他兒子一般不禁親熱起來王夫人更不用說拉着甄宝玉問長問短覺得比自已家的宝玉老成些回看賈蘭也是清秀超羣的雖不能像兩個宝玉的形像也還隨得上只有賈環粗夯未免有偏愛之

色衆人一見兩個宝玉在這裡都來瞧希說道真正奇了名字同了也罷怎麼相貌身材都是一樣的斷得是我們宝玉穿孝若是一樣的衣服穿着一時也認不出來內中紫鵑一時癡意發倒便想起黛玉來心裡說道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時就將那甄宝玉配了他只怕也是願意的正想着只聽得甄夫人道前日聽得我們老爺回來說我們宝玉年紀也大了求這裡老爺留心一門親事王夫人正爱甄宝玉順口便說道我也想要與令郎作伐我家有四個姑娘那三個都不用說死的死嫁的嫁了還有我們珍大侄兒的妹子只是年紀過小幾歲恐怕難配倒是我們大媳婦的兩个堂妹子生得人才齊正二姑娘呢已經許了人家三姑娘正好與令郎爲配过一天我給令郎做媒但是他家的家計如今差些甄夫人道太太這話又客套了如今我們家還有什麼只怕人家嫌我們窮罷了王夫人道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將來不但復舊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來甄夫人笑着道但願依着太太的話更好這麼着就求太太作個保山甄宝玉听他們說起親事便告辭出來賈宝玉等只得陪着來到書房見賈政已在那裡復又立談幾句听見甄家的人來回甄宝玉道太太要走了請爺回去罷于是甄宝玉告辭出來賈政命宝

玉環蘭相逆不題且說寶玉自那日見了甄寶玉之父知道甄寶玉來京朝夕盼望今兒見面原想得一知己豈知談了半天竟有些冰炭不投悶悶的回到自己房中也不言也不笑只管發怔寶釵便問那甄寶玉果然像你麼寶玉道相貌倒還是一樣的只是言談間看起來並不知道什麼不過也是個祿蠹寶釵道你又偏派人家了怎麼見得他也是個祿蠹呢寶玉道他說了半天並沒個明心見性之談不過說些什麼文章經濟又說什麼爲忠爲孝這樣人可不是個祿蠹麼只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我想來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寶釵見

他又發獃話便說道你眞眞說出句話來叫人發笑這相貌怎麼能不要呢況且人家這話是正理做了一個男人原該要立身揚名的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說自己沒有剛烈倒說人家是祿蠹寶玉本聽了甄寶玉的話甚不耐煩又被寶釵搶白了一塲心中更加不樂悶悶昏昏不覺將舊病又勾起來了並不言語只是傻笑寶釵不知只道是我的話錯了他所以冷笑也不理他豈知那日便有些發獃襲人等慪他也不言語過了一夜次日起來只是發獃竟有前番病的樣子一日王夫人因爲惜春定要絞髮出家尤氏不能攔阻看着惜春的樣子是若不依他

必要自盡的雖然晝夜着人看着終非常事便告訴了賈政賈政嘆氣跺腳只說東府裡不知幹了什麼鬧到如此地位叫了賈蓉來說了一頓叫他去和他母親說認真勸解勸解若是必要這樣就不是我們家的姑娘了豈知尤氏不勸還好一勸了更要尋死說做了女孩兒終不能在家一輩子的若像二姐姐一樣老爺太太們倒要煩心況且死了如今譬如我死了是的放我出了家干干淨匕的一輩子就是疼我了況且我又不出門就是櫳翠庵原是咱們家的基址我就在那裡修行我有什麼你們也照應得着現在妙玉的當家的在那裡你們依我呢我就算得

了命了若不依我呢我也沒法以有死就完了我如若遂了自己的心願那時哥哥回來我耗他說並不是你們逼着我的若說我死了未免哥哥回來倒說你們不容我尤氏本與惜春不合聽他的話也似乎有理只得去回王夫人王夫人已到寶釵那裡見寶玉神魂失所心下着忙便說襲人道你們或不留神二爺犯了病也不來回我襲人道二爺的病原來是常有的一時好一時不好天天到太太那裡仍舊請安去原是好好兒的今兒纔發糊塗些二奶奶正要來回太太恐防太太說我們大驚小怪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心裡一時明白恐他們受委屈便說道

太太放心我沒什麼病只是心裡覺着有些悶悶的王夫人道你是有這病根子早說了好請大夫瞧瞧吃兩劑藥好了不好若再鬧到頭裡丟了玉的時候是的就費事了寶玉道太太不放心便叫個人來瞧瞧我就吃藥王夫人便叫了頭傳話出來請大夫這一個心思都在寶玉身上便將惜春的事忘了遲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藥王夫人回去過了幾天寶玉更糊塗了甚至于飯食不進大家着急起來恰又忙着脫孝家中無人又叫了賈芸來照應大夫賈璉家下無人請了王仁來在外幫着料理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母也是病了所以榮府中又鬧得馬仰人翻一日

又當脫孝來家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見寶玉人事不醒急得衆人手足無措一面哭着一面告訴賈政說大夫聞了不肯下藥只好預備後事賈政嘆氣連連只得親自看視見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賈璉辦去賈璉不敢違拗只得叫人料理手頭又短正在為難只見一個人跑進來說二爺不好了又有飢荒來了賈璉不知何事這一唬非同小可瞪着眼說道什麼事那小廝道門上來了一個和尚手裡拿着二爺的這塊丟的玉說要一萬賞銀賈璉照臉啐道我打量什麼事這樣慌張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麼就是真的現在人要死了要這玉做什麼小廝道奴才

也說不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又聽着外頭嚷進來
說這和尚撒野各自跑進來了衆人攔他攔不住賈璉道
那裡有這樣怪事你們還不快打出去呢正鬧着賈政聽
見了也沒了主意了裡頭又哭出來說寶二爺不好了賈
政益發着急只見那和尚嚷道要命拿銀子來賈政忽然
想起頭裡寶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這會子和尚來或者
有救星但是這玉倘或是真他要起銀子來怎麼樣呢想
了一想好且不管他果真人好了再說賈政叫人去請那
和尚已進來了也不施礼也不答話便往裡就跑賈璉拉
着道裡頭都是內眷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麼那和尚道遲

了就不能救了賈璉急得一面走一面亂嚷道裡頭的人
不要哭了和尚進來了王夫人等只顧着哭那裡理會賈
璉走近來又嚷王夫人等回過頭來見一個長大的和尚
唬了一跳躲避不及那和尚直走到寶玉炕前寶釵避過
一邊襲人見王夫人站着不敢走開只見那和尚道施主
們我是送玉來的說着把那塊玉擎着道快把銀子拿出
來我好救他王夫人等驚惶無措也不擇真假便說道若
是救活了人銀子是有的那和尚笑道拿來王夫人道你
放心橫豎折變的出來和尚哈哈大笑手拿着玉在寶玉
耳邊叫道寶玉寶玉你的寶玉回來了說了這一句王夫

人等見宝玉把眼一睜襲人說道好了只見宝玉便問道在那裡呢那和尚把玉遞給他手裡宝玉先前緊緊的攥着後來慢慢的得過手來放在自己眼前細細的一看說噯呀久違了[illegible]裡外眾人都喜歡的念佛連宝釵也顧不得有和尚了賈璉也走過來一看果見宝玉回過來了心裡一喜疾忙躲出去了那和尚也不言語趕來拉着賈璉就跑賈璉只得跟着到了前頭趕着告訴賈政賈政聽了喜歡即找和尚施禮叩謝和尚還了禮坐下賈璉心下狐疑必是要了銀子纔走賈政細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見的便問宝剎何方法師大號這玉是那裡得的怎麼小兒一見

便會活過來呢那和尚微微笑道我也不知道只要拿一萬銀子來就完了賈政見這和尚粗魯也不敢得罪便說有和尚道有便快拿來罷我要走了[illegible]賈政道略請少坐待我進內瞧瞧和尚道你去快出來纔好賈政果然進去也不及告訴便走到宝玉炕前宝玉見是父親來欲要爬起因身子虛弱起不來王夫人按着說道不要動宝玉笑着拿這玉給賈政瞧道宝玉來了賈政畧畧一看知道此事有些根源也不細看便和王夫人道宝玉好過來了這賞銀怎麼樣王夫人道儘着我[illegible]所有的折變了給他就是了宝玉道只怕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罷賈政點頭道我也

看來古怪但見他口口聲聲的要銀子王夫人道老爺出去先款留着他再說賈政出來宝玉便嚷餓了喝了一碗粥還說要飯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王夫人還不敢給他吃宝玉說不妨的我已經好了便爬着吃了一碗漸漸的神氣果然好過來了便要坐起來麝月上去輕輕的扶起因心裡喜歡忘了情說道真是宝貝纔看見了一會兒就好了虧的當初沒有砸破宝玉聽了這話神色一变把玉一撂身子往後一仰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麝月心[illegible]情[illegible]）

第一百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話說寶玉一聽麝月的話身往後仰復又死去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麝月自知失言致禍此時王夫人等也不及說他那麝月一面哭着一面打定主意心想若是寶玉一死我便自盡跟了他去不言麝月心裡的事且言王夫人等見叫不回來趕着叫人出來找和尚救治豈知賈政進內出去時那和尚已不見了賈政正在詫異聽見裡頭又鬧急忙進來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口關緊閉脈息全無用手在心窩中一摸尚是溫熱賈政只得急忙請醫

灌藥救治那知那寶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竅了你道死了不成却原來恍恍惚惚趕到前廳見那送玉的和尚坐着便施了禮那知和尚站起身來拉着寶玉就走寶玉跟了和尚覺得身輕如葉飄飄搖搖也沒出大門不知從那裡走了出來行了一程到了個荒野地方遠遠的望見一座牌樓好像曾到過的正要問那和尚時只見恍恍惚惚來了一個女人寶玉心裡想道這樣曠野地方那得有如此的麗人必是神仙下界了寶玉想着走近前來細細一看竟有些認得的只見一時想不起來見那女人合和尚打了一個照面就不見了（妙用面貌異名為[illegible]）寶玉一想竟是尤三姐的樣子越

發納悶怎麼他也在這裡、又要問時那和尚拉着宝玉過了那牌樓、只見牌上寫着真如福地四個大字兩边一幅對聯乃是

假去真來真勝假　無原有是有非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福善禍淫、又有一副对子大書道

过去未來莫謂智賢能打破
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

宝玉看了心下想道原來如此我倒要問問因果來去的事了這麼一想只見鴛鴦站在那裡招手兒叫他宝玉想道我走了半日原不曾出園子怎麼改了樣子了呢趕着要合鴛鴦說話、豈知一轉眼便不見了心中不免疑惑起來、走到鴛鴦站的地方兒乃是一溜配殿各處都有匾額宝玉無心去看、只向鴛鴦立的所在奔去見那一間配殿的門半掩半開宝玉也不敢造次進去心裡正要問那和尚一声回過頭來和尚早已不見了宝玉恍惚見那殿宇巍峨絕非大觀園景像便立住腳抬頭看那匾額上寫道引覺情癡兩边寫的对聯道

喜笑悲哀都是假　貪求思慕總因癡

宝玉看了便點頭嘆息想要進去找鴛鴦問他是什麼所

在細々想來甚是熟識便仗着膽子推門進去滿屋一瞧並不見有鴛鴦裡頭只是黑漆々的心下害怕正要退出見有十數個大櫥櫥門半掩寶玉忽然想起我少時作夢曾到過這樣個地方如今能夠親身到此也是大幸恍惚間把找鴛鴦的念頭忘了便壯着膽把上首的大櫥開了櫥門一瞧見有好幾本冊子心裡更覺喜歡想道大凡人作夢說是假的豈知有這夢便有這事我常說還要作這個夢再不能的不料今日被我找着了但不知那冊子是那個見過的不是伸手在上頭取了一本冊上寫着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拿着一想道我恍惚記得是那個只恨記

不得清楚便打開頭一頁看去見上頭有畫但是畫跡模糊再瞧不出來後面有幾行字跡也不清楚尚可摹擬便細々的看去見有什麼玉帶上頭有個好像林字心裡想道不要是說林妹々罷便認真看去底下又有金簪雪裡四字詫異道怎麼又像他的名字呢復將前後四句合起來一念道也沒有什麼道理只是暗藏着他兩個名字並不為奇獨有那憐字嘆字不好這是怎麼解想到那裡又自啐道我是偷着看若只管呆想起來倘有人來又看不成了遂往後看去也無暇細玩那畫圖只從頭看去看到尾兒有幾句詞什麼相逢大夢歸一句便恍然大悟道是

了果然機關不爽這必是元春姐姐了若都是這樣明白我要抄了去細玩起來那些姊妹們的壽夭窮通沒有不知的了我回去自不肯洩漏只做一個未卜先知的人也省了多少閒想又向各處一瞧並沒有筆硯又恐人來只得忙着往去只見圖上影影有一個放風箏的人兒也無心去看急急的將那十二首詩詞都看遍了也有一看便知的也有一想便得的也有不大明白的心下牢牢記着一面嘆息一面又取那金陵的副冊一看看到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先前不懂見上面尚有花席的影子便大驚痛哭起來待要往後再看聽見有人說道你又發

呆了林妹妹請你呢好似鴛鴦的聲氣回頭卻不見人心中正自驚疑忽鴛鴦在門外招手寶玉一見喜得趕出來但見鴛鴦在前影影綽綽的走只是趕不上寶玉叫道好姐姐等等我那鴛鴦並不理只顧前走寶玉無奈盡力趕去忽見別有一洞天樓閣高聳殿角玲瓏且有好些宮女隱約其間寶玉貪看景致竟將鴛鴦忘了寶玉順步走入一座宮門內有奇花異卉都也認不明白惟有白石花闌圍着一顆青草葉頭上略有紅色但不知是何名草這樣矜貴只見微風動處那青草已搖擺不休雖說是一枝小草又無花朵其嫵媚之態不禁心動神怡魂消魄喪寶玉

只管呆呆的看着只听見旁边有一人說道你是那裡來的蠢物在此窺探仙草宝玉听了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却是一位仙女便施礼道我找鴛鴦姐姐誤入仙境恕我冒昧之罪請問神仙姐姐這裡是何地方怎麽我鴛鴦姐姐到此还說是林妹妹叫我望乞明示那人道誰知你的姐姐妹妹我是看管仙草的不許凡人在此逗留宝玉欲待要出來又捨不得只得央告道神仙姐姐既是這管理仙草的必然是花神姐姐了但不知這草有何好處那仙女道你要知道這草說起來話長着呢那草本在靈河岸上名曰絳珠草因那時萎敗幸得一個神瑛侍者日以甘露

灌溉得以長生後來降凡歷刼还報了灌溉之恩今返歸真境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不令蜂纏蝶恋宝玉听了不而一心疑定必是遇見了花神了今日斷不可當面錯过便問管這草的是神仙姐姐了还有無数名花必有專管的我也不敢煩問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那仙女道我却不知除是我主人方曉宝玉便問道姐姐的主人是誰那仙女道我主人是瀟湘妃子宝玉听道是了你不知道這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那仙女道胡說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雖號為瀟湘妃子並不是娥皇女英之章何得與凡人有親你少來混說瞧着叫力士打

你出去。宝玉所了發怔。只覺自形穢濁。正要退出、又听見有人趕來說道、裡面叫請神瑛侍者。那人道、我奉命等了好些時。總不見有神瑛侍者过來、你叫我那裡請去、那一個笑道、纔退去的。不是麼。那侍女慌忙赶出來、說請神瑛侍者回來。宝玉只道是問別人、又怕被人追赶、只得踉蹌而逃。正走時、只見一人手提宝劍、迎面攔住、說那裡走。唬得宝玉驚惶無措、仗着膽抬頭一看、却不是別人、就是尤三姐。宝玉見了、略定些神、央告道、姐姐怎麼你也來逼起我來了。那人道、你們弟兄沒有一個好人、敗人名節、破人婚姻、今巳你到這裡、是不饒你的了。宝玉所去話頭不好、

正自着急、只所後面有人叫道。姐姐快快攔住。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巳久。今日見了、必定要一劍斬斷你的塵緣。宝玉所了、益發着忙、又不懂這些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只得回頭要跑、豈知身後說話的並非別人、却是晴雯。宝玉一見、悲喜交集、便說我一個人走迷了道、遇見仇人、我要逃回、却不見你們一人跟着我。如今好了、晴雯姐姐快快的帶我回家去罷、晴雯道、告者不必多疑、我非晴雯、我是奉妃子之命、特來請你一會。並不難為你。宝玉滿腹狐疑、只得問道、姐姐說是妃子叫我、那妃子究是何人、晴雯道、此時不必問、到了那裡自然知

道。寶玉沒法只得跟着走細看那人背後舉動恰是晴雯那面目聲音是不錯的了怎麼他說不是我（使之自悟）此時心裡模糊且別管他。到了那邊見了妃子就有不是那時再求是到底女人的心腸是慈悲的必是恕我冒失正想着不多時到了一個所在只見殿宇精緻彩色輝煌庭中一叢翠竹戶外數本蒼松廊簷下立着幾個侍女都是宮粧打扮見了寶玉進來便悄悄的說道這就是神瑛侍者麽引着寶玉的說道就是你快進去通報罷有一侍女笑着招手寶玉便跟着進去過了幾層房舍見一正房珠簾高掛那侍女說站着候旨寶玉聽了也不敢做聲只得在外等着

那侍女進去不多時出來說請侍者參見又有一人捲起珠簾只見一女子頭戴花冠身穿繡服端坐在內寶玉略一抬頭見是黛玉的形容便不禁的說道妹妹在這裡叫我好想那簾外的侍女悄叱道這侍者無禮快快出去說猶未了又見一個侍兒將珠簾放下寶玉此時欲待進去又不敢要走又不捨待要問明見那些侍女並不認得又被驅逐無奈出來心想要問晴雯回頭四顧並不見有晴雯心下狐疑只得怏怏出來又無人引着正欲找原路而去却又找不出舊路了正在為難見鳳姐姑在一所房簷下招手寶玉看見喜歡道可好了原來回到自己家裡了

我怎麽一時迷亂如此急奔前來說姐姐在這裡麽我被這些人捉弄到這個分兒林妹妹又不肯見我不知是何原故說着（後面來又忽而迷）走到鳳姐站的地方細看起來並不是鳳姐原來都是賈蓉的前妻秦氏宝玉只得立住脚要問鳳姐姐在那裡那秦氏也不答言竟自往屋裡去了宝玉恍恍惚惚的又不敢跟進去只得呆呆的站着嘆道我今日得了甚麽不是衆人都不理我便痛哭起來見有幾個黄巾力士執鞭趕來說是何處男人敢闖入我們這天仙福地來快走出去宝玉聽得不敢言語正要尋路出來遠遠望見一羣女子說笑前來宝玉看時又像有迎春等一干人走來心裡喜歡叫道我迷住在這裡你們快來救我正嚷着後面力士趕來宝玉急得往前乱跑忽見那一羣女子都變作鬼怪（紅顏白髮須臾變態）形像也來追撲宝玉正在情急只見那送玉來的和尚手裡拿着一面鏡子一照說道我奉元妃娘娘旨意特來救你登時鬼怪全無仍是一片荒郊（已出迷津）宝玉拉着和尚說道我記得是你領我到這裡你一時又不見了看見了好些親人只是都不理我忽又變作鬼怪到底是夢是真望老師明白指示那和尚道你到這裡曾偷看什麽東西沒有宝玉一想道他既能帶我到天仙福地自然也是神仙了如何瞞得他（有此實心方可參佛）況且正要問個明白便道我倒見了

好些冊子來著、那神何道可又來、你見了冊子還不解麼
世上的情緣都是那些魔障、只要把歷過的事情細細記
著將來我與你說明說著把寶玉狠命的一推說回去罷
寶玉站不住腳、一交跌倒口裡嚷道啊喲王夫人等正在
哭泣聽見寶玉甦來連忙叫喚寶玉睜眼看時、仍躺在炕
上見王夫人寶釵等哭的眼泡紅腫、定神一想心裡說道
是了我是死去過來的遂把神魂所歷的事呆呆的細想幸
喜還記得便哈哈的笑道是了是了王夫人只道舊病
復發、便好延醫調治、即命丫頭婆子快去告訴賈政說是
寶玉回過來了、頭裡原是心迷住了、如今說出話來不用

備辦後事了賈政聽了、即忙進來看視果見寶玉甦來便
道沒的痴兒你要唬死誰麼說着眼淚也不知不覺流下
來了、又嘆了幾口氣仍出去叫人請醫生胗脈服藥這裡
麝月正思自盡、見寶玉甦過來也放了心只見王夫人叫
人端了桂圓湯、叫他喝了幾口、漸漸的定了神、王夫人等
放心也沒有說麝月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給寶釵給他帶
上、想起那和尚來、這玉不知那裡找來的、也是古怪怎麼
一時要銀一時又不見了、莫非是神仙不成寶釵叙道說起
那和尚來的蹤跡去的影響那玉並不是找來的頭裡去
的時候必是那和尚取去的王夫人道、玉在家裡怎麼能

取的了去、寶釵道、既可送來就可取去、(咄咄人一語透澈)襲人麝月道、那年

丟了玉、林大爺測了個字、後來二奶奶過了門、我還告訴

過二奶奶、說測的那字是什麼賞字、二奶奶還記得麼、寶

釵想道是了、你們說測的是當舖裡找去、如今纔明白了、

竟是個和尚的尚字在上頭、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麼、王

夫人道、那和尚本來古怪、那年寶玉病的時候、那和尚來

說是我們家有寶貝可解、說的就是這塊玉了、他既知道、

自然這塊玉到底有些來歷、況且你女婿養下來就嘴裡

含着的、古往今來、你們聽見過這麼第二個麼、只是不知

終久這塊玉到底是怎麼着、就連偺們這一個也還不知(此理)

(容奈遊)是怎麼着、病也是這塊玉、好也是這塊玉、生也是這塊玉、

說到這裡忽然住了、不免又流下淚來、寶玉聽了、心裡卻

也明白、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只不言語、心裡細細的

記憶、那時惜春便說道、那年失玉、還請妙玉請過仙、說是

青埂峰下倚古松、還有什麼入我門來一笑逢的話、想起(惜春語)

來入我門三字大有講究、(智能惜春入門)佛教的法門最大、只怕二哥不

能入得去、寶玉聽了、又冷笑幾聲、寶釵聽了、不覺的把眉

頭一皺、發起怔來、尤氏道、偏你一說又是佛門了、你

出家的念頭還沒有歇麼、惜春笑道、不瞞嫂子說、(寶未出家惜春先之)我早已

(斷葷早)斷了葷了、王夫人道、好孩子、阿彌陀佛、這個念頭是起不

得的惜春听了也不言語宝玉想青燈古佛前的詩句不
禁連嘆几声忽又想起一床蓆一枝花的詩句來拿眼睛
看着襲人不覺又流下淚來衆人都見他忽笑忽悲也不
解是何意只道是他的舊病豈知宝玉觸處机來竟能把
偷看册上詩句俱牢牢記住了只是不說出來心中早有
一個成見在那裡了暫且不題且說衆人見宝玉死去復
生神氣清爽又加連日服藥一天好似一天漸漸的復原
起來便是賈政見宝玉已好現在丁憂無事想起賈赦不
知几時遇赦老太太的靈柩久停寺內終不放心欲要扶
柩回南安葬便叫了賈璉來商議賈璉便道老爺想得極

是如今趕着丁憂幹了一件大事更好將來老爺起了服
生恐又不能遂意了但是我父親不在家侄兒呢又不敢
僭越老爺的主意很好只是這件事也得好幾千銀子衙
門裡緝兇那是再緝不出來的賈政道我的主意是定了
只爲太老爺不在家叫你來商議商議怎麼個辦法你是不
能出的現在這裡沒有人我爲是好几口材都要帶回去
的一個怎麼樣的照應呢想起把蓉哥兒帶了去况且有
他媳婦的棺材也在裡頭還有你林妹妹的那時老太太
的遺言說跟着老太太一塊兒回去的我想這一項銀子
只好在那裡挪借几千也就殼了賈璉道如今的人情過

二孩薄老爺呢、又丁憂、我們老爺呢、又在外頭、一時也還借不出來的了、只是拿房地文書出去押去、賈政道住的房子是官蓋的、那裡動得、賈璉道住房是不能動的、外頭還有幾所、可以出脫的、等老爺起復後再贖也使得、將來我父親回來了、倘能也再起用、也好贖的、只是老爺這麼大年紀、辛苦這一場、侄兒們心裡實不安、賈政道老太太的事是應該的、只要你在家謹慎些、把持定了纔好、賈璉道老爺這倒只管放心、侄兒雖糊塗、斷不敢不認真辦理的、況且老爺回南、少不得多帶些人去、所留下的人也有限了、這點子費用還可以過的來、就是老爺路上短少些、

必經过賴尚榮的地方、可也叫他出點力兒、賈政道自已的老人家的事、叫人家帮什麼、賈璉答應了是、便退出來、打算銀錢、賈政便告訴了王夫人、叫他管了家、自已便擇了發引長行的日子、就要起身、寶玉此時身體復元、賈環賈蘭倒認真念書、賈政都交付給賈璉、叫他管教、今年是大比的年頭、環兒是有服的、不能入場、蘭兒是孫子、服滿了、也可以考的、務必叫寶玉同着侄兒考去、能彀中一個舉人、也好贖一贖咱們的罪名、賈璉等唯唯應命、賈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說了好些話、纔别了宗祠、便在城外念了幾天經、就發引下船、帶了林之孝等而去、也沒有驚動

親友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來寶玉因賈政命他赴考王夫人便不時催逼查考起他的工課來那寶釵襲人時常勸勉自不必說那知寶玉病後雖精神日長他的念頭一發更奇僻了竟換了一種不但厭棄功名仕進竟把那兒女情緣也看淡了好些只是眾人不大理會寶玉也並不說出來一日恰遇紫鵑送了林黛玉的靈柩回來悶坐自己屋裡啼哭想着寶玉無情見他林妹妹的靈柩回(紫鵑自了。)去並不傷心落淚見我這樣痛哭也不來勸慰反瞅着我笑這樣負心的人從前都是花言巧語來哄着我們前夜虧我想得開不然幾乎又上了他的當只是一件叫人不解如今我看他待襲人等也是冷冷兒的二奶奶是本來不喜歡親熱的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麼我想女孩子們多半是痴心的白操了那些時的心看將來怎麼結局正想着只見五兒走來瞧他見紫鵑滿面淚痕便說姐姐又想林姑娘了想一個人聞名不如眼見頭裡聽着寶玉二爺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又在五兒口中自表寶玉今昔光景了。)我母親再三的把我弄進來豈知我進來了盡心竭力的伏侍了幾次病(補、又打破、今日開去。)如今病好了連一句好話也沒有剩出來如今索性連眼兒也都不瞧了紫鵑聽他說的好笑便噗嗤的一笑啐道呸你這小蹄子你心裡要寶玉怎麼個樣兒待你纔好女孩兒家也不害

賺進名公正氣的屋裡人瞧著他還沒事人一大堆呢有功夫理你去因又笑著拿個指頭往臉上抹著問道你到底算寶玉的什麼人咧那五兒聽了自知失言便飛紅了臉待要解說不是要寶玉怎樣看待說他近來不憐下的（忽又二言的）話只聽院門外亂嚷說外頭和尚又來了要那一方銀子呢大太太著急叫璉二爺和他講去偏偏璉二爺又不在家那和尚在外頭說些瘋話太太叫請二奶奶過去商量不知怎樣打發那和尚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叫寶玉叙過去商量寶玉听見說是和尚在外頭赶忙的獨自一人走到前頭嘴裡乱嚷道我的師父在那裡叫了半天並不見有和尚只得走到外面見李貴將和尚攔住不放他進來寶玉便說道太太叫我請師父進去李貴听了鬆了手那和尚便搖搖擺擺的進去寶玉看見那僧的形狀與他死去時所見的一般心裡早有些明白了便上前施礼連叫師父弟子迎候來遲那僧說我不要你們接待只要銀子拿了來我就走寶玉听

來又不像有道行的話看他滿頭癩瘡混身腌臢破爛心裡想道自古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也不可當面錯過我且應了他謝銀並探探他的口氣便說道師父不必性急現在家母料理請師父坐下略等片刻弟子請問師父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那和尚道什麼幻境不過是來處來去處去罷了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且我問你那玉是從那裡來的寶玉一時對答不來那僧笑道你自巳的來路還不知便來問我寶玉本來穎悟又經點化早把紅塵看破只是自巳的底裡未知一聞那僧問起玉來好像當頭一棒便說道你也不用銀子了我把那玉還你罷那

僧笑道也該還我了宝玉也不答言往裡就跑走到自己院內見宝釵襲人等都到王夫人那裡去了忙向自已床邊取了那玉便走出來迎面碰見了襲人撞了一個滿懷把襲人唬了一跳說道太太說你陪着和尚坐着很好太太在那裡打算送他些銀兩你又回來做什麼宝玉道你快去回太太說不用張羅銀兩了我把這玉還了他就是了襲人听說卽忙拉住宝玉道這斷使不得的那玉就是你的命若是他拿去了你又要病着了宝玉道如今不再病的了我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摔脫襲人便要想走襲人急得趕着嚷道你回來我告訴你一句話宝玉回過頭來道沒有什麼說的了襲人顧不得什麼一面趕着跑一面嚷道上回丟了玉几乎沒有把我的命要了剛〻兒的有了你拿了去你也活不成我也活不成了你要還他除非是叫我死了說着趕上一把拉住宝玉急了道你死也要還你不死也要還狠命的把襲人一推抽身要走怎奈襲人兩隻手繞着宝玉的帶子不放鬆哭喊着坐在地下裡面的丫頭所見連忙趕來瞧見他兩個人的神情不好只听見襲人哭道快告訴太太去宝二爺要把那玉去還和尚呢丫頭赶忙飛報王夫人那宝玉更加生氣用手來掰開了襲人的手幸虧襲人忍痛不放紫鵑在屋裡

听見宝玉要把玉給人這一急比別人更甚把素日冷淡宝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雲外了連忙跑出來帮着抱住情不自禁宝玉那宝玉雖是個男人用力摔奪怎禁兩個人死命的抱住不放也难脫身嘆口氣道為一塊玉這樣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個人走了又待怎麼樣呢襲人紫鵑听到那裡不禁嚎啕大哭起來正在难分难解王夫人宝釵急忙赶來見是這樣形景便哭着喝道宝玉你又瘋了嗎宝玉見王夫人來了明知不能脫身只得陪笑說道這當什麼又叫太太着急他們總是這樣大驚小怪的我說那和尚不近人情他必要一萬銀子少一個不能我生氣進來拿這玉还他就說是假的要這玉幹什麼他見得我們不希罕那玉便隨意給他些就過去了王夫人道我打諒真要还他這也罷了為什麼不告訴明白了他們叫他們哭哭喊喊的像什麼宝釵道這麼說呢倒还使得要是真拿那玉給他那和尚有些古怪倘或一給了他又鬧到家口不寧豈不是不成事了麼至於銀錢呢就把我的頭面折變了也还夠了呢王夫人听了道也罷了且就這麼辦罷宝玉也不回答只見宝釵走上來在宝玉手裡拿了這玉說道你也不用出去我合太太給他錢就是了處置一切宝玉道玉不还他也使得只是我还得當面見他一見纔好襲人等仍

不肯放手到底寶釵明決說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襲人只得放手寶玉笑道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哪你們既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們就守着那塊玉怎麼樣襲人心裏又着急起來仍要拉他只礙着王夫人和寶釵的面前又不好太露輕薄恰好寶玉一撒手就走了襲人忙叫小丫頭在三門口傳了焙茗等告訴外頭照應着二爺他有些瘋了小丫頭答應了出去王夫人寶釵等進來坐下問起襲人來由襲人便將寶玉的話細細說了王夫人寶釵甚是不放心又叫人出去吩咐衆人伺候聽着和尚說些什麼回來小丫頭傳話進來回王夫人道二爺真有些瘋了外頭小廝們說裏頭不給他玉他也沒法如今身子出來了求着那和尚帶了他去王夫人聽了說道這還了得那和尚說什麼來着小丫頭回道和尚說要玉不要人寶釵道不要銀子了麼小丫頭道沒聽見說後來和尚合二爺兩個人說着笑着有好些話外頭小廝們都不大懂王夫人道糊塗東西聽不出來學是自然學得來的便叫小丫頭你把那小廝叫進來小丫頭連忙出去叫進那小廝站在廊下隔着窗戶請了安王夫人便問道和尚和二爺的話你們不懂難道學也學不來嗎那小廝回道我們只聽見說什麼大荒山什麼青埂峯又說什麼

大虛境斬斷塵緣這些話王夫人听了也不懂宝釵听了唬得兩眼直瞪半句話都沒有了正要叫人出去拉宝玉進來只見宝玉笑嘻嘻的進來說好了好了宝釵仍是發怔王夫人道你瘋瘋顛顛的說的是什麽宝玉道正經話又說我瘋顛那和尚與我原認得的他不過也是要來見我一見他何嘗是真要銀子呢也只當化個善緣就是了所以說明了他自已就飄然而去了這可不是好了麽王夫人不信又隔着窓戶問那小厮那小厮連忙出去問了門上的人進來回說果然和尚走了說請太太們放心我原不要銀子只要宝二爺時常到他那裡去去就是了諸

事只要隨緣自有一定的道理王夫人道原來是個好和尚你們曾問住在那裡門上道奴才也問來着他說我們二爺是知道的王夫人問宝玉道他到底住在那裡宝玉笑道這個地方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只指宝玉心便有着落處）宝釵不待說完便道你醒醒兒罷別儘着迷在裡頭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個人老爺還吩咐叫你幹功名長進呢宝玉道我說的不是功名麽你們不知道一子出家七祖昇天呢王夫人听到那裡不覺傷心起來說我們的家運怎麽好一個四丫頭口口声聲要出家如今又添出一個來了我這樣個日子過他做什麽說着大哭起來宝釵見王夫人傷心只得

上前苦勸寶玉幾道我說了這一句頑話太太又認起真來了王夫人止住哭聲道這些話也是混說的麼正鬧着只見丫頭來回話璉二爺回來了顏色大變說請太太回去說話王夫人又吃了一驚說道將就些叫他這來罷小嬸子也是舊親不用迴避了賈璉進來見了王夫人請了安寶釵迎着也問了賈璉的安回說道剛纔接了我父親的書信說是病重的狠叫我就去若遲了恐怕不能見面說到那裡眼淚便掉下來了王夫人道書上寫的是什麼病賈璉道寫的是感冒風寒起來的如今成了癆病了現在危急專差一個人連日連夜趕來的說如若再躭擱一兩天就不能見面了故來回太太侄兒必得就去纔好只是家裡沒人照管薔兒芸兒雖說糊塗到底是個男人外頭有了事來還可傳個話侄兒家裡倒沒有什麼事秋桐是天天哭着喊着不願意在這裡侄兒叫了他娘家的人（還之為是）來領了去了倒省了平兒好些氣雖是巧姐沒人照應還虧平兒的心不狠壞巧兒心裡也明白只是性氣比他娘還剛硬些求太太時常管教管教他說着眼圈兒一紅連忙把腰裡拴檳榔荷包的小絹子拉下來擦眼（是另一人可憐相）王夫人道放着他親祖母在那裡托我做什麼賈璉輕輕的說道太太要說這個話侄兒就該活活兒的打死了沒什麼說的

總求太太始終疼侄兒就是了說着就跪下來了王夫人也眼圈兒紅了說你快起來娘兒們說話兒遂是怎麼說只是一件孩子也大了倘或你父親有個一差二錯又就擱住了或者有個門當戶對的來說親還是等你回來還是你太太作主賈璉道現在太太們在家自然是太太們做主不必等我王夫人道你要去就寫了稟帖給二老爺送個信說家下無人你父親不知怎樣快請二老爺將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結快快回來賈璉答應了是正要走出去復轉回來回說道偺們家的家下人家裡還彀使喚只是園裡沒有人太空了包勇又跟了他們老爺去了

姨太太住的房子薛二爺已搬到自己的房子內住了園裡一帶屋子都空着恐沒照應還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那櫳翠菴原是偺們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那裡去了所有的根基他的當家女尼不敢自己作主要求府裡一個人管理管理王夫人道自己的事還鬧不清還攬得在外頭的事麼這句話好反別叫四丫頭知道若是他知道了又要吵着出家的念頭出來了你想偺們家什麼樣的人家好好的姑娘出了家還了得賈璉道太太不提起姪兒也不敢說四妹妹倒底是東府裡的又沒有父母他親哥哥又在外頭他親嫂子又不大說的上話侄兒听見

要尋死覓活了好几次他既是心裡這樣定了若是牢着他將來倘或認真尋了死比出家更不好了王夫人听了點頭道這件事真々叫我也难擔我也做不得主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賈璉又說了几句纔出來叫了衆家人來交代清楚寫了書收拾了行裝平兒等不免叮嚀了好些話只有巧姐兒慘傷的了不得賈璉又欲托王仁照應巧姐到底不願意聽見外頭托了芸薔二人心裡更不受用嘴裡却說不出來只得送了他父親謹々慎々的隨着平兒過日子豐兒小紅因鳳姐去世告假的告假告病的告病平兒意欲接了家中一個姑娘來一則給巧姐作伴二則可以帶量他遍想無人祇有喜鸞四姐兒是賈母旧日鍾愛的偏々四姐兒新近出了嫁了喜鸞也有了人家兒不日就要出閣也只得罷了且說賈芸賈薔送了賈璉便進來見了邢王二夫人他兩個倒替着在外書房住下日間便與家人廝鬧有時找了几個朋友吃個車輪會甚至聚賭裡頭那裡知道一日邢大舅王仁來瞧見了賈芸賈薔住在這裡知他熱鬧也就借着照看的名兒時常在外書房設局賭錢喝酒所有几個正經的家人賈政帶了几個去賈璉又跟去了几個只有那賴林諸家的兒子姪兒那些少年托着老子娘的福吃喝慣了的那知當家

立許的道理、况且他們長輩都不在家、便是沒籠頭的馬了、又有兩個窮主人慫慂、無不樂爲、這一鬧、把个榮國府鬧得沒上沒下、沒裡沒外、那賈薔还想勾引宝玉、賈芸攔住道、宝二爺那個人沒運氣的、不用惹他、那一年我給他說了一門子絕好的親、父親在外頭做稅官、家裡開幾個當鋪、姑娘長的比仙女兒还好看、(某書偹、已隔數十回、此處方補出、)我巴巴兒的細細的寫了一封帖子給他、(文章之奇如此、)誰知他沒造化、說到這裡、瞧了瞧左右、無人、又說、他心裡早和咱們這個二嬸娘好上了、你沒聽見說、還有一个林姑娘呢、弄的害了相思病死的、誰不知道、這也罷了、各自的姻緣罷咧、誰知他爲這件事倒惱了

我了、總不大理他、打諒誰必是借誰的光兒呢、賈薔聽了、點點頭、纔把這個心歇了、他兩個还不知道宝玉自會那和尚已後、他是欲斷塵緣、一則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已與宝釵襲人等皆不大欵洽了、那些丫頭不知道、还要逗他、宝玉那裡看得到眼裡、他也並不將家事放在心裡、時常王夫人宝釵勸他念書、他便假作攻書、一心想着那個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机關、心目中觸處皆爲俗人、卻在家難受、閒來倒與惜春閒講、他們兩個人講得上了、那種心便加准了幾分、那裡还管賈環賈蘭等、那賈環爲他父親不在家、趙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會、他便入了賈

薔一路倒是彩雲時常規勸反被賈環辱罵玉釧兒見寶玉瘋顛更甚早和他娘說了要求着出去如今寶玉賈環他哥兒兩個各有一種脾氣鬧得人人不理獨有賈蘭跟着他母親上緊攻書作了文字送到學裏請教代儒因近來代儒老病在床只得自己刻苦李紈是素來沉靜除了請王夫人的安會會寶釵餘者一步不走只有看着賈蘭攻書所以榮府住的人雖不少竟是各自過各自的誰也不肯做誰的主賈環賈薔等愈鬧的不像事了甚至偷典偷賣不一而足賈環更加宿娼濫賭無所不為一日邢大舅王仁都在賈家外書房喝酒一時高興叫了幾個陪酒

的來唱着喝着勸酒賈薔便說你們鬧的太俗我要行個令兒衆人道使得賈薔道咱們月字流觴罷我先說起月字數到那個便是那個喝酒還要酒面酒底須得依着令官不依者罰三大盃衆人都依了賈薔喝了一盃令酒便說飛羽觴而醉月順飲數到賈環賈薔說酒面要個桂字賈環便說道冷露無聲濕桂花酒底呢賈薔道說個香字賈環道天香雲外飄大舅說道沒趣沒趣你又懂得什麼字了也假斯文起來這不是取樂竟是慪人了咱們都免了倒是搳搳拳輸家喝輸家唱叫做苦中苦若是不會唱的說個笑話兒也使得只要有趣衆人都道使得於是乱

擡起來王仁輸了喝了一盃唱了一個衆人道好又擡起來了是個陪酒的巔輸了唱了一個什麽小姐小姐多丰彩以後那大舅輸了張八要他唱曲兒他道我唱不上來的我說個笑話兒罷賈薔道若說不笑仍要罰的那大舅就喝了盃便說道諸位聽諸村庄上有一座元帝廟旁边有個土地祠那元帝老爺常叫土地來說問話兒一日元帝廟裡被了盜便叫土地去查訪土地回道這地方沒有賊的必是神將不小心被外賊偷了東西去元帝道胡說你是土地失了盜不問你問誰去呢你倒不去拿賊反說我的神將不小心嗎土地回道雖說是不小心倒底是廟裡

的風水不好元帝道你倒會看風水麽土地道待小神看看那土地向各處瞧了(謝笑亦佳)一會便來回稟道老爺坐的身子背後兩扇紅門就不謹慎小神坐的背後是砌的墻自然東西丟不了以後老爺的背後亦改了墻就好了元帝老爺聽來有理便叫神將派人打墻衆神將嘆口氣道如今香火一炷也沒有那裡有磚灰人工來打墻元帝老爺沒法叫衆神將作法却都沒有主意那元帝老爺脚下的龜將軍站起來道你們不中用我有主意你們將紅門拆下來到了夜裡拿我的肚子墊住這門口難道當不得一堵墻麽衆神將都說道好又不花錢又牢靠結寔于是龜將

軍便當這個差使竟安靜了、豈知過了幾天、那廟裡又丟了東西、衆神將叫了土地來說道、你說砌了墻就不丟東西、丟麽、如今有了墻還要丟、那土地道、這墻砌的不結寔、衆神將道、你瞧去、土地一看、果然是一堵好墻、怎麽還有失事、把手摸了一摸道、我打諒是真墻、那裡知道是個假（笑話·絕好·）墻、衆人聽了大笑起來、賈薔也忍不住的笑、說道、役大舅你好、我沒有罵你、你爲什麽罵我、快拿杯來罰一大杯、那大舅喝了、已有醉意、衆人又喝了幾杯、都醉起來、那大舅說他姐姐不好、王仁說他妹妹不好、（二人俱舅子、）都說的很狠毒毒的、賈環聽了、趁着酒興、也說鳳姐不好、怎樣苛刻我們、怎麽

樣踏我們的頭、衆人道、大凡做個人原要厚道些、看鳳姑娘仗着老太太、這樣的利害、如今焦了尾巴梢子了、只剩（鼻口肆駡、何至于此、雖使所嗟、之歎尚且賈府餘禍也、）了一個姐兒、只怕也要現世現報呢、賈芸想着鳳姐待他不好、又想起巧姐兒見他就哭、也信着嘴兒混說、還是賈薔道、喝酒罷、說人家做什麽、那兩個陪酒的道、這位姑娘多大年紀了、長得怎麽樣、賈薔道、模樣兒是好得很的、年紀也有十三四歲了、那陪酒的說道、可惜這樣人生在府裡、這樣人家、若生在小戶人家、父母兄弟都做了官、還發了財呢、衆人道、怎麽樣、那陪酒的說、現今有個外藩王爺最是有情的、要選一個妃子、若合了式、父母兄弟都開了

去、可不是好事見嗎、衆人都不大理會、只有王仁心裏要動了一動、是忘仁八仍舊喝酒、只見外頭走進賴林兩家的子弟來、說爺們好樂呀、衆人站起來說道、老大老三世家子弟与家人子弟聲平推、怎麽這時候纔來、叫我們好等、那兩個人說道、今早聽見一個謠言說是咱們家又鬧出事來了、心裏着急、趕到裏頭打聽去、連不見咱們、衆人道、不是咱們就完了、爲什麽不就來、那兩個說道、雖不是咱們、也有些干係、你們知道是誰、就是賈雨村老爺、我們今日進去、看見帶着鎖子、說要解到三法司衙門裏審問去呢、我們見他常在咱們家裏來往、恐有什麽事、便跟了去打聽、賈芸道、到底老大用心、原該打聽

打聽、你且坐下喝一盃再說、兩人讓了一回、便坐下喝着酒、道這位雨村老爺人也能幹、也會鑽營、官也不小了、只是貪財、破人家叅了個貪婪屬員的幾款、如今的萬歲爺是最聖明最仁慈的、獨聽了一個貪字、或因遭蹋了百姓、或因恃勢欺良、是極生氣的、所以旨意便叫拿問、若是問出來了、只怕擱不住、若是沒有的事、那參的人也不免、如今真真是好時候、只要有造化、做個官兒就好、衆人道、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現做知縣還不好麽、賴家的說道、我哥哥雖是做了知縣、他的行爲只怕也保不住、怎麽樣呢、衆人道、手也長麽、賴家的點點頭兒、便舉起盃來喝酒、

衆人又道裡頭還聽見什麽新聞兩人道別的事沒有只聽見海疆的賊寇拿住了好些也解到法司衙門裡審問還審出好些賊寇也有藏在城裡的打聽消息抽空兒就刦搶人家如今知道朝裡那些老爺們都是能文能武出力報効所到之處早就消滅了衆人道你聽見有在城裡的不知審出偺們家失了盜一案來沒有兩人道倒沒有聽見恍惚有人說是有個內地裡的人城裡犯了事搶了一個女人下海去了那女人不依被這賊寇殺了那賊寇正要跳出關去被官兵拿住了就在拿獲的地方正了法了衆人道偺們櫳翠菴的什麽妙玉不是叫人搶去不要就（結妙玉）是他罷賈環道必是他衆人道你怎麽知道賈環道妙玉這個東西是最討人嫌的他一日家捏酸見了寶玉就眉開眼笑了我若見了他他從不拿正眼瞧我一瞧直要是他我纔趁願呢衆人道搶的人也不少那裡就是他賈芸道有點信兒前日聽見人說他菴裡的道婆做夢說看見是妙玉叫人殺了衆人笑道夢話算不得邢大舅道管他夢不夢偺們快吃飯罷今夜做個大輸贏衆人願意便吃畢了飯大賭起來賭到三更多天只聽見裡頭亂嚷說是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惜春出家伏出入叢林）拌嘴把頭髮鉸掉了赶到那夫人王夫人那裡去磕了頭說是要來客他做尼姑呢送他

一個地方若不容他、就死在跟前、那邢王兩位太太沒主意、叫請薔大爺芸二爺進去、賈芸聽了、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時候起的念頭、想來是劝不過來的了、便合賈薔商議道、太太叫我們進去、我們是做不得主的、况且也不好做主、只好劝去、若劝不住、只好由他們罷、偺們商量了寫封書給璉二叔、便卸了我們的干係了、兩個商量定了主意進去見了那王兩位太太、便假意的劝了一回、無奈惜春立意必要出家、就不放他出去、只求一兩間淨屋子給他誦經拜佛、尤氏見他兩個不肯作主、又怕惜春尋死、自巳便硬做主張、說是這個不是索性我耽了罷、說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逼他出了家了就完了、若說到外頭去呢、斷斷使不得、若在家裡呢、太太們都在這裡、算我的主意罷、叫薔哥兒寫封書子給你珍大爺璉二叔就是了、賈薔等答應了、不知邢王二夫人依與不依、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痴人

話說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了事體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却有一句話要說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纔鬧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

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願意跟的另打主意惜春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紈尤氏等王夫人說了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願意正在想人襲人立在寶玉身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防着他的舊病且知寶玉嘆道真真難得襲人心裡更自傷悲寶釵雖然言語遇事試探見是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纔要叫了衆丫頭來問忽見紫鵑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們太太看着怎麼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强派得人的誰願意他自然就說出來

了紫鵑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願意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太我也並不是拆開姐姐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實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是他不是這裡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寶釵、紫鵑)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着姑娘伏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見寶玉聽到那裡想起黛玉一陣(佛心、慈悲、仍然下淚。)心酸眼淚早下來了衆人纔要問他時他又哈哈的大笑走上來道我(元)不該說的(寶玉)這紫鵑蒙太

太派給我屋裡我纔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王夫人道你頭裡姊妹出了嫁還哭得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勸倒說好事你如今到底是怎麽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寶玉道四妹妹修行是已經准的了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若是真的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若是不定的我就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哥說話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我也是像紫鵑的話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一個死呢那怕什麽二哥哥既有話只管說寶玉道我這(早已)也不算什麽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

听听罷家人道人家苦得狠的時候你倒來做詩慪人宝玉道不是做詩我到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听听罷衆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別順着嘴兒胡謅宝玉也不分辯便說道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即以度文中詩冊歸結）

李紈宝釵听了詫異道不好了這人入了迷了王夫人听了這話點頭嘆息便問宝玉你到底是那裡看來的宝玉不便說出來回道太太也不必問我自有見的地方王夫人說過味來細細一想便更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話

怎麼忽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了你們叫我怎麼樣呢我也沒有法兒了也只得由着你們去罷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宝釵一面看看這個心比刀絞更甚也掌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的死去活來幸虧秋紋扶着宝王也不啼哭也不相勸只不言語賈蘭賈環听到那裡各自走開李紈竭力的解說只是宝兄弟見四妹妹修行他想來是痛極了不顧前後的瘋話這也作不得準的獨有紫鵑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來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過來的可是宝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鵑听了

磕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鵑又給宝玉宝釵磕了頭宝玉念声阿彌陀佛難得難得不料你倒先好了（方念此句）宝釵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便說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尚思結人七討好也）宝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早已照破）襲人哭道這麽說我是要死的了宝玉聽到那裡倒覺傷心只是說不出來因時已五更宝玉請王夫人安歇李紈等各自散去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結彩屏）後來許配了人家紫鵑終身伏侍毫不改初（結紫鵑）此是後話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遇着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在道甚

在心焦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想來探春一定回家略略解些煩心只打听不出起程的日期心裡又煩燥想到盤費算來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上來應用那人去了幾日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看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禀啟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備上白銀五十兩（中狠又是）賈政看了生氣即命家人立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不周到又添了一百央來人帶回幫着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肯帶回（比矣）

撂（尚有些氣）下就走了賴菜心下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回明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于是賴家托了賈薔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薔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叫他告病辭官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芸听見賈薔的假話心裡便没想頭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相商賈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雖是趙姨娘積蓄些微早被他弄光了那能照應人家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要趂賈璉不在家要擺佈巧姐出氣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來上故意的埋怨賈芸道你們年紀又大放

着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倒和我沒有錢的人相商賈芸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倒好笑偺們一塊兒頑一塊兒鬧那裡有銀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鴟梟之腹生此賈環）叔叔我說何叫你生氣的話外藩花了錢買人還想我和偺們走動麼賈環在賈芸耳边說了些話賈芸雖然點頭（賈環之商有十分人氣）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也不當事恰好王仁走來說道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麼瞞着我麼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王仁拍手道這倒是一種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辦（王仁無賴反自利親舅舅）我是親舅舅做得主的

只要環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麼一說我找邢大舅再一說太太們問起來你們齊打夥說好就是了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我邢大舅賈芸便去回邢王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听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听得王大舅知道心裡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那邢大舅已經听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若說這位郡王是極有體面的若應了這門親事雖說是不是正配保管一過了門姊夫的官早復了這裡的聲勢又好了邢夫人本是沒主意人被傻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邢大人倒叫人出去追着賈芸去說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要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着合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的保山是不怕的那相看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並回了王夫人那李紈寶釵等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歡喜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艷粧麗服邢夫人接了進去敘了些閑話那來人本知是個誥命也不敢待慢邢夫人因事未定也沒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那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

也跟着來只見有兩個官人打扮的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一看更又起身來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先看見來頭却也猜着八九必是藩親的但是二爺不在家大太太作主到底不知是那府裏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看瞧那幾個人的來頭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且打聽明白再說平兒心下留神打聽那些丫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趕

着去告訴了李紈寶釵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在璉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得主況且是他親舅爺々和他親身々打聽的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豎是願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璉兒也抱怨不着別人王夫人聽了這些話心下暗々生氣勉強說些閑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々落淚寶玉勸道太太們煩惱這件事我看來是不成的這又是巧姐兒命裡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

接过去若依平兒的話你璉二哥可不抱怨我麽別說自巳的侄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也是要好總好那姑娘是我們作媒的配了你二大舅子如今和和順順的过日子不好麽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很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裡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可不是我的心壞正說着平兒过來瞧宝釵並探聽邢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着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是便璉二爺回來怎麽說呢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來聽我說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他要作主我能夠攔他麽宝玉勸道無妨碍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兒生怕宝玉瘋顛嚷出來也並不言語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這裡王夫人想到煩悶一陣心痛叫丫頭扶着勉强回到自巳房中躺下不叫宝玉宝釵过來說睡睡就好的自巳却也煩悶聽見說李嬸娘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回道今早爺爺那裡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公子們傳進來的我母親接了正要过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太瞧回來我母親就过來回太太還說我老娘要过來

呢說着一面把書子呈上王夫人一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麼賈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王夫人听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後來放定下茶想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嬸娘來商量這件事情便點點頭兒一面拆開書信見上面寫着道

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翁婿來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璉侄手稟知大老爺身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寶玉蘭哥場期已近務須實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靈柩擬妥倘需日時我身體平善不必掛念此諭寶玉你知道月日手書蓉兒另稟

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拿去給你二叔叔瞧瞧還交給你母親罷正說着李紈同李嬸娘過來請安問好畢王夫人讓了坐李嬸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了一會子李紈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太看過了麼王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着給他母親瞧李紈看了道三姑娘出門了好幾年總沒有來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見探了頭要回來了心裡略好些只是不知幾時纔到李

嬸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紈因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爺惦記的什麼是的你快拿了去給二叔叔瞧瞧去罷李嬸娘道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怎麼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粮道的起身時給他們爺兒兩個捐了倒監了李嬸娘點頭賈蘭一面拿着書子出來來找宝玉却說宝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裡細玩宝釵從裡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過來一看見是這個心裡着實煩悶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羣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看他這種光景料勸不過來便坐在宝玉傍边怔怔的坐着宝玉見

他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為什麼宝釵道我想你我旣為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却不在情慾之私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烟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抵為重宝玉也沒听完把那書本擱在傍边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人品根抵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痴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麼能跳出這般塵網如今纔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不曾提醒一個旣要講到人品根抵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宝釵道你旣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為赤子之

心并不是遁世離群無關無係爲赤子之心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爲心。所謂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忍于拋棄天倫還成什麽道理宝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强巢許武周不强夷齊宝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爲什麽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爲聖賢呢况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許多難處之事所以纔有托而逃當此聖世咱們世受國恩祖父錦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宝你方纔所說自己想一想是與不是宝玉聽了也不答言只有仰頭微笑(問卞之答)宝釵因又勸道你既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宝玉點了點頭嘆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實也不是什麽難事倒是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還不離其宗(宝玉此時此說法。)宝釵未及答言襲人過來說道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先賢我們也不懂我只想着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着二爺不知陪了多少小心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只二爺也該體諒體諒况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爲事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至於

神仙那一層更是謊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裡來的這麼個和尚、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眞、二爺是讀書的人、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麼、寶玉聽了低頭不語、襲人還要說時、只聽外面腳步走响、隔着窗戶問道、二叔在屋裡呢麼、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來笑道、你進來罷、寶釵也站起來、賈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襲人也問了好、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瞧、寶釵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回來了、賈蘭道、爺爺既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寶玉點頭不語、默默如有所思、賈蘭便問叔叔看見爺爺後頭寫的

叫偺們好生念書了、叔叔這一程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寶玉笑道、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好去詐這個功名、賈蘭道、叔叔既這樣、就擬幾個題目、我跟着叔叔作作、也好進去混塲、別到那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寶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說着、寶釵命賈蘭坐下、寶玉仍坐在原處、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了一回文、不覺喜動顏色、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便仍進屋裡去了、心中細想寶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過來了、只是剛纔說話、他把那從此而止四字單單的許可、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寶釵尚自猶豫、惟有襲人看他

愛講文章、提到下場、更又欣然、心裏想道、阿彌陀佛、好容易講四書是的、纔講過來了、這裏宝玉和賈蘭講文、鶯兒沏過茶來、賈蘭站起來接了、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並請甄宝玉在一處的話、宝玉也甚似願意、一時賈蘭回去、便將書子留給宝玉了、那宝玉拿着書子、笑嘻嘻上走進來、遞給麝月收了、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了、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如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边、宝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為罕異、因欲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開呢、宝玉道、如今纔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

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為干净、宝釵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不須言語文字）宝玉口中微吟道、

內典語中無佛性、金丹法外有仙丹、（透徹語。）

宝釵也沒很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丹幾個字、心中連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宝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已卻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宝釵這纔放了心、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着向宝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徹、只一路講完、就把二爺勸明白了、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宝釵點點頭微笑

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遲早但願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說到這裡見房裡無人便悄說道這一番悔悟回來固然很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來明不做和尚矣）也是不好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二爺自從信了和尚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真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紫鵑去了如今只他們四個這裡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聽見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呢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裡呢麝月秋紋雖沒別的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如今算來只有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況且鶯兒也穩重我想倒茶弄水只叫鶯兒帶着小丫頭們伏侍就彀了不知奶奶心裡怎麼樣寶釵道我也慮的是這些你說的倒也罷了從此便派鶯兒帶着小丫頭伏侍那寶玉知也不出房門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到了八月初三這一日正是賈母的冥壽寶玉早晨過來磕了頭便回去仍到靜室中去了飯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着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裡說閒話兒寶玉自在靜室冥心危坐忽見鶯兒端了

一盤瓜菓進來說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這是老太太的克什寶玉站起來答應了復又坐下便道擱在那裡罷鶯兒一面放下瓜菓一面悄悄向寶玉道太太那裡誇二爺呢寶玉微笑鶯兒又道太太說了二爺這一用功明兒進場中了出來明年再中了進士作了官老爺太太可就不枉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點頭微笑鶯兒忽然想起（黄鶯花絡[illegible]又[illegible]是承[illegible]子）那年給寶玉打絡子的時候寶玉說的話來便道真要二爺中了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裡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我們姑奶奶後來帶着我不知到那一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罷咧（人所不[illegible]）寶玉聽到這裡又覺塵心一動連忙斂神定息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來我是有造化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呢鶯兒把臉飛紅了勉強道我們不過當了頭一輩子罷咧有什麼造化呢寶玉笑道果然能彀一輩子是了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鶯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話了恐怕自已招出寶玉的病根來打算着要走只見寶玉笑着說道傻了頭我告訴你罷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宝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話說鶯兒見宝玉說話摸不着頭腦正自要走只听宝玉又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着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只（宝玉明明說襲人之必嫁矣）要往後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日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跟着他熬了一塲鶯兒听了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娘還等我呢二爺要吃菓子時打發小丫頭叫我就是了宝玉點頭鶯兒纔去了一時宝釵襲人回來各自房中去了不題且說過了幾天便是塲期別人只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的了衹有宝釵見宝玉的工課雖好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却别有一種冷靜的光景知他要進塲了頭一件叔侄兩個都是初次赴考恐人馬擁擠有什麼失閃第二件宝玉自和尚去後總不出門雖然見他用功喜歡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麼變故所以進塲的頭一天一面派了襲人帶了小丫頭們同着素雲等給他爺兒兩個收拾妥當自已又都過了目好好的擱起預備着一面過來同李紈回了王夫人揀家裡的老成管事的多派了幾個只說怕人馬擁擠碰了次日宝玉賈

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囑咐道你們爺兒兩個都是初次下塲但是你們活了這麼大並不曾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眼前也是丫鬟媳婦們圍着何曾自已孤身睡過一夜今日各自進去孤孤悽悽舉目無親須要自已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我着家人早些叫來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王夫人說着不免傷心起來賈蘭聽一句答應一句只見寶玉一声不哼待王夫人說完了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決意跟了僧）滿眼流淚磕了三個頭（尚走矣）說道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答報只有這一入塲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那時太太喜歡喜歡便是兒子一輩的事也完了（了結父母養育劬勞之心而已）一輩子的不好也都遮過去了王夫人聽了更覺傷心起來便道你有這個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太不能見你的面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那寶玉只管跪着不肯起來便說道老太太見與不見總是知道的（借老太太說[illegible][illegible]勸慰之地此子不復在紅塵中矣）喜歡的既能知道了喜歡了便不見也和見了的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神氣啊李紈見王夫人和他如此一則怕勾起寶玉的病來二則也覺得光景不大吉祥連忙過來說道太太這是大喜的事為什麼這樣傷心況且寶兄弟近來很知好歹很孝順又肯用功只要帶了姪兒進去好好的作文章早早的回

來寫出來請偺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等着爺兒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一面叫人攙起寶玉來。寶玉卻轉過身來給李紈作了個揖（長揖人此去名），說：嫂子放心，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日後蘭哥還有大出息，大嫂子還要帶鳳冠穿霞帔呢。李紈笑道：但願應了叔叔的話，也不枉說到這裡。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連忙咽住了。寶玉笑道：只要有了個好兒子（如此也）能彀接續祖基，就是大哥哥不能見（借射寶釵七有字佛口在），也算他的後事完了。李紈見天氣不早了，也不肯儘着和他說話，只好點點頭兒。此時寶釵聽得早已呆了，這些話不但寶玉，便是王夫人李紈所說，句句都是不祥之兆，卻又不敢認真，只得忍淚無言。那寶玉走到跟前（長揖之[illegible]盡此一揖了），深深的作了一個揖。眾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着是怎麼樣，又不敢笑他。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眾人更是納罕。又聽寶玉說道：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太聽我的喜信兒罷（更是決撒）。寶釵道：是時候了，你不必說這些（何何敝言）嘮叨話了。寶玉道：你倒催的我緊，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回頭見眾人都在這裡，只沒惜春紫鵑，便說道：四妹妹和紫鵑姐姐跟前，替我說一句罷，橫豎是再見就完了。眾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又像瘋話，人家秪說他從沒出過門，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說道：外面有人

等你兒你再鬧就悞了時辰了寶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悟道人之語）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衆人也都笑道快走罷獨有王夫人和寶釵娘兒兩個倒像生離死別的（此時不見離人今在別）一般那眼淚也（且亦未嘗料及寶玉之果能離人之今不作也）不知從那裡來的直流下來幾乎失声哭出但見寶玉嘻天哈地大有瘋傻之狀遂從此出門走了正是

走來名利無雙地　打出樊籠第一關

不言寶玉賈蘭出門赴者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自已又氣又恨便自大爲王說我可要給母親報仇了家裡一個男人沒有上頭大太太依了我還怕誰想定了主意跑到邢夫人那边請了安說了些奉承的話那邢夫人自然喜歡便說道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兒像那巧姐兒的事原該我做主的你璉二哥糊塗放着親奶奶倒托別人去賈環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一門子現在定了還要備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這樣的藩王孫女婿兒還怕大老爺沒大官做麼不是我說自巳的太太他們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壓的人難受將來巧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等我去問問他邢夫人道你也該告訴他他纔知道你的好處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麼門子好親事來（金玉此）但只平兒那個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事不好說是你太太也不愿意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若遲

了你二哥回來又听人家說謠就辦不成了賈環道那边都定了只等大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規矩三天就要來娶的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愿意那边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只好悄悄的抬了去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熱鬧起來邢夫人道這有什麽不愿意也是禮上應該的賈環道既這麽着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邢夫人道這孩子又糊塗了裡頭都是女人你叫声姐兒寫了一個就是了賈環听說喜欢的了不得連忙答應了出來赶着和賈芸說了邀着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兑銀子去了那知剛纔所說的話早被跟邢夫人的丫頭听見那丫頭是求了平兒纔挑上的便抽空兒赶到平兒那裡（敍事在此不待九不）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平兒（斷夫姐兒也）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大太太的話不能遵今兒又听見這話便大哭起來要和太太講去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着大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大太太做得主的况且还有舅舅做保山他們都是一氣姑娘一個人那裡說得過呢我到底是下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可想法兒斷不可冒失的（平兒不負鳳姐）邢夫人那边的丫頭道你們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要抬走了說着各自去了平兒回過頭來見巧姐哭作一團連忙扶

看道、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二爺幫不着、少見他們的話頭、這句話还没說完、只見邢夫人那边打發人來告訴姑娘大喜的事來了、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來、若是賠送呢、原說明了等二爺回來再辦、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又見王夫人過來、巧姐兒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懷裡、王夫人也哭道、妞兒不用着急、我為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話、看來是扭不過來的、我們只好應着、緩下去、即刻差個家人、赶到你父親那裡去告訴、平兒道、太太还不知道麼、早起三爺在大太太跟前說了、什麽外藩規矩、三日就要過去的、如今大太太已叫芸哥兒寫了名字年庚去了、还等得二爺麼、王夫人聽說是三爺、便氣得說不出話來、呆了半天、一疊聲叫人找賈環、找了半日、人回合早同薔哥兒王舅爺出去了、王夫人問芸哥兒呢、眾人回說不知道、巧姐屋內人人瞪眼、一無方法、王夫人也難和邢夫人爭論、只有大家抱頭大哭、有個婆子進來回說、後門上的人說、那個劉老老又來了、王夫人道、偺們家遭着這樣事、那有工夫接待人、不拘怎麽回了他去罷、平兒道、太太該叫他進來、他是姐兒的干媽、也得告訴告訴他、王夫人不言語、那婆子便帶了劉老老進來、各人見了問好、劉老老見眾人的眼圈兒都是紅的、也摸不着頭腦、遲了

一會子便問道怎麼了太太姑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越發大哭起來平兒道老老別說閒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把個劉老老也唬怔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你這麼一個伶俐姑娘沒聽見過鼓兒詞麼（說笑而道引証鼓兒詞奇絕劉老老亦大有絕不入張非深孝無術者矣）這上頭的方法多着呢這有什麼難的平兒趕忙問道老老你有什麼法兒快說罷劉老老道這有什麼難的呢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扔崩一走就完了事了平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的人走到那裡去劉老老道只怕你們不走你們要走就到我屯裡去我就把姑娘藏起來即刻叫我女

婿弄了人叫姑娘親筆寫個字兒趕到如老爺那裡少不得他就來了可不好麼（不嗜富貴曾讀書是程留文者白之流也）平兒道大太太知道呢劉老老道我來他們知道麼平兒道大太太住在後頭他待人刻薄有什麼信沒有送給他的你若前門走來我知道了如今是後門來的不妨事劉老老道說偺們定了幾時我叫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平兒道這還等得幾時呢你坐着罷急忙進去將劉老老的話避了傍人告訴了王夫人想了（王夫人遲疑非應変之才）半天不妥當平兒道只有這樣爲的是太太纔敢說明太太就裝不知道回來倒問大太太我們那裡就有人去想二爺回來也快王夫人不言語嘆了一口氣巧姐兒聽見

便和王夫人道只求太太救我横竪父親回來只有感激的平兒道不用說了太太回去罷回來只要太太派人看〔王夫人〕〔思是死未之談到一分分急即衣服鋪蓋刦老乚未辨得出也〕屋子王夫人道掩過些你們兩個人的衣服鋪蓋是要的平兒道要快走了纔中用呢若是他們定了回來就有了饑荒了提醒了王夫人便道是了你們快辦去罷有我呢于是王夫人回去倒過去找邢夫人說閒話兒把邢夫人先絆住了平兒這裡便遣人料理去了囑咐道倒別避人有人進來看見就說是大太太吩咐的要一輛車子送劉老乚去這裡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僱了車來平兒便將巧姐裝𡚒青兒模樣急急去的了後來平兒只當送人眼錯不

見也跨上車去了〔不負丘備〕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雖開只有一兩個人看着餘外雖有幾個家下人因房大人少空落落的誰能照應且邢夫人又是個不憐下人的衆人明知此事不好又都感念平兒的好處所以通同一氣放走了巧姐〔補出粉老乚方見巧姐之所以能逃也〕邢夫人还自和王夫人說話那裡理會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說了一回話悄悄的走到宝釵那裡坐下心裡還是惦記着宝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便問太太的心裡有什麼事王夫人將這事背地裡和宝釵說了宝釵道險得很如今得快快兒的叫芸哥兒止住那裡纔妥當王夫人道我找不着環兒呢宝釵道太太總要裝作不知等我想個人

去叫太太知道纔好王夫人點頭一任寶釵想入暫且不言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幾個使喚的女人據媒人一面之辭所以派人相看相看的人回去稟明了藩王藩王問起人家眾人不敢隱瞞只得實說（外藩倒明白人）那外藩听了知是世代勳戚便說了不得這是有干例禁的幾乎悞了大事况我朝覲已過便要擇日起程倘有人來再說快快打發出去這日恰好賈芸王仁等遞送年庚只見府門裡頭的人便說奉王爺的命再敢拿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要拿住究治的如今太平時候誰敢這樣大胆這一嚷唬得王仁等抱頭鼠竄的出來埋怨那說事的人大家掃興而散（氏盡心）賈

環在家候信又聞王夫人傳喚急得煩躁起來見賈芸一人回來赶着問道定了麽賈芸慌忙跟足道了不得了不知是什麽人露了風了還把吃虧的話說了一遍賈環氣得發怔說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如今怎麽樣處呢這都是你們眾人坑了我了正没主意听見裡頭亂嚷叫着賈環等的名字說大太太二太太叫呢兩個人只得蹭進去只見王夫人怒容滿面說你們幹的好事如今逼死了巧姐和平兒了（逼人二字佳甚甚而不確）快快的給我找還屍首來完事兩個人跪下賈環不敢言語賈芸低頭說道孫子不敢幹什麽非為的是邢舅太爺和王舅爺說給巧妹妹作媒我們

總同太太們的大太太願意總叫孫子寫帖兒去的人家
还不要呢怎生我們逼死了妹妹呢王夫人道環兒在太
太那裡說的三日內便要抬了走說親作媒有這樣的
麽我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兒还了我們等老爺回來再
說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只有落淚王夫
人便駡賈環說趙姨娘這樣混賬的東西留的種子也是
這混賬的說着叫了頭扶了回到自巳房中那賈環賈芸
邢夫人三個人互相埋怨說道如今且不用埋怨想來死
是不死的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麽親戚家躲着去了
邢夫人叫了前後的門人來駡着問巧姐兒和平兒知道

那裡去了豈知下人一口同音說是大太太不必問我們
問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了在大太太也不用鬧等我們太
太問起來我們有話說要打大家打要發大家都罰自從
璉二爺出了門外頭鬧的还了得我們的月錢月米是不(兩個)
給了賭錢喝酒鬧小且还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裡來
這不是(賬東西)爺嗎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王夫人那边又打發
人來催說叫爺們快找來那賈環等急得恨無地縫可鑽
又不敢盤問巧姐那边的人明知衆人深恨是必藏起來
了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只得各處親戚家
打听毫無蹤跡裡頭一個邢夫人外頭環兒等這幾天鬧

的書，夜不寧，看看到了出場日期，王夫人只盼着宝玉賈蘭回來。等到晌午，不見回來，王夫人李紈宝釵着忙，打發人去到下處打听，去了一起，又無消息，連去的人也不來了；回來又打發一起人去，又不見回來。三個人心裡如熱油熬煎，等到傍晚，有人進來，見是賈蘭，眾人喜歡，問道：「宝二叔呢？」賈蘭也不及請安，便哭道：「二（三声点次俱下。）叔丟了。」王夫人听了這話，便怔了半天，也不言語，便直挺挺的躺倒床上。虧得彩云等在後面扶着，下死的叫醒轉來，哭着。見宝釵也是白瞪兩眼，襲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只有哭着罵賈蘭道：「糊塗東西！你同二叔在一處，怎麼他就丟了？」賈蘭道：「我和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吃一處睡，進了場相離也不遠，刻刻在一處的。今日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还等我呢。我們兩個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來，在龍門口一擠，回頭就不見了。我們家接場的人都問我，李貴还說看見的，相離不過数步，怎麼一擠就不見了。叫李貴等分頭的找去，我也帶了人各處號裡都找遍了，沒有，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王夫人是哭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宝釵心裡已知八九，襲人痛哭不已。賈薔等不等吩咐，也是分頭而去。可憐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空備了接場的酒飯。賈蘭也忘却了辛苦，还要自己找去，倒是王夫人攔住道：「我的

兒你叔叔丟了、還禁得再丟了你麽。好孩子你快快去罷、賈蘭那裡肯走、尤氏等苦勸不止、衆人中只有惜春心裡却明白了、只不好說出來、便問寶釵道、二哥哥帶了玉去了沒有。寶釵道、這是隨身的東西、怎麽不帶、惜春聽了便不言語。襲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也是料着那和尚作怪、柔腸幾斷、珠淚交流、嗚嗚咽咽哭個不住、追想當年寶玉相待的情分、有時慪他、他便惱了、也有一種令人回心的好處、那溫存體貼、是不用說了、若慪急了他、便賭誓說做和尚、那知道今日却應了這句話。看看那天已覺是四更天氣、並沒有個信兒、李紈又怕王夫人苦壞了、極力的

勸着回房、衆人都跟着伺候、只有邢夫人回去、賈環躲着不敢出來、王夫人叫賈蘭去了、一夜無眠、次日天明、雖有家人回來、都說沒有一處不尋到、實在沒有影兒、于是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嬸娘等接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信、如此一連數日、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命在垂危、忽有家人回道、海疆來了一人、口稱統制大人那裡來的、說我們家的三姑奶奶明日到京了、王夫人聽說探春回京、雖不能解寶玉之愁、那個心略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來、衆人遠遠接着、見探春出跳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鮮明、見了王夫人形容枯槁、衆人眼腫腮紅、便也大哭起

來哭了一會然後行禮看見惜春道姑打扮心裡狠不舒服又听見宝玉心迷走失家中多少不順的事大家又哭起來還虧得探春能言見解亦高把話來慢慢兒的劝解了好些時王夫人等略者好些再明日三姑爺也來了知有這樣的事探春住下劝解跟探春的丫頭老婆也與衆姐妹們相聚各訴別後的事從此上上下下的人竟是無晝無夜專等宝玉的信那一夜五更多天外頭幾個家人進來到二門口報喜幾個小丫頭乱跑進來也不及告訴大丫頭了進了屋子便說太太奶奶們大喜王夫人打諒宝玉找着了便喜欢的站起身來說在那裡找着的快叫他進來那人道中了第七名舉人王夫人道宝玉呢家人不言語王夫人仍舊坐下探春便問第七名中的是誰家人回說是宝二爺正說着外頭又嚷道蘭哥兒中了那家人赶忙出去接了報單回禀見賈蘭中了一百三十名李紈心下喜欢因王夫人不見了宝玉不敢喜形於色王夫人見賈蘭中了心下也是喜欢只想若是宝玉一回來偺（那就擺酒唱戲。）們這些人不知怎樣樂呢獨有宝釵心下悲苦又不好掉淚衆人道喜說是宝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會丢的況天下那有迷失了的舉人王夫人等想來不錯略有笑容衆人便趁勢劝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只見三門外頭

焙茗亂嚷說我們二爺中了舉人是丟不了的了眾人問道怎見得呢焙茗道一舉成名天下聞如今二爺走到那裡那裡就知道的誰敢不送來裡頭的眾人都說這小子雖是沒規矩這句話是不錯的（適表其為焙茗見解）惜春道這樣大人了那裡有走失的只怕他看破世情入了空門這就難招着他了（○惜春早已有之矣○）這句話又招得王夫人等又大哭起來李紈道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拋了也多得很王夫人哭道他若拋了父母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探春道大凡一個人不可有奇處（探春敘論靈虎從頭）二哥哥生來帶塊玉來都道是好事這麼說起來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若是再有

幾天不見我不是叫太太生氣就有些原故了只好譬如沒有生這位哥哥罷了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幾輩子的修積（○作者極力為襲人痛哭發揮正深悲其水性楊花罵得已結嘴吹仇人○為孤孀子自己得顏啟目也○）寶釵聽了不言語襲人那裡忍得住心裡一疼頭上一暈便栽倒了王夫人見了可憐命人扶他回去賈環見哥哥姪兒中了又為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只抱怨薔芸兩個知道探春回來此事不肯干休又不敢躲開這幾天竟是如在荊棘之中明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知道甄寶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提起賈寶玉心迷走失甄寶玉嘆息勸慰知貢舉的將考中的卷子奏聞皇上一一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見第七名

賈寶玉是金陵籍貫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賈蘭皇上傳旨詢問兩個姓賈的是金陵人氏是否賈妃一族大臣領命出來傳賈寶玉賈蘭問話賈蘭將寶玉場後迷失的話並將三代陳明大臣代爲轉奏皇上最是聖明仁德想起賈氏功勳命大臣查覆大臣便細細的奏明皇上甚是憫恤命有司將賈赦犯罪情由查案呈奏皇上又看到海疆靖寇班師善後事宜一本奏的是海宴河清萬民樂業的事皇上聖心大悅命九卿敘功議賞並大赦天下賈蘭等出來拜了座師並聽見朝內有大赦的信便回了王夫人等合家略有喜色只盼寶玉回來薛姨媽更加喜

歡便要打算贖罪一日人報甄老爺同三姑爺來道喜王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不多一回賈蘭進來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太太們大喜了甄老伯在朝內聽見有旨意說是大老爺的罪名免了珍大爺不但免了罪仍襲了寧（衰而復盛之機）國三等世職榮國世職仍是老爺襲了俟丁憂服滿仍陞工部郎中所抄家產全行賞還二叔的文章皇上看了甚喜問知元妃兄弟北靜王還奏說人品都好皇上傳旨召見衆大臣奏稱據伊姪賈蘭回稱出場時迷失現在各處尋訪皇上降旨着五營各衙門用心尋訪（寶才是[illegible]成名天下聞如始名之所言矣）這旨意一下請太太們放心皇上這樣聖恩再沒有找不着了王夫人等

這纔大家稱賀喜歡起來只有賈環等心下着急四處找
尋巧姐那知巧姐隨了刘老老帶着平兒出了城到了庄
上刘老老也不敢輕褻巧姐便打掃上房讓給巧姐平兒（比大觀園飲饌却差些）
住下每日供給雖是鄉村風味到也潔淨又有青兒陪着
暫且寬心那庄上也有幾家富戶知道劉老老家來了賈（巧姐，這几日另有一種樂）
府姑娘誰不來瞧都道是天上神仙也有送菜菓的也有（比較在賈府耐人些）
送野味的到也熱鬧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家財巨
萬良田千頃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紀十四歲他父
母延師讀書新近利試中了秀才那日他母親看見了巧
姐心裡羨慕自想我是庄家人家那能配得起這樣世家

小姐呆呆的想着刘老老知他心事拉着他說你的心事（○○朱想一○神）
我知道了我給你們做個媒罷周媽媽笑道你別哄我他
們什広人家肯給我們庄家人広刘老老道說着瞧罷能干（刘老老却能辦）
是兩人各自走開刘老老惦記着賈府叫板兒進城打听
那日恰好到寧栄街只見有好些車轎在那裡板兒便在
鄰近打听說是寧栄兩府復了官賞还抄的家産如今府
裡又要起來了只是他們的宝玉中了舉不知走到那裡
去了板兒心裡喜歡便要回去又見好幾匹馬到來在門
前下馬只見門上打千兒請安說二爺回來了大喜大老
爺身上安了広那拉爺笑着道好了又遇恩旨就要回來

了、還問那些人做什麽的、門上回說是是上派官在這裡下旨意叫人領家產、那位爺便喜歡進去、做頭使知是賈璉了也不用打听、趕（可見刘老老非非勢利今但好閙切）忙回去告訴了他外祖母刘老老听說、喜的眉開眼笑、去（由青兒賈璉將相待。厚情此回所以報也）和巧姐兒賀喜、將板兒的話說了一遍、平兒笑說道、可不是虧得老老這樣一辦、不然姑娘也摸不着那好時候、巧姐更自歡喜、正說着那送賈璉信的人也回來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狠、叫我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又賞了我好幾兩銀子、刘老老听了得意、便叫人趕了兩輛車、請巧姐平兒上車、巧姐等在刘老老家住熟了、反是依依不捨、更有青兒哭着恨不能留下、刘老老和他不忍相別、便叫青兒跟了進城、一逕直奔榮府而來。

且說賈璉先前知道賈赦病重、趕到配所、父子相見、痛哭了一塲、漸漸的好起來、賈璉接着家書、知道家中的事、禀明賈赦回來、走到中途、听得大赦、又趕了兩天、今日到家、恰遇頒賞恩旨、裡面邢夫人等正愁無人接旨、雖有賈蘭、終是年輕、人報璉二爺回來、大家相見、悲喜交集、此時也不及敘話、即到前廳、叩見了欽命大人、問了他父親好、說明日到內府領賞、寧國府第發交居住、衆人起身辭別、賈璉送出門去、見有幾輛小車、家人們不許停歇、正在吵閙、賈璉早知是送巧姐來的車、便罵家人道、你們這班糊塗忘

人說了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將巧姐兒擺道走了如今人家送來還要攔阻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麼仇麼衆家人原怕賈璉回來不依想來少時纔破豈知賈璉說得更明心下不懂只得站着回道二爺出門奴才們有病的有告假的都是三爺薔大爺芸大爺作主不與奴才們相干賈璉道什麼混賬東西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趕進來賈璉進去見那夫人也不言語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裡跪下磕了個頭回道姐兒回來了全虧太太環兄弟太太也不用說他了只是芸兒這東西他上回看家就鬧亂兒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便鬧到這樣回太太的話這種人攆

了他不往來也使得王夫人道你大舅子爲什麼也是這樣賈璉道太太不用說我自有道理正說着彩雲等回道巧姐兒進來了見了王夫人雖然別不多時想起這樣逃難的景况不免落下淚來巧姐兒也便大哭賈璉謝了劉老老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的話來賈璉見平兒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裡感激眼中流淚自此賈璉心裡愈敬平兒打算等賈赦等回來要扶平兒爲正此是後話暫且不題那夫人正恐賈璉不見了巧姐必有一番的周折又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裡心下更是着急便叫了頭去打聽回來說是巧姐兒同着劉老老在那裡說話那夫人

纔知要初覺知他們的鬼還抱怨着王夫人調唆我母子不和到底是那個送信給平兒的正問着只見巧姐同着劉老老帶了平兒王夫人在後頭跟着進來先把頭裡的話都說在賈芸王仁身上說大太太原是聽見人說爲的是好事那裡知道外頭的鬼邢夫人聽了自覺羞慚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心裡也服於是邢王夫人彼此心下相安平兒回了王夫人帶了巧姐到寶釵那裡來請安各自提各自的苦處又說到皇上隆恩咱們家該興旺起來了想來寶二爺必回來的正說到這話只見秋紋忽忙來說襲人不好了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又發瘨又心痛又），連忙進去瞧看。巧姐兒同（氣厥何以不死時者深思了頭把結局好終究不住者）平兒也隨着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心痛難禁，一時氣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巧姐兒問寶釵道：「襲人姐姐怎麼病到這個樣？」寶釵道：「大前日晚上哭傷了心了，一時發暈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來，他就睡倒了。因外頭有事，沒有請大夫瞧他，所以致此。」說着，大夫來了，寶釵等略避。大夫看了脈，說是急怒所致，開了方子去了。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寶玉若

不回來，便要打發屋裡的人都出去，一急越發不好了。到大夫瞧後，秋紋給他煎藥，他各自一人躺着，神魂未定，好像寶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手裡拿着一本冊子揭着看，還說道：「你別錯了主意，我是不認得你們的了。」（作者深悉襲人故以夢中語決絕之也）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來說：「藥好了，姐姐吃罷。」襲人睜眼一瞧，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自己細細的想：「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要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揉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在別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這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

悟了道拋了二奶奶怎麽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
月敘照着那樣的分似其實我究竟沒有在老爺太太跟
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裡人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
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寶玉待我的
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右想實在難處想到剛纔的夢好像
和我無緣的話倒不如死了乾淨豈知吃藥已後心痛減
了好些也難躺着只好勉強支持過了幾日起來服侍寶
釵寶釵想念寶玉暗中垂淚自嘆命苦又知他母親打算
給哥哥贖罪很費張羅不能不幫着打算暫且不表且說
賈政扶賈母靈柩賈蓉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

金陵先安了葬賈蓉自送黛玉的靈也去安葬賈政料理
墳基的事一日接到家書一行一行的看到寶玉賈蘭得
中心裡自是喜歡後來看到寶玉走失復又煩惱只得趕
忙回來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赦的旨意又接家書果
然赦罪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趲行一日行到毗陵驛地
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淨去處賈政打發衆人上
岸投帖辭謝朋友總說即刻開船都不敢勞動船中只留
一個小厮伺候自己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早到
家寫到寶玉的事便停筆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
裡面一個人光着頭赤着腳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氈

的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纔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卻是寶玉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麼那人只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裏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船頭上來了兩人一僧一道夾住寶玉說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說著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賈政不顧地滑疾忙來趕見那三人在前那裏趕得上只聽得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遊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

賈政一面聽着一面趕去轉過一小坡倏然不見賈政已趕得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頭來見自己的小廝也是隨後趕來賈政問道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麼小廝道看見的奴才為老爺追趕故也趕來後來只見老爺不見那三個人了賈政還欲前走只見白茫茫一曠野並無一人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眾家人回船見賈政不在艙中問了船夫說是老爺上岸追趕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眾人也從雪地裏尋蹤迎去遠遠見賈政來了迎上去接着一同回船賈政坐下喘息方定將見寶玉的話說了一

漏眾人回稟便要在這地方尋覓賈政嘆道你們不知道這是我親眼見的並非鬼怪兒聽得歌聲大有元妙那寶玉生下時啣了玉來便也古怪我早知不祥之兆爲的是老太太疼愛所以養育到今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見了三次頭一次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第二次便是寶玉病重他來了將那玉持誦了一番寶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來坐在前廳我一轉眼就不見了我心裏便有些詫異只道寶玉果真有造化高僧仙道來護佑他的豈知寶玉是下凡歷劫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纔明（政老既知其銀々釋便不必悲傷矣。）白說到那裏掉下淚來眾人道寶二爺果然是下凡的和

尚就不該中舉人了怎麼中了纔去賈政道你們那裏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裏的精靈他自具一種性情你看寶玉何常肯念書他若略一經心無有不能的他（這財帛政老皆問自）那一種脾氣也是各別另樣說着又嘆了幾聲眾人便拿蘭哥得中家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賈政仍舊寫家書便把這事寫上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寫完封好即着家人回去賈政隨後趕回暫且不提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信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並自己湊齊了贖罪銀兩刑部准了收兌了銀子一角文書將薛蟠放出他們母子姊妹弟兄見面不必細述自然是悲喜交集了（薛蟠一定改行）薛蟠自己立誓

說道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殺犯剮、薛姨媽見他這樣、便要握他嘴、說只要自已拿定主意、必定还要妄巴口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麼、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處。你媳婦已經自已治死自已、不如今雖說窮了、这碗飯还有得吃、據我的主意、我便算、他是媳婦了、你心裡怎麼樣、薛蝌點頭願意、宝釵等也說很該这樣、倒把香菱急得臉脹通紅、說是伏侍大爺一樣的、（請香菱、）何必如此、衆人便稱起大奶奶來、餘人不服、薛蝌便要去拜謝賈家、薛姨媽、王釵也都过來見了衆人、彼此聚首、又說了一番的話、正說著、恰好那日賈政的家人回家、呈上書子、說老爺不日到了、王

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給听、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宝玉的一段、衆人听了、都痛哭起來、王夫人宝釵襲人等更甚、大家又將賈政書內叫家內不必悲傷、原是借胎的話解說了一番、與其作了官、倘或命運不好、犯了事、壞家敗產、那時倒不好了、寧可偕們家出一位佛爺、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所以纔投到偕們家來、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當初東府裡太爺倒是修煉了十幾年、也沒有成了仙、（充可解、說之解哉。）这佛是更难成的、太太這麼一想、心裡便開豁了、王夫人哭著和薛姨媽道、宝玉拋了我、我还恨他呢、我嘆的是媳婦的命苦、纔成了一二年的親、怎麼他就硬着腸子都撂下了

走了呢薛姨媽听了也甚傷心宝釵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爺們都在外頭王夫人便說道我為他擔了一輩子的驚剛剛兒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有了胎我纔喜欢些不想弄到这樣結局早知这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的姑娘薛姨媽道这是自巳一定的偺們这樣人家还有什麽別的說的幸喜有了胎将來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後來就有了結果了你看大奶奶如今蘭哥見中了舉人明年成了進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麽他頭裡的苦也算吃盡的了如今的甜來也是他為人的好處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姊姊是知道的並不是刻薄輕挑的人姊姊倒不必躭憂（宝釵寔可反）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有理心想宝釵小時候更是廉静寡慾極爱素淡的所以纔有这個事想人生在世真有一定数的看着宝釵雖是痛哭他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却倒來勸我这是真真難得的不想宝玉这樣一個人紅塵中福分竟没有一點兒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又（思須下落）想到襲人身上若說别的了頭呢没有什麽难處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伏侍二奶奶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麽處呢此時多也不好說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因恐宝釵痛哭所以在寶釵房中解勸那宝釵却是極明理思前想後宝

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天尤人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了薛姨媽心裡反倒安了便到王夫人那裡先把寶釵的話說了王夫人點頭歎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說着更又傷心起來薛姨媽倒又劝了一會子因又提起襲人來說我見襲人近來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寶哥兒但是正配呢理應守的屋裡人愿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說是算個屋裡人到底他和寶哥兒並沒有过明路兒的王夫人道我纔剛想着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若說放他出去恐怕他不愿意又要尋死覓活的若要留着他也罷又恐

老爺不依所以難處薛姨媽道我看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着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想來不過是個了頭那有留的理呢只要姊姊叫他本家的人來狠狠的吩咐他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多多的陪送他些東西那孩子心腸兒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姐姐會子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襲人那裡還得我細細劝他就是叫他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裡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我們還打听打听若果然足衣足食女婿長的像個人兒然後叫他出去王夫人听了道這個主意狠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

了麽、薛姨媽听了點頭道可不是麽又說了几句便辭了王夫人、便到寶釵房中去了看見襲人淚痕滿面薛姨媽便劝解譬諭了一會、襲人本來老實不是伶牙利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回來說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薛姨媽听他的話、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裡更加喜歡、宝釵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過了幾日賈政回家、衆人迎接賈政見賈赦賈珍已都回家弟兄叔侄相見大家歷敘別來的景况然後內眷們見了不免想起宝玉來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賈政喝住道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你們在內相助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慢別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承總我們本房的事裡頭全歸于你都要按理而行、王夫人便將宝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將來了頭們都放出去賈政听了點頭無語次日賈政進內請示大臣們說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闋應該怎麽謝恩之處望乞大人們指教衆朝臣說是代奏請旨于是聖恩浩蕩即命陛見賈政進內謝了恩聖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問起宝玉的事來賈政據実回奏聖上稱奇旨意說宝玉的文章固是清奇想他必是過來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進用他無

不敢受聖朝的爵位便賞了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賈政又叩頭謝恩而出回到家中賈璉賈珍接着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衆人喜歡賈珍便回說寧國府第收拾齊全回明了要搬过去櫳翠菴圈在園內給四妹妹靜養賈政並不言語隔了半日却吩咐了一番叩報天恩的話賈璉也趁便回說巧姐親事父親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爲媳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老爺大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書能個宜進朝裡那些官兒難道都是城裡的人麽賈璉答應了是又說父親有了年紀况且又有痰症的根子靜養几年諸事

原仗二老爺爲主賈政道提起封居養靜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尚未酬報耳賈政說畢進內賈璉打発請了刘老老來應了這件事刘老老見了王夫人等便說些將來怎麽陞官怎樣起家怎樣子孫昌盛正說着丫頭回道花自芳的女人進來請安王夫人問几句話花自芳的女人將親戚作媒說的是城南蔣家的現在有房有地又有舖面姑爺年紀略大几歲並沒有娶过的况且人物兒長的是百裡挑一的王夫人聽了原意說道你去應了隔几日進來再接你妹子罷王夫人又命人打听都說是好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了襲人

襲人悲傷不已又不敢違命心裡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回來說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張若說我守着又叫人說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實不是我的心願便哭得咽哽難鳴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勸回过念頭轉念甚多有此[illegible]想道我若是死在这裡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矣。。。。。。在家裡纔是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衆人那姐妹分手時。看此消文是死。媚子。自然要死的了。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懷着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見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來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聘禮送給他看又把自己所辦粧奩一一指給他瞧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襲人此時更難開口住

了兩天細想起來又細想起來哥哥辦事不錯若是死在哥哥家裡豈不又害了哥哥呢。何不用明暢便不須[illegible]千思萬想左右為難真是一縷柔腸幾[illegible]。。韻。。。。成。乎牽斷只得忍住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一種潑辣的人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illegible]心裡另想到那裡再作打算豈知过了門見那蔣家辦事極其認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規矩一進了門丫頭僕婦都稱奶奶襲人此時欲要死在这裡又恐害了人家辜負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着不肯俯就的俯就也罷去。那姑爺却極柔情曲意的承順到了第二天開箱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方知是寶玉的丫頭原來當初只知是賈母的侍兒亦想不到是襲人此時將

玉函念着寶玉待他的舊情倒覺滿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將宝玉所換那條松花綠的汗巾拿出來襲人看了（作者深文曲筆）（就是說的自是腹人就是襲人是矣）方知這姓蔣的原來就是蔣玉函始信姻緣前定襲人纔（以見襲人之直是狐媚子已結討好今以求心士夫人為其所）將心事說出蔣玉函也深爲歎息敬服不敢勉强並越發（寵絡而死也司場為高出分位也）溫柔体貼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了看官所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不得已三字也（嬰兒然不猶如娘）不是一槩推委得的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冊也正是前人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

千古艱難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

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案件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遞籍爲民雨村因叫家眷先行自已帶了一個小廝一車行李來到急流津覺迷渡口（可以回頭）只見一個道者從那渡頭草棚裡出來執手相迎雨村認得是甄士隱也連忙打恭士隱道賈老先生別來無恙雨村道老仙長到底是甄老先生何前次相逢覿面不認後知火焚草亭下鄙深爲惶恐今日幸得相逢益歎老仙翁道德高深奈鄙人下愚不移致有今日甄士隱道前者老大人高官顯爵貧道怎敢相認原因故交敢贈片言不意老大人相契之深然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今日復得相逢也是一樁奇事（另是一番光景）這裡離草菴不遠暫請膝談未知可否

雨村欣然領命，兩人携手而行，小厮驅車隨後，到了一座茅菴。士隱讓進，雨村坐下，小童獻上茶來。雨村便請教仙長超塵的始末。士隱笑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易。（名言徹悟）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寶玉乎？雨村道：怎麼不知？近聞紛紛傳述，說他也遁入空門。下愚當時也曾與他往來過數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士隱道：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清巷舊宅門口敘話之前，我已會過他一面。雨村驚訝道：京城離貴鄉甚遠，何以能見？士隱道：神交久矣。雨村道：既然如此，現今寶玉的下落，仙長定能知之。士隱道：寶玉，即寶玉也。

那年榮寧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爲避禍，二爲撮合。從此夙緣一了，形質歸一，又復稍示神靈，高魁貴子，方顯得此玉是天奇地靈煆煉之寶，非凡間可比。前經茫茫大士、渺渺眞人携帶下凡，如今塵緣已滿，仍是此二人携歸本處，（[illegible]是妙詞，奄吐隱約，總收全部紅樓夢。）這便是寶玉的下落。雨村聽了，雖不能全然明白，却也十知四五，便點頭歎道：原來如此，下愚不知。但那寶玉既有如此的來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豁悟如此？還要請教。士隱笑道：此事說來，先生未必盡解。太虛幻境即是眞如福地。兩番閱冊，原始要終之道，歷歷生平，如何不悟？仙草歸眞，焉有通靈不復原之理呢？雨村

听着却不明白了知仙桃也不便更問因又說道寳玉之事既得聞命但是敝族閨秀如此之多何元妃以下算來結局俱屬平常士隱歎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之女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祗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鶯蘇小無非仙子塵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凡是情思纏綿的那結果就不可問了雨村聽到這裏不覺拈鬚長歎因又問道請教老仙翁那榮寧兩府尚可如前否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榮寧兩府善者修德惡者悔禍將來蘭桂齊芳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雨村低了半日頭忽然笑道是了是了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的已中鄉榜恰好應着蘭字適間老仙翁說蘭桂齊芳又道寳玉高魁了貴莫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飛黃騰達的麼士隱微微笑道此係後事未便預說雨村還要再問士隱不答便命人設俱盤飧邀雨村共食飯罷雨村還要問自已的終身士隱便道老先生草庵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縁未了正當今日完結雨村驚訝道仙長純修若此不知尚有何俗縁士隱道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雨村听了益發驚異請問仙長何出此言士隱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劫老先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今歸薛姓產難完劫遺一子

於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是塵緣脫盡之時只好接引接引士隱說着拂袖而起雨村心中恍恍惚惚就在這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這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送到太虛幻境交那警幻仙子對冊剛過牌坊見那一僧一道縹緲而來士隱接着說道大士真人恭喜賀喜情緣完結都交割清楚了麽那僧道說情緣尚未全結倒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還得把他送還原所將他的後事敘明不枉他下世一回士隱聽了便拱手而別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峯下將寶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各自雲遊而去從此後

天外書傳天外事　兩番人作一番人

這一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峰前經過見那補天未用之石仍在那裡上面字跡依然如舊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遍見後面偈文後又歷敘了多少收緣結果的話頭便點頭歎道我從前見石兄這段奇文原說可以聞世傳奇所以曾經抄錄但未見返本還原不知何時復有此一佳話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圓覺也可謂無復遺憾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跡模糊反有舛錯不如我再抄錄一番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托他傳遍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塵夢勞人聊倩鳥呼

歸去山頭好客更從石化飛來亦未可知（此作者自言）想畢便又抄了仍袖至那繁華昌盛的地方遍尋了一番不是建功立業之人即係餬口謀衣之輩那有閒情更去和石頭饒舌直尋到急流津覺迷渡口草菴中睡着一個人因想他必是閒人便要將這抄錄的石頭記給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復又使勁拉他纔慢慢的開眼坐起便接來草草一看仍舊擲下道這事我已親見盡知你這抄錄的尚無舛錯我只指與你一個人托他傳去便可歸結這一新鮮公案了空空道人忙問何人那人道你須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到一個悼紅軒中有個曹雪芹先生只說

賈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說畢仍舊睡下了那空空道人牢牢記着此言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果然有個悼紅軒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裡翻閱歷來的古史空空道人將賈雨村言了方把這石頭記示看那雪芹先生笑道果然是賈雨村言了空空道人便問先生何以認得此人便肯替他傳述曹雪芹先生笑道說你空空原來你肚裡果然空空既是假語村言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謬矛盾之處（敢者自贊）樂得與二三同志酒餘飯飽雨夕燈窗之下同消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題傳世似你這樣尋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了那空空道人聽了仰天大笑擲下抄本

飄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說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遊戲筆墨（迷者之言）陶情適性而已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過四句為作者緣起之言更轉一竿頭云

說到辛酸處　荒唐愈可悲
由來同一夢　休笑世人痴

第一百二十回終

